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九册目次

明紀編遺六卷

〔清〕葉珍撰

清初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自序

紀而曰編遺者何前之君子以明紀編年行世久矣但編年所不及紀則正史亦不及載故曰遺余因其遺而補述之故曰編遺遺者不遺也編遺者編其所遺非編其所不遺也夫歷朝典䂓余敬慎展閱悉入傳信錄中茲乃輯其舊聞舒以臆見合言之分言之纂集六卷爲一編者以俟後之君子覽之詳而賫之廣也余幼遵庭訓學古懷經頗有排龍翅鳳之願及壯運際兵燹鬱鬱不能居故土浪遊四遠樨泛中流雖冠裳之會彌殷而雨雪之悲更感且居諸云邁岵屺兩喪又自傷罔極此身不能立天地間遂謝絕塵俗結廬先君子窆窀之側瞻依如過庭時稍暇取明朝實錄稽詢之視三光之文耀發昭代之弘猷將托此心於史以不負所學兼慰餘年庶得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也葢實錄所以存古今之信史然史亦有掩其實者史官或尚微辭或避忌諱或見聞互異或好惡失平當時不校正而傳焉誤矣後世不之疑而羣然服焉不再誤乎况野史非而疑毀間有卮言餘錄未免輕聽多舛若家乘銘狀是而疑譽豈無綴諛枯骨喜謁金辭者博採而不裁之則修史之多過率繇於此余靜思攷證端頫直書凡君臣之作述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敵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二途用人之選擢門戶察典之報復以及山川鬼神天道災祥之徵應事事昭灼若眉列然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誣者余其免矣是編也或幸名山藏之通都播之設有知我者曰夫夫也達乎詩禮之教能立其身而從事於史學者也余心亦不泯滅矣陳眉公云文人之才在善用虛史官之才在善用實不知史官亦文人也文人之才可務虛而不務實乎史官雖道其實未嘗不於虛處討論以辯眞僞所繇來大抵秉心貴虛不虛恐流於偏黨執筆貴實不實恐亂其是非故文人與史官皆宜崇實實者誠也直也惟誠惟直則天地且孚焉豈止後世人心信之哉

禾郡果山遺民葉鈔盥手焚香自序

明紀編遺目錄

明紀編遺卷一

禾郡果山遺民葉鈐輯

歷朝書籍

命儒臣編存心錄上以祭祀國家大事念慮少怠無以交神明乃命編集郊祀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爲鑒戒者以進上曰是編所載豈惟行之今日將俾子孫世世法守

修女戒成上以宮闈當嚴命儒臣述古賢妃行事爲法

元史成學士宋濂侍制王褘總裁編纂者趙壎朱右貝瓊朱伯清王濂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越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實殷弼先是詔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故元事蹟備修元史以元統至正間事無可據故遣

御史進擬憲綱四十條上覽之親加刪定

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成先是徵儒士熊鼎朱夢炎等至京師居上賓館纂修是書令公卿子弟及天下士庶通知大義爲化民成俗之先務

纂修禮書成賜名大明集禮創業之初禮制未備詔中書開禮樂二局聘通儒入京都纂修凡吉凶軍賓

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爲綱儀度名數沿革咸具爲目凡五十卷

大明志書成類編天下府州縣形勢及降附始末又修寰宇通志從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而四夷之驛不與焉

祖訓錄成立爲家法其目十有二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序曰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是書揭西廡詳覽六年七謄稿方定

大明日曆成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運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宋濂爲序

皇明寶訓成先是修大明日曆自上起兵臨濠至卽位六年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合載一百卷命藏金匱詹同宋濂奏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未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世上從之於是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此後凡有聖政史官紀錄隨類增入

孝慈錄成御制序云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為母則期年低昂太甚漢唐有忌議喪事者朕則不然禮樂制度出自天子今立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

御註道德經成上序云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術也上又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各有異見朕因為註以發其義

資世通訓成御制序末云世人性愚而見淺古有聖經賢傳立意深長為先儒註以繁辭評論不一愈惑後學者朕特以一己之見總先賢之確論託諷者評之直述其意以利今後人故為序

洪武正韻成先是上召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等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廣詢刊定之書成敕宋濂序

編纂春秋本末成類分列國附左氏傳之後首周次魯先晉齊後吳楚命東宮文學傅藻等攷閱

臣戒錄成胡惟庸事覺上命纂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悖逆不道者二百十二人書之又頒志戒錄採為臣悖逆者百餘事令羣臣省心奉法

御制劉向說苑序頒天下學校先是命國子生讀說苑自上為序乃刊布

精誠錄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命大學士吳沉等採集經傳以類編輯書成進覽上善之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省躬錄成既編歷代帝王祥異感應為存心錄復編漢唐以來災異應臣下者為此書

御制大誥三編上親序之被誅貪贓官吏一切作奸犯科姓名具列誥中前後三編頒天下凡臣民務要家藏人誦為鑒戒倘有不遵遷於化外其收藏大誥者偶有所犯減等科罪後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

頒武臣大誥二十二篇訓以撫馭軍民之道

御註洪範書成先是博士許存仁講洪範至休徵咎徵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得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

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爲儆戒今宜體此下
修人事上合天道豈特爲君者當勉而爲臣者亦當
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福建布政司進禮記註疏
詔行韻會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以字義音切未盡
重加較正用學士劉三吾言採前太常博士孫吾與
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詔古今韻會凡切字必祖三
十六母音韻歸一上善之
福建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先是上令購書刊行
三書先成進覽

頒醒貪簡要錄於內外諸司錄百官歲給俸米之數
計穀幾何當出米幾何計田幾何當出穀幾何較農
夫用力多寡之勤勞而爲之書名曰醒貪簡要俾食
祿者知所以恤民
稽制錄成上因藍玉以罪誅籍其家服舍器用僭侈
踰制乃倣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多寡及名號虛實
等第頒諸功臣家遵守使上下秩然不敢紊亂
輯歷代宗室諸王惡逆者類編爲永鑑錄賜諸王
輯歷代人臣善惡可勸懲者爲世臣總錄賜羣臣
定正宋儒蔡氏書傳成初召博士錢宰等諭以定正

之意并指天象云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此爲
文章之府可異今春黑氣始消文運當興矣由是
命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集傳
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名曰
書傳會選
詔進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書於殿廡上曰此書有
益於治道多矣每披閱便有儆省故令儒臣日與太
子諸王講說鑑古驗今眞有國之龜鑑也
重定皇明祖訓召諸王賜之諭以歲減祿米之意
洪武志書成其書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宮

闕門廡之制度以及壇廟寺觀街市橋梁之建置更
易靡不具載
頒爲政要錄凡十三條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
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
詔孔克表劉基林溫取諸經要言以恒言釋之使人
皆得通曉又慮儒臣未達註釋之格乃手釋二章賜
克表等受詔釋四書五經名曰羣經類要
昭鑒錄成召秦府右傅文原吉修撰王僎等編輯
辨姦錄宋濂奉敕搜萃歷代姦臣實蹟成書
頒武士訓誡錄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

能通曉命儒臣編集鈕麑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
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
行事實釋以直辭俾涖武職者日親講說
頒稽古定制書先是上以諸功臣家不循禮法往往
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誡諭終莫之省迺命儒
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典禮參酌凡勳舊之家
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皆有定制永遵行
頒大明令上諭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
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
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

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
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
不蹈于律刑措之效豈難致哉
大明律誥成取大誥條內撮其大略附載於律凡榜
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
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
御制文集成上自爲序賜羣臣
大明會典敕儒臣發中秘所藏諸司職掌諸書參以
有司冊籍分館編輯以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
文等級爲目提挈會要分布條貫自朝廷及田野巨

細靡舉垂之後世而無弊矣永樂代承雖因時裁酌
必以太祖舊制爲主　以上俱洪武頒行
文獻大成學士解縉等纂輯呈覽尋以所載未備敕
少師姚廣孝等再纂更名永樂大典御制序冠之書
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卷
文華寶鑑成召皇太子授之上曰修己治人之要具
於此書爾其勉之又顧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子孫
嘗採經傳格言爲儲君昭鑒錄茲朕稍充廣之益以
聖謨大訓爲萬世成憲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
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

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導東宮當以此講
說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命學士胡廣等以五經四書傳註及諸儒發明者編
纂成書又進性理大全御制文序之頒學校
聖賢心法乃成祖機務之暇採往古嘉言切於修齊
治平之道編輯以示學士胡廣等曰唐虞至宋其間
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矣帝王之學貴得
其要篤信而力行之足以爲治朕夙夜資擇今已成
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爲朕言廣等奏曰帝王道
德之旨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梓以

賜上曰然遂名聖賢心法分四卷以君道父道臣道
子道揭其綱下分為目上自為序
命黃淮楊士奇等選歷代名臣奏議成上覽而嘉之
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嘉言臣能盡
忠無隱天下未有不治
孝順事實書成輯古今可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御制
序冠之賜諸王羣臣及天下學校
皇太子命楊士奇纂周易朱氏本義要旨進覽名曰
周易直指
解縉等奉敕修古今列女傳成御制序

命侍臣纂修列僊傳成賜名神僊傳御制序
陰陽星命等書命欽天監纂修成
為善陰隲書成上閱載籍遇有為善獲報者命侍臣
輯錄得百六十五人御制序（以上俱永樂頒行）
天元玉曆祥異賦上初得此書示侍臣曰天道人事
未嘗判為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朕少侍皇祖每
教以修身敬天朕不敢忘茲讀是書言簡理當左右
大臣皆宜知之遂命刊印賜三公九卿使達夫吉凶
之幾庶為燮理之助云（洪熙頒行）
御制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

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
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恤刑文治武備馭夷樂得
是訓也遠稽前代盛衰之故上維祖宗創業之艱下
易子孫垂裕之本旨哉不可忽也
御制外戚事鑑歷代臣鑑二書成上為序冠之
御制官箴三十五篇上諭曰昔舜命九官十二牧孜
孜訓諭虞史書之夫以大舜為君禹臯稷契輩為臣
猶致儆若此況朕德凉薄敢不究心然遠臣既不得
數見而人諭之近臣雖朝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諭
因取古人箴規之義俾中外諸司觀省以見君臣交

儆之道凡有嘉謨入告者尤朕所樂聞也
上賦喜雪詩示羣臣賜賞雪宴羣臣恭賀選錄親為
序其畧曰冬雪消毒沴殄遺蝗滋茂來麥迨冬不雪
民心則憂民之憂朕之憂也乃蜡月己卯之夕大雪
盈尺徧於遠邇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且朕以
涼德嗣大業輔弼者惟日不足今諸臣進和雪詩實
副予望安得不表章之以從善取益哉
御制猗蘭操賜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
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為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為此
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

幽谷兮瞻瞻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爲伍嗚呼賢人兮汝其子輔

興學篇原於君上之躬行而作也御制儒學箴曰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於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爲教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實踐正學博聞成己成物師道用尊爲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傚朱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材以資於邦本末循循用臻實効勗爾師生毋忝學校　考

御制述祖德詩九章勉圖繼述賜楊士奇等觀覽旋刻石摹帖　以上俱宣德頒行

五倫書成　正統頒行

鑑古錄即君鑑錄以堯舜而後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願上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吏部侍郎李賢奏覽　景泰頒行

重修大明一統志成　天順頒行

侍讀尹直等請以諸司職掌刪潤爲大明通典倣朱熹凡例爲綱目續編從之

梓朱儒朱熹通鑑綱目先命詞臣盡去後人所著考異諸書以王逢集覽尹起莘發明附後有御制序

諭內閣編纂宋元史書續朱熹通鑑綱目成

汾川王貢鍄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隲書孝順事實書與之

御制詩集成命翰林官校訂

掌國子監事丘濬以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乃復採經傳子史附以己見名曰大學衍義補書成進覽上批答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大補政治朕甚嘉悅命刊行

御制文華大訓成綱凡四曰進學養德厚倫明治目二十有四總論以撮其要分言以極其詳各篇又有法以啓其端而結其終有序有跋詞意暢發命儒臣東宮進講弗輟　以上俱成化頒行

續綱目廣義十七卷監生張時泰進呈

命大學士劉健等摘編通鑑從簡約以便御覽

詩海珠璣選成進覽御制序　以上俱弘治頒行

大禮或問初世宗議禮張璁以或問進大學士楊一清家居聞之移書於冢宰喬宇曰張子此論恐終不可易也宇未省及除璁南刑部主事掌詹事石珤語之曰愼之大禮說必行也大學士楊廷和令中書張天保語璁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無復爲大禮說難我也璁曰吾難彼乎哉吾爲禮而已

大禮書成錄諸上議未加恩賞者
太祖御註洪範世宗御註伊訓無逸二篇並刊名曰
書經三要
上製咏春及四景詩屬大學士費宏和韻名曰咏春
同德錄又以古詩及諸大臣和詩合刻曰翊學詩
御制世廟樂章用文德舞𦨶增武舞從張璁言
上製敬一箴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費宏
請行於天下學校從之
編修孫承恩奉命輯尚書善惡事編韻語六十首進
覽賜名鑑古韻語

內府刻大學衍義以經文并題語大書眞德秀細註
類爲全書
明倫大典書成閣輔張璁再訂增錄進覽御製序
通鑑綱目前編圖書管見太極圖論侍讀學士許讚
所述呈覽
聖學格物通一百卷吏部侍郎湛若水所撰進覽
易經蒙引詔刊行前祭酒蔡清所著
郊禮通典禮部尚書夏言撰述四郊禮儀以進上覽
畢賜名
召輔臣等於重華殿觀祀天祭器各爲賦紀之命曰

奉制紀樂賦御制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
同安縣儒士李如玉纂集周禮會註十五卷進呈上
獎諭之賜冠帶
御制大狩龍飛錄賜諸王及羣臣
諭輔臣考訂禮記檀弓等篇禮儀制度仍畫圖註釋
並祭葬全儀編輯成書
皇考醫方選要諭禮部刊布
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帝每日取閱及
三殿災命亟出之得不燬　以上俱嘉靖頒行
帝鑑圖說輔臣張居正等採前代之君撮其善可爲

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善爲陽故用
九從陽數也惡爲陰故用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
繪一圖後錄傳記分爲二冊以辨淑慝仍取唐太宗
以古爲鑑之意進睿覽命付史館
重修大明會典進呈是書創於洪武續於弘治又續
於正德再修於嘉靖重修於萬曆
宗藩要例書成先是肅皇帝時以公族繁盛國用困
竭所裁宗藩歲祿多刻意抑損至是輔臣張居正張
四維申時行等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請敕禮官
集羣臣酌議要例刊示諸侯王使厚薄親疏有體又

不至重困民財也　以上俱萬曆頒行

四書五經字學要覽八卷集註字學會編八卷廣規三卷皆經筵講官蔡毅中著輯以進校正字字有韻有音有義有點畫之從更有一形而數音者一音而數義者不容不加分合如辟字一也分讀則有八音慊字一也分讀則有三音惡字一也分讀則有四音數字一也分讀則有五音齊字一也分讀則有六音悉以音韻配義而字學得心傳矣廣規者乃太祖監規肇演執中之訓復詳其義爲廣規也奉命與經筵講讀及正字官各一部　天啓頒行

校正孝經小學註解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進呈先奉上諭士子讀書進身乃國家人才根本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如平生果係孝弟廉讓自然做官時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主文藝據會典及提學敕書內敦尚行誼以勵頹俗不嵩論文優劣開載甚明至孝經小學此聖賢教人切實之書在府州縣各有社學原爲養蒙育德敷教儲才近來全不講究以致教化不明士風吏治日趨卑下今祗遵祖訓起敝還醇敕令天下學校誦習孝經小學栽培士子德造之基當以此爲先務著吏禮二部確行　崇禎頒行

閱史大意

太祖閱漢書宋濂孔克仁在側上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謂何克仁曰王霸之道雜故也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爭戰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令主宜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之業不獲光大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非也三代之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强爲者也

太祖又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帝立社稷施恩惠優待臣民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亦未盡善

太祖觀漢武帝紀謂翰林侍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貧君獨富有是理哉

太子侍側上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爲太子時嘗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寔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上問起居注詹同曰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上曰以吳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乎同對曰春秋載柏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自吳入郢之師此其效也上曰不然太宰嚭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爲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奇之論至若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上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

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獨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役使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使然向使宦官不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謂侍臣曰叔孫通雖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典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曰朞月三年必世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没於鋒鏑呼吸間創殘死亾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陷人於無辜黷兵驅人於死地有國者當深戒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雖非帝王精

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唐之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竝進有失求賢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閹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太祖閱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不宜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

太祖觀宋史至趙普說宋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上覽史見宋太宗改封椿庫為內藏庫嘆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若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名其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何可為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至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數十萬佐軍資便謂能行其所難皆繇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卽銷六國印上曰高帝聞一善言卽能感悟後之為君少有及之者侍臣曰唐太宗亦能從善上曰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

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太祖燕閒與侍臣論古大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歎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歎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隣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歛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天下之事濟矣

漕運大略

洪武初年給餉遼東邊衛行海運法中山侯進封信國公湯和延安侯唐勝宗都督張赫相繼折衝波濤勤勞備至後因颶風飄没民命停之令西北各州縣民轉運但邊餉道遠各就近地計程給路費接遞至衛所永樂都燕軍國所需皆取給東南元年令於淮安用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二年命總兵一員副總兵一員統領官軍仍行海運又以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裝載至通州交卸倘水路閣淺遲悞海船回還令於小

直沽河西務起蓋倉囤轉運京師六年令海運由直沽達京其會通河衛河以淺河船遞京此海河竝運也十三年罷海運令各省秋糧撥運淮安濟寧通州各倉其天津幷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又命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俱平底淺船歲運糧儲此專用河運也十六年又用民運各省稅糧除存留及起運南京外餘糧坐撥二百五十萬石令里戶各赴通州河西務等倉洪熙元年仍用軍運船內許附載物貨資給盤剝折耗之費宣德二年運糧軍船不許撥載他物致悞償運四年軍運其半民

運其半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入通州天津二倉此軍民竝運也五年以民運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乃令江南漕糧兌撥附近衛所官軍載運至京量其遠近給與路費耗米此專屬軍運也七年令江南民糧瓜洲淮安交兌河南民糧大名府小灘交兌官軍領運自是轉運變爲兌運矣成化七年副院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逕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自是兌運又變爲長運而永爲定制矣九年奏准運糧官軍盤剝費用如正糧不敷總督等官給印信文憑於

太倉折草項內借與交納次年補還二十年以河道淺阻糧運遲滯令所運糧艘已到者悉免晒颺每石加耗四升未到者令在京各衛所官軍於通州張家灣等處臨船支領每石量加脚價弘治二年奏准漕運糧遭風漂流者勘實具奏每石減脚價加耗以補漂流之數嘉靖三年新定運軍行糧隨正交兌以利官軍七年通惠河成酌裁脚價以蘇民困二十年總憲周金奏運船淺阻修補徐臨德天津水次舊廒倉以圖奇囤其說行而旋止萬曆悉照長運之法而米色不過中次期限又寬緩本年漕糧往往次年夏秋

交兌京倉收納亦不苛且糧艘貿易物貨常不報稅軍民皆便之天啓而後軍强民弱臨兌之日額外私索銀錢稍不遂卽羣譁攘臂總督雖嚴責旗弁而長法不復振者豈時爲之哉

錢法大略

寶錢之行非錢法行之而氣運行之也洪武設官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以四百爲一貫四十爲一兩四文爲一錢頒省直通行又令戸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錢重五錢當三當二皆如其數小錢重一錢大錢皆鑄京字於背其後各從省鑄民間以二等大錢無京字者不行乃令各藩司寶泉局改鑄小錢以便民用每生銅一觔鑄小錢一百六十文禁民間私鑄依律論罪是時上以裕軍餉下以厚民生皆錢爲之用也成化十七年許用歷代及洪武永樂宣德舊錢每錢八文折銀一分八十文折銀一錢不許私鑄攙和阻壞錢法下惟令矣嘉靖朝錢制盡善錢一千文値銀一兩四海通行最爲久遠萬曆改元命主計鑄大錢京師民庶多積嘉靖錢恐用萬曆新錢不用舊錢人情以爲不便乃依嘉靖錢式鑄造以兩代錢兼行

錢式精工銅色明亮萬民見之無不心喜卽有私鑄呼名醬燒衆共棄之不煩禁約兩朝享祚長久此亦一徵也天啓時豪猾阿附內璫廢公行私故四方私鑄可得而問京城內外之私鑄不可得而問也京城內外私鑄不可問則四方私鑄亦終不可得問也崇禎之初通用官錢旣而壅滯凡私鑄每千文折銀五錢至壬午癸未銀三錢兌私錢一千文純尚鉛蠟不見銅質時人謂之薄小穿其弊甚於鵞眼而民間又好行私鑄藐不知有制錢矣若夫弘光錢大明錢隆武錢永曆錢雖依舊式開鑄而行之不能歲計者又非崇禎錢所可擬也嗚呼此其所以爲氣運歟

鹽法大略

明初鹽課專給邊方軍餉或水旱凶荒亦藉賑濟緩急特有所備其利甚溥凡兩淮兩浙河間長蘆河東福建鹽運司及廣東四川提舉司每歲鹽課各有常額年終各該運司提舉司將周歲辦過鹽課出給中信通關繳部比對至於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肥瘠官田草場及鹽丁雜泛差役除額免科凡煎鹽工本於官庫內關領給與務在新鹵得宜約量計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各運司招集客商

俱於各邊開中納本色米豆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舊額鹽四百觔爲一引每引輸銀八分粟貳斗五升至輕也支鹽之日上場派盡方以下場輳數補派至公也所司開給無留行至便也鹽糧勘合并茶鹽引由契本銅版至一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至嚴也遇米貴鹽賤之日即以秋糧給竈戶官得積鹽民得食米至裕也是時富商有才力者募遊民赴各邊墾荒土種粟豆立堡伍以自衛輸額課以足軍儲鹽也兼屯商也兼兵若以此法實實永行則强兵富國世世無有失也曷爲良法屢更乎正統年間歲額十分以八分挨次給守支客商謂之常股以二分另爲收積在官邊方糧缺遇積鹽人到即支謂之存積自後存積屢增倍價開中放支越次新舊那移是居貨罔利也浸假不輸粟而輸銀不赴塞下而赴鹽司諸商棄粟旋歸邊地荒亦兵餉亦漸匱浸假動戚賞賚權倖寄託王府遂食鹽之請織造開販鹽之端借欽賜名色夾帶私鹽而官鹽阻滯李東陽知其積弊而不能除楊一清額外奏請鹽引而鹽反告乏欲國課殷盈不可得也後之議鹽法者歸咎於葉淇淇謂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

得易辦之利一時以爲利而不知舊法由此壞矣矧兩淮鹽夾居天下鹽賦之半六十餘萬課額歷代未之改也自遼事起而有遼餉之議增課一十四萬黔事起而有黔餉之議增課六萬五千額外加征二十萬有奇舉兩淮則知各運司俱有增加之累商能堪乎若準祖宗舊制以國家根本之計論之二者之增重困商人且不以開邊而以解部又以解部而供支給之虛費更爲失策矣科臣董懷里言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旣利於商餘鹽收盡又利於竈兩利而國課充矣咄嗟懷里能言之而當局不能行之也

兵制大略

洪武定衛所官軍自京師達郡縣皆立衛所各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其隊伍彷前後左右中古法守禦無不周也命將出師以大將軍副將軍統之師旋官軍歸衛大將還京節制皆朝廷主之也永樂八年北征始分步騎爲五軍二十二年北征歸京師意在京營强盛乃爲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班

騎步兵十二營管隨駕騎兵圍子手營上直叉刀手
及京衛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應襲舍人殫
忠效義營管京衛報效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指
揮領之三千營一司管執大駕龍旗寶纛負御寶及
兵仗局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大
駕旗纛金鼓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
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執大駕勇字
旗五軍經宿貼直上直軍一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
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侍東宮宮舍遼東備禦軍
神機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大火

器五十下管操演火器及護衛騎兵洪熙以後用勳
臣爲總兵官掌各營事景泰土木變後兵漸耗散用
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銃騎兵十萬分爲十
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爲團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
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爲總兵官太監曹吉祥
劉永誠監之內臣掌兵自此始也餘步騎仍歸三大
營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
分爲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
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
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銃大器而以撫寧伯朱永

懷寧伯孫鏜定襄伯郭登總之正德信權奸言集九
邊家將突騎凡數萬入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爲大
將軍江彬許泰爲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散
邊兵時關外警報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
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
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提督凡有三曰太
監曰公侯曰尚書庚戌外騎大入京兵出禦死者萬
餘揣度團營兵少不足蔽睥睨於是侍郎王邦瑞極
言利弊乃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內勳臣朱希忠陳鏸
辭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以咸寧侯仇鸞領之

專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爲三大營曰五軍
營副將一叅將四遊擊四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一
佐擊將軍六練勇叅將六神機營將校亦如之咸寧
又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使京兵雜而征
戍曰轉弱爲强然見謂可聽耳其隱占賣放弊如故
至肘腋之間廁以豺虎甚人人寒心也無何咸寧疾
奸漸露上以大學士徐階言奪印綬遂伏藥死又因
發其與邊外通事遂磔其屍乃專設尚書一員總督
戎政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爲
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

以文臣巡覈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敕掛印而命將閫外事竣則繳敕納印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給敕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餘如貞吉言於是命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督僉事袁正焦澤分為三大營總兵官繼爵恥與正等伍稱疾辭為言官所論復以一將名位稍輕乃用定西侯蔣佑領神樞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而繼爵領五軍如故俱為總兵官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於是右都御史曹邦輔督五軍右都御史劉燾督神樞右都御史陳其學督神機無何仍復以侯伯總督少司馬協理科道樞司各一員為巡視萬曆相承三大營之制額餉非不足也閱京營與畿輔遠近衛所兵籍五十餘萬而此中有虛數有冀名訓練不先侵餉恐後兵政廢弛實甚至崇禎時動臣掌都督府事而戎政專屬尚書第內外寇蜂起調發相繼西北之兵力日削而東南士卒老弱居其半招募民間壯丁撥入營伍縱有拳勇而戰攻之法多所未習嗚呼欲兵之强得乎

市馬大略

按會典馬政太僕寺苑馬寺專理衛所屬太僕監苑屬苑馬而統於兵部其見於諸司職掌者有四曰廄牧曰關換曰折糧曰收買廄牧有民間孳牧軍衛孳牧京府寄牧營衛放牧諸條關換凡官軍關撥馬匹操練該衛官吏保結關領有騍馬與兒馬願換者聽折糧乃各土官秋糧願折納馬匹起解到部令獸醫辨驗明白送御馬監交收馬或不堪責令差來土官陪納收買凡官給價鈔於各處收買并茶易到馬匹或就彼處給軍騎坐或起解赴京交納各記其數事例詳矣若夫互市之法會典不載故略言之太祖南征北討兵力有餘惟以馬為急江北雖孳養民間立羣頭羣牧免其地丁而取之歲月未能數馬以對故分遣使臣以財貨於各邊市馬而降服土目來朝及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將帥皆用馬為幣自是馬漸充實矣時兵部奏定永寧茶馬司以茶易馬之價宜如河州茶馬司例凡上馬每匹給茶四十觔中馬三十觔下馬二十觔從之又敕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出馬一匹定為常賦

使其知尊君親上奉朝廷之禮也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上諭禮部曰朕待諸番務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而已以勢逼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意咨其國王知之仍諭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羸不堪者量減其直敕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匹至勝宗如敕償直既而耽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四川嚴州衛奏每歲長河西等番商以馬於雅州茶馬司易茶其路由本衛經黎州始達茶馬司在雅州路遠今宜移置茶馬司於嚴州定價上馬一匹與茶一百二十觔中馬七十觔駒馬五十觔從之永樂之初兀良哈頭目哈兒兀歹遣其部屬脫忽思貢馬命賜鈔幣襲衣并償其馬直又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未幾兀良哈等處告饑願以馬易米命所司議直亦以馬上中下給米絹多寡之數正統增定邊等宁鹽納馬則例每上馬一匹鹽一百二十引中馬一匹鹽一百引先是戶部定上馬一百引中馬八

十引鹽商以道路險遠中納者少總兵黃眞以爲言故增之時京師有警選取馬匹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寄馬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糧差而賠補餘累不鮮夫國以民爲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嘉靖年間兵部言祖制養馬在順天所屬論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所屬論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役因有司怠玩漫不檢覈或地歸豪右而養馬害及細民或丁多逃移而種馬漸至損耗內地馬政之廢實繇於此夫善言馬者宜復洪永牧馬之政而仇鸞不知也寄遣家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又令史道主市不以前代馬直先期議定而彼部曲以羸馬索厚直弗與輒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亦掠去而彼常往來動稱互市垣堡踐踏難以固圉關外馬政之廢實繇於此萬曆天啓時邊臣緘口不敢言互市而苑馬寺奉裁太僕又不修馬政中原安得有戰馬哉

屯田大略

屯法興於洪武之時廢於天順以後試略述見聞可乎金陵定鼎上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時康

政才爲營田使屯積充仞兵食賴焉七年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眞定統理軍政開屯訓練十三年詔楊璟薛顯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往遼東訓練士卒十九年沐英屯練雲南力墾荒土軍士有歲輸之粟二十一年上以海宇寧謐邊境無虞但恐兵坐食於農農必受敝令天下衛所各鎮諸將督軍勤勞屯種其耕牛器具皆給於官犁鏵耙齒取辦鐵場牛隻數多給價産地工部掌爲政令自內地及邊境荒閒田土皆開墾成熟歲收子粒爲官軍俸粮以省餽餉此兵農相濟餉有餘需久安長治之術也永樂彷太祖屯政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官徵牛於朝鮮其國王李芳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以佐農事三年寧夏總兵何福盡心屯務墾田益廣積穀益盈奏請更定屯法賞罰以計永遠宣德五年尚書王福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餘萬人屯種積粮衆議未便停之八年敕南京守備李隆同巡撫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舉興東作洪九餘三較其所入之數充實軍倉可謂善法二祖兵食大計矣景泰二年學士商輅言邊境膏腴田池[illegible]臣占爲己業今日守邊要議莫善於興復屯制[illegible]

下所司議行而隱占夙弊未易除也官田官牛之法自此漸廢嘉靖七年大學士楊一淸言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不可欲廣興屯非補助屯丁不可宜査理衛所軍戶幷可彷古募民實塞之意條議雖善未之行也十三年科臣董懷理言屯弊有四外騎騷驛時不可耕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丁壯遷徙人無以耕河套棄去勢不敢耕或創衛所或募新軍庶可以籌邊事此言乃救時藥石亦未之行也萬曆朝大學士李廷機著九邊屯田考事理固詳明也所屯之地其能問乎天啓之初廷臣議復屯法者數數矣經略熊廷弼謂屯田必不可行不徵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省臺劾責之首輔葉向高致書云門下按遼言屯田之利至悉屢荷明旨褒許比後經略其地全不談及也何故廷弼回扎云屯田利益按道時曾詳言之此太平話也及經略其地開鐵淸撫諸處豈但迫於敵而不可耕且皆爲敵所有金伏海蓋之區雖曰寬曠然河西開鐵避敵者往往依之人稠而地積又重伏山岡不似開遼平坦有可耕之地惟是三岔河以西三百餘里土凝可屯屢咨督餉具題責成撫道行之而撫道皆以軍少不能屯另募又

無人應若留援軍屯而每歲支餉不足償所食議遂止葢按遼時額軍月止一兩二錢五分或一兩三錢四分故留屯半以食半以佐餉爲有利而玆且人人食內餉有月支二兩外者時固不同也今三岔河與敵對壘僅隔一衣帶水而以西荒冷又不可屯矣其不得不轉輸於內地者亦勢也夫不復全遼斯已矣如欲復全遼定借內地徵調轉輸之計不徵調不轉輸而欲捐河西之利專河西之力以復遼而捍敵雖韓范再生黔國復出亦不能任也觀此則知屯田廢而邊事壞繇來有漸其咎豈獨在熊經略哉

河道大略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瓠子決舘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決東郡分流博州後又決平原渤海淸河信都皆東北靑冀之境以達於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決大名神宗熈寕間決擅州曹林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淸河入淮一合北淸河入海黃河入淮自玆始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降河會淮以趨海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略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庶廬畝而已明朝河決則慮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明朝治河視前代爲尤急夫自南至北漕運之路必繇淮達黃河而入衛河衛河者元名御河卽今運河也出河南輝縣至臨淸下直沽入海長二千餘里黃河發源崑崙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洛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山東及徐泗諸水則同流入淮當其壅淤則百丈之渠一旦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十里之隄一瞬而變洪波雖防河歷有治法然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奏績者也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

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壽州正陽鎭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黃河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竭命工部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少殺遂繪圖以進乃命蔣廷瓚相度開濬宋禮兼董成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景泰四年命徐有貞治河乃祖元人用河之意自蘭陽引河達徐入漕更作九堰八閘制水勢復於開封金

龍口筒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弘治二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命官塞之五年張秋又決運河水盡入海命劉大夏督治張秋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繇梁進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流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繇中牟至潁州東達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繇陳留至歸德分為二道一繇宿遷小河口一繇亳縣渦河會於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築壩堰十餘并築大名郡三尖口各路長堤二百餘里及修南岸干家店筒瓦廂諸堤一百六十里始塞張秋更名曰安平鎮萬曆七年淮楊諸郡悉為巨浸敗壞城郭及田廬冢墓以萬數橫濤抵泗州其患不獨在民在漕且憂陵寢矣當是時有請開草灣者夫水以海為壑開草灣亦是然金城等處不足以分洩水怒若千餘里巨浸而獨令雲梯關當水衝此勢所必不可為也又有請開漕海者請開膠萊河者請開泇河者更有謂新集故道當棄者謂朱家口當勿塞者謂范堤當鑿者謂開新興塲牛園浦導射陽各水入海者紛紛無定論上問輔臣張居正申時行因進言舊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上

乃降璽書出帑藏使持節治河行以便宜久任踰年而決口盡塞水閘盡建土堤石堤盡築令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高岸綿亘夾峙而河流在中淮水盡趨清口附黃河繇安東雲梯關入海而厥功告成蓋昔之治水止治河今之治河兼治淮以張秋為冀北襟喉而兩淮係東南津口也啓禎兩朝每歲河工實繁民力聞賈讓言曰治河有三策能徙冀州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上策也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導其泛溢中策也若繕修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下策也余服讓之言乃涉淮而北徧覽黃河大源見今日治水皆出下策豈上策難行歟抑用人未得也

一　謚法大略

謚典與卹典不同卹典恩及子孫人歿而世遠或防其濫謚法則懋昭大義表顯公心愈久而愈定後世必無異詞學者不可不察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謚請報俞矣則內閣以兩字者請於上而自擇之以具釋義也洪武之尚為吳也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謚終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卽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侍制王禕得謚

文節矣文臣有謚自禕始其謚小臣亦自禕始永樂之制嚴矣賜謚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有謚則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國誼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稍益然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夫魯王愛子也秦王次嫡子也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敢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其於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榮顧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庶幾寓貶矣番王之有謚也高帝憫高麗王顓也婦人之有謚也

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媼之有謚也自宣宗始也乳媼之夫之有謚也亦自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邵元節陶仲文得之則更淫也按文臣美謚至文正而極故宋惟范仲淹司馬光足以當之昔朱夏竦卒仁宗賜謚文正司馬光言竦爲人天下莫不知之乃予以至美無復加之謚恐傷國家公典遂改謚文莊宋朝謚議之嚴如此明朝開國後文正二字不輕授武宗時李東陽首得謚文正此楊一清援私而史氏非之也至世宗時夏言持

秉則同列皆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牽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嵩持秉則其子爲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腆不上謚也及身以罪竄削勿謚也端宗時温體仁持秉大臣非其同類不肯謚厥後體仁謚文忠而言官交章削奪也至如趙南星之謚忠毅首輔韓爌示公也董其昌之謚文敏閣輔錢士升示公也文震孟之謚文肅臺省諸臣正論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隲之而奈何爲大臣恩怨報復買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略採唐宋故

事遇大臣以謚請有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爲議而定二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進之閣臣復柬而取上裁凡文武二品而上及勳親臣必謚公侯伯之涖軍府加保傅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追庶寮有德行政術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先世勳臣若吳復傅友德之類文臣若章溢唐鐸吳伯宗胡儼魏源之類督撫若朱紈張經胡宗憲盧象昇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効俞大猷戚繼光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思楊爵沈鍊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illegible]陳眞晟之

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以美
謚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廖永忠耿炳文丘福之
類文臣若陳循徐有貞岳正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
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項忠王越海瑞易之以上謚
可也萬安劉吉張孚敬桂蕚汪鋐張瓚易之以下謚
可也楊廷和贈太師而賜上謚可也張居正不削其
謚可也更若靖難死節從亡諸臣若璫禍直諫慘死
諸臣若兩都殉難諸臣若浙閩粵盡節諸臣咸加以
上謚可也至若殉難諸生各贈官賜謚以表忠魂可
也凡此數者皆天下之公好公惡操法於春秋褒貶

之大經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賜祭葬亦有不賜謚者若有謚必有贈高皇帝爲五
等爵以贈勳臣及文武之死綏者其後有王公侯伯
之典而罷子男至公孤絕不以爲贈文皇帝因之有
贈爵無贈官中間僅一惜朱長史復之相藩邸胡學
士廣之侍左右皆久而皆五品故追崇之然亦僅至
尚書而止仁宗復置公孤官以居英公張輔尚書蹇
義等於是姚廣孝得少師馬京得少傅璺麟得少保
文臣之贈三孤自廣孝等始宣宗寵寄夏原吉其卒
也欲爵之不果故特崇以太師而蹇義因之文臣之

贈三公自原吉始嗣黔公斌既薨欲王之則無功欲
不贈則不容已故特優以太師勳臣之贈三公自黔
公斌始周太保尚文之卒岳都督懋之戰歿宜伯而
蘄之一隆以太傅一隆以少師武弁之贈公孤自尚
文懋始鄒濟少詹事王汝玉贊善於仁廟爲舊宮臣
故卽位而贈太子少保文臣之得贈東宮大寮自濟
汝玉始王一寧侍郎以閣臣而得太子太師三品之
躐得三太自一寧始葢國家大典始不輕予繼或濫
觴未有不繇於漸也
歷代令典於婦人女子能殉夫死者有旌異有贈謚

考之實錄洪武七年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妾鄭
氏自經死十七年安陸侯吳復卒妾楊氏自經死俱
贈淑人謚貞烈燕山中護衛指揮使費愚卒妾朱氏
自經死贈德人謚貞烈德人卽恭人也永樂二十一
年成安侯郭亮卒妾韓氏自經死贈淑人宣德四年
中軍左都督馬聚卒妾陳氏自經死左軍右都督冀
傑卒妾王氏自經死俱贈淑人陝西都指揮使王俶
戰歿妾時氏自經死贈淑人謚貞烈八年忠義右衛
鎮撫李濤卒妾趙氏自經死贈宜人大同左衛指揮
使范安卒妾楊氏自經死贈淑人正統六年中軍都

督僉事胡榮卒妾陳氏自經死贈淑人景泰二年昌平侯楊洪卒妾葛氏自經死贈淑人三年豐城侯李賢卒妾余氏自經死贈淑人以上凡十有三而勳戚大臣之妻殉死者無一二也豈妾獨厚而妻獨薄耶意者有呂后袁紹夫人之妬而出於不得已也且成化而後旌典歲有之而未聞有勳戚之家及爲妾者又不可曉及按萬曆年間戸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許氏慟極淚盡血出不食而死檢討王象節卒妻畢氏自經死兩烈婦皆原配皆以身殉夫而不聞有諡典又不可解崇禎甲申燕都殉難忠臣內有妻同死者

有妾同死者而弘光有贈無諡大闕典也

明朝追諡前代之臣若正統中諡漢將軍紀信忠烈景泰中諡唐韶州刺史鄧文進忠襄宋邕知州蘇緘忠壯邕州推官譚必忠愍宋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忠烈制置使謝枋得文節正德中諡唐贊善張拯忠毅謚自紀信天祥外皆出於有司或鄉人之奏請耳稽古之灼然應謚自漢而後若王陵周亞夫賈誼董仲舒蘇武貢禹司馬遷龔勝翟義第五倫鄭弘楊震楊秉袁安李固杜喬陳蕃王允鄧艾陸抗陸覬賈逵祖逖崔浩斛律光尉遲迥長孫無忌褚遂良郭元振王

忠嗣張巡許遠李泌裴垍李德裕郭崇韜王朴李筠呂誨韓維陸秀夫張世傑凡四十餘人下之所司攷定功德加以殲謚以爲世勸抑何光明正大哉

明紀編遺卷一 終

男汝謨校梓

禾郡果山遺民葉鈔輯

諸番朝貢大略

海外諸番元以前多有未通中國自洪武即位各番邦皆用金葉表文遣官朝賀貢獻雖僻處海外介為屏藩天使常齎詔往返始知其山水里俗詳矣如南番潽巴國在西南海中景秀地廣泉香水清石城瓦屋王乘輿官跨馬有威儀國人勤生種藝男女織縷抱布市平物情野無爭奪上下相親相遜稱樂土焉如南番彭亨國在東南海島中與百花國唇齒倚山

為國山傍多平原猛獸稀少草木暢茂沃土肥饒五穀蔬果滋實其俗爾我親狎寇盜絕跡男女椎髻好誦佛經煑海收鹽釀椰作酒國中有奇花嘉樹異鳥靈禽而甘旨更多殊味時國王剌丁剌者望沙遣八智亞擅表貢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鸚鵡倒掛鳥及胡椒香臘等物詔賜金幣還如瓜哇國即古闍婆國又名蒲家龍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忽諸小國國王宮磚墉壙高三丈餘方三十里屋高四丈地覆板篆藤花蓆跏趺而坐王蓬頭頂金葉冠胷嵌絲帨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

或乘牛出入民居茅茨磚庫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帨男必履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籐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於中國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鬪顏色黝黑啖蛇蟲蟻蚓亦快意也如眞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宋宣和初封為眞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為占城王占城遂為屬國又有參半眞里杯流眉蒲甘諸番皆屬眞臘人衆地闢俗尚侈華東向為上右手為潔王二日一視朝婚娶然燈不息勤力耕種山產金銀銅諸品奇香及象林木多翠羽沼水多異魚時國王正黎列保

昆耶甘菩者遣使貢象及香每歲不絕上優禮報之若夫大琉球國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颿利舶七日可至漢魏迄唐宋不服中國元命大臣招諭亦不從洪武初國分為三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山北王帕尼芝皆遣使朝貢其俗以盈虛為晦朔以草木為冬夏人悉去髭鬚手羽冠毛衣無禮義好剽掠至是委子弟來朝請入國學奉正朔設官職服冠裳陳俎豆變蠻夷之習而有進於中華風氣太祖喜賜金銀印并織金文綺帛送其使臣歸國而小琉球亦與焉乃若三佛齊國王馬哈剌孔八剌卜遣其

臣王的力馬罕亦里牙思奉表來朝貢黑熊火雞孔
雀五色鸚䳇及諸香兜羅綿被苾布等物暹羅斛國
王叅烈昭昆牙遣其臣柰思俚儕剌識悉替等奉表
來朝貢馴象六足大龜及方物并賀明年正旦兩國
使還各加賜賚更若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
漢爲南越所據梁爲曲承美所據至宋爲陳日煚取
以自王日煚福州長樂人謝升卿也識詩書美姿貌
而落拓不事家人產尚豪俠殺人變姓名入安南見
國相會應試遂得冠軍時國王昊旵無子一女名昭
盛女從窓隙窺日煚而悅之白之王納爲壻未幾王

死女主國事因以與升卿柄安南政爲國王及元破
蜀後輕兵下大理而使使招之日煚拒使者元將怒
率精騎萬餘破其國都焚其宮廟日煚跳匿海島弱
不能支乃貢獻歸附還國數年而卒元封其子兆昺
爲安南國王兆昺死子日烜自立會元末亂不相往
來明興二年入賀仍封爲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
印五年陳叔明遣人朝貢却之當是時煒嗣王位叔
明者煒兄也專國政太祖惡其强悍詔責之厥後叔
明悔過克盡人臣禮上恕之勑封朝貢如初其俗夷
獠雜居稼穡怠惰椎髻剪髮好浴善水製美酒善飲

其產金珠珊瑚玳瑁名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象
兕白鹿猩猩佛佛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鹽波羅密
烏木蘇木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越者取超越各番
王之義天使館所以尊天使之禮也昔朝鮮亦有爲
攷箕子封朝鮮傳祚一千一百二十八年三代受命
未有若斯之多歷者迄茲箕子祠如故城郭臨江絕
壁如削上有層樓出雲表題曰朝鮮第一江山登江
舟狀如亭上覆重茅下布紋席棟梁榱桷丹青炳耀
四面皆蔽江且畫船如屋又以屋作船凡十餘里江
水中五色石大小文魚歷歷可數江上浮碧樓風月

樓與牡丹諸峯蒼鬱交翠映動江心名勝果無雙也
高麗今之朝鮮也權臣李仁人之子成桂竊國柄請
更國號上以外國有文獻者朝鮮爲最故賜名之先
是高麗王顓遣符璽郎表賀太祖一統建元願世世
備外藩詔賜大統曆并幣物還又遣尚書成惟德將
軍金甲良貢方物賀天壽節上賜驅紐金印并冠服
樂器及六經四書通鑑漢書令中使護使臣歸明年
又遣貢使洪師範鄭夢周百五十二人來朝師範等
三十九人失風溺死夢周與百十三人抵都表賀請
以子弟入太學略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知之殊用

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教臣國雖僻陋偏處東隅自
昔皆遣子弟入學於中國豈惟習君臣父子之倫抑
亦仰聲名文物之盛伏望皇上察臣向化之誠使互
鄉之童得齒虞庠之胄不勝慶幸上深喜而許之第
憐涉海艱虞一歲再至頗謂中書省臣曰夢周輩幸
免胥溺能歸具述其故不然遂啓疑端矣厚宴使臣
給道里費詔慰國王邅三年朝聘禮是時徙歸德侯
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賜國王顓金帛羅綺俾善
待之以終天年則是顓有大造於二侯也無何顓爲
李仁人所弑上聞怒欲討弑賊適貢使又至詭曰孽

臣洪倫弑顓仁人誅倫立禑也乃賜顓謚曰恭愍封
禑爲高麗國王至如車里之外曰八百媳婦國及烏
思藏西天八剌國去中國甚遠亦來朝其遵洪武正
朔也至矣惟日本國蹈通胡惟庸故上絶之至永樂
後朝貢如初其俗更富麗他若西洋三十餘國及滿
剌加國各入貢各受詔封渤泥國率妃子陪臣來朝
賜宴賜金幣遣內官送還本國自永樂六年始也西
域火州國卽唐之高昌西域哈烈國卽漢之大宛皆
來朝受封爵自永樂七年始也稽古封止中國山川
永樂封日本山曰壽安鎮國山又封滿剌加國亦名

鎮國山各立御碑以示中外大一統之勢二祖聲教
如天地無不覆幬矣
雲南古滇南有大池曰滇卽以名其地與交阯吐蕃
錯壤古來雖通中國而南詔大理各自爲郡山水最
多最奇至洪武始載職方摘出備考碧雞山在省城
西滇池外一統志云蒼巖百仞綠波十頃月印澄波
雲橫絶頂可貌其大都矣金馬山在城東蜿蜒幽異
綿亘數十里至於古城乃爲息壤原泉出於山椒嘗
有金馬隱現又以金形如馬故曰金馬碧形如雞故
曰碧雞距金馬山三里曰鳴鳳山山光靈異景物葳

蕤遠之九龍奔朝近之雙鳳翔舞嵩明州東曰秀嵩
山頂如偃月環山皆在其下孟獲嘗立寨於此明初
尚書吳雲死難處也點蒼山在大理之北有峯十九
有溪十八又有他山曰青巔雞嵔玉几羅筌襲蔥龜
山若拱若揖西向點蒼五月積雪皓然人取以食山
腰白雲如帶蒙氏封爲中嶽雞足山關戸如城闕上
多佛刹世傳佛大弟子迦葉波守佛衣於此以待彌
勒蓮花山其狀酷似蓮花上有浮圖傳云唐三藏法
師所建以鎮紅孩兒之怪者畢鉢羅窟山在白崖山
西一名賓波羅窟巖巒聳拔千餘丈其下林麓蓊鬱

南詔時有杜老鑾者卽崖而寺上有獨木仙橋且產奇樹名菩提又名思惟樹佛光山形圓如佛嶄然險絕山半有洞可容萬人澂江府路南州北曰關索嶺嶺有關索廟上接玉筍山下瞰撫僊湖相傳關漢壽亭侯之子從武侯南征凡鑿山通道多用其力歿而祀之在尋甸者稱英烈侯在江川者稱龍驤將軍今黔中安莊衞亦有關索嶺其西有曬甲巖下有馬跑泉皆昔時遺蹟尋甸新興澂江江川所在皆稱關索夷語呼索華言父也

明初以雲南荒服未設官平定有年始置布政司治於昆明城曰雲南府凡二十郡左右分畫左曰迤東右曰迤西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蘭滄金沙自北入東海蘭滄自南入南海幅員不翅萬里官軍從大將軍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以從或以僑寓不歸是曰漢人其生夷地曰夷人夷有二種居黑水之裏曰爨居黑水之表曰僰爨屬郡縣僰屬羈縻總計夷漢漢人三之夷人七之又分計兩夷僰人三之爨人七之爨有黑爨白爨而色目卽僰之別種也各府州縣土官至多皆世襲雖權在有司而夷種編氓不過以簡易之道御之耳

自永昌出塞南際大海諸蠻自相君長明朝爰鋤梁段以威德臨之皆稽首而奉正朔革其昭綱昭錄之舊稱授以宣慰宣撫之新號業文通於銀臺象馬陳於金闕版章設於職方紀綱之司屬在行省按籍所載不啻斥地數千里折箠所使竝入提封此亦聲教之極盛已然高帝惡諸蠻數叛賜之刀爨斧罕四姓今惟斧姓無存其宅相仍弗替也更有各甸長官俱本土羅羅和泥人原無姓名各從族彙本語定名或號世遞承其父名之末字更接一字相呼弘治初知府陳晟以百家姓首一句司分一姓加於各名之上繇是土蠻皆從其姓而蓮花灘之外瘴癘若有毒氣土人能服習官吏則憚之不履其地也

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漾之言然萬厯丁酉年葉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羣狂客自言能爲黃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償之過其値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則無一有比早復來甚怪之請得大搜索葉不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爲江右

[illegible]人[illegible]字[illegible]物物
[illegible]中[illegible]毛芥又書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願持此二者爲獻葉曰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受然可速出境無惑吾民遂別去

世宗喜用龍涎香是香出蘇門荅剌國西有龍涎嶼峙南巫里大洋之中羣龍交戲其上遺涎焉國人駕獨木舟伺採之舟如龍形浮海面人伏其中隨風潮上下傍亦用槳龍遇之不吞也每一觔值其國小

銀錢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國銅錢九千文嘉靖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遍市京師不得乃下廣東藩司採買部文至臺司集議價每觔銀一千二百兩僅得香十一兩進內驗不同姑存之亟取眞者以報部文再至臺司押令洋船往各番國採辦時夷人馬那別的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上六兩白褐色細問狀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眞不贋每有密地山商人再上通前共得香十七兩二錢五分次年進入內辯驗是眞留用自後香船間上供稍稍挾來爲市始定值每香一兩價百金蓋龍涎之爲用也入香合和能收斂腦麝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眞者和香焚之則香之翠烟裊空不散涎沫有三品曰汎水曰滲沙曰魚食汎水則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取之滲沙則凝積年久氣滲沙中魚食則化糞於沙磧惟汎水者入香第一又言魚食亦有二種海旁有花似木芙蓉春夏間盛開花落海大魚吞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噏入久即脹悶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惟糞者不甚佳也

洪武聘擴廓帖木兒王氏爲秦王妃永樂中權貴妃任順妃李昭儀呂婕妤崔美人皆朝鮮所貢女權貴

妃父光祿卿永均任順妃父鴻臚卿添年李昭儀父光祿少卿文呂婕妤父光祿少卿貴眞崔美人父鴻臚少卿得霏皆朝鮮人也雖貴至列卿而仍居朝鮮

又琉球國相程復江西饒州人佐吉相其王四十載茲年八十乞致仕歸饒州許之命以國相兼左長史賜四品誥番人以中國官居番而中國人以番官居中國亦異事也

流寇大略

流寇始於陝西潰兵此崇禎庚午春巡撫耿如杞入援之師也秦地連年饑饉賦重民困是春以稍僞而

譁其潰卒畏捕誅亡命山谷間倡饑民爲亂時東事急朝議核兵餉各邊鎭咸釐汰裁額兵科劉懋疏請裁定驛站歲可節金錢數十萬上喜著爲令有濫予者罪無赦懋意在穌田產加派也而不審河北遊民藉食驛糈至是遂無所得食益無賴潰兵乘之陝無寧宇矣然其始固易剪除也王子順苗美勾逃兵掠綏德圍韓城犯淸澗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擊却之斬級無算降其衆三百餘人總兵杜文煥又敗之於安定何不滅此朝食而鶴獨主招撫旣撫復叛鶴逮讁戍廣生病免以文煥冒功下獄旋卽起用時降賊王左掛謀叛延撫洪承疇定計誅之勦寇幾盡僅三千人渡河入晉晉撫許鼎臣不能禦漸猖獗遂至河南四川蹂躪彌遠用陳奇瑜爲總督寇入川而衰幾爲川兵滅盡奇瑜再主撫衞而遣之入秦至秦又叛逮奇瑜下獄用承疇總督陝豫楚蜀賊聞承疇來皆避入終南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文詔勇而驕遽遣兵入山搜寇爲寇所誘兵敗賊復闌出楚豫間用盧象昇爲總督孫傳庭爲陝撫與承疇共勦寇象昇具文武才臨陣以身爲士卒先矢石滿前不爲動軍中目之曰盧公眞能將也傳庭文爲邊將亦習行間事

雖與洪不合而其才自優象昇用西北勁兵屢破寇於豫承疇傳庭咸將將以捉闖寇雖漸衰而大帥亦傷損矣夫承疇勦寇功績皆曹文詔艾萬年奮勇居多不虞文詔戰歿并萬年而失之洪總督仰天慟哭知大將之淪喪而天討之稽誅也已將又因京師警恐亟召三公援卽用象昇於宣大承疇於薊遼傳庭於保定旋以傳庭稱病不實逮下獄而寇又復盛寇從汝寧破霍丘破頴州焚壽州之正陽鎭直趨鳳陽越紫金城而入焚皇陵享殿大肆劫掠而去奏聞上素服哭於二祖列宗之廟命駙馬都尉王昺太康伯張國紀至皇陵行祭慰禮逮淮督楊一鵬棄市巡按吳振纓口外爲民守陵太監楊澤先病死仍擬罪兵部尚書張鳳翼戴罪視事病卒是時楊嗣昌爲中樞疏薦熊文燦爲總督議增天下餉以溢地爲名蓋言額外廣地楚中寥澗或有之而四方實無此也有上疏爭者輒下部議處遂總加之額田中賦益重而民益困特設一少司農理勦寇餉俾文燦專心兵事然文燦向在閩粤以撫鄭芝龍奏功遂謂寇必可撫專意招降刋招撫之令懸之通都曰心示諭告諸家賊待以不死又下令民殺一賊者償死賊不肯弭服者

齋牲酒金帛隨之其撫也名曰求賊初流寇之起紛紜無王名久之有三十六頭目老回回撞塌天滿天星翻山鷂八大王掃地王刑紅狼黑殺神曹操亂世王闖將李晉王薰家破甲錐八金剛混天王蝎子塊闖王不沾泥可天飛張妙手白九兒一陣風七郎大天王九條龍四天王點燈子上天猴了頭子齊天王映山紅摧山虎冲天柱油裏滑屹烈眼至是張獻忠秦人初號八大王李自成米脂縣人初名鴻基二人漸并各寇爲雄長文燦籌度先撫獻忠則羣寇必服及獻忠降處於穀城請官請餉請關防應之惟恐不

足獻忠故爲要求以逞其恣睢狠悍日侮居民文燦每伸寇而屈民民旣結怨獻忠又殺穀城守阮之鈿取印毀城刼庫放囚而叛遂攻房縣房令郝景春與子鳴鸞堅守城城破俱不屈被殺文燦逮論辟嗣昌乃自請勦寇贖罪上爲賜坐設燕賦詩寵之雖大帥及司道皆得以賜劒自戮之權莫重焉嗣昌至楚申軍令鼓將士一時赫然旋用大帥左良玉計大敗獻忠於瑪瑙山伊妻敖氏高氏被獲而高氏手提一嬰兒諸將盛爲之飾欲以居奇能得獻忠要領嗣昌處之襄陽獄中其潘獨鰲則又秦將鄭嘉棟大坪溪擄

林所獲幷前所執敖氏之兄及養子惠二者同繫襄陽獄襄陽太守王承曾年少輕佻每晚囚簿呼名悅敖氏高氏色艷托以問賊中事笑語頗洽獄吏多與賊通者潘獨鰲等得以脫桎梏飼酒食防禦漸疎初瑪瑙山之戰獻忠墜馬幾被擒及圍山中日久糧盡良玉進勦稍縱之獻忠鑿山徑走入蜀復聚賊衆破開縣自雲陽過夔州攻巫山不克卽出蜀又至楚鄖撫袁繼咸邀之不能止獻忠酉羅汝才於鄖汝才者卽賊首曹操而獻忠結爲虎翼也獻忠自率輕騎遠偵襄陽遣奸細僞作客商運車入襄陽城兵器暗藏

車內與獄中約又殺督師軍使於道取其符驗傍晚叩襄陽城門襄巡道張克儉納之處其人於承天寺夜半承天寺起火文選臺襄王府端禮門亦火潘獨鰲偕敖氏高氏毀獄戶內外相應城遂立破獻忠至而殺襄王因全隊未到懼良玉之扼其後也居兩日卽去而破樊城返而破當陽郟縣招汝才之兵東下是時李自成依附高賊稱闖王者高賊被擒衆大敗自成逃自號爲闖羣盜復軼合突入中州抵南陽陷鄧州州守劉振世死之鎭平內鄉舞陽各邑俱破各邑令鍾其碩龔新潘弘通皆殉節死乘勝圍南陽總

兵猛如虎戰死南陽陷唐王遇難死隨攻宜陽殺其令唐啓泰連攻永寧偃師新安諸邑皆陷時河南總兵王紹禹貪而無厭剝軍餉以自肥營兵有懷怨者逃降自成反糾自成入洛陽破福邸呂尚書維祺亦被執自成見之曰呂尚書曰請兵餉殺我曹今當何如呂曰吾爲大司馬恨無兵磔汝狗鼠今日惟有死耳死不愧天地不愧聖賢夫何憾北拜闕西拜父母伸脰就刃色不變福王跌坐於地賊逼之王閉目不語已而大罵被殺夫流寇發難以來未聞破藩封傾重鎭也自三藩遇害而襄陽軍資洛陽國帑盡爲賊

所有且各郡守兵各郡飢民亦盡歸賊其勢不可遏矣初嗣昌因小秦王混世王來降遂謂楚地不足憂決策入蜀謀以蜀困賊故擁重兵於重慶及聞襄陽變亂所積五省餉金弓刀火藥數十萬悉被賊掠去亟返荊州將謁惠邸王命閽者謝曰先生願見寡人者請先朝襄王嗣昌大慚又慮朝廷罪責乃自縊死嗣昌武陵人總督鶴之子父子俱以治寇失事而嗣昌自甘一死故上聞亦心憐之也闖賊知楊督師死大無忌憚再圍開封府前後且百餘日而開封困矣上令各路進兵救援皆不至前次圍城賴大帥陳永

福及其子德猛戰却之至是永福父子亦被困左良玉來援又不力戰爲賊所擊遂退去巡按任濬與司道等官同守城周藩罄出庫帑日犒士卒而城中斗米數金艸木皮根皆爲甘食衆論以爲河決則賊可滅盡乃鑿朱家寨口早爲賊所覺賊移營高阜多設巨筏艨艟驅所集饑民數萬反決馬家口以灌城會大雨經旬不止黃流驟漲兩口一時並決聲震若雷民夫荷鍤者隨堤漂沒賊營亦沉萬人河流直衝汴城自北門入穿東南門以出流入渦水屋宇城垣皆毁倒百姓皆溺死周王從後山趨出見一竹筏急登

之隨波飄至最高處得保其身開封百萬戸至梛圈坊土民得濟渡者不及二萬是役也諺言決河灌賊誰意反爲賊所灌中州竟爲水窟豈非天哉周王入朝面奏大哭上亦大哭即優詔慰周王是時盧象昇力禦外騎血戰死繼此者無其人乃出孫傳庭於獄爲總督悉發秦晉兵從之傳庭大治兵自謂寇可勦此輕敵也師至南陽李自成聯絡羅汝才西行逆之傳庭以高傑魯碁爲先鋒魯甘涼世將也與自成遇於冢頭大戰自成大敗追奔六十餘里爲高魯後距者左勷蕭愼鼎遇汝才衝出高魯之後勷統絝無膽

氣挫賊而怖遂奔餘衆皆奔遂大潰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高啓所部失亡不多也傳庭上書自劾詔令圖功自贖傳庭乃歸關中招邊勇恐不足以備步騎法用三家出一甲首曰壯丁以五十金資之彷古偏箱武剛之制載以神機曰火車俾得齎衣糧殼弓弩戰則驅以拒馬止則環以自衛奏用降將白廣恩爲火車總兵以高傑副之法非不善而壯丁乃不教之民也及出關已偪賊營賊置陣凡五重饑民處外步卒次之馬兵次之驍騎精選者又次之老營家口居中大軍破其馬兵過三重矣驍騎前而死鬪火車新調發未習戰見大軍小却駭曰師敗矣盡脫其輓輅而奔馬兵見之亦奔火車傾轉塞道馬絓於扃及衡者不得出賊騎凌而騰之官軍死者五萬餘兵器糗糧車重失亡者數十萬傳庭收散卒圖還保關中賊追及傳庭與叅軍喬元柱躍馬大呼一戰而歿傑與廣恩皆遁走自成遂入關據有長安先是寇所破城邑武弁多失節而文臣降者尚少至是秦中藩臬多蒙面屈降矣是時上先命輔臣吳甡討賊面諭自楊嗣昌死後廷臣無復能督師者卿其勉之甡逡巡未行而獻賊陷長沙吉王惠王奔衡又陷衡州吉惠桂

三王奔永隨襲武昌楚府新兵開城門納賊楚王被俘而沉之江舊閣輔賀逢聖曰大臣不可苟活望闕再拜自投滋陽湖王會橋下死武昌通判李毓英全家自縊邑紳馮雲路熊雯罵賊死明生員者驅妻子入井中而身從之人號爲明井云上聞怒黜吳甡旋遣而謫戍是時獻賊所至殺戮無孑遺而闖賊稍減愚民競傳闖賊不殺人至即迎降惟榆林不從榆林王氏一門八元戎世國世臣兄弟也尤世祿閥閱亞王而威望過之李昌齡西京勳爵僑寓其地榆林兵使者都任率官兵士民推世祿爲大帥與王李三公同守城賊遣辯士舒君睿說之齎五萬金以犒城中曉譬禍福不聽因四面環攻城上强弩持滿發巨礮擊之數開城出戰殺賊數萬人賊穿地道放迸瑲入城崩諸將帥巷戰力盡都任引佩刀自裁二王尤李爲所執自成見之曰吾廬上將以屈四將軍與共富貴四公罵曰我大臣也汝草竊且滅不久毋汙我臨死歎曰我四人不早殄此賊致今日眞死有餘恨賊舉城屠之遂以兵臨寧夏武弁官撫民開城降遂攻慶陽陷執韓王三邊盡入於賊賊無所顧忌遂長驅入晉破平陽殺西河王舊首輔韓爌死節賊攻太原

執晉王晉撫蔡懋德殉難死賊攻寧武關總兵周遇吉選壯勇五千人出戰殺賊萬餘再戰又殺賊萬餘賊怒圍之數重晝夜督攻城中矢砲俱盡城陷率兵巷戰大呼曰能隨周遇吉死戰者眞男兒也戰至日晡飢疲乃拔刀自刎而死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如榆林寧武大將軍吾何以得至此犯大同殺代王犯宣府巡撫朱之馮謀守城軍士無應者卽自刎死自成遂犯陽和從柳溝入居庸郡邑皆不守所過風靡上召吳三桂唐通劉澤清將兵入援三桂澤清不奉詔惟通以千人至而其心先向賊矣上亟命閣輔李建泰督師奏請凌駉衛貞固郭中傑監軍并請旂牌勘合上諭速給先是上臨朝向閣臣興歎言賊勢如此閫外無人承任府庫殫竭如之何建泰曰王憂至此臣敢不竭駑力臣家在晉願以家財佐軍臣請提兵起行上大喜曰卿若行朕當訪古推轂禮親餞之郊不敢輕也甲申正月二十七日出師上御正陽樓賜坐宴餞上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建泰啓行上目送之旌旗馬步行五里餘乃還宮建泰曲沃人意在保家豈能勦賊初承寵命恃家財可佐軍且抵太原應有理餉之策及聞平陽太原俱陷家被焚掠不覺語

言奪氣進退失措中途士卒潰散又不敢上辭惟避跡於眞定後乃降賊而已時眞定知府丘茂華聞賊警護家屬出城巡撫徐標執茂華下獄適標節爭中軍官不服伺標登城晝守禦劫縛出城外殺之劈獄請茂華署理茂華牒行所屬州縣待賊數日而賊始以數十騎入城地隔京都止三百里寂然無言者寇一枝從眞定來一枝從居庸入京師尚傳捷報詞臣李明睿議遷都科臣光時亨疏阻之閣臣范景文主南遷之議方魏以爲惑衆止勿語又有言東宮宜典軍於南亦不果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岳貢屯練淮楊間後因寇逼畱之羣臣議論紛紛而城守卒無善策三月十五日尚館課庶常十六日召對考選而昌平蚤失守十八旭旦寇已從通州抵都甫到卽破彰義門而內城未覺也城守皆中官爲政百官無一上城者銃聲不絕皆空炮守堞者落落而滿城皆奸細有二璫懸城入以寇至報上不知所措有云璫亦寇使之內間也上遂令中宮自盡刀劈公主一臂不能死上京而止馳騎至城門不能出復入宮自縊於煤山上自謂身失天下何忍衣冠見祖宗裂冠毀冕而崩猶書襟以不殺我百姓爲戒聞者莫不痛絕端皇

帝神聖憂勤身殉社稷千古所希而諸臣死難僅三十餘人寥寥可恨也夫寇亦累朝長養之赤子乃墟我宗社使聖主蒙難以崩東宮二王皆爲所獲此其罪萬刃不足剸者寇既馳入內城其所以破城者城中人莫之知弟聞齊化門有寇內伏大呼曰城破矣爲兵者即殺民皆免城兵遂棄甲拋戈而走復從齊化遍走各門大呼如初城兵悉潰兵尚書張縉彥開門納寇先降居民見寇入皆倉皇走寇慰之曰大兵不殺人毋用遁走爲也自成一進大明門登御座頭目昏眩即退座勒各官報名出見羣臣皆趨至廷前立候竟日不許見押至齊街又押至空倉中巡邏守之備加挫辱羣臣至此求死不可得其無恥者遂用關節通其寵事之人再呼見遂分別用舍用者令出東華門至吏部受職不用者押出西華門至各營追取金帛夾而暴之庭中所獻金帛不足則再加酷刑不能蚤自死以致此慘痛辱莫大矣然較之開門納叛反顏求媚諸奸則天淵也自成破都門後吳三桂以清兵叩山海關自成令降將唐通齋三桂父吳襄手書詔三桂營啖以父子封侯三桂先問東宮通曰東宮無恙三桂曰願一見東宮即降報書復命賊計

以定王在唐通送定王見三桂三桂云必得太子而後止兵言未已討賊之檄更急自成躬率大旅與三桂戰於關內戰方酣忽有白標一隊繞出吳兵之右此清兵也銳不可當自成狼狽退永平三桂使人請太子可議和自成遣張若麒奉太子赴三桂營中請各止戰三桂允之約賊回軍速離京城將奉太子即位自成如約乃還及還自成大怒即殺吳襄全家三十四口悉挈宮中珍寶及金帛子女西奔賊先於內宮列砲放火各私寓亦放火九門城樓皆火城外草場無處不火賊火禍烈國都塗炭古來寇亂未有若自成之大逆大惡也三桂棄定王於永平專擁太子欲進皇都而清帥諭三桂西行追賊三桂夜送太子於高起潛所遂奉清令西行後聞東宮定王禍不旋踵三桂何辭亂臣賊子之誅歟

南都大略

金陵聞先帝之變文武大臣會議潞王倫次稍疏惠王道遠難至福王有在邸不類事未敢決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大司馬史可法有擇賢語可法意士英有所謂也遽與姜曰廣呂大器輩移文士英言福王失德事其意在潞藩而不明言也士英素與黃得功

劉良佐文善是時高傑劉澤清南遁至淮倍通殷勤
及得南都移文即與黃得功輩持爲口實惟自任德
而歸怨於南樞以爲我固願公等來而史公不善也
力主福藩倫序是正其私心謂福王昏庸易竊國柄
賄托誠意伯劉孔昭同心推戴甲申五月朔福王入
南都諸臣議登極總憲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
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將挾以來奈何劉孔
昭曰今日既定誰敢更移可法曰緩幾日無妨又議
卜相共推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而孔昭攘臂欲得
內閣可法曰本朝無勳臣入閣例孔昭曰即我不可

馬士英有何不可諸臣默然又議起廢共推劉宗周
徐石麒黃道周等孔昭特舉阮大鋮可法曰此先帝
欽定逆案勿庸再言諸臣進監國寶於福王孔昭請
即登大位御史祁彪佳曰監國名甚正禮部魏國皆
然之越翼日士英率傑澤清等擁兵臨江稱十萬衆
威劫留都諸臣會推士英兼東閣大學士士英一入
朝奉福王登帝位改明年爲弘光元年上初立即沉
湎冒色權悉委士英士英自踞爲首輔以可法出爲
督師此國事敗壞之始也進封黃得功靖南侯封高
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轄淮海轄

徐泗轄鳳壽轄滁和四鎭各自畫地益驕悍馬以向
來交誼籠絡之史爲人端介非彼同好安肯聽其節
制甫至維揚即爲高傑所困史竭心調劑乃得排解
久之高欲爲史用而黃劉皆與高爲難馬知高之向
史也心切厭之史於此展布更難矣當北都初破時
傑與澤清皆欲渡江而南且縱其軍士大掠維揚瓜
步間殺人行劫莫敢聲其罪者劉宗周以總憲召首
疏直糾之謂二鎭皆可殺閣輔姜曰廣擬優旨下史
館記錄於是澤清忿忿欲與姜劉弓矢見士英因而
私之四鎭遂合疏攻姜劉其詞皆凶狡史詢之四鎭

皆以不知對史具奏言此疏乃黎丘之巧棍澤清又
上疏攻史謂疏實其所奏因史偶問故爾混答至尊
之前倏僞倏眞此大怪事而馬方以逐姜劉爲快不
復顧朝綱之委去也當端皇帝時士英爲王坤特參
謫戍遇周延儒再召阮大鋮以士英賄托乃推邊才
得爲鳳督至是士英以德報大鋮而舉朝皆云逆黨
不可用士英忽傳旨擢大鋮爲兵部侍郎尹民興言
申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一逆案之阮大
鋮即行檄四方何以消跋扈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
才惟曰使貪使詐不曰使逆逆案可反豈崔魏亦可

恤乎自大鉞出凡海內君子無不羅織巧詆貪夫壬人無不棄瑕滌鎟舉朝逆黨用事賄賂大行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贓跡狼籍者納賄即還原官或超擢矣士英每上疏一曰奸黨再曰奸黨總以擁立二心爲題殊不念擁立之始意在擇賢者史姜呂數公乃心王室與諸臣何與而欲一網及之乎從來小人禍國必指正人爲黨蓋攻一人者僅可去一人而黨之一字則可空一國未幾有妖僧大悲者故齊藩宗人誑言受先帝命已復王爵又言先帝實未晏駕殆類病狂者而張孫振與大鉞欲借以起大獄誣傳有十

八羅漢五十三叅之名天下淸流姓氏咸列焉上意頗不欲殺人故中止又未幾而有東宮之事序班高夢箕挾太子渡江栖蘇轉杭太子不堪羈旅漸露貴倨之色爲路人所指夢箕懼禍及己乃赴京密啓於士英隨據聖諭云孟春至南都留之不肯止直鎍嘉興杭州走紹興密遣舊豎李繼周召之乃還而言貌多可疑欲羣臣識認初太子至京上使二豎覘之二豎抱足大慟見天寒衣薄各解衣以進及報命上弗善也掠二豎俱死繼周亦賜酖死都人旣聞靑宮至踴躍趨謁文武官投職名帖者絡繹最後督營太監

盧九德至禮倨太子呼名呵之九德不覺叩頭曰奴無禮太子曰汝隔幾時肥胖至此可見在南受用九德復叩頭曰小爺保重觳觫辭出士英先有揭言其必僞王鐸亦言其僞士英又謂講官方拱乾現在令大鉞密諭之往認時拱乾在刑部獄許以卽復原官及識認東宮指拱乾曰此曩時講官也方不敢應乃出士英請以太子及從行二人俱下中城兵馬司獄是夜更餘肩輿送太子入中城獄獄中有大圈椅坐其上黎明副兵馬侍側太子問誰以官對太子又問此何地兵馬曰公所又問紛紛來去者何人兵馬未

及答太子曰我知之兵馬以錢一串寘几上曰忠爺要用太子領之少頃校尉四人至前曰伏侍爺的太子指錢曰持去買香燭來餘錢可四人分之香燭至再拜大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復再叩首號哭不已滿獄爲之悽然及會審太子於大明門外上先召中允劉正宗李景廉諭之曰太子若眞將何容朕卿等舊講官宜細認的正宗曰臣當以事窮之使無遁辭上悅羣臣至謝所太子東向踞坐一官質禁城闕於前問之曰此北京宮殿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寧宮曰此我娘娘所居一官問公主今何在曰想

已死矣一官問公主同宮女早叩周國舅門太子曰同宮女叩國舅門者我也正宗曰我是講官汝識否太子一視不應問講所曰文華殿問倣書曰詩句問寫幾行曰寫畢正宗更多其辭以折之太子笑而不答諸臣無可如何仍以肩輿送入中城正宗遂奏眉目全不相似所言講所倣書悉悞時內侍皆謂非妄以東宮足骭異於常形詎骭則雙莫之能誣也特劫於上威孰敢相剖主以柄臣和以講幄中外悲之復會審太子於午門是晨吏尚書張捷坐刑尚書高倬家以名帖召方拱乾至捷曰先生此番不惟釋罪更

可不次超擢全在先生一言耳拱乾唯唯既詣門百官集定太子面西蹲踞衆挨拱乾前太子熟視卽云方先生在拱乾懼卽退張孫振曰汝是王之明太子曰你等不認我罷了何必改名姓又曰你等不常立皇考之朝乎何蒙面至此衆官竊竊有報者有恨者未敢決王鐸前曰千假萬假總是一假是我一人承任不必再審叱送還獄又從會審太子於朝左都李沾先令校尉私戒太子須直言某某爺主筆利害恐欲動刑至時將太子仍無一言沾呼王之明不應喝問何不應太子曰問汝字明之毛沾喝役動刑卽

上拶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於內士英傳放拶沾復好言問之太子曰汝教校尉囑我校尉自能言之何必我言前日追我何故追者自知何必問我高倬見其言切急令扶出將出朝舊東宮伴讀丘致中捧持大慟上聞卽命擒下鎮撫司嚴訊又命刑部嚴鞫從行穆虎高成五毒備至誓死不承假冒穆虎云我家主是忠臣直言奏聞一字非謬我等何得畏死背義法司氣奪高夢箕復上書自明馮可宗卽訊夢箕夢箕列自北來歷甚詳竝無假冒欺隱可宗曰上意已定此詞如何入招又曰汝丙忠義今日且少依違

夢箕誓死不肯更書久之未定上諭刑部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冒認東宮正月二月所成何局任閫任楚欲幹何事豈高夢箕一人所辦主使附逆實繁有徒著法司窮治蓋士英與大鋮孫振意在害奚劉輩也而各督撫鎮羣上疏矣湖撫何騰蛟疏云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駙馬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明旨愈宣則臣下愈惑自關天下萬世是非也江督袁繼咸疏云太子居移氣

養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製王昺原係富族高陽未
聞屠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赴紹
與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踪跡召來詐冒從何因起
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享蕩
平之福矣靖南侯黃得功上言東宮未必假冒各官
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
卽皇上之子未有不明不白混然雷同將人臣之義
謂何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卽明白認識
者亦不敢出頭取禍也寧南侯左良玉疏請保全東
宮以安臣民之心謂東宮來歷史可法知而不言豈

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
逆亂尚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爲讎
明知窮究竝無別情必欲轉轉誅求遂使皇上忘屋
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
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督師史可法恭請召見面
言東宮處分以息羣囂俱不聽士英堅執其僞良玉
乃與湖按黃澍謀移檄討士英略云馬士英者蠻獠
無知貪狠悖義挾異人爲奇貨私嫪毒以種姦欺蝦
蟆之不聞恣鹿馬以任意不難屠滅皇宗遂敢刑戮
太子效胡濙之名訪邋遢既不使之遯荒踵錢寧之

卽訊大千又不容其枯落羣小羅織比燕啄而已淺
汗坐幽囚覘雀探而更慘李沾威拷何如崔季舒毆
拳王鐸喝招有甚朱友恭塞謗豈先帝不得復留種
已沉其弟更滅其兄將小朝自有一番人早削其臣
并剪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附會
成羣誰敢曰吾君之子依違欲了咸稱曰的係他人
臨江之當乳虎是可忍也子輿之遇毒蟒尚何言哉
良玉受恩故主忝爵通侯寧無食葚之思詎忘結艸
之報願同義士共討天仇嚴虎豹之亟驅風雲氣憤
矢鷹鸇之必逐日月光昭郿塢豐盈應有然臍之禍

漸臺高擁難逃切舌之災檄傳卽發兵東下袁繼咸
請赦太子以遏止之又不聽士英盡遣都下江北勁
兵往禦左帥不慮淸兵南及也良玉兵臨九江繼咸
歎曰亂形著矣但寧南救皇太子題目正若遽拒戰
謂先帝何乃單騎先出城登左舟力勸其急安民以
固大本毋示天下疑良玉喜而許之不虞左之部將
入潯城猛爲焚掠良玉病方劇望見城中火光大怒
曰余負臨侯臨侯者繼咸字也遂嘔血數升而死秘
不發喪共推寧南侯子夢庚將兵而沿江焚劫其後
左黨亦降淸矣先是詔僉都御史左懋第左都督陳

洪範使燕都金幣悉收納請祭葬先帝不許及辭歸
過滄州以懋第辭氣不屈遣兵追返燕都尋被難惟
洪範北還復命言清必南下士英曰四鎭在無慮也
至是清兵渡兩淮過維楊江北將士降者逃者相半
乙酉四月十五日禮部尚書錢謙益選到淑女進元
輝殿上猶以爲樂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可法死焉五
月初九日清兵渡江無一矢相向黃斌卿黃蜚鄭鴻
逵鄭彩各揚帆東遁士英小帽馬衣挈家眷乘小轎
婦女多人皆馬上粧束重載金帛領家丁及黔兵數
百人出遁上至黃得功營得功泣曰陛下死守京都
臣等猶可借勢作事奈何聽奸臣言而輕出進退將
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負陛下臣營寡薄何以處
陛下哉居兩日劉良佐奉清令召得功得功隔河詈
之揮鞭誓死曰我黃將軍志不受屈良佐伏弩射中
得功喉得功歎曰我無能爲矣歸營拔劍自刎死良
佐卽入黃營執弘光時忻城伯趙之龍先降清請豫
王進南都隨捧太子至營豫王離座迎之坐於己右
良佐獻弘光見豫王坐弘光於太子下數月後豫王
北行太子及弘光從之潞王尋亦至北以是終焉士
英身任將相之首而負君誤國社稷淪亡及其遁也

詭裝其母爲太后南遷道經廣德安吉抵杭巡撫張
秉貞不知太后僞也迎入城卽啓行抵台時義旗羣
起士英逃至天台寺其後黔兵縛送清帥剝其皮使
羣下分食其肉時人以周馬作聯云周延儒字玉繩
先賜玉後賜繩繩繫延儒之頸一同狐鼠之斃馬士
英號瑤艸家藏瑤腹藏艸艸貫士英之皮遂作犬羊
之鞹夫士英南都大罪人延儒爲首輔尚有一二大
端可采非其偶也豈作者一時筆鋒耶或曰士英敗
南都爲首相也其得入南都爲鳳督也以謫戍忽爲
鳳督延儒槩用也因以咎延儒也

浙閩大略

閩事之敗鄭帥其爲魁矣初鄭芝龍閩澥一巨盜旣
得志於閩又欲逞雄於粤時粤澥中有老盜劉香老
恣後起者爭勝欲得鄭而甘心焉鄭恨之崇禎七年
總督兩廣熊文燦主撫而香老負嵎及撫芝龍芝龍
欲藉㠯報仇遂降卽㠯滅香老自任文燦大喜禮芝
龍特優題授游擊領兵攻之而香老果滅擢閩晉文
燦尚書仍督兩廣芝龍總兵官鎭守福建先是澥氛
不靖洋艘不敢行至是芝龍整理大艦開洋貿易獲
利十餘倍數年富甲東南美女充下陳玩寶藏內庫

而志已盈矣鄭鴻逵龍之從弟鄭彩通譜弟也南都冉建鴻逵入賀上封芝龍南安伯擢鴻逵行都督掛鎮澥將軍印彩亦優擢提督水師乙酉五月十四日南都陷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同原任卿貳科部熊汝霖孫嘉績陳函輝宋之普戈夏卿及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鄭遵謙等至台迎立魯王於紹興起舊大學士方逢年入閣而國維以閣部督師江上鴻逵護唐王至閩芝龍自恃富強且閩疆在掌握藐視唐王何顧忌巡撫張肯堂巡按吳春枝與諸舊大臣皆為非即位不可鄭師遂即位改元隆武又慮芝龍反覆也召見其子鄭森入侍改名成功賜姓朱封忠孝伯加封芝龍平國公凡文武事宜兵餉出入權悉歸芝龍而芝龍所任用者皆便嬖使令之輩握將相之權舉朝目為鄭黨是時靖江王招聚亡命起兵兩粵聞隆武詔至不受廣督丁魁楚素與唐王善又結鄭為聲援遂誘靖江執而獻俘夫唐與靖江皆太祖分封後裔何所見一擁戴一俘戮也魯王太祖九世孫唐之姪也監國東浙僅有紹寧台金嚴五郡雖禮賢下士輔相得人而大師方國安等統義旅守江干王之仁督水師共圖恢復軍餉不足請援於閩勢所

必至廷臣共議餉銀十萬兩將向背非芝龍意唐王又曰歹姪稱之逡巡時日止發五千金命御史陸清源往詔諭浙東諸臣有從違各有所命而公論不可低昂之語先是清源崇禎十六年按閩與肯堂及芝龍意氣俱不洽至是陰欲害之而清源不察也江干數十萬之師豈五千金可餉他各營羣譁聲震百里清源驚悸無所措被方兵刃傷死陷一清源而浙閩之扇分芝龍固有罪矣國安豈無咎焉是時紹興兩接隆武詔有欲附閩者監國下令返台國維急入啓監國曰凡為高皇帝子孫所當同心矢力恢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朝值人心解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恐諛長不及攀鱗附鳳誰不欲之此在他臣則可任老臣則不可錢是文武之心乃定而監國之勢亦安張肯輔益大有功於監國者也若夫閩中用人大非昔矣令承樂至崇禎時輔相止三四人即多亦不過六七人閩多設部員政府二十四人黃鼎滿座氍毹狼藉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皆先朝舊輔亦默無一語所云伴食已哉詞林臺省兩倍北都富室子弟及各衙門書吏有力者納賄鄭帥咸列部曹中翰考選庶常改為萃士皆曰貨取武臣自平國

公而下鄭鴻逵鄭彩黃斌卿封侯賀君堯阮進楊耿等伯爵數十文臣封伯者丁魁楚掛印將軍百員都督總兵叅遊數千所少者惟兵丁耳黃道周澥內召子皆推重而芝龍心遠之命道周督師閩部不調一兵不發一餉只給敕印賜蟒玉尚方劍出江南道周收集家丁百名贊畫皆門下士繇三衢抵新安從容殉難道周可謂純臣矣大司農何楷因朝班與芝龍不合又見時事敗壞辭職歸里途次遇盜傷其兩目曰使汝求死不得人皆知芝龍遣人害之也大宗伯顧錫疇崑山人渡澥至溫將之閩芝龍疑東林人望

私囑溫鎮賀君堯阻其入閩而君堯斂溫賦苛而猛部卒撲殺士民錫疇以言抑之君堯恚甚夜遣刺客伏江心寺殺之投尸於江亂世傾害士大夫何可勝道冢宰張肯堂請出澥師繇澥道進江南自願捐資助軍餉命給敕印以吏部兼兵部尚書督師戰艦齊備芝龍具疏阻之都督陳謙武進人從浙來奉監國使入閩欲以叔姪天倫和好御史錢邦芑曰此奸細立斬之芝龍又不力救坐視其死秉政者不念浙東捍禦之力天潢同體之情而誅及使臣絕其盟誓忌才誤國甚矣哉夫閩文章理學之邦人情溫厚俗尚

簡易驟以藩司爲行在儼然京都氣象各藩封暨四方富貴畢集三山忽爾奢侈滿目酒樓茶館比村接踵郭外荷花亭晝夜笙歌沸耳處堂燕雀閩其沼乎丙戌二月上督師親征四月駐蹕延平先是芝龍自請留守以鴻逵出浙東彩出江西二將懦不敢前鴻逵次師衢州彩次師崇安關因是有親征之舉及抵建寧復退延平六月清兵渡錢唐八月過仙霞嶺芝龍以輜重百餘萬裝載澥艦而去上郎易青布衣徑汀殁於亂軍監國王上自台航澥入閩遇天朗氣清放舟石帆峯下叫月悽風羣臣皆飲泣時首輔張國

維自赴園池盡節大宗伯余煌少宗伯王思任少司馬陳函煇太僕陳潛夫原任僉事鄭之尹皆盡節次輔熊汝霖及浙東諸臣隨駕稱澥上朝廷丁亥鄭彩亦率舟師擁衛忽與汝霖意氣相拂夜遣奸細殺汝霖全家遇慘害熊甥御史盧拱乾得免監國見之垂淚而拱乾始終不負監國戊子黃斌卿遣部將陸緯殺賀君堯幷其水師鄭彩蠱病篤大帥張名振迎監國駐舟山己丑討滅斌卿大尉民望庚寅廷議舟山勢孤命科臣往日本請援師不果及舟山破大臣張肯堂朱永佑李向中吳鍾巒皆殉難監國又航澥入

闖如是者十年病薨當芝龍降清徃北都後成功悉挈輜重巨艦九百餘隻揚帆外洋糾聚瀕邊貧民開墾臺灣屢攻福興泉漳城邑如是者十五年病卒

靖難忠臣姓氏

閱表忠記靖難死事諸公親臣則有徐輝祖梅殷李堅胡觀四人殉難則有方孝孺廖鏞廖銘盧原質盧原朴胡子昭葉惠仲鄭公智鄭居貞林嘉猷劉政齊泰黃子澄楊任鐵鉉陳廸黃魁暴昭練子寧徐子權卓敬耿清劉固茅大芳司中周璿王度董鏞甘霖謝昇丁志方李文敏胡閏張仲禮高翔劉端王高鄒瑾

鄒朴魏冕陳繼之郭任盧迥戴德彜宋徵盧振巨敬韓永黃彥清四十九人死義則有黃觀王叔英林英黃鉞陳性善王艮程本立曾鳳韶龔泰王艮陳忠廖昇周是修高巍劉璟劉原溺何申方法陳思賢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王省張倫儲福郴一景王志張安張紞張安國毛太樓璉林右三十五人死事則有姚善陳彥回周繼瑜張彥方黃清顏伯瑋顏有爲唐子清黃謙向朴鄭恕鄭華侯太陳植邊昇金有聲朱進樊士信葉福韓節王彬鄧崇剛陳質段實張昺謝貴盧振彭義葛誠余逢辰杜奇湯宗

倪諒石撰龍鐔程通黃希范三十七人死戰則有耿炳文俞通淵朱鑑卜萬馬宣曾濬余瑱宋忠朱謙彭聚孫泰楊松甯忠鄧戬陳鵬瞿能瞿良材滕聚莊得楚智張能小馬王何清蘇瓛宋瑄周拱元衛徤徐譲平元哈三帖木兒林帖木兒婁鬼里楊本徐凱朱榮花英鄭琦王恭詹忠賈榮詹璟張昌韋諒四十三人從亡則有程濟葉希賢楊應能廖平吳成學王玭馮漼黃直王之臣蔡運梁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梁良玉王資牛景先劉伸金焦趙天泰鄭洽程亨徐貞史仲彬史弘何洲周恕王鉞吳亮三十一

人隱遯則有徐垕高遜志韓郁豐寅初胡子義王華山樵洞庭居士東海遺臣陳周劉亨高賢寧龔詡宋味古何應泰趙清王璡孫鎮石允常周縉陳暉徐貞馬溥屠日章二十三人後死則有盛庸平安嚴震直耿璿耿瓛趙諒六人南少宗伯錢士升曰師稱靖難迹若類於觀兵名托焚宮道實同於三讓而一時諸臣信心違天集枯衡命氣愈激節愈奇雷霆所摧折亦愈酷是時天下重足結舌無敢道諸臣姓氏者不十年而黨禁漸解不二十年而詔從寬典稱諸死事爲忠臣不二百年而有建祠之詔各以官稱廟祀金

陵今聖諭益紹述而光大之命禮臣議諡卹裔士升備官晋禮贈拜忠祠而奉揚德意臚列上請於是諸忠淵漫布濩之精英與鬼神默呵闕愴之簡冊一朝發皇光彩熀熀嘻何其盛也（時有兩盧振一殉難一死事）（鈔外大父錢相國先爲南少宗伯金陵重建祠宇輪奐倍美乃晉輯表忠記遜國逸書詳載諸臣取義成仁各有本末顯忠風世之指豈小補云）

兩都殉難忠臣姓氏

余不材不能爲殉難諸公各立一傳僅記姓氏以期良史之制作昭垂不朽且浙東及閩粵被陷時在朝在野盡節亦不乏人余歷其地而未忍悉其槩故先

載兩都餘俟備述也北都覆而殉難則有東閣大學士范景文自投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縊左都御史李邦華自縊於文丞相祠戶部尚書倪元璐自縊二妾隨縊諭德馬世奇自縊二妾隨縊刑部侍郎孟兆祥夫婦及其子進士章明同死中允劉理順自縊其妻妾及四僮僕俱自經死兵郎中成德自刎死其母及妻及妹同自縊簡討汪偉夫婦同死副都御史施邦曜自鴆死大理卿凌義渠太僕丞申佳胤庶子周鳳翔吏科吳麟徵戶科吳甘來考功郎許直宣府巡撫朱之馮大同巡撫衛景瑗御史陳純德陳良謨

中書宋天顯俱自縊戎政尚書王家彥御史王章俱罵賊死樞司金鉉投御河死勳臣襄城伯李國禎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戚臣新樂侯劉文炳及其弟都督劉文耀太康伯張國紀駙馬鞏永固俱闔家自盡庶常魏學濂指揮李若珪皆死節南都覆而都御史左懋第死於燕督師閣部史可法死於師靖南侯黃得功自刎營中刑部尚書高倬光祿卿葛徵奇銓司黃端伯中書龔廷祥盡節於官吏部尚書徐石麒守嘉興城垂破自縊二義僕從死焉左通政侯峒曾與子演潔守嘉定城城破死最勇而慘進士黃

淳耀與弟淵耀同侯氏守嘉定自縊左都御史劉宗周應天巡撫祁彪佳詹事徐汧編修金聲銓司夏允彝樞司何剛劉邦弼盛王贊行人陸培欽天監博士陳于階孝廉楊廷樞俱盡節於家仁和知縣顧咸建殉難於杭城文選郎錢棅殉難於震澤工員外吳嘉胤縊死於僧舍金山衛守禦侯承祖父子血戰力竭被擒不屈而死諸臣烈烈忠魂見端皇帝而不愧其姓氏百世猶馨也

殉難諸生姓氏

甲申三月十九日殉難諸生第一人者金錝也錝常

之武進人其兄鉉任樞司迎養母章宜人鋐隨母入京師當逆闖陷都城鉉痛哭跪於母前曰兒世受國恩義在必死擇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迫廡下井是我死所鉉又睨其弟曰吾耿耿不能無憂者弟耳往日賊破郡邑多餌名士以結人心弟固才且負時譽恐不免奈何鋐曰兄死忠弟當死義無煩言鉉遂投御河死母曰吾有子矣遂赴井死鋐哭曰母死兄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亟棺殮其母瘞之又因兄妾王氏縊於堂側叔嫂不可無別亟掩之遂自經爲家人救穌鋐號泣曰吾曷肯負伯兄臨別語耶時賊果以名士索鋐鋐曰吾從母若兄遊九原矣亟投入井死夫鋐值危急之時能葬母殮庶嫂從容不迫以全大節尤君子所難及私諡忠貞以冠殉難諸生之首不可易也已

儒士張世禧布衣湯文瓊皆烈丈夫也世禧順天府人世居京師爲人好學廉潔自守遇逆闖之亂召二子懋官懋賞曰忠孝大節不可奪也遂自縊死懋官曰父死子不得獨存懋賞隨之俱自經死文瓊在都門設教聚徒城陷後書諸紳曰位無文丞相之位心

存文丞相之心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長洲諸生許琰忠孝性植少時見母張氏病篤刲股療救戚里稱焉甲申初夏聞京都崩裂先帝慘變痛哭曰我命當絶矣五月初十夜半解帶自縊家人救不死十一日往福濟觀暗室投繯遇陸羽士知覺復救活隨往胥江投潑水處時潞王舟泊江邊王見有赴水者急命水哨兵扯起琰號慟伏岸傍社友丁鉞武適至遂擁至書齋琰以崇禎聖上四字遍身寫滿及哀詔到曰我何忍下咽決意絶粒二十八日餓極嘔口授一詩云半生磨礪竟成空國破君亡値眼中一個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効微忠六月初一日胃枯嘔盡繼之以血親友俱垂泣少以淡飲勸進怒而大呼曰汝欲我偷生耶遂嚼爛唇膚誓不再食初三日氣絶又有諸生顧所受亦長洲人乙酉六月兵至嘆曰學宮明朝所建將改制乎何忍見此正衣冠大哭文廟投泮池死此長洲繼許琰而盡節者也

崔子忠一名丹先世萊陽人居京師補順天府學生員通五經能詩善書董宗伯其昌異之謂非近代所有子忠益自重或以金帛請者概不應友人有官吏部者屬遷人以千金爲子忠壽子忠曰若念我貧不

以廩粟與我而以選人金汚我耶卒不受及逆闖陷都城子忠出奔鬱鬱不自得曰西山邈矣無處採薇遂走入土窖中匿不出甘餓而死

生員曹文曜原籍蘇州生四子遜肅敏毅一女順崇禎壬午文曜病死元配張氏守節甲申京都陷張氏率子女哭於家惋與四子一女同媳李周鄧三氏俱自縊死惟毅繩斷不死而逃天意存曹氏後

庠生高孝纘江都人乙酉五月楊州城破孝纘神氣安舒登明倫堂曰得死所矣遂縊於先師之側又有歸昭者崑山人入史閣部幕楊城陷同殉難

江陰諸生許用於乙酉六月鼓集義勇四城內外應者六萬人請發舊藏火藥器械典史陳明遇允之明遇仝許用拜舊典史閻應元爲將率衆守城城外箭射如雨民以鍋蓋爲蔽一兵駕雲梯獨上內用長鎗拒之彼以口納鎗奮身騰躍城上一童子力提而起斬其首屍墮城下用與應元明遇日坐城上與民堅守城郭民頻死無恨一夕風雨怒號滿城燈火不然忽有神兊四起外營見三緋衣在城樓指揮其實無之時遣劉良佐招降應元罵曰我一典史卑官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今日反來侵逼汝心何心良佐慙而去相持兩月餘城下大砲日增闊五六尺地一具彈飛如雹一人立城上頭彈去而僵不仆又一人胃背洞穿而直立如故八月二十一日祥符寺後城傾兵從烟雨中潛渡遂入城民猶巷戰應元格殺數人力竭而死明遇赴火死許用闔門自焚死男女死者井中處處塡滿書生投泮池疊屍數層

常熟諸生殉難者三人徐懌徐守質項志寧懌家徐市聞城陷嘆曰吾家世科第竟無一義士耶別親族題壁曰不欲立名垂後代但求靖節答先朝夜半自縊守質家南郭母病不能遷兵至母與妻及妹俱投

井守質曰吾不辱矣遂與兵格鬭死志寧遯於野方食餅聞薙髮令餅半墮地扼吭不食死

秀水諸生高維琦居恒講學授經從遊皆譽髦乙酉閏六月兵至嘉興有諷之遠引者憤然曰公等忍棄城而去耶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城亡與亡死猶生也未幾城陷與[illegible]而死繼室徐氏生三女俱未字徐氏呼三女曰不可辱身以從汝父急推墮三女於井即身赴井死義僕[illegible]不忍去以糞湯對井哭拜亦遇害一門十三人龍郛浙西諸生殉難者[illegible]其冠矣

馬純仁字樸公六合庠生年甫二十嘗語人曰名士

明紀編遺卷三

禾郡果山遺民葉鈐輯

國運盛衰大意

神宗冲齡踐祚睿質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居正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雖多苛察人奉法惟謹尤籌理九邊如視掌而用邊臣能得人故不敢事初與首輔高拱合策撫外夷邊鄙不緝宣大以西桴鼓凝埃矣用大帥戚繼光於薊鎮而大司馬譚綸知之若良友一切用舍與建惟繼光言是從繼光築城堡墩臺制度精絕烽火嚴明又調素練浙兵雜邊兵練之車馬步互用敵聞而畏之匹騎不敢入者二十餘年用大帥李成梁於遼左敢戰深捷常出塞二百餘里斬獲最多軍威外震當是時九邊晏如羣吏畏法庶幾黃龍地節之間居正相業可謂能矣然總攬權綱好自尊大且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糾劾奪情皆廷杖謫戍又以危第私其子身歿怨叢卒禍其家而死其子報復未免已甚繼之輔政者多避怨趨時鮮克負荷上既壯益明習庶事不復委柄於下操切之後繼以寬簡人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斂不苛士大夫以氣節相矜雖無姚宋之輔亦無

愧開元間也是時本年錢糧俟來年徵催有司以八分爲考成其二分民間翹望赦免閣部九卿常遇覃恩加宮保廕子朝野皆沾聖德自貴妃寵盛上漸倦勤御朝日寡又寵用閹宦出差理稅頗有騷擾迨國本之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接持論者益堅上以爲威柄之不止也不若高閣置之批答希有後遂絕不視朝章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經筵久輟推陞者不下彼糾者不處上之一切鄙薄也若以大臣之無足仗也置之不用可然所用者益寡而一人操數柄更藉以持權矣以言路之無足採也置之不答可然章一上不待旨處分而被糾者即去臺省益恣行矣庸相方從哲獨居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安之然輔臣不能持政而臺省持之於是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輩稱爲當關虎豹凡中外之得選爲臺省皆援不發舊臺省更得以寵致後進必入其黨矣當時所喧持者惟禁道學一事而邊防吏治槩致不理賄賂日張風俗日壞清河之難一發李永芳降去矣當承平之餘驟聞邊變舉朝倉皇亟起楊鎬李如栢失之於前熊廷弼王化貞失之於後繼而袁崇煥以議

和敗事京都被圍困雖危而復安自此將驕兵驕無
可決勝而賦加民僨流寇乘之寇急則調邊兵以征
寇邊急又撤勦寇之兵以禦邊二患交張土崩瓦解
禍延於崇禎之代而其所從來久矣至羣臣背公營
私日甚一日賊寇之患愈迫朋黨之攻愈苛雖發論
各有短長大抵世所謂小人者皆眞小人而所謂君
子者未必眞君子也民益貧吏益貪元氣益損將士
不知殺敵惟知害民百官不知職業惟知營進雖以
端皇帝之憂勤而不能挽回竟至地裂山崩海枯川
竭也嗚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高臥治乎高皇帝

一日兩視朝未明而興夜分而寢非好勞也文之日
昃不食良不容已舜稱無爲特言其用賢致治氣象
云爾兢兢業業豈以不事事爲無爲者乎乃無識者
謂萬曆以寬弛得承平崇禎以操切致禍亂抑何悖
也

江浙三大功文臣

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七月就擒江西按察
司副使胡世寧發其謀江西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殉
其節南贛巡撫副都御史王守仁成其功世寧至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謚端敏燧贈禮部尚書謚
忠烈守仁封新建伯謚文成御史周汝員合而祀之
曰三仁祠在江西稱三大功臣然皆浙人同舉於鄉
者是科乃弘治壬子場中若有冕衣一人大聲云三
人好做事然則人才非偶然矣

浙江三大功臣洪武朝御史中丞劉基以謀策功封
誠意伯景泰朝兵部尚書于謙以靖亂功加少保嘉
靖朝兵部尚書王守仁以擒叛功封新建伯文臣中
最爲灼然者皆浙人劉贈太師于贈太傅王贈侯皆
易世論定後人贊之曰誠意運籌則留侯之智也忠
肅定國則汾陽之勳也新建戡亂則條侯之勇也

官制大意

內閣漢尚書令兼唐宋舍人學士職吏部漢唐宋宰
相一重職兵部漢太尉宋樞密院職都察院漢中丞
唐宋御史臺職京營總兵漢知南北軍唐左右神策
宋三衙職錦衣衛漢司隸校尉執金吾職此六職者
最重而雄不可不愼明初京營用宿將後以世祿參
之錦衣用士人後以緹騎爲之此任官之更制也
明朝六部彷彿周官之舊獨戶部兼冢宰制國用之
職而宗伯兼司徒掌邦敎之職耳繁簡劑量頗亦得
宜秋官之外復設都察院大理寺夏官之外復設五

軍都督府雖兵刑爲重亦後世不得已之意耳總督撫鎮寓古方伯連帥意郡縣之設遠勝封建不得私民而自養一也屬民者朝聞而夕報罷二也百里之國有卿大夫上中下士今不過一令丞尉而已有宗廟會同之費今悉無矣其節縮浮費三也要之不如古者令太審文太繁兵民之途太分也

文武兼銜洪武時曹國公李文忠左都督掌國子監祭酒天順時與濟伯左都督楊善掌禮部尚書以都督而署大司成大宗伯不止封爵而已正統中靖遠伯王驥以兵部尚書征湖貴苗掛征蠻將軍印成化中威寧伯王越以兵部尚書出征掛平胡將軍印及守大同掛征西將軍印改鎮延綏掛靖虜將軍印驥越皆繇進士累官部院掛印封伯不止總督而已

洪武初張彪以統兵元帥兼知全州王玉以副元帥兼州同知呂謙明以義兵元帥兼知永康縣陳從貴以帳前總管兼知東陽縣胡濙以右司郎中兼吳王府參軍總處州兵汪廣洋以左司郎中兼驍騎衛指揮馮勝以右都督兼詹事府詹事鄧愈以中書省參政兼僉行樞密院又以征戍將軍兼左諭德湯和以征西將軍兼左諭德曹興才以山西行省參政兼領

太原衛指揮事溧水知縣郭雲陞南陽衛指揮使兼知南陽府事

武臣改文洪武時帳前總管王道同爲義烏知縣荆州衛指揮使蔡僊爲廣西行省參政錦衣衛鎮撫張眞爲兩淮鹽運司運使南陽衛百戶吳權爲福建布政使濟寧衛鎮撫胡溥爲山東布政使宣武衛百戶張端爲山西參政龍驤衛百戶張林爲廣東參政羽林衛百戶龍德爲浙江布政使徽州守禦所百戶周良爲陝西布政使陝西都指揮楊貴爲河南布政使天策衛鎮撫歐陽相佐爲四川布政使散騎舍人耿瑄爲尚寶司卿永樂時百戶劉泰改建寧府通判成化時百戶何瑾改尚寶司丞千戶于冕改兵部員外郎崇禎時武舉人陳啓新特擢吏科給事中

文臣改武洪武時中書左丞吳宏遷親軍指揮使中書右丞趙庸江淮參政傅友德俱陞都督府都督同知左司郎中單安仁改守禦千戶太僕寺卿商暠爲中府都督僉事九江知府丁玉陞都衛都指揮尚寶司卿徐膺緒陞大同衛指揮僉事鶴慶府知府董賜陞雲南前衛指揮僉事永樂初保定府同知朱眞陞中衛指揮同知雜造局太使宋得陞羽林衛指揮僉

事陵川訓導劉泰陞百戶洪熙時光祿寺署丞馬成陞金吾右衛指揮僉事尚寶司卿朱琇陞金吾左衛指揮使宣德時鴻臚序班孫愚陞都督僉事兵部左侍郎張信改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鴻臚寺丞何敏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正統中工部主事吳賢改錦衣衛世襲百戶天順中太常寺奉祀劉謙翰林院典籍馮瑤俱陞錦衣衛千戶成化時鴻臚序班許暘通政司經歷何璋俱陞所鎮撫禮部司務李宗義陞錦衣衛百戶正德中兩浙運同劉瑄陞錦衣衛指揮僉事萬曆朝州判金丹陞所鎮撫崇禎朝河南巡按張任學改總兵官鎮河南歷朝文武互用不專尚資格

駙馬豈有提督學校者乎曰有攷洪武十九年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校敕曰朕觀古之帝王必賴賢才輔佐以成治功賢才之在天下必待明師教育以成器用爾駙馬都尉梅殷幼承家教長能篤學精通經史頗有才華雖乃武臣之裔堪爲儒宿之宗特命汝提督山東學校作養人才兼理地方事務汝惟欽承朕命勿負所托洪武後國戚無專學政者則知開國之初官制未定故用人不次耳

門戶始末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人小人爲多然亦多能者宋之黨人君子爲多然朋黨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於敗亡者以聰明偉傑之士爲世所推必以黨目之於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傾相防而國事坐誤不暇顧也且指人爲黨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盛後出者愈不如前禍連宗社固其所也明朝萬曆以前未有黨名自四明沈一貫爲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抨附一貫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講學於東林名流咸樂趨之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國本論起一時名流俱以倫序有定早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襲爲功聽者亦無可指爲罪也而上以爲有意擁立乃冀他年富貴必欲自發之而不使羣臣奏請然羣臣不之請上亦竟不行也假令旋請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猜并下無氣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斥後遂廷杖累累務伉言者而痛懲之卽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議論愈煩實國家之大不幸也是時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方請不允卽忤旨放歸餘自一貫及申時行輩皆以

調護爲名未嘗不婉轉請於上而心亦以言者爲多
事上以爲激聒政府亦以激聒視之此其意未必有
他也不過欲上憐其意而不之疑或幸從其請耳然
直言者逆耳而難容調停者言甘而無患宜相體而
不宜兩相左也不意調停者目直言者爲黨人斥逐
不能救時行性寬平所斥必旋加拔用而一貫頗恃
權求勝受斥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
下尊其言爲清論雖朝中每以其是非爲低昂乃知
交日廣而求進愈雜始而領袖皆君子也久而好名
者躁進者徃附之於是淮撫之論起矣淮撫李三才

家居三輔年少早貴所至著赫赫聲但負才而守不
潔及爲淮撫垂涎大拜多結遊客日譽於憲成左右
憲成因而悅之亦爲游揚糾三才者卽以爲東林玷
三才挾縱橫之術與異己者爲難而東林亦受累不
小未幾妖書之獄興而清流危若累卵挺擊之案訊
而兩黨忌尤水火妖書者所謂續憂危竑論也不知
出自誰手大抵謂奪長之事雖難然當世豪傑如沈
四明某某輩輔佐之必成無疑其言若出於清流之
口以傾四明之藪者或云此奸人造爲之以陷郭正
域者郭時有清流領袖之望政府所最忌也上聞震

怒嚴搜正域寓并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迹詔歸
獄而終不得其實也冤矣挺擊者張差持梃以闖青
宮搒掠欲詰二璫於上璫乃鄭貴妃所遣建佛寺者
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癲窺其情
大爲叵測於是劉光復等皆主風癲之說而刑部王
事王之寀入獄中鉤得其言王使出自鄭戚舉朝喧
然以爲國戚殆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於上上
命自白之東宮貴妃見東宮辯之甚力東宮遂奏懇
上出見羣臣爲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諄諄剖明之遂
以二璫及張差成獄餘置不問光復唱言上慈愛太

子忠孝其言固將順也而聲甚壯且越班以言上未
曉其所言云何卽逮下獄當張差事起中外不能無
疑因事發於貴妃之璫而又直闖東宮若巧合也之
寀疏稱差言鑿鑿或差洩恨二璫故以主使挺擊誣
之亦不可知而廷元輩恨之寀特甚之寀素守亦不
潔廷元與韓浚以計典重處之然操論與之寀合如
賓子偁陸文瀛皆至淸白亦爲所黜逐不少恕此則
其曲在廷元與浚也蓋東宮侍衛蕭疎至外人闌入
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
惕若之慮斷斷不可少顧事聯宮禁勢難結案則田

叔燒梁獄詞亦謂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亦互相濟而不得兩相伉乃必斥逐執法者而後已是何心歟若王使挺擊原未必然卽令國戚恣凶謀顧不用鴆而用挺不使中官而使外人或揣情之所無茀不妨虛平言之何至怒執法吏而必加一網及啓後世之疑此則誰之咎也當是時兩黨遂爲不並立之勢有辛亥之京察孫丕揚主之曹于汴湯兆京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淸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有丁巳之京察鄭繼之主之徐紹吉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淸流者亦網盡矣時閣輔葉向高默默去位而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主裁上於諸疏俱留中却無處分惟言路一糾則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爲亓詩教韓浚楚爲官應震吳亮嗣浙爲劉廷元姚宗文諸人其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爲之主於是有宣黨崑黨種種別名宣謂賓尹崑謂顧天峻也天峻高亢自喜而賓尹淫汙無行庚戌之榜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麟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妬軋也之麟附斥詩敎韓浚後求銓部不得遂反攻之於是之麟客友皆爲

時貴所抑禮部主事夏嘉遇初爲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被抑而遼東四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爲兵垣仍入禮闈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敎言路合疏糾嘉遇乃興邦遽陞京堂其勢愈張而公論愈憤矣御史唐世濟助夏攻趙而亓趙之焰漸衰神廟殂落光宗首召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俱以召用名流爲首務自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之屬同爲銓憲大臣卽附麗東林亦無不蒐田間相須爲顯職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黜一時以爲元祐之隆不過也然附麗之徒惟營蹊進京卿添註若貫珠已不滿人意而南星爲冢宰時高攀龍楊漣左光斗俱爲憲臣魏大中爲吏垣長鄒維漣夏嘉遇程國祥俱爲吏部司官臧正色操論一無所私人益然目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微意籠諸賢而諸賢以其傾殺王安彌惡之周宗建侯震暘等相繼糾彈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廟之乳母而與忠賢私爲夫婦者也上於庶務悉委不問宮中惟忠賢客氏爲政向高意主調劑欲諷忠賢退以息諸議而忠賢決不從也說者不無歸咎閣輔持之不力不知章奏留中旨不下閣票擬徒以一揭再揭敦請忠賢根蒂盤固能

遷拔之使去耶副院楊漣二十四大罪疏進政府韓爌亟稱之而首輔向高頓足嘆曰事從此不可爲矣卽引疾回籍而朝局大變初廷杖工部郎萬燝以威怵廷臣後遂因嘉遇大中及袁化中共推謝應祥爲山西巡撫被御史陳九疇誣訐遠行斥降旋盡斥諸賢卽起大獄竟成淸流之禍忠賢一得志廣用邪人崔呈秀輩舉國如狂鋃鐺四出乙丑逮者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其獄誣以封疆宮闈爲辭丙寅逮者高攀龍繆昌期周宗建周順昌李應昇黃尊素其獄誣以通同周起元侵尅織造錢粮

爲辭惟攀龍先期瞑目不受辱其餘諸君子前後皆下詔獄備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夫忠賢無外應未敢大作惡孽自閣臣魏廣微助祭失儀須啓失朝科臣魏大中特糾該杖脊臺臣李應昇繼之而廣微憤憤謂前者冢臣南星以老病自請免朝不之罪而閣臣一失儀失朝卽杖脊何不平至此乃挾憤與忠賢通欲圖報怨故忠賢惡胆有恃而愈熾及大禍蔓延致諸君子慘死廣微亦退歸南樂矣諸君子慘絕一時名高千古其最高不能及者則周順昌也順昌生平極淸介且獨立無黨當魏大中直諫時順昌未嘗

與之契合及見大中逮過吳門時夙昔交好皆星散不通聞問順昌持大義遂以女許嫁大中長孫允枏且呼緹騎而詈之曰若歸語忠賢此亂臣所爲受誣萬代向來未有正人端語之者故至此當以吾言告之每見人輒痛語時事遂羅於禍使順昌稍簡默必不及此眞鐵漢也緹騎至時吳十民發憤共擊緹騎羣擁順昌不令去以夜跳身入都旣下詔獄受刑極酷詞不少撓刑已卽大罵忠賢輩加刑時則大呼高皇帝同時入獄者語或少巽順昌卽怒詈曰諸公當直犯之忠義所激遂致王恭廠異變舉朝震駭合疏

諷陳忠賢之黨亦有畏而逡巡者然忠賢以不殺順昌則威中詘故卒不免偉哉其淸中至淸忠中至忠乎此後緹騎不敢復出忠介雖死其英靈尚能制大璫矣是時忠賢羽翼最橫者名爲五虎五彪皆黨崔呈秀以進又有周應秋爲十狗之首其吠人不在虎彪下也更有無恥奸佞若魑魅畫行誦忠賢功德請建祠祀者滿天下凡羣臣上疏必以上與廠臣並稱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威比劉瑾輩且十倍天下重足而立斯時憂國者駸駸有易祚之懼特以呈秀等雖凶惡實庸陋無足數熹廟賓天忠賢呼呈秀詰移

時竟不能盡所圖而端皇帝一登極神明自操國柄忠賢之黨內外林立相向多自屈部臣錢元慤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無不召用上復定逆黨之案勵精求治數數召對每發言羣臣皆不能及天下欣欣見太平矣時東林諸臣爲魏黨羅織至酷其尚存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爲忠賢拔用者自屬下流無可復爭衡僉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昭明諸賢之死而生皆上恩也宜同心憂國以報上然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好附會其習猶昔上久而厭之心疑其

偏黨及枚卜事起而錢謙益周延儒才名相軋謙益必欲抑延儒使不得入黃扉溫體仁乘其隙疏糾謙益科場舊事上怒而加詰問吏垣章允儒爭救甚力上逮而黜之謙益亦黜歸黨禍且再起而諸臣仍泄泄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周溫無虛日攻愈力而上愈疑及變入薊鎮逼都城上視諸臣無一足仗者史堃袁弘勳之屬糾閣臣韓爌錢龍錫罷之龍錫旋以袁崇煥事逮下獄延儒遂爲首輔體仁亦入政府而門戶之說爲上所深嫉幸上神聖知兩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常用攻東林者

而言路則東林居多時又有復社之名吳門諸君子爲社長凡四方儒宿英畏附名復社者無不自謂與東林紹起而其徒衆盛文采足以動一時雖朝論每苛及之不能止也周溫恃權初若相契忽兩相疑周罷去而溫秉國又引薛國觀履其後大抵周敏而貪溫清而險薛才不如兩人而傲與偏同之邊患日迫終無能出一議建一策者溫去而薛遂敗以貪賜自盡其事發於東廠僉云部郎吳昌時實啓其機然亦國觀才短心狹上惡而決絕非下所爲也未幾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賀逢聖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

歸延儒秉政悔赦逋負宥罪斥諸臣多收用之乃救嗣臣黃道周之獄一時有賢相名蓋延儒再相時其門人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昌時與深相結延儒悉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局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然性素貪又見羣論之相推也意氣彌縱納賄彌廣上亦虛已聽之溥旣歿世奇欲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匪人所趨日下若外圍杏山內圍開封竟不能設策救援至衆騎入關自燕抵淮北縱橫二千餘里無一禦者延儒偵其騎將歸請出視師上以裴度禮之然意已移矣及在軍中未嘗鼓勵一戰

惟與幕客私人閒談嗜酒喧傳延儒受外賂縱歸途以出關此說雖似妄而上聞怒甚亟放之歸親訊昌時置之死仍提延儒至都勒自盡如所以待國觀者當延儒再出所行有善政迨死而人莫之憐以太攬權及娶賄也其時名流多在列純負虛聲鮮濟國事寇一入北都端皇帝以身殉國普天不共而羣臣從死者寥寥以是爲世詬厲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凌義渠施邦曜馬世奇劉理順孟兆祥成德吳麟徵周鳳翔汪偉許直王章陳良謨等三十餘人皆烈烈就死爭光日月者也金陵再建國勢累卵宜盡捐異同尊心憂國尚恐難支而相仇更不可解當擁立之始鳳督馬士英與大司馬史可法往來移文旣不合矣及福王進南都可法與姜曰廣亟召天下正人君子以收人心而士英以高傑等擁兵臨江威制南都諸臣遂自居首相兼掌兵部尚書卽推薦逆黨阮大鋮爲兵部侍郎大鋮一出日以翻逆案害東林爲務總憲劉宗周以疏爭而士英大鋮內用羣璫外用藩帥兼收勳臣爲助其意不過欲逐宗周曰廣暨徐石麒輩而內璫勳藩自此益驕橫遂不可制又以擁立懷異議并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實寬仁不欲興大

獄故清流不至駢首若平心言之三案原各有曲直但當光熹至端皇帝未常以前事有嫌於福邸諸臣亦未常以奪長之謀必欲鋤偏黨者以危法也上旣立當以國本持論無他槩置舊案不問卽上動其機羣臣亦宜靜止之而是時柄臣反以離間骨肉蠱惑皇祖母欲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楊維垣袁弘勳張孫振者不啻人頭畜鳴矣夫朋黨禍結朝廷最不祥之事第東林始而領袖者顧高諸賢繼爲楊左又繼爲劉宗周文震孟姚希孟再繼爲張溥馬世奇章正宸皆文章氣節感興海內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繼爲亓趙繼爲魏崔又繼爲溫薛末後爲馬阮皆公論所不齒也東林持議高而於籌邊制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術嘗有志封疆其存心以忮刻勝可謂聚怨不可謂任怨也附麗東林者雖有憸佞然清議尤得而持之以公道拔人其行賄請托者尚恥人知之也攻東林者非執見不能容人卽納賄惟恐不足至魏崔擅權馬阮竊柄則明目張膽以網利爲市以多受賄爲榮而絕無羞恥矣東林初負氣節每與內璫爲難卽賢璫王安與諸君子往來乃安之慕諸君子非諸君子之遍璫也及其衰也求勝

不得亦有走險之士墻與璫結交者崇禎之季往往有之矣攻東林者當神廟時羣璫絕無權未有內通者自呈秀諸人奉忠賢爲王而所以媚璫者無所不工其誦莽功德天地間一大怪事迄乎南都而通璫者揚揚驕語惟恐人不知逢迎附會專尚偏苛設有進和平之說者即疑其異己必操戈以伺致令賢者畏其刃而退避山林甚至因友及友并親戚門墻之相連者必多方猜忌務抑其進而後止卒之身家喪敗國運隨之咎在人事不得諉天意也

門戶雜錄

神廟雖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止以鄙薄羣臣章奏繁瑣置庶務於不理士大夫益縱橫於下故法紀不振即兩黨相攻亦不剖一是非聽其自爲勝負豈朝廷大體乎然東林所持如國本梃擊等事皆忤上旨而攻東林者詆直諫爲好名爭國本爲離間骨肉因上所喜也故東林之徒雖盛其勢不得不屈惟是國本之說謂神廟欲以愛易長聖主未必有此乃伊時中宮賢而多病羣疑上操立嫡不立長之語意在中宮病不可知貴妃即可爲國母故諄諄於立嫡也御史詹仰庇因中宮病上疏諷及此廷杖八十舉朝皇皇公論愈亟上雖心厭惡之然見衆論之堅立長之意亦定矣首輔王錫爵謂上意已定不欲歸權於臣下但令羣臣無亟請即行册立然三王並封之論一下錫爵將票擬允行少宗伯馮琦及六科臣力爭之而始自云其誤乃從馮宗伯及六科之語疏請收回並封聖諭次輔沈一貫相比臺省三人已經吏部計典處分而特擬旨留之大爲公議所非惟建儲事如錫爵言無貳意李廷機清而達自負甚引每於國本之事輒謂羣臣不可過爭過爭或激而有變僉遂以奸邪指之及上年高中宮以賢見重而東宮益安

至中宮薨虛位數月貴妃不進位迨賓天之時乃命光宗加封皇后此則神廟善處骨肉原無奪長之意久而彌著矣惜乎羣臣力請時何不早行以自啓天下之疑亦國家氣運爲之也

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因高攀龍重處楊應宿量降去留失平相繼具疏詆及首輔王錫爵上怒奉嚴旨首輔欲乞休上溫旨慰留刑垣葉繼美奏言皇上欲留輔臣爲天下社稷計今不使之從容論道徒使橫被人言而日爲辯是爭非誰執其咎臣謂今日欲留輔臣先令輔臣安欲安輔臣請自宥二臣始首輔云

此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上怒乃解
鈔先大父欽取刑垣陞吏左歷朝五載侃侃直諫奏疏載傳信錄中矣光宗登極特旨擢用時已辭世贈光祿少卿
李三才爲山東藩臬卓然聲譽陞任久矣民歌思之
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爲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也
王錫爵蒙特召時疏言皇上於章奏不宜一槩留中
雖鄙棄之如禽鳥之音不欲入耳然下以此愈瀆愈
囂成何國體此疏甚秘密而三才鉤得之洩言於衆
謂錫爵以臺省爲禽鳥臺省遂攻錫爵似屬搆釁矣
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遍天下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曰

至意其足以幹國也當是時相傳上於宮中請仙二
語以三才爲聖人故羣臣咸妬之此語極不根大抵
有才而不羈非純臣也其豪華之習宜不爲清流所
喜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止常蔬三四色厭明盛陳百
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即寠
寠今偶盈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侈靡又聞一孝
廉素著令名者當計偕時與同譜孝廉偕謁之留兩
日贈數金孝廉頗以爲慍及至都旅舘甫定而三才
使者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偕謁者亦四十金其操
縱類如此假使其才智盡用之職業亦非常人也

妖書之事甚怪一夕間自宮門以迄衢街皆遍厥明
舉朝失色其揚揚自得者不過書中所指康丕揚輩
數人而冤陷頗多即高僧達觀固上所素重亦死獄
中皦生光係順天黜生性凶狡以詐金戍大同赦歸
不悛然妖書實非生光所作竟坐凌遲後聞中書趙
士禎狂疾篤自言爲此書肉碎落如磔而死夫見怪
不怪其怪自滅當初發時倘令焚去置不問不亦可
乎而當局者欲借以傾清流故激上怒可嘆也
挺擊之事王之寀所訊張差語謂兩璫實說之云荷
打了小爺吃也有穿也有官也有其言甚悉刑部各

司官與之寀語多相符而攻東林者言上於貴妃寵
盛時曾許以立愛至對關帝君立誓晚而悔言之不
復也因勸貴妃廣爲佛事且助其費上發銀十萬建
祠於通州二璫以供用磚瓦數多不若置窰自造利
乃奢居民多鬻薪於璫張差非通州人也亦鬻田貿
薪往市於璫士人忌之焚其薪差訟士人於璫璫反
嚴責差差以產破薪焚訟又被屈不勝憤恨遂持梃
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二說未知孰是總爲
不辨之徵棄之人妖可也其處分之法不過始則嚴
訊之繼則以二璫及差結局所謂化大事爲小事也

一時擾擾紛爭其曲豈可偏坐哉
三案者挺擊紅丸移宮也挺擊已識其略矣二案亦
當平言之光廟病亟遍體皆冷勢已不起李可灼請
以紅丸進是日上召諸大臣入并召兵垣楊漣因漣
具疏欲上慎起居防意外也羣臣至上言病已危殆
諸臣言皇上一月之內善政若時雨必荷天祐無虞
上言病難挽且言立東宮要緊又云李選侍奉侍勤
勞常生子女宜封皇貴妃即呼皇長子宜出與羣臣
一言熹宗出遂將上[illegible]再爲口傳李選侍忽從簾間
手挽熹宗入傳以宜封皇后宗伯已唯唯時有言上
命封皇貴妃非皇后也宗伯再奏明之上再以封皇
貴妃命因呼可灼進藥羣臣待命於外藥進少時上
遽稱可灼忠臣連命再進藥凡用藥二丸厥明上賓
天矣仍賞銀幣於是羣臣疑可灼進藥懷不軌心閣
臣故賞之其言亦太過但不宜於賓天後復擬賞耳
是時甫一月連遭大喪朝中洶洶楊漣率衆排闥入
奉東宮登極衆見東宮即羅拜選侍時在乾清宮以
母禮待東宮左光斗疏言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速
其移宮爲是但中云武氏之禍立見於今凡慮有垂
簾視政之事危言也楊左同拉閣臣揭請即日移宮

選侍未免逼迫御史賈繼春言先帝禮羣臣至厚何
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其說雖不可謂盡非然宮之
應移是屬定制楊左固不貪天功爲己力矣他人曷
可反詆爲罪乎乃楊與賈互相譏評賈以楊必將與
大璫共受封拜笑之楊以掛冠歸中旨切責賈賈遑
遽自辯詞頗哀高弘圖張慎言出疏兩解之其言至
和且確乃賈終黜爲民而楊不久擢副院似亦東林
失平之事也後乃因此殺楊左則冤極矣總之東林
操論務在愛君而或苛或激使人難忍攻東林者言
風癲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亟不失調停然以此觀
諸賢之過則可以此積謗而羅之死地不大謬乎當
東林盛時其重處惟一繼春耳餘不過年例外轉而
受處者即以爲不堪乃魏崔之時諸賢重者受酷刑
死其次譎戍遠配其次削職爲民誰啓殺機出爾反
爾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可勝道哉
爭論之囂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於察前上言
察典勢必及某某其意冏在免察非所宜言也曹于
汴湯兆京以阻撓察典嚴糾之明時辯以阻撓何迹
汴京謂俟察典竣宜言之於是察典尚未下而明時
先爲民然汴京所謂阻撓者以其前疏太激耳若秦

琢奎舍生報國之疏自云今年算命該死故舍生致
爲亦可訝也時稱察典冤處者七人總爲湯賓尹所
鼓動耳賓尹文名盛重處或以爲駭然繩其品行不
冤也至丁巳京察不平實甚竟無一人起而直爭者
在朝清流驅逐迨盡矣
張華東總憲固齊人與韓浚至戚當丁巳察典竣韓
問如何張曰必翻韓詢其故張曰王之寀題目甚正
何爲重處之韓驚愕不語張總憲可謂不阿矣乃世
人稱之必曰此攻東林者也是耶非耶
鄒總憲元標薦東林被察諸賢原任湖廣提學副使
葛寅亮同推用之寅亮上書謝因頃從邸報中欽讀
大疏薦舉先後被察諸臣云皆門戶中人以門戶受
錮欲加起用而亮名濫厠焉此台臺振幽拔滯矜恤
人才甚盛心也切念台臺望隆朝野一言一話當世
奉爲楷模而獨於門戶名號亮竊有惕然不安於衷
者蓋門戶之起其初非有意以揚之也二三君子同
道相切磋而德望既彰聲譽日重於是有指龍門之
登爲集菀之地者而出奴入主蹊徑轉多門戶之外
復有門戶令人莫可測識但見攻擊遞爲主盟盛衰
互相倚伏其盛也虛附者借以遂畳行之私其衰也

實修者因以獲株連之累盛衰迭變直至善類盡而
主勢孤則國運併隨之以削弱考之往事歷有明徵
是門戶非爲國家計其初心豈願至是哉台臺疏中
云門戶者朋黨之別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
坐此患凜乎憂國之言足爲千秋龜鑑仰窺台肯殆
欲收門戶以爲化町畦之地曷若併門戶之名不立
而町畦愈以化也無論門內門外惟忠誠任職者一
體搜羅而門戶二字消歸烏有庶幾三代之英大道
爲公之世乎而非台臺其孰與主持之至若亮生平
孤蹇自守即交際竿牘多從謝絕前歲被察因衡文
楚中不敢鬆糊名暗中摸索以致得罪大僚即參疏
亦有所授原非以門戶處亮去年蒙薦拔公論已明
所以不即赴補者爲抱病未能遠行何敢過叨起用
而更附門戶爲哉茲又蒙推薦齒列諸賢亮亦感而
稱知已矣然不能不過計者以關係國事之大也且
於台臺効萬代瞻仰之舉而不申一時佩德之懷正
曲體台臺爲國惜才以用門戶者爲化門戶而聊一
推廣之以奉教於君子也上書未幾朱童蒙參元標
以道學立門戶毀其書院倪文煥羅織講學諸臣爲
聖主之僇民張訥請廢天下講壇併將元標等舊講

院石碑盡行毀碎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何其速也寅
亮一書詎非知幾明哲歟
鄒總憲致仕後廷臣以南冢宰會推留中不下科臣
程註具疏其略曰元標先朝之遺直也或疑其講學
不合時情然講學非自元標始也宋程頤得孔孟宗
傳爲諸儒倡其在經筵以禮法自持議者謂不近人
情呂陶胡宋愈孔文仲輩連章力詆以去宋朱熹入
朝相知者謂曰上方厭正心誠意之說熹曰生平所
學惟此四字竟以入對百世而下究竟以頤熹爲何
如人哉今經筵日講未嘗厭正心誠意而學朱熹之
學者棄而不用恐後世推原不用元標之故將元標
之名益重而聖政爲之不光矣此疏中流砥柱[illegible]
熹廟初羣賢並召聲望燒隆而敗於汪文言文言降
身頗徹附會正人君子之列而葉首輔向高趙冢宰
南星咸愛之客甚言必移時兩公卽以病避客文言
直入臥內所言必納楊左諸公均重之傅櫆首彈文
言廷杖放歸時僉以櫆通內璫之櫆亦彈忠賢以自
解無何大獄起首逮文言連及楊左魏周諸君子而
縉紳之禍烈矣諸公所以及禍者皆孫惡忠賢結仇
此固君子本色何必狎昵文言授人以口實但文言

遊卿相之門雖外示揚侈未嘗自私干利及觀誣訊
封疆通賄一案文言受嚴刑無一妄語曲承竟以至
死則諸君子當日取之亦不可謂失人也
忠臣視死如歸又得死孝之子主持千載綱常者嘉
善魏學洢也學洢忠節公長子當忠節被逮微服徒
步尾緹騎後探起居比抵國門求代父死而不可得
及扶襯歸晝夜哭血淚枯盡絕粒將殞童子執燭侍
郤之曰我父獄中安得有火乎家人以漿進郤之曰
我父獄中誰敢進盃水乎再以進又郤曰我從先君
子於九京矣遂號咷死端皇帝哀而旌之賜忠臣孝
子坊迄今徘徊坊側想見其爲人生氣如在也
高忠憲攀龍聞逮卽自溺蓮花池中端坐而逝其絕
命詞曰大臣受辱則辱國願遵屈平之遺則忠憲學
道得力死生之際泰然闇學文震孟嘗曰生平止服
一忠憲事事合道繼此者惟華鳳超然勉强與自然
尚有分也忠憲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只此一念受
譴及行遠竄値風雨困臥舟中數日遇晴霽登岸見
桃花燦爛遽有悟從此覺心境曠達並氣節之想亦
冰融矣觀其遺書眞有得者獨於門戶異同之際持
之斷斷非其成見不化也天地間正氣應如是耳

内臣祠祀始於天順朝太監王振賜額曰旌忠祠時議駭為不經未有若天啓朝四方請祠魏忠賢者其言皆醜絶不復知廉恥事也自南京太監首倡崇勳祠隨有嚮德祠則漕運内監崔文升所請懷仁祠則總河内監李明道所請猶曰彼同類相推戴至若薊遼總督閻鳴泰建崇仁彰德於通昌二州王事何宗聖建顯德於長溝順撫劉詔巡按倪文煥建崇功於密雲山西巡撫曹思誠建報功於五臺山東巡撫李精白建隆禧於濟南浙江巡撫潘汝禎建永恩於西湖南直巡按許其孝建瞻恩於淮揚戎政李春燁等建感恩於上林苑皆廷試出身悖棄君親甘從奄寺其肺腸何如哉又有太學生陸萬齡直比之先師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定三案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請祀之學宮更有張官者上疏以忠賢與先師並尊入國學遂亟死自稱見子路怒擊之皮裂骨碎萬齡當崇禎初伏誅小人得志幾何而甘為千古所未有之大孽可恨亦可怪

忠賢凶惡異常國史當備載矣余聞一術士徐姓者言入都中五人共飲於旅寓忽一人唱言忠賢大惡不久當敗餘四人或默或駭詛以慎言此人云忠賢

雖横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彼哉至夜半熟臥忽有人排門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提四人入内地見所擒之人手足釘門板上忠賢謂四人曰此人語不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椎敲之不逾時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餘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五金壓驚縱之出嗚呼惡貫古今矣

熹廟病亟時魏璫尊大更甚中外危慄意天下事不可測矣熹廟召端皇帝入見即諭吾弟為堯舜之君端皇帝惶恐不敢任但云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熹廟再以善視中宮為託又言魏忠賢宜委用端皇帝益惶恐辭出熹廟賓天忠賢請端皇帝入宮端皇帝深自危慮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當是時羣臣無人得見端皇帝者帝秉燭獨坐久之見一璫攜劍過即取觀其劍留之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對問光祿寺傳令旨取給之羣臣俱在寓問卜懼入朝有他變厥明至殿門宦者持門不令入告以暫用喪服既改服又謂未成服宜如常服羣臣奔走出入者三宦者乃放入既哭大行皇帝王魏兩璫在喪次是日皆王璫傳令各部備喪禮而魏璫目腫默默矣羣臣出少頃獨

呼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云魏欲自篡
而崔以事未可爲止之也是時諸奸失勢憂懼無所
裁而端皇帝不動聲色逐元兇鋤惡黨宗社再安旁
無一人夾輔而神明自運較之世廟中興爲更難矣
時立朝皆魏黨莫發其奸楊維垣亦魏黨首糾呈秀
巧爲自卸計然於璫仍不敢致譏也後奉上諭以望
氣占星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其肺肝已洞照
惟陸澄源錢元慤直指璫罪至錢嘉徵奏言十大罪
詳且盡璫不勝憤哭訴於上愈觸上怒即放之出至
中途言者紛起忠賢偵知上必重處之遂自縊旅店

中呈秀列姬妾羅陳珍異酒器縱飲飲一杯即擲杯
三飲已乃自盡天地再闢皆上獨斷也言者特揣其
機已就故發之耳嘉徵循循大雅人繇貢爲縣尹元
慤擢銓司澄源旋與東林反脣以京察錮之爲善不
卒惜哉
上既處忠賢即定逆案閣臣韓爌和而厚錢龍錫砥
而謹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大
不然再令廣察閣臣又以數十人列案上怒其不稱
旨諭以稱誦贊導速化爲題皆書名列入且云忠賢
一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且云內廷同惡

者亦當列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
知特畏任怨耳閱日上召閣臣入先有黃袱包裹者
指示閣臣曰此皆紅本璫黨實蹟昭著當一一按罪
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司票擬三尺法非所
習也上呼吏部問之冢臣以吏部止習考功不習刑
名對上乃令三法司同事又云張瑞圖來宗道何故
不處閣臣以無事實對上曰瑞圖以善寫爲璫所愛
宗道作呈秀母祭文稱在天之靈可惡何如又問賈
繼春何故不處閣臣言其請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
雖改口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所

以爲眞小人於是羅列甚廣幾無一遺矣自逆案欽
定罪重者伏誅其餘謫戍徒杖革職爲民永遠禁錮
悉出睿裁非羣下敢竊其議也
崇禎元年以王永光爲冢宰永光爲人清執王恭廠
之變其疏獨侃侃言淫刑以致天變或云此司屬張
履端王陞所勸爲然亦永光矯矯之微也乃東林諸
賢必欲逐而去之致永光氣激爲難引用袁弘勳張
道濬輩再啓玄黃之爭實已甚之故耳即枚卜一事
錢謙益必欲首推而慮周延儒方以召對得上意若
同推勢必用周力扼而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周周不

會推是啓上疑也豈能力止耶於是黨同之疑専於上者愈深溫體仁發難而延儒爲之助或云內廷亦有爲之應者共費銀八萬宮府同聲以排東林而謙益揚揚未覺也倏蒙召對謙益自以爲枚卜在此日及入朝方知有溫疏溫與錢廷辯溫言如湧泉而錢稍屈因事出意外也其科場一事實冤而溫以爲非此不能禁錮耳觀謙益立身本末原不足爲國家用而體仁已首發難端與滿朝相左勢不得不邀結上意及入政府專事逢迎以苛急爲務未嘗敢在上前救一人爭一事上彌信其公忠而天下元氣凋殘矣

其操守亦能自勵故上初終信之然與盧杞之清忠強介固其倫也延儒再出頗反體仁所爲而操守流濫若敗壞國事雖非兩人始之而兩人終之也[illegible]當體仁秉政臺省攻之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其言非盡繇國家起見也平心擬之不納苞苴是其一長矣庇私黨排異已亦未嘗行之有跡但因事圖之使其機自發而上不疑也無識者謂體仁以首輔握權自勝不知其忮刻陰險本非端人始而與延儒深相結周故力助而援之以進及周爲大璫王坤所排舉朝爭之而溫無片言相助至科臣陳贊化糾周

去之凡與周爲難者溫皆引之優擢助周者皆屈焉葢周之去實溫擠之也當袁崇煥獄起攻東林之黨羣思暗行毒手揚言崇煥爲謀逆錢龍錫爲通逆以圖遍織時賢周溫實與聞之意欲大司馬梁廷棟發難端而廷棟不敢任也後因詞臣黃道周疏救延儒意乃回又久旱不雨言路請緩刑龍錫得減辟爲戍初出獄周即相過極言皇上怒時有可恨甚多卿等豈能盡知之語挽回殊費心力龍錫感之未幾溫至錢因述周語謂非公等力救何以再生溫曰皇上原不甚怒也於是聞者遂謂溫尚質實而周多虛僞然

特溫之巧於擠周耳嘉善錢士升生平誠信爲東林所欽服而龍錫其座師也聞溫語乃重溫而輕周敬溫遂與締交士升入政府體仁凡有所爲必囑錢贊成焉及溫攻去文震孟微引錢爲證錢實無助溫之語溫立心惟功則歸已過則歸人而錢幾不免於公論受溫累不小故錢在朝房中昌言於衆曰頗爲急流勇退人耳士升旋進四箴疏語多諷諫又爭搜括江南富戶事特疏諫不可行遂去位稽前代閣輔多有掛彈章歸里若錢之去也光明矣臺臣詹爾選奏大臣去國明心一疏顯譽錢暗毀溫溫欲重處之上

不深切責華職回籍天下孫此直詹御史
文震孟初入直體仁有票擬必請正震孟曰溫公虛
懷乃爾同官何吾騶曰是人伏機甚深未可信越旬
日體仁知其疎凡震孟票擬徑抹去不用震孟拍案
以諸疏擲體仁體仁亦不顧未幾都諫許譽卿被冢
宰謝陞糾擬旨爲民震孟力爭之不得曰言官以華
職爲榮體仁持其語入奏并吾騶罷歸東林所以愈
嫉體仁也
周延儒再召爲首輔承上眷也最深其應對敏絕凡
上怒時莫能挽回惟延儒能談言微中如黃道周廷
杖下鎭撫獄人皆以爲必不可救延儒委曲陳詞竟
得減戍歸矣上偶言及岳武穆事嘆曰安得大[illegible]
岳飛者而用之延儒進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女
直事史或多虛張卽如黃道周爲人傳之史冊不免
曰朝廷不用也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還道周原官
此亦宜與所長不可沒也
端皇帝太阿獨操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當大舉措
則內璫引其機似陰中而不覺也若滿朝之用舍榮
枯則一視首揆之趨向亦似爲所陰移而不覺者當
初政時不許內璫與廷臣交一私語廷臣遂忽璫輩

而攻東林者默結之常以朋黨之名中於上其時通
內自詡者史堃也輔臣錢龍錫之獄皆史擠之及錢
出獄史云大璫王坤實心冤之不然必無生理溫之
陷錢謙益於獄去死如髮大璫曹化淳憤奸棍陳履
謙張從儒之陰謀以二棍枷死溫逐而錢釋矣薛之
死廠璫王爲之而周之死則小王璫怒之也廷臣通
內者漸不爲醜曹璫喪其父也小王璫喪其母也大
臣與言路多致祭更有倡傳單不之諱其九卿不往
者鄭三俊劉宗周程國祥范景文徐石麒倪元璐李
邦華張國維馮元飈諸公耳伊時雖廉恥道喪然璫
輩陰爲播弄其畏上英明不敢忽也至南都則羣璫
揚目攘臂人人擅權以爲上闇庸何傷嗟嗟綱閑盡
裂敗極不可救矣

明紀編遺卷三終

明紀編遺卷四

禾郡果山遺民葉鈐輯

忠孝節義

張宗魯鈞州人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奉母還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前母吳氏沈氏遺骸合葬父墓禮部以聞高皇帝曰宗魯以瞽子而能行孝如此命旌其門

洪武辛酉有訴鄭氏交通胡惟庸者鄭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弟罹

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俱召至廷謂近臣曰友悌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卽宥之賜冠帶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毁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耋通上書言臣幼而無父則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則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遐徼戍卒如林頗豈少臣祖者乞赦之歸累累數百言極懇

摯書奏高皇帝憐之留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乃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對哽咽哀切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戍籍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孔棘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竟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

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攜伯兄子往而伯兄子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貲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乃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其事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通儒書兼習醫家言至正末父誠爲湖廣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行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

中以給親洪武中母弟鈞爲會稽巡檢鐸與父母同赴官母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絶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颸鐸恐母岑寂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眞孝子云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擊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輸作城

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不能堪謂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骨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耳萬一父緣訴復免即萬戮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罪狀上悲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季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死嗟乎旨

死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死豈命哉然求仁得仁死猶生也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焞湯洗滌執扇驅蚊蚋歷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術醫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祝刀於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額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强取刀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芰食時芰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芰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明不相

我予俄得三芰於水中宗黨皆謂精誠所感嗣興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年且耄及見介子莊臣學有立洪武時擢禮部員外郎嗣興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耳頗語吾兒莊善事聖天子遂終

初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見吳芮祠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霖物係胡問所咏立召見里儒生也置帳前久之官都督府經歷建文三年遷左補闕預齊黄軍國議革命日不屈死之子傳道論死傳慶戍邊女郡奴時四歲其母汪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

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卽自截去日以纍墨汙面不垢二十餘年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歸鄱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餽錢穀不絕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鄉人謚曰忠胤貞姑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穎敏力學以忠義自許建文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時考官方孝孺以托孤寄命命題得政卷喜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批有百鳥中孤鳳之語靖難師起感憤草平燕策將獻之臥病未得行及聞孝孺被戮大慟嘔血死

靖難兵掠濟陽教諭王省坐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其女適卽墨周溥聞兵入濟陽知父必死節遣人求父遺骸以歸葬省子禎判夔州亦抗節死

顏伯瑋顏子後裔洪武末知沛燕師所過皆歸附瑋集民兵備禦以死自誓既而燕師攻沛伯瑋使弟珏及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燕師入城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屍亦自刎沛人胡先葬之

黃彥清徽之歙人建文末爲國子博士靖難後以彥清在駙馬梅殷軍中聞變私謚讓皇論死并逮從子金蘭等繫獄後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按梅殷在淮上聞宮中自焚卽發喪縞素議尊謚爲孝愍皇帝則知彥清私謚之說非無自也

周是修江西太和人爲霍丘訓導初見高皇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高皇喜擢周府紀善建文初改衡府留纂修太祖實錄靖難師入京是修卽遺書別友人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爲贊繫之衣帶遂縊於東廡初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與是修相約同死已而俱負約他日士奇爲是修作傳語其子曰脫我死孰傳而翁議者曰既負約何煩傳

葉希賢浙松陽人繇賢良授御史事建文皇帝有直稱壬午城破家人驚潰相失疑已死而希賢實不死陰從讓皇出走削髮爲僧稱雪菴和尚名暨亡何至蜀重慶往來白龍諸山見山旁松栢灘灘水清駛羅簟森蔚雪菴欲建剎其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遂捨資建觀音寺和尚朝夕誦經不絕聲或聽之乃易乾卦也又時放舟中流歌楚辭畢大哭乃歸老將死死之日其徒問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曰松陽問姓名不答以詩稿一冊付其徒而已

雲門僧在會稽之雲門寺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咸
知其遯流也攷建文遺事雲門中書宋和

劉固陝與寧人以儒士授青州教諭建文元年以母
老乞歸及耿清爲都御史以書招固薦以與寧地接
代境時五藩竊亂故也清姊適固弟國固因與國攜
家來京師依耿壬午六月燕師迫金川門國勸固出
城固曰固曾受朝廷恩惟有待死乃潛寄甥於王氏
及城陷固閉門兀坐恐驚老母已而清以懷七被誅
罪連姻婭固與弟國母袁妻張同日受刑聚寶門外
固一子超年十五有勇力一怒斷頸刑人刀連殺
十餘人上怒詔凌遲閱二百餘年至崇禎己巳秋徐
良彥官南京大理有神降於乩詢其名曰劉姓諱固
字永貞詢其世曰建文時人箕停有間若欲秘其事
良彥謂先生其死難乎曰然不幸罹景清之禍瓜蔓
之誅累及老母以此悲憾景清者耿清也譌爲景又
曰一門都收戮獨有外甥存楊僅離孃乳言之聲亦
吞又詢其齒爵曰官山東教諭年三十八被刑答如
而談書法遒勁婉麗紙罄間拂拂有生氣乃以扇乞
書即就詩曰且酌樽前酒黃花向坐開不須談往事
致使野猿哀因問先生得無仙乎曰才入童初宮夫

童初仙班貴侶也忠義之士死不爲列星必爲仙爲
神故卞壼死而爪長過背永貞之仙是其所耳及良
彥爲南少司空神復降於司空家書曰去歲一晤別
來不覺又一載人在世間如寄跡旅舍去來生死何
足云因書四絕句鳥行白沙上鳥去跡不滅鳥往不
復來鳥巢枝已折涼火不生烟枯蒲蘗堪結衣鵝那
紉蘭椒漿沁心熱明月照寒霜離離清且冷樹上棲
烏啼幽人未能寢空山來磬聲幽韻流雲結獨行森
林中復聽猿悲澈又詠史一首短劒光飛雪還凝練
帶鋪龍吟豐邑獄鬼嘯蜀王都燕客窮途見秦官擁
陛呼白虹徒貫日回看繼人無靖難罪入劉同書良
彥乞一紙藏之著入幽忠紀

初解縉胡廣侍宴文淵閣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任同
官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
卜男女上曰定生女弗疑越兩月廣妻果生女遂訂
盟縉子禎亮既而縉遭讒死退家戍邊欲使女改適
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曰薄
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
背君違父何用生爲越數年解氏蒙宥禎亮還女乃
歸解事姑徐氏極孝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初爲儀制主事
後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癸亥夏雷震奉
天殿應詔陳十事王振怒球言總乾綱意在詆振乃
捏他事誣陷矯旨逮球當朝捽球去球不知何坐大
呼死訴太祖太宗縛球至暗獄中斧碩暴下碎其體
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巓爲文哭而祭
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正統已巳諡忠愍

洪熙朝石匠方眞訴兄弟六人供役卒於京師惟眞
與次兄今仍執役有母年八十居原籍嚴州乞免一
人還鄉　通政司以聞上顧工部曰此於天理人
心如何爾曹亦皆有母乎卽令一人侍母終身其一
人亦令省母後還役

文安民王原在繈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謂妻張
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難辦歲役吾
將逃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勿相念
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煢煢以居原幼多病
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於貧棄家避差二十年
矣淚下如雨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尋吾
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久無音耗尋可得乎原仰天
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轉而

東行徧齊魯數年遊至田横島日已西颶風急宿土
神祠夜夢入古剎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一
盂曰此莎米飯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
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然有聲驚覺一丈人攜杖而
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當午南方也
莎草根附子也謂以肉汁父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
寺求之原如其言趨清源渡淇水晝行夜禱至輝縣
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側天將
曙一苾蒭出見問曰少年何處人原曰文安人尋父
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珣方供晨炊
任持素知珣文安人也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子乎
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相問訊問知卽珣也相抱而
哭然珣無歸意曰委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
乎當爲輝山下鬼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任持大
號任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强之行時珣年六十
有四歸而相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
十有二俱業耕讀鄉閭盛傳以爲孝感餘慶云

毛聚茱之掖縣人其父居崑崙山中病疫夜渴求酒
山深多虎狼聚弗懼跣走出山得酒以還父飲而愈
事繼母泰盡孝里中忽寇至衆驚走泰不能行聚獨

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
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有客宿其舍
遺錢數緡而行聚步追五十里還之鄉黨稱之曰此
孝子而善士也
孝童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買於市性嗜酒有
魏娼者善淫聲佑悅之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
其非類諫止之佑不聽娼恨曰搆王訴於佑佑每被
酒輒箠撻王娼恣是益肆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
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牀涕泣鑑自學
舍歸王見之曰吾爲娼所構窘辱萬狀即欲自引決

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心勿它也詰
旦即入學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口詈王鑑拔
刃刺其左脇深入二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廡下亡
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
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
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已縶王將質諸理鑑至
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鑑曰若
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廡下第視果然衆乃釋
王而獨以鑑馳報尉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
閔淵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

雖冒重罪志在全母故事減死者悉發伍茲以鑑幼
且情可原議併釋之世宗諭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
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夫鑑殺娼全母豈不毅然烈
士哉當其父志已蠱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
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
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
士所難而十三歲童子能爲之更奇矣史稱燕趙士
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孝童觀之信然
楊忠愍名繼盛字椒山直隸容城人爲武選郎時因
元旦日食疏劾首輔嚴嵩專權誤國十罪逮下錦衣

衛杖一百當受杖時校尉茍生飲之酒曰此蚺蛇膽
酒可服楊曰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
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穌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
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時刑部諸司皆
懼嵩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
安之嵩示意法司誣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
王比部世貞王司業材多方求救而嵩子世蕃堅阻
之嘉靖乙卯繼盛妻張氏疏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
曰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
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降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

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卿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遂發狂論復荷皇恩高厚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穌者數次剜去臀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汗日夜籠箍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屨供給飼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蒙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累賞之生臣之感佩惟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遵依律處決臣夫雖捐軀市曹

亦將瞑目地下臣惟仰皇上方頤養沖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廻宸顧下垂覆盆倘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臣夫必能親執干戈驅場效命以報皇上臣於九泉亦啣結無旣矣此疏爲嚴嵩所抑不得達上聽故實錄不載特表彰之

嘉靖甲子三月審熱矜疑時原任給事中沈束繫錦衣衛獄不與審例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束無子爲置一妾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妻楚萬端欲歸養舅則夫饘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令臣夫送父終年仍趨獄待罪法司亦爲之請上未聽至丙寅十月命出沈束於獄

嘉善胥五鄉葉雷女生而聰慧許聘錢氏未婚嘉靖甲寅倭寇浙西亂至善邑母子爲倭所執欲辱其母時女年十七紿以身代求釋母賊捨母得脫遂罵賊投吳家塘水而死較之竇氏投崖之義無忝焉

萬曆時鄞人祈玉妻楊氏夫死守節玉好鯉魚每忌日必設鯉以祭遇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於魚腹中鄉黨

大異之稱爲哀感孺人

夏暘南通州人習石工不知詩書志行純孝嚴冬侍父寢溫溺器懷中俟用旣死奉主如生存大小事啓而後行母久病侍湯藥不入妻室者三年雪夜母忽思蒸叩市僤寒無應者暘哭請乃得暘子爲弟忿毆至斃恐傷母心含淚不言有龤使至召見自念違養執手洒泣以新衣親衣之歐陽瑜爲郡博日造其廬劇語不忍去及卒學使黃弘吼上書立孝子祠

王孝子世名金華之武義諸生也父業南畝愿而弱有族子俊最悍因醉狎而口語相失俊倚之墻重傷

其脅困臥且死撫世名曰死柰何時世名稚泣曰直之官不則死之父曰不然直之官必檢檢則骨析我是重僇我也且若彼錢神何汝孱有汝母何以死哉父死而諸宗人請捐俊之腴五十畝償世名世名飲泣以報仇意語之母母曰秘之姑受田而葬汝父世名曰家幸給饘粥無食仇遺田之入供賦役外手籍其數帀金而封之歲以為常世名自是口不及父時事晝夜讀書手錄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入試補博士弟子至婚娶畢一子教弱弟使亦成名而於族子俊以兄禮禮之無間俊意世名且忘之然世名每歲旦必謁父主前以兩筳篿卜之不吉則掩泣而退至萬曆辛巳卜得吉乃鑄一剛斧鐫姓名於背而匣焉日伺族子所之一日族子往它山之姻家飲大醉薄暮還至無人所世名袖斧揮之中項踣俊呼曰殺吾耶世名哭曰疇令若死吾父吾腐心六載而今得反之俊不能對再斧其脅立死囊其首以歸置首於父主前曰幸不辱也拜辭母曰弟今壯可奉養有孫不鬼餒矣疾趨至縣出袖中牘且展藏金如干曰此仇畝所出也願併畝悉還之邑陳令詰曰死者不汝兄耶世名正色曰彼仇也殺父安得兄之且吾所以來償

死耳非輒脫死也陳令義之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具其事以請監司檄金華汪令會勘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令曰世名所殺族子俊毆世名父死者也律毆從父死者斬世名殺應斬之人當減從然法必檢若父屍而後獄可成孝十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為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檢為呈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吭柩前獻屍臺下二邑令皆義之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令慰之曰子行吾且來子無即死吾終不借爾父既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誓不欲檢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曰豈謂名哉理固當如是其母及妻迎而泣孝子曰身乃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為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邑人士隨而直孝子者千人陳仍欵之別館汪遂舁其父棺至孝子望見父棺卽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地為之赤邑人士相恃大慟二令亦泣數行下邑人士請從孝子志汪乃舁其父棺還厝舊所遺文以弔之陳又欲白於憲免檢其父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為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昏慘大雨如注

迎屍歸始開齋焉御史聞嗟嘆久之曰爲稟司而不能生一孝子居官之恥也下邑令建孝子祠邑令請以世名所歸田金爲材費御史曰仇金也而貲之以祠孝子安乎乃發他贖鍰成之

趙烈婦者尤氏崑之名家女也婦生而淑善女紅通曉大義少字諸生趙一鳳一鳳父鄉進士鏞讀書嗜酒不治生產老疾卒一鳳其第四子也貧不能授室乃贅於尤時烈婦甫十六卽日夜機杼間以佐一鳳讀遂補博士弟子有偶聲然三試而三不利竟邑邑病死烈婦將殉之旣而强食曰棄君之二孺子而從君君寧與我無何二孺子殤烈婦益大悲痛曰吾所以忍死者以君之兩孤耳今孤亡吾又安存旣而復曰君猶未葬也吾忍暴吾君骨因徙之墓所日夜拊棺慟哭行者聞之莫不咨嗟隕涕而諸中有利烈婦之嫁以蕒聘橐者謂人曰彼姝少且艾誰能容彼久也又豔其目曰彼眕矣而流待嫁亦其緣也烈婦聞之大咤曰吾何知色人乃以色疑我而又豔吾目遂取石灰按目艮久血出漬灰立枯矣利烈婦嫁者大愧悔而烈婦目痛益劇度必死寘一棺自隨可歲許視一鳳葬畢卽自縊有抱而解之復觸石額裂乃迎

臥棺中喉咯咯不踰時死當烈婦目枯時呻吟小學自謂吾楚痛劇矣而心甚安然則烈婦之死也其心當更甚安耶御史上書天子旌其門曰烈婦門

王烈婦劉女也而婦於王是時王生錫甫十六烈婦少於錫三歲然已婉嫕有志操親戚愛之重之王生少年美姿貌負才氣芥視一第而急欲上進發憤下帷工苦得疾寖甚烈婦處一室不敢以色見也又不忍弗見晨昏進湯藥辛瘁廢貌矣夜輒跪而祝曰天乎庶得以身代王生而王生竟卒也生疾歲餘日進一粥則烈婦亦一粥生不食則烈婦亦不食當生卒時家衆環哭獨不見烈婦乃扃室戶縊矣排闥而入救不死頃之又縊復救不死謂母姑曰吾死決矣弗令家人手吾尸也明旦復縊脫墜而甦烈婦哭曰奈何束我而不使我與夫偕乎家衆乃晝夜察視烈婦烈婦陽若爲不死者而密製斂服賚飭又剪皮金爲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吾骨亦若是耳又旬日而晨奠王生慟哭有異風起靈輀者再烈婦怵其侍女曰爲我而風乎無忤我風立觸汝矣及夕顧侍女具食於廚復扃戶自縊乃絕其母兄解之則異風復欻起者再踰三日而斂色如生

常州府原任提學副使吳仕年六十無嗣於嘉靖十九年聘潘耆女爲側室潘時年一十七歲至嘉靖二十四年仕身故潘氏生子敦復僅八月時年二十一歲仕先有嗣子包藏禍心謀刃敦復兼逼嫁潘以死自誓抱子襁褓中十餘年不敢出戶外而子得成立尋薦賢書不幸敦復病故遺孤士貞僅族兒枕棍結連巨室飛禍搆之潘號天禦侮事雖獲解竟以憂卒記存庚七十四歲守節五十三年敦復妻沈氏年十八萬曆壬午歸吳二十九喪夫遺孤甫四齡忽家難叢起豪橫詐害幾致取卵破巢是時潘號天禦侮沈惟嗚咽上慰老姑下撫幼子後事寢釋卽延師教子朝夕督課勝於嚴父士貞遂舞象遊庠弱冠鄉薦早成進士沈年六十一歲守節三十五年按潘沈二節婦身嬰荼苦植垂絕之宗枝性稟堅芳振重光之世業五十餘載啼鵑血淚鐵石爲催病鶴癯姿松筠比勁撫按具奏詔旌吳氏一門雙節

正德江西按察副使周憲死冦難其子死之嘉靖江西按察副使汪一中死冦難其妻死之先後皆聞六月二十六日俱贈官賜祠以節孝配享

崑山庠生李文詠素性孝友萬曆己亥辜月二十四

日夜父大經獨寢書室陡然發火文詠臥室與父隔一墻驚號突入抱父翻以俱出而炎燎蹋天樑棟盡覆橫身翼父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僕李安目擊其狀及火息撥瓦礫見父剩全屍子僅半骸督學御史陳子貞嘉其殺身成仁殉父全孝疏請旌獎

廣寧潰敗特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見熊經略廷弼同事多諷以西行不聽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矣好收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卽葬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絕也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死永謂厚曰主人待我等如子我不忍主人獨死無使令於前者汝卽負我莫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厚徒步入京僅存皮骨報知邦佐姪世彥以忠孝問夫邦佐無兒有八十四歲之母能慷慨赴難從容就義可謂大節不可奪者矣

崇禎己卯穀城令阮之鈿被賊首張獻忠逼困之鈿憂憤成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末書穀邑小臣阮之鈿拜闕恭辭時獻忠毀城劫庫放囚之鈿飲鴆未絕賊索印之鈿搖手不與賊揮刀刃之縱火焚衙舍之鈿骸骨爲燼其死忠也烈矣

李孝貞檇李諸生李夢康之幼女夢康家世讀書不治生産女年四歲喪母撫尸慟絶絶而穌宗黨咸異之稍長矢心養父里中有問字者女請於父曰世所稱賢媛者何等也父曰善事舅姑無違夫子耳女曰事人親孰若事己親爲婦順孰若爲女順必不以彼易此願終身依吾父以童貢老父感泣許之常讀列女傳又請於父曰木蘭從軍緹縈免刑非兒所好如古齊北宮女却環瑱以娛父母終天年兒之志也及笄堅貞不字惟工紡績寒暑不倦爲布帛易鹽米勤贍甘旨奉父紱誦夢康得寄興簡編者四十餘載崇禎己巳女年四十七病卒卒之日抱父號泣以不得終養爲恨父曰痛哉子女歿相及子於夜泉矣撫按旌之鄉士大夫聚而祀之議謚曰孝貞有以夫

理學大儒

薛瑄字德溫謚文清山西河津人幼有異質觀性理大全嘆曰此孔孟正脉也其書不下數千言悉手錄之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説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反求之身心抑絶私累則身心皆天理矣登永樂辛丑進士宣德初爲御史正統丁巳提學山東首以朱文公白鹿洞學規引訓學校諸生皆稱爲薛夫子

時太監王振用事問内閣三楊曰吾鄉誰可爲京堂者楊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輔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致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瑄聞之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謝私門耶振知之憾瑄會有一指揮死振姪王山通其妾欲娶之而其妻不許妾因誣妻毒殺其夫下御史獄坐妻死瑄爲辯冤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論死瑄怡然曰辯冤獲罪死何愧瑄在獄中讀周易不輟將刑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於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耳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乃傳詔赦瑄回籍閉戸六載學問益純渼正統己巳以吏科程信薦起大理寺丞時蘇松饑民貸粟富室不得遂火其屋竄匿海中朝廷遣王文往案文坐以謀叛連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辯獲免文謂人曰此老倔强猶昔景泰初陞南京大理卿太監金英奉使南京公卿共餞江上瑄曰無庸謁送爲獨不往英北歸言於人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天順復位遷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内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服小帽短衣瑄不入上遂易服乃進見所陳皆正心誠意上語左右曰此眞薛夫子也

會遣使徵獅西番瑄持不可不得又見石亨等竊弄朝柄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在閣僅六閱月遂引疾歸至直沽道遇風雨舟不前餱糧俱匱從者皆慍德溫歡然吟咏居家八年卒卒之日作詩曰土牀艸褥紙屏風睡起東窗日已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後劉文安請以瑄從祀廟庭遂從祀

吳與弼別字康齋江西崇仁人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翫讀至程伯淳而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

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躬親耕稼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甚衆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天順元年賜敕幣聘召見文華殿顧問不願受職而歸是時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康齋雅敬之陳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犂田乃延至家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曰康齋非愛我者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丁卯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十八年中外交薦召至京特授翰林檢討疏乞終養時年五十六隱居白沙杜門不出専求所以用力之方忘寢食者累年而後覺此心與此理脗合乃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嘗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理會弘治十三年卒

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是時有布衣陳眞晟字晦德別號剩夫漳人也年十七卽能自拔於俗專心儒業至福州應試見有司無待士禮遂歸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議竟寢乃歸舊里年六十四卒提學副使姚鏌郡守彭桓立

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祀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七歲學於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於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行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敬為要因名敬齋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其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政教基本性命淵微詳矣萬曆中追諡文敬從祀孔子廟庭夫晦德雖就正康齋未執弟子禮而白沙敬齋皆出康齋之門皆配享聖廡自宋以後理學昭明未有盛於此時者也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閭先生世居定海少時穎敏沉厚好學朝夕讀近思錄成化丙戌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師事白沙甚謹克恭生平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每教人誦白鹿洞學規鄉人繇是興於行義晚年更好易究心象數及其卒也鄉人祠之凌溪釣臺

羅倫字彝正別號一峯吉安永豐人其為人嗜古好學勵志躬行避惡若涅聞善若驚成化二年廷對第

一授翰林修撰會首輔李賢二月憂五月起復倫疏直諫不可忤旨謫提舉福建市舶明年召復官辭歸設教愛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諡文毅賜祠祀蓋吉安有三羅先生一尚書整菴一修撰一峯一贊善念菴成化正德嘉靖間篤行明道君子而氣象略不同整菴精邃從困知下手似曾子一峯剛大從養氣下手似孟子念菴沉靜從收攝克復下手似顏子究其踐履處皆是冰鐵不是近日士大夫仍帶宦情世情也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先世瑞安人少孤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終夜讀書祖母憐其孱弱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吾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篤學之法歟作省克錄自考弘治九年登進士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為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尋以母老乞終養而歸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湛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自少知學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

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弘治乙丑會試登進士爲庶吉士擢編修嘉靖初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遷吏部侍郎累遷南吏禮兵三部尚書先後有勤聖學疏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呈御覽年逾七十致仕所著有遵道錄四書小學測二禮經傳測古易經傳測建新泉三山江都休寧貴池講學書院嘗於所居天關精舍叅贊尚書府立祀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而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季九十五卒於所居小禺洞謚文簡卒之夜有大星隕於廣州之城南其聲如雷云

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六歲就傅習幼儀未總丱卽志聖賢之學克然有得督學楊邃菴王虎谷延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從遊者日衆正德戊辰會試第六廷試第一爲翰林修撰時劉瑾擅權竊政遂引疾去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世宗入繼大統首召柟上疏勸勤聖學因大禮議與意見與時不合謫

解州判官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久之陞宗人府經歷累遷國子監祭酒道範師模嚴自表樹課訓太學諸生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有問朱陸之學者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未幾陞南京禮部侍郎致仕年六十四卒謚文簡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學者稱陽明先生登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陽明首疏劾之謫貴州龍場驛丞及瑾誅乃陞廬陵知縣入觀卽陞南京刑部主事卽調文選選考功郎尋陞南太僕鴻臚卿十一年陞都御史巡撫南贛甫涖任檄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十四年宸濠反陽明大集兵士戰而擒之嘉靖改元叙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未幾外艱去六年因岑猛叛命督兩廣軍務討平之閣輔桂萼素忌陽明言陽明挾詐專兵陽明以病乞骸歸至南安卒於舟中年五十八桂萼又言陽明擒宸濠奏捷誇張太甚且斥其學術不端遂停卹典不得嗣封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謚文成子孫嗣伯爵夫陽明才高學邃兼資文武不虞以講

學故衆口交誚亦吾道之不幸也卽解之者亦云事功勝於學術不知事攻六月督師盡瘁之日而夙夜猶與諸弟子闡發良知之理則學術未嘗遜事功也所著大學則言及傳習錄可謂灼見聖賢之淵源矣當是時鄒守益王艮王畿錢緒山輩皆受業於陽明爲一代大儒斯亦吾道之幸也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辛未會試第一廷試第三人授翰林編修逾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歎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愼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疑於懷會陽明開府虔臺往謁焉論辯反覆夙疑冰釋曰道在是矣自

是從陽明擒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陽明謂門人曰曾子所云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嘉靖初大禮議起上書忤旨謫判廣德州涖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徽寧池太間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謙之啓之也尋陞南京主客郎名充經筵講官時羅念菴唐荆川相資切累遷南國子監祭酒六館七相慶得師會九廟災上疏寓交儆意讒者欲中傷之遂解官歸謙之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温良恭儉讓之德

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推重不虛耳年七十二感微疾名諸子及家人訓飭之扶坐正衣冠而卒諡文莊艮字汝止泰州人別字心齋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痛哭曰艮爲子而吾親天寒盥冷水乎曷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性謹恪久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而人未之識也當陽明撫南贛時江西人有客泰州者聞汝止講論語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汝止大喜卽造江西服古冠服賦詩爲贄陽明異之下階迎入艮上坐論學居

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遂執弟子禮已陽明居越常造越中請質稍有蓄疑必剖析精審應機頓解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汝止爲人以孝弟爲本以反己爲要以悟性爲宗其言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百世不可易云汝止生五子衣璧襞補雍皆有立而璧最知名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甫九齡隨父之陽明所命童子歌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陽明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

皆在陽明左右宗順以父命師事之久之陽明卒汝止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暢發陽明所傳也逾數載汝止卒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接踵羅近溪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眞州董郡丞迎之建寧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浩歌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風雩詠歸之眞樂復見矣楊道南紀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若云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得失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東崖子天然樂趣如此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宗順堅臥門如臨終屏婦女無使近

論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而逝畿字汝中別字龍谿正德嘉靖間陽明倡發理學以致良知爲鵠時人不信汝中首往授業焉弱冠領鄉薦試禮部不第歸而投止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數旬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嘉靖丙戌復會試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之與辯證大推服及放榜中高等而同門錢緒山別字德洪者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理學汝中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陽明不能徧指授則屬龍谿緒山分教之而龍谿所興起爲多陽明論學每提四句爲敎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龍谿謂夫子隨時立敎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

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龍谿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陽明將有兩廣之行緒山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各以所見請質陽明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

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通達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指證道脉始歸於一云逾年龍谿與緒山扶文成櫬歸越論定心喪服制建天眞書院於省肖文成像其中凡及門私淑胥

以期集歲舉春秋仲丁之祭心喪畢壬辰龍谿始赴廷對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淸班備顧問時夏言爲大宗伯怒畿素未曾投刺詆爲僞學而罷薦龍谿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自兩都吳楚閩粤皆有講舍江浙尤盛嘗謂知己者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臆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兹

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叅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示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舉所聞見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萬一也萬曆癸未卒春秋八十六矣若夫唐順之羅洪先張元忭皆私淑文成者順之字應德別字荊川嘉靖己丑中式第一廷試置二甲一名其榜首則江西羅洪先也洪先字達夫別字念菴應德一見達夫知其人品甚高定爲石交初授武選主事調考

功後改翰林編修校對累朝實錄時龍溪寓京師應
德往謁盡叩陽明之說始得中庸之道校對完例當
陞賞應德不欲受以吏部原職致仕家窘甚處宜興
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見之無從也恒居
於書無所不讀文章可窺班范詩可追李杜然嘗曰
此不過應酬之作耍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耍何
如耳達夫舔修撰還贊善疏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
爲民家居削跡城市應接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
不徇時局人不敢干以私當應德再名時貽書約偕
出達夫答書願畢志林壑年逾五十閉門謝客所製

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載比應德訃至哭始下
榻子世光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
厭窮窮固自好偶疾作諸生環侍以意示扶起危坐
正巾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其學問始致力於踐履
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體仁嘗曰君子思不出其
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
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
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龍谿以專靜不達順應
爲疑訪於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雜念
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卽靜定工夫非專以默

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達夫生平極敬服龍谿
因龍谿之言而益知文成之學當尊信元忭字子藎
別號陽和其先蜀之緜竹人徙家越之山陰嘉靖辛
未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一人官修撰嘗讀書至朱
子格致篇輒沉思已聞文成良知之說遂宗文成潛
心既久嘆曰聖賢學自有眞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
卽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一何陋也又謂近世學者
徒剽文成之外郛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歧之
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
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蓋文成之學自謙之心齋

龍谿德洪宗傳而後又得念菴荊川陽和以身發明
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

鄒元標字南臯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甫觀政特疏
糾張居正不奔喪廷杖謫戍久之召還考選吏垣又
以直諫降調尋陞文選郎天啓元年累擢都察院左
都御史其學以正心誠意爲主而朱童蒙倪文煥以
講學詆之遂致仕當南臯至彭澤毋夫人舟泊大江
相去十餘里南臯坐後舟泊邑城取夫會郡城署篆
他往邑簿尉來謁南臯恐母舟野泊亟欲得夫辭簿
尉不見渠不無怏望去驛夫見而星散自卯至午計

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僮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南皐退而泫自慚悔復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專一理性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為世僇人怒可輕視哉或問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僮有喜心者何異

錫山故有東林書院宋楊龜山先生所居梁溪顧涇陽復建書院翕然尊靈學者宗之如山於嶽如川於海而涇陽退然謂此非吾人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惟五經四書濂洛關閩務在徹析窮探眞知力行涇陽嘗曰中庸言道不可須臾離夫不可離是人眞念頭上一點過不去的所在此心與道合則安與道離則不安試想此念頭於何而來便識得本體矣然一點過不去的有兩樣查考若在事上背理而不安則應用有時於須臾之義尚疎若在心上違仁而不安則體道無間於須臾之義方密也涇陽名憲成初字叔時萬曆庚辰廷對二甲二名授戶部主事歷官南京光祿少卿講學數十年名滿天下

高攀龍字存之別字景逸與顧涇陽修復東林書院一依白鹿洞舊規嘗云致良知不若中庸二字孝弟二字終日味之不窮終身行之不盡下學上達在此又云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本體如是工夫亦如是又云主靜要在愼獨又云天理至靜但靜如是動不如是者氣靜也靜如是動亦如是者理靜也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則理亦明理氣交資互益本非二也其靜功如此景逸萬曆己丑進士無錫人官至總憲端宗朝謚忠憲

鍾化民字維新別號文陸浙仁和人日省體仁二編維新生平得力處此鄒南皐推服而為之序也茲閱體仁圖說以周子太極之圖發明孔聖體仁之道大意曰生生之謂仁天地以生生不息為心而人得天地生生不息之心以為心廓然大公仁之存也物來順應仁之發也以生生不息之心生人親親而仁民無一人不在其所生之中以生生不息之心生物仁民而愛物無一物不在其所生之中仁之體有如此

者此理人人各足不獨君子具之而體仁長人必歸諸君子以君子渾身都是仁也試以吾身之體言之內而腑臟外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以至一毛一髮之微精神血脈無非此仁流貫推之朝廷家國以至四海九州之外昆蟲草木之倫亦無非此仁流貫合則親也民也物也仁之統其同分則繇親而民繇民而物仁之辯其異仁其四端萬善之源天地萬物之本乎體仁之義大矣哉若夫日省錄遵曾子之學而擴充之大意以知性研幾閑邪存誠懲忿窒慾平心和氣爲務而原其理於求仁可謂願學孔門者矣更

有江漢秋陽說先天一氣說至日閉關說皆闡發先儒精義而賑荒疏艸備詳救饑安民之法維新萬曆庚辰進士初宰惠安尋拜御史累擢僉都巡撫河南賢勞王事卒於官神宗御褒曰臣時正學經世眞才特賜祠忠惠著作數十萬言兵燹未免散失其曾孫釗訪求遺書彙梓合集以傳

明朝理學大儒皆祖述尼山以紹濂雒關閩之宗傳者紛靜養四十餘載雖有心理學而未造堂階何況入室僅以聞見所得夙夜體認者採集成編俟後世續性理大全之君子

明紀編遺卷四終

明紀編遺卷五

禾郡杲山遺民葉鈐輯

廟祀令典

洪武改元命太常定宗廟月朔薦新禮正月以韭薺生菜鷄子鴨子二月水芹蔞蒿臺菜子鵞三月茶筍鯉鮆四月櫻桃梅杏鰣魚雉五月新麥黃瓜桃李來禽雉子六月甜瓜蓮子冬瓜七月菱雪梨紅棗葡萄八月芡新米茭苩蕈鱖魚九月紅豆柹橙蟹鯿魚十月木瓜柑橘蓏兔鴈十一月蕎麥甘蔗天鵞鷀鵚鹿十二月芹菜菠菜白魚鯽魚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傷哉

太祖祭歷代帝王祭畢特至漢高祖神位前笑曰劉君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憑藉以得天下惟我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大位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自後歲祀帝王各一爵惟漢高三爵

曲阜廟創於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制乃大備洪武初改建國學於鷄鳴山下即六代樂游苑亦古戰場也文廟成太祖視學釋菜頒大成樂器於天下舞用八佾成化中加籩豆十二重修正殿為九間樓閣門簾皆廊其制弘治十一年廟災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重建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廟清肅莊嚴非佛宮仙院可擬萬曆甲午巡撫鄭汝璧等復開甕城重門以關神路庚子司業傅新德奏請易以琉璃奕然更煥

先儒謂既有國社不應復有城隍廟按唐時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唐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杜牧祭享黃州城隍則不獨吳越為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爵或遷就附會各指一人為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等郡皆以為紀信南昌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為灌嬰而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仁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甿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昭著矣明初因元之舊詔度地營築修飾既備禮臣請如前代建六曹上罷之止稱左司神右司神送主入廟用王者儀仗上親為文以告先是上謂禮臣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若城隍神者歷代所祀宜先封爵遂封京都城隍為承天鑒國司民

升福明靈王其在北京及開封府者爲承天鑒國司
民顯聖王臨濠州府爲承天鑒國司民貞佑王太平
府爲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和州爲承天鑒國司民
靈護王滁州爲承天鑒國司民靈佑王皆一品餘在
各府州縣者府爲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二品州
爲鑒察司民城隍靈應侯秩三品縣爲鑒察司民城
隍顯佑伯秩四品其章服京都城隍衮冕十有二章
開封等五府封王及府封公者九旒九章各州縣封
侯伯者七旒七章命翰林撰制文頒之逾年去諸神
前代封爵止稱本稱曰都城隍某府州縣城隍之神
其用王禮及各府州縣公侯伯用衮冕如故
洪武元年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祭海神原德未至
前數日沿海居民見海濤恬息聞空中洋洋然若有
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臨祭五色雲現異香郁然父
老欣喜相賀爭至原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餘年矣
今聖人應運太平有兆海濱民庶何幸身親見之原
德還奏之
陳璉爲滁州守多善政宣德元年累擢南京通政使
掌國子監事滁民思之祠於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
偁爲三賢祠

成化丁亥追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沉
崇安伯眞德秀浦城伯命有司致祭建祠
成化乙未祀宋太傅張世傑丞相陸秀夫於崖山
弘治壬戌廬陵縣建宋丞相文天祥忠義廟祀祀趙
時賞等四十餘人
正德元年授孔子五十九代孫彥繩爲博士主衢州
廟祀二年用孔氏子孫二人爲學錄主尼山洙泗兩
書院又一人爲博士主子思廟八年移曲阜縣治就
闕里并爲一城嘉靖十四年詔河南儀封縣孔子六
十代孫承寅爲國子學正世襲儀封派乃唐時褒聖
侯德倫之後長派宋時爲衍聖者南渡居衢州次派
留寧陵徙儀封詔訪聖裔子孫兩地皆復其祀
嘉靖庚寅首揆張璁請正孔廟祀抑謫王號下儒臣
議相顧懾讋毋敢異同者徐階時在詞臣列獨條具
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晰疏上璁盛氣召階於朝房
面詰之階理前說至高帝盡革岳瀆號獨不革孔子
號而語遜乃曰高帝少時作耳何可據階曰高帝定
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且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帝
亦時作也璁頗詰亦復謂曰爾知塑像古禮否階曰
塑像誠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又何忍毀也璁曰程

子云一毫髮不似我親何以親名之階曰有一毫髮而似我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而何以處之璁語塞則益怒曰若叛吾階曰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次相桂萼翟鑾咸爲階股栗勸階謝階弗應而出

嘉靖始祀先聖先師於文華殿東室五帝三王南向周公孔子東西向御製祭文行奉安神位禮上春秋致祭

于少保謙初諡肅愍萬曆乙未改諡忠肅此巡撫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愼行覆允其說則發於大司寇王世貞至黃鳳翔入臺題褒忠功勅崇祠祀於是于後裔以杭州衛指揮改錦衣衛先是傳疏未入黃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山孤魂之句覺而心疑之詰晨接傳疏乃知于公浩氣如在

安陸州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萬曆間守備杜正茂修理其祠闢土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懽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遥見天門開一人衮冕迎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

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宫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才錄之朱國禎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之追維其故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酧此願矣

天啓四年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蓋帝號出自神宗因內使捧衮冕至廟中未經禮部詳覆至是奏請特封

崇禎初四川孔廟春丁各官甫跪拜忽大雷電紅燭拔起倒掛燭光中現子路享祭四字

優禮聖裔

洪武登極召衍聖公孔克堅至京待以賓禮而不名其子希學襲封賜銀印入朝班亞丞相十七年其孫訥來朝時華丞相班列文臣首

永樂甲辰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來朝館於民上曰四夷朝貢之使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命工部賜

宣德時孔諤會試副榜第一上以先聖後裔免廷試特賜進士授春坊中允

景泰乙亥衍聖公孔弘緒入朝方八歲召見賜鶴袍玉帶以其軀小去二胯俾服之以爲榮

嘉靖庚寅立曲阜縣社塾置塾正一員教孔顏孟三
氏子孫廩生依州學例

諸王偶錄

太祖爲諸王擇師用廷臣薦手書徵郯縣李希顏
授左春坊命大本堂授經諸王有弗若教者以筆管
擊其額上怒希顏以孝慈言乃解

太祖第十五子慶靖王後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自
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鎭國將軍每會紫玉盈
坐至不能相識隆準蕃衍歷代未有盛於斯者

滁陽王有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歿郭老舍李夫

人出洪武辛亥旨云說與郭老舍再三酌你不任實
要回鄉守祀你舊有二所莊田我就賜與你耕種教
戶部開除糧草令一年一朝老舍卒賜祭葬老舍生
謙謙生昇昇生信信生琥皆一歲一朝有籍於禮部
弘治癸丑琥具奏得旨冠帶守祀琥生㬅仍籍祀事
張來儀碑稱滁陽王無後悞矣

藩封自一字二字親王而下爲郡王郡王支子爲鎭
國將軍從一品次爲輔國從二品又次奉國從三品
皆稱將軍又次爲鎭國中尉從四品輔國中尉從五
品奉國中尉從六品以世次遞減品秩奉國中尉而

下止以築室取婦官給資裝而不通屬籍不予冠帶
不支歲祿不限城野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
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
優之諸儀賓自鎭國以上照品爲冠服而無俸廩輔
國以下如齊民

御筆偶錄

高帝於廖永忠門題曰功超羣將智邁雄師神宗爲
張居正堂對曰志秉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捧日
休光播於百年江陵家破後置御筆於何地

世宗御書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

子勗哉勿僞賜各輔臣

神宗爲太子時甫五齡遇徐階等於御道西階等謝
殿下茂齡宜讀書進學太子顧階等曰我已讀三字
經間卽寫字又曰先生每請回如是者再卽位時則
英慧好學矣申時行微時嘗有祓倦鬼文上覽而喜
之灑筆改曰倦魔繇此屬意大用機務之暇遊心翰
墨常御書學五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
之文華殿中又面諭張居正等朕欲賜先生等各大
書一幅以寓克艱之意越五日講讀畢居正等請文
華後殿見內臣捧泥箋二十幅上縱筆如飛大書定

揆保衡同心夾輔各一幅賜三輔臣正已率屬九幅賜部院賁難陳善五幅賜講官

丙子三月神宗出宮扇三十柄命講官六人各五柄題詩六人者詞臣申時行何洛文陳經邦許國王家屏張位是時上於禁中檢得成祖四駿圖示閣臣四駿者成祖用兵所奏也又檢成祖騶虞手卷命公卿儒臣題詠翰墨甚精賜內閣一小卷仍有一卷長丈許鋪文華後殿丁丑九月上出畫冊一函凡二十六幅命講官分賦申時行何洛文各賦五幅許國陳思育陳于陛于愼行各賦四幅上悅俱賜銀豆畫多蟲

魚山水半無欵識中有宣廟御筆精絕一幅爲玄兔圖以淡墨微圍其傍似碧空滿月上有丹桂子垂垂下有瑞草數五色兔居中間毳毛纖澤意態安閒生動若神物又有宣廟汀鷺一幅異致難擬其三則馬遠馬麟山水及鵪鶉也一日名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取玄兔圖示之令各賦詩自輔臣以下三十五人詩親書於軸竝得自用圖記常熟趙同圖其副本勒石眞聖朝盛事也

科舉考略

開科始自洪武三年至十七年酌定條例二十一年始刻程文而試錄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鄉試以子午卯酉會試以辰戌丑未而開科則辛亥也

會試錄考試官侍讀學士詹同國子司業宋濂又有主文官禮部尚書陶凱侍讀學士潘庭堅知貢舉則中書省右丞相汪廣洋中書左丞胡惟庸第一場先經後四書疑各一篇第二場論表第三場策一道廷試亦對策一道時官制未定鼎甲不授詞林吳伯宗禮部員外郎郭翀吳公達俱吏部主事二甲楊自立等十七名皆主事三甲姚宗敬等一百人皆縣丞會元俞友仁在三甲亦選縣丞凡書三代曾祖父祖父

仕宋元者皆書有民籍軍籍儒籍之分十八年後試錄無存成祖以壬午死難諸臣多出其中遂革除

辛亥開科有高麗生入試者三人惟金濤三甲第五授安丘縣丞餘不第以不達華言願還本國詔給路費送歸自後濤考績奏最乞歸欽賜回籍高麗王尊中國進士拜爲國相景泰甲戌黎庸阮勤天順庚辰阮文英何廣成化己丑王京嘉靖癸未陳儒俱交趾人登進士勤仕至少司空儒仕至右都御史

洪武丁丑廷試賜陳䢿及第後以舉人訴覆試復取韓克忠及第一歲二榜兩狀元而官俱不顯永樂已

丑三月當廷試會上巡狩詔禮部以中式舉人寄監讀書辛卯駕還京乃舉廷試賜蕭時中及第壬辰復廷試賜馬鐸及第連歲兩狀元俱終於修撰

永樂甲申廷試取禮樂制度爲問以求博洽之士惟曾棨卷獨詳御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賚啓沃惟良顯哉第一第二三人周述周孟簡從昆季也御批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曾棨飲量極佳時有交趾貢使自稱酒量天下無雙成祖命棨陪宴對飲二日二夜交趾使臣醉棨獨醒入朝謝宴成祖大喜曰卿不特文章卽酒量亦當狀元矣棨仕至少宗伯生於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孫追生於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追亦探花及第祖孫子平同福氣亦同

長樂馬翁娶妾生子鐸而妻妬不容嫁之同邑李氏生子騏鐸中永樂壬辰狀元騏中永樂戊戌狀元異父同母生兩狀元亦罕見

永樂甲辰廷試賜邢寬梁禋孫曰恭及第初上取曰恭第一嫌其字近暴曰孫暴不如邢寬遂擢寬第一仍用朱書塡黃榜一時稱異事云

宣德癸丑曹鼐以太和典史運糧至京乞會試得第

一廷試第一人不十年登相位謚文襄正統壬戌刑部吏南昆松陵驛丞鄭溫然俱中會試官不甚顯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弘治丙辰狀元則朱希周正德甲戌狀元唐皐萬曆甲戌狀元則孫繼皐豈命名之始卽有數存乎

正統乙丑廷試商輅以三元及第輅浙之淳安人明朝三元惟商輅一人官修撰五年卽晉學士入閣累秩一品事業爲世名臣初文運江西獨盛有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謠自後浙省文運遂盛與江右比肩云

正統戊辰廷試前一夕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臚唱狀元彭時係儒士榜眼岳正幼爲慶壽寺書記探花陳鑑幼爲神樂觀道童少年出處形入至尊大根器人也

景泰辛未廷試王越對策方屬草忽大風起卷直上雲際頃之不見禮部尚書胡濙言於上得給卷成之其卷飛墮高麗時高麗大旱禱雨未得飛卷至忽風霖雨是年大熟次歲貢使奉表稱謝攜原卷進上占者曰此封侯萬里之徵上喜擢越爲御史成化中督師出塞大破敵於威寧海封威寧伯後以開邊釁削

爵弘治中寇犯西塞特詔總制寧夏甘涼經略哈密復大破敵於賀蘭年七十六卒於軍中謚襄敏

天順癸未二月初九日大風至晚貢院火災會試舉人焚死者九十人禮部奏聞俱贈進士改試八月甲申正月十七日英皇賓天三月補天順七年廷試賜彭教吳釴羅璟及第吳本姓陸也永樂天順兩朝皆甲申進士正德南巡有辛巳進士

成化戊戌賜曾彥等及第時閣輔萬安得彥策擊節嘆賞先一日唱名覩之美而頎長擢第一及陞傳彥老而多髭且短安意憫然退再取策閱之平平耳

成化辛丑壽光劉珝在內閣其西席乃餘姚黃珣也一日劉使其子送柬於黃曰漢七制唐三宗宋遠過漢唐者八事亦可出乎黃答曰刻本常有之蓋劉之意欲西席詳考對策擬魁而黃未領會也他日同里王華來訪見案閒此柬心解廷試策問歸卽操筆成篇至期果問此策王遂大魁天下而黃居第二黃固不當漏泄此柬而劉亦不意為他人所得此與蘇東坡送柬李方叔而為二章所獲事頗相類

弘治三年舉人林潤請明年再入會試允之時例三科舉人不許復試三年卽號三科不會試之例

武舉始於弘治辛酉其首選者許泰至左都督封安邊伯安國至都督同知贈左都督謚武敏王佐至錦衣都指揮贈右都督三人皆有才望而泰不克終

正德辛未廷試以楊慎為鼎元慎大學士楊廷和子也按餘冬序錄云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為相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旣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故罷之仁宗朝楊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廕官補職宋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秦檜柄國其子熺其孫塤皆省試殿試冠多士遂為士論不齒明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為嫌

景泰間大學士陳循子瑛王文子倫鄉試不第誣劾考官少卿劉儼中允黃諫忽略之故特許瑛倫會試

弘治乙丑正德辛未閣輔皆有子入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俱得及第緣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降調諸翰林故是科不得不爾至張居正當國子揩皆鼎甲正人君子無不側目於此見明朝法制視宋為稍寬而立身不逮宋人遠矣

嘉靖己丑廷試賜羅洪先程文德楊名及第先是大學士楊一清等以洪先文德名及唐順之陳束任瀚六卷進覽一一御批於洪先曰學正有見言讜而意

忠必宜擢之首者於文德曰採本之論於名曰能守
聖學爲知要之說於順之曰條論精詳殆盡於束曰
仁知之用著之吾心此不易之論於瀚曰勉吾敬一
之爲主忠哉六策以有御批俱刻廷試錄
嘉靖丙辰三月廷試世宗偶患目疾不能閱卷命司
禮太監以進呈各卷唱名唱至諸大綬認諸爲朱認
綬爲壽上曰朱家正要大壽遂定一甲一名
嘉靖壬戌鼎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皆大拜位師
傳萬曆丁未鼎甲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圖皆大拜而
施以劾免張列逆黨萬曆丙辰鼎甲錢士升賀逢聖
林釬皆大拜賀死難錢林皆全名節其餘先後同榜
首甲未有俱至尚書者更有皆被謫降及不善終者
苑枯榮辱何懸絕也尤可異者永樂成化嘉靖三酉
戌正統弘治嘉靖三巳未無一閣學冢宰正統戊辰
榜中四閣輔二冢宰以爲盛事未若隆慶戊辰四百
進士之內揆席七人尚書十五人卿寺三十八人開
府二十人方伯十九人其他衣緋懸金者一百五十
餘自制科以來莫有擬其盛者矣萬曆丁未榜輔相
七人癸丑己未二榜輔相各六人天啓壬戌榜輔相
七人與隆慶戊辰相似

神宗自號禹齋己卯應天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主
考高啓愚羅萬化至張居正死有嫉高者妄傳江陵
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捽擊謂江陵
有逆謀而高爲之用高遂落職嗟乎張豈有是心乃
掛圖取疑佻者誣之而高顯然藉此媒進何騃乃爾
所以讀書人宜有分曉
萬曆壬子應天浙江江西湖廣陝西主考官閣部屢
疏上請至七月終命下應天陝西至八月十九日江
西二十六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試初場此開科以
來所未聞
顏茂猷閩之平和人通五經天啓乙丑會試卷二十
三篇主司以逾式不錄至崇禎甲戌仍以五經闈牘
奉旨特賜進士
崇禎壬午冬京師被圍癸未春道路尚阻塞以會試
改期八月自建文天順至崇禎三遇癸未國家多難
俱改期癸未之佻甚矣哉
福建乙酉秋國事倥傯鄉試改期丙戌六月編修劉
以修主考首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次題子
貢問君子一節三題入其疆土地闢一段時福建開
科及各省寄寓貢監生員俱入試取中舉人葉贊等

一百五十名

薦舉徵聘

洪武時布衣李德成以孝子徵名爲光祿寺署丞累遷至陝西右布政

處士陳靜誠名遇高帝徵名與參帷幄計畫多秘不傳其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辭授禮部尚書又辭竟以處士卒特遣中官祭葬其子枋以遇故特擢累官至尚書

鄞人單仲友洪武年間徵至京師備顧問因言本府名明州與國號同請易之上徐思曰汝言是也後詢仲友山川讖緯仲友對曰昌國縣舟山之下有狀元橋畚因讖故名而童謠謂狀元出定海以臣觀之二邑素無穎異將有待耶上聞定海之名喜曰海定則波寧改明州爲寧波府洪武十四年也二十年省昌國併入定海二十七年張信廷試鼎元信係昌國人附定海果應其讖

楊文貞士奇泰和人不繇科目以布衣輔導東宮永樂入閣洪熙宣德正統三朝首揆主會試京試各再備極儒林之榮生員薦舉入政府則有俞綱嘉興人景泰庚午在直兩月改兵部左侍郎

英廟時有處士吳與弼字子傳別號康齋遣行人齎敕及金幣驛召引見授春坊諭德賜宴文華殿辭官溫旨慰留至再堅辭上曰既以行人聘來當以行人送歸復賜敕曰朕惟自古英君誼辟莫不好求賢士以臻治理故服位以來淡思先務莫急於此聞爾與弼懷材抱道嘉遯林泉特遣行人齎捧書幣造廬徵聘爾惠然肯來大慰朕願欲煩輔導東宮授春坊諭德爾以衰老固辭朕堅意不允留之數月病勢未已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以不能供職故耳於是特允所辭且以嘉猷勗朕具見忠愛之誠仍遣行人護還故里賜以銀帛用表至懷命有司月給米二石稍資供膳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以度遐齡倘精力未衰無忘纂述以繼前賢輔教垂世之意觀此敕則知英宗能禮賢而處士邀盛典隆於奕代矣

儒士盧忠以經明行修應薦吏部驗忠係軍籍當補伍英宗擢爲敎諭曰戎伍得人孰與學校得師

納粟入監之例濫觴自景泰始後援此例賑饑又援此例佐軍餉且接濟大工矣洪武朝最重太學徵聘名士入監讀書自大本堂率性堂卽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洪熙朝猶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厥

後其法寖廢迨至萬曆納粟上馬例行無復儒行之賓彝倫堂遂爲貨貝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簿撥歷之官入監讀書槩置不問矧徵召賢良何

大臣眉壽

劉文靖徤百有七歲贈太師劉方伯伯淵百有六歲加太僕卿特恩存問吳都督艮九十九歲魏文靖驥九十八歲王端毅恕九十三歲冢宰湛若水大司寇應大猷少司農方弘靜俱九十五冢宰王學夔大司寇喻茂堅太僕王格俱九十四尚書胡拱辰陳雍侍郎潘禮大理卿葛洪俱九十二閣輔黃士俊尚書楊巍楊成畢鏘郭宗臯錢邦彥丁賓俱九十餘存問大理少卿古鏞二十四登進士又享年七十三蓋得文王之歲矣大臣八十餘歲者百餘人不及詳載

成化朝韓王奏羣牧所千戶朱政曾祖信年一百六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政六十一歲見在三代千戶致仕詔信全俱進階宣武將軍鏞政各賜羊酒白米

弘治朝毛弼年百歲其孫澄狀元及第有司奏請入瑞狀元坊至嘉靖澄以大宗伯議禮致仕

萬曆初福建致仕郡伯林春澤年百歲時有司請建

百歲坊其子少司農應亮年七十三春澤又享年十有二而卒應亮已八十五眞壽星也

宰相具慶者最不易得唐惟郭元振一人明朝則常熟嚴訥興化李春芳江陵張居正三人

山林眉壽

崑山周壽誼有隱德洪武六年癸丑翁年一百一十歲蘇州守魏觀行鄉飲禮賓翁而首之又六年上召見便殿賜宴賜金帛予冠帶馳驛護送還家踰年沐浴整衣冠而逝計壽誼懸弧之日在宋理宗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朝十三帝春秋一百十七鼎革之際兵燹數矣而竟無恙遘眞主得以顯榮豈偶然哉其裔孫後叔爲金華守循良譽著

王士寧初名士能生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年百有二十歲家園種桃百樹自謂桃源別境朝廷下山東徵士寧俾乘安車來累召固辭終不赴京師楊文懿公守陳過濟寧造士寧廬問養生術答曰靜坐寡慾坐久瞑目閉息耳後無疾談笑而卒賜祭葬

大臣姓名同

滁陽王郭子興又有鞏昌侯郭子興以與滁陽同名故止名興以別之

洪武時有二吳良一江陰侯一番將來降有功爲都督同知有二王博一中書平章政事一廣東參政永樂時有二金忠一兵尚書贈少師謚忠襄一太保封忠勇王有二張興一都督僉事一安鄉伯正統有二張輔一嗣封彭城伯一太師英國公成化有兩吳節一太常卿兼侍讀學士一副都御史弘治有兩徐溥一永康侯一少師大學士有三劉璋一工尚書一右都御史一都督同知又有二韓文俱字貫通一戶尚書一副都御史成化有二張泰一都督同知一翰林修撰正德又有二張泰一戶尚書一延綏總制正德

有四王綸一巡撫湖廣一巡撫大同一爲按察司副使一以江西參政爲寧王僞尚書伏法嘉靖有二彭澤一兵部尚書謚襄毅一太常卿有二胡松一工尚書三十年降爲民一吏尚書四十五年謚莊肅有三李春芳一狀元首相謚文定一左給事中一知府有二吳山一刑尚書一禮尚書有二江東一宣大總督兵部尚書謚恭襄一陝西按察司僉事有兩劉璽一山西總兵一宣府巡撫有兩張鎬一副都御史一僉都御史有兩徐學詩一刑部郎中一兵部主事後兵部改名學謨至禮尚書刑部以論列嚴嵩爲民後起

通政參議贈大理卿隆慶兩陳瓚同時一光祿卿後爲左都御史一太常卿後爲刑左侍郎萬曆兩陳于一詹事兼學士一左副都御史

二詹同一洪武翰林學士兼吏部爲顧問大臣一河南元守將爲傅友德所滅五張信一洪武狀元一孝子尚寶卿一永樂隆平侯一弘治彭城伯一宣德兵侍郎四張鳳一洪武行中書省參政一天順戶尚書一正德副都御史一嘉靖總督宣大偏保右都督三王眞一洪武都指揮使追封臨沂侯一永樂金鄉侯追封寧國公一宣德遼東總兵官三李敏一洪武工

尚書一景泰戶尚書一成化戶尚書三李賢一永樂忠勤伯一宣德豐城侯一成化少保大學士三張瓚一成化戶侍郎一襲封惠安伯一嘉靖兵尚書二顧佐一宣德左都御史一正德戶尚書六王佐一永樂順昌伯一正統戶尚書從征歿於土木一弘治武探花至錦衣都指揮使一嘉靖錦衣都指揮使一天啓工尚書一崇禎高州知府遇隆武覃恩加布政使兩陳壽一永樂工侍郎一正德刑侍郎兩劉忠一弘治副都御史一正德少傅大學士兩謝綬一弘治南禮尚書一正德副都御史兩許國一正德左都督一萬

曆少傅大學士兩陸釴俱榜眼一天順甲申一正德辛巳二科皆非正歲而相去僅一甲子兩李本一成化禮尚書一嘉靖少傅大學士相傳改姓呂是也兩楊善一指揮僉事一興濟伯同預奪門之功不知者以爲一人也

會試同榜姓名同嘉靖丙戌有兩張守約一華容人一確山人辛丑有兩張洽俱浙江人丁未有兩林一新俱福建人同選戶主事一爲憲副一爲方伯乙丑有兩陳王道俱江南人一爲御史一爲工員外郎萬曆壬辰有兩馬從龍一安丘人一洛陽人官俱至通政司崇禎辛未有兩于重華一江南人一江北人又同門皆方逢年所取士官俱至僉憲每投刺以邑里自別

宣德命工部尚書黃福冊兵馬司指揮黃福女爲郕王妃上好奇多戲或有意爲之也

景泰初翰林院修撰王振恥與太監振同名請改爲恂允之

正德十二年吏科劾四川巡撫馬昊兵科劾都指揮下馬昊同日報聞

古跡中見洪武時有周鼎字伯器而正統亦有周鼎

字伯器俱博雅有文名前後殊不可辨

一字行名臣

以字行者吳殿學伯宗名祐劉學士三吾名昆孫許博士存仁名元黃太常子澄名湜練御史大夫子寧名安葉史官惠仲名見恭葉刑部夸仲名兒泰李尚書至剛名銅楊文貞士奇名遇金文靖幼孜名善王賓客汝玉名璲羅侍郎汝敬名簡李祭酒時勉名懋王安簡宗彝名倫吳徵君與弼名夢祥文待詔徵明名璧

一醫卜星相

高皇帝患熱病御醫進藥不效俄有赤脚僧詣闕云天服尊者同周顛仙用藥一曰溫涼藥二片一曰溫涼石一塊以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酸以服上服在未時至酉遍體和暢卽愈其藥味香若菖蒲而酸底凝朱異色神丹也

陸仲遠明初九華山人挾倉公扁鵲之技能起死回生常曰醫家之書近於仁醫家之事近於利不志於利仁者心也

戴原禮號復庵浦江人爲朱丹溪高座弟子丹溪見其穎悟傾心授之原禮繇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

疾往往奇効永樂初名為太醫院使著證治要訣嘗
曰醫道本於內經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
仍拘方執局自丹溪出而內經之學得再發明
盛寅字起東吳江人少從王賓學醫又受業戴原禮
得丹溪正傳永樂時治中貴人蠱奇驗聞於上名對
稱旨授太醫院御醫東宮良娣娠而過期命寅診之
曰此血疾也以娠治不治東宮恚而曰寅肉足食乎
乃欲敗我子上為用藥而縶寅以俟明日疾大已乃
赦寅賜金幣宣德時掌太醫院事上嘗幸內直房而
寅與同官奕弗及屏上命之終局且授韻俾賦奕詩

上和焉稱為醫中狀元高壽終兩京以名宦祀之
金壇王肯堂字宇泰萬曆己丑進士為翰林官辭職
歸里闡發岐黃之學自古帝師神仙醫書秘方精理
無不通貫能以藥救人又能預刻年月日時決人生
死及門受業者皆為名醫海內聲望逾於良相著證
治準繩數種行世天下醫家至今宗之
李中梓字士材上海諸生有文名因善病自究醫理
參訂四大家書有神醫名魯王病當盛暑閉寢門施
氈帷貂帳覆錦裘猶呼冷士材診之曰伏熱耳用冷
水灌頂法研石膏三斤煎湯作三次服一服去氈帷

貂帳二服去錦裘三服外帷俱撤流汗遂愈王曰眞
神醫拜上賓禮凡醫案精奇非上智不能學也
太祖克金華名一星者劉日新推命答曰將軍當極
富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為公或為侯太祖怒其不
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
貴為天子上大喜洪武四年名至問欲貴乎曰不願
問欲富乎曰不願問其所欲若何曰臣所欲者求一
符可以遍遊天下耳上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
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出神仙口賜官
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遍行天下走識以

御璽劉持此遍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
於非命故歸作別妻留之曰既當死死於家耳答曰
當死於京都遂至金陵先奉旨不許與人推算劉復
應都督藍玉請上聞因逮日新至問汝與藍玉算命
對曰曾算又問汝命盡幾時曰盡今日遂殺之今其
子孫猶在賜扇尚存
劉伯溫去高安歸青田其書得自曾義山也義山元
至正間上高縣術士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開
卜肆於縣南橋埠有瞽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
與之語恒啖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出曰明日有三人

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翌晨果有眇一目叟杖導二老瞽人過肆前山隨之拜於縣北鸕鷀洲一瞽者曰當以洲水為誓遂以其書授山且晝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義山後占卜如河值紅巾賊亂山示邑人皆預避賊行掠無所得恨山欲殺之山隱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此術密藏其書於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我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泄後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父言授之遂棄官退居靑田而俟眞主前定數也

袁珙字廷玉別號柳莊相術神妙而稗史僅載其識文皇龍潛一事及姚廣孝嵩山一譚竟失載其相金忠也蓋柳莊一日行市中見一婦乳女於道旁哭甚哀問之云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畢即行矣柳莊惻然與俱至肆所詰其夫曰我乃韓嶺金忠以卜度日今缺戍為族人賂卒長以我行柳莊為相曰此尚書骨也勿慮因代償其酒價且貸米二斗贈之曰富貴毋相忘金至戍以卜行文皇名而試之金有辯才應對不窮遂得幸迨舉兵俾署長史篆累遷兵部尚書袁言奇驗

洛陽劉健三歲時有僧相之曰此兒七死不死年過四十官至一品壽餘百歲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遇盜縛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塲中失火三也飲酒友人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有死於火者四也傷寒死去三日夜五也渡海而舟壞六也一日晝寢有貓過身側隨為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七也此四十歲以前事天順庚辰登進士成化二十三年拜相弘治朝輔相一十八載正德元年致仕嘉靖五年卒悉如相者言

蕭督學鳴鳳精星平正德丁丑廷試後或以諸士造雜質之曰孰為鼎元蕭指一造曰必此人詢之知為舒芬臚傳舒果第一復以舒結局質之答曰功名壽算始終羅一峯舒聞瞿然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謫提舉壽亦止此且配食一峯祠尤奇

秦鳴雷年十四時就傳一寺中適有名乩者乩忽自運作字云門外有秦狀元可請至鳴雷方步至僧乩飛至寺門外摳其衣袖而入嘉靖甲辰吳情先定狀頭因吳字北音無上曰無情豈宜第一忽高懸殿牓結雷字上遂拔鳴雷為狀元情為探花

焦竑萬曆己丑赴試泊舟見一相者問功名相者曰君目光搖散鼻準色如甑面色若豬肝不獨不發達且有大病竑退次早開船遇樓上一婢潑水誤失金鐲於船僕拾之去三日竑見而驚曰恐害人性命押僕還之以救婢命遲誤試期復見相者大喜曰公準頭面色變黃紫潤帝位上龍鱗紋皎徹科名星朗耀目有定光必行陰德事功名立奇顯竑入都因火災改期入試得第一謠云場中不發火那得狀元焦

蔡無能福州人精易數善天文崇禎末年語人曰燕都有變及弘光臨御人問之曰金陵即有變再問曰八閩一年王氣終是敗局我願隱矣隆武徵名辭再名勉强入朝授之官固辭飄然遠遯訪之不知其所往

二氏

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瑟工畫元末黃冠隱吳山洪武初名為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裁定謙常具仙術有友貧不能自存求濟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過分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

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謙索水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上問之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曰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吳印鍾山主僧有文學太祖選其能命蓄髮授山東布政使所言多從

僧克勤字無逸通儒理湛堂法師後裔也日本艮懷與隣邦有兵難遣僧祖來奉表請援上命克勤為使諭其還國宣揚朝廷威德和解兵端日本君臣敬服深諭高句驪民改惡從善嚮化中華及復命上顧侍臣曰克勤一沙門耳能不辱君命如此學孔子者未能或之先也親賜手詔冠巾出仕位列上卿勤念去國三載願歸家定省諸大夫賦詩餞之宋濂學士作還鄉省親序

太祖遊鍾山見一老僧問之曰汝何字對曰字妙雲太祖曰善出無心謂雲善歸無跡謂妙汝果雲乎妙乎抑妙為雲所生乎雲為妙所出乎艮哉斯僧非知理之必然曷以此字

宗泐奉命西域取經一月而返太祖怪其速問之泐曰臣至玉門關見一老僧騎白驢以經授臣并以文一紙寄上臣馬行數步不覺至此太祖取經及文驗之乃國初時御製祭寶誌公文也益嘆異

命宗泐蓄髮授官固辭上不欲奪其志賜宗泐免官

說上精淡內典著心經金剛楞伽三經示宗泐等一時名僧承詔傳習

來復承召賜宴賦詩謝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意賜自

慙無德頌陶唐太祖見詩大怒曰詩用殊字豈笑我為歹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雖欲以陶唐頌不能也奸僧大膽異常矣遂誅之

成祖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皇考妣尚師率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於都城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焉

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行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織金袈裟金銀器皿又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為國師並賜印誥宴之於華蓋殿此永樂時番僧奇遇也

杜德琮唐拾遺子美之後出家崇山博通經典不出山谷人罕知之有中官使汴廉得其名奏於朝適西番進一僧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為中國王者師文皇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詔徵德琮至賜金襴袈裟銀鉢盂召衆僧各坐高几辯對番僧

談吐出入九經滔滔如注水琮訥於應答衆初疑之有頃忽問番僧諦字何義番僧應稍遲琮乃大聲訓解鴆大藏探儒書歷示字學之義曰此乃不知焉稱學者番僧羞恚頂禮辭去文皇喜召琮入賜坐即授左善世作室雞鳴山為修藏之所

永樂中敕修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按山上七十二峯二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舊皆有宮為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敕建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又有興聖五龍宮玄天玉虛宮

過眞宮淸微宮淨樂宮又於天柱峯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眞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六品

少師姚廣孝巡撫吳地有故人王賓者隱君子也居委巷不妄出入至吳欲就見之以三不可辭乃屛騎從徒步造門賓不應遙語曰和尚錯耶慚退歸謁其姊姊亦揮出之徐熟視拊其頂曰幸此尚存耳

西洱河在大理府城南河多毒龍往往覆舟神僧道安結庵其上夜見童子百餘人語曰師至吾屬不安盍遷去師厲聲曰是法住法住安從遷明日水浮死蟒百餘其患乃息因創羅荃寺建觀音閣懸崖結構照水如鏡又名天鏡閣

鬱秀道者在洪熙時住秀州不擇飲噉行街市賣需雨風雲爲戲每握空拳或雲起或雨飛或涼風襲人或迅雷入耳人異之與之飲盡醉能治疾病驅鬼物人益信之一日從屠狗者食肉有貴人病求禁方遽與狗骨人疑抵諸地艸枯火熒熒不滅又一日大雨屋瓦盡翻所居不濕秋夜羣少年對月聚飲道者持一小鏡塗墨投闇處月遽晦是夜宮中方讌會月黑

上心惡之疑不祥占者謂吳越之間往道爲幻術所致遂鉤索之械繫入獄不予食危坐數日夜疑死矣開平侯常公在金陵見道者雙髻乞食問何所需答云需餅餌數萬問能盡乎答能盡侯固疑其誕也乃設餅餌十萬試之道者張兩袖納已雲冉冉飛去且云趨入長安爲罪囚辦食耳侯乃奏聞而獄中道者展手探懷中取餅餌給諸罪囚人人盡飽上聞以爲異卽命釋之又得開平侯奏更賜道者爵予二品俸道者辭去還秀州尸解上適惜之予祭葬穿穴已無所有矣道者誰沈野雲名道寧也

武宗自號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禁中建延壽僧堂引番僧出入至嘉靖除去

世宗自封靈霄上淸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眞君加封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眞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加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眞人玄都境萬壽帝君

僧廣度原名曾倬中雲南嘉靖甲子鄉試知楚之廬溪縣致仕歸精研禪理號卓然子一旦忽有悟祝髮棄家住香林水月兩寺萬曆庚子杖錫禮峩眉普陀

誌勝至杭之雲棲寺依沈蓮池大師受度今名過盧溪邑人以舊令故攀留供養忽感微疾預知逝期脩然而化黔撫郭子章贊其像曰僧而帝創業之聖主帝而僧讓皇之寄萬僧而侯虎丘之廣孝令而僧滇池之廣度蓋自古王侯皆然而何分於玉輅葦布公起儒紳出長民燕巳趨寂教忽爲頓悟曾陀加鞭雲棲解纓遨遊五老至止三願雞足卓錫大酉軒翥乙未而生癸卯而故盧溪而仕盧溪而往將華藏海會之赴而何心於金馬碧雞之駐將諸上善人之與聚而奚羨夫震旦五濁之屬嗟嗟廣度從今大寤神酉水月萬年旦暮

僧慧暕通儒書有戒行歸老太倉興福寺嘗對客云仕途皆是討債還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受多少辛苦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稍有過犯輕則謫遣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之三四是時多虧天下士大夫這便是還債的近來法網疏闊授職遨榮飲食衣服宮室輿馬妻妾子女多少受用幹得幾許好事幹了無數過失今日國家不負士大夫士大夫負國家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債之說固佛氏緒餘然謂後世臣子負朝廷則確論也

鬼神

洪武時有千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其父嘗夜夢梓潼神遂能雕塑梓潼像極工緻梓人幼時有目如畫資性聰穎其州守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及長有儁才多異術舉進士知登州府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兩卒往曰第焚此牒於山中虎自來兩卒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去尋爲部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有旨逮梓人下刑部數月瘐死獄中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爲誰答曰身是梓人家人大驚曰鬼也曰吾實以間逃去云死者詐也勿疑家人未敢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乃不然遂納之梓人不自晦匿別號屯十一峯道人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逆水而上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縶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氏詣闕具狀命法司來州推案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

卓敬字惟恭浙瑞安人徙滄州生而頴異七歲與羣

兒嬉有異人見之曰此子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就學寶香山性至孝不以道遠廢定省嘗夜歸値大風雨迷失道遙見林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扣門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君來使我候此敬仰視門額有體玄二字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揖之翁起相勞苦敬曰欲急歸省親敢乞一燭尋路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枯葉君且燎濕衣徐爲計敬起解衣問童子曰翁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爲隱君

子也進曰敬家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院亦未聞有逍遙翁名敢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醫往來中條山後聞陶隱居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菴少憩不覺淹歲不久亦還故山耳問體玄爲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君無庸知也燎衣訖又乞還翁曰君既不能待且吾有一牛可騎之歸敬大喜卽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爲贈敬辭曰吾志期匡濟天下翁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

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君若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敬却之翁再三歎息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須臾已及門矣從牛背呼家人家人已就寢起而舉火牽牛入牛忽咆哮化爲虎而去室中人大驚比明尋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訪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雨夜所經行者壁有潘閬夏日宿西禪院詩郎東坡所見夜凉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句其墨尚新循路而歸見虎踪歷歷宛在也敬仕洪武建文兩朝見燕王抗而不屈被戮宜秋門之語天耶神耶

湖州慈感寺潮音橋下水清徹有蚌嘗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卽有蛟龍來攫永樂三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西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黑衣白裹襦一美女來見訴曰久寓於此歲被鄰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爲鎭彼卽懾伏不敢動夏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拜領而去未幾夏按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夏張目視之神逡巡畏退夏因悟曰是慈感蚌珠之仇也移檄江神理其事次日大風雨震死一蛟於錢溪之北文皇方信符應及原吉還朝問其

故對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臣何力焉上悅甚
閣輔請錄付史館上恐事涉神幽不允
景泰庚午河決命都御史徐有貞治之有貞欲築一
決口下木石則若虛無者而怪之一僧居山中有道
術有貞往叩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退沉思
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其下必有龍穴吾
聞龍惜珠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觔沸
而下之龍一夕果徙去而決口竟塞夫有貞知制龍
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於人也
戚瀾字文瀾餘姚人景泰辛未進士以編修服闋東

渡錢塘江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
丈夫九人帕首袴韡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
舟人大恐瀾曰無懼吾知之矣推窓視之九人皆下
馬跪瀾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
吾諭矣皆散瀾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抵家
謂家人曰翌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九人率
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塡擁有
頃瀾卒車騎騰踔左右前後若有所呵衛隱隱入空
而滅後丘文莊公濬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
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翰林戚瀾也昔與丘先
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耳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
片櫓無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遂移止寺中未幾
江中果大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丘公
公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爲詩祭之詩曰幽顯殊
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直作芙蓉主太白
常留翰苑名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
回坐對黃封酒悵嘆雞壇負舊盟
景泰間總兵石亨從西征還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
瞑聞一女子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亟
拯之視其容貌妍麗女泣曰妾姓佳芳華名也初許

同里尹氏逾年尹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從欲
捐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抑可爲我副室乎女
曰歸寧非所願願爲公相箕帚妾亨納之裁剪補綴
烹飪燔炙妙絕無匹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
見芳華亦無難色是時大司馬于謙至亨欲誇寵于
公令芳華出見芳華不出亨再四迫之芳華終不肯
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
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實一古桂久竊
日月光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
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

妾於此永別矣言罷杳然

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沈香一段把翫良久曰死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沈香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於倭截尸歸失其元取沈香雕爲首酷肖夫子龍負大將略假令任閫外之權統三軍之節展布其能亦一時名帥而存時僅一偏將屢爲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沈香殆憐其才而先知其死願爲英雄開面目乎噫異矣

左良玉率兵東下以楚撫何騰蛟不從謀劫取其印騰蛟急付家人令速出城毋爲所得良玉令部將守之逼與偕行騰蛟至漢陽門乘間投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登岸視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見大驚喜亟覓漁舟不知所之說者以爲神救也

災異徵應

成化十八年宿州民張眞妻王氏孕當產臍下右痛不可忍凡三逾月而增劇忽一日腹畔右開裂生一男鼻準中有一黑痣御史周蕃奏其事而祝京兆記之二十年徐州一婦初孕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

核大久之皮亦瑩薄兒遂從此產有司以聞尹文和目擊其事嘉靖時眞定有婦人於右肋產一男甚偉六歲死而前二子至長無間隆慶時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爲婦人與同買者苟合其弟良雲以事人告天下大矣何所不有

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高五丈餘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按雙槐歲抄云此占女主爲男之兆時萬貴妃專寵每侍宸遊戎服男飾以從憲宗益愛之此其應也

弘治己酉庚戌間浙江縉雲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其大如羊其色如雪以萬計首尾相啣從西南石牛山凌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無不見者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鵝卵小者如雞卵能說長道短剌剌不休皆見之章奏可怪也

弘治戊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兆宜愼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數里被火禁中亦火乾淸宮燬或問孟春傚於古出何書孟春曰曾記宋人載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

南液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紹曰熊於字能火郡中當愼火一夕果燒官民舍十有七八偶億此事而云不意驗也嘉靖末年帝御西内見黑氛擾宮心疑黑字爲里火諭内臣愼火卽熊字之義

萬曆十年壬午秋七月十三日戊辰至次日己巳大風雨江海及湖水俱嘯湧太倉常熟崇明嘉定崑山吳江等處漂沒室廬人畜數萬計考之實錄嘉靖元年壬午秋七月二十四日戊辰至次日己巳大風雨江海嘯湧漂沒室廬人畜亦如之觀象者謂是日俱有龍火之異前壬午禍微輕而遠後壬午禍最慘而

狹要之六十年内所無也人知其週一甲子不知其干支正同耳

萬曆十四年建昌鄉民樵於山逢一巨蛇頭一角六足如雞距見人不噬亦不驚民因羣呼往視徐徐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螘見則千里之内大旱戊子己丑之災其兆先見十五年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於樹人頭鳥身頸下有白鬚竟日飛去是年水災次年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十六年甘肅天鼓鳴空中有成犬形者羣吠有聲占者以爲兵兆十七年慈谿民行船到茅家浦口見紅血

從草湧出大如盆面高尺許血腥濺到船上船卽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半日方止遂有倭寇犯浙閩之變二十年鄂鳥集豫章永寧寺其形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年酷暑無雨田禾枯盡考山經云顒鳥見大旱二十五年黃鶴樓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淘眢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一人死傍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戴方山冠著絳袍持刃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穌爲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塞其井忽一夜白湧泥沙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聲尋之

無跡又民間見龜蛇大鬬久而俱死自此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事興人民被戮不勝數且諸宗攫金之難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矣三十七年濟南青州二處各産犉牛一隻兩頭三鼻四目二口陝西臨洮降夸家乳牛産犢人頭人面俱紅色無毛無眼羊耳牛蹄四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縣有紅黃黑三色城中瓦屋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跡四十五年濟南臨邑紀家窪生異火每夜分卽出大如斗色紅黃光冲亘上高二三丈望之有動躍狀先是乙卯歲出於選城張玄家地内無何亦地千里兆庶流離安丘

劫庫劫獄泰安齊東殺兵殺官以彼驗此可畏也四十六年京師中晝昏暗如夜血雨竟日白石皆血跡白衣服逢之即染血色又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司天監莫能推測後劉杜兩將軍陷歿乃知天變已極矣若夫弇州所述更有怪事太倉沙頭鎮曹氏之守墓人有一子年十二游葉氏墓跨其碑座石龜首以戲一日忽神爽若失踞席不肯起覆體若行淫狀其陽纍長若偉男子根有毳毛已而徧體生毛如豬鬣尋繞口皆胡鬚長者至尺短亦數寸而身形則如故其家惡之爲剃去俄復生或疑石龜首爲怪鑿其一目則兒一目亦枯每覆體起之精輒溢出凡十二日而殂又王弇州弟世懋謝陝西學政事歸所著一編云往聞邊城有小棺數十具啓之皆紗帽紅袍以爲異說不甚信近至關中則同僚徐方伯節在甘州張大參九一在涼州其說尤異徐云修甘州城初破土見有小棺出之已而愈斷愈多棺皆長其四尺啓視鬚鬢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大都紗帽紅袍接踵數十衆喧然遂止爲祭文酹而掩之竟不知何物又不知何緣得葬城土之內張云涼州土內掘有之但不如是之多耳二君皆目擊皆信人也此事

自古未聞或云是妖狐所化然妖能靈變於生時豈死而猶不復其本質則亦不可解記之以俟異日修五行志當所不遺

天啓朝災異頗多元年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紅白爍焰其大竟天又大圈之中約有數丈如虹狀皆外向與日光相背段展呈曰太陽君象也暈則失常矣二年星變日明當午忽有一大星隨日旋轉逆瑺悖君兆已垂警三年陝西鼠怪成羣剪食穀豆鼠長一尺八寸濶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四角人逐之其去甚速且能飛也四年黃河潰決四散奔流沖裂徐州城垣平地水高丈餘淹死人畜無算是年八月金星爲月所食金星亡至九月金星凌心火星金上而心下相距如械劒六年京師地震天津三衛宣大二府同日震倒壓死傷萬餘計禹都紫城烟起火光燭天及往救不知火之所繇兩日乃滅古者謂以陰奪陽之應

崇禎朝災異滋甚每當破軍殺將天象必徵京城及畿輔地生白毛天鼓亂鳴雨血雨黑水妖火出怪鬼愁迭見不已自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五鼓全陝天赤似血至巳時漸黃日始出三年二月熒惑入東井井

屬秦分故冦自秦始熒惑屢犯太微犯鬼宿又逆行失度凡有八莫甚於十一年從尾度犯至於心心太子之象郄萌曰犯太子太子憂後以國變遇害先有兆矣太白又犯熒惑且數數經天彗見怒赤皆主兵亂十二年彗星再見掃北斗紫微紫微垣帝庭也不可掃也十三年五車中隱三柱不見五車天子之兵車舍三柱動則車騎發而敗十四年太倉衞指揮使姜周輔家雞伏子兩頭四翼八足周輔亦勳舊也勳衞將廢厥災見於其家十六年正月二日大風晝晦五鳳樓前門拴風斷三截又風吹建極殿廡簷榱桷俱折殿瓦皆碎五月大雨沾衣如血雷霆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横或倒諸銅器爲雷火所擊融而成灰六月雷擊奉先殿電火焚死內侍百餘人十月建極殿脊鴟吻中有聲似鵂鶹頻呌苦苦三日夜乃息宮中常見黑色其形如豕如犬行作鬼聲十七年正月司天奏帝座下移按帝座有五北樞紫微太微天市大角心中央皆王者所居之處下移則危矣二月李賊漸逼都門時文昌坊河鼓坊星隕如雨風霾狂作拔木飛石揚沙蔽目對面不見居者行者相率偃仆天意似不佑端皇帝也及南都之變無甚咎

徵豈天以爲不復可警故置之耶非也燕都崩裂孝陵夙夜哭其聲啞矣

隆武即位於福建福州府以藩司衙門爲王宮忽夜半鼓樓木人大哭知更者怪且駭黎明覗之淚痕尚濕又一日白晝鼓樓鴟吻內放黑煙上冲三四丈益黑烟主水又主火木人流淚木犯木客主兵敗逾年閩陷海波鼎沸大兵大荒大水焚劫遍城野各郡軍民或死戰塲或死餓莩最慘此余目睹心傷者非得之傳聞也

明紀編遺卷五終

明紀編遺卷六

禾郡槑山遺民葉鈐輯

訂正舛謬

明紀編年足徵一代大典但明末事實稍有舛謬此傳聞之誤也特訂正之以示信後世云高一字者編年原本低一字者槑山訂正

編年載崇禎十三年春閏正月紀錄卓異諸臣蘇州知府陳洪謐多逋賦不預尋俶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亦以逋負奪官

是時郡縣逋賦降級者俱照舊管事非實降出缺如武進知縣馬嘉植以逋賦累降一十三級行取

吏垣簡其賢能不以摧科見拙也方岳貢因松郡連年積逋共降二十八級庚辰有俶職之議而廉介素著中外重之督撫交章特薦奉旨超擢漕道副使轉大理少卿癸未陞左副都御史晉東閣大學士若十三年知府奪官則十六年何繇入相

編年載崇禎十五年四月清兵再入內地上特命周延儒以閣部督師

是年十一月京城被圍延儒督師在十二月非四月也

編年載崇禎十七年二月大學士陳演乞休許之先是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故求去

癸未正月後山西諸郡俱為李賊所陷陳演心知之上數召見不敢以全晉破陷聞於上二月二十九日演面陳引退賜路費五十兩馳驛回籍因道路梗塞演以貲富不敢出京遷延半月都城破降賊勸進賊又以演金多被誅

編年載十七年二月寇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糧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又載三月李自成長驅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

袍八騶郊迎三十里巡撫朱之馮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應之馮不得已自起爇火兵民競抱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刎軍民遂迎降賊

衛朱二巡撫死難俱有諡典昭垂史冊矣編年書總兵朱三樂自刎切查縉紳朱之馮號三樂順天大興人豈可以一人而二其官乎又查邸報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大同總兵張三樂報逆賊闖關則其時自刎者張總兵非朱也更查之馮臨難時仰

天數曰太祖高皇帝今上皇帝臣不意天命人心一旦至此臣死必爲厲鬼殲賊以報國恩哭五拜遂自刎死編年不書其詳故述之

編年載崇禎十七年三月以前太監曹化淳守城書其守城曷爲不罪其開城也三月十四日起舊司禮曹化淳守城十七日夜漏半化淳開彰義門迎賊賊據大內化淳同叛監杜之秩爲導編年僅載杜之秩迎降前導而失書化淳與之偕也

編年載崇禎十七年五月以史可法馬士英高弘圖姜曰廣王鐸俱入閣辦事

是年五月初一日迎福王入南都初二日議卜相會推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初四日又推馬士英王鐸是時南都議立新王王鐸自北都南逃過淮不在列士英威劫南都諸臣不奉名卽入朝故枚卜遲二日會推先後可毋分別乎

編年載崇禎十七年六月吏部尚書張愼言乞休去張冢宰乞休緣繇曲在劉孔昭矣初誠意伯劉孔昭私善阮大鋮必欲起之因詔有逆案不得用之語且愼言秉銓正色廢難破例置酒邀侯伯密商之必欲逐去張冢宰而後可惟我所爲靈璧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若諾之五月二十三日早朝畢孔昭率國祚之龍合奏愼言排忽武臣專選文臣大學士高弘圖言冢臣自有本末嚴爭不可以示百官孔昭袖中出小刃逐愼言於班欲手刃之太監韓贊周叱曰從古無此朝規乃止愼言出卽具疏乞休弘圖票擬得旨慰留孔昭又奏愼言推補倖濫愼言又疏亟求罷斥六月初二日命吏部司官敦請愼言視事初十日愼言再乞致仕上諭曰晉疆未復卿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名愼言遂止寧國孤孫間關來侍愼言曰祖孫相聚足矣朝

局亂張冢宰鬱鬱病卒孤孫扶櫬返葬故里

編年載崇禎十七年六月壬大學士高弘圖請告去先是章正宸爭中旨陞張有譽朱統𨨗糾姜曰廣及爭用阮大鋮諸票擬俱不稱旨發改票再擬再發改弘圖力爭曰臣死不敢將順具疏請乞故有是命高閣輔十月致仕編年書六月壬請告豈以七八九月所言所行泯没不傳乎蓋高閣輔於五月間因勳臣與冢臣不和微有去意上名高弘圖馬士英姜曰廣於行宮上謂弘圖曰國家多故倚賴重大先生何言去也對曰臣非敢輕去第用人一事

臣謂可勳臣謂不可是非淆亂臣何能在位上曰朕於行政用人未習卿所言無一不從勿疑有他對曰冢臣張愼言淸正有品吏部以用人爲職如推劉宗周黃道周使勳臣處之亦必藉重何獨以爲罪吳甡前任撫按俱有聲又廉潔先帝倚在內閣督師稍緩致譴先帝殺延儒不殺甡卽可知其人假先帝在今亦必用之何勳臣以此罪冢臣也北京失節之臣不可用江南見存無幾又不合勳臣之意將誰用乎若謂武職則兵部在不當亦責冢臣也弘圖又言近臣貪蹟狀上曰朕固聞之諸臣通賂出之袖中誠可嗤也六月初一日弘圖請暫輟閣務督收漕糧許之士英乘弘圖不在直初六日傳旨名阮大鋮冠帶陛見初八日弘圖入直矣大鋮陛見閣臣侍側弘圖曰欲用大鋮必須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鋮必不得用弘圖曰舊制京堂必會議爲光明士英曰臣非徇賄何所不光明弘圖曰何必不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卽乞休上命太監請弘圖入直七月戶尚書周堪賡不到任特陞張有譽戶部尚書弘圖以不經會推繳命得旨特用出自朕裁蓋有

譽淸愼令望屈指士英借以關傳陞之倖門而吏科章正宸爭中旨言內批用張捷非制不言有譽也是時南昌宗生朱統鑽上書誣詆姜曰廣詞連史可法此士英欲擠可法以獨居定策之功孔昭欲去可法專任田仰爲一網打盡之計而疏艸大鋮爲之授統鑽者疏入弘圖票擬究治上召弘圖曰統鑽吾一家何重擬也弘圖抗辯不聽時建安王朱統鏤誣陷曰廣謀逆疏留中不發繇是弘圖曰廣皆引疾杜門上命鴻臚官敦請二輔臣入理閣務八月統鑽復訐曰廣及雷演祚周鑣其疏仍出大鋮艸一時陰擠欲迫高姜之去九月弘圖請開館修史又請設起居注俱奉兪旨因曰廣致仕回籍弘圖遂於十月四疏乞歸允之

編年載弘光元年正月汀州賊閻王猪婆盤據廉子洞劫掠橫行福建巡撫張肯堂親征之寧化知縣于華玉不得於鄉紳願撫賊自効既往賊橫幾不免遂許以官與數百人偕來肯堂給劄命華玉率之勤王至浙東各散去華玉亦削髮爲僧

削髮爲僧之說不知何自來也按于華玉爲汀郡寧化令結怨於紳衿遂赴省城謁張巡撫願撫賊

自劾及勤王次浙尋返閩隆武改元張肯堂爲冢
宰叙汀州撫賊功陞華玉廵汀道僉事丙戌九月
汀城失守逃歸原籍
編年載弘光元年四月淸旣破楊州沿江窺渡總兵
官鄭鴻逵帥水師禦之京口淸兵編筏張燈向鎭江
而別繇老鸛河渡
四月二十二日淸兵渡淮二十四日猝至楊州新
城破之五月初九日淸兵放舟蔽江而南先是命
鄭鴻逵守海門節制京口至是與鄭彩俱望風奔
潰揚帆進鎭江過常蘇嘉杭渡錢唐囘閩處處刼

掠民人恨恨若謂帥水師禦之京口謬孰甚焉
編年載弘光元年五月壬辰日馬士英詐稱奉太后
名守陵黔兵自衞奔浙
五月十一日黎明錢謙益肩輿至馬士英家見門
庭紛然少頃士英出小帽快鞋馬衣向謙益一拱
手云詫異詫異我有老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卽上
馬去後隨家丁及婦女多人出城至孝陵詭裝其
母爲太后名守陵黔兵自衞假稱奉太后南遷過
杭渡江始知其僞乃編年又載士英奉弘光母后
至紹興抑何謬也

編年載劉孔昭掠舟東遁入海
五月二十五日孔昭自太平掠舟順流而東江行
入常熟詭言起義刼一縣白粮入海至温州登陸
還靑田
編年載楊維垣置三棺傳云并二妾俱死或云假此
遁去後爲仇家擊死
是時維垣自縊二妾死置三棺旁置二妾中一棺
題楊維垣之柩竝埋中堂華一僕夜逃途中遇仇
家擊死數日後僕復跡之屍爲犬食過半矣
編年載乙酉閏六月十五日羣臣奉唐王卽皇帝位

於福州是日郊天大風震起拔木揚沙及駕囘宮尚
寶司卿坐馬忽驚躍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異之
唐王卽帝位之晨晴光開霽及郊天時忽風雨晃
上吹墜二旒原非吉兆若云拔木揚沙又云玉璽
墜地損一角俱無其事時値倥偬璽以金代玉未
曾有玉璽
編年載隆武改元晉鄭芝龍鄭鴻逵爲侯鄭芝豹鄭
彩爲伯
是時晉芝龍平國公鴻逵靖[illegible]侯彩永勝伯芝豹
死久矣封爵不言及

編年載隆武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爲大學士又起曾纓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桂皆入閣辦事其遠不能至者如王應熊楊廷麟等僅列其名閣臣三十餘員俱不命票旨凡有批答皆上親爲之

何吾騶王應熊蔣德璟黃景昉皆端皇帝舊閣臣也是時香山再召爲首輔二晉江同再名入相巴縣不名何楷大司農鳴俊總督三衢廷麟督師江右並未入閣辦事票擬原歸政府而鄭芝龍陰爲操縱上親自批答偶用聰明耳

編年載隆武使陸清源齎詔至江犒師時馬士英依栖方國安因唆國安斬之且出檄數隆武罪又載魯王既斬閩使恐閩發兵等語

此說大謬矣御史陸清源犒師不足鄭芝龍不肯發餉悞之豈意方兵羣譁刃傷而死非斬也閣部張國維聞之垂淚曰禍在此矣監國魯王聞之大爲歎息實無斬閩使之心是時浙受閩詔必恭必謹國維聯絡浙閩殫心盡瘁閩或凌浙浙未嘗欺閩妄云出檄數隆武罪是誣魯王以婞抗叔又誣浙東臣子以謗君之律也關係萬世是非不可不辯乃若馬士英逃至浙東王少宗伯有請斬士英之疏張閣部有討士英之檄故厚賂國安依栖求免一死何敢言他事哉

編年載兵科給事中劉中藻以忤鄭氏去

中藻繇兵科轉太常少卿丙戌六月陞僉都御史巡撫東甌與鄭氏交亦善非以忤而去

編年載閣臣蔣德璟見鄭師逗留因自請出關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隆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爲德璟因歎息告病去

大學士蔣德璟少飲多噎養疴久矣告病旋里箕

病死若曰自請出關相機督戰未之前聞

編年載皇子誕生羣臣表賀大赦覃恩鄭氏厮養俱得三代誥命

皇子生於丙戌六月二十五日羣臣即進表賀七月初八日皇子薨恩赦遂止而不行至若誥命凡白棍白丁輸銀納總兵者給四代封誥納參將者給三代封誥鄭氏厮養尤越例邀榮此改元以後即行之不暇及皇子生也

編年載丙戌六月取中舉人萬瓚等百餘名

是科榜首葉贊非萬瓚

編年載隆武聞清兵信急遂决計幸贛八月二十二日啓行猶載書十車以從二十四日抵順昌傳清兵已及劍津扈蹕至蓬倉皇騎而奔從行者惟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黄鳴俊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上聞報倉皇恐將及難八月二十一日易青布衣單騎同曾后急出延平奔汀何暇載書十車也時何吾騶遁歸香山郭維經朱繼祚遁歸興泉黄鳴俊降清從行無一臣子編年又載繼祚鳴俊爲保駕官不知所保何駕

編年載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自經清兵過延平抵福州大臣自經者惟曹學佺一人其隱於僧者亦有焉馬思理挈家泛舟入島丁亥事監國魯王爲禮部尚書戊子大學士入閣尋晉首輔己丑積憂成病卒於澥舟名節純全可垂青史若云丙戌九月與曹大宗伯俱自經則未也

明紀編遺卷六終

[library seal]

兩朝剝復錄六卷

〔明〕吳應箕撰

清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兩朝剝復錄

明吳應箕輯

天啟四年甲子

先叙降削後叙陞用凡書降削者多與璫忤陞用者皆附璫者也在天啟時亦有附璫而遭斥者可考事而知也在崇禎時亦有附璫而幸免者亦可考事而知也武臣及內臣不書者以不足書也

六月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時舉朝交章論劾內閣復有公揭雖蒙旨切責然

外廷多正人忠賢亦惧甚未敢遽
肆也要之此為清長之大機矣
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燝廷杖草賊燝
以杖死
時燝有用工甚急權璫造意故違
一疏得旨陵工費用浩煩內庫發
銅有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燝輕信

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借事瀆擾脅
朕不孝且皇子夭逝便來聒瀆好
生狂悖無禮着錦衣衛拿來午門
前杖一百了革職永不敘用其前
後發過帑金并太僕寺助工銀八、
十二萬此外用過銀錢各若干着
查明開數具奏該衙門知道此逆

璫肆虐縉紳之始也盖前之怒楊
漣者實借此以雪之而覘外廷云
七月
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先是楊漣劾二十四大罪疏出向
高知璫怒不可犯意在調護以免
縉紳之禍後因御史林汝翥以杖

內臣脫逃諸閹疑其匿葉所也圍
其第噪之於是自決意去自向高去
而諸君子相繼蘀隕矣
野臣曰應山六月三日之疏何
殊逆璫時之洪洞乎福清以三
世元臣使特而爭之閹炎炎乎
顧無洛陽之痛而事有顯於長

沙之委蛇於以來當日之君子反
唇無怯也雖然禍清度其時能闇
乎不能而智龍之來為失計曰不
就而去去而禍作遂如汗不可反
論者於是又謂禍清在當不至是
嗚呼其至者天也雖禍清如之何
哉

刑科給事中傅櫆與御史房可壯辨
許

櫆發難端糾汪文言以及左光斗
魏大中而房可壯糾櫆遁內謂其
謎東廠傅繼教為兄於是櫆辨許
疏謂魏大中攘奪阮大鋮吏科給
事之缺給事甄淑沈惟炳等謂大

中實由敘轉原非巧奪櫆亦有疏
再三辨時櫆已丁艱一月猶往長
安屢疏不去為士論所鄙此外廷
附內之始縉紳之禍以是為伏戎
矣

閹臣魏廣微失儀被糾

廣微以謁宗道內自稱為姪遂怙

勢偃蹇會初一日頒曆不到又廟
享行禮來遲於是諸給事御史魏
大中許譽卿李應昇等糾合之廣
微因蓋走內思得而甘心焉蓋先
是魏忠賢雖橫猶憚外廷自廣微
合兩闢遂借外廷以故外僚原之
勢于是乎不可復弭矣

河南道御史崔呈秀被提具辯
呈秀巡鹽貪污都御史高攀龍因其回道考察即疏劾提問呈秀具疏辯有旨從公勘奏趙南星題覆勘明褫大毋逮問遣呈秀窘青衣小帽亟走忠賢所請命時忠賢為楊漣所參欲借外廷以傾善類遂晉當呈秀以為義子後從李茂恒為起用

野臣曰閹難之作也纍挑於傳楹局發于魏廣微而禍速於呈秀論者為急而走險諸君子實與有責焉若然則夾儀可弗斜貪汙可無問乎夫梁溪林居數載甫涖任即提問呈秀肅宫藏而存風憲非梁溪無是也且以貪鄙兗恐之呈秀即微當日之劾而其人能自請予梁溪特不幸以身罹禍追觀丙丁以後事然後知梁溪若有先識而當時猶頗有比快擧耳吾獨怪論者不察往往以責備賢者之過至借逆璫而助之攻也悲夫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吏部文選司夏嘉遇降調
以會推山西巡撫謝應祥事也應祥素有清望冢宰趙南星知之因推晉撫有御史陳九疇者

廣徵親光也廣徵素憾南星蔑巳
又以失儀被糾恨大中等於是唆
九疇推應祥之推為師生根德蓋
以應祥曾令大中之邑故又論應
祥圖謀節鉞于是大中疏辯嘉遇
亦疏辯會推本末爭執不已有旨
大中欺朕幼冲把持會推以朝廷

封疆為師生根德夏嘉遇陳九疇
奏揭紛囂成何政體各降三級調
外任用你們大臣奉旨看議何必
含糊漏比奏曲調停以後還著遵
奉新諭一體申飭如有仍蹈前轍
朋謀結黨淆亂國是的一併重處
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回籍
以會勘陳九疇事奉有朋謀結黨
之旨於是攀龍以失職請南星以
年老辭俱奉旨切責回籍內閣揭
稱冢銓總憲俱係大臣請馳驛不
准南星為廣徵父執見廣徵諂附
忠賢嘗歎曰見泉無兒見泉者魏

允貞字也廣徵曾于廣坐中詆李
三才南星曰李公為尊公執友後
輩何敢爾故廣徵故啣之一日廣
徵造南星拒不禮廣徵曰我官尊未
可虛也於是與其黨謀因推晉撫
事發難且借為一網之計云
吏科給事沈惟炳降調

以申救魏大中趙南星也疏曰部
堂據事覆分乃曰朋黨〻〻之一字
小人所以禍人國也有旨切責其
說黨字妄生猜疑降一級調外任
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回籍
維璉有旨求罷作也初趙南星從鄒
三俊識維璉才品故自他部調用
同鄉以不與聞遂有陳章光儒陳
良訓疏相攻因起至黃之端傳構
乘而操戈於是禍胎成而至是不
可救矣或曰維璉欲以知府轉章
陳故為所不容云
吏科給事中許譽卿降調
以會救趙南星高攀龍也

十一月
吏部左侍郎陳于廷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削奪
以會推冢宰事也推者為喬允升
馮從吾汪應蛟有旨吏部都察院
混淆已久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
星擬用三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
光斗箝制衆正抗旨徇情又會推
職名都察院不全列楊漣既親承
諭旨佯為不知註籍躲閃又前與
高攀龍等會勸陳九疇事黨比不
公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沖真若
奸巨猾頑鈍無恥袁化中亦不與
扶同情弊陳于廷楊漣左光斗俱

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
革了職爲民仍追奪楊漣左光斗
誥命
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掌河南道
御史袁化中降調
以會推冢宰事引罪有旨光前降
三級化中降一級俱調外任用時

魏秉爲都科獨無恙
御史房可壯降調
以與聞會推事引罪有旨降三級
調外任用
戶科給事中陶崇道降調
以條陳引漢唐黨禍且有戒旁蹊
等語也有旨降二級調外任用

戶科陳良訓降調
疏會推請遵祖制有旨責其瀆擾
降三級調外任用
登州府同知程棟扭解來京究問
以毛文龍奏也此爲逮問之始
大學士韓爌回籍
初楊漣參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朝

臣遂群起攻擊忠賢懼懇爌曰非
公不能輯衆幸留意爌曰我不能
也尊自爾作爾自解之忠賢恚既
得志謀逐爌假以票擬不當降諭
切責爌遂上疏引罪求斥畧曰臣
以謭劣備員中書話戎宜先營衛
而覲兵肘腋無能抒宵旰之憂思

直尚稽召還而榜掠朝堂無術回
雷霆之怒以至後先多官斥逐諭
旨中出之變在聖明祗肅紀綱而
中外惧與黨禍臣既不能先時深
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
為封還之類此皆罪之大且著者
請亟褫臣官云云忠賢益恶之遂

十四

傳上旨曰卿親承顧命當矢志忠
直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復倖
倖求去着馳驛回籍內閣上疏請
如故事稍加禮貌無失待大臣體
不聽熾辭疏亦懇切後竟削奪捕
家奴究贓死不測云
戶部侍郎李邦華回籍

行邊閣臣孫承忠揭稱臣奉違天
顏當此普天呼嵩之日不勝瞻戀
今閱歷薊遼去京數十里擬於十
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朝十四日
與同官恭賀萬壽面奏機宜與文
武商確可否事畢回旋椄者曰此
晉陽之舉李邦華召之也忠賢使

十五

人急奏曰承忠已離榆關帶甲五
千內外合謀欲清君側上大惧至
卻其行急傳兵部曰督師輔臣既膺
重任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且以朕
壽節為名欲入京擁申賀擅離汎
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途有意
外之變閣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

度將誰屬乎兵部馬上差人傳諭
樞輔馬首即東真有秘計何妨便
宜進封朕志以滅敵為期必不從
中掣制承忠惧即日東歸邪華知
不免遂以親老辭歸允之時御史
李蕃有樞部可駭一疏引自古擁
兵閫外恐嚇朝廷如王敦李懷光

來去自如不遵朝命又誚樞輔此
來人寔召之云
起陞徐大化孫杰等
因御史呂鵬雲例轉告病有旨近
來例轉考察在籍各官多有為人
排斥的好生不公呂鵬雲不准告
病并徐大化孫杰着都陞京堂用

給事中霍維華王志道郭興治御
史徐景濂賈繼春俱着起復原官
催來赴任大化殺人毒手通天老
猾楊維垣諸疏皆其主筆維華維
垣攪亂乾坤後璫敗復借題護局
最為奸人之雄
大學士朱國楨回籍

國楨着湧幢小品內敘張差事云
坐以風癲而止浙人以為別調時
因李蕃參論引疾允之忠賢語人
曰此老頭兒也是邪人然却不作
惡事故較諸去相獨優云
原任吏部郎中鄒維璉員外夏嘉遇
主事陳國祥御史王允成俱削秩

張訥誣礦趙南星奏其十罪內連
允成等有旨舊銓臣罪狀欺天罔
人深可痛恨其引用私黨匪人着
張訥遂一指名回奏南御史王允
成無端突起北道憲綱何在鄒維
璉夏嘉遇陳國祥調部亦壞成規
俱着為民當差有司不得情庇

保定巡撫程正己回籍
正己掌癸亥察時斥亓詩教趙興
邦宮應震吳嗣亮號四凶俱處以
不謹逆部魏廣微之不聽至是盡
翻察典正己因為所阻逐
應天巡撫周起元削奪
以參屬官朱童蒙也初童蒙以講
學劾鄒元標等倒轉為藐松道在
任多不法起元因其以養病得京
堂具疏參奏時織監李實以楊姜
事屢疏劾起元護庇屬官給事中
李魯生復攻之急而巡漕御史喻
思恂又飛書長安言其可殺人甚
危之有旨周起元護庇楊姜令又

誣論朱童蒙排陷正人姑着為民
仍追奪誥命
刑部尚書喬允升兵部侍郎居相回
籍
左通政涂一榛准養病去
原任典簿許念啟縱騎逮治潘一鳳
周卿王鍾龐趙洪陽俱着撫按提問

史記事李炳賀烺丁元薦沈應奎毛
士龍俱削秩李邦華吳爾成王元翰
俱閒住孫巍相魏大中施天德俱聽
勘張經邦革任閒住
以張訥回奏所參也訥首誣太宰
并推諸正人如拉朽此真逆璫之
先鋒矣

戶部侍郎鄭三俊回籍
時有語曰趙高既放楊左同虢猶
有八勁曰趙錢孫李周吳鄭王指
趙健錢春孫居相李邦華周起元
吳仁度鄭三俊王之寀也
翰林院編修繆昌期閒住
楊漣二十四罪疏或曰繆爲具草

故璫喞之告病遂得閒住
十二月
題授中書舍人魏良卿
此逆璫授官之始也
起陞倒轉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燁等
官
起徐兆魁爲吏部右侍郎

陪兆魁者薛貞也
崔呈秀回道管事
呈秀提問擬成禮科李恒茂題京
畿戲苦兩端事御史崔呈秀受銀
放盜爲假知縣石三畏賍私狼籍
爲誣有旨崔呈秀顯是誣蔑不必
行勘着回道管事石三畏暫擬部

銜仍候考選其薦主御史陳九疇
即准陞京堂用
以李宗延為都御史
時會推吏部尚書宗延為首次王
永光趙彥鍾羽正崔景榮李起元
王在晉陳道亨奉旨景榮起吏部
尚書宗延改都御史宗延初任御

史以建言謫天下賢之晚節潦倒
遂入璫幕
以喬應甲為副都御史王紹徽為僉
都御史
應甲一月上三疏皆攻東林詈淮
撫李三才者紹徽亦陰鷙敢悖公
論曾作東林點將錄以傾陷善類

故其黨推為盟主陪應甲者薛鳳
翔陪紹徽者朱欽相也
徐紹吉准遇缺補用
以顧其仁薦之也
楊述中不必行勘即陞京堂用
述中以大方敗績言官交章論其
妬功賣友聽勘有疏自陳遂得中

旨述中先已加兵部尚書矣又何
以京堂為
以黃克纘為工部尚書
陪克纘者李養正也克纘附內監
劉朝誣恭毛士龍實為乾兒義孫
作俑後逆案處分竟得漏網
以周應秋為南京刑部侍郎

陪廳秋者徐紹吉也
以郭尚友為保定巡撫
陪尚友者魏溥也初尚友賄營山
西巡撫趙南星不用擢謝應祥陳
九疇攻去應祥而尚友竟得保定
蓋以御南星故俾報復之耳尚友
果與巡按馬逢皋訐南星事倫極

卷一　二十四

慘毒其子中書趙清衡甥王鍾龐
竟責二十板笕斃杖下非知府蔡
官治推官許蓋世極力護持趙氏
無遺類矣逢皋南星例推者也
以張樸為大同巡撫
陪樸者張修德也樸庸鄙無恥有弟
張訥者應璫募力詆趙南星等數

十人具疏之次日即以節授樸樸
故會婪察處之梟臣也
許弘綱唐濟世何喬遠毛堪呂純如
錢榮張惟樞曹道彭宗孟熊化汪慶
百王業浩俱准次第擢用
以陳熙昌薦之也
阮大鋮陳胤叢陳爾翼張養素李應

卷一　二十五

應薦李嵩楊春茂高弘圖王大年張
捷馬逢皋俱准即與推用
以李魯生薦之也　陞用多取中旨
魯生疏稱執中建中旨不從中出
而誰出我以為逆璫解嘲自此而
內批愈無忌矣後張錫命亦有疏
專薦大鋮時為忠賢主筆者數人

世傳趙鳴陽而不知有毛昂霄也毛為汶上舉人而郭萬程曾受業其門嘗揚左之逮也郭私為營救於内忠賢意亦將釋而傳應星毛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語故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俱禍潛逃其一切論旨自内出者多毛筆也後竟漏網無論及者郭又言毛寓在外嘗見其攜本在外寓示人此何世界哉

原任重慶府推官王建泰汾陽知縣張九賢俱准陞部屬用

李魯生為朱童蒙劾周起元薦阮大鋮等因言建泰九賢以無罪處

也

兩朝剝復録卷一

兩朝剥復録卷之二

明　吳應箕輯

天啟五年乙丑

正月

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削奪
以陳維新叅之也維新疏薦許弘
綱王永光徐紹吉而劾象春辣手

兇鋒狼心虎吻
工部侍郎吳仁度回籍
原任太僕寺少卿起陞左通政劉宗
周削奪
宗周有辭官疏奉旨劉宗周瞰視
朝廷矯情厭世好生放恣着革職
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原任吏部侍郎曹于汴在籍調理
改書院作忠祠
李魯生先疏書院改作公廨今又
疏書院改作忠祠
禮部侍郎何如寵着冠帶閒住
左都御史喬應甲疏翻京察
言癸亥丁巳京察不公大抵詆

李三才而稱徐紹吉又欲將江南
所刻私記小說下撫按搜求以馬
六匹馳進會議成書以付史館其
爲可笑如此

二月

兵部尚書陳道亨回籍
簡討丁乾學方逢年顧錫疇吏部郝

土會禮科韋允儒兵科董承業戶科
熊奮渭主事李紀貞俱降調舉人謝
錫賢等俱罰科
以試錄策論觸忌也聖諭朕覽各
省直試錄有湖廣江西山東福建
策問內措語粗狂任情恣肆兼有
詆毀朝政說刺朕躬逞詭譎之詞
是非任其顛倒縱雌黃之口誣衊
罔所顧忌皆因彼時大臣招權納
賄主持於中故各省考官願指占
風於外附會朕思遼疆未復黔省
未寧正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
子攄忠吐膽之日舍實政而弗詢
徒亮人之是悅諫作人之盛典失

祖宗之美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容
傳與吏部即將正副考官八人都
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聊存觧網之
仁用作維新之效路諭
巡按山東御史魏光緒降調
以條陳山東善後事宜內薦知縣
郭人吉也光緒降三級調外任用
人吉削籍
巡撫南贛李成名同籍
以李養正為刑部尚書
養正巡撫河南有聲迨為司寇暇
楝楊左一案得罪公論後戊寅年
王永光為冢宰以南刑部起之言
官力攻不果用

何熊祥准過南北大僚缺用申用懋
准過邊撫缺用朱一桂陸卿榮王沆
秦聚奎汪慶百徐揚百徐揚先郭鞏
劉廷宣邵輔忠姚宗文范得志俱准
原官起用舉人童學賢准會試
以徐大化薦之也疏内并及李魯
生所薦阮大鋮等十一人陳熙昌

所薦許弘綱等十二人陳維新所
薦王永光等六人又為霍維華孫
杰等勸駕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孫必顯降調回
籍
原任南京吏部尚書余懋衡准在籍
調理

御史劉廷佐降調
以申救考官舉人也有旨責其黨
邪
徐景濂徐卿伯徐揚先汪慶百俱作
速催來到任
以楊維垣薦之也
原任長史石三畏原任知縣熊江別

如綸俱准考選
崔呈秀疏薦張鶴鳴申用懋王永
光許弘綱商周祚等又言石三畏
枉遭擯斥熊江別如綸皆英才卓
品以惡亓詩教而波及江以惡阮
大鋮而外轉如綸云
刑部侍郎王之寀革職為民當差

時楊維垣首翻挺擊一案疏言張
差風癲之眞即碎之家之骨不足
贖其罪且謂李可灼特不幸之之
家而之家特偶幸之可灼此疏最
悖妄盡翻案之作俑也
宣府巡撫徐良彥降調
以崔呈秀忝之也有旨降三級調

外任用
令京堂自陳請旨去留
以崔呈秀條陳也時逆璫蓄謀巨
測故呈秀畫此計為一網之策而
善類如掃矣
總理河道尚書朱光祚回籍
駙馬都尉李承恩著鎮撫打司問

以魏忠賢誣之也此為鎮撫打問
之始故書之
原任南京光祿寺卿周汝登致仕
以毛一鷺為應天巡撫
一鷺在蘇州時約織監李實同謀
害亚實誣奏高攀龍周起元周順
昌黃遵素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

俱被逮問緹騎至蘇州為民所擊
一鷺挑璫怨復殺倡義五人或曰
鷺在家居廳上忽見有索命者遂
病至死蝟縮恐如小兒蓋隂ク誅
之也一鷺巡撫時或夜粘對聯于
轅門鼓上曰拔一毛一毛不肯殺
一鷺一路太平

岳和聲劉繩祖余文縉優叙
以崔呈秀薦之也疏内并劾袁化
中以元兇之門生故吏叅論三臣
有旨和聲等優叙袁化中已有旨
處分了和聲撫順天時覩忠賢呼
爲岳三哥着他在我家来做官

三月

御史周宗建張慎言俱削奪仍行撫
按提問追贓具奏御史黄遵素李應
昇俱削奪叅政沈萃禎知縣吴煥俱
降三級御史安伸以原官起用
以曹欽程叅之也欽程疏大畧謂
宗建慎言遵素應昇甘作趙南星
之鷹犬爲魏大中之牙爪吴煥素
附東林萃禎神通速化又稱群臣
中披膽洒肝無漸傅梱之骨鯁者
僅有陳九疇李魯生張訥李蕃周
昌晋李恒茂梁夢環張惟一顧其
仁數臣而已奉旨這本説的是周
宗建令作賄閙及鑽入言路薦庥
多私引其黨沈萃禎以貪憸獵至

叅政又欲引吴煥爲接手至倡建
私學於都城之内尤屬不法慎言
條薦趙南星爲首功避差任意鴟
張同臺安伸竟遭毒手先任曹縣
侵盗庫銀三千兩後任石三畏查
出遂担單為處王官李應昇專爲
東林護法排擠正人亟引高攀龍

四年前一典史騄蹐總憲遂恃與
援欲擴北直提學黃遵素以汪文
言倖胥臺班即陞座師鄒維璉於
趙南星破例得入吏部一味搏擊
善類以動高攀龍魏大中之虐焰
此四臣者招權納賄黨邪徇私目
無國憲都著革了職為民當差仍
追奪誥命內周宗建張慎言賍私
狼籍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賍具奏
不許庇護沈萃禎及吳煥俱着降
三級安伸仍以原官起用欽程殺
人甚多璫最暱愛恃寵故恣璫後
惡之及被劾斥歸詣璫叩頭抱膝
痛哭曰顧無忘父子之誼璫雖憐
之而不復収

野臣曰豫章理學節義之鄉即
有異類未有敢家而喪心狂噬
不顧如欽程是舉之甚者也東
南縉紳之禍始于傅櫆成于欽
程江西殆不幸有此二人故欽
程為當時五狗之一後欽程鄉
赴西市或見其變為豬形然而跡
其所為則又狗彘不食其餘者矣

原任巡撫鄧渼降調何練如緹騎逮
問
以給事楊炳糸之也
御史劉樸黃公輔涂世業萬言揚知
縣盧化鰲俱削奪

以霍維華參之也
御史喬承詔錯舉解經邦降調
尚寶寺司卿婁志禮加太常寺卿致
任
戶部侍郎陳所學加尚書致仕
太僕寺卿黃龍光自陳致仕
原任諭德張鼐削奪

內閣推補纂修實錄有旨張鼐革
職為民追奪誥命
巡撫甘肅李若星削奪
以許顯純打問汪文言扳誣也
御史游士任緹騎逮問操江都御史
熊明遇革職聽勘
以薛國觀參明遇黨救士任也

太常寺卿侯抗蒲自陳致仕
魏廣微謂其為東林党也
太常寺卿莫士琦陳啟南自陳致仕
以何熊祥為南京吏部尚書
陪熊祥者王在晉也
以王永光為南京兵部尚書
陪永光者張鶴鳴也

以史球為戎政郎
陪球者徐紹吉也
以薛貞為刑部侍郎
以董可威為工部添註侍郎
陪可威者胡世賞也
以唐世濟為刑部侍郎
世濟素有聲崇禎八年以薦逆案

霍維華而敗
以申用懋爲順天巡撫
陪用懋者張志發也志發終逆璫
之世不肯出
以張曉爲宣撫巡撫
陪曉者王家禎也二人後俱頌璫
范濟世岳駿聲俞維字俱准原官起

用
以王大年薦之也
以王惟儉爲南京兵部侍郎
陪惟儉者朱一桂也
以陪振商者爲南贛巡撫
陪振商者范濟世也振商曾有頌
璫疏

以閔夢得爲偏沅巡撫
陪夢得者張九德也
以魏濟爲湖廣巡撫
四月
原任尚書趙南星等俱削秩提問
以許顯純打問汪文言許念啟扳
誣之也有旨楊鎬熊廷弼既失封

疆又公行賄賂以希僥脫楊漣左
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
章俱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
來京同汪文言一併究問追贓其
本內受贓各官趙南星等十五人
除已經削籍外俱削了籍著撫按
提問追贓具奏該部知道時汪文

言栺出趙南星鄒漢毛士龍王之
家李若星鄒維璉惠世揚繆昌期
施天德黃龍光徐良彥魏士晉熊
明遇黃正賓盧化鰲等許念敦栺
出傅淑訓[illegible]欲殺諸
臣而無賍故[illegible]
浙江巡撫王洽閒住

以李應公叅之也
甘肅巡撫宋槃致任回籍
以袁鯨叅之也
光祿寺丞吳良輔回籍
通政楊瑞吾自陳致仕
監生楊維休革去衣巾泰昌實錄王
之案治罪毀板

以霍維華論之也維華有三朝要
孝無間一代實錄當確謹剖邪黨
誣衊之實以備信史事疏詞近數
千言大畧為東林標門戶之幟聖
世見言黃之戰借題汚衊宮庭損
虧聖德云云奉旨本內說張差風
顛遙直至於移宮進樂情形尤朕
所目覩劉一燝黨邪害正韓爌庇
護元兇孫慎行借題修怨張問達
周嘉謨私改旨意朋比為奸本當
削籍念係股肱輔弼之臣姑不深
究孫慎行暨監生楊維休私刻板
行著撫按追去立毀惟休草去衣
巾仍將[illegible]史館從實紀錄

載其修成皇考實録另行改正王
之案誣謟緬官并楊漣左光斗遠
至追贓一体治罪范濟世王志道
汪慶伯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
捷畬任瀾既倒之時有挺持不移
之節濟世候巡撫缺用志道等六
員陞太常太僕少卿添註用唐嗣

美岳駿聲曹遵唯守正致排嗣美
候起復仍以左通政用駿聲二員
即與推用李可灼免戍回籍丁卯
楊維垣倡發救之議以引邪沮正
可灼得列名冊内而孫慎行不與
此疏伏三朝要典之根也疏中閒
黨後宮巧脫大逆且欲治劉一燝

之罪其言譸張悖惡敢於殺人維
華之罪通天矣初維華以給事例
轉秦臬外艱吞家楊左正在事維
岳屢使家僕吳興東奏記魏璫謀
令翻局楊左罷維華起用以審工
部商人史璫意移疾歸崔呈秀吳
淳夫既柄履之復起維華之有為

璫甥孫者因稱愚孫婿甥天下笑
之七年八月見璫意局將敗辭公
封謙子蔭趨時轉局若猛獸鷙鳥
之發雖維垣猶不及也

左庶子葉燦光祿寺卿錢春按察使
張光緒俱削奪

以門克新奉之也因諭熊廷弼而

及之

原任兵部侍郎劉同楂在籍調理

南太僕寺卿徐夢麟閒住

以盧承欽參之也時并參孫居相

已處夢麟閒住

原任吏科給事劉弘化削奪南太僕

寺少卿吳炯致仕

以石三畏參之也

大理寺少卿方大任在籍調理

總督兩廣何士晉削奪

以虞廷陛參之也有旨養馬當差

錦衣衛指揮趙昌亂太僕寺少卿劉

惟忠俱革職

原任吏部尚書張問達姑着冠帶閒

住周嘉謨削奪

以周維持參之也

原任大學士劉一燝削奪

以葉有聲參之也

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龍削奪

以游鳳翔參之也攀龍後被逮沉

淵鳳翔遣意殺之

兵科給事中杜三策回籍

以郭治參之也党護熊廷弼失陷

封疆

原任兵部侍郎方孔炤削奪

以顧宗孟參之也有旨養馬當差

宗孟盖吳門之別調也

御史潘汝禎即與推用

以李應薦之也疏薦汝楨而劾顧
大章
以徐吉為戶部侍郎
陪吉者蕪茂相也茂相先為巡撫
丁憂歸薦起而有司各官趙南星
為搖惡毅之曰茂相草土中猶作
駢儷語聞謝薦之禮或百或千意

在斯乎識者傳而笑之
以王之臣為薊遼總督
陪之臣者喻共性也
以王家楨為甘肅巡撫
陪家楨者王珹也
以尹同皐為四川巡撫
同皐與魏廣微同寓又與馮銓同

門山右主人彙之戊寅為御史汪
應元劾歸服未闋復黃緣錦衣張
道濬嘱王永光起兩廣總督
以呂純如為山東巡撫
陪純者潘濬也
以王之采為兵部侍郎
此北直正人又一王之采也

以范濟世為南京操江僉都御史
濟世在南捜討助建不遺餘力
以王珹為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阮大鋮唯起陞京堂余大成准職方司
郎中
以葉有聲薦之也內稱大鋮曾發
一螺私書啟一螺得罷

王業准復原
以兆先薦之也
五月
原任刑部侍郎王之寀撫按追贓之
論
以岳駿聲參之也駿聲爲梃擊一
案訟寃其言悖逆之極

太常寺卿程註削籍
以王時英參之也參其黨趙南星
李三才而傾陷吳殿邦得旨削籍
爲民養馬當差追奪誥命
少詹錢謙益兵部主事沈正宗俱削
奪
以陳以瑞參之也以瑞以科場關
節參謙益崇禎元年謙益竟以此
爲溫體仁所持踉蹌去國
大理寺少卿韋蕃回籍
蕃以龍陽試馮銓故濟士聞參之
士聞銓門生也
兵部尚書趙彥回籍提兵蕭如薰革
任

以玄默參之也如薰爲李三才親
家故不免
尚寶寺少卿曠鳴鸞陳所聞俱降調
以莊謙參之也
禮部主事荆養工部主事惠承芳俱
閒住
以黃承昊參之也承芳惠世揚參之

父

禮部尚書翁正春回籍

以袁鯨叅之也

刑部尚書饒伸終養

以杜齊芳叅之也

太常寺少卿等官甄淑削奪張光房

閒住

禮部尚書王圖閒住

以程序叅之也謂其為門戶渠魁

兵部主事賤然削奪

以楊文玉叅之也

禮部侍郎徐光啟閒住原任吏部員

外郎馮時來削奪

以智鋌叅之也

工部尚書向所知回籍

姚作瑞郎存性俱褫原官

以黃承昊疏之也存性作令以貪

橫被察者

以喬應甲為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王紹徽素恨馮從吾以應甲撫陝

欲其殺從吾也從吾為應甲所挫

辱鬱鬱而死應甲并誣前撫孫居

相賍私門遺應甲撫陝貪鄙非人

類其黨復倒戈攻之

以薛貞為刑部右侍郎靳於中為添

註右侍郎二人俱以內批得之

以高第為兵部尚書

以意屬第故屢推得之

六月

光祿寺卿等官周延光蔡夢麟俱分別議處

以陳睿謨參之也

巡撫直隸御史宋師襄降調

以地方人材薦感以　也

府丞陳一元革任

卷二　二十八

以余文熠參之也并參葉向高欲行察奪削

巡撫延綏翟鳳沖革職聽勘

以陳世埈參之也

兵部侍郎張鳳翔削奪并削子蔭

以陳朝輔參之也

太僕寺少卿濮中玉自陳致任

廣東巡撫吴良機削奪

大學士朱延禧回籍

簡討姚希孟削奪南京光祿寺卿游漢儒閒任

太僕寺卿金士衡回籍

以李蝶然參之也

御史李喬崙陳必謙參政張國紳俱

卷二　二十九

削奪李喬崙仍追奪誥命

以潘士聞參之也

參政王維章削籍

以倪文煥參之也

直隸高陽縣知縣唐紹堯騠騎逮治

以太監韓世能參之也紹堯下法司進比先後責一百八十板而下

手者姚誠立也
巡撫鄖陽畢懋良原任禮部尚書李
騰芳俱削奪
以王際達參之也
大理寺丞游忠誨兵科給事中胡永
順俱降調
以申救唐紹堯事也

原任禮部尚書王圖巡撫保定程正
己光祿寺丞趙昌運彭遵古俱削
奪
以劉弘光參之也
原任工部尚書朱光祚胡忻俱削奪
以田一甲參之也一甲自陳
臺陞用參疏申武言部輔

李三才門戶之惡
吏部主事劉行義華藏王任武
以周維參之也
提督倉場侍郎畢懋良致仕
原任太僕寺卿彥致仕
沈演候府尹用王雅量以原官用
演在福建曾投沽庫銀十五萬助

工
以胡世賞為刑部右侍郎
陪世賞者杜士全也
以王紹徽為付都御史
陪紹徽者薛鳳翔也
以張九德為付都御史巡撫延綏
以郝名宦為南京兵部左侍郎

陪名宦者杜士全也
以潘濬為左僉都御史
陪濬者毛堪也堪終壇未起
以唐世濟為兵部右侍郎
以黃運泰為户部左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督餉天津
陪運泰者史永安也

以李若珪為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若珪一日換赤金千兩人謂其傳
廵撫亦不易矣
七月
原任左副都御史等官楊漣等著鎮
撫司逐日追比
時閣臣魏廣微揭稱今日文書房

官傳上旨令日打通楊漣等贓着
臣票擬逐日嚴刑追比五日一面
奏完日送法司擬罪不勝驚愕臣
自辦事閣中實未見此旨念漣等
今為有罪之人在前日為聖明之
佐即贓私自真轉發刑部擬議贓
完之條逐日嚴刑死直須臾耳忠

賢怒之後于八月十二日降諭切
責畧曰自去歲辟逐兇邪廓清朝
宁厲精圖治雅意中興秉軸大臣
莫有為朕分憂共念者即如楊漣
左光斗移宮一事背先帝之深恩
陷朕躬於不孝又熊廷弼等喪遼
辱國一棄寸斬尚有餘辜而楊漣

左光斗受其重賄巧為出脫比皆
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而在朝文武
持祿養交狗避私禍但顧子孫之
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率狗舊章
而日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
日大不相侔以致言官承望風旨
緘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者今宜

改過自新共維國是敢有陰懷觀
望猜異機關或巧借題目代人報
或捏寫飛言希圖翻案者朕摟祖
宗所立紅牌之律俱致以誣詆欺
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楊漣等三人
生為貪婪之賊臣死為不忠之逆
鬼今雖在獄故而戕害忠良惡類

尚存候追贓完日明著爰書暴其
罪狀布告遠近昭著史冊垂示將
來以為萬世人臣不忠之戒云云
內朝政日亂大不相侔者正引廣
微揭中語也諭出廣微大惧挾同
官顧秉謙曰向者公將獲罪以我
故得釋之今公不引手請俟之鬼

門關矣秉謙為委曲調解廣微復
出吏部尚書崔景榮手扎曰景榮
教我救楊漣等也忠賢意稍解廣
微得引疾景榮竟削奪

野臣曰使廣微即以此揭獲罪
以無愧于附內之惡矣而又巧
排景榮何哉動人殺機而欲止

人之殺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悲
夫
吏科給事中孫昭統給假回籍
吏部尚書崔景榮回籍
原任兵部侍郎李邦華御史李日宣
吏部員外周順昌林枝橋俱削奪
以倪文煥參之也有旨李邦華東

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為死黨同
姪李日宣巧計陰謀傾害善類周
順昌窮附東林營入歷部貪橫異
常倪逖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結汪
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擣黨
同盟遠過蘇州流連十日以女許
婚目中尚知有國法乎林枝橋改

調署選惟賄是聞從子林世亮私
藏菴觀收娼賣官鬻〻有援都着
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內
有贓私狠籍的還着撫按提問追
贓充餉其私創書院匾額雖去碑
記猶存着禮部即時毀碎回奏以
為植黨聚徒之戒該部院知道時

文煥責九門軍失擋意遂結崔呈
秀為介紹投拜義子此疏其贄見
也內參順昌贓私至歷況數毋可
謂良心死盡矣
御史李玄回籍
楊漣左光斗俱卒于獄仍行撫按嚴
提家屬追贓

時主獄者許顯純也諸臣卒於獄
者其死慘甚蓋有不忍書者矣
太僕寺等官韓策汪先岸俱削奪
以袁鯨參之也鯨曾有疏參王紹
徽故逆案得漏
原任大學士韓爌削奪
以李魯生參之也爌負海內重望

後崇禎二年起用不幸會奴變幾
致不測然其處分逆案不能仰承
聖意天下猶有憾焉
原任尚書李三才等十五人已故追
奪誥命現存者俱削奪
以石三畏參之也三畏疏內所邪臣
十五人為李三才顧憲臣王圖孫
丕揚曹于汴胡忻王元翰王淋忻
楊兆京董崇質王象春趙南星張
問達王允成金一橒其所稱正臣
則為喬應甲劉國縉王紹徽許弘
綱徐兆魁丁賓董可威李鋕鄭繼
芳徐紹吉韓浚趙士諤陳陞
御史石三畏薦孫朝肅王行健章允

岳王弘祖報可
以朝肅先為魏光緒所參行儉曾
為王允成所參故也
給事中玄默薦韓原善王所用報可
八月
李樸王立贈官俱追奪
以安神參之內相稱部輔忠音發

巨奸巨奸指李三才
翰林院編修侯恪回籍
以智挺黍之謂爲魏大中姚希孟
繆昌期死党三人也
東林関中江右徽州書院俱行折毀
變價助工原任左都御史鄒元標
追奪生前官爵誥命原任尚書孫
慎行余懋衡馮從吾俱削奪原任
侍郎鄭三俊畢懋良俱閒住以張
訥忝之也得旨這都城書院改作
忠臣祠久已有旨會議如何至今
尚未具覆其東林関中江右徽州
一切書院俱着拆毁暨田土房屋
估價變賣催觧助工本内有名如

鄒元標少負忠名出山渣倒其身
雖死已久然巨惡依勢餘虐尚存
着削了籍追奪誥命外如孫慎言
行馮從吾余懋衡名雖假手理學
行無異于市井或通関節而居之
不疑或躬竊主而醜然無耻至甚
假仙惑世吞産欺孤讀之令人指
髮此三員都着削了籍爲民仍追
奪誥命鄭俊畢懋良附麗逆璫合
汚同流姑着准冠帯閒住河東巡
塩御史旣例不入陝宽以會請而
入橐賈公私侯回道時都察院考
核示懲該部知道詢所指塩臣李
日宣也劉嶽巡塩河東大怛固出

疏自明河東〻倒身事璫大復罷倖
云
袁化中卒於獄
光祿寺卿周延光降用南太常少卿
綦夢麟致仕
高陽縣知縣唐紹堯遣戍
熊廷弼棄市

時二十五日也諭內閣我皇祖時
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畧賜以
上方錫之蟒玉任極人臣義當盡
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托病卸
荐袁應泰而遼亡既則剛愎不仁
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
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

百萬性命而徵兵西蜀則西蜀變
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
岌〻未寧斯其罪難以擢髮數迨
三尺莫逃百計鑽求其最甚者則
有同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顧大
章妄爲羅屬可矜而又托奸徒汪
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

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
以萬千要閣祖宗彊土法度亂朕
深痛恨已將楊漣等置之於理頃
八月二十一日於文華殿日講畢
卿等五員面獻刊行有像遼東傳
一冊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熊廷
弼以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

之鑒髮切齒况屢言官郭興法門
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形於章疏
宜經亟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人
之憤卿等可即傳示刑部衙門著
便會官决了以為人臣辱倫生罔
上不忠之戒先是忠出刊書一本
示閣臣曰廷弼即議處决閣臣肅

日中不决黄立極曰不過夜半片
紙即可了當矣從之廷弼既斬函
首九邊屍棄漏澤園

野臣曰熊廷之起撫遼東也特
萬曆戊午檢討丁紹軾有疏論
之遂相失至丁方拜相而適有
是事於是論者皆謂熊之死為
之也然丁則為遼東傳實馮銓
所作其出諸袖者馮一人也夫
熊罪應死固矣惡自有應得之
律而加以誣反誣以通賄借封
疆一案以殺諸君子此實何哉
未幾丁亦暴卒而傳者遂有田
蚡灌夫之說事即不足信然亦

異矣

周朝瑞卒于獄

薛三省為吏部左侍郎

陪三省者駱從宇也

以王紹徽為倉場總督

陪紹徽者薛鳳翔也

以王祚遠為國子監祭酒

陪祚遠者曾楚卿也
周如磐黃立極馮銓丁紹軾俱入閣
辦事
時枚卜周如磐彭凌霄林堯俞黃
立極駱從宇薛三省馮銓錢龍錫
丁紹軾李宗延奉旨點用其四而
首輔則顧秉謙也秉謙見魏忠賢

曾捻髯云欲自為兒恨髮已白因
命其子拜為孫忠賢賞銀二百兩
野臣曰自涿州相而要典作党
籍成士大夫之禍遂不可解然
余嘗聞與馮勃溪之跋矣丁有
家書余曾見之謂必欲則党人
籍輔臣顧秉謙等皆以為然丁
獨爭之曰今得第者刻同年錄
其子孫作世譜矣事翻覆不可
知我輩數人受奕世不解之怨
公不自計獨不為子孫思乎顧
聞而事寢今世傳有點將錄天
鑑錄雷轟薦亦此類書
未刻而京悍之意則同路人知

之矣
以王紹徽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紹徽撰東林點將錄者也
以徐大化為左付都御史
凡魏璫一切殺人事皆徐導之自
此後益橫矣
起蕭茂相南京刑部右侍郎

時吳崇禮亦起為南京刑部右侍
郎
朱一桂李養質重加陞擢亓詩教起
用
以李蕃薦之也疏內并薦年志愛
九月

御史吳之仁閒住

大理寺曹珍閒住
以潘士聞叅之也
户部主事閔先閒住
兵科給事吳國華削奪
以其疏叅曹欽程也
原任侍郎孫居相及史記事俱削奪
以虞廷陛叅之也謂居相奉李三
才為盟主維史記事為死友
原任侍郎孫居相撫按提問原任巡
撫梅之煥削奪
以陳序叅之也謂居相身賣東林
賄齊節鉞楊漣過麻城縣與之盟
桓流淨然楊赴逮時實未經麻城
也

原任巡撫楊鶴御史江秉謙夏之令
俱削奪
以卓邁叅之也謂其皆薦熊廷弼
者
總河侍郎南居益削奪
以黃承昊叅之也承昊素與居益
避竟忍操及後復用朝李邦華引

承昊登門謝罪李承昊之座主也
原任吏部尚書崔景榮削奪原任御
史夏之令緹騎逮治戶部主事李
孔度削奪中書吳之瑞吳世科俱
鎮撫究問
以倪文煥叅之也
顧大章卒于獄

大章之死實楊維垣殺之主謀者
徐大化也大化曾遣人求婚於大
章不應後復從法司提問下鎮撫
斃杖下
原任編修侯恪給事中解學龍俱削奪
以智鋌叅之也疏意出李思誠李
解之母舅也

南京尚寶司卿傅宗皐閒住
原任兵部郎中李瑾給事中劉懋俱削
奪
以趙亂昌叅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緹騎逮治
將刑部侍郎鄒鍊楊左諸疏宣付
史館

以李養正覆審讞之也
兵部侍郎王國楨削奪
以李燦然叅之也
原任兵部侍郎岳元聲削奪副使余
新民知府陳於堯俱議處
以徐復陽叅之也
大理寺正卿王佐閒住

以李思誠為禮部左侍郎
陪思誠者朱宗道也
以駱從宇為禮部右侍郎
陪從宇者施鳳來也
以薛三省為禮部尚書
陪三省者周炳謨也
以蘇茂相為戶部侍郎摠督漕運

工科給事中盧廷陛薦部輔忠姚宗
文亓詩教趙興邦何廷祥王永光
徐必達陳陛何早錢家坤岳和聲
潘汝楨過庭訓許弘綱王侁孫國
楨李夔龍李徵儀報可
疏稱李夔龍首薦汪文言之奸李
徵儀同發于王立之奸

御史張養素薦劉廷元姚宗文部輔
忠許弘綱報可
養素按浙江薦廷元等為趙南星
所劾降行人司副再入臺班復薦
之
御史卓邁薦姚宗文部輔宗蘇琰余
合中林一桂報可

琰一桂皆閩人也合中為巡漕例
轉以五百金餽崔呈秀得復臺班
起部輔忠為順天府丞姚宗文為太
常寺少卿亓詩教為吏科給事中
李徵儀為湖廣道御史
以李嵩桑國用薦之也
御史倪文煥薦部輔忠劉廷元盧讓

報可．

起吏科給事中趙興邦江西道御史

牟志夔

關鳴泰署守盈劉澤深俱下吏部酌

用

以智挺參之也

十月

壹

原任尚寶卿傅宗皐削奪

以王琪參之也

兵部侍郎蔣官劉策陸完學楊一鵬

朱世守俱削奪

以潘汝禎參之也疏惠世揚之惡

趙南星之奸

兵部主事徐日久削奪

原任巡撫之峡撫按提問原任太

常寺卿陳所聞削奪

以梁克順參之也

御史王雅量薦萬崇德孫國楨王侃

徐從治報可

內开請焚李卓吾諸書

以李從心為工部尚書摠督河道

卷二　　壹

從心為摠河時有縣令魏廣德者

廣徵之弟每有聞說輒傅軍門鼓

從心肅而迎之嘗一日三擊鼓云

以潘濬為南刑部侍郎

以高第為遼東經畧

上宣第至文華殿賜蟒衣玉帶綵

緞表裏銀四千兩先會推者為王

之匪王之采閻鳴泰劉遵憲俱罰

奪另推又推高第王在晉張鶴鳴

文球乃用第

御史賈繼春薦謝啟光倪思輝郭允

厚李春燁史孔吉李際明報可

以薛貞為倉場總督

陪貞者扶克儉也後倉場火貞疏

稱忠賢有護大功諸臣頌璫自貞

始

以謝啟光為左僉都御史

陪啟光者馮三元也啟光往來王

紹徽馮銓之門為之傳語時稱紅

娘寄柬

以王之采為陝西總督

陪之采者劉遵憲也之采任總督

建璫祠事敗乃與史永安互疏推

卸天下笑之

以王永光為兵部尚書劉遵憲陞兵

部左侍郎閻鳴泰陞兵部右侍郎

扶克儉陞刑部左侍郎

克儉後謝歸以闖破家

以李思誠為吏部右侍郎

陪思誠者徐思魁也

黄儒炳改吏部右侍郎

儒炳貌猙甚人有盧杞之號

以朱一桂為刑部左侍郎

陪一桂者倪思惠也

以許弘綱者馮嘉會也南京兵部尚書

陪祀闕者馮嘉會也

十一月

原任兵科給事中胡永順御史易應

昌房可壯通判陽騰俱削奪

以胡桂芳叅之也

翰林院編修陳子壯並其父吏科給

事陳熙昌俱削奪

時欲以都垣予升詩謗逐陳而反

其子

揚州府知府劉扭解來京

以錦衣衛緝獲妖僧本福扇頭有

鐸詩謗訕時政也

大理寺丞張淼徐如翰俱削奪

以梁夢環叅之也

原任浙江巡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

揮俱削奪

以王時英叅之也

工部侍郎王維儉閑住尚寶司卿王

孟震俱削奪

以彭參叅之也

工部侍郎蕭近高原任刑部尚書喬

允升馬之駿俱閑住原任知州汪

州心淵等作速提問（尚書）

以薛國觀叅之也

登萊巡撫武之望調用知州王國泰

削奪

以袁鯨叅之也

太常寺少卿莊欽隣太僕寺少卿孫之

盖俱削奪
以李茂恒恭之也
副使樊王家削奪撫按提問
以吳殿邦恭之也
張慎言周宗建贓銀追完速解
刑部病故因犯疏奉旨沈有瑞欠
贓銀一萬七千兩着行原籍查追

伊子解部監比朕覽斯奏因憶張
慎言周宗建提問追贓奉旨將近
一載如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
違玩着併追完速解
劉志選二疏宜付史館
大畧為紅丸一案翻案內稱首輔
葉向高有無將之心宗伯孫慎行罪

不容於死
孫杰陞大理寺左少卿
經畧高第薦田吉為贊畫振可
唐世濟陞兵部左侍郎袁可立起兵
部右侍郎
可立為御史李喬崙等劾歸實緣
復起

以史永安巡撫寧夏
野臣因永安死守貴陽一年卒
全其節時大稱之迨撫寧夏乃
為逆璫建祠此所謂簞食豆羹
不屑而受無禮義之鍾萬者也
夫生死之際易決而富貴之心
難除詎不信哉

十二月

太常寺卿陳伯友大理寺丞蕭毅中

俱削奪

以張桓參之也

南京兵部侍郎郭名寵太僕寺少卿

羅汝元俱削奪

以陳世埈參之也

戶部侍郎董應舉兵部侍郎文球俱

閒住

以徐楊先參之也

原任左給事菁官有度禹夢禎韓萬

象俱削奪

以王業浩參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章蕃吏部郎中劉

廷諫員外孫必顯俱削奪

以陳睿謨參之也

原任太常寺少卿金世俊江西按察

使來萬鐘山西參政王繼謨俱削

奪金世俊仍撫按提問

以倪文煥參之也

原任太僕寺卿歐陽律四川參議瞿

學程俱閒住

原任禮部侍郎公鼒閒住

以葉有聲參之也

原任工部尚書沈儆炌禮部侍郎周

炳謨俱閒住

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

以何可及參之也奉旨與左光斗呼

吸相通惟趙南星指揮是聽
原任工部侍郎董應舉大理寺卿曹
珍兵科給事中李遇知俱削奪其
東林黨人著九卿科道查確集議
刊刻成書榜示海内
以盧承欽疏之也承欽旋客先將
以為天道云

工部員外郎吳昌期削奪
以毛一鷺參其與吳懷賢私書往
來譏訕朝政也
戶部主事李柱明著鎮撫司打問
以魏忠賢誣其盜米也柱明為惠
世揚門生世揚逮入柱明頗差人
問訊故以黨論之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遣戍
舊制老疾納續魏廣微恨南星不
見向髮老臣荷戈天末今上御極
後為年志變情捺恩詔卒死戍所
天下悲之
大理寺卿吳之皞御史舒榮都鄭宗
周工部員外何顯宗俱削奪

以潘士聞參之也
原任御史黃尊官方大任方學周汪應
高王弘誥削奪大任仍令撫按提
問
以王珙參之也大任後與楊維垣
寇而疏詆王永光入皆笑之
應天府尹許自省給事中顧良佐主

事張萬敎俱削奪
以劉弘[illegible]叅之也
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鍈楊新
期俱削奪
以趙興邦叅之也興邦切齒於練
啟起任即劾之內有薦楊漣左光
斗諸小人叅黃克纘范濟世諸君
子等語
南京戶部尚書周希聖御史趙延慶
叅議蔣允儀俱削奪
以蘊兆先叅之也
原任尚書趙秉忠副使劉芳俱削奪
以丘兆麟叅之也兆麟疏追論楊
左而快心於其死

御史吳裕中廷杖削奪
裕中疏劾輔臣丁紹軾有言謂其
為熊廷弼報復杖一百革職裕中
竟以杖而死
吏部覆丁紹軾題堪任經畧邊撫邊
道職方各官報可
堪任經畧者為王在晉張鶴鳴王
之臣王之寀閻鳴泰堪任兵部侍
郎者為靳於中郭尚友張樸岳和
聲申用懋蔡復一堪撫遼者為王
弘祖李栖鳳袁崇煥石維屏任邊
道者為丘志充楊邦憲祁承㸁陳
陛韓元善胡平表
工科給事中楊所修薦曹欽程根可

吏科給事中亓詩教薦徐紹吉韓浚趙士諤杜承式祀耀祖張維任報可

疏稱紹吉後士諤係丁巳嘗察受小人之害者承式耀祖維任係丁癸亥嘗察受小人之害者

野臣曰丁巳癸亥二察小人之

反覆極矣而疏稱受小人之害亓韓之惡為世指名豈偶然者也

御史曹谷薦洪起初聶心湯報可

心湯查李三才盜皇木者

御史石三畏薦范濟世徐景濂楊維垣賈維春報可

以王紹徽為吏部尚書

陪紹徽者王永光承周應秋李起元也

史陳以瑞薦秦猷臣齊琦名報可

以李嵩為登萊巡撫

原推孫杰馮三元李春燁李嵩內旨用嵩後祠於蓬萊閣極其頌美云

以曹爾禎為山西巡撫

陪爾禎者張維樞也

以王尊德為廣西巡撫

陪尊德者霍維華也尊德夤緣曹欽程遂得節鉞

起左通政使鄒輔忠

陪輔忠者徐景濂也輔忠曾求點

撫不得益忿與正人爲難戕害毛

士龍命士龍以律免

野臣曰劉志選誣衊中宮之疏

輔忠實懋忠爲此實宜正市朝

之誅者也後逆案處分未盡其

辜天下忿之

[藏書印]

兩朝剝復錄卷之三

明吳應箕輯

天啟六年丙寅

正月

南京通政使魏應時閒住

以何廷樞參之也

夏之令卒于獄

王之案等賍銀勒限速解

上諭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案周宗
張愼言熊廷弼方大任等及故陶
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
奉旨行被處撫按追賍已久如何
不見圖報顯屬違玩還着移文各
省直勒限速解

作三朝要典

諭內閣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
綱慈孝忠敬古今之通義我皇祖
神宗早建元良式端國本魏光緒
魏大中張鵬雲借挺擊以要首功
皇考光宗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稱
聖因哀得病純孝彌彰而奸人孫
愼行薛文周張愼言周希令沈維
炳借紅丸以快私怨追皇考賓天
朕躬纘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
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
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
策之勳而希非望之福將憑几之
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宮眷視

君讎仇臣子之分謂何敬忠之義
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廣祀
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諸臣其因
三案被誣者次第賜環布列在位
特允部院科道諸臣之疏将節次
明旨并諸正臣論俾史臣編輯成
書頒行天下即於新春開館纂脩

特命輔臣顧秉謙黄立極馮銓為
總裁官施鳳来孟紹虞楊景辰姜
逢元為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啟光
余煌来継祚張翀華琪芳吴孔嘉
吴士元楊世芳為纂脩官凡係公
論一切訂存其群黨邪説亦量行
摘録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

寔務在早完功成之寔。名曰三朝
要典以仰慰皇祖考在天之靈用
副朕覲揚烈之意内紹吉啟光邪
詞林而與纂修之列継祚琪芳後
官至九列蒙彈射而不去亦可謂
無恥之甚矣

野臣曰余觀要典之作蓋諸臣

借以脱其傾正人之罪而掩其
擁戴逆璫之私者也然而欲蓋
彌彰其是書之謂歟今板雖燬
幸有書猶有藏者嘗試虚心詳
覈則是邪[非]正較若火觀切謂逆
黨之狠心毒手欲以顛翻世界
而寔為萬世名教干城也嗚呼

孫之獬之哭別如綸曹谷等之
爭誰知其適爲他人地哉
又曰要典所立三案如挺擊紅
丸二者以君父爲嘗試阿後宮
凝弑逆殺忠良故廷元從哲諸
人爲罪不容誅矣而王之寀孫
愼行等所謂功在社稷大義揚

日月而行者也余嘗論之神宗
之急毅麗劉成與太子之請無
深求者是也非是則骨肉之閒
不能無釁然無閒至於挾罷而
誅之引義固爭使亂臣賊子有
所怵而不敢几倖之心以置國
本於泰山盤石之安者此人臣

之職也根株在內伏戎在旁豈
得以不焚獄詞爲由致過甚乃
至以爲貪首功居奇貨挾諸正
論者傾之不遺餘力嗚呼悖矣
專諸之禍不戒懲後女戎與毒
藥發此孰非夙顛之說所遺哉
李固不推棄御閹後世以爲失

計君先誰手而反賜金增秩然
則引以趙盾許止之法則將爲
逭彼相戕柰何以宗伯爲邪說
排忠良擁護譽之局于不變也
若移宮則稍異楊漣之爭深忠
大義賈繼春之爭亦不好兩存
追逐閹儕以肆楊左之毒而賈

亦以自洎其初意附其說者又
加厲焉而從挺擊紅丸以是結
局故三案者實一事也而借三
案以殺人者寔一事也本朝近
三百年其間大禮大獄爭者不
一受禍者亦不一要無如三案
之酷其他是非或俟久而論定

三案則是之故要典者逆璫借
以殺人之書寔即亂賊是定之
爰書以垂戒于天下者也則孰
為是書之作為無補也哉

尚寶司少卿范鳳翼姜習孔給事中
孫紹統王事傅梅吳鳴虞祺劉奪
以曾應瑞參之也

御史姚祚端蔣彥杜麗錢棻王維曾
過庭訓郭允厚孫杰报可

以徐紹吉為刑部尚書
陪紹吉者喬應甲也紹吉到任為
正月十三日至二月十日即治惠世
揚之獄招語咸誣東林且責世揚
二十五板

以周應秋為左都御史
應秋有家人呂慶善烹飪每伺魏
良卿過即烹蹄獻飯時號喂蹄總
憲

以薛鳳翔為工部右侍郎
陪鳳翔者郭尚友也

以幵詩教為河南巡撫

詩教意氣横逸為崔呈秀所忌求
僉院而以陪推中州點用蓋遠之
耳
以李思誠為禮部尚書
陪思誠者駱從宇也從宇後以南
禮部陪温体仁得點用
以董可威為工部尚書
初推徐紹吉薛貞有旨大工緊急
再推王在晋董可威徐大化房壯
麗用可威
以馮嘉會為協理戎政侍郎
初推閻鳴泰靳於中鳴泰留經畧
用再推劉遵憲馮嘉會郭尚友徐
如珂竟用嘉會

卷三　九

以畢自嚴為南京户部尚書
以范濟世為南京兵部尚書
以陪杜自金得用
吏部題覆阮大鋮薦傅櫆等根可
補櫆徐從治服闋起叙曾履吉晉
學別知掄擬部候選馮人龍以材
徙起用阮自華以知府起用李春
燁以京堂留用謝陞需次推擢
以張樸為兵部侍郎摠督宣大
以陪郭尚有得用
以房壯麗為工部尚書郎（右侍）
陪杜麗者沈演也
以喬應甲掌南京都察院
陪應甲者薛貞也

卷三　九

以胡東漸為操江僉都御史
以陸泰聚奎得用
以吳中偉為順天巡撫
二月
尚寶司丞張鏈閒住
以顧宗孟叅之也
原任太常寺少卿曾汝召浙江叅政

魏自前原任編修給事中主事等
官方逢年章允儒郝士膏顧錫疇
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俱郝士膏
仍令撫按提問追贓從重議罪
以徐復陽叅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擬斬
特徐紹魁為刑部尚書徐大化大理

寺卿劉廷元都察院而會審則為
御史徐揚先丘兆麟是以世揚竟
處大辟
贈官魏應嘉陳大綬削奪
以徐復陽叅之也
御史張慎言遣戍原任御史周宗建
侍讀繆昌期俱中旨緹騎逮問

山西巡撫何晷安伸閣明張慎言
遣戍其奏奉旨張慎言黨私害正
避差贖差罪難枚舉令以監守奏
聽其逍遥無忌成何法紀繆昌期
已經削奪仍繡衣黃蓋閙館招賓
更見縱肆即着錦衣衛差的當官
旗將周宗建繆昌期拿解來京究問

原任巡撫應天周起元左都御史高
攀龍吏部員外周順昌御史李應
昇黃尊素俱誣騎逮治
以李實參之也實不識字素與忠
賢忤時傳其語謂蘇人謀反句順
昌等既對人罵忠賢而尊素居湖
上時實嘗殺料往謁素居不見會
刑部侍郎沈演奏記魏璫辨其事
有跡璫差親信察訪者數四實司
房適左都聞之大懼遂代實具參
疏璫從中下其事諸人一時俱逮
參疏即不出實手而七臣駢戮冤
動神人實死有餘辜矣或曰忠賢
賺印信空本李永貞代為之先是

魏大中逮過蘇州順昌餞送之且
以女結婚忠賢聞而啣之俾文煥
參之削職至是被逮吳門遂有擊
殺緹騎之變忠賢聞之頗恐一驚
又奏殺五人以解璫怒一驚之死
于陰殛猶幸也
閻鳴泰以原官兼右僉都御史整飭
薊鎮
以顧秉謙揭薦之也
以王點為大同巡撫
原推郭增光為正點以陪得之
以郭允厚為兵部右侍郎
原推謝啟光孫杰等擬兩旨用允厚
吏部公舉邊才孫杰等报可

孫杰　郭維華　潘汝禎
張捷　秦聚奎　曹思誠
郭增光　曹汝召　劉廷宣
郭鞏　孫元化　姚宗文
邵輔忠　劉廷元　馬三才
王繼曾　徐景濂　張維任
須之彦　董漢儒　張鳴鶴
何熊祥　張延登　岳和聲
徐必達　張維樞　馮師孔
李棲鳳　耿如杞　仙克謹
洪承疇　張允登　岳駿聲
莊祖誨　葛寅亮
所舉多附逆者不然亦老髦庸鄙
惟師孔承疇人共許之惟如杞以

不拜逆祠被逮擬斬巡撫劉詔特
參之也
以謝啟光為吏部左侍郎
原推薛貞朱一桂徐大化等而內
旨起用光
以來宗道為南京禮部尚書
宗道小人之雄者也逆璫既敗之
後宗道為內閣於附逆諸臣票旨
猶云守正不阿為御史穿兇先所
糾
以張惟樞為陝西巡撫
陪惟樞者楊邦憲也
以郭允厚為兵部左侍郎李春燁為
兵部右侍郎

石三畏薦王之臣王弘祖余大成振
可
三畏親呼忠賢為父曾于客廷黠
劉璫醉酒一劇璫啣之遂被褫然
是時以附璫而反為璫怨者實有
數人如曹欽程徐大化徐兆魁紹
吉喬應甲王紹徽馮銓沈演亓詩

教亓逵之類余得畧而不書惧混
其實也
以房壯麗為吏部右侍郎
陪壯麗者范濟世也并部尚有
以沈演為刑部左侍郎
陪演者顧慥也演素與兄漼忤而
惟與內通演復借兄以媚璫遂得

司寇後為人所發璫惡之罷去演
曾翻刻三朝要典
以張鶴鳴為南京工部尚書
鶴鳴與沈漼同結客光先以通客
氏惜無發其奸者
以王業浩掌河南道
原題王心一為正竟用業浩以曹

參曹于汴駁曷應昌也
以孫杰為工部尚書
以陪鄭尚友得之
以徐大化為工部右侍郎
陪大化者吳中偉也
三月
兵部主事陳祖苞閒住

以崔呈秀叅之也

原任御史方震孺擬絞

以霍維華疏救之蓋欲借為自文

地也

南京戶部侍郎區大倫魏說俱削奪

以何早叅之也

原任吏部尚書張問達著捐資十萬

助餉

以牟志夔叅之也

禮部侍郎成基命閒住

基命與魏徵不啟纂修實錄而得

閒住

翰林院姜逢元閒住

兩朝剥復録卷四

天啟七年丁卯

正月

禮部尚書汪輝詹事蕭命官削奪

因會推處之也

孫文豸顧同寅俱處決孚道元等責

一百棍遣戍仍立枷

薛貞覆審也

大理寺少卿陳胤叢知府汪康謠削

奪

俱因推陞處之也

原任翰林院修撰文震孟除名永不

敘用

先年刑部尚書王紀以攻客氏被

放震孟疏救亦遭斥至是璫復追

憾之

原任廵撫甘肅李若星行本省撫按

打一百棍遣戍

先是有傳若星將起義兵清君側

之惡者璫極切齒故遭慘禍蓋欲

斃之杖下也特撫臣為部尚賓按

臣為絶奇謨承望內旨杖若星最

為楚毒

二月

原任知縣盧化鼇削奪擬徒永不敘

用

以汪文言事株連之也

山西副使陸任江西參政胡士容縲

騎逮治
士容強項得罪內旨以騷擾驛遞
處之
陳以瑞削奪
逆祠成以瑞謁拜匍伏及入佛殿
長揖而已忠賢聞而怒曰我豈大
於佛耶未幾削奪時以附逆被處

者日亦不絕特書此以為小人之
戒云
御史吳甡周拜基謝其舉梁元柱吏
部郎中張其實削奪
俱因例轉處之
以倫謙修為大理寺少卿
陪龔修者陳胤叢也

以李孫宸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陪曾楚卿得之楚卿以張鶚門
生被處
以王志道為南京通政司參議
以陪王伉得之
以曹爾禎為部侍郎
陪爾禎者李若珪也

以趙紱為兵部右侍郎
陪紱者詹爾達也紱送王之國一
路奉瑞旨惟謹
以潘濬為南京刑部尚書
以陪王之采得之
以張惟樞為南京刑部侍郎
以陪詹爾達得之

以胡廷晏為陝西巡撫

廷晏庸耄卒貽秦中盜賊之禍廷

於天下陪廷晏者劉澤深也

以史永安為三邊総督

陪永安者尹同皐也

以年志為夔為山西巡撫

以陪啓爾達得之也志夔建祠稱

頌於像前稱上公行五拜萬福三

叩頭禮其媚内臣偹諸醜態

以劉志選為南京捺江巡撫

以陪王一中得之也志選為逆璫

致死誣蠛中宮大近不道為捺江

時仗勢勒索古董玩好尤貪横無

忌

以李若珪為刑部左侍郎

以陪孫國楨得之也

以梁應澤為鄖陽巡撫

陪應澤者俞誨也

三月

行人司汪邦柱來鴻梧閒住

俱因差主考處之

吏部郎中蘇継歐削奪

因推文選郎中處之初楊漣過中

州時継歐書邀飯後為同邑孫織

錦所恐嚇自縊死

原任吏部郎中徐楠削奪

因推陞處之

原任吏部郎中龔世法削奪

因推陞處之
大理寺彭鵾化削奪副使等官賀仲
軾胡敬辰降調
以李桂芳忝之也
以韓日纘為南京禮部尚書
先推來宗道李康先楊景辰再推
林欲揖韓日纘而日纘得之

以潘汝禎為南京兵部侍郎
以陪王黙得之
以姚宗文為湖廣廵撫
宗文素與熊廷弼有隙欲以治其
党也
以焦馨為寧夏廵撫
先推白儲詒張捷再推耿好仁而
馨得之

四月
刑部員外晋承命降調
原任保定廵撫程正己擬徒
山西撫按曹爾禎劉弘化擬正己
徒配具奏奉旨正己依擬發配着
親身擺站地方官不許徇情朦朧

代替
河南副使楊廷槐削奪
以李明道忝之也
編修姜曰廣簡討胡尚英削奪右中
林允紆閒住
俱因推陞處之也
以王之臣為兵部尚書

陪之臣者邵輔忠也之臣凶邪異
常為璫腹心璫敗逆案閣住人謂
法不盡罪而王永光為冢宰時尚
登啓事非今上聖明逆案以次翻
矣
以許宗禮以左副都御史
陪宗禮者孫國禎也

以張撲為南京戶部尚書
以陪浼斯惠得之
五月
主事晏清削奪
因推陞處之
南京通政吳崇禮致仕大理寺少卿
倫肇修削奪

俱因會推處之
原任御史王允成之按提問
以李嵩為南京戶部侍郎
以李夔龍為左僉都御史
以陪推得之
以張延登為浙江巡撫
先推郭興治潘士聞毋推楊維新

馮時行而延登得之陪延登者錢
良策杜詩汪起鳳也
宋國盛加右副都御史
以漕運太監崔文昇薦之也
以田生芝為南京通政
陪曹陳易之
以張曉為宣大總督

先推張九德秦上文再推曉得之
陪曉者王點也
以孫國禎為登萊巡撫
陪國禎者崔爾進也
起曾汝禎為戶部左侍郎張我續為
戶部右侍郎
我續為川湖總督貪淫非人類一

婢為魏忠賢同姓因加于嫡妻之
上進京八擡稱魏太太而璫呼我
續為張姑爺云
以魏撫民為尚寶卿
撫民逆雛也素為丐子以忠賢廕
得璽卿然則冢宰周應秋之罪不
容誅矣璫謀害三吳諸君子欲用

撫民為應天巡撫一日傳問尚寶
卿可推開府否應秋唯唯未幾璫
敗不果用後下獄向各監翻觔斗
乞錢人指之曰此魏尚寶也可發
一笑
六月
以陳其慶張士範為應天主考

七月
崔呈秀奪情視事呈秀陞兵部尚書
仍兼左副都御史吉服到任
以王之臣為寧遠督師賜尚方劍
原推劉詔王應豸畢自嚴內旨用
之臣
以溫體仁為吏部侍郎

體仁與王永光始終護局永光為冡宰四年欲翻逆案者屢矣後以事敗體仁以戊寅枚卜不與與周廷儒發錢謙益科場事得入閣為首輔殺平畫與正人為仇天下恨之

八月

郭自望士請起用

有旨士望為東林陷害公論既明即與起用

叙捷功三殿告成功有差

東夷圍錦州踰月圍解邊臣閣臣報捷歸功忠賢於是吏部尚書周應秋等翰院楊景辰等太常卿林宗載給事中吳弘業等御史安伸等南冡宰王在晉等俱頌厥功德或合詞或專奏揄揚鋪張歎呼舞蹈于是封王或並封兩公之議興魏鵬翼以四歲封安平伯朝臣普加賞賚宮保斗量尚書都憲常僕車載而錦衣無坐處矣袁崇煥以

賞薄請告允之特霍維華巳膺讓崇煥有旨切責維華仍發崇煥談欵之誤蓋欵實忠賢意謝崇煥耳

殿工叙功廠臣子弟一人封東平侯臣朝增級賜金益濫於捷功二功謝恩之日即鼎湖扳髯之日也且熹宗彌留者踰半月矣不知此

時之旨出于何人穢哉一時充庭之人矣

野臣曰余覩天啓丁卯八月閒事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時逆璫挾騎虎之勢而諸臣懷左袒之心設不幸如趙高之引璽登殿即成敗不可知而天下益多事

矣乃真人不必有代來之逆而太尉亦無入軍之擾聲色不動去奸若脫此固極則必反要非人力所私與若矣獨怪諸臣方蒙面而為逆官旋比肩以事聖主醜已至矣消猶不懼余於是不惟慶幸係之而且感慨及之

矣記是時曾為一詩云滿地官常共祝年嵩呼猶幸未盈千時稱九千歲若盈則萬矣那知毀角曾王震遂有龍飛自九潛錫土羣兒徒自貴敝衣乞賜可能穿劉瑾既擒求敝衣體上賜衣百件時懼時變遂即決之眼前反覆誰先識觳有丹朱亦可憐

兩朝剥復錄卷五

丁卯九月

書九月慶之也蓋是時熹宗方晏駕今上已登極矣諸奸以次削而前之蒙難死者以次昭雪被斥幸存者亦以次登用矣削除則書之其昭雪登用不書者

以是時逆案未定薦舉多雜前之不陷逆者多登啓事懼後之混其實也故闕之已已以後則逆案定矣不書者不敢書也

太僕寺卿陳殷准回籍守制

監生陸萬齡曹代何儲奇嚴行提究追贓正罪

司業朱之俊叅之也之俊以忠賢功不在孟子下曾榜示通衢先是陸萬齡等以逆璫比孔孟請建祠于國學之西真萬世之罪人也至是司業以其借行射利糾之而尚未敢言其建祠之謬者

十月

延綏巡撫朱童蒙准回籍守制

工部尚書李養德准回籍終制

觀此則從前皆奪情世界矣悲夫

兵部尚書崔呈秀准回籍守制

璫事將敗御史楊維垣即首劾呈秀以護局然疏中猶稱厰臣厰臣不受錢厰臣為國為民等語時當

繼春為南學臣劾呈秀之疏亦至
工部尚書吳淳夫准歸養
太監魏忠賢准回私宅調理
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侯魏
良棟改指揮同知伯魏鵬翼改指揮
僉事
御史魏文煥准回籍侍養

監生陸萬齡曹代何法司究問李煥
日革去衣巾
通政呂圖蹏也圖南為錢嘉徵所
糾然彼及此
魏忠賢生祠盡行折毀變價
經歷孫如洌送刑部擬罪
兵部尚書崔呈秀着吏部科道從公
會勘其子舉人崔鐸覆試定奪
以禮科吳弘業叅之也弘業亦不
叅不得矣
原任浙江巡撫潘汝禎着行削籍追
奪誥命
奉旨以首建生祠為患夫鄙夫
兵部尚書舊吉回籍

十一月
太監魏忠賢着降小火者發鳳陽司
香
奉聖諭也
火者魏忠賢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
扭解押赴彼處交割
兵部按出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思

治理百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蠹
盜內帑誣害忠良草菅多命狠如
狼虎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
降鳳陽乃巳惡不思自改輙將素
蓄亡命之徒身帶凶器不勝其數
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
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旂前去扭觧

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
各該撫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
所有跟随群奸即便擒拿具奏毋
得縱容遺患若有踈虞責有所歸
爾兵部馬上左官星速傳示各衙
特諭時忠賢聞即縊于阜城店中
浙江劉志選削籍為民

以張文熈發其離間母后也
都司蕭惟中挈閤正罪
惟中為呈秀之妓兄以樂戶為都
司到任為諸生所毆罵
吏部尚書周應秋准回籍調理
府尹李春茂着冠帶閒住
主事李夢湖發之也

兵部尚書崔呈秀先行削了籍為民
追奪誥命餘俟會勘定奪
呈秀聞忠賢死即自于家
吏科陳爾翼着冠帶閒住
刑部侍郎陳九疇准回籍
兵部尚書張我續准回籍
魏忠賢客邸籍沒

刑部尚書薛貞總督劉詔准回籍
副都李夔龍准回籍
工部尚書孫杰着回籍
魏良卿收捕遣戍
崔呈秀藉没着法司按律擬罪
光祿卿魏持衡准回籍
御史倪文煥着法司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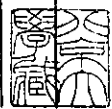
十一月
大學士黄立極馳驛歸里
寺丞許志撤回該部議處
黄山一案志吉荼毒鄉里不遺餘
力至是新安之民如釋湯火
巡撫李精白終養
魏良卿藉没

刑部侍郎李若琏回籍
舉人崔鐸着褫革送法司究擬監生
陸萬齡等監候處决
主事門潤削籍為民
魏良卿容光先會官處决
五虎李夔龍等五彪田爾耕等照各
官削没法司依律擬罪

刑部會議疏也五虎為李夔龍吳
淳夫倪文煥梁夢環田吉五彪為
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
鵬然彪虎所指實未確以罪浮于
此者實有數人也
太僕寺卿梁夢着冠帶閒
副都喬應甲再加勘處

監生樊元修看南京法司提究正罪
祭酒羅喻義叅其鳩資建祠也

兩朝剥復錄卷六

崇禎元年戊辰

正月

驗封司郎中周良材僕卿徐四岳着

該部分别来說皆降級調外

工部尚書薛鳳翔准回籍

以下糸人者多附逆諸臣借人自

文也故不書

許志吉着撫按提問正罪

工部侍郎朱國盛准回籍調理

魏忠賢行原籍撫按于何間戮屍崔

呈秀薊州斬首容氏查屍斬首魏志

德等發烟瘴永遠充軍凌遲

以刑部等衙門招成具奏也

李夔龍等行原籍照数追贓完日充

軍田爾耕等監候處决

刑部招也

工部侍郎何宗聖准回籍

御史楊維垣編修倪元璐辨

維垣始終護璫疏中以徐大化王

養浩姚應嘉為正人而甚該郜党

趙党熊党盖堅持三案而為崔魏

收殘局也元璐再疏與辯詞嚴義

正議者以為邪正之分得此而定

盖龍飛之第一疏是時助維垣而

駁元璐者安伸宗景雲也

二月

巡撫朱一馮洪瞻祖嚴志夔學僉虞

大從着看議来說
刑部尚書蘇茂相回籍
戶部尚書郭允厚回籍
兵部尚書秦士文回籍
李養德楊夢袞削職聽勘劉志選楊
夢環劉詔俱撫按提解來京究問
崔呈秀斬首示衆

焦馨張九德周維京回籍
簡討李若琳回籍
三月
單明詡何宗聖都着削籍為民
吏部尚書周應工部侍郎張文郁回
籍
魏詔來疏參中有田吉劉詔單明

詡等以一二年知縣而躐至尚書
李養德何宗聖張文郁以一二年
部郎而躐至宮保卿二人云宜將
魏忠賢金杯中姓名逐一查究
督師王之臣回籍
以刑科薛國觀參之也國觀薛貞
之姪也貞殺人媚人而國觀不為

救正且多為逆党驅除為公論所
不與已已京察得免時有語云沈
惟炳主察漏薛錢益謙益枚卜遣
溫益是年溫體仁以科場事訐錢
謙益故也溫曾為魏璫作詩及為
相數年章牘公車後薛亦游首輔
以受賄削籍被逮為三百年閣臣

之辱
黄運奏董茂中都着該部看議運泰
回籍
兵部侍郎趙鈸回籍
秦士文張訥智鋌部院議處
户部侍郎王瑊着吏部即看議具奏
魯李生李蕃詳議覈處来説随俱回

籍閒住
以給事汪始亨顔繼祖御史張譔
等忝之也
户部侍郎李嵩回籍張三傑馮時行
都看議来説時行致仕三保閒住
聶慎行部院看議
總督張鳳翼回籍王繼曾楊景明分

别議處
大學士施鳳来張瑞圖馳驛歸里
兵部尚書閻鳴泰回籍
楊維和袁熾史永安王之采吴孔嘉
都看議来説
僕卿郭興治少卿王維曾俱回籍
吏部左侍郎許宗禮御史卓邁回籍

光少曾屐吉着吏部酌議主事李寓
庸削籍撫按着勘明具奏
南道張善政忝之也
石三畏曹欽程着實議處
陳九疇等分別確議
御史梁炳日講吴孔嘉回籍
四月

選郎張桂芳該部看議来説
兵部郎中王登三回籍
御史鮑奇謨張養素議處劉嶶莊譙
回籍
張樸袁嵩分别議處孫杰事情并思
廢着明具覆勘
巡撫郭增光回籍

吏部尚書房壯麗回籍
左都尚書曹思誠回麗
兵科彭祖壽恭其錦屏頌德金杯
鐫名且與魏良卿締結婚姻希圖
固結
巡撫楊邦憲席思齊分别處
李應選議處張樞張機行巡按提解

来京究問
五月
副都所修回籍
御史温皐謨回籍
御史楊維垣着革職爲民
以御史任贊化鄒毓祚等共參之
也

大學士李國檣馳驛歸里
先御史羅元賓糾其曲庇張體乾
田爾耕許顯純文糾其通内經逆
行私賣國云云
戎政尚書霍維華閑住
原任祭酒湯賓尹不必議用
逆璫将以邊疆起賓尹賓尹若得

志正人無噍類矣賓尹聞忠賢死
即憔悴失志狼狽而死死後為被
害者發其塚
巡撫朱童蒙聞住張訥部院勘議李
應荐回籍胡克聞勘議處分
徐紹吉謝啓光聽自引退紹吉着冠
帶閒住

阮大鋮閒住
御史毛羽健參之也
楊所修閒住田景新革職為民劉弘
化回籍
日講孫之獬回籍
之獬為崔鐸座師又哭三朝要典
張訥革職為民朱國盛閒住虞德隆

着致仕
孫奎與喬淳着彼處撫按勘實具奏
户部尚書張朴回籍
白太始革職為民
太始為十狻兒之一
薛貞革職為民
工部尚書劉廷元回籍

袁弘勳革職為民
以給事鄧英參之也弘勳疏極詆
孫慎行王之寀得罪宗廟左光斗
周朝瑞等孽自己作惠世揚毛士
龍斷不可使有死灰復然之望
許志吉呂下問俱革職為民該撫按
速追贓助餉

大學士顧秉謙都着削去兩次恩廕

六月

太僕寺正卿高弘圖回籍

禮部尚書孟紹虞回籍

郭鞏閑住楊惟和憲秩着即與削去

巡撫陸文猷李燦然俱回籍

副都張養素回籍

御史史莖回籍

莖得漏網復用巡鹽貪恣為奸人

之雄至十三年而復敗

安伸着看看來說

黃運泰周應秋閻鳴泰俱革職為民

巡撫郭尚友回籍

孫杰削職為民

尹同皐看議

張春說撫按擬勘

提學周昌晋回籍

昌晋於諸賢既䘏之後猶痛加詆

斥

大學士馮銓着削了恩廕

銓與顧秉謙皆御史張茂悟叅之

也

曹欽程着法司依律擬罪

徐大化着原籍去楊維垣不許潛住

京師

員外李桂芳着削了籍提來問罪俞

咨皐速提正法郭興治着削籍為民

辛思齊削職范濟世閑住卓邁革職

為民
大學士楊景辰馳驛歸里
大學士来宗道馳驛歸里
詹以晉削籍為民
大學士魏廣微照先朝處分焦芳例
除名為民誥命恩廕一并追奪
御史陳保泰回籍

秦士文智鋌閒住王瑊着作速回奏
七月
石三畏削職為民陳九疇閒住
巡撫宋漢禎回籍
總督李從心回籍
御史劉漢回籍
顧萊議盡削去恩廕李魯生革職為
民
李逢節回籍
張我續着革了職岳駿聲潘士聞呂
圖南王珙首議共覆
趙鳴陽設撫按解京究問
以其為忠賢主草之人也
張士範張星下法司擬罪

陳保泰閒住王汝鯤革職為民
鮑奇謨閒住張養素削職為民
總督張曉回籍
太常卿蔣一驄回籍
八月
周家椿王應奏該部從公覆奏褚泰
初撫按勘奏

梁家禎張翼明依律重處
刑部尚書潘璿回籍
參政郭士望降四級
御史陳以瑞該部首議具奏
試官孫之獬徐時泰陳具慶俱削職
為民林華芳岑之豹周昌晉降三級
曹谷陳保泰看議具奏

助教施元徵參之也先是北場以
私中崔鐸南場中周鑣鑣應秋子
也主北試者徐時泰孫之獬主南
試者陳具慶張士範士範已論削
矣林華芳岑之豹其房主也周昌
晉陳保泰曹谷則南北督學也時
設為崔鐸周鑣相對答之詞鑣曰

汝座師為孫之獬獬是畜生鐸曰
汝房考為岑之豹豹非人類又曰
汝父秀靠魏作頭今是砍頭本兵
鐸曰汝父倚魏為身今是分屍太
宰可發一咲
行人司韓敬閒住
邵輔忠閒住黃憲卿革職為民

張鶴鳴回籍
郭尚友郭允厚牟志夔看議來說游
鳳翔陳殷周維持閒住薛鳳翔張化
愚着革職為民
吳孔嘉削職為民張汝懋劉徽閒住
楊邦憲革職為民
張惟一陳朝輔閒住惟一逐款嚴勘

具奏

九月

呂純如回籍呂圖南削籍為民

許其孝李蕃閒住孫國禎看議来説

許宗禮閒住許可徵削職為民

張士範會審具奏

田吉等監候胡芳桂削籍為民

楊維相革職察奕琛看議来説

晏春鳴回籍

工部尚書劉廷元看議来説廵撫張

翼明提解来京究問陳其桂回籍潘

雲翼魏應嘉閒住

十月

喬應甲生前官階盡行追削原贓速

解

張曉速速解来京問擬陳以瑞削籍

為民

王紹徽着削前官階并追停贈卹

郭如闇回籍

倪文煥劉志選梁夢環曹欽程該部

具奏提到幾人該撫按何日奉旨何

日起解解役何人逗留何故着自行

回話

京察前已處分官

潘汝禎 削奪

許志吉 張翼明 田吉

曹欽程 袁弘勲 以上提問

呂圖南 詹以晋 張文節

單明翊 何宗聖 徐時泰
孫之獬 陳共慶 吳孔嘉
李春茂 許可徵 陳以瑞
郭興治 李春燁 卓邁
李魯生 楊維垣 薛貞
黃運泰 周應秋 閻鳴泰
王家禎 薛鳳翔 李積白

黃憲卿 王甲俊 張化愚
劉述祖 楊邦憲 楊惟相
王新民 田弘慈 張訥
田景新 朱一馮 賈維春
阮大鋮 傅櫆 孫織錦
劉志選 李寓庸 孫杰
李桂芳 辛思齊 石三畏

張養素 楊夢袞 李養德
張惟一 張我續 以上削籍
馬任遠 革職聽勘
李恒茂 范濟世 李蕃
陳爾翼 許其進 劉繩祖
童懋忠 王繼曾 張三傑
霍維華 朱童蒙 楊所修

徐紹吉 朱國彧 周鏘
汪洛 郭華 智鋌
張友程 張樸 袁咼
鮑奇謨 韓敬 岳駿聲
邵輔忠 牟志夔 游鳳翔
陳殷 周維持 張汝楙
劉嶶 陳朝輔 許其孝

李應薦　許宗禮　張文熙
李士昌　王應泰　潘雲翼
魏應詔　李思誠　楊愼和
袁横　何早　周昌晋
孫國禎　王登三　張維樞 以上閒住
曹谷　洪瞻祖　王職 俱致仕
楊邦憲　姚宗文　胡廷宴

李應公　李逢節 俱回籍
周良材　徐四岳　司廼疆
王珙　汪若極　聶愼行
于元燁 俱降級
潘士聞 調外
張樫芳　趙胤昌　尹同皋
郭尚友　郭允厚　蔡奕琛

劉廷元　馮時行 俱着議
曹履吉　彭参 俱酌議
莊起元　陳維新　劉渼 俱免議

己巳京察 崇禎二年

時王永光為北總宰曹於汴總憲沈惟炳掌吏科蔣允儀為河南道南家宰缺攝之者

為戶部尚書鄭三俊都察院陳子庭署吏科者為典科錢允鯨河南道則陳必謙也二察以除逆党為主北察王光猶有所庇然已盡之于南矣初允鯨與必謙相左後以調護得同心故南察為數十年

僅見云

北察昔節畧其附逆者存之

吏科沈惟炳糾拾

太常寺卿林宗載　兩疏揄揚昔猶存乎見少一生砥礪今遂覺以為多

太僕寺少卿李宜培　越前資而嘗

外察誰為手援羡火工而献諛詞聊以自固

南京太常少卿彭惟城　折白鹿書院清議安逃違氣節鄉風倚身何所

原任太常寺卿蔣一驄　內有道天之孫焘則呼吸何患於不靈外有

納賄之逆崔則夤緣奚拒而不入平生只十巧字孫冢宰之評語最真數載慣走權門舊選司之金錢得力同鄉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其出而阻之名曰蔽賢者不祥移宫一案何罪乎疏請榜示以為戒誰是斯天而背主蓋既為崔魏之宫

自應為誅邪之事

太僕寺卿陳王庭　兵未出而先示師期敵未見而聞風退縮路雖分而偏有重輕監軍者所監何軍不聞爭執厥後李向日之反間得行周永春之撤防不設鄭之范之棄城而逃按遼者所按何事盡若瞶

韓同是失遼之罪何獨加於方震
孺而廷竟無議及者國法將無失
乎且彼於訊方之日猶列坐而同
問官使非有揖之使退者爾時何
以相對内臣嚴明賞罰極力振刷
此非其献媚魏璫之疏乎奉旨用
心編摩勤勞可尚此非其監修實

録之旨乎惟其投合逆璫故得溫
旨借加併遼罪可無問矣

廵撫浙江右僉都御史加兵部右侍
郎張延登　　王紹徽内典將就登約
同盟如亓詩教謝啓光韓俊等函
書為之勸駕共圖出山以借璫仇
正為事後來紹徽之濁亂世界皆

其謀也史記事憂世有心曾為上
書言張延登喬應甲徐兆魁等奸
邪俱不可用而魏廣微以内意欲
用為辞後来記事之禍蠹即以此
耳時奉旨登進留用

廵撫四川右副都御史田郎　許顯
純其武場門生也田爾耕其所認

為同宗也李魯生李蕃其同門也
曹程人其相結者也既以金寶珠
箔之奉大得逆璫之歡心重以援
引擁戴之群奸人得人力之多助
則符卿冏少安得不如取如携則
僕卿川撫安得不十日一轉其附
璫從逆之公案則仰自有疏今稱

頌諸瑞無逃豈得獨寬天討于此
媢其造謀殺人之陰事則曹欽祥
有揭今吳越七人安在豈終昧天
討于好還

河南道蔣允儀等糾拾

原任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吳
弘業柔媚無骨陰險無親受知任

銅梁突有車酋之變行間禦捍之
著微勞而大足援兵反以本官統
馭無法大肆搶掠至今啣恨比恨
署吏科以會推事具疏認罪人皆
被斥鈠獨幸全議者業知其立身
不正矣後李養德用事以并州舊
誼深相結納引入忠賢門下日伺

廷臣動靜報之東廠以獻殷勤故
數年穩擬言路冒濫加銜又乘川
功再叙欲竊恩垂先囑兵部加王
新民二子世襲以為己子地後新
民論斥而本官獨靦顏冒承此公
論所不平也至于候安一疏內稱
廣務殷繁則內有心膂重臣公忠

體國外有閣部大臣竭力贊襄等
語語是照應內傳之矯旨明贊居
攝逆謀矣且身在禮垣明知崔鐸
偉中一榜奸弊尤多民謠諠布而
不敢糾舉直待錢嘉徵疏上方一
言塞責且稱其七作清順真草一
手欲借覆試為之昭雪比見公論

不容姑請疏革崔鐸而川閑節無
吹求出晚諸奸此乃同謀出首之
故智而欲以首叅崔鐸為護身之
符乎

太僕寺卿管少卿事王大智　人既
昏庸心複險陰司理閑中評倒置
偏能暗揭傷人比入銓司益增昏

謬如首領數職雖係雜流冷局而
或選之本省或選之本府能不令
人齒冷至其自詡風裁為邪類摧
戴者不過以破例阻抑贓鳴鷺等
五人考選一事而五人之賢公論
久定則本官之品對怡益明乃前
次拾遺僅二謝南乘魏崔用以濫

汝禎一薦楊楊復出濫躋三品如
是稱恬節則摧折諸臣反以躁競
目之矣近日薦士非人委之於官
府誤其言似是而孰知其以李蕃
之故不覺與李森相軀之深幾于
白晝而梟鳴也欲全晚節宜早歸
林

原任太僕寺少卿妥伸　奸邪巨擘
鷹犬前矛初避黔差走險征嗤堂
官叅處亦自作之孽乃不知悔退
日夜為捲土之謀乘鄉人二李入
幕作奸授意曹欽程薦引起用復
出一疏有公忠部臣微明其事即
破獮人之網等語梅內傳咲而伸

揚揚意得橫口無忌其所催進結
者劉道煌之賍也所論劾追奪者
則李樸手玉立之卹贈也所極口
頌美為正人者則邵輔忠李嵩輩
也始而暫促煅煉幾欲致之死既
而占風反覆若欲加之膝者張慎
言也至於堂堂多史而執薦師之

卷六　三十一

禮于曹欽程亟閣亟醜揄次等縣
之支取不絕而逆初建報滿届期
恐不得與名先括贖罪銀五百兩
行五臺縣收貯待用顏書隻手闕
天四字其稱頌也不曰禁中頗收
則曰獎絕風清又以公疏不足具
有特疏奏明其芹曝之忱是真附

諂之尤矣

工部營膳司員外劉斌　作令饒有
穢聲多轉同知隨被糸論以舊家
宰之庇得從輕調亦云幸矣仍借
題呈辨橫狂誣攻逆璫素忌之人
以投其好蓋欲效石三畏之故智
仍取考選而不知公論猶存清華

卷六　三十二

難覬也

戶部浙江司主事王廷諫　先任東
城兵馬以告逆為首功偶有醉酒
狂生顏同寅孫文多二人講口頗
及時事遂捏妖書謗毀虛情憑空
捕入詞臣陳仁錫等姓名致皆削
奪而二生死刑李道原等死獄殺

人婿人宪及多命當時吏部覆疏
所稱誅燕市之神奸頓襪亂政之
魄絕門戶之的派永清翻案之魂
即獄也巡城御史門克新有緝獲
神奸一疏為今日罪案本官實始
其事成其謀豈得脫然事外乎
廣東司郎中白騛　本官乃白太始

之父也先以同知降處後陞員外
致仕天啓六年後啓本部員外借
題加級不次出守皆其結納逆璫
之力也在廣東時曾有藩封事竣
自請攸敘內稱廠臣一柱擎天寸
丹捧日等語其管崇文門也先因
買銅進羨銀一千兩助大工又拜

逆璫為乾親特疏建祠雕刻木像
招搖燕市人皆心鄙彼獨厚顏
浙江司員外李桂芳　先任南京縣
教諭罪狀多端幸轉司務為學院
左光斗復命叅處回籍後見左以
忤璫被遠輒敢依附權奸排斥正
人公然出疏叅左得復原官又復

夤緣前往揚州督催南太僕寺牧
馬草場地價大作威福叅劾知縣
胡敬辰見被糾彈法司提問甚無
行之尤者也應從重處以快人心
山東新餉司郎中苗胙土　當逆璫
用事之時每有題覆率多歸廠臣
此猶其小者也如寧錦之捷魏璫

封弟任一人為安平伯歲加祿米
一千一百石此原係陝西司本行
而本官以新餉司越俎代為題覆
以便居功極口稱頌魏璫至有丹
心千古所矍擎天一柱獨聳等語
此其稱功頌德不遺餘力
廣西司主事張元芳　本官以崔呈
三十五
秀之壻先調兵部絕調吏部狐假
橫行肆無忌憚今冰山已失勢矣
似難盡置不問者也應以浮躁論
見任精膳司主事朱愼鋈　專疏頌
功通國皆笑彼自謂為選之要訣
不知已為清議所棄
原任儀制司郎中周鏘　中州建祠

實其倡議即璫敗之後尚醵金卒
業因以為利已掛彈章冠帶閑住
原任主客司郎中虞德隆　督學楚
中以賄聞係周家宰之親黨緣媚
璫攸轉僕卿已掛彈章見今致仕
原任職方司郎王登三　一陞崔凝
秀為呂平總兵以媚首虎謀逆之
三十六
事一陞樂戶蕭惟中為滇雲都司
以媚虎
原任武庫司郎今陞雲南叅政郭文
衡　一討差催船送二王之國一路
自張灣至山東各口岸刷船得厚
賄者賣放無賄者鎖打充差無不
畏之如虎得銀數千後又倡言逆

瑞分封之德所過下擾議建祠于
經過地恐嚇有司厚禮
見任武選司主事王昺新　一爲順
天推官每日習學寧府騙人媢人
鑽陞樞司大玷官常
刑部陝西司郎中張元玘　一本官
親定揚左袁書仍責顧大章十板

以致殞命近經名臣論列當日會
審尚有御史楊春茂等主筆非盡
本官之過其情猶畧可原也
山西司主事湯本沛　一本官心術
險邪害同鄉狀元文震孟致被削
奪一本官順魏忠賢意旨將方震
孺埋贓逐日刑比方御史[illegible]

河南司主事沈德先　一本官窮
國子監學録已例轉桂府審理
黄緣復陞刑部河南司主事一本
官與吳中彥同為劉廷元門客兵
駁聲爪牙勞永嘉兒女親家張差
一事各處竭力奔走弥縫凡士大
夫有張差不是風癲是害東宮者

必極口吐罵百計中傷如刑部主
事錢士晋不旨署丁巳山察必欲
害之賴士晋見昺元士升願以身
代始得免如王之家則與徐大化
兵駁聲合謀致之悇死而已一本
官為韓敬鷹犬出死力害人與敬
暨駁聲永嘉中彥造天監録一書

凡與敵輩相厚者俱稱為君子與彼相左正人俱指為小人將此書入京送與徐大化霍維華楊維垣輩令其恭諸正人一面又托周昌晉送與魏良卿轉送逆璫蓋良卿是尚為光祿丞昌晉為御史巡視光祿兩人深相交結故北書得入

內逆璫將此錄粘於屏後來皆依此錄海內名賢殺戮削奪殆盡皆德所致也

工部營繕司主事呂下門　黃山一案激變地方酷可引

營繕司郎中湯齊　銅鉄之差固勞主政之資終淺僕卿未已而又加級蔭子焉豈以起廢一疏原之乎

都水司郎中徐四岳　卿銜已過任子得之尤過士夫而籍內監諮陞不襯何待

南察 鄭公三俊察前先劾諸奸北以齊霍手而掾風霜之筆者也故錄其全疏

南京吏部等衙門署部事戶部尚

書鄭三俊等謹奏為計典屆期仰遵明旨循附逆諸奸懇祈聖斷處分以地璫脈以清仕路事考功清吏司案呈職閱邸報見南北科道等臣條呈察典俱稱謟璫諸奸應於計前另疏列名奏請定奪餘照常年察典分別處治蓋所特重附

逆之條毋留計典之玷為屬奉屢
明旨申飭亦既凜凜鈇鉞之不啻
矣竊惟臣子致身惟奉一君以為
大朝廷持法此懷二心者必誅自
逆璫竊弄威獨輦下諸奸首先倡
媚南中犹而效之於是遙奉魏忠
賢為盟主近惜太監胡良輔劉敬

劉文耀雷逢春為聘閣有建祠者
有拜祠者有頌璫功德者有代璫
驅除者有受璫薦引者因而有借
璫連化者或雖無獻媚之詢而身
與祝頌之列未或奉摘忝襪草之
旨而猶修畫錦之榮在今日類夜
行畫伏之蹤在異日恣翻露霞雨

之計若與溺職者同一處分非所
以杜萌而肅計典之謹一一臚列
上聞於大理寺得一人焉
原任本寺左丞今養病謝啓　附馮
銓而充要典之總裁僞史編作贊
儀詠遍及忠骨閹說靈驗相門闕
口帖之糞来渣倒趍迎內府曰幇

閒之名著試問初特棘丞五品胡
兩年倏躋九卿鈇業貽然猴冠宜
褫于吏科得一人焉
原任本科給事中今回籍郭如闇
寧遠之報捷既已貪天之功籌邊
之謾詞幾失節君之義是誠何心
哉獨不可已乎一經指摘無可閃

藏雖探持不掩其坐平而媚疏鮮
寛其譴責于都察院得五人焉
原任河南道御史何早　兩疏媚璫
情辭醜惡瑞石祥麟種種引為符
識籌邊憂國語語侈作訣詞其所
善必為逆璫所喜之僉人其所劾
必為逆璫所憎之良士邪正途好

惡拂性張聚垣廣火復貪穢素著
千金夜入而竭力護持大足怪者
馮盛明游鳳翔罪狀大彰國法未
申而公然薦敘不法之辜莫逭貪
墨之跡難寛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被論李時馨
獻媚逆璫極口稱頌幾令縱容德

搽之惡勢逼至尊抑揚瑾直之感
毒流四海他如後屯粮討劉茲灑
賍罰種種穢狀難以殫述既寛兩
觀難免三褫
見任河南道御史今被論徐復陽
曲意媚璫多行下義疏參結黨從
甃正人天理何存人心已死荼毒

善類若陳若鮑身後卹削奪之冤
折毀書院如鄒如馮當年蒙偽學
之禁咆哮幾同猛虎攀同大類坑
儒如此渠魁百千党逆之罪凡屬
臣子可無鳴鼓之攻
原任戶部廣西司郎中今陞任魏劣
原係廣徽親侄後認忠賢義孫建

祠溯望必拜仗勢積惡難書置買
田園俱係尅落之官物獻媚中貴
并傾老庫之厚藏以致歌舞充於
私内宅債廣布都城真是國家盜
臣誠哉璫門之戎首褫革不足蔽
其罪追賍始以報其辜
原任本部山西司郎中今陞任剬籍

確芳桂　功名墮於作郡而谿壑之
欲以部署而取盈富貴懸若贅途
而反噬之工恃與援而益肆既資
其力以逮化遂籍其勢以復仇緣
一道致正人被削者纍纍情與人
殊罪難髮數
原任本部福建司郎中張聚垣　么

應准會賄附璫門其司鑄管水二
差所復積至萬金至挾陞府貳假
報奪温禧之錢差使其慣爵喪身
迨今同官飲恨緣縱好之盲恃亦
附逆之多靈褫退革已幸追奪非
枉於禮部得三人焉
原任本部祠祭司郎中今陞任廣大

復　揮霍能多跅弛自喜捺持少檢
穢跡喧傳以周應秋之爱婿作魏
忠賢之義孫躬詣祠堂當先叩首
稱頌形之拜擁戴戴入典祠閘老
僧飲衣之積富詐其多財仍致斃
命知樂婦冠白之落籍可以射利
因而攫金轉官全憑泰山之力逆

璫　附八拜之交應恥都捐面目
有靦
原任本部祠祭司郎中今陞任顧鵬
朝陽門外偶拜逆祠篇名今古一
人罔顧名義禮行五拜三叩擬等
殿廷僚友之胥未寒忌心聚其愛
妾迨夫鑽陞徽郡再覩報功報德

之祠乃至叩謝沿門揖盡千家萬
家之積
原任本部精膳司郎中今陞任葉天
陞　逆祠何地無端沈遊膳部何官
乃至屈膝雖兩類之發靦良心內
愧而錯跡於非類行已多慚于兵
部得三人焉

原任兵本部中駕司郎中今陞任周
宇　寵利薰心應偶掃地誦胡內監
原以鄉親人稱察契誇魏祖爺真
活神道到處皆靈百計假其虎威
一切吐以豹霧
見任本部職方司郎中李際明　擒
逆妖妄殺平民欺上方而得薦因

劣轉駕言党害賄奸人而驟陞徧
義鳩工指多金不顧小民膏血治
品供獻期萬拜務者守者歡心并
造胡監生祠不時祭拜或擬陵軍
六十守其私衙故知璫薦之與名
不負此賕之久屈
見任本部職方司主事邱存性　外

訃已處不謹內通即補原官到任
一日旋轉南京是以察處為薦剡
也借差二年攸游故里是以職事
為虛寄也郭鞏一薦借作致身之
由逆党既摧遂為匿影之計曠職
原非得已革褫豈容獨寬於工部
得二人焉

原任本部營繕司郎今陞任魏弘政
屈膝傾身因中人而遂欵甘心投
足光匠拜以効勞費姚郎節省千
金便貪其功以攸叙與胡良輔平
分孫丰更借其力以薦皇陵引水
行廻逆祠恢作朝崇之勢白晝提
金銷糜積鏹甘為填壑之資既已

失身難辭千憲
原任本部屯田司郎中今陞任萬大
同　衙門公費以為逆璫贄見之資
百姓脂膏竟充一人阿堵之物目
劉人惟儼然上公稱胡輔平生知
己名教不容冠裳有玷
原任本部都水司郎中今陞任歐陽

充材　始為任意以行幾蹈虎尾於
不測既乃為威所惕欲甘蝮伏以
全身惟因屈求伸遂轉怨而為喜
列名薦牘費齒公評於應天得一
人焉
原任江寧縣知縣今陞任南京工都
工部水司主事夏之昌　始官旌德

結交勢宦繼任江寧朘削無辜藉
李夔龍為夤緣結魏忠賢為援引
因欲醵金建祠府側賴京兆之力
爭遂爾輟工廟額親題洽恩為通
國之耻笈趙陞起部賠至萬金防
維盡裂褫斥奚辭
以上共十二人就萬口之所傳說
章奏之所參稽臺省之所開送本
司之所咨訪皆的的有據非掇拾
風影者伏乞裁酌施行等因案號
到部臣等看得魏忠賢一餘刑耳
一旦倒持太阿以號令天下諸臣
讀聖賢所學何事而靡然從之其
甘心附逆者背於義而忘其分是

肺肝之全別也其懼禍中變者惕
於勢而喪其守是骨力之不堅也
律以順逆之理均之一無可貸權
以輕重之分似應稍酌其平臣謹
會同南京右都御史陳於庭右僉
都御史謝文錦南京吏科署科事
兵科給事錢允鯨南京河南道掌
道事陳必謙同祭議援實奏聞伏
乞聖明睿斷照貪酷不謹浮躁分
別處分庶察典有光人心大悟從
此南中諸臣有不惕於今日之炯
鑒而洗滌肺腸崇尚風節精于職
業內者無人心矣
南京吏科等科署科事錢允鯨

糾拾

原任吏部尚書房壯麗　選軟習戒司風紀而臺綱決裂攀緣路熟任統均而黨附情深推陞總爲崔魏傳燈起廢竟與奸邪護局

原任總督川貴兵部尚書張鶴鳴喪師畏避前糾罪狀已照獻媚咆

卷六　五十三

哮殘局貪婪轉播養寇而百萬之歲餉手屬虛靡縱奸而三軍之司命余同兒戲

見任四川巡撫田仰　奔競情濃弥縫術巧以言乎通内則許顯純其武場之門生也田爾耕其冒認之同宗也魏忠賢又其投拜而稱之爲恩主者也與援多而關節到處皆靈矣以言乎速化則僉事未幾而卿京衛也尚實未幾而僕少也冏卿纔滿十日而川撫也破甑空而節鉞如取而如寄矣有謂其與藩輔馮銓密謀者有謂其旋瘋痛曹欽程構陷結交害正者有謂其

卷六　五十四

投入魏忠賢送珍寶者有講其再投罪輔鑽刺營求者獻諂取憐莫非卑汙之事縣心鑽逐大貽節制之羞附勢蠅營不齒冠裳之列

原任太僕寺卿張文熙兇險蠱人貪汙喪已伏逆璫之姻而發蹤指視併彪虎之先驅秉鑰斧以行而納

賄相權竟籃簋之不飭卓邁嘉定
一墨也駱千金而引入台班朱童
蒙松江一邪道也環四知而翻逃
吏議恨周順昌則授意倪文煥發
其連姻豕契而寃慘覆盆矣恨文
震孟則羅入顧同寅株連清流勁
節而埽除一網矣順昌逮至猶伏

哼口肆言云還他一死何如其兇
也文煥事敗致令向人追悔曰文
煥悞我何辭夫主使也緹騎激變
倡言鼓譟謀出東林矯旨渠魁又
誰為擬授也倪光祿揷入廠臣頌
以致科臣后言謀遂爾削奪也製
錦屏不惜數千金以為逆璫上壽

揚花便忘編口且也張元芳欲吏
部則引之吏部曲推呈秀之愛竭
力吹嘘崔呈秀欲奪情則護其奪
情轉忠賢之留深相盤結凡兆党
逆奸謀營私蹤跡道路有口肺肝
難欺始終為魏已成逆賊忠臣心
迹皆汙自是窮奇本色

原任登萊廵撫孫國禎　原其逮化
則因孫蕃剥手以彼橫行縱藉崔
賊護身
見倖通賊嘗在奉議事楊紹震
六壬課借作護身待乃通璫之線
索引奏官竟揮銀臺篆為納賄之
階梯

見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　欠
寒之燼俸起行人冒籍門生之力
屢債之轅躐躋常少總由罪輔之
援出山即既僉院逆璫亦厭其躍
冶不祥陞任旋歸故鄉儕偶咸斥
其敗群不類
南京河南道陳必謙糾拾

原任兵部尚書王之臣　本是先閹
假子巧本關門盜臣以建祠稱頌
為轁畧鎖鑰貽羞剝官軍月餉入
私愛惡資盈任
原任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部輔忠
緣劉朝鑽入逆璫之幕首鬨殺机
贊志邏棋動國母之謀身同叛党

媚疏千秋貽臭偽官兩載誇榮
原任工部尚書薊任徐大化　豺虎
原不擇食鷹犬横居當門崖牙飲
惡義之血毒遍寰區老拳攪江海
波腥溥宮府
總督川湖兵部尚書張鶴鳴　性嗜
殺人才能飾辯遶而獨不肯任其

罪黠壞而猶欲掩以為功
原任右都御史魯思誠　巧營捷足
護法善神宮一歲而九轉媚已見
功璫雖死而枕靈猶不背德
原任戶部侍郎閻任徐紹吉　体察
則清流抱投濁之冤偽史為正人
修剌骨之怨滔天罪惡亘古窮奇

原任河南延撫右都御史郭增光
建逆祠則萬家㤀遺毀屋奉矯旨
而直臣幾致殞身胆氣全無逆節
顯著
原任工部尚書劉廷元　亂賊渠魁
衣冠禽獸當張差之持挺入東宮
也先帝幾危遺宮告變閣誰延視

皇城西門者劉廷元也溺職畏罪
而駕瘋癲以掩奸謀所謂以君父
性命作人情者非虛矣及王之寀
之摘發鄭國泰也神祖以此增設
東宮侍衛宗社護安問誰繼之寀
而發正論者何士晋陸大受張庭
李儔也諸臣何罪而借題考察以

盡一網所謂有意元良之羽翼者
非輕矣甚至主逆閹以成要典則
其擁護罪戚之本謀也因而嫉志
遂以除王之寀則其借殺人之鉄
案也尤可怪者媚璫而冒忤璫之
名人殺而逃殺人之罰試問廷元
初年一聽勘御史耳璫焰一熾不

兩年而躐躋元樞者何逆璫俯私
人於要地謀已測矣西南兵北兵
兩相焰應者何意且復得陞手南
通線速化百千方陷害忠良總其
毒着十二年主持邪局無限陰謀
在彪虎因其驅用之爪牙即逆璫
亦是其行刑之劊手罪窮天地雖

盖載以何容忘背君親為神人所共憤欲謝九廟之恫亟行兩觀之誅

原任戎政尚書閒住霍維華　性類貪狼毒逾乳虎酉年一疏救王安而擁戴魏忠賢之謀成矣丑春一疏定三案殺楊左以及諸臣而忠賢礙手之人盡矣鎮撫獄詞其手筆也某贓某罪某削某奪某殺某戍其成案也於璫為首功矣以一給事中不兩年而兵書璫亦可謂能報德矣官爵已極谿壑已盈及見先帝弥留時勢將壞借讓廕之名以去旬日解閔又假忤璫之名以來亦可謂善用璫矣百至考選一番再嘘璫孽已燼之灰被論一字輙作禁錮良之阱死難塞主可偷榮

原任戶部尚書郭允厚　忠孝從來不識道學是甚深仇比朱童郭興治而力攻鄒元標馮從吾則撓察之確案也兩疏入而中旨傳則內道之的拠也大察倒轉而內批京堂則又通內之靈驗也自僕少而戶書宮保首尾僅二三年其感璫而頌德稱功至五十餘本至曰萃三千之禮樂無兩階之羽干則儼然以聖德歸之矣至曰非惟明目

達聰信可居高聽卑則顯烝以帝
位屬之矣尚修畵繡宜返初衣
見任兵部侍郎加尚書呂純如　因
璫焰之頤張致宮階之速化少京
兆一不年而廵撫矣廵撫不一年
而兵侍矣兵侍不一年而加尚書
矣周吏部習風有微𢡟因公旬之

卷六　六十三

暗刺而通謀同志致膂于閹園曺
知縣欽程素同首尾受富人之多
金而下石武奔隨杖斃與子命用
罔既多降罰宜早
見任禮部左侍郎馬之騏　非我族
類是處枉行倡大東小東之說以
傾陷正人結四友小亂之黨而把

持察典因魏良卿之通家致魏廣
微爲推轂早應激濁無汙寅清
南京刑部右侍郎潘上良　巧藏於
朴媚以濟貪指外察而大張驅局
嘗考選而廣開倖門訊問中子一
計循良卓異之選盡供彈墨是誰
出於婦除請觀乙丑兩省殺人媚

卷六　六十四

璫之輩盡入網維是誰爲之枚引
釀成世道禍患成就一己功名有
媿爽鳩可忘逐雀
順天廵撫右都御史王應豸　通內
多靈扞圍無術自詔選以至開府
首尾僅餘三年緣外璫以媚內璫
謟奉已歷百態大叅之加以修城

也太常之加以錦捷也皆從劉應
坤葦題叙而習撫不開部推不與
媚妆其劾矣巢丕旦之逐應坤欲
逐也徐建之用應坤欲用也一聽
內鎮臣之指揮而築海城則築增
大將則增媚而極其功矣以至修
城建祠諸疏諛詞之借擬種種係

誰呈詳甚而籠箭火器頂謝上公
之洪恩皆其具稿吐罵已遍都市
謗劣尤見倭諛宜加三褫用儆四
部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岳和聲　麟
甲遍體敗絮塡胸巡撫順天即疏
薦邊百盡是押邪浪棍賣放妖首

得逆黨貲賄數萬他人捷獲壞功
被論回籍而崔呈秀每向人曰岳
三奇還要他到我家来起復順天
兄弟之書情厚儀致謝爲傳應星
發覺內廠魏忠賢亦避外廷之議
道遠改推忤璫之名目豈其然乎
除蔓不先流毒何已

河南巡撫僉都御史丘兆麟　早入
閣詩教起興邪之慕顛倒是非深
締湯賓尹鄒之麟之盟把持政柄
巡方惟是詩酒作與一憑吏書知
王紹徽之深恨劉芳一疏參論罷
官云是一篇好文字以爲回道之
贊儀也賙魏忠賢之物齒惠世揚

會審大罵喝責三十擬重遣以為兒孫之孝敬也以北邊權逆璫旋得開府中州北銷號件以贖欽完欠為覬覦懲責望有司將庫銀卯解兩秪塞勒定市物官價撥府屬畫一遵行奸民因之把持貪官借之巧取是以平準為禍祺矣例立烟

火冊籍責官府按簿搜索瑣事竟發追贖重事竟批解究是以保甲為利藪矣外負振刷之名內淤挫叢之實負乘已甚漏網何為

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　身出禮義之鄉心致無知之俗始附籍于鄒憲成籍其引重既反戈于孫太宰恣為翁張一遵年例再經察處豈盡主爵之訛既轉理丞復討僉院因致驚餌之逝官評既已狼藉鄉論尤屬鄙夷亟令止足莫任招搖

兩朝剝復錄終

兩朝剝復錄六卷明吳應箕編記天崇
兩朝廷工升降事宜極為翔實足補正史
之闕書列有清禁燬目中　止適齋主人
識于黃花精舍

甲申傳信錄十卷

〔清〕錢䎘撰

清鈔本

天津圖書館藏

甲申傳信錄目次

甲申傳信錄叙

甲申三月李闖蹂躪晉地取宣府大將[illegible]都城[illegible]門甚閟余以三月十有二日南步出左安門閽寺人詰之而反十五日晨起東步出齊化門門者以為諜東截大王者也不詰而出獨與王氏子東走日步行八十餘里止寶坻之梁城所村廟中數日聞闖入京師遂不逞復東行訪路子于遵化謀之道宿山麓之大安村村人秦姓者訊予何行予荅曰闖寇已入京[illegible]督臣以募兵閩左閭蓋萬人赴京師京師不難復也秦曰此村以東至關門故書麾戰粹敵從軍伍之列者最彩徒以餉匱而令賞不明故悉退不復事軍公能使督臣以大義令之即萬人可集也明旦遂行北至遵化則三月之二十六日也撫臣宋權已拜闖御史使督臣王永吉剃髮遁去而遵化守土之臣于設彩亭龍衆拜讀闖寇傳諭郡縣之檄于是予與路子相與愴然自廢而無所復謀矣止數日路子遵海而南予以男氏在都復步行而還四月十有六日復入京師以故自李闖犯闕至十六日以還都下大

譁且一時人士四方咸集當有紀錄可觀予是以置而不書而徒滯跡于燕三年丙戌冬客從江南攜甲申事來所載國變錄甲申紀變國難紀聞見聞紀畧國難睹紀變記確傳燕都日記陳生再生錄程源孤臣紀哭陳方策揭凡十餘家紛棼不倫異端舛出一時荊棘無所折衷予于是博蒐見聞勤咨與難諸賢講求實錄刊訛芟蕪緝補闕遺類分為十篇自丁亥至癸己之秋更七載而後勒成一書名之曰傳信錄[illegible]而錄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一代興革之言也或曰子之所言皆[illegible]無疑乎昔作春秋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者異辭所見三世所聞四世所傳聞者五世世遠而聞見因以不齊三傳所以多紕也太史公成一家書而年表與記傳之系世家與列傳之事或自為牴牾者多有亦傳聞者使之然也予雖採之記說諮之耳聞猶從及見之年予敢以自欺者欺人哉所與執筍之臣不以忌諱于當時之士謂予狂言可矣予何疑焉

當湖稺農錢䮷撰

甲申傳信錄卷之一

彭城錢軹著

睿謀留憾

大行皇帝御諱由檢

光宗第五子

熹宗弟初封信王

熹宗七年丁卯秋七月崩遺命以

上繼大統遂即位（時熹廟大漸時逆璫將謀立以魏良卿為帽子后臨朝稱制[illegible]振后心[illegible]）

[illegible]熹廟崇名[illegible]上入登禪[illegible]上從[illegible]

（拜命即面[illegible]上問宮[illegible]熹廟遂前親忠賢及諸臣[illegible]周來等使語于外臣之英國公張惟賢入[illegible]宮）

（上遂得立）明年改元崇禎

上英斷天挺承

神廟

熹廟之後反前弊然和當勵精謀治孜孜然有中興之

思然積事日警中原因災加以飢饉洊至寇欵橫出

拮据天下十七年而神器遽覆遂死社稷嗚呼神識

睿慮曾不一舒其懷其留恨何有極耶臣癸未仲秋

入都適甲申之變所見聞者具述其略其他政紀職

在太史非臣野史之所能及近叙危亡之故故曰睿

謀留憾以俟史者取裁焉

崇禎十六年癸未秋七月

上將行秋祭禮以貢士大典禮臣與並闈事初十日命

成國公朱純臣代之先是滿洲以壬午秋入南至河

陽徼兵四方明年春始集而滿洲且出

上命督臣范志完遏其歸路以隻輪不返為功輔臣周

延儒請視師誓不負詔

上從之[illegible]臣以大捷告而滿洲盡出初周延儒時[illegible]

上大喜賜太平宴及二臣好覺

上怒甚罷延儒放歸獄志完及趙光抃下獄以滿洲入

故公車直棘貢士更以八月二十七日放榜會元陳

名夏一榜凡四百人

九月十四日殿試賜楊廷鑑宋之繩陳名夏進士及

第當是時闖獻二寇交馳楚豫荊襄之間烈焰甚熾

國家力屈兵殫繇是用揭上懸奇謀異勇富國強兵

四科募士而應者卒鮮于是進士陳丹衷疏薦副總

兵成大用以招練廣西土司力掃群寇疏上

上大怒之
冬十月極陳丹表河南道監察御史奏劾徵廣西賊
稅為兵餉使協戌大用練兵廣西而關宠已陷秦閑
矣詩群轅場裏草中
十一月以潼關陷告命余應桂為秦督李化熙總制
三邊應桂憂懼而泣及陛辭請曰不益兵餉臣雖去
無益
上為之嘿然中格遂之行至晉一無所為逡巡河上而
西安已全陷矣賊既入西安遂定三秦僭狂稱號[illegible]
渡而東河余應桂方閱兵河上聞賊將至遽走太原
是日殺糟督臣范志完趙光抃吏部文選司郎中吳
昌時額臣薛承忠
光抃九江人乙丑進士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五
日滿洲破薊州十八日光抃始入京先是光抃以
勤勁布諳流廣西是冬闔命還會計家貲二十七
萬七子各與三萬以三萬奉老母自携三萬入京
聞廷儒遣長隨楊索銀五千光抃兔與三千補薊
遼總督受事未幾竭貲犒士廷儒范志完盡放滿
洲以出而光抃與戰莫不傷之
十二月以丘瑜李建泰范景文方岳貢為相是月犒
輔周廷儒復徵入京賜死十五日戒五城清道馳西
城所敵千里馬城上試之尋罷二十日賊從沙渦渡
河攻平陽知府張嶙然以城先降而三晉聞風靡矣
崇禎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朔旦朝罷
上辞閣臣賜茶閣臣蔣云庫藏久虛外餉不至一切邊
費刻不可緩所恃者
皇上[illegible]
上嘿然良久曰今日內帑難以告先生語畢潸然淚下
初十日賊牒文兵部署以大順永昌年號約戰言三
月十日至兵部執詢之乃京師人從涿州還道遇逆
於人恭病云山西巡撫移文期是日到該衙當斬病
劇不前與銀十兩使通兵部以為詐斬之
上以賊急召對輔臣曰請臣獨無能為朕分憂于李建
泰自言臣西人頗知賊中事臣願于本地募餉百萬
治兵剿賊不則毋使東渡建泰復奏進士石蕃頤單
騎走陝北連甘寧鎮兵外連羌部名募忠勇而瀚義

徇勦賊立功否亦內顧兩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
渡上欲用之建泰復言臣到西為其可用請之十
六日命輔臣李建泰督師勦賊告廟賜劍
駕御正陽門樓餞之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
上目送之二里許方還宮以兵部主事淩駉監軍是日
風沙大作占者以為不利行師而建泰所乘輿折杠
時京營總兵王家美率營兵五千從行十七日從兵
逃歸者三千建泰氣阻遲遲而行日行不過三十里
時進士程源謁建泰於涿曰相公此行當兼程抵
太原扼令三晉以蔽神京若三晉失守無可為矣十
九日吏部奏秦寇窺瀕三晉披靡賊馬未到而城池
已空偽檄方傳而人心先亂議復保舉連坐禁舉選
防練威嚴急練戰誡聯絡六事而練嚴感責之秦人
為科道官者密肅之恐為伏奸以應寇也二十八日
平陽陷吉沿河州郡悉置偽官余應桂及諸將聞平
陽陷望風爭避太原無兵矣
二月初八日賊至太原以數卒上城開門而入殺太
原知府撫臣蔡懋德布政趙建極死之先是李建泰

至東平兵不願戕百姓閉門不敢納兵譁三日乃入
城薊鎮總督王永吉請撤寧遠入保京師太常卿吳
麟徵具疏力贊其事時真定知府丘茂華聞賊警移
家屬于城外總制徐標執茂華　部卒以來中
軍不獲縱標伺標登城畫守禦執縛出城殺之劈檄
出茂華茂華遂牒所屬州縣約叛行賊是月
上以太監盧惟寧高起潛杜勳等十人為天津通州薊
鎮宣府山海山東兩淮江浙兩粵各鎮監軍二十六
日命戶部尚書倪元璐歸翰林院專事侍講讀
推戶部尚書以大理寺寺丞吳履中為戶左管尚
書事二十八日
上命閣臣傳五府六部各官入授以手劄各條戰守事
宜彙進
上御文華殿各劄既進左諭德李明睿少詹項煜請
上南遷都御史李邦華請太子監國南京
上反覆觀之怒甚少間色漸平事竟留中不發
三月初一日召對陳州生員張鐸中左門進三策首
請皇太子監國南京擇一二老臣忠愛大臣輔之左

諭德李明睿請南遷日日上奏翰林院尚書倪元璐
都御史李邦華請太子監國南京
上曰朕方責諸臣以大義而使太子出是倡逃也其請
补授何會科臣光時亨具奏以為不可議遂寢是日
昌平兵變官衙民舍焚掠殆盡撫臣何謙捕斬亂首
撫之初二日榆林陷告是議調寧遠總兵吳三桂山
左總兵劉澤清薊督王永吉等內捍三桂道遠未進
澤清不奉詔遁遊吏科給事中韓如愈劾之以如愈
[illegible]澤清[illegible]云天下有變山東不為絕
人有恥初三日傳諭守城監請出入命輔臣魏藻德
兼兵部尚書駐天津調兵方岳貢兼戶部尚書駐濟
寧督漕會有北人上言各官不可使出出即潛遁與
為輔廷用者遂止不遣允輔臣陳演薦德璟致仕回
籍初四日賊陷寧武鎮臣周遇吉戰死之命襄城伯
李國禎練京營兵守西直門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
百官修省而大僚官職飲酒高會如平時初五日李
建泰以病告兵士逃亡略盡
上特發內帑數萬調宣府太監杜勳山海總兵唐通協

守居庸關初六日會議措餉凡在獄如魯纓侯恂董
象恆王志舉王永祚陳睿謨鄭二陽等皆擬充餉贖
罪吏部尚書李遇知議以勳戚世臣加爵大小諸臣
諭其各捐助餉銀
上欲之江南大僚士民共舉應司馬張國維為浙直總
制練兵輸餉難如議加總兵唐通吳三桂左良玉黃
得功伯爵劉澤清鄭芝龍世襲都指揮使協勦諸寇
立功加侯先是榆林舊總兵姜讓降在賊中至是讓
[illegible]大同總兵姜瓖迎賊賊陷大同[illegible]
景瓘死之初七日召對新翰林官于左中門探花陳
名夏先有招募山東義勇等事疏因言淮揚要害宜
練兵重鎮遂對稱旨即御前拜命為戶部兩科都給
事中兼翰林修撰許以不日重用名夏薦蜀討方以
智中書劉中藻以智具疏請出淮上招集豪杰中藻
亦請出外募兵俱未報初八日
上召戶部侍郎吳履中入對廟內現銀錢何夲存八萬
上曰以備城守難各邊月餉亦不可發履中極言若無
九邊京師安守

上不聽是日賊至陽和副總兵姜瓖叛降官民或推牛
載酒以先或預為大勝進儀至有掠民子女以獻者
京城門鎖鑰益嚴初九日賊陷宣府巡撫朱之馮死
之大同陷報以司禮監太監掌印王承恩為京城内
外提督初十日大康伯張國紀捐銀二萬助餉特進
東廠太監徐本正進國紀爲侯國加以爵諷諭嘉定
伯周奎奎止捐一萬其餘勳戚無及萬者
上懸令助餉限爵有差借餉及萬者是坊太監王永祚
[illegible]萬其餘至三萬王之心捐銀一萬而
本正獨加多于永祚化淳所掐魏藻德首捐五百金
陳演就效未行便名至
上前極言滿若從未向吏兵二部討一缺為辭而百官
相率共議出餉或以衙門或以省直各衆朋出之如
浙江六千山東四千之類郝晉等山東省共輸至三千
一百刑部尚書張忻捐九百金足之數所派亦不太
均多有抱學肯而不樂輸者先後所捐僅至二十餘
萬而内臣有怨望者或題宮闕壁云此處不留人自
有留人處十一日頒罪己之詔盡捐加派三餉募輸

李自成者爵伯賜銀萬諸臚從及降賊者皆許帶罪
立功困諭己調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義勤王有
志封拜者水陸並進鑄板印
上用御璽張示各處十三日增各門兵餉益不給人止
給錢百是日賊至居庸唐通杜勳叛降盡獻帑餉撫
臣何謙帶罪協守居庸逃去賊遂入關乘勢疾攻人
心滚懼
上自是月初三日始召大臣群寀議事絶無要領
[illegible]司宮[illegible]痛哭而入各門分散大[illegible]
紅夷諸砲砲所伏處立營守之每日以御馬輸督九
門三大營兵屯于門外統帥衞官而已十四日居庸
關陷起用舊司禮太監曹化淳督守彰義門十五日
京師九門俱閉風沙大作正陽門武安侯鄭之旗竿
中劈為兩横道上十六日賊由紅門川突攻昌平州
總兵李守鑅及監軍太監並逃去日晡犯十二陵焚
享殿伐松柏自西山連營達沙河無隙地直犯阜城
門終夜焚掠火光燭天是日
上召對各官凡三諭臣悍然無措都城女墻共計五萬

四千有奇京營兵向無實籍多為大璫隱佔加以癸
未疫死甚衆其精銳者又為新遣內臣選去時登陴
止老弱羸數千人太監萬餘人凡三女墻止一人睞
望敌砲射箭不徹晝夜無進飯者兵皆飢餓不堪初
時有太監送飯盛以木桶聽衆卒攫食之至是不復
送飯城兵遂有死者
十七日賊分兵東至高碑店西薄西直門砲聲震天
人情恇懼鉛子飛入城中如雨西直門塌其一角登
[illegible]大砲炸燒死[illegible]
上令各監局掌印以下大小太監俱充城堞于是每女
墻始得一人而炊灶未立率以錢抵市販食上城兵
餉倍殺是日孥載門有小民捐銀三百兩又一老人
年六十餘久居彰義門外時避入城中一生所積僅
四百金痛哭出輸戶部
上督官以錦衣千戶時
上召九卿科道官議事命兵部速調兵勤王諸臣束手
無策
上泣下諸臣亦相泣下或言五員當今之急無考選科

道至是新授御史一十八人添督九門赴用信給事
中章正宸而戶部侍郎吳履中復申捐貲賑粟之議
遂出曾纓等于獄時賊攻甚急城勢守羅會議各省
紳民協力登陴分守各門並出貲養兵魏藻德謂
上曰營兵屢經守城然尚膽怯若驚走百姓非素習益
畏懼一人驚走猛惑衆心又致悞事
上以為然遂禁官不得登城登城者惟大司馬及文武
京營巡視各官數人而已餘雖守門卿寺科道官都
[illegible]而閉紫禁城東西長安各門甚嚴輒[illegible]
辭驗始入是日賊遣叛監杜勳縋城入講盛言李闖
人馬强衆議割西北一帶分國而王并犒軍銀百萬
退守河南當局茫然無應内臣告上
上密召見之平臺輔臣魏藻德在焉勳具以前事奏
上且言闖既受封願為朝廷内遏群寇尤當以勁兵助
剿遼瀋但不奉召與覲耳因勸
上如請為便
上語藻德曰此議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藻德不
荅嘿然曲躬俯首而已

上憂戚不能坐起龍椅後案立再四詢藻德定議藻德
終無一詞
上命勛且回話朕計定即有旨約封復繼而遲等勛既
出
上以藻德不言且勢困推龍椅倒地而入藻德遂出薄
暮坐西直門太常卿吳麟徵登城望賊勢難支急馳
入朝欲面陳要事遇藻德于朝門語之故藻德云
皇上已煩甚方休息不必入也手挽之出

上傳取蒲簍數千樹紫禁城內先是召對每傳奪翰官
四員侍
上自二月二十七日始至是詔臣楊士聰與焉自辰至
午
上又不出詔臣因言左吳俱封伯而劉鎮近在東省獨
不與恐有他變請魏范諸老出閣議之即具揭封東
安伯左都御史李邦華奏言新御史周亮工朱郎鑅
劉令尹皆嘗蒞城守急宜用之登城疏既入同至
前門欲登城一望兵勢中貴拒之而返賊攻平則門

守將賀珍戰死之時決句陰慘日色無光是日大風
驟雨冰雹雷電交作人情愁慘午刻雨止賊攻彰義
門以叛監杜勳嘗射城上監軍大監曹化淳忽啟門
賊遂入薄內城及暮內監有諷
上遜狩者
上同內監登萬壽山頂四望逡巡時知事不可為遂回朝
宮清一數遣內監密勅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
各帶家丁護送出城南遷劉鞏疾至內殿見
上[illegible]臣將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數百
足以當賊鋒
上頷之又召首輔魏藻德言事語終不得閣久之
上顧事急將出宮分遣太子二王出宮進酒命數杯語
皇后周曰大事去矣爾宜死袁妃遽起走
上拔劍追之曰爾也宜死母及舁未仆再母之仆焉目
尚未瞑　皇后急返坤寧宮自縊
上巡壽寧宮長公主年十五
上目之怒曰胡為生我家欲母之手不能舉良久忽揮
劍斷公主右臂而仆坤儀宮王昇扶之昭仁殿而還

宮人諷懿恭皇后太及皇太妃李氏並宜自縊
上自仗劍至坤寧宮見皇后已絶呼曰死得好遂手提
督京城內外太監王承恩至前語良久硃諭內閣命
成國公朱純臣總督內外諸軍務以輔東宮并救諸
獄因事與成國公語中因命酒與承恩對酌漏下三
鼓
上攜承恩手幸其第脫黃巾服承恩及韓登貴大帽衣
靴着之手持三眼鎗隨太監數百走齊化崇文二門
欲出不得至正陽門將奪門出城軍疑為奸細弓矢
下射守門太監施砲內向蕙荅云
皇上也而砲亦無子弗害
上倉遽還宮易袍履與承恩走萬壽山入巾帽局並縊
上無他服止御白綾暗龍短褂一襲跣一足而崩諸內
監宮人各紛紛從東華門出咸以為紫禁走矣時賊
以五鼓攻正陽門未克餘各門率用木枝梯城先攻
東直門先時守首陷御史王章不屈被執而德勝齊
化阜城宣武正陽五門一時俱啟
十九日平旦城中鬨沸守城者爭下聚棄戎服征靴
而走賊舉入城內者悉登城拔箭而投大呼曰持箭
闖門者不死于是人爭拔箭而户設永昌香案矣是
時自成騎兵破西直門執襄城伯李國禎至翠華城
報自成入自成至門偽軍師宋獻策曰先安民乃可
入自成從之援箭去鏃向後發三矢約曰軍兵入城
敢傷一人者斬以為令午有黑氣薄門而出獻策曰
主氣也避之因導自成以午刻由德勝門入先是姦
監杜勳亦從德勝門射書約降故開門以待司禮監
王德化率內員三百人迎于門外自成許以照舊管
印而曹化淳導自成從西長門安入大內自成發三
矢射承天門上覺乃入宮見袁妃公主于地嘆
上大恐令扶還本宮調理後袁妃不知所之公主強起
出就嘉定伯第是日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
宣城伯衛時春左都督劉文耀駙馬鞏永固留閣門
自盡東閣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倪
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
凌義渠太常寺卿吳麟徵刑部侍郎孟兆兵部侍郎
王家彥翰林侍讀周鳳翔春坊馬世奇論德劉理順

蔣討汪偉戶部都給事中吳甘來太僕寺寺丞申佳
胤錦衣指揮王國興李若璉御史陳良謨吏部員外
許直兵部郎中成德主事金鉉觀政進士孟章明皆
死之諸與大行驗柔自成不知
聖駕所在乃懸令募獻者爵萬戶侯賞金萬兩告者賞
金千兩捜太子二王
二十日嘉定伯周奎獻二王入朝見闖〻遣偽都督
劉宗敏收養之午刻賊索李才得
[illegible]于前襟云自[illegible]解[illegible]
稷與顏冠服終于正寢又云各官俱赴東宮行在自
成命以兩扉舁上及承恩置東華門側用錢二貫市
柳木棺以殮枕以土塊覆以蓬廠而皇后周氏亦
從東華門出用龍文撓上藉以錦褥覆以綉被而
上猶暴露遂撤錦被覆
上焉
二十一日遷
帝于茶庵自成用太監王德化言易
上以硃漆梓宮及皇后梓櫬而
上穿靴或謂之一內監曰國不衰頭龍不衰腳時在
旁痛哭者兵部主事劉養貞也時內臣請祭葬供以
帝禮自成許葬以帝祭以王于是光祿寺稍供祭品
以獻
二十二日具帝冠服后段服數內侍為
帝梳髮尚冠入殮都民有叩頭痛哭者官員有過拜者
有逃遁從南遠行者
二十七日黎明偽旨令板監略具儀從移
[illegible]后梓宮于城外[illegible]具青[illegible]至梓宮前再拜[illegible]
[illegible]言因遣成國府門飯五兩兵從為成國夫人常氏
朝二王畢五兵催送梓宮二王至門而返尚不果葬
四月初三日黎明葬焉
上及后于田貴妃墓踏者惟太監一白姓而已嗚呼

甲申傳信錄卷之二

彭城錢䎗著

疆埸裹革

甲申之變，從死社稷者頗有，然以一日之死塞平時尸素之愆，未可得當也。惟秉戈捍圉，提師在野，其勢傳難，故總書頗留，懺以在外死事諸臣繫焉。馬伏波云：「大丈夫當殺身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安能死兒女子手中耶？」諸臣雖無功而自殺，其志氣有足多者[illegible]以風之。闖之犯闕，由秦而晉而燕，[illegible]先陝，次襄陽，次榆林，次山西，次寧武，次大同，次宣府，而以京師終焉。

陝西

崇禎九年丙子，孫傳庭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傳庭，字白谷，山西代州人，己未進士，擒闖王高迎祥，殺之。十一年加兵部左侍郎，賜尚方劍，總督各鎮勤流寇。是歲滿洲入犯燕齊，調傳庭總督保定。十二年，被劾下獄。久之，陝西總制汪喬年，字歲星，浙江遂安人，壬戌進士，辛巳陞陝西巡撫，本年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三邊。為中軍將賀人龍所賣，陷在賊中。人龍者，陝人，長大有力，秦鎮精兵屯盩厔、鄠縣，最多涇陽三原，半人皆人龍所轄，以故跋扈自倨。喬年威重自尊，與人龍不協，人龍遂念私交賊，賊知喬年師期，偽為驅夫，扛喬年入營，欲降之，喬年不從，遂觸石而死。繼以總制則傳宗龍也。宗龍，字括蒼，雲南昆明人，庚戌進士，己卯歲為司馬，庚辰下獄，辛巳秦督人龍復賣之賊，又知師期，如前紿宗龍過一縣城[illegible]制[illegible]吾第守城[illegible]門共入節與[illegible]此至，城守者以總制來，將納之，宗龍乃大呼曰：「我為流賊擒至，凡所來皆寇，毋開門！」壹聲砲縱發，傾刻血戎戎，與賊共盡可也。賊怒急撼，宗龍入營，寸磔之。于是寇勢猖獗矣。當是時，朝廷以傳庭擒高闖功，復闕為兵部右侍郎，督理京營援兵，而汪、傅相繼失利。壬午，復以傳庭總督三邊，尋加欽命督師，總制秦晉，應剿豫川楚黔勦賊兵部尚書。傳庭既至，知汪、傅皆以廢殺，自責與人龍不協，致敗，因降禮思決之，而人龍自以秦兩總制獲罪，每謁督必健卒四十人從其後

以傳庭意決無猜不復疑憚遂撤從卒止一僕從而
傳庭習戎從官壯士采旅閣之矣寂後人龍至計賊
情望武技以善射自矜因命之射而未待弓矢乘遺
從人歸取之庭傳曰朝廷獨罪汝奈何人龍曰何罪
從官壯士二人速扶之曰毋行可徐議耳人龍欲奮
絕脫去扶益堅就庭柱繞之壯士即從後拔劍斬之
人龍既斬即曉諭其部衆曰願去者即行願入伍者
照册領餉願人龍報復者即決戰可也諸軍皆驚讋
[illegible]與決戰皆無名並復入伍而以[illegible]
鵰高杰為中軍將悉統其衆自庭傳至陝悉力以繕
甲士壬午夏趙勒潤寇于襄城重兵涉遠賊衆奄至
秦兵盡潰甲馬無一遺諸將帥僅以單騎走免傳庭
歸復募卒寔伍而馬匹絕少即限諸將共輸以贖棄
城覆師之罪騎兵稍足盡歲餘募兵亦四萬而核釋
係野之卒居多練習未備傳庭意堅守俟較武嫺熟
然後赴沖而闖寇方橫馳于汝汴河洛之間癸未秋
廷議詔傳庭出關勦之傳庭意且不奉詔而偽張師
期以駭賊闖體益集勁兵數萬恐不支而張獻忠在

蜀闖乃遺書獻忠言孫督兵具強破豫必移兵于蜀
唇齒勢異不可不助也于是獻忠遺精兵萬騎助闖
闖勢益盛秋孫意且不出關秦撫馮師孔數言傾兵
久安非朝廷命幾意也且寇日強橫將何所終傳庭
曰出師有期當圖萬全以報朝廷無煩中丞慮馮故
督之行曰行師既有期甚善命從史速治酒餞兵餞
督師既餞孫不得已以八月二十日治兵出關遇賊
賊匿精銳先以所據虜民為前鋒作戰斬獲之速以
[illegible]有[illegible]自賊中歸者言賊闖在洛[illegible]驚潰狂
督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父憂而不知乃賊間也周
退賊至境外壘嵒相峙隨機督餉濟軍牽牛絡繹三
晉騎無會天雨三日餉不至人馬飢覺總兵白廣恩
等議退兵傳庭不許曰若退則潰不可止不如聲言
進擊使賊聞風而遁我且可待餉至賊詗知之明旦
挑精騎壓壘軍中聞賊至即奔潰秦甲山積騎兵悉
退入關時九月五日也傳庭至關隨遣演關額將倪
從龍急督所部壯兵屯商洛口使賊毋驟進從龍所
部不過千騎度不支強行而炮聲從內發矣當是時

騎兵先爭入關步卒後至賊尾之獲所棄甲仗甚衆
即傚步兵裝紲入潼關〻內伏兵既多炮聲一震關
門即閉初六日潼關遂陷從龍閣炮發遂返寇已塞
路不可行乃從間道趨西安諸郎意頓兵城下不得
入而寇豚已悉薄西安矣諸郎倉皇無戰意西安人
王根子私降賊十二日根子率健卒斬門關西安南
門縱賊大入道臣楊王休及方伯已下皆降西安遂
陷孫傳庭舊留西番喇嘛僧二百餘即日輪之西夫
撫臣馮師孔[illegible]遁不知所之句傳拘者誤高杰遂走渭陽
三原悉男女金帛肆掠以行一時殉難者凡七人爲
潼關指揮三人一姓李一姓盛一亡姓氏十月六日
並自殺陝西按察使黃炯字季侯河南光州人壬戌
進士城陷自縊長安知縣吳從義字箴肯浙江山陰
人庚辰進士涖邑以廉能聞城陷投井死賊義之賻其家
房渭南知縣楊暄字杏園山西高平人庚辰進士癸
未陞兵部職方未離任而西安告陷遂自縊泰府長
史韋世綱字闇然浙江會稽人城陷亦自縊死一作尙綱

慶陽

關既入秦所至州郡皆望風歸附獨慶陽恃墳堅相
持不下火炮肆發傷賊三萬屍填城濠幾平賊乘濠
平而慶陽東城守者皆婦女賊遂從東城破之慶陽
道石參議暨復與號薇絕山東陽穀人甲戌進士盡
家屬縊死遂自提刀殺賊手刃數十人自刎

榆林

榆林舊鎭素稱忠勇西安之陷總兵姜讓乘榆林趁
降賊其餘將士調遣尤世威等黃建既載昭卿陶者十有餘人大其名姑
關抗賊不降賊以數萬騎攻榆林榆林伏賊騎鬨
進賊〻入盡擒殺之賊怒奮師大擊又破之賊行師
攻殺賊甚衆堅守不下賊怒甚極城爲大穿用砲震
擊崩城數丈城遂陷諸將盡惟精兵趾入外邊州地
而尤世威等俱殉賈建既載道臣陶雍有仰任守亡其詳榆林參議都任故炮兵王世
尤世祿侯拱極 尤世威惠顯

山西

癸未十一月二十四日賊至安邑燒西門知縣秀之
穿跳入井中賊鉤出殺之提督偏門等關巡撫山西
副都御史蔡懋德字雲怡南直崑山人己未進士茹

常齊清約素守甲申春懋德被論當去以賊警候代寇出關晉兵潰于河救不至寇遂渡入太原懋德自縊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趙建極字伝司河南永寧人己未進士城陷罵賊而死

寧武

鎮守山西兼代州三關總兵周遇吉字翠庵遼東錦州衛指揮驍毅絕倫守鼎勿甯駐劄寧武關平時遂部下降夷胡婦二十人人皆絕悍嫺射精捷走粟[illegible]將[illegible]選健丁之無妻者各一人事之為夫婦而[illegible]不役健丁役胡婦無非至急不役之以故行師殺賊過當甲申三月賊犯寧武寧武兵止四千遇吉同其妻並率兵力戰人皆奮勇無不一以當百斬級萬餘而寧武鄰卒亦略盡遂敗入城城陷復巷戰格殺百人身敗入舍聚家屬共焚死胡婦二十人共自伏中室同閉其門繫遇吉所乘駿馬于櫪賊衆圍心憚遇吉不敢驟窺其舍而又豔心駿馬無守者試引齊之至即胡婦引強弩迸發斃百數十人矢竭亦盡赴火死賊恨甚遂屠寧武無一遺者賊入京語及寧武嘗云使所至皆若周公雖忠盡力我屬焉能至此故事遇吉者莫不驚歎悚服號獅天人

大同

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衛景瑗字帶黃陝西韓城人乙丑進士寇陷大同執景瑗母勸降景瑗曰此膝不屈第二人可即殺我我同應禍譬汝輩以老母在恐移之怖禍我始忍耳戴勝三日不屈飲食亦弗接自碎其首于賊門之石獅子而斃母夫人之既數七日[illegible]而死大同兵備道右參議朱家仕字崑海陝西河州人戊辰進士泰直敗殺三月七日賊薄大同總兵姜瓖佯以觀兵設伏出城迎降復入城其部卒望見家仕趨馬翻之家仕知事去卒進入署出索二千金盡給吏從曰我未嘗取大同民一絲此家自攜來今罄囊與汝衆媳汝帶為我壘石梔井以畢我志于是悉大小家屬凡十六人盡投井中衆為梔土相哭而去

宣府

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朱之馮字勿齋南直徐州人

乙丑進士時上虞廢弛日久之馮履任未幾而寇至
忽迫癈設備馭勞辛倍常三月十一日寇至圩鎮王
承胤欲縛之馮以降之馮呴以大義洞悉順逆利害
之說梁奠麓之馮知難作趣投池中死僕急出之復
自縊遺疏陳守禦事甚析
上嘆悼贈未及而都城陷矣

京師

西二營將軍賀珍保定人忠勇天成性直不回臨陣
[illegible]賊既迫珍[illegible]門外郭卒素練[illegible]
迎戰稱賊甚多郭下無不人人力戰鬥卒少止千騎
漸殺傷至二百騎皆力斬不休珍度不敵叱卒去獨
自一人當之郭卒漸解散卒猶不忍離從珍間陷陣
力戰而死千總徐文標順天人賊遇郭文標屯德勝
門外賊至率郭卒迎至阜城奮勇直前苦鬭死京營
兵四十餘萬部將以千計臨敵力斬死于鋒者二
人而已嗟

00892

彭城　錢

天津圖書館藏

大行驗汞

稽古之失天下者有矣不稱同死社稷之為賢飛廉死商之難惡來哭紂之屍皆不可為忠良惡速亡罪之大者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弒君三十有六而稱死君之難者三臣宋督弒其君與夷而及大夫孔父宋萬弒其君捷而及大夫仇牧晉里克弒其君[illegible]死于亂臣賊殺而非[illegible]者也衛之石[illegible]純臣不死州吁之難齊晏嬰以賢相而不受崔杼之禍同名二公著其和之忠不與流氛之害人臣謀國之忠豈徒賢于一死者哉如寄死而已耳是社稷可以撓國君可以亡天下可以拱手而授賊所稱謀人之社稷謂何而徒以一死自屬也三代而下所得與社稷同亡者往往而有近代之烈則莫不以文信國為稱首然信國非以主亡而遽自戮也其入燕也凡三年而後死丞相李羅誘之曰爾立二王竟何成功知其不可何必強為信國曰

父母有疾雖不可為人子無不藥之理由是言之信國豈徒拱手以天下與人而第以身殉為烈哉明之所以失天下者主無速亡之行臣皆趨亂之圖議論紛更于朝使天子無終朝之令知國已危則爭來銜命以速行避禍為賢進人不必忠良學人必張明黨攻以賄成身以賄留此必不可移之志也天子欲行其所是諸臣無所利于其間則必曲同其令以罷之天子欲去其所非諸臣無所不利則力張其說以行[illegible]

先帝以明察英斷之君而號令幾不行于臣下如此尚何天下之可為哉至于保社稷業權宜備禍變諸臣無一有也其萬可一全之策莫如李邦華等議太子南行而先時李非之石存欲弔騎走陝西逆旅更內合三鎮克復西安否則退守西河使賊不得東渡隨地權宜召募忠勇不費朝廷寸兵粟餉而李建泰以為新進未可驟用俟臣至彼酌之既而受命不出境賊至不一戰時李首以城降是二臣者豈不皆可磔乎諫既左矣又靦然事敵貪圖富貴豺虎噬食其餘

耶及變告
大行皇帝遂崩一時從死者三十餘臣而裨將蕃捷群
舞御進者以千計向之稱臺諫臣者莫不感在其間
由此觀之諸臣能從
先帝于地下者其視俯首賊廷相去遠矣記曰謀人之
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社稷危則亡之諸臣與社稷
同亡而不以社稷稱者何也余以為臣日衆雖有善
者莫之能謀故曰大行縣柔言
[illegible]稷而執紼[illegible]以從[illegible]
建德立稷與衛社稷而職納之僕奔走之勞使
大駕不孤行于地下其猶賢乎居守而蝦和汙面而俘
繫滅趾而臣賊者矣然而讀史者至明之將季其于
社稷存亡之故蓋難言哉

世臣

少傅宣城伯衛時春字和宇定遠藉蒙亭人賊既入
率妻子共投第中大井死闔門無一遺者

戚臣

新樂侯劉文炳字淇筠直隸任丘籍南直海州人賊
既逼教曰身為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難其妹
皇親李氏早寡年未三十炳名之曰爾家非避患地
宜來歸可以同命妹遂歸父繼祖及祖母瀛國夫人
先帝外祖母也年九十十九日城陷俱投井中炳呼其
妻努悉避樓上拔其梯縱火燔之童孫幼女號啼呼
炳炳曰噫兒且去我尋即至耳悉焚其第遂自縊共
燔火中大小男女死十六人
惠安伯張慶臻字鳳峯河南永城人賊陷與長子承
[illegible]
道房武泰得免于難
左都督劉文耀新樂侯文炳弟也城陷投井死
錦衣衛都指揮王國興聞城陷舉火焚其正寢危坐
而死賊燬燼見其屍猶危然南面而正坐焉
駙馬都尉鞏永固字洪圖順天大興人
光宗婿也都雅好客喜讀書賦詩善騎射
帝甚愛之二月十五日永固入朝
上詢救時切務固說
上南遷請衛駁以從力可名募義兵數萬寇亂不難定

也
上曰義兵何易周曰不獨數萬果如臣策即數十萬虜
必可致若徒守京師京師已玩猒久祇坐困無益也
上不聽及寇陷外城
上密召周曰卿向說朕南行能集兵數萬今猶可及乎
周曰今不及矣
上曰卿言可致數十萬今何無周曰暇日人易集今事
急人心盡亂雖一卒亦難致也時新樂侯劉文炳並
上周言再卿多率家丁護從南行可乎劉舉並曰家丁
何足以當賊鋒況臣家素誼不畜家丁遂罷明日城
陥公主已先一年薨柩尚在寢生子女四人悉以黃
絕繫之梔旁聚古玩書畫環繞殯宮雜置積薪焚之
永固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自投火中並死
史臣
東閣大學士范景文字質公北直吳橋縣人癸丑進
士平時以兵略自任爲南樞時撰師律數守全書癸
未陞北大司寇是年冬與李建泰丘瑜方岳貢同日

拜相及寇逼嘆曰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場少豎功伐
雖死何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十九日城陷
景文至演象所聞賊已入宮或言
先帝駕崩或言南巡歎曰不知
聖駕所在惟有一死以報
陛下步至夫巷投大井而死（井在龍泉巷）一妾聞景文死痛
哭自縊于夫人陸氏柩前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經筵日講倪元璐字鴻寶
[illegible]人王[illegible]預勿歷官翰林待講元璐
戊辰元璐奏毀三朝要典疏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
三議鬨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璫其議不
必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也蓋當時起議與盈
廷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
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
見不可不偏非總在逆璫未用群小未升之日雖若
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璉二十四罪之疏
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

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三借而三案之面
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于
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此又一局也繼已系而猶
疑有遺孽考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諸奸創
立私論標題典要以此擬根今日中正之黨碑以之
免死當罪則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
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如臣所見惟有
毀之而已夫以閣臣之權承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
[illegible]而有[illegible]不[illegible]書而加論斷若云[illegible]
[illegible]大典則是忠賢欲秉
肅皇手聖雖並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並非倫當毀二
矯誣
先帝偽撰褒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
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況七
載非難稽之籍實錄有具備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
人唾罵當毀四疏奏
上嘉納之甲戌陞翰林侍讀乙亥擢國子祭酒丁丑放
歸壬午冬起右司馬時滁州方薦徐淮道路頗艱元
璐募健丁數十騎夾馳入京師
上聞之大喜即召對元璐陳禦寇方略機宜甚悉因條
奏理財職當
上意
上大喜異之時癸未三月也逾月以右司馬特晉戶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　祖宗朝江浙人不得居計部翰
林非宗伯少宰不濫受以翰林浙人歷司馬至計部
自元璐始命下元璐辭
[illegible]
有[illegible]此[illegible]且為王圖者致治原只一二人為之
耶
高皇帝所利文臣不過劉宋等數人朕用卿戶部定國
力致太平
祖宗成憲固不可變今用人為急毋固辭元璐頓首受
命因奏曰必使臣者有三做一定做使臣與兵部會
計先準餉以稚兵因弊兵以推餉彼此相推則數清
而用足一大做小小生節無益于數求其一舉而可
得數十百萬又必有利于國無害于民者一正做今

所設施豈可出于權宜將欲必以仁義為根本禮義
為權衡苟政病民者必為請命
上曰歸言有學問根本之論也既覽計務奏一切權宜
不便者罷之而以錢鈔屯鹽海運為要務因奏兵額
難清虛糜金粟則餉愈匱請餉司得兼職方以察敷
兵籍凡餉饋絕遠緩急難恃者則就附近派運又請
蓋重兵淮海使督撫得自制財用以捍衛增左帥
額餉責其恢勦子秦督近餉使為師殲寇凡此皆一
[illegible]
上方以[illegible]元璐因舉監生蔣臣為戶部司務監
製錢鈔〻法微紙造作工費鉅萬卒不行錢法患私
鑄小錢更鑄大錢〻貴十六年冬十二月初行大錢
驟禁小錢而市物如舊貴價至過倍民甚患之有欲
刺蔣臣而啗者數日復行小錢而朝廷亦無大利當
是時寇既入秦元璐奏錫沿河租稅多設敵臺汰冗
兵募死士以遏群寇顧懈弛日久瀾渙驟行而寇卒
渡河十七年二月解司農印復入翰林供經筵日講
三月十九日平旦都城既陷元璐整冠束帶望闕四
拜南面拜母取酒奠酹第武安侯祠對酹三盞方命
酹而門明拖和曜過之問元璐曰君將奚若答曰方
命欲飲畢即自縊從
先帝駕耳和曜曰如此我亦從君行元璐曰誠如是再
加一盞與君共之更與和曜對酹三盞和曜與元璐
曰君速反舍即能踐此言慎勿往他人語若少延君
不復死矣和曜諾既去元璐出廳事前南面坐援一
巾語僕人曰我分當死意決矣勿得解我因舉手自
[illegible]
命[illegible]而[illegible]著寸許俄賊至見
其衷在堂相與嘆異戒衆勿得再入其室
元璐題几案云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
以志吾痛因語家人曰若即欲殮必大行殮方收
吾屍
務事府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周鳳翔字巢軒浙江
山陰人戊辰進士十九日賊既入或言
聖駕南巡自成懸賞購甚急鳳翔曰若
至尊無恙吾猶可不死二十一日入朝太監王德化求

以天子禮祭葬

先帝諸臣大吳鳳翔縊死作書寄父母曰國君死社稷

人臣無不死君上之理况身居諫職官為侍從年老

父母生我育我教我以今有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

大人羞我事畢矣罔極之恩矣之來生萬千珍調不

必以男為念時孱迫矣不能多書復作絕命詞一章

投繯而死其詞有云碧血九京依聖主白頭二老痛

忠魂蓋傷其父母俱存也二妾從之俱死

[illegible]理順字[illegible]河南杞縣人甲戌進士

[illegible]甲戌上公車策已道艾矣文詞朴

而云[illegible]殿試前數日閣臣擬策問有先聞其

指要者皆揣摩以待對及對率如所聞理順獨詳覽

制語中更增一事因條對甚具而所增乃

上所自製者也

上乃擢理順為第一居恒持論平簡不為偏奇十九日

城陷書絕命詞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山踐之吾

何不然遂命其家人云勿使我得見賊亦勿使賊得

見我。死可速掘地埋我遂自縊其家屬並留杞縣

一妾李氏隨公亦縊有幼子托于薛所蘊為順方死

賊衆數百擁其門曰劉狀元居鄉最有德里人莫不

被其恩者此來正欲擁護以報何遽死也臨拜號哭

而去

理順妻李氏及子孝廉并奴僕十八人闔門縊死

時謂臣死君子死父妻死夫僕死主一家殉難者

以劉狀元為冠

左春坊左庶子馬世奇字素修南直無錫人辛未進

[illegible]曰不知

聖駕何[illegible]既闖數老一時呼盡歎曰是固當死正不在

恭明日始知

帝崩及二王被執曰吾得死所矣其僕曰死忠固是奈

太夫人何世奇曰不死亦大辱太夫人言訖二妾朱

李盛服至前世奇詰曰若以我就死將辭我耶二妾

並言主人盡節吾二人當拜辭亦欲以節自盡遂下

拜畢並入室經死世奇乃設香案于庭置周易經局

印身擇其上拜之復南向遙拜其母遺書一通裂帛

自盡

翰林院檢討汪偉字長源南直休寧人戊辰進士初
授浙江慈谿知縣丙子行取入京戊寅五月初召對
文華殿面陳　狀改翰林簡討平時書卧壁云看世
不破為世所弄看人不破為人所弄看身不破為身
所弄其識度如此甲申春寇急遺隱閣先給事書云
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抑不能守八埤平夫秦晉全
亡時猶交柔怡然不悟大聲疾呼人盡掩耳勢將不
救惟有一死以報國恩而已十九日聞闖入趣吳甘
[illegible]與妻耿氏設酒徵畢程旨大書于
壁曰志不可奪身可殺不可降夫妻同死忠節雙芳遂就
縊偉先懸右耿懸左耿曰雖顛沛不可失序乃解繩
重繫左右而死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水人甲辰
進士初以忤璫罷職後復而大司馬至今官癸未冬
詔九卿科道各官言事及理財足餉可速致者奏之
于是朝臣各條奏甚多大抵皆孽心聞採鼓鑄鹽筴
平時聚訟而訖無成功者為多至鬻爵納粟之令尤
懸而卒無應者
天子乃欲諷諭群臣助餉而朝臣皆難之于是左諭德
李明睿獨言朝野縉紳富家宜按籍計畝捐留萬金
為本業其餘無論數十百萬悉徵入朝其言頗快人
聽而卒難舉行
帝甚之邦華條奏六事其二則閣採納爵中朝士舊論
也其四則以京師樞要利柄操于權胥宜按納額銀
千計然後充吏比年科目多由緣不若寸賄兼收
詔令納銀自鄉貢科試入津府試大小輕重各納銀
[illegible]帝會議頒才寄其書盖亟于逃激而示計無所
之議者嘆曰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科雖虛名相賀無
猶幸其名存使人知廉恥今名實盡棄其能堪乎或
曰前歲壬午鄉試應天三十真才浙江廿七留學之
考餘皆貨取也雖能文章平時自未為名士者亦皆
不免如是殆不若邦華之言徑直而有補于事矣
天子卒下其議于部以為殊有可採甲申春賊陷宣大
邦華奏請太子南行科臣光時亨以為不可議遂寢
及城陷邦華向文丞相像前再拜口占一絕正坐飲
藥而卒賊至見其冠帶危坐以為鉅宦爭前執之至

則邦華死也鶯喋而去
李邦華聞難喋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勢不可為
矣乃題閣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矣

死廉他
石副都御史施邦耀字四明浙江餘杭人己未進士
耿介廉潔癸未冬條奏時務言澄吏道在慎考選清
官方在均除授大要以為行取不宜額于知推量省
銓曹當歷外任廣考選不容躐行而要樞不害中飽
[illegible]聞變邦耀[illegible]視元輅共決期死與元
[illegible]作絕命詩二章繼云慚無半策匡時
難惟有一死酬君恩遂自縊
大理寺正卿凌義渠字茗柯浙江烏程人乙丑進士
耿介廉潔癸未冬條奏時務言澄吏道在慎考選清
論及批覽諸書服緋正笏望闕北拜復南望拜父遺
書曰十餘字授僕人歸上其父其略云盡忠可以盡
孝惟能死不辱父刺耳為內經械先為僕所匿取
短經命左右勒之相視不忍客趙生曰公志決矣何
不贊遂其節為縶之窓櫺奮身而絕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字尊五福建莆
田人壬戌進士協理戎政營兵單于勳臣爭以太監
操總則統于大司馬少府錢贊擁不能盡其所欲為
冦逼守德勝門十九日平旦投城下即民間頹屋中
自經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字肖形山西澤州人壬戌進士
熹廟時忤璫削職後歷大納言甲申三月晉今職子章
明字綱直癸未觀政進士聞變兆祥語章明曰我國
[illegible]之大經分在一死爾尚未職盡去子章明對曰人生
[illegible]大節惟君與父君既死矣父又死矣臣子何以生為
難生吳益也遂同縊而死兆祥繼妻何氏與其媳李
氏曰彼父子死忠我姑媳可不死節乎即時並縊
孟兆祥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其
子章明收葬父屍亟別其妻李氏曰我不忍大人
獨死吾往從大人妻曰爾死我亦死章明以頭踏
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盡其家人盡出止
留一婢在側視妻縊取筆作詩已復大書壁曰有
侮夫婦屍者吾必為厲鬼殺之妻縊絕取一扉置

上加緋衣又取一氈置妻左亦服緋吩婢曰吾死亦
置乘上遂死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字磊齋浙江海鹽人壬戌進士
放榜之夕夢一人叉手向背吟曰山河破碎風飄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覺以為不祥書之壁間有謁徵者
曰此文信國語也何以書此徵語之故相與咄異乎
時帝書座右曰要窮就窮要死就死甲申三月以吏
科都給事中晉太常卿未幾賊急受命守西直門樓
甲風雨寢衣露宿同士卒臥起時登城者獨宦寺麟
徵守[illegible]上十六日寇騎有薄城者麟徵馳德勝平則
二門議守以西直最當賊衝欲塞其門禁出入內官
不從十七日賊隊擁至砲聲如雷不絕勳戚卿貳府
部諸臣未一登城望敵不可得麟徵怒奪路而上見
賊勢甚悍攻各門皆甚急無敢闌
上者麟徵戎服單騎入西安門門監少宰沈惟炳云門
內宦寺非相議不可入奈何麟徵排闥入至午門遇
閣臣魏藻德云大司馬已召面詢發此時矣駒胥足
公何須爾

上已煩極幸毋妄陳麟徵大泣淚滴階石藻德挽之而
出十九日寅刻九門盡陷城兵譁潰而竄麟徵還又
閉戶自縊從者急排戶解之擁出至三元祠暮且飲
酒告曰我位列卿貳愧無寸尺以佐國家今國亡賊
入城
至尊未知若何我亦何顏自立予客與左右涕言
駕臣酒肆同莊吳麟徵曰毋亂我方寸各睡可也漏下
二鼓復自縊家人驚起急解之甦曰恨我矣左右請
[illegible]許之既寺廣祝淵至相與酌別曰大閣
之難惟有自盡以畢臣子之事淵泣下固勸留爰南
歸以圖興復麟徵曰壬戌登進士之夕文信國教我
矣不死何為且我自陳登翁江南極臣不許詢身任
危疆家臣不許天下事尚有可為惟君當速行潤之
吾自知其不可生平所悔者少切諫一二疏及實鑒
一書未成耳遂摘聲魔僕投繯而死遺書云祖宗二百
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雖上有龍亢之悔下有魚爛
之殃而身居諫垣徘徊不去無匡救法應褫服殮時
用角巾青衫臥以管席覆以布衾足以稍宜速歸恐

槩先人之聖祈知變為我耶許為若國家深澤豈容
遂泯四海九州之大不乏忠義之賢仗天未厭明則
僕猶以一死為贊是祈望于有心君子崇禎十七年
三月二十日酉時罪臣吳麟徵絕筆祝淵及從者哭
其屍而殮之越三日而猶如生後賊退之𢌿其門曰
好羽子吳忠臣也
太僕寺寺丞申佳胤字素園北直永年人辛未進士
初以吏部被謫起今官闖變自縊
[illegible]科給事中吳甘來字和受別號卷菴江西新昌
人[illegible]中書舍人考選[illegible]科給事中甲戌[illegible]
師久不雨上恤民困天疏略曰都城人眾藝廣窮民
夙夜劬勩得錢數文可經須臾死痛邑窮村所賴粟
麥而已此種一絕弱者溘以待盡强者逃而為賊今
秦晉人且相食父子兄弟不相顧也嫁婦子女僅易
百錢難頌
聖明賑貸猶慮有及有不及況中原一帶賊亂殘殺無
遺兵之穩棘更劇晉地無雞鳴百姓求僕張應昌捷功
中原之畏曹變殃過于流賊嗟夫民也

皇上生之而為
皇上勦賊安民者恣意殺之若兵果救民殺賊百姓寧
壹延引不暇何為閉門走避至以兵為賊也又糾張
捷疏曰日者召對
皇上以清執冢臣下問吏部即張捷以逆案之呂純如
對夫逆案
皇上所欽定純如者
皇上之罪臣也
皇上所[illegible]者清執而捷謂清非清潔之清則必[illegible]
作[illegible]而後[illegible]清執非[illegible]持之執則必翻功罪變是非
而後為執若純如用則凡在逆案中者皆曰純如用
矣相與望捷而趨即不在逆案中者亦曰純如且用
吾何為不可用並相與望捷而趨捷之門如市其如
誤銓以誤
皇上何疏凡三上會丁母憂歸丁丑補吏科給事中癸
未陞戶科都給事中甲申正月累疏乞休不允二月
三晉失守軍興日煩
上召對大司農倪元璐以餉數條上

上怏太少詰之辭氣甚厲甘來進曰臣科臣與戶曹表
裡所最今餉本折輸又若干可按籍稽也獨臣所慮
者兵鬧賊逃民見賊喜恐不齊無餉之患願輕賦税
以收拾人心是為急耳否則寇假仁義以相誘惑鬨
門獨迎其勢也惟以將能御兵使不害民不畏賊殘
破不足慮耳
上然之及寇偪或勸甘來速去甘來曰臨事逃難非臣
三之義也十九日城陷或言
[illegible]為南[illegible]甘來為[illegible]
上明旦決汝不能出乃疾趨皇城兵衛紛馳不得入還
歸而兄子家儀自外至相與慟哭訣曰祖母尚在然
吾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耳使
皇上在則土木衣彬蹐難程濟曾可為也否則求扶人
于白水起斟鄩于有仍庶幾庭佛無子而有子爾堂
無臣而有臣矣遂衣冠北拜者五南拜者四賦絕命
詞云倒底誰遺四海憂疾雷悄悄罷城頭君臣義命
乾坤曉狐鼠干戈風雨秋極目河山空淚灑傷心萍
浪一身愁洵知世局難爭討願取忠肝葬古留賦畢

引珮帶自經中宵而絕
河南道加服俸一級監察御史王章字芳洲南直武
進人戊辰進士賊偪同光時亨巡城至東直門賊擁
城而上呼曰降矛不降矛章曰不降賊奮刀斫其膝
章罵不絕口遂被害而時亨已先跪請降矣遂抽關
開門賊大進是變也死之最先者王章也降賊而開
門啟先者光時亨也章子之栻亦死難于閩甚烈
四川道監察御史陳良謨字賓日浙江鄞縣人辛未
進士[illegible]
為其撫姪曰我死若可携之南歸若誕男使守汝能
始終勝紛之甚矣若誕女且不能守則憑若處今可
也姪曰所命皆不能任恐事此不終有負大人耳妾
聞之使婢致詞良謨曰拜覆主公放心我即隨去耳
遂掩戶自縊婢子以告良謨良謨曰能是我亦瞑矣
遂自枕上自勒死
吏部考功司員外許直字若魯南直如皐人甲戌進
士城陷從者趣直報名直曰我生已捐我計已決勿
復多言時爾言

駕從齊化門出者客羊生謂亟曰天子南幸公等止宜
楯蹕偕行共圖克復何必以有為之軀輕擲為也亟
憮然出戶顧望喟曰當此向南干戈
駕將為往比知大行去悶慟哭幾絕羊生復謝之僕衆
環跪而哭其言覩老子細何過若如此亟曰我幸有
兄在無憂也夜寢羊生于別室吁僕授書歸報其父
更冠服遙拜君父訖作詩六章有云微軀自恨與兵
柄殺賊徒殷報主心又示丹心未審生前恨青簡空
[illegible]死後名書畢命僕取麻繩作繯自縊既絕一手持
[illegible]
兵部武庫司郎中成德字玄升山西霍州人辛未進
士賊至德先躬書于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輩不能
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報國耳忠孝既無諒有
同心預擬斯期毋忘息壤賊既入未知
聖駕安否入朝過壹宮張縉彥丁午門外德以頭觸其
胸曰若平日不聽我言故至此亂[illegible]大行駕出德
哭之于茶庵而歸母太夫人曰我以成德必從
先帝死矣何又歸也德跪哭于前不能語太夫人遽入

室自縊德自殺德妻及妹俱自縊先是正月德過語
生員允爵象留飲德欷歔不能自勝曰今年凡為臣
子者皆應死矣獨共近日在京諸臣不謀南狩即謀
南差豈尚欲貪生乎不然何出于此也客亂其故德
曰事已不支衆共知之非一人之私說也至是果如
其言
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字伯玉南直武進人戊辰進
士歷官都部工水司監督器皿廠崇禎四年奏論總
理[illegible]太監張彝憲不得[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兩部[illegible]俱逃[illegible]詞監[illegible]大怒五年正月奏
憲督驗火器劾鉉削籍居十年而丁父憂當道疏以
好學英士薦鉉癸未冬奉旨復職甲申服闋二月回
目除兵部車駕司巡視皇城三月闖犯大同勢且逼
宣府宣府不守則大事去矣撫臣朱之馮忠年為心
腹勇足備力能率衆死守特恐監侍內臣中掣其肘
誤有債事之虞乞亟撤內臣尚任之馮臣能必驕賊
之不敢窺宣也不報未幾而內臣率鎮迎賊之馮殉
焉十九日昧爽燕服入朝巡警市人喧言

駕行宮人且外道亟歸易冠服拜母訣曰犯賊在皇城
即死皇城為正途馳馬哭入西北隅臨海子河而坐
有頃中宮盡寶遂望賊騎將入遂投入河從者牽出
之再投深淵而死從者奔告其母母韋氏亟投井死
先是宣府陷潮鉉語弟曰都城將不守我死分也何
以處母弟曰將求僻宅于東以奉母母曰我為命婦
決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十八日夜賊犯內城急鉉
舉酒奉母且涕曰既承父母訓身當殉國但不得盡
孝兒死不孝死可曰為臣死忠[illegible]孝孰有大于是我[illegible]
[illegible]命[illegible]不[illegible]死[illegible]兒自盡爾[illegible]而當令兒瞑目
鉉如其言鉉前表三綱不復娶妾王氏見大夫人入
井大哭繼入而殞
鉉弟諸生鍈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
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而死
光祿寺署丞于騰蛟順天人賊至謂妻某氏曰我為
朝廷命官爾為朝廷命婦豈甘為賊所辱遂服衣冠
婦亦服冠服從容共縊而死
北城兵馬副兵馬姚成浙江餘姚人城陷自縊

原任滁州知州馬象乾字西山順天人甲子鄉薦歷
教諭陞滁州守尋休職林居閉戶靜處恂恂有古儒
者風十九日寇入舉家自縊遺屍無有瘞者行路傷
之
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識投御河死
中書舍人宋天順亦自盡
儒士張世祿二子懋賞懋官俱自縊死
菜傭湯之瓊見
先帝梓宮過門哭而觸石死
武臣
錦衣衛南堂指揮同知李若璉字方山山東濟南人
戊辰武進士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詩有云死矣那
為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遂自經若璉有清禮部
尚書李若琳之弟也
錦衣衛街道坊掌刑千戶高文采宛平人守宣武門
寇至闔家十七人皆自縊共埋一坑文采後縊骨肉
狼藉行路悼焉
毛西戶遺其名住觀音寺衚衕燒餅為業賊入舉家

二十餘人悉入井死
原任昌平守禦任之棨字中華順天大興人丙戌進
士任心源侍御之次子也性豪放不羈喜呼盧尤嗜
傀紅往來狭斜無虚日授產不數年家徒四壁五中
年頓悔前行戮力業武中武舉除昌平守禦受事未
久即告歸離未近于老成人亦不吝惡婿世甲申冦
入唱然長嘆告諸同列曰我世受國恩義不與賊共
天遂投繯堂石弟之蔚解之復赴家人守護之[illegible]
無[illegible]自縊于鄰人之空室[illegible]
捷督軍務司禮太監王承恩順天人初為司禮監秉
筆太監大同告陷
上命承恩提督京城內外諸軍務府督府之上十八日
中夜承恩執鞚隨
駕齊門出不得還至萬壽山下從 上跳繫于巾帽局
而死自成得其屍殯之
司禮監舊掌印太監高 順天人預設一棺積薪其
旁城既陷遂入棺內呼左右燒之左右皆莫應因大
罵之一小內監曰公意如此當如公意遂舉油塗棺
引火燔之小監旋亦自縊一時共縊者六人高將入
棺爲其鄰曰我死可共取物去于是鄰人分其財相
與瘗之
內監田乞其名住白塔寺後十九日自縊命下人撈
其中裝以進惟餘書籍花盆在焉後揚士聰君之覽
其書多鈔冊亦有手錄者讀書好文盡節殞身而名
滅不稱悲夫
[illegible]太[illegible]揚[illegible]天[illegible]妻付氏十九日城陷同縊
死
居民田氏字祥宇闖賊入耻為執辱縱火焚其家闔
門盡死
李夢傳字小槐順天人妻杜氏二子二女一婢闖賊
入相期共死長女金姑年十七已字未嫁同母弟妹
婢一時先縊渠夢傳遂自縊平時輕財練直職里傷
之
安定門內磨坊乞其姓氏賊既陷內城語人云我薄

治產物皆明爾物也豈肯留與逆賊于是焚大小男
女及牲畜資財悉焚滅無遺
北城察院皂隸亡其姓氏城陷闔門悉焚
順天府諸生曹肅弟持敬嘉靖壬戌進士曹子登曾
孫也其先南直蘇州人子登生爾村爾村生文耀文
耀妻張氏生四子一女長曰遴次肅次持敬次持毅
女曰持順文耀早世三月十五日寇急張氏率子女
諸婦哭家中祠曰世受國恩義不受辱闔門矢死庶
無恨再及城陷張即自縊爾村遺妻婁氏及姪妻李
氏持毅妻妬氏持幡及乳母周氏同肅及持敬言自
經死惟持毅及嫂周氏亦同縊縊絕乍斷賊將入室
逆逃去而遴先自例仆地復避賊繫至田虎家觔辱
之搜其資財尋釋之
張應選字賓慶究平人內閣幼勞滯經歷俸閣賊陷
宣大知勢去指屋梁謂友人曰國恩難忘此梁為我
宗究對及城陷同妻妾子女凡五人盡縊
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

百戶王業闇鍾窩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
降賊鍾常至衙鍾不肥百戶自經
甲申之變城陷而自殉于義者不可勝紀一武弁吳
姓亡其名江米巷傳神者夫婦同縊一未進儒生悲
憤搥胸嘔血數升而死其餘祇士尚多數十輩聞者
皆略言其人失其名氏遂軼而不傳惜哉
御史趙譔巡視中城捕諜殺之城陷賊獲譔譔瞋目
大罵賊怒殺于白帽衚衕

書宦官後

臣覽國家禍敗之興不盡由于僉壬之罪也其臣子
以君名貿寶禍蔑以德賺于奸回使人主反其所親
以覆溺天下乃不自引其咎而率尤上以盛薄朝臣
崇信內豎豈不悖哉然而閹豎之從自
神宗辛丑以後不復選用者二十年
熹廟時僅復一選至
上十七年閹豎用至三內幾增萬人歲增月米七萬二
[illegible]千[illegible]料粮加[illegible]五萬[illegible]亦可已而不已之費也自視

瓊[illegible]選
上獨斷誅之躬乎倒持之柄遂謂左右近侍由我進退
不復尚任朝臣悔使閹豎制其機要此其毒中于忠
而不可磨刮者也然文相之得罪也各省內臣盡撤
其罷相也則復用禍周陽羨之自縊于
上也內臣又撤其自敗也則各鎮之監軍又遣焉論者
遂謂二相之議掌由中貴而不知文相之議由烏程
之温閣相之戮由視師之悉畫皆閹寺之罪哉雖濟
上之怒或由中官而使中官日固

上寵以及危亡者則烏程陽羨之謂也故陽羨戮于冬
諸監督內監遣于春王承恩總軍務于大同之既陷
曹化淳醬彰義門于左脩之失守朝無可信之臣使
中官有頗收之任不亦羞朝廷辱天下之士哉及夫
內城告陷化淳開門納賊
皇帝始悟債事之深在于閹豎乍有威國之論雖事不
果行而舉承恩兵柄嘖刓付之成國覲以元勳國戚
佐東宮以禦萬一之助而獨令承恩侍從以至于死
[illegible]制置非[illegible]存亡之[illegible]兵[illegible]承恩身握重兵而不

謀奉
駕南巡乃獨其從
上自縊以死亦何益哉議者問謂其出于化淳名下化
淳開門納賊承恩雖欲奉
駕不能徒以
上之恩遇既重迫于侍奉
駕崩不得不成死事之忠嗚呼果能忠于死事耶雖然
操天下之重兵者非一中官己也中樞之子金之謀
外鎮解秦鄭之旅張縉堂樞務而俯頸延賊李國

積濫竊數年而覥顏就縛若者雖臠其齒收其骨猶
不足以乞其罪也今武置而不言而以責下督軍務
之承恩不亦過哉

09892

跖餔遺謭

彭城錢䡘著

[seal]

昔盜跖徒卒九千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以若百姓既休卒徒泰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此非取天下者也而自昔稱此以為盜僞其後欲以盜盜天下而卒不能成其業者契索也黃巢也索不自帝而立金子以劉掠為事巢之既陷京師入春明宮宮女數千驪拜稱皇王巢喜乃令田令孜率以金帛犒賞人數日復搶掠若人素財號曰淘物今自成亦然而利烈于巢其志在于淘物而已故一時被刑辱者謂之跖餔刑不盡殺謂之遺謭所以張其盜而甚其毒也抑仲尼有言曰冶容誨淫慢藏誨盜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可不省諸

李自成以十九日入大內並闖曹化淳為先驅既入自成謂曰若背主獻我城罪當斬以汝能識天時饒死須獻銀五萬方准用化淳如數上之用事如故二日僞國公權將軍及禮政府奉僞命傳示文武百官悉到府報名而僞相牛金星言各官俱于次日朝見朝見後願去者聽散有抗違逆命者罪之于是爭詣權府禮政報名甚衆二十一日百官俟于午門晡時闖及牛宋始出列兵衛而坐李闖南面坐牛金星西面東上坐宋獻策東面西上坐顧君恩左次坐劉宗敏右次坐金星執舊縉紳唱名花點嬉笑嫚罵恩威不測令曰應少遲以軍法從事翰林衛胤文林增志楊昌祚宋之繩方拱乾劉肇國皆已前剃髮李闖曰既已被剃又何報名呼吏卒悉拔去鬚毛衆皆愕然于是官用馬兵二人執刃隨之驅往西華門外四牌樓街要士馳馬騰若驅羊豕行少遲鞭撻雨下人人自以為必死不復生頃之忽傳令云前朝犯官俱送權將軍劉處分既至劉宗敏方擁妓譁呼飲酒為樂命兵士各回營守之百官困餓羸繫傳徙愁困將腹疲憊絕不堪忍然李須臾得緩死矣明日復至劉宗敏所以次論贓一品累萬以次至七品累千能即立措些之不能即加嚴法一府不可悉容分置僞將軍

田晃制將軍李過而二選轄爲郭李諸部將共加刑
杖銜楊董楚無所不至又有炮烙火又拥弦之法自
所未見其法悉歸于兩將軍而賊黨之風仇深讎者
必假威以報焉總兵王樸部卒有在賊中者以樸仇
殺陳君收而籍其家若此類事多百而箴衡著姓
津要權奇及大姓富賈平民多就擒縛搒掠殆盡薪
米皆入軍城中餓死者甚衆熟其名士皆不足數而
朝士衆多不可編紀今取世臣公輔及詞臣郎臺之
最著者就其時言若自成之命權將軍曰罷者殺之
貪酷多驕者刑之而諸將劉將及無辜此士衆有怨
者自成謂諸將曰何不助孤作好皇帝制將軍曰
皇帝之權歸汝搒掠之威歸我毋煩言也嗚呼由自
成之言推之則刑不下庶人矣吁

元勳世爵

成國公朱純臣督守正陽門十八日三鼓
上既命中宮自縊而手刃袁妃公主遂召提督京城内
外王承恩至前語良久因手書硃諭傳内閣命純臣
總督内外諸軍嘱以東宮且命盡放微聞比至閣中
輔臣魏藻德等已出遂置案上而又傳者復入宮已
不知
上所在所諭亦不果行而東宮及成國皆不之知閣既
入得硃諭于文淵閣案上既收絫純臣于劉宗敏家
二十二日申刻特命殺之先是成國總戎以差謁
孝林同林宗伯南使逐以李襄城代之及使還正充
班首熟以同姓位重故有郭天之忭反顧命焉
定國公徐允禎守德勝門賊至以門降四月十二日
自成將東出兄元勳世爵悉戮之
襄城伯李國禎三月初四日
上命督練營兵守門國禎日坐而直門城上惟監軍太
監王相堯領營兵兵無大砲亦無實彈賊至遂潰十
九日城既陷國禎就擒自成既入呵國禎曰汝受天
子重任寵信逾于百僚義不可負國且不能堅守又
不死節靦然就縛意將何求國禎氣沮無以應自成
大罵恨國賊欲求生乎叱送權將軍府並賊數四痛
加刑杖殘剝而覺其妻亦為賊將所掠褫盡衣袍
之馬上大呼曰此襄城伯夫人也復大笑為淫婦女

被掠死者多有無辱甚于此者

臣惟國禎之被寵也始說

先皇以强兵足餉及撤將犯闕

上召國禎問曰卿平日言兵强足餉今日奚若國禎應

聲對曰臣兵未嘗不强

皇上無餉耳

上嘿然久之及外城陷閹臣奔告云

皇上垂為脫計奴輩不能顧主矣

臣曰大營兵何在李家城練兵何在對曰

皇爺安得有兵營兵盡散孰能為闖奴掌衙

皇爺走耳嗚呼國禎所重者營兵也餉既不足歲費朝

廷數十萬以虚名司寵每進名對他大臣多詭奏

國禎獨旁立語睨視

上幾無人臣禮及宼至盡潰無一戰士其為悞國可勝

僇哉且愚

上以營兵有司不得擅加刑禁除縱兵為盗夫誅人軍

師敗即死之國禎既不能死徒求苟活而卒被刑

戮好事者妄飾美談被之忠節以快聽聞何其誣

也陳濟生再生記曰為賊所逼作詩數章大哭

先帝靈前服藥而死無名氏燕都日記亦言國禎二十

一日入見自成以頸觸階爭三大事賊盡從之後

送

先帝陵畢遂自縊死覽者遂曰何其從容也此昏夢中

語耳余四月入都亦聞此言心甚疑之嘆曰是能

以脫蓋杳矣逮五月還都城都民去褒城筆甚近

者言之最詳與前所聞大異久而褒城誤國之論

[illegible]馬都尉冉興讓子[illegible]國禎之

[illegible]成也予詢之而都城君子都有罪國禎為

萊子奴僕言又客從舊都御史吳邦臣家扶此忽

先帝降墳曰朕誤用人以至于此辭旨悲惋不勝夫

上所信者温體仁也周延儒也陳演也魏藻德也李國

禎也嗚呼臣敢以問

先帝在天之靈哉

英國公張世澤故國公張惟賢子也當

熹爾駕崩奸璫逆謀惟賢挺鞭搜宮立

先帝有佐命勲卒未幾而世澤為賊勒錢與其夫人共

被刑掠而死思其德澤仁者傷之
揚武侯薛濂夫性暴虐好搒掠平民掠財若事頗要
惡不上聞賊進其膝被掠最酷而死聞者稱快初濂
搒掠數日囊已竭矣不脒再掠詭言藏金在宅須自
發之賊令一人押往其宅已為賊將佔久諸物盡為
賊有矣賊怒甚問藏何處當代發之濂不能對押還
越二日而死
餘勲臣如毛定西背率多類此其不死于刑掠者
四月初二日皆殺

外戚[illegible]

太康伯張國紀字憲臺河南祥符人被執自縊死籍
沒無遺
都督周鑑嘉定伯奎之子素有羸疾被掠而死弟銈
亦被掠奎姪銘剃髮而逃復見獲奎贅姪鋅年十九
體肥綁受掠獨甚先是三月十日
上以鉤匱遣司禮監太監徐本正加太康伯張國紀嘉
定伯周奎侯爵隨宣諭來皆取餉以為國老休戚所
關宜為首倡自十萬至于五萬即隨力輸之以備緩
急本正先至奎所奎謝言老臣安得多金徐泣諭再
三其辭益堅艴然起曰老皇親如此御前朝廷萬難
措手大事必不可為矣即富蓄多產後來何益金乃
自具一疏勸輸二千兩至是賊繫奎而去籍其家得
現銀五十三萬兩足以車載者相屬于道諸所充積
盡被無遺猶慮諸于私囊不免于刑悔不從徐司禮
之言而已晚矣
博平侯郭振明追銀被掠而死振明于戚臣中頗稱
[illegible]而好義君[illegible]下士二月初猶募宿儒于五城設教
全[illegible]子[illegible]動學使貧者不以脩脯自周一時
賢之而無補于時惜哉
駙馬都尉冉興讓　都督李國楨　東宮侍衛周鏡
俱搒掠追贓幾盡而死
餘勲戚多被掠籍沒無遺者未詳鄉里不能盡載
而馮夢龍紳志略附英國公清平伯楊武侯永寧
伯博平侯李都督于死難者誤也不知清平伯吳
遵周新建伯王先通皆戮以祭旗英國以下皆刑
掠而永寧伯王長錫則被戮也

輔臣

大學士陳演字贊皇四川井研人三月初罷相以冦偪住都復多藏不能驟行寇既薄城下演留滯外城城既陷二十日遂同藻德繫劉宗敏宅中廿七日索餉逐舉皮箱親送宗敏家凡四萬兩宗敏書其慷慨不加拷掠仍繫之其僕或告賊言地下有銀數萬按之果如僕言又言珠寶甚多復搜黃金三百六十兩珍珠成斛十二日自成東出遂命斬之

[illegible]陽[illegible]遂極為先帝所信[illegible]時臺省有文譽者初[illegible]陽羨門下友演同事復盡趨演門予癸未入都微聞負寵私詩臺臣曰人謂井研不廉余何答曰曾是此相而猶謂不廉乎嗚呼耶之任鐵柱之臣而公論如此此明之所以失天下也

大學士魏藻德字師令順天通州人庚辰進士廷試後應召對自陳戊寅為舉人時守通州功遂賜狀元及第尋以設兵見拔遂加少詹兼東閣大學士即主癸未會試自藻德入相無一建明而為

上所重信甲申三月三日加本兵銜往天津調兵不果自成既入二十日午刻同陳井研劉閔劉宗敏第小室中藻德自窓隙語人如欲用我不拘如何官可鎖閱此旁作何解二十一日同五六二十相發營中羈守之尋加拷掠比金銀以萬計四月翔宗敏夾訊藻德曰若居首輔何以致亂藻德曰本是書生不諳政事兼

先帝無道遂至於此宗敏怒曰汝以書生擢狀元不三[illegible]為首輔[illegible]何須[illegible]為無道[illegible]左右[illegible]不[illegible]藻德謂同事王旗鼓曰願將軍救我我有一女年少甫十七且美願奉將軍為箕帚妾王旗鼓聽而蹴之嗟罵不絕（予書魏實無女何忍誣污至是然此係王旗鼓自興芳溪沈氏書之沈氏而向子載都人未嘗聞此言）益加拷掠凡六晝夜夾腦腦裂而斃復逮其子訊之對以家貧無銀若父在猶可從門生故舊稱貸今父已死何處可得賊揮刀斬之

大學士丘瑜字鞠懷湖廣宜城人乙丑進士由少宰入閣未幾而有國變再加拷掠搜進二千金四月十

二日縊死
大學士方岳貢字禹修湖廣穀城人壬戌進士初為
松江郡守有廉能聲薦衆徵遷至十三載無缺可晉
徵下徵朝士爭誦其清廉驟加副都御史拔擢相時
事孔棘諸大臣皆無所見長岳貢亦踏踏而已賊入
以都御史為相必富拷掠殆甚悉索寓所僅千餘兩
賊不信其貧拷掠如故松江賈人代納千金仍繫
監卒不釋四月十二日闖命斬舊輔陳演及熱藏徐
[illegible]將[illegible]所衆至將俱命監押者斬之監押者結
宜城殺城云至將之意如此吾輩何敢與狀因以縲
其出二相各自縊殺城卒時嘆曰何不早死社稷

翰林

方拱乾字坦庵南直桐城人戊辰進士官左諭德掌
司經局印聞城陷尚臥床上引刀割髮未半為家人
抱住而止昇削髮報名見執以美婢酹賊將羅不加
拷掠同年何瑞徵門生楊廷鑑力薦可為宰相四月
十日夜半偽户政張嶙然乘騎至拱乾寓深談久之
云不日大用老先生勿過慮也無卒未及用而逃

張維機字駉中福建晉江人乙丑進士官詹事府正
詹其僕同繫共掠至再一僕不堪奪刀自刎死維機
至夾及腿入賊四月八日始釋
胡世安字菊潭四川井研人戊辰進士官少詹兼侍
讀學士拷掠至三追銀一千五百兩釋後削髮
孫從度字大器北直清苑人戊辰進士官大司成拷
掠至四追銀以萬計死于家
李明睿字太虛江西南昌人壬戌進士官左諭德冤
[illegible]
上而逃不從城陷被執四月八日始釋
楊士聰字鳧岫山東濟寧人辛未進士官諭德被執
以賊卒王敦武食其先公之德力護不加刑入賊數
百金始釋
衛胤文陝西韓城人辛未進士官諭德
楊昌祚直隸宜城人甲戌進士官春坊
林增志浙江瑞安人戊辰進士官修撰
宋之繩南直溧陽人癸未榜眼官編修
右四人皆已削髮報名見執胤文昌祚皆拷掠至

三增志陽四偶足之絕以揭匙鑑閉鍾力言于王旗
鼓得免
李士淳廣東程鄉人戊辰進士官編修入贓不加刑
而釋
張端山東掖縣人癸未庶吉士以世宦被掠端忻子也
萬發祥江西新喻人癸未庶吉士一時庶常除張端
外鮮被執者發祥獨詐為聾狀見執被掠
六部
[illegible]人陝西[illegible]縣[illegible]辰進士宿吏部尚書
入贓四萬六千兩[illegible]死
沈繼炳湖廣孝感人丙辰進士官吏部左侍郎被索
不拷掠初八日釋
嵩踞龍應天上元人己未進士官吏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被執不拷掠與惟炳同釋
吳履中南直金壇人乙丑進士歷太僕寺丞二月特
除戶部侍郎署尚書事被執拷掠追贓黃金八十兩
銀六百兩復受夾四月八日履中進揭哀懇署銜云
原任大理寺丞陞戶部侍郎到任十七日吳履中是

呂丞釋
所記四月初八日釋者截楊鳧岫核真略出其日
學
王鰲永山東淄州人乙丑進士官戶部侍郎拷掠追
贓釋後留用未及除授賊旋通房民守衛卷棲斬餘
賊數百
王正志北直靜海人戊辰進士官戶部侍郎父子俱
被拷掠後釋
[illegible]人乙丑進士官禮部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被執納贓如數四月初八日始釋不受
史不受職
劉雙録云以古玉杯金壺托周鍾考送王旗鼓仍
授職誤也初有所賂求免刑掠王旗鼓欲薦授職
以衰老為辭
張縉彥河南新鄉人辛未進士官兵部尚書闖破寧
武縉彥上疏請帶學士銜調虎方應大猷等守居庸
關惟以兵少為辛縉彥嘗歷戶部故懼在雍餉也
上不能縉彥居本兵時保舉遇變逾半月賊且未至絕

無一辛謀至奧定珠衚踐踏十九日自成既入下令
各官以二十一日朝見至日承天門閉衆皆露坐以
待雷午大監王德化自中左門入左右從者十餘人
見緒考詬曰老先生尚在此耶明朝都是你與魏閣
下壞了遂呼從人掌其面而去晉考語塞垂涕而已
尋見執入賊而釋
金之俊南直吳江人己未進士官兵部侍郎繫賊卒
沈姓處貸段鋪紬緞五百疋銀一百兩納之被掠至
[illegible]初八日釋
張伯鯨南直泰州人丙辰進士官兵部右侍郎拷掠
後潛逃南旋之怪惟仍鯨最早
張忻山東掖縣人乙丑進士官刑部尚書被執賊先
拷掠其妾及子端入銀一萬兩忻遂獲故不被掠
郝晉山東栖霞人戊辰進士官刑部侍郎被執輸銀
五千兩不受夾而釋
張鳳翔山東堂邑人辛丑進士官工部尚書被逼入
賊不加刑掠初八日釋
陳必謙南直常熟人癸未進士官工部侍郎受掠重
劉同繁者轉展愁嘆必謙枕一石塊齁寢如常賊既
遁逃歸道遇土寇復被劉掠家數日而卒
沈自彰順天人辛未進士以太常丞罷官癸未冬特
旨以原官管吏部文選司郎中事一時重其清介賊
執之投進金爵人參值以千計尋釋之
吳孳昌江西南昌人庚辰進士官吏部驗封司郎中
以剃髮見獲尋令蓄髮候用或云與宋獻策有舊也
徐有聲庚辰特用官戶部郎中拷掠後殺死
[illegible]東登海人丁丑進士官戶部山西司主事
劉[illegible]順天大興人丁丑進士官戶部山西司主事
朱爷煌湖廣皇閣人甲戌進士官兵部郎中
張正聲福建惠安人甲戌進士官兵部職方司郎中
李向中湖廣鍾祥人庚辰進士官兵部職方司郎中
右五人俱被掠
陳鵬舉湖廣麻城人丁丑舉人官刑部員外不報名
被執令跪不屈椎擊亂下幾斃僕人跪泣願以身代
賊義而釋之
聶一心四川富順人庚午舉人官工部郎中被掠

王鍾秀直隸藁亭人丁卯舉人官工部虞衡司主事
拷掠二次
趙上錦南直常熟人丁丑進士官工部主事被索不
加拷掠初八日與吳之瑞同釋後皆伺隙而遁
申濟芳南直長洲人官生工部主事不報名為東城
賊將所繫賊以稍圖後必富重掠折足後既釋衆因
尚留數人濟芳與焉各與一繩令自縊仍許以櫬殮
屍發會同館入櫬時賊卒于死者概加五棍濟芳至
進家又發現奴多人[illegible]同舍[illegible]擬劾[illegible]江之有亂[illegible]復[illegible]
濟芳書發拷時全不覺惟第五棍似有稍物及身耳

卿寺

趙京仕陝西涇中人壬戌進士官通政司左參議被
掠初八日釋
王都南直金壇人壬戌進士官太常寺卿初八日釋
吳歸至家即死先是賊惡都子對客飲酒客曰奈何
都曰天塌自有長人頂
林蘭友福建仙遊人辛未進士官光祿寺良醞署丞
拷掠二次

科臣

李永茂河南鄧州人丁丑進士官兵科給事中
曾應遴江西寧都人甲戌進士原任兵科給事中甲
申降調被夾
錢增南直太倉人辛未進士官戶科給事中拷掠二
次
顧鋐四川成都人丁丑進士官兵科給事中拷掠進
銀僕從長班竊資而逃久繫未釋鋐因自刎喉未斷
哀死[illegible]相二十兵[illegible]賊來將遁押者索銀[illegible]兩[illegible]
以應即覺之

臺臣

馮垣登江西新昌人庚辰進士官浙江道御史同錦
衣二人皆以剃髮逃忤賊夾之中路三日並死焉
吳邦臣浙江山陰人錦衣衛籍庚辰進士官山西道
御史入銀不夾釋
俞志虞浙江新昌人甲戌進士官貴州道御史賊急
奏太子宜監國南京
上不聽城陷就縊家人急解之而遁卒特至繫之索銀

併受嚴刑初八日始釋至家憤病而卒
丁時學浙江山陰人係舉官戶部貴州司主事進銀
十三萬免夾
鄭楚勳福建莆田人甲子舉人官雲南道御史拷掠
追銀而死
張鳴駿福建龍溪人庚辰進士官御史被掠
陳純德湖廣零陵人庚辰進士官提督順天學政御
史二月出巡保定三月初八日繳考還京城被執死
黃熙胤福建莆田人丁丑進士官御史被夾
曹溶浙江平湖人丁丑進士以河南道御史注職中
中三月浙直總督張國維題授浙直監軍御史未行
被獲重掠悉索寓物納二百兩賊志未饜再加嚴刑
傷足踝出又納五十兩發王旗鼓再拷王為山右諸
生嘗讀溶文詢知為溶釋之數日後又論院楊枝起
拘之授職足創不能行又數日潤遁客匿其僞守都
城以侍太子而遇于清
何肇元南直武進人舉人官御史被夾二次

中行博士
呂兆龍南直金壇人庚辰進士官中書閣入投水不
死賊執縶之初八日始釋或勸龍投職龍曰吾輩若
救節義自待何忍為此遂遁
陳翔福建長樂人癸未進士官中書剃髮被獲拷掠
二次
朱國詔　吳之琦俱誥敕房中書被掠甚酷
郝傑順天霸州人丁丑進士官行人剃髮見獲拷掠
謝于宣浙江鄞縣人癸未進士官行人亦以剃髮見
獲于宣獨觸怒拷掠至三而死
劉中藻福建福安人庚辰進士官行人以抗言觸旨
同籍觸怒拷掠最酷
張元輔山西孝義人丁丑進士官行人被掠
龔懋德四川江津人庚辰進士官太常博士酷加拷
掠
錦衣
掌鎮撫司梁清宏順天人被夾累日四月初八日放

遷延死

錦衣大堂駱養性先輸三萬兩免夾

府属

劉有湖北直南宮人庚辰進士順天府推官不堪拷
掠引銀簪自刺其喉而死

沈浣先南直蘇州人癸酉舉人授武學教授拷掠傷
足追銀三百餘兩摒貸于蘇州商店以足而後釋

彙記

張[illegible]寧晉人己未進士官文選郎革職廷聞
被掠二次

李進申南直青浦人己未進士由工部主事除大名
知府拷掠追銀碎脛而死

曹惟才浙江會稽人辛未進士興化府推官考選入
京拷掠二次

蔡國光福建同安人甲戌進士補鉅鹿知縣在京被
掠二次

周之茂湖廣麻城人甲戌進士候補命未下賊搜出
使跪不屈挺擊折臂死

李世祺南直青浦人壬戌進士官刑科給事中被夾
其爵里未詳者為李天桂宋之顯黃紀俱被夾吳
伯宗范方張泰徵皆拷掠二次而南宮丁丑進士
李起龍獨以夙免

宦官

王之心舊司禮監掌印太監順天人二月二十二日
廷誅明夠之心閉住己久衆言之心富傾家藏現銀
三十萬
[illegible]之令[illegible]之心以連年家計消乏為辭次
日收銀一萬兩自成入繫之追掠搜銀十五萬餘金
銀什器段疋無算以未合現銀三十萬之數拷掠至
死

他書有載之心自殉者故特詳其實附志于此至
有言殉難王之俊者益謬之俊于甲申冬同曹化
淳共証太子偽者丁亥四月猶乘馬輕肥人皆見
之傳說之偽如此

嗚呼鉅冤刑僇不足以辱簡編之末顧百掠死而
或被之忠節標為殉難亦有重辱而誣為淫濫加

以惡名至或係身自全或不屈致斃其間功罪之不同固天地懸絕也間是考詢至詳凡易七稿而後訂為此編覽者或以知交私誼將加掩護則非余所知

09892

彭城 錢䎗 著

槐國衣冠

諸薦紳先生見用于闖者或馮官閥或馮儀表非盡出于德望才猷而皆以牛金星目睛之力為衡當意者錄不當意者去錄者赴吏政不錄者率驅偽將軍拷掠無有行賄至多而不被刑杖者猶有重遭戮辱復向吏政之官者其時或賄或請沛然盈于明季之風焉無其[illegible]令[illegible]寺同爵者聽而非用命則無有能脫籍[illegible]故一時星入仕籍者非必願仕之臣其不入仕籍者亦非盡不願仕之臣也當是時乙丑進士有志仕闖未授銜職小帽青衣領加黃紙順字者率來進士向吏政買緣啟無告人曰明日此時使非凡人人或級或不凡人傳香而既入仕籍諸臣或覲明且復興潛跡自遁亦姓之而有也總之賢不肖不同而推其至隱則幸有亦有不幸焉古之人不幸而蒙垢朝是者有矣或鉅儒名學而臣巽遜之庭或拆智宏才而入元元之幕豈皆不知進退者哉由此觀之殺身易而就義難殆非虐語也然則甲申之難諸薦紳先生之見擢于闖月闖者予安能隱之第盧生邯鄲之枕呂公逆旅之炊一世之榮盡于俄頃若淳于棼醉入槐國而身為郡守者何以異哉故志之曰槐國衣冠傷其時冀之無多而又以悲夫境遇之無恒也莊子曰君予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無哉

李闖既入五日設偽官改印曰符契章凡內符令[illegible]官名六部曰六政[illegible]曰天祐殿[illegible]林曰弘文院文選司曰文諭院巡撫曰節度使兵備曰防禦使六科曰諫議御史曰直指使太僕曰驗馬寺尚寶司曰尚璽通政司曰知政使布政曰統會知府曰尹知州曰牧知縣曰令主事曰從事中書曰書寫秀王總兵曰權副總兵曰制五軍府曰五軍部守備曰守將把總曰守旅餘皆如故官服領尚方以雲為級一品一雲至九雲為九品凡所更制皆偽相牛金星所定也三月二十一日文武官候入朝者三千餘人牛金星執薦紳點名不用

者發推將軍制將軍處分用者送吏政府既授職止
給小票向禮政府領敕剳期赴任外甚者限到任三
月後來取家眷諸臣或請即携家企印曰俟赴任一
兩年做得好官來迎未晚于是往ゝ有娼妾鬧偽將
妻子留質于舟出城者每官又數兵押之行行李之
費戶政各照級給銀有差不足者自備率然願赴欣
然有借為脫計因而南反者一時除授寂寥不能徧
紀ゝ見聞最著者彙其偽安爵氏及其偽職略于左

内閣[illegible]

天祐殿大學士牛金星河南寶豐人乙卯舉人

弘文院

弘文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何瑞徵河南信陽人
戊辰進士官少詹侍讀學士瑞徵至院凡衙門匾額
有先朝年號者悉去之

弘文院大學士黎志陞湖廣華容人甲戌進士官山
西提學僉事三月廿五日入閣主試出題碓中團而
撫四夷也所取者授科道防禦尹牧等官

修撰韓四維河南嵩縣人辛未進士官諭德

編修劉世芳陝西青𣳾人庚辰進士官簡討三月廿
一日即以給事中高翔漢為都直指使世芳為編修
仍俟大拜二人皆陝人也

編修高爾儼北直靜海人庚辰榜眼官編修

編修楊廷鑑南直武進人癸未狀元官修撰

編修陳名夏南直溧陽人癸未探花修撰兼戶兵科
都給事中

[illegible]討周鍾南直金壇人癸未庶吉士賴君恩特薦之
[illegible]門生悅撰登極
詔嘗云江南不難平也或語鍾以闖殘殺太甚萬難
成事鍾云太祖初起亦然

簡討朱積南直華亭人癸未庶吉士

庶吉士史可程河南祥符人錦衣衛指揮閣部史可法
之弟二十四日召見扶令作書招可法

梁清標北直真定人黃燦湖廣夷陵人魯桌浙江山
陰人李化麟陝西韓城人劉餘謨南直懷寧人李呈
祥山東霑化人史孟譽江西豐城人呂崇烈山西安

邑人龔鶚雲南保山人
張家玉廣東東莞人為長班報名被執家玉上書于
闖曰前明朝翰林院庶吉士今請賓歸順張家玉謹
百拜稱賀于大順皇帝陛下陳情左右君王既定鼎
于天下必以尊賢敬德為基是故不沒人之忠者所
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家玉得君未
及一年有靦尚有曰老君王處此當賓禮之而不臣
且比例于哥庶士陶推列其門曰明翰林院庶吉士
[illegible]
[illegible]家玉者形影相笑從容而
樂蹈之耿耿此心誓無後悔又上書曰前明朝翰林
院庶吉士今請賓歸順張家玉謹百拜陳情于大順
皇帝陛下忠臣義士于明為多勸義獎忠于順為盛
是故如范景文周鳳翔等當亟為明隆禮之而亟但
為明卹贈之劉宗周黃道周等當亟為明隆禮之又
如史可程魏學濂等當亟為明尊養之而亟但為明
尊養之何則明孝著而順人知有父也明忠著而順
人知有君也至若家玉毀人從周顛學孔子但區區

賓禮而乞繫之以明者益不特見君王之高實欲逐
君王之大也當此多才多士尚在危疑驚懼之時莫
若將家玉推而刑之刑其書以布之四方得一仁人
以收拾天下人心勝精兵十萬可知也如其不允所
請決不偷活乞為班兒看歸鄉里為父母僇警殺身
為社少備天子大事上帝刀鋸鼎俎辭非負氣守節
者所隱忍而規避也榮之辱之惟命生之死之惟命
書上闖見之家玉見闖長揖不跪闖怒縛午門外欲
[illegible]
日[illegible]家玉不為動又善當遠
劉汝父母家玉乃跪遂釋時家玉父母遠在東粵遠
劉非可縣及不知家玉何以遽出于此後四月十八
日潛遁而歸
石癸未庶吉士俱授京官皆留用獨何九雲以年
老未授職
韓貞闔陝西韓城人甲戌進士官陝西道御史
裴希度山西太原人甲戌進士官陝西道御史並改
授庶吉士限俱以四月初四日到任掌院何瑞徵稱

家院署乃修故事令廠衛各輸銀送錦衣衛辦本請
牛金星至署到任
侍詔張朝恭北直新城人癸酉舉人官侍詔

吏政府

吏政府尚書宋企郊字泗州陝西乾州人戊辰進士
原任吏部稽勲司員外回籍
文諭院郎中顧君恩湖廣鍾祥縣拔貢
文諭院掌選楊枝起南直金山衛人甲戌進士官户
科[illegible]三月[illegible]日闖賊入城名[illegible]
以下官張若麒龔鼎孳曹欽程及枝起等並授職獨
三品以上不各故侯恂亦未名見後數日傳以侍郎
官恂々不受因以大耳要之許俟東征歸如約既而
敗回不果恂亦潛遁
考功司郎中郭萬象陝西高陵人甲戌進士原官用
驗封司郎中熊文舉江西新建人辛未進士原官用
稽勲司郎中侯佐山西解州人甲戌進士原官用
吏政府司務梁澍江西豐城人丁卯舉人官禮部司
務

户政府

户政府左侍郎管尚書事楊王休北直盐山人庚午
舉人官陝西潼關兵備道闖入潼關首降
户政府行侍郎楊建烈
户政府行侍郎張嶙然浙江烏程人庚辰進士官山
西平陽知府闖入晉地首降
户政府從事介松年山西解州人辛未進士原任户
部主事李暫師薦除户科給事中于保定降賊三月
[illegible]十[illegible]日入城[illegible]
從事[illegible]北直滄州人戊辰進士官刑部主事
從事吳文憾浙江籍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主事
從事方廷升浙江德清人官生户部主事
從事繆沅浙江錢塘人丁丑進士官工部主事
户政府司務魏學濂浙江嘉善人癸未庶吉士四月
二十九日闖逝作絕命詞自縊其詞曰忠孝千古事
千秋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脫難須從容有血灑微軀
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并悉常山公固約同志文

廷頒受覇䊼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
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衷所痛母垂白
七十仍尸饔未葬凡五喪留與子姓封人生誰百年
壽妖死所同我比兄與弟我年為獨豐高堂無復悲
聲不生阿儂辭母却就父生死猶面東骸骨雖不歸
即瘗此詩简墓木有拱時清韻入樅松

禮政府

禮政府行侍郎管尚書事華靖陝西吳定人事未進

禮政府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楊觀光山東[illegible]
遠人戊辰進士官少詹掌坊事兼翰林院侍讀以理
學名家為闖所重初授兵政侍讀後改禮政三月二
十四日名對語不傳四月初十日又名至文華殿問
卿天何以不茹葷飲酒不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說乎
觀光頓首天人一氣所感不茹葷飲酒欲其心志清
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靈爽不行刑欲養天地慈和
之氣以感上穹闖稱善且曰先生以後可常進來講
闖留坐飲茶辭出送至簷下答揖而别自後登極儀

注皆觀光習之及闖逆觀光挈家避至鳳臺為賊來
所殺體無完膚家屬妻媳而逆
儀制司從事劉大華江西人甲戌進士官員外
祠祭司郎中李森先山東平度人庚辰進士官博士
祠祭司從事吳之琦福建晉江人丁丑進士官禮部
主事
精膳司從事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庚辰進士官行人
禮政府從事吳泰來江西新昌人辛未進士官禮部

禮政司務[illegible]武進人丙子舉人官吏部司
務

兵政府

兵政府行侍郎管尚書事喻上猷湖廣石首人辛未
進士原任御史
兵政府侍郎梁兆陽廣東番禺人戊辰進士官簡討
加陞一級三月二十日首偽勸與同志未仕者各
寫五千金托宋企郊投揭二十三日名見文華殿叩
頭云先帝無甚失德只以剛愎自用故群臣血脈不

通以致萬民塗炭哭害亟至闖云朕只為幾個百姓
故起義兵兆陽又叩頭云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晉
歷代城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簞食壺漿以迎真神武
不殺直可比隆唐虞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
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殊恩闖大喜留坐飲茶辭甚
敘曲禮之甚恭兆陽出以遇門生貢士伍世魁遂傳

甚詳
職方司郎中傅奎星河南登封人丁丑進士官御史
[illegible]城人由職方[illegible]

[illegible]撫按陽知道闖至闖和重兼出城十里迎降道闖入
京授職
車駕司從事吳剛思南直武進人癸未進士官光祿
署丞
兵政從事潘同春浙江餘姚人丁丑進士官工部員
外
從事江永諧南直寧國人辛未進士官湖廣巡按御
史
從事王自超浙江會稽人癸未庶吉士

兵政府攢運從事方允昌浙江諸暨人甲戌進士官
都兵主事
從事呂弼周山東鄒平人戊辰進士官河南驛傳道
僉事
從事金汝礪浙江仁和人甲戌進士官工科給事中
兵政司務趙闖心湖廣長沙人甲戌進士官
刑政府
刑政府待郎曾尚書事安興民丁卯舉人
[illegible]浙江[illegible]人己未進士官

[illegible]西布政闖入遼闖首降
刑政從事李登雲丙子舉人
從事傅鼎銓江西臨川人戊辰進士官翰林檢討
己丑金聲桓之役鼎銓同揭重熙起兵鼎銓戰敗
被籠撫臣下之獄命招揭重熙鼎不可乃衣冠出
就戮神色不變獄中有詩數十首
刑政司務董獻廷
工政府
工政府行侍郎曾尚書事李振聲陝西米脂人甲戌

進士官廣西道御史壬午巡按湖廣
工政從事金璽生湖廣江陵人官生
從事王奇才
工政司務賀父勿湖廣襄城人戊午舉人官戶部主
事
直指使
都直指使高翔漢陝西寶雞人甲子舉人官工科給
事中三月二十一日即授
[illegible]
[illegible]
龔鼎孳南直合肥人甲戌進士官工科給事中
柳寅東四川梓潼人辛未進士原官順天按巡降于
通州
趙頻河南項城人癸未庶吉士為牛金星同年
蔡鵬霄福建晉江人戊辰進士原官四川道御史
陳羽白福建南靖人庚辰進士原官廣東道御史
張懋爵山西汾陽人辛未進士原官陝西道御史
朱鬮鍭宗室舉人原官御史

知政使
知政使王學先壬午舉人
知政叅議王任杞順天壬午舉人冠忽以探親在宣
府中路遇闖逆投之即隨入京授職
大理寺
大理寺卿劉大擧江西　　人甲戌進士官禮部郎
中十九日即用
六諫議
[illegible]
禮諫議朱徽江西進賢人辛未進士原官刑科給事
中
兵諫議光時亨南直桐城人甲戌進士原官兵科給
事中迎視東直門首降十九日闖即召見南朝獎諭
以原官視事時亨寄書其子有云諸葛兄弟分仕三
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已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
走避仍當勉力詩書以無負南朝科第
刑諫議翁元益直隸上海人甲戌進士原官刑科給

閣丰學
國子監左堂錢位坤南直長洲人辛未進士原官大
理寺寺正時李闖新制改國子監為三堂以司業為
正學録為左博士為右云
順天府
順天府尹王則堯山西翼城人庚辰進士除山東布
政司叅議三月二十二日先授偽職到任四月初一
日考試生員題曰天與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次日
[illegible]
順天節度使宋權河南商丘人乙丑進士原官順天
巡撫闖入椎首進降表即與原職
山西太原節度使韓文銓陝西咸寧人甲戌進士李
闖西逼賊踪還陝委以晉事與偽權將軍陳永福守
太原拒清兵甚力城陷而死
陝西寧夏節度使陳之龍江西舉人原官監軍道初
李闖父死母改適一軍士謁赴寧夏軍士又死遂流
寓其地與數少年遊時攫笆社米軍民家需衣物識
男女有私欲者為牽合焉又闖階號人或為哥言其
生庚及里居小字相別識且並有語頗聞于節度使
之龍遂密疏其事改館除勝之而許為撤少年者居
然李嘜寄之奉數月闖不果驗事亦不下至今寧夏
人傳為永昌皇太后云
防禦使
密雲防禦使左懋泰山東萊陽人甲戌進士原官文
選司員外闖入報名被夾輸餉萬兩釋送吏政府僞
[illegible]
[illegible]曲沃人丁丑進士原官行人
山海防禦使張若麒山東膠州人辛未進士原任兵
部職方司郎中三月二十一日自成召對獄中放出
各將官若麒自稱寧錦督撫之功且天下壞于當人
者數十年于是授山海防禦使
臨清防禦使楊樓鶚陝西兩鄉人癸未庶吉士
天津防禦使王皇極山西壬午舉人
揚州防禦使周壽明湖廣蘄水人丁丑進士原任北
直曲周知縣

徐淮防禦使武愫陝西涇陽人癸未進士
安慶防禦使李際期河南衛輝人庚辰進士服闋進
京應補中書二月二十五日為選君所危恐甚闖入
通其姻婭遂授職
青州防禦使王道成山西平陽人癸未進士城陷即
降首授是職四月十九日道成單騎至州州中人皆
詬卑相視々散刑去
順慶防禦使孫承澤順天大興人辛未進士原官刑
夔州防禦使劉明揆山東恩縣人丁未進士三月二
十八日以職一千部乞逆牌四月二日逆授偽職
四川防禦使任濬辛未進士原豫楚總督
防禦使蘇京山東安東人丁丑進士原任河南巡按
御史同任濬劉明揆俱以四月二日授職
防禦使楊明琅福建晉江人癸未庶吉士
防禦使張元琳福建晉江人癸未庶吉士
鹽運使
長蘆鹽運使王孫蕙南直無錫人甲戌進士歷歸善

知縣調濬縣甲申行取禮部主事三月十六日應名
對孫蕙伏陛言君辱臣死之義繼以哭改授銓曹命
未下十九日城陷城中哭聲震沸孫蕙語家人毋恐
吾自有鎮心丸往命取竹一竿曳黃布一幅大書永
昌皇帝萬萬歲將燈懸門徧招同籍往迎馬素修太
史不可走語趙玉森曰百行以孝為先君太公年高
圖畫錦足矣不為徐庶忍心為趙苞耶玉森頷之出
遇張琦秦河與語意合二十日同謁偽政府宋企郊
授王孫蕙進表諸人出不意慮有觸忌誅恐宋閱表
微笑且點頭曰好文字衆乃嘆服弗如是日晨起後
造朝太史太史方沐浴更衣將就縊端坐正寢孫蕙
覦緒道新天子仰慕德意大史大怒叱曰此言何為
至于我孫蕙語猶未了乃命從者拽出之即日孫蕙
赴偽部督捐餉二十六日選授長蘆先是補荐黃繼祖
吳達俱選四川縣令是日秦河張琦趙玉森亦授偽
令皆無錫人也宋企郊語孫蕙曰貴里同事七人公
何以至此孫蕙曰當新天子不世之遇老大夫頗拔

之力宋曰非也主上以公來及閻廣常州謫堪作新
朝漕發簿以一官相酬耳時選者止給偽印與孫蕙
獨加偽勅一道偽師高將軍送馬二疋牛丞相以下
皆餞行時南人欲歸者慮道梗求附行孫蕙曰新天
子在上萬一拜日所及謂我私挾南人必嚴詰不便
皆困謝之二十九日發都門薊中錦袍夫去從馬太
史傑許姓強假以出儀仗中列銀命旨盤旗二面錦
緋乘與張蓋數吹前導闖過
先帝后梓宮前見蒲伏而哭者萬肇琛蕙疎甫聘視一
瞥而去不出與一揖也乘傳所過府以下送迎惟謹
至滄州土賊李某馬去拜蕙令使持名刺迎討滄州
偽將官來驗察有偽印及劄而釋至天津有王運同
己先一日至守者以同時有運司而疑之孫蕙就空
駢示以印劄亦釋去行近德州未至十里而州城中
[illegible][illegible]中與旗號詢知為德州盧御史（名世漼）糾集義
師截殺偽官莫可行又聞吳平西兵且入復京師孫
蕙乃棄儀仗焚偽勅埋印磨滅行李盤運封識而行
又恐行李累重復棄之假作乞兒以歸

淮揚鹽運使魏天賞河南遂平人癸未庶吉士
府尹 府任附
揚州府尹楊璥順天青縣人癸未進士
淮安府尹翁青繡河南人丁丑進士考選入京
盧州府尹熊世懿湖廣麻城人辛未進士原官河南
道御史
濟南府尹高升桂山西保定人舉人
順慶府尹張之奇江西新城人庚辰進士原官蘭計
府尹黃國琦江西南昌人山東滋陽知縣行取入京
燕都實錄云十九日賊攻前門黃國琦即令中官
執賊傳入琴絃進上 上已率騎旅千騎將出朝
則門中官以砲擊同喝衛將以考選入京之官何
為至是且賊亦無琴絃白綫之傳城陷之頃 上
早自決矣異聞奇說偽丁至此不亦宄乎
府尹姜金徽山東掖縣人癸未進士官中書
成都府同知賴蒼南直無錫人
成都推官府劉廷諫浙江寧海人己未進士官考功
司郎中

四川同知傅振鐸

州牧　州倅附

北直定州牧黃復南直武進人癸未副榜

州牧孫以敬南直太倉人丁丑進士官長垣知縣

傅學禹河南麻城人癸未庶吉士

李孝祥四川達州人癸未庶吉士

羅憲汶江西南昌人癸未庶吉士

吳蔗福建莆田人庚辰特用官戶部郎中

劉肇國湖廣潛江人癸未庶吉士始削髮自匿後班

報名候職

高去奢北直寧晉人丁丑進士官禮部主事

為州牧徐家麟浙江蘭谿縣人癸未進士齎偽印敕出

都至山東義安寺諭偽官繳棄印而逃

孫一脈山東沂州人庚辰進士原官簡討

瓜州同知涂原四川巫山人癸未庶吉士

縣令

山東平泉縣令武大正　舉人門東云選駕惟慢

之匪

四川蓬溪縣令吳爾壎浙江崇德人癸未庶吉士

四川中江縣令黃繼祖南直無錫人

四川巴縣令吳達南直無錫人庚午舉人

四川梓潼縣令張琦南直無錫人甲戌進士原官禮

部主事領印出都不一日遇賊劫印索千金為贖家

乞選印賊處印角知為銅補還

四川內江縣令趙玉森南直無錫人庚辰進士官翰

林院簡討三月二十八日授偽職玉森為宋企郊舊

友因賴田玉森龍知縣逆乃以詞臣為下吏何為風

示宋企郊曰非不欲為公周旋所託令視一事稅

回上意何力已竭耳玉森求改山東近地企郊許之

復請改京職未授

所云令視者秦沂也沂之妹玉森之妻沂始解罪

賴玉森復全得授職

四川射洪令縣南直無錫人癸未進士官兵部職方

司主事秦沂李闖入城導從者多郡縣降官沂跪迎

道側曰兵部職方司主事秦沂恭候聖駕闖不問復

高聲再陳軍馬之聲雜之闖終不問惟導從中間年

又見之二十日趙玉森至天樣蕙寓淨注自言受知
崇禎圖深無圖破家亡貧自作之孽予將捐性命以
殉之理既不必將迷富貴以酬之情又不堪奈何孫
蕙曰方今潤圍之初吾輩須爭先著玉森曰甚合我
意遂同詣報名迷選張琦拱手不言琦曰無棄故人
老乎尚堪揭塵舞蹈同與俱為道劉明翰茫茫而來
扼而告之故明翰不從三人徑去不數步望見秦汧
已先行矣急呼與語汧曰我決計已久意無同志得
諸公[illegible]迎不來無謝手況趙姑夫又林武[illegible]
者乎撞手大笑揚揚而前既至孫蕙楊有祈奏三人
悖然既又恨其不與同也張曰勿以小嫌而傷同氣
由是趙秦皆不言二十二日點名琥見弊為用者皆
授新[illegible]為[illegible]方[illegible]賄賂不忍盡遺罵窮閱來閣
往取而偽今着新進官員即肯詣劉督府銜時猶不
見汧獻疑其有不屑之志往擒之須史汧到叩頭嗷
首偽督將汧兩史汧高聲大呼曰聖天子欲平定江
南正愛惜人才之際偽既媒命頓刻死乃乃釋之罰
銀五百兩贖罪同示曰自今以後私求舊寓者斬二

十八日選授謝洪
四川資縣令王明順天生員四月謝偽府尹王則堯
考選吏政除官明考第七枝授資令
四川宜賓縣令時敏南直常熟人丁丑進士原官吳
科給事中
安縣令湯有慶
四川縣令劉足琮廣東從化人癸未庶吉士
縣令施鳳儀南直嘉定人丁丑進士
[illegible]劉[illegible]人癸未進士
王秉鑑陝西扶風人乙丑進士
傅鸞祥河南汝陽人官生戶部主事
王之䛅官生工部主事
趙之壐山西東平人甲子舉人原官工部主事
鄭進蘭福建人甲子舉人
侯偉時湖廣公安人辛未進士原官吏部員外
楊雲鶴福建晉江人原官戶部郎中先被執尋釋錄
用
程兆科江西廣信人癸未進士官行人

鄒甡明 江西建昌人 丁卯舉人 原官兵部員外

王顒 北直開州人 丁丑進士 官吏部主事

高辛儼 陝西韓城人 癸未進士

姚文然 南直桐城人 癸未庶吉士

成克鞏 北直大名人 癸未進士

高珩 山東萊陽人 癸未庶吉士

歸起先 南直常熟人 癸未進士 原官刑部主事

朱國壽 南直人 辛未進士 官兵部員外

張懐學 山西夏縣人 丁丑進士 官刑部主事

朱受裕 南直懷遠人 官生 原任刑部郎中

黃昌胤 湖廣沅江人 庚辰進士 原官刑部主事

萬發祥 江西新喻人 癸未庶吉士

張玄鵾 北直清苑人 癸未庶吉士

白胤謙 山西陽城人 癸未庶吉士

史效明 山西翼城人 癸未進士 官中書

丹甫舜

韓士偉

俞忠貴

陸禹思

彙記

楊玄錫 福建晉江人 年十六舉孝廉 十七歲登甲戌進士 原官吏部主事 報名留用 未授職 同籍

周蘭 河南人 庚辰進士 原官大理寺評事 授偽政府屬

吳道新 南直桐城人 保舉 原官助教 授偽政府屬

張元輔 山西孝義人 丁丑進士 原官行人 授偽學正

程玉成 四川江津人 癸未進士 授偽教職

陸禹晉 南直溧陽人 庚辰特用 官戶部主事

曹欽程 江西彭澤人 乙未進士

彭敦府 南直溧陽人 庚辰特用 官戶部主事

汪惟效 南直和州人 辛未進士 原官給事中

南廷鑄 陝西渭南人 原官戶部郎中

鄭爾圻 北直安肅人 官生 戶部郎中 原官

李鍾秀 山西蒲州人 丁卯舉人 官戶部郎中

王鳳林 山西荷城人 官生 原官戶部員外

已上未詳職銜 姑缺以俟參考

終

甲申傳信錄卷之六

赤眉寇略

彭城錢[illegible]著

高皇帝得天下賴漢高而大行皇帝不與靈獻同風其亡也忽諸不亦異哉闖與獻曹輩同起綠林為巨寇而闖獨入長安纂天子僭偽號改元紀年易官名異服制號令衆知所置守土之吏無散以纍民亦旬月之雄也然而竊據四十一日而遽敗乃復載珍寶[illegible]肆掠為而與赤眉之去長安而走[illegible]酒者[illegible]錢非寇賊之尊而無足與紀之數[illegible]

志赤眉寇略

李自成初名鴻基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以萬曆丙午歲生曾祖世輔祖海父守忠一名印其家世有里役韻穀素爾時自成以里役繳稅歲飢逋稅者甚衆稱債以償不給官司督之其里艾同知又逼其債冀償遂為救人于秦晉之間貌甚魁壯而鼻尖齒黃短髮蓬鬆衆稍改元戊辰正旦大雪自成與衆飲山中衆有羨為官者自成曰若此世界蝤蝓公行文官必由七篇文字武士也由策論我輩不讀書不識字安望有此或者取天下帝未可知也時自成齒長衆皆推戴曰願哥為之自成曰試卜之遂舉骰一擲得六紅大喜飲遂醉衆皆起作朝賀狀自成曰未也還當問天因以荊棒置雪中拜而祝曰若可作皇帝雪與矢齊不然則否其雪適與矢齊遂自負為明年已已賊渠高迎祥稱闖王自成往依之與其黨劉良佐自結一隊曰闖將十年丁丑同高迎祥寇秦曹文詔尤[illegible]之殺高迎祥而自成自貫而川竊走蜀城十一年隻身潛遁奔楚時張獻忠曹操等九賴供任房竹山中自成往來附獻忠不許至竹溪且謀殺之自成遁去

張獻忠者亦秦人與高闖同時起兵號稱八大王初在穀城受撫復行叔于路洪承疇檎之復縱焉

曹操者本名羅汝才初與李自成劉國龍同盟依高迎祥迎祥被擒而汝才走楚入竹房十二年已卯國龍乞降汝才勢遂孤十三年楚督楊嗣昌合兵勦之

獻曹奔蜀大兵西退自成復招集亡命百餘人潛渡
入豫計取洛陽群盜復蜂自成遂為我魁稱闖王曾
獻曹僅秉破袁寿亦回豫遂與闖合十四年辛巳傳
宗龍殺劉國龍而自成破洛遂獨雄一部而汝才改
稱曹營曹營軍洛专陸山左人自成軍師宋獻策河
南永城人長不過三尺許通呼曰宋矮子云二月攻
汴圍之五日自成督戰城卒射中左目矢鏃入骨不
能出幾死兵乃退自是自成目遂眇六月獻與闖曹
[illegible]曹合兵從[illegible]南下而秦[illegible]
敗于[illegible]陽再敗于火燒店闖封斷大十二月復進圍
汴丁啟睿分勦獻忠退之淅陽獻忠大敗僅以百餘
人東走求附羊左二人忌不與合獻忠困詐死逃深
山中丁啓復馳援豫而闖圍汴甚十五年正月闖卒
有論城者汴圍守不下郾陽一淅賊傷過半且以粮
盡解去是四月秦兵大敗于襄城賊資其甲馬火炮
來勢復破歸德五月老巢百餘萬復圍汴梁汴復
圍守超四月不下當是時督臣楊嗣昌率將諸左良
玉虎大威楊德政等俱集朱仙鎮良玉以賊勢銳宜

緩攻與大威議不合六月諸將聯進嗣昌兵譁賊乘
亂擊之諸軍盡潰七月劉澤清從東率兵渡河戰敗
而退許定國奉諭援汴不能渡河汴勢孤危猶守死
不下九月十七日河決汴城水滂遂失汴時新黄冦
為禁兵截殺亦來與闖相合而諸賊梁郙為華里眼
賀一龍左桐々大總掌盤子馬守應爭世王賀錦治
世王劉希堯相闖蘭養成胡闖向未掌特營李賺呑
左金王兵與之而諸賊各領為闖偏將惟袒革各居
[illegible]者[illegible]令行闖而其情乃[illegible]曹闖[illegible]
[illegible]將[illegible]陽下營咪合兵郾陽闖令細守表陵以犯
澧曹華走德安以窺黄麻革在黄被阻水不全止收
左良玉殘兵八百而同以歸又先見曹闖益恨之十
六年三月初七日闖設酒以邀曹革曹疑不來革至
飲酒急為闖所縛初八日五鼓闖率二十騎入曹營
即其帳中斬之其步兵俱入各偽將而曹中軍楊山
旗鼓朱養民將官楊承恩李汝桂王可懷御有法及
其叔羅戴恩皆痛心切齒欲為曹報仇矣後三日楊
承恩以親丁數十人奔陝西李汝桂亦于是月毀嘌

齊安虞兩闖先是偽授翔戰永補營英武將軍金印
印重四十八兩翔嫌其小不用又自長宜渡江積得
川紅客銀十三萬兩闖索之止與三萬四千闖怒殺
盡殺其家及翔在澧關曹章之變中懷疑貳闖屢調
其標兵回襄翔畏而不來闖既廣收郡曲設偽號自
稱倡義文武大元帥謂一品二品為權將軍三品為
制將軍四品為果毅將軍五品為威武將軍六品為
都尉七品為掌旅八品為部總九品為哨總凡偽授

標營權將軍田見秀 混名鑽天鷂衆叫為田劉爺
帥標權將軍劉宗敏 極猾慣戰闖倚為心腹衆叫為領哨劉將爺
帥標制將軍賀錦 混名爭世王向係劉英之黨衆叫為南營又又叫賀將爺
帥標正威武將軍張鼐 闖姪兒衆叫小爺又叫為張將爺
帥標副威武將軍党守素 混名亂照天衆叫亂將爺又叫党將爺
標左威武將軍辛思忠 混名虎蹢班衆叫四掌家又叫辛將爺
標左果毅將軍谷可成 衆叫為鎮隊又叫谷將爺
標右威武將軍李友 衆呼為二隊
標前果毅將軍任繼榮 和慣經兵王總馬糧下把總在洛陽投闖衆叫為三

隊
標後果毅將軍吳汝義 衆叫為四隊
左營制將軍劉芳亮 闖戰偽任衆叫為左營劉將爺
右營制將軍劉希堯 混名治世王向係劉黃之戰衆叫為右營劉將爺
左營果毅將軍馬世耀 衆叫左營馬將爺
左營威武將軍劉汝魁 衆叫世營劉將爺
右營左果毅將軍白鳩鶴 衆叫為白將爺
右營右果毅將軍劉體純 混名飛虎劉將爺

後營制將軍李過 混名一隻虎左目瞎年少桀悍敢有闖甚愛之衆叫李副爺
前營左果毅將軍謝君友
前營右果毅將軍田虎 原係總兵王紛馬糧管隊在洛陽投闖衆叫田將爺
後營左果毅將軍張能 混名五閻王性很急衆叫為後營張將爺
後營右果毅將軍馬重僖 衆叫後營馬將爺
帥標旗鼓楊彥 原係副將劉國能旗鼓在葉縣投闖加威武將軍闖為旗鼓衆叫楊將爺
帥標旗鼓趙應元 原係賀一龍旗鼓闖投一混仍用標下衆叫趙將爺
帥標旗鼓朱養民 原係羅汝才旗鼓闖投汝才仍用標下衆叫朱將爺

帥標旗鼓范鵬等（原係守備，升參將。闖破承天陷入賊營。衆呼范將爺）
共兵二百三十餘隊標營一百隊左右前後四營
一百三十餘隊每隊馬兵五十廝養卒小兒三十
或四十有差步兵每隊一百或百五十有差總計
馬步兵六萬馬贏二萬每隊立一標旗行營望之
而走營將各制一坐纛標營用白旗以雜色號帶
為別而纛皆用黑左營則用紙白旗右營用紅旗
前營用黑旗後營用黃旗而纛之色隨之惟闖用

[illegible]

[illegible]稱前向自十五年要破荊設僞官初設防禦
使府尹州牧縣令四官而已至十六年正月初一
日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闖自稱天文禮樂兵法
地利無所不通陳吉獻樂出請發鄖陵闖賴牛金
星誠其說不行嗣後時時衛進僞號闖佯辭不許
而心甚善之于是永裕為更設六政府侍郎郎中
從事諸官屬其示約稍發悉出永裕手而增投府
同理刑州判縣簿等官俱質其父母妻子使之受
事其分設政尹可記者二十一人

吏政府侍郎喻上猷（原任御史，石首縣人，辛未進士）
郎中徐　上（江陵縣貝貢，天己卯舉人）
從事顧君恩（鍾祥縣貢生）
戶政府侍郎蕭應坤（原任江西布政司，江陵縣人，丙辰進士）
禮政府侍郎楊永裕（棉壹縣人，原任欽天監博士）
兵政府侍郎王家柱（原任貴池縣知縣，江陵縣人，丁丑進士）
從事傅朝升（江陵縣生員）
刑政府郎中鄧岩忠（江陵縣丙子舉人）
[illegible]人（為陽縣）

[illegible]
荊州府尹張慶機（長壽縣生員）
楊武防禦使陳　蓋（原任荥陽知縣，沔陽人，甲戌進士，駐荊承天）
安陸府府尹姚胤錫（南州舉人）
襄陽防禦使李之紘（鄖縣生員）
襄陽府府尹牛　佺（寶豐縣生員，金星子）
南陽防禦使吳大雍（鍾祥縣生員）
南陽府府尹劉蘇（江陵縣舉人）
信陽防禦使黃　闊（江陵縣舉人）
汝寧防禦使金有章（江陵縣舉人）

汝寧府府尹鄧璉 江陵舉人

均平府府尹劉茂先 鍾祥縣生員

初闖之橫瀾中原所破城多不守自渡漢長驅至荆

見所在無一兵遂有守土之志于是先守荆襄再守

承德漸及汝南增立衛帥遣將分據而謀西入秦其

所置偽帥凡一十三家

通達制將軍任光榮守荆州 原係劉加守備向五南陽闖攻城時今其

率任總兵時為內應城破遂入賊營闖得荆州今光榮領兵六千駐守後分兵二千守澧在荊兵止

[illegible]

通達衛左威武將軍藺養成守夷陵 即混名胡闖者是也向係

蘄黃之賊闖今領原步兵八百駐守

通達衛右武威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係老回下頭目制今領兵

六百分守

帥標都尉張禮分守夷陵 混名張飛亦為闖掌批將今將水兵六百分守

帥標威武將軍王文耀守澧州 先為闖夜不收今分劉兵二千駐守

揚武衛果毅將軍白旺守安陸 先領兵三千駐守承天後同德安有

事土賊兵一千守鄖餘兵二千旺領移駐

都尉蕭雲林守荆門州 係鄖縣生員闖兵六百使駐守

帥標威武將軍謝應龍 原係副將羅汝才家丁精火器在洛陽投闖用漢沔

土人不服闖撥兵三千駐防漢川之劉家隔

左營都尉馬世大守景陵 向在劉芳亮下同景陵土人不服闖今領兵六

百駐守之

襄陽衛左威武將軍高一功 闖撥兵二千使之駐守

襄陽衛右威武將軍馮雄 撥兵二千分守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華美駐守信陽 原係土寇闖破汝時投偽

都司今加此職領兵八百駐守

[illegible]內營衛果毅將軍藺[illegible]守禹鄖二州 原係[illegible]

[illegible]番今守[illegible]及闖渡江風持帶所領兵不至兵山寨兵無食用而辭闖其母妻二子俱在襄陽

闖信而任用之今帶原兵七百駐守荊今將其鄖州中年土寇其約兵有二千

自闖犯楚以來人心惶懼所在棄城而走張獻忠乘

勢攻取十五年六月襲破黃安十二月二十三日陷

黃梅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復陷黃安破蘄州荆藩

播遷守道許文政被執尋遇害三月四日蘄水賊官

周之仕句賊攻縣遂陷蘄水二十三日陷黃州及黃

陂黃陂叛紳歐陽玖迎賊四月初攻麻城叛黨迎賊

入署知縣事蕭頌聖死之遂從鴨蛋洲渡江掠武昌

縣境省城大震舊輔賀逢聖親率士卒固守不下五
月楚卒粮盡逆陷逢聖死之署江夏縣印徐學顏格
闘遇害巡江都司朱士鼎署賊被刑獻入武昌殺傷
殆盡沿江積屍千里獻既據襲武昌闖闖之遣書獻
忠欲其附己獻亦甲辭以答東闖彼此為援八月長
沙陷偏沅巡撫王聚奎副總兵孔全斌先遁推官蔡道
憲被執大罵賊磔死之九月陷衡州巡按劉熙祚衡
陽知縣張鵬翼被執不屈死之十二月二十二日獻
[illegible]與劉[illegible]和賊令營兩勢甚猖獗[illegible]
八月闖賊[illegible]西行去楚以故獻得肆行于荊岳間旋
蹦楚地無餘十月十四日闖至潼關破之二十日攻
西安又破之按察使黃炯自縊長安知縣吳從義投
井死闖收闖中諸鄉紳孝廉至省赴宴先餽各紳銀
六兩孝廉三兩然後令其輸助多至三四千兩或一
二千兩或三四百兩惟舉人免輸以秦王殿為宮增
舊殿為九間地用銅磚鋪之改西安府為長安令百
姓稱老府或稱府而無敢言流賊者矣禁鄉民不得
穿快靴蔽衣以別軍民定令以明年正月起每粮一

石派州六千勒解送省城搬運之費倍之每縣發小
驢三百頭獲米一百石其升大于民間者三升十一月
十四日遣偽官考州縣生員縣大者一等十名准與
六政府府屬二等十名准與州縣三等十名准與佐
貳縣小者一等五六名有差二等三等准此是月攻
榆林不利又攻之復被殺傷數萬闖令大隊攻之据
榆林城為大窖用火炮震之城墻崩數丈遂破榆林
殺人殆盡攻慶陽亦不利并隊攻其東城遂陷慶陽
[illegible]與山[illegible]陽殺人即戌進士死之闖時
攻寧夏至[illegible]州百黃河截界乃止又至蘭州亦以渴
河未渡以故河西五道甘肅諸鎮俱歸逆而寧夏總
兵[illegible]中成見降賊封伯偽即頒其地以陳之龍為節度
使漢中府瑞王聞賊勢大逐遁入四川時陝西副總
兵孫守法保護入蜀十二月初五日發兵入漢中十
二日自陝西發兵萬餘至三原十三日至富平十四
日至蒲十六日至韓城所過皆大掠于城中而留韓
城數日二十日戰兵從船渡河攻平陽破之二
十二日從稷山水上過河破稷山河津絳州三縣大

肆搶掠二十三日復渡河去二十四日至安邑燒其
西門知縣方之屛跳入井中賊兵將出殺之逆闖憂
縣搗城尚當是時蒲州鎮將高杰于二十三日夜半
聞賊已渡河即率兵沿途搶掠至澤州駐于北門差
官持王命旗守縣三門趕空人出入婦女財貨盡不
放行向毛張朱宦家輩共勒銀七萬餘兩時御鄉宦
餽以重禮杰念故交差馬兵三名送至青花往原武
而去二十八日高杰王老虎二家兵到處搜奪騾馬
[illegible]
十七年正月初一日闖賊僭位西安僭號大順紀
元永昌造甲申偽曆先是闖將李蔡二人隨秀才女
女父買二妓并銀四百兩送李蔡贖之李蔡收銀及
妓仍殺其女初三日本生據于闖闖差馬副將捉李
蔡李蔡不服自成親率衆二萬從禹門過河入山西
復攻陷臨晉河津絳州諸城垣曲知縣令生員綁民
于桓山迎進降表所下城邑即立偽官垣曲知縣林 陸川知縣程
宵闖所設初平陽副將陳闖賊渡河即棄城走至正月二
十五日搶岳陽縣同青源山搶騾馬二月十二日闖

騎九百到黎城偽官敎四鄉里奇報綁民富戶騾馬
數月闖逆搜掠鄉宦追銀十三日潞安考試儒生遣
兵馬一枝上太原一枝往懷慶彰德潞王府朱門皆
用黑塗面樓平陽及潞安銀日夜運之西安賊兵五
十餘騎至涉縣河西洪洞閘殺掠四十餘里先是晉
王出銀三千助守太原至是賊從西南角破城殺太
原知府孫康周山東安丘舉人太原巷降十六日到
忻州犒賞兵士合兵進攻代州破之三月北攻寧武
[illegible]殺賊[illegible]而兵少無援遂[illegible]
破寧武斬之初七日兵至大同總兵姜瓖先出降逆
入大同殺之自成既入縛瓖數其賣闖之罪命斬之
賊將張天林勸釋不聽初八日瓖爲前驅至陽和陽
和將士悉降初九日至宣府破之十三日兵至居庸
關總兵唐通太監杜勛悉降遂入居庸十五日攻昌
平破之犯十二陵伐木焚殿連營進逼京師十六日
炮聲不絶如萬雷轟烈天地震憎十八日破外城是
夜各門以木杖梯城而上東直門首降十九日平明
德勝平則順城齊化正陽五門一時俱開語具庸謏

留城時自從戍入者偽軍師宋獻策偽內閣牛金星
偽吏政府尚書宋企郊偽禮政府侍郎鞏焴偽吏政
從事顧君恩參謀韓霖及偽王孫黎志陞張嶙然也
當是時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及各監局掌印太監皆
出迎自成悉命照舊掌印由是各掐致名下能選其
留八百餘人餘各令散去闖亂入乃傳一脚大書云
王以救民水火到破京城其崇禎逃出紫禁城外禁書
為有能投首者賞黃金千兩隱匿者戮其全家又偽
[illegible]賞[illegible]于是闖搜宮而大內[illegible]
[illegible]三萬[illegible]者因魏璫與客氏偷空至此
闖見之大為駭異甚失所望計登極時賞賜不敷支
宮使銀之令由是所兵又偽令云文武各官俱于二
十一日朝見願投職者量才擢用不願者聽其回籍
有隱匿者隣佑同斬二十日添各門兵及盡拔兵馬
入城而各兵兵紳士商民家搜集馬騾略無遺者二
十一日各官入朝投職名者恐後賊皆聚而焚之自
晨至暮忍飢以待命者數千牛顧盛設酒誹笑之至
暮始出點名至周鍾顧特下揖云主上飢渴求賢當

破格擢用旋語牛云此名士也即授職牛金星見闖
甚譽之曰真名士也闖曰如何人牛曰善為文章闖
曰何不做見危授命題目顧闖不諳文義自窗西川
頗事學問而酬對便給矣是日入朝者三千餘人金
星獨拔九十二人用者從東華門出至吏政府不用
者從西華門出兵露刀排為五隊押至劉李諸偽將
署二十二日搜索士大夫拘繫路衢行人時闖令兵
政府傳檄郡縣中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偏多臣盡行
[illegible]通宮府謝賂之威福自移
[illegible]之脂膏[illegible]云此檄為黎志陞所作
也二十三日獲內臣數　大行皇帝于茶庵是日東
宮二王見闖曰吾當以杞宋之禮待之仍登極將軍
制將軍宿叔未嘗封也內臣進見俛首不可貳更之
復覓更至三始冠之副許箭扇如翼急除之曰射蒼
去二十四日閏者方巾藍服騎驢小扇遮面俱向牛
金星宋企郊顧君恩署進門生帖凡在京舊官除拷
掠退藏者率多被用事詳槐園衣冠中二十六日早
明被執先放各官仍著小帽青衣至午門叩頭謝罪

外任未選者復列史政點名二十八日復嚴以各官
搜掠財貨載入偽府絡繹于道不完者枷禁候以先
是闖賊京師各官藏匿無出迎者欲盡殺之宋獻策
力勸止之至二十七日悉派各官餉入局銀內閣十
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五萬三萬科道吏部五萬三
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以下各以千計大率用
者派少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夾有夾于劉宗敏
者有夾于各營兵官者有夾于監押從兒處者有夾
[illegible]有夾于路次者是日偽[illegible]劉宗
[illegible]人[illegible]衛[illegible]次日午後皆死宗敏者晌馬
悍寇也與闖結為兄弟及闖僭號順王遂為君臣其
自署銜云中吉營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每晨起騎馬
入西華門與闖議事戎方巾或白絨帽無冠帶儀從
惟四五騎前導門立磔人柱殺人無虛日大桁皆兵
丁搶掠民財者也自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趙買夾
棍數千棍皆有稜鐵釘連綴以夾人無不骨碎至死
者前二人者其陝西携來書役也以書奏摸二字以
試夾棍遂獎之二十五日偽禮政府舉世示選駕各

官率耆老等上表勸進是日偽官有名銜務司者傳
名帖請京紳劉餘祐孫承澤議事及至揖畢就坐言
主上不日大用二公今借銀充餉劉借四萬孫借二
萬孫劉唯唯答以隨力措置而出其人送出囑云須
早計之再遲二日不能從容矣二人相視駭愕而別
四月初一日偽軍師宋獻策奏帝星不明宜速正位
且曰天象慘冽日色無光亟應停刑是日權將軍劉
宗敏下營點操初二日偽禮政府示文武百官于初
[illegible]不偽[illegible]為條[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禮是日晚自成至劉宗敏偽署
特言所羈各官宜擇者釋之初三日各官如命勸進
乃改期于初八日是日凡各營羈禁有鴻臚寺官盡
放復其原職以備郎位儀制又令禮政選取序班多
員凡衙市之人聲音宏亮者悉得與焉自是舉烓稱
觀光日皆詣官習儀禮政衙門候熟習入朝中偽相
牛示稱選舉人次日候選聽點初四日牛金星書服
同黎志陞考試舉人題曰天下歸仁焉注中謝而撫
四書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並考七十餘人大率皆

順天人是時生儒紛紛呈乞考權旨闖賊于甫牛宋
諭之曰闖國用人之始即行大比各因薪艳新主試
期是日即示云各省直鄉試俟旨即于中秋舉行時
罷市累日闖慮變起傳諭各將狀格人心旺物已遂
者造冊解進在繫犯官並情敘釋用釋數百人而繫
者尚衆初五日特取寔授舉人五十名置才分職監
生吏員爭赴告考供不准時更鑄印文符舉用大篆
契章用小篆而不改九叠蓮不成字闖令所行移文
[illegible]字成為承忠為中之類易亂請[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天覺民撒北直山西舉人入京赴選
考試順天秀才取十二名送國子監讀書改錦衣衛
曰龍衣衛各營兵騎午門直宿走馬直入殿門不禁
闖嘗至萬壽山觀將士騎射左右從者數十人劉承
昌儀注前具僞令禁跪几長條劉官制稱假朝見儀
御史各官往來稱謂之類鑄永昌錢及當二錢典錢
司者兵部侍郎劉永裕子也闖入京城後即點截縫
使截于宮人有竇氏者甚寵之號曰竇妃（後闖敗遁吳邦臣棲）
之（出觀）清闖夜宮中宿晨起少啜米飲而出惟用他物或

見諸龍器若有物遮之輒震懾初六日再勸進改登
極于十二日自入城後給老本米且數斛馬豆日數
升衆頗怨之老本者衆號老營為老本也號頭目曰
掌盤子大將曰老管隊小將曰老掌家當劉宗敏縱
之闖不能制賊數人為一塊二塊既入軍令頗嚴泯
叔者立時梟磔或割掌或割勢懸示無犯者甚衆賤
初入民舍曰假灶一爨少焉曰借床一眠繼而曰借
汝女妻作伴藏匿者押男子追搜不從則死安福衙
[illegible]者三百七十餘人賊以官宦充[illegible]
馬擾厚益大者總蕭蓋小者注油燃燈時僞兵政府
侍郎王為同鄉人出一門示禁止兵掠劉宗敏大怒
詬諸闖從其縱掠一宿出送賊初七日劉宗敏
署諸事見僞署中每夜百餘人有哀號者有不能哀
號者慘不可狀劉宗敏凡追銀若干宗敏以數對
闖曰天象示警宋軍師言當省刑獄此皆吏久宜酌
量殺之宗敏應諾初八日將諸繫者不論輸銀多寡
盡釋之其勳蕃貴戚各官督令精兵押出難任民舍
仍聚一隅不許星散各宮有信宿不見米粒者而各

偽將祈道輝銀意與入内府命令先朝内庫積銀共
百餘萬鎔作方版而穿其中為可運計分遣偽權將
軍郭陞下江東制將軍董學禮下江淮右將軍白鳩
鶴往天津一路偵餉而北直等處皆已先遣大小果
毅將軍分駐涿州霸相遇鋒父子供入擒京堂輕數
萬初九日鑄九璽不成闖始失色初十日盤祿米倉
并大通橋光祿寺諸倉積米現數造冊彙進是日禮
政府示定以十七日登極百官朝賀次日幸學行釋
[illegible]百官于天祐殿前習儀[illegible]
[illegible]下諭[illegible]付賞廿六日百官于[illegible]
駕廿七日黎明郊祭天地加袞冕即大位諸臣各奏
賀表午後闖西平吳三桂與鬪且入闖謀數至即調
兵數千趣兵政府侍郎張若騏左懋泰赴鎮發金一
萬銀三萬遣王世忠將左良玉子湖廣而南下之師
且未盡出廿一日戶政府遣兵士搜銅鑄永昌錢城
中大擾廿二日各官如令至午門習儀文華院顧君
恩出宮而有憂色疾呼曰且從容諸臣悉退是日復
傳西平兵擄闖藍募兵而入闖逆親官百數十貫于

承明門外輔臣陳演為首餘皆無戚里親也惟周奎
以獻銀十萬兩美女數人獨不殺仍賞錢十千闖叩
劉李二將出其出傑二將執縛已深無關意乃下令
親征夜半密運輜重百輛歸陝內幣于是蕩然矣十
三日闖羨起趺面平父吳勳以行自成戴帽藍布箭
衣東出太子二王各一兵挽持馬上東宮衣緑二王
衣玄布見者皆為隕涕出城時人士擁觀兵呵使退
闖云任百姓看偽文武各官送至金水橋禮政府舉
[illegible]官[illegible]可刪去戴[illegible]
[illegible]大臣也大隊精兵二十萬盡從齊化門
出而劉宗敏亦行城中惟老弱數千人又刖牛金星
大轎闖號滿金扇上帖內閣字王帶藍頂領往來[illegible]
宮遍諭同鄉出示撫盤街限當人三日盡行闖虜武
則制將軍李過及賀郡二將留守京都禁約軍丁時
九門已閉任人出入各官有棄家奔南行者大窺有
偽死蓋棺竄其下而潛出都城者或為僧道乞丐而
逃者巡城御史日出巡視僕從甚多賊兵見者皆下
馬十七日改大明門曰大順門有榜示于宣武門大

街云明當中興言是觀音將番不知為誰李將稱帖
示左右殺之當時是賊驅騾騎馱負金銀解閩中者
日以千計二十五日都中徵闖闖賊制將軍劉將城
外齊東督居民盡行拆毀并及佛寺運兵器上城者
守城者而賊衆多相聚耳語或涕泗者二十六日偽
禮政府示稱主上東征不日回京發極乞該管衙門
預先備辦毋致臨期失悞是日闖從山海關歸步兵
盡死馬兵一日夜馳五百里心胆消喪大隊入城金
[illegible]慘[illegible]初賊兵入止[illegible]樓馬騾[illegible]
[illegible]娼妓夜叔婦人哭聲
震天而城婦女填井死者不可勝計時有紀功司李
出示禁兵丁刼掠二十七日忽傳登極百官朝賀或
揚言云明日郊天故預設卤薄于城外而稚將軍先
以射箭入城是日晚長轎上煙行闖被壘覆手足面
出其各兵俟東馱金帛于騾馬絡繹而去二十八日
闖既即位尊七代考妣為皇帝后吏户禮兵曹各一
敕書是夜五鼓闖宵遁而大隊先出二十九日卯刻
焚宫殿及各門城樓惟正陽門樓得以存後隊至午
刻盡出擄百姓挽車肩行李者不可勝數賊將又誑
百姓出城避闖東之兵把關者于是都民爭携老幼
負戴出城行未數里即遭刼殺老幼供盡而驅壯丁
為兵薛所蘇家人衣松江綾絹衣繫銀于腰一如闖
兵押解金銀者昧爽出宣武門而去凡隨闖稽官皆
有軍丁護送獨薪用者無之甚閑皆伏匿不敢動而
薛儀獨行傳云宋軍師有密令也日暮百姓各自守
門街巷砲聲自暮至曉不絕是時城中有傳太子在
[illegible]守保各樓斬[illegible]賊數十
[illegible]兵數千將入舊城會西平兵已在
通都城而南者闖兵不敢北而西五月初二日吳西
平追賊兵過瑠璃河而自成復走西安所過山西郡
邑多有閉城拒守者闖輒攻破屠之或人所一手而
榆林大谷為甚初三日攝政王入復遣兵合剿西安
自成南遁武昌明年乙酉滿兵攻之急其秋自成棄
走襄陽至羅公山為土兵所殺獻其首于楚督何騰
蛟表上賊首降其衆數萬

彭城錢𩠌著

董狐剳筆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春秋所以紀事也予傳甲申事皆以類從大率斷自闖入兩安以下其兩安以前及職于獻忠與闖時二三從違之迹不類前篇者綴述于此據事直書其善事見仲尼所言董狐書法不隱惡亦竊有意焉故以剳

[illegible]

崇禎十四年辛巳二月十一日闖騎至汴西門時撫鎮兵遠屯境外城守未備閉門大戰騎不敢入殺封疆馬于門內驚始為守禦午後闖賊至西門力攻巡撫高名衡督郡王紳士登陴分守周王出銀二十萬露掛城上示能殺賊一名者予銀五十兩十二日辰刻銅甲賊一名率三十餘衆突至吊橋安昌王府校尉王國柱從城上射賊中腦立斃從卒痛哭扶而去巡按書其功于冊賞加約國柱持銀大呼以勵衆

軍民奮登擊賊賊盡力猛攻守者亦盡力禦之殺賊甚衆十三日總兵陳永福從南陽督戰士五百曉夜行三百餘里滿下回救自賊營殺入城闖又薄城急攻流矢中其左目乍退十五夜大肆焚掠十六日早盡南去自十二日至十六日殺賊三萬餘城兵被傷者亦數千城四面穿穴十有七處破城墻二十餘丈而賊終不能入皆周藩出銀募衆之力也

守汴二

北[illegible]十三日闖賊復至其[illegible]守禦闖賊矢[illegible]汴者[illegible]運兵乃填濠設土坡穿城穴八十餘砲震城壞倒者百餘丈于是城內起夾城城上設雲梯從夾城道中下毛裡鈎待賊賊穿穴入者即鈎殺之投火燒城外賊以萬計兵民死于賊砲者給棺殮之官為吊祭卹其家銀米倍殺賊者以故城中民益效死守守者皆郡紳富民養飼之越明年壬午正月二日丁督通賊垂絕引卒上大登北門之月城城既隔知縣王燮督死戰殺傷解十三日賊以糧盡退去是役也總兵陳

亦死于紀軍民死者幾及萬周王出銀四十萬郡紳
富民合出餉銀十有餘萬而巡撫都御高名衡總兵
陳永福知縣王燮之功多焉賊之去也凡所過郡邑
諸境規度圍汴之具從此始矣

守汴三

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闖寇精兵二百餘萬犯汴自歸
德西迤營至許幾四百里南北幾百里[illegible]林于前劉
不敢遠薄城下野外盤處于七朝賊圍為糧以圍城
[illegible]
[illegible]萬[illegible]來征[illegible]賊有去志而汴城兵
單不敢出關昌兵肆盡潰良王亦折兵少半退入南
陽七月劉澤清從東率兵至河張天一等渡河一戰
大敗而逗由是無片艦南渡矣許定國奉詔援汴士
馬不戰稍散去僅以數騎遁進河北九月十七日河
決水灌汴城汴潰自五月至九月凡百十有六日汴
城士卒掘鼠羅雀不足供食繼出蛆蝻恣取啖之八
九月之交水升斛價一兩人肉斛價五兩夫婦兄弟
子女死者恒自相啗不待易而後食也出金帀米麥

者甚艱然百金不可得升米飢餓死者什七八死者
什二三獲舟航葬者百一二蓋河伯之靈不欲使忠
義之臣盡殲于闖寇之手也是變也巡撫高名衡總
兵陳永福監軍御史王燮之功為最焉

江潮明

賊破河南新鄭陞任主簿江潮明不肯拜賊遇害

顏日愉

河南南陽知府顏日愉字陽華浙江上虞人癸卯孝
[illegible]南陽[illegible]日愉[illegible]死固守賊不[illegible]
[illegible]城日愉被[illegible]守[illegible]力
移闖城以不屈日愉中背傷顛墜于城上子之學涅
琦起扶其櫬而歸途奔闕叩陳　詔贈司卿琦以斧
走致疾亦死

許文岐

十六年正月張獻忠寇蘄州湖廣下江防道許文岐
被不屈執驅至麻城見從賊多麻人密以忠義勸之
將期從中擊賊以柳圈為號逆秭王同以舊恨沖其
事遂被害臨危數曰我所以旦夕不死者正為此耳

今既無成天也奈何含笑受刃而卒文岐字我西浙
江仁和人甲戌進士

蕭頌聖

十六年四月獻忠攻陷麻城署縣事教諭蕭頌聖自
殺

賀逢聖

獻賊既陷麻城遂從鴨蛋洲渡江掠武昌境武昌大
震宗紳出郭以迸武湖戶深匿江夏舊輔臣賀逢聖
[illegible]為金城為守禦計[illegible]
城[illegible]起城陷逢聖整衣冠北拜賊執之
逢聖從容言曰我朝廷大臣不得辱我獻亦重之稱
之曰賀佛推之使去逢聖又向北拜痛哭投入墩子
河死時十六年五月也冬十有一月二十二日巡按
黃澍得其屍于河顏色如生具棺殮之蓋百七十日
矣

徐學顏

楚府長史署江夏縣事徐學顏賊至守御不遺餘力
城陷學顏持刀格鬬左臂為賊所斷右臂尚持刀不
仆罵不絕口賊支解之

朱士鼎

巡江都司朱士鼎膂力絕倫曉習兵法獻攻武昌獲
之甚喜授以偽總兵官不從于執罵賊去其右手以
左手掬血洒賊賊又去左手棄江濱而士鼎不死尚
能銜艸于臂作楷書述狀上疏以聞

宋一鶴　蕭漢

承天之陷巡撫宋一鶴自刎死華容沈至在焉一鶴
[illegible]人[illegible]獻陷承天時[illegible]
[illegible]石江西南豐人丁丑進士也被執不
屈賊不忍殺禹之空室不食數日題詩于壁而死賊
敬其忠為棺殮之

蔡道憲

十六年八月獻陷長沙自撫臣以下皆竄推官蔡道
憲字江門福建晉江人丁丑進士獨不去賊執之使
降不屈令叛將尹先民說之憲罵賊三日夜不絕口
賊怒甚寸磔之頸已裁斷而瞳子尚炯然不瞑

劉熙祚

湖廣巡按劉熙祚字玄鉯南直武進人甲子舉人獻
陷永州被執使降不屈還寄于岑絕孔廟中臨絕時
賦詩二章題永陽驛壁曰忙偬軍旅忽踰年家室迢
迢閱漢前南北飄搖已作吾湖湘宮殿倏成煙杜鵑
有血啟青草鳥啼空號暴骸田生死真非由素定丹
心留照楚江天其二曰故園陽羨又經年此日容顏
非復前草木山川供洒淚旌旗貔虎總成烟浸勞老
婦尋莊夢寄語兒孫學藝田化碧萇弘非罕事孤忠

[illegible]

陽人

十六年九月獻陷衡州衡陽知縣張鵬翼被執不屈
死之子而小穀亦執闖父死江干亦赴水賊救起置
營中鵬翼號元齋四川西充人貢士

姜瓖

闖入而安榆林總兵姜讓先赴降闖而大同總兵姜
瓖陽和副總兵姜瑄皆讓弟也闖將攻大同讓先馳
至城下約瓖降闖瓖偽以犒兵設仗出城迎闖降之

瓖復入城閉門拒賊闖入即縛瓖命斬之而數其罪
曰朝廷以要害重鎮寄若若何首降瓖無辭而闖將
張天林曰將欲定京師而殺首降非所以勸歸順也
不如釋之以招將來之士自成從之遂釋瓖而使天
林鎮大同守之瓖叩謝張張曰國家樹大業將倚服
遠之始闖應如是何敢當謝闖赴宣府瓖兄讓請先
尊兵至陽和語其弟瑄許降闖闖遂命瑄守陽和而
竟取宣府定京師及闖東出敗于關門而道清兵且

[illegible]

至必酬向者勤王不殺德也命殺門內瓖等部卒盡
入瓖入即縛天林斬之而守城以待清兵入即以殺
天林賜功鎮

闖門迎入

司禮監大監曹化淳初寵幸入自信御從龍至御前
秉筆二弟並至都督諸姪率世襲錦衣尋以告休罷
職寇急復起化淳督守彰義門十八日日晨賊砲轟
城甚震上趣化淳督戰即于將至時詐曰賊已上城

安城卒夺濆森聲雷擊不可止化淳開門迎入城遂
不守化淳且先驅導闖入大内為十九日内城既陷
有鋸鐵𩊚領内兵千餘人出宣武門而去他僧有隨
之者悉同死擊回周有言
聖駕在其中者總不知何許人也諸臣御闖登極其表
有云萬姓歸心獨夫授首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
而無慚德一時傳為周鍾之筆而實非也
素聞徐憩目擊劉偁稱此數語非周筆也想亦會于陳仲部前稱之而仲部不以爲非
安未[illegible]闖稱而冤[illegible]先遁者石隴也[illegible]
良也其餘則任闖為多而若自愿者不數人焉聊志
其略
石隴陝西人甲申正月
上遣輔臣李建泰督師剿賊疏條奏請勅願單騎西走
遼塞外連羌部内合邊鎮御陶義偏不費朝廷寸兵
粒餉可以恢復西安不願退守西河耗吼建安使賊
不得東渡此其策也其書形勢方略甚具而建泰以
為新進未可驟用議遂寢闖入以報名納諸臣請

親往庭獨堅守不出四月初旬京師九門俱閉庭遂
遁走金陵
韓貞良浙江嘉興人闖入即攜妻去其家避入僻庵
矮屋閉潛住二十日許遂挈以逃人無知其出都者
又有曾五典南京太常人官備鎫南直泰州人施
嫁浙江歸安人徽通福建福州人此五不見執而
相繼潛遁者也其己報名而未授職者如史要陞
帶南復數人不可盡知姑闕之
[illegible]山西蒲州舉人平時好名以榮
亂相尚善戢兵都城既陷一時盜名之士多從霖藐
降而王巍數亦以山右諸生重聲氣故物迷鑑周鍾
諸人皆羅當其門多所援解此亦聲氣之力也
貢生妻李氏
李氏者通州諸生貢以祿妻也三月朔祿謀入山避
寇李曰此方多盜何為入山都城數擬可即若社稷
有靈即共無恙否則與國存亡何城即日入都居焉
數日祿往闖匪親萍德所請以說

上南遷親入宿不得見因寫書于薛德子投之親吞云
神京有金湯之險萬無傷也惟飛州兵羸將弱殊為
可慮早晚面奏
皇上仍乞前例撥京軍兩營護之當無慮耳祿誘婦曰
鼠輩誤國我儕無生理矣李曰若然闔服自縊死不
甚若即為我闔之祿曰逆賊當不盡殺婦人李曰何
作此纖語心毋經祿從之十九黎明服行縊盡之少
頃城卒群潰慮不即死或致辱急躍樓閣下膏登懸
[illegible]

劉德瀕涿州人鴻臚寺鳴贊劉源沂子也賊入大索
官僚拷掠源沂名亦在索中瀕亟匿其父乃自當父
名執拷困罵賊死杖下父竟得免

高鶚

高升光不知何許人以三月十三日出獄闖入被執
索銀將拷掠其子高鶚生員也挺然代父受之

張士壽

禮吏部主事張文廷辭職京邸城陷攜二老他匿子
士壽居守賊捷及之士壽慮賊傳傑洩父處禍及祖
父母挺身向賊曰我即張公子父為庶官蓋識甚少
慮我所之若盡取可也偽將馮偏拷之而去後數日
偽將李復執之拷掠備至壽具言為馮將軍掠盡李
令舉姻屬素豪者代壽曰生死分也奈何移禍他人
久繫之不釋四月二十九日賊去恨而殺之

貞女楊氏

楊氏名全姑蕭山人京衛經歷楊士忠女也美容姿
[illegible]為父母[illegible]之而全性[illegible]
[illegible]父母愛之[illegible]尤明大體士忠性[illegible]
時來全每婉曲諷諫靡不怡怡移親心中外咸稱譽
之甲申年及笄未字闖入後有偽權將軍見全美覆
欲納之全瞠目大叱曰此頸可斷此身不可辱也賊
繫其父母二弟及妹劫之必欲致全而後已士忠曰
若女受辱我輩雖生猶死不若共死為正衆皆諾全
大哭曰生不得孝侍父母友愛弟妹今因女一人而
斷楊氏祀罪無逭矣遂觸柱求死衆抱住止之全痛
哭絕粒示必死不從賊見其志堅不可奪乃數刑掠

其父母偽劉遵他日賊以事出阝步係全其其父母
弟妹俱自縊一弟繩斷而甦及落賊歸觀全顏色不
改殺汙其屍々忽轉動賊驚以為鬼物將擊已也避
去而全以絕縊喉未絕復生賊善溢望外畀言來合
全佯應曰若能贖我父母弟妹者可從若不然即自
刎死賊從之即拏葬其家數人既葬全持刀罵賊欲
斃之因自刎賊大怒奪刀亂擊頂刳而斃母魏氏曾
稱人儀容肅儀以全故同士忠及男女共盡

[illegible]
欲適禁甚嚴有偽將宗楚人與趙宿相接趙與婦謀
計不能共還使婦依偽將而已可賴以出走婦從之
趙遂以婦贈偽將且從歸同偽將歆偽將德之適以
事出城令趙稱兵卒閱而適趙適從偽將更驟問數
閱趙女婦亦安之既而閱敗偽將竟乘亂二婦適去二
婦對縊死

任之和

京師亂陷賊令騎走通州城下大呼京師已下不得

堅守偽弁魏廣勝出粮五百外餉賊州逆殺任生名
之和年二十餘家貧母老力學未遇子讀書聞君死
國亡縱起拜母長號出門赴河而死州人哭之

蔣世道

蔣世道字德徵涿州文學生也賊既入兵未及涿逆
生朱萬楼糾參將李及縉紳士之有貲者迎降賊々
遣卒縶蕭相馮銓世道知事去投井死

張龍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二十日賊騎過天津天津兵備道已降會進士
程源過津以書約餉部倪廷彥入城守之廷彥許諾
比至城防海兵大噪劫餉庫盡毀廷彥幾死廷彥字
雲蓮四川雲陽人甲子孝廉也

曹交義

天津道源執宗泰之蒲人也賊既入都大將黃諜于
城曰天應民順津門之民皆書民順二字于戶總兵
曹交義單騎斬關出乘率兵進款之而副將金祇繼

兵妟先先指揮楊維翰供踐降賊

方文耀

甲申三月賊至河間河間知府方文耀不降賊殺之

大馮死

景州三生

闖檄所順地方凡舉人生員悉出應試隨才授職一

時冒進者皆欣欣自偉景州有二生遺其名獨退並

鋤于野鄉人曰新朝破格求賢公等當向用何自退

[illegible]

[illegible]二生同[illegible]二人各[illegible]

手赤任耘將矣又有王生聞都城郎閉室中設

先皇帝木主旦夕哭之

馬岱

保定府總兵馬岱本東㹮也聞賊破真定岱即殺其

妻妾之率部卒出屯深澤縣境後賊薄至岱勢不支

披剃而遁不知所之

邵宗玄　方正化　何復　尹洗　劉會昌附

闖賊既陷君虜犯京師遣其黨劉宗亮馳寇畿南諸

郡所過悉下賊至河間保定衆恐署府事同知邵宗

玄力任城守集官紳士庶按劍而盟曰今日之事惟

有死守毋容他志不則有此劍在光祿寺卿張羅彥

倡義守力贊其事郡署既定知府何復監軍太監方

正化皆至相與死守賊至正化手發大砲擊之誓與

降志軍士盡奮砲發震天賊死甚衆三月二十四日

力竭不支遂陷邵宗玄方正化何復皆不屈死原任

給事中尹洗孝廉劉會昌同時登守賊恨之皆懸其

[illegible]

[illegible]化[illegible]此銀何用建泰[illegible]此[illegible]

銀犒軍者也正化曰真定已陷前去無可犒今獨守

保定急保定軍宜犒我為先生發之于是盡舉所載

銀散各軍領之而其銀多建泰私橐且內藏黃金道

半借餉從車載以西歸正化頃刻散盡建泰嘿不敢

言而心甚銜之至欲正化數事以逞意矣

劉會昌字凝喜別號赤九清苑人庚午舉人魁岸倜

儻有氣節敢任事保定之役倡義哥守西門賊攻急

會昌指揮益堅城陷群賊執會昌又城西古廟露丹

詬之曰梨賊叱曰我布衣無官職獨恨天下無人致
爾小醜狂犯宗社本欲鼓衆克復神京豈食閹賊以
報
先帝耳賊怒杖之再三猶奮其勇壯詬之降堅貞不屈
遂梟其首懸之西關街市

保定張氏一門死節

張羅彥字仲美保定清苑人戊辰進士前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張純仁子也純仁六子長羅俊次羅彥又
[illegible]其子[illegible]和假[illegible]
[illegible]保定有功陞[illegible]
郎除文選司郎中十一年給假省親滿洲又入復備
守十三年陞光祿寺少卿尋被議家居十五年滿洲
大入羅彥益力守十六年春有給事奉勅巡保定夜
半啓城門不閉給事怒以聞言張吏部復司城鑰詬
留閣天下由是知張吏部有守保定功又少從父純
仁居塞上父習戎事且好義御閣閣之急故人樂為
之用甲申春賊帥劉宗亮至河間遠近惶懼兄羅俊
曰事急矣吾兄弟當偕羅聖守旋護神京道絶勢圍

難其少紓乎不濟則以死繼之固人臣之節也羅彥
曰然保定為神京南蔽人人惶悚若我郡陷則神京
危矣固當急為朝廷守此重地況今久無督臣新郡
守又未至鎮帥且盡領兵去非我輩主之而誰乎是
與署府事同知卲為城守數日而知府何監軍太監
方進至協守甚力賊至河間將北向京師聞保定守
不降乃移兵攻保定三月二十一日督師李建泰還
賊退守保定獨從親兵百餘騎護餉入城定以保私
[illegible]治[illegible]守賊[illegible]家丁亂[illegible]殺為賊[illegible]
從[illegible]賊衆攻東門詬降羅彥掌裂詬[illegible]
人懷觀望莫有關心迺發砲斃誘降者則衆志定矣
遂懸重賞賞發砲先斃賊賊又進攻城柵盡遣鄉兵
從柵中突出擊之殲賊甚衆賊晝攻三日夜不能拔
乃轉攻北城河立木大置攻具李建泰急禁戢瑪故
砲同知邵宗元爭之不得發投城下死羅彥馳救之
固督守西北時三月二十四日也忽聞京師已十九
日告陷
皇帝殉社稷羅彥大哭曰我誓不與賊俱生必保此一

禦以待四方之兵誅逆賊昔賊攻西北益急砲火烽
集羅秀盡出其金銀珠貝器物立賞格以火砲擊殺
賊者予三百金餘凡砲矢中賊與為賊所傷及慄
自傷者各賞有差城兵矢石砲發如雨賊少却劉宗
亮乃斬其部領數人復急攻期日中不下且撤圍去
而李建泰中軍郭中杰李勇潛與賊通以項後小白
旗為號已刻西南城失火賊遂乘城羅秀知勢不可
為急歸書其襟曰光祿寺少卿張羅秀義不受辱縊
[illegible]可入妻梁氏年二十日賊[illegible]

[illegible]今聞城將死皆坐井旁以待及羅秀殺[illegible]
宋見先自頸欲速死而氣未絕復與幼女及鐘氏共
投井中初羅秀偶養嫺二妾曰汝輩將如何告曰願
從死父羅秀曰我有死耳皆泣下曰願從死城陷果
如其言羅秀子晉邑庠生見父自頸引領命僕刎之
僕不忍怒呵之即自投井中年二十有六婦師氏年
二十剛急朝夜坐井傍比陷師急投入井以絕夫慮
云

張羅俊字元美癸未進士賊攻保定知倡守者為張

吏部供呼羅秀名詬詈之及城陷索張氏最急羅俊
從衆趨出中擊賊首仆地嚼其一耳大呼曰汝等指
為渭城不下張羅秀者我弟也我即其兄張羅俊誓
不求生反賊可速殺我賊爭前殺之連刹數刃而死
年五十一羅俊子仲邑庠生先任他所聞父在危城
中乘奔難及城陷投街中井而死
張羅善字舜術邑庠生甲申春聞陷山右聞驚書懷
有云逆寇氣横起王鐵韜淅危吾徒宜仗節何詩可
[illegible]石感慨思衆把曰嗣[illegible]

言[illegible]取義屬我徒或有言聞為仁義[illegible]
傳之師者羅善泣而數曰國家二百七十年教養未
嘗有負士于斯何至是寇急恤兄登陴及陷兄弱其
勿死羅善曰有死節之臣不可無死節之士終不忍
見兩兄皆死我獨生因睨其婦及女皆入井季仲兄
羅秀所殺與同死秀曰我受爵祿厚養當死汝無轍
是恩養可不死善弗聽赴投井視井中皆婦女乃向
秀下拜歸投其室前井中妻高氏年四十一有女三
人賊攻城急噤曰吾死正謝罷不留女及城陷先投

次女手井束小女子懷携長女同下
張羅輔字中堂癸未武進士好勇能挽強善射射必
命中賊至東城射賊晝夜無少休走悍伯兄欲潰圍
出以為後圖羅復不從賊入輒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莫敢近頃之矢盡而家丁箭矢者已先遁乃持刀砍
賊擊斬甚衆賊并衆圍之満身受賊鋒矢創多遂死
妻白氏年三十時歸在母氏家聞變遂欲入井乘出
之白曰我夫素志城陷必死堂留可妻子不若人耶
[illegible]盡死[illegible]

躍[illegible]水給去覆板長女甫八歲呼曰兄
來有井中何物女就視遂推入之遂自下遺一子一
女甚幼以失母故並死
張羅士妻高氏早寡撫遺孤十有七年城陷即相棄
勸死及陷或諷之陽艴然曰我為瑩婦久忍侍受辱
死乎遂縊
張羅諧妻王氏年三十二賊至方歸省母聞亂急還
又羅詰怪問之曰歸欲與子同死耳既而泣請羅諧
曰我婦人懼辱義必死子男子兄弟六人如皆死即

絶而父母後何忍羅諧然之變形易服從水門亡去
王與高同縊
李氏者張紱心繼室也年七十有四紱心為羅秀伯
父己卯世久賊急李氏以兩孫婦年少勵以死節及
城陷遇賊厲聲曰我張羅秀伯母忠臣家城破當死
何惜老命罵不絶口被劊破腦而死孫媳徐氏年二
十五張震妻也城危謂祖姑曰太夫人年老且欲死
我年少何為不死城陷投井死娣既嘉既年十七亦
[illegible]

化妻胡氏並孀居城陷胡氏遂投井死劉曰嫂[illegible]
死我守節十年肯汙賊乎遂亦投井而死
張氏義犬
保定之陷張氏家死者長幼共二十二人後賊至羅
秀見家衆屍及壁書皆激憤有流涕者羅秀屍在井
亭及女婦屍出自井中者纍纍三日無敢瘞獨三犬
守護之烏鳶不能下賊或窺之一犬噬其足絶拇指
去賊大駭異乃令人藁埋之後三十五日賊敗遺家
人始收殯之顏色如平時

金毓峒　姪振孫

寅大監軍御史金毓峒保定人甫受命至真定而聞
大己陷賊兵且至恒陽因退守保定資助甚夥城
陷一縷衣賊執之入三皇廟使諸偽將毓峒大叱罵
之且曰吾不恨嗟爾甫因宦興爾賊輩行禮而齊拳
仆賊投廟門大井而死妻王氏聞城陷即自縊左右
解之艴然曰爾輩誤我潛入後苑隱室中再縊家人
無知者越三日始得其屍　毓峒姪振孫年二十八
[illegible]力善射同時登城射賊[illegible]
家悉斃戎衣自匿振孫獨罵曰此武夫本色也賊[illegible]
而詰之曰我御史金毓峒之姪金振孫也遂遇害

陳氏四婦　四婢附

保定既陷故進士陳士章妻張氏士章子郡庠生宗
勝妻楊氏宗勝子文學傳婦常氏傳妹文學金塈妻
陳氏凡三世四人同時投井死時張氏抱孫仔子懷
逖同下侍婢四人馬兒桂春山花菊花亦攜手共下
從而殉焉

王廷禴母　張氏附

保定癸未進士王廷禴母聞城陷即投井死廷禴妻
張氏曰姑可以不死而死當死何先我為亦投入井
死

王世琇女

前歸德府推官王世琇保定人也任藏賊破歸德世
琇死之其女適一儒生婿未幾遇變聞攻城聲瓶廢
服以待及城陷人曰賊上城矣趨赴井死時年十六
也

保定之陷一時殉難最夥乃有舊璫党臣劉獻其女
于賊將而求官者

朱廷煥

朱廷煥字中白山東單縣人甲戌進士大名兵備道
甲申春移書鎮江太守錢良輔言時勢將傾身在必
死兒幼釋煩為落護辭致激昂閱既犯闖牌至大名
廷煥劈而碎之守其城不降至賊民譟城下陷賊縛
廷煥大木上射之煥罵不絕口斷其舌而斃

劉養貞

劉養貞字念衡四川邛州人舉未進士官武選司主事三月二十日痛哭

先帝于茶菴義之不加害闖既遁將跡布衣賣卦都市人取三分至今携居宣武門外不改其業

劉勳

劉勳字宸子細齋也世居京師善飲贍豪研思篆隸崇禎丙子舉人試論類于發聖人之蘊以聖字从耳从口从王立説禮部罰科後二年

[illegible]京之[illegible]其舉人書[illegible]不形于色闖入後秉書[illegible]

諸子雜貿貨物為食用餓甚憊戊子冬予往見之時泣動單衣露肘覆襖之敝雖東郭原憲不足喻集童蒙數人柄脩宸徵客書曷不取經學弟子刺之勳曰何忍以制肉貿食且于尊法仲尼之意何居但與定間有歲可保若無道路費耳徐愍募數金贈之去而耕于灤城之野

09892

甲申傳信錄卷之八

彭城錢𩥲著

桑郭餘鈔

陳同父以桑維翰蹈郭子儀之轍借兵復仇而困晉唐太宗之失語在龍川集中不贅述而兵復仇之議有似于桑郭而功業不同故曰餘鈔

吳三桂字長白南直高郵人遼東中後所籍父勷字兩環並起家武庠以軍官功歷官都指揮使鎮守寧[illegible]田以秦寇勢迫調勷入京[illegible]入京三月是時撤寧遠鎮并調三桂入京協勦秦寇封三桂西平伯

上手勅諭之三桂方奉詔未及行而闖已陷都城矣闖入各鎮將皆降闖三桂道遠未道闖令諸降將各發書招三桂令其父勷亦書諭之使速降三桂統師入關至永平沙河驛聞其父勷為賊刑掠且書三桂怨遂從沙河縱兵　掠而東所過廢爛頓兵山海城益募兵語復京師矣先是十六年春戚畹田弘遇游南京吳閶歌妓陳沅顧壽名震一時弘遇欲之使人市顧壽既得而沅買幽龍絕世價最高客有于弘遇者以八百金市沅獻之是歲弘遇還京病卒及勷入京三桂遣人持千金隨勷入向弘遇家買沅既得勷即遣人送之而平闖入京師偽權將軍劉宗敏住田弘遇第聞沅寄邑甚都索之寄從優人潛遁而沅先為吳勷市去于是械優人七人而繫勷索沅勷具言遣送寧遠久矣宗敏堅疑不之信以故拷掠勷時三桂兵至五千乃益募兵至七千恚兵單不可決勝闖[illegible]兵[illegible]閉馳書借兵約共滅京師而與闖將[illegible]盟畫界守業登仕者本秦人竟任降闖三桂覘知之洒次即以女許宇仕登子訂襟定約于是委五副將守關而己獨任㴱謀者以三桂叛據山海關闖闖以責劉而宗敏亦已潛釋勷且宴之矣四月十三日闖晨起驕勵軍中以行步騎精兵十餘萬東出十九日攻山海城圍之數匝三桂度不支益遣人夜告馳滿兵速來而己堅壁不出山海城者關內鎮城也東二里許復有羅城外拒關虜三桂東道出哥兵二萬騎從山海西上待石口北出而

東突外城薄閘門圍截之三桂不能逃而滿洲亦盡
發騎兵而西北所見三桂使度已者急逐飛馳而入
二十三日至外城則火砲從東向擊清兵疑不敢進
駐兵微為嶺高張旂幟以待三桂從城上望見之急
呼衆馳從砲擊鑿道中突圍出外城馳入清洲壘中
見大清九王九王曰汝約我我來何用砲擊我三桂
曰非也闖兵圍關內三面甚固又以萬騎逆邊墻東
遇歸路故用砲擊之使闖可得關道東出也九王曰
[illegible]可得其關兵無關內兵[illegible]
必若[illegible]之則我與若兵俱無憚矣三桂
曰然已我固非怯也徒以兵少止數千使我有萬騎
則內不患寇外猶可以一面東制遼薊我何用借兵
于者今為兵少固然誓約薙髮無恨亦決勝之道也
于是遂與九王共精而三桂即乳其首以從九王居
後隊三桂為前鋒英王張左翼統萬騎從西水關入
豫王張右翼亦萬騎從東水關入所謂豫王者十王
也英王者八王也九王者攝政王也而外城以西卒
卒盡剃于是三桂復入關急叫城中人盡乳使厭敵

或不及髡即以白布斜束項背別之即日滿兵盡入
關闖閱內三面並出逆敵闖戰慄不知所出三桂戰
甚力滿兵尚持兵不之動闖作北無戰意亦梟其勳
首懸之桑高之旂以示桂而闖遂退衆遂潰滿兵遂
縱騎突之躪步卒且盡傷騎兵過半選鋒驍將莫不
重傷闖兵大敗走而西三桂哭其父勳亦至哀九王
為櫬殮之而使英王豫王急從三桂以西且曰逐即
都城廢闕無繼汝矣三桂遂西初闖入京師門甚禁
[illegible]
奪太子入[illegible]者諸臣不敢與
遣于是仕闖諸臣廉不望門夜步求闖松進矣闖自
永平馳千里馬一日夜入京入即盡斬吳勳家屬凡
三十四口于市而俘以登極祀天陝南薄出爭二十
八日宵遁二十九日晨起焚宮殿及各城門麗譙踏
盡寇兵宮西惟正陽譙樓不火三桂及八王十王追
闖出故關而西當是時有傳吳將軍約入閱今官民
盡為
先帝服喪大兵入城凡冠帶者不殺由是諸士各製素

稱犂與太子賦蘭大叱周鐸云汝一白衣食明朝大
祿分得見太子互去是假良心已絶與禽獸不若也
覺復下階罵之鐸無詞以對擇鐸一拳百姓前擁爭
看擊鐸萶困刑部滿洲尚書云且收入監所當逆擁
去百姓叩頭衢中哭聲震天地擁聚獄門不能去風
覽步送之入獄即取食稍命家人入獄奉侍之明晨
周鐸具疏聞之朝旨曰二十日有素不相識内員同
不知名男子到臣寓稱前朝皇太子臣伯父全積昵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此人[illegible]何處至[illegible]一家次日問之
其人姓劉有一哥哥有母年六十說書生理日不轍
丁卯其間少知一二宮名皆平日竊聽尼僧之言而
尼僧實稍宮人二十二日回數先首於北城巡營參
將大興滅繼絶存于聖恩何物奸民謬稱皇嗣臣不
勝攀家憤恍據此奏聞其興巡營移狀略同獨云先
時婁子瓜去鼻上一道將婁子即連了命此事出于
内外人何以知惟此句為可疑而疏中不及此語即
日進入殿中是動男子之言宮中事頗聞歷訊之内

監内監多不言是有一楊監在旁男子曰此楊太監
當侍我訊之可知楊答將曰奴婢姓張不姓楊先服
侍者非我也問呼得錦衣當侍衛者十人訊之十人
齊跪曰此與太子頗相傷復訊之晉王晉王執不言
是獨龍常侍内監曰是逆下常内監及錦衣十人同
為太子皆禁獄明日刑部復訊之除常内侍龍錦衣
外無敢言是者滿洲尚書云你的係何人來冒太子
是何人主使男子曰我實與太子汝既以我為假我
[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至此[illegible]
來衆貪生亦必更頓言矣復下獄百姓以王德化嘗
掌司禮日侍太子初訊之言與次日不復言原同擁
至其家敺推擊之共食其肉而德化已遂夜室室潛
逃矣自是道當之絲不能決而執言太子偽者率以
太子所不能之事為難風覽周上疏力爭之曰竊謂
前太子危地也或生或死或侯或王其權在於朝廷
何所覬覦而假之即貴而侯矣不能當貴人貨賤人
又何所利而為此無論其供詞與保者驗者俱離有

所恐即往部伍日所見刑戮之事猶不勝其假者能
無懼心而一恐一喜一言一動略無蘭點常人能符
時裝飾耶此滿洲在部諸臣朝夕起居所共悉者也
今苟求者但責以所難敢捨軀為一割之如責其身
短大喉音宏亮人曾長書重疊限十六忽無偉壯世
間多有且或有私通喉音下宏未可知也責以不工
書[illegible]時二十餘年而不識一
丁者經筵做書旗無代筆獻媚者乎若指前太子不
[illegible]
以宮中穢事不能盡析患難以來乃能備道蓋身處
富貴諸不着意患難中事事記若試問各宮嬪妃
拜謁禮有忘記鴻臚寺贊儀節者否若問以內監宮
人不盡能呼名姓蓋未寒而衣未飢而食隨時衆夥
不暇經心及此試問各官衙門兼書皂隸胥役何人
有能悉呼其名悉記其姓否若責太子二王向在一
處無往時在劉宗敏家或在李賊傳人宣喧傳聞皇
親獻出後送大行梓宮及出閭旋死其城外聞知止

有二王不知有太子也至晉王亦稱三人總在一處
得予慮齊其寵予且往時多傳
先帝鍾愛第四皇子劉太子之不慧可知況太子隱匿
民間無敢姓權外人又不知有太子時以探妹數四
致周奎恐懼妄以為假童處有心假冒之也昨至內
院刑部官共訊周奎之遁辭曰即以真為假亦為國
家深害何時則其禍發悉妄之私盡露至訊問時太
子不能盡答詞或顛倒蓋高養既失不堪挫辱使聽
[illegible]
先帝者也恐清朝優以爵祿福且及身既有成心卒無
實故周奎不書是識臣自然聽顧大內員不言是小
內員益皆不敢然民定有口何能混淆妹死劉陳何
所鑒哉疏上復與晉王廷質太子晉王執不言是風
覽物默不悅語侵晉王時備閣臣謝陞久入內院陞
體當侍講議太子初訊時陞亦以為非是太子呼陞
曰謝先生豈亦不能相識乎前時某日先生講某書
言某事云云如是先生猶憶之乎陞默然不復言乃

幽斜扌拼興覽復怒陞閏比陞不逕復有內臣稱太
子者太子頷有微疵今何無太子曰闖賊入城之日
我先逃避至東廠門很且飢有老人鬚有皓白者以
呼林予頷老人因怒不見後逐不復見此癥此其言
近誕迂謬皆不能信復下獄繫之而正陽門商民各
具疏請釋太子共罵謝陞悖逆無道當富也冤平民
楊時茂疏言夫內院馮洪不識太子者甚未在朝也
謝陞身為宰輔入侍講筵不能君爭臣死亦已迺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請逆營房囊費智餉卒之開門迎賊〻入城又從
身侍從入朝今清朝入都又復侍從王側此責國亂
臣雖萬斷不足服兆民之心大監用責以不忠之人
亦侍身晉奏內員之慈一至于此若周奎起家奚命
謬膺皇親之重
先帝付以皇子骨月最親可托不期城陷即獻於賊賊
給其種儀秀正壹奎之條逆畢保投主求榮之臣自
宜不顧太子以絕明天子之後其姪周鐸本內稱太

子保讀書人有六十歲老母有哥哥既得此語今何
不得其人又其捕營首狀云臭上爪去一道將婆子
逕命此句可疑其貪殺之心盡見矣如以奎鐸妄語
致傷太子不如將茂之身田剮為泥骨磨為粉以贖
太子哉得從
先皇帝于地下茂且死不朽矣順天府內城民楊時茂疏
曰竊照城破之後舊君崇禎三子賊害其二遺有長
子不知流落何所十一月二十二日捕營突有太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種是兵如指揮張文奎內侍常進節及孫近侍可問
也皇親周奎縱姪周鐸棍以棒打孟鐸以隨娘娘姓
之子奕東宮之五首信侍衛皇后知其非孩欲斥逐
問罪奎以睚眦多方百計故鐸私恨懷奇鐸又曾獻
宮妃于賊此其悖逆而怙終也謝陞于先朝附淵御
情為言官參核本非暗恭之臣而又藉田藉之恨至
于伴讀近侍不敢言是者皆內司禮監曹化淳有通
冦獻城逃死君父之罪冦去城內之民操刀露刃殺

入其家化淳逃避罪重不可自宣冀利太子復當今
仲請近侍非化淳之心腹即化淳之名下也若太醫
院官並宮診視之多無有通柘也今含糊支吾非受
奎託必受陛嘱矣嗟乎太子生深宮之中長阿保之
手珍衣玉食悉異民間自三月迄今已八月有餘棲
心也毛慮患也深自然形貌稍改不足疑也浙江紹
興民血良淌疏曰故明太子遭寇難隱身奴隸迹伍
月餘漂餧流離無有憐恤之者故奔周鐸家棲止爲
[illegible]實遣永謝耳豈期甫留三日禍變不測周鐸其勢
彀加詳審衆上令諸臣辨識而牢籠謝陞以明朝東
宮師傅故爲不識然刑部研審周鐸家奴孫才其言
太子到嘉定侯家周鐸令家行叩頭禮太子與公主
相抱大哭衣以錦衣進以麵食此天理良心發于乍
見之時至次日痛加拷楚至今家奴加丹皆悼慄不
能舉手並其手具衆其心以爲明清改革此一遺孤
未知爲禍爲福莫若滅其縱以保目前富貴其衆勘
之由計無出此據内侍常進尚辨形貌驗疤記述往
事數宮院並無差悞而曹化淳王之俊昧心不臣蓋

流賊薄城此輩獻門賣國逼主死亡既心殺于先剃
何復肯留帝子疏上並下獄而僞太子每當廷訊衆
莫能決太子即曰殺我可也當是時廷臣有秀天下
公論奇督者乃諷科道官共疏言之於是吏科都給
事中朱徽等上疏其略以爲周奎既以太子爲何留
宿二日乃始奏聞見時公主抱持痛哭豈陌路能動
至情如此奎初與之衣食後忽加拷楚情事詭張何
其變幻衆人孫才供詞刑部諸臣具在而鐸載不奏
一字此皆有所不可解也今必從容研質滿之時月
真僞自見若[illegible]率事誅戮恐廷臣曰假而百姓疑真
師曰假而四方疑一日曰假而後世疑衆口難防信
史可畏也而鳳覽復疏劾謝陞十二月十日攝政王
御殿諭群臣曰汝等力爭太子何意朝自有着落何
[illegible]史趙開心同錢鳳覽並而奏書
太子甚切攝政王曰爾等言太子真僞皆無傷言真
不過優以王爵言僞必僞家識之乃決揚晉王爲明
朝王子謝陞爲明朝大學而鳳覽不避晉王爲無君
百姓爲大臣爲無上如此皆亂民也除僞太子外凡

繫獄爭言太子無狀及錢鳳覽趙閣心等盡斬之時
在廷諸臣共乞生鳳覽閣心閣心廻視北城滿洲同
廻御史叩頭為請閣心而閣心奏時亦無甚虔安語
以故得免死鳳覽言太子既原當早有着落攝政王
曰着落不着落于你甚事鳳覽曰人各為其主怎說
與我何干攝政王辭氣俱厲呵鳳覽曰你投誠後即
我家人矣者說人各為其主尚有二心此何說也鳳
覽曰今日之事太子存我亦存太子亡我亦亡意只
救太子為是聊含一心二心以是觸攝政王怒為還
臣之救鳳覽者亦寬刀罔改絞諸即日奉敕父攝政
王吉除御史趙閣心是職罰俸三月朱六卿責各笞
二十尼僧奐慶等三十三錢鳳覽絞死李時叩張文
奎鄭國熟中良策王世貴鈕良治陳治國趙炳奚劉
和悉楊侍楊時茂張玄齡常進節楊玉各斬決而幽
偽太子于太醫院中將十人守之宮送食皆置不食
百姓曾以粗糲叫食具進即食之先是闖入京後四
月十七日晨起宣武門內大街而忽粘一示略曰此
乃天命刺運如此借手于闖微戒貪官污吏而諸臣

頓忘明朝從受偽職今大明運當中興太子神異大
小百官即宜改革共輔太子仍行明制之事即有神
鑑諸依然叛逆不念明朝並有天神迴汝魂魄滅絕
門戶此攔香鵬夢不出此示亦獲天譴末署云天定
大明義興元年四月十七日示即日偽將軍李栖粘
示左右者殺之巡城者同窮其事一觀者沙彌首言
其師明庵所為逐繫訊之具陳善薩鵬夢不言與不
侍從者均有大醫閣門之闖數湯復出無恙及偽太
子繫獄老僧又至曰此太子也不可傷〻之不祥叔
其何轉日□香擊鳴說云轉寄之其辭益堅竟斃于
獄鳳覽之就刑也神色自若拜天地君親畢安坐待
刑者曰可矣刑者多舊役痛哭不能舉手百姓觀者
塞衢巷柔屋壘望衆至十餘萬哭聲若雷震既殺明
年乙酉正月元夕後謝陞早朝出見鳳覽于前謝拱
手曰錢老先生在此忽不見而歸臥病數日病篤頸
忽漸腫曰刑部錢老爺至可獻茶將卒數語曰錢老
先生牽少寬毋太楊急遂死攝政王聞之竟無傷偽
太子意矣四月初十日東安縣鳳阿等富民和八急

彭城辭衆錢䎱著

使臣碧血

萇弘之事周王忠于公室以竟于范氏晉人討而殺之藏其血三年而成碧此忠之所由積也左先生之北使也執節類蘇屬國抗議類富鄭公從容類文信國卒以見戮嗚呼國家養士三百年而能以詩書之澤對揚祖宗于地下者左先生其無憾者矣紀使臣碧血

左懋第字蘿石山東萊陽人也崇禎辛未進士歷官刑科給事中甲申奉詔督兵湖襄要聞變誓師而北會福世子建號金陵改元弘光懋第入見流涕陳中興大計選命視師江上除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理戎政事時江左朝士方棘輔臣馬士英議遣使通好于大清為祭大行皇帝棄葬數行會懋第母死于天津之廬宿也計至疏請終喪不許因請使北乃遣水師陳洪範特節懋第及太僕卿馬紹愉副之以洪範書鎮通左與清國用事臣為通故授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之命而通書于清傳以金帛因冊西平伯吳三桂為薊國公世鎮燕京賜懋第一品服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行懋第曰我非敢以寵榮易衰經顧此行君事親事可兩盡否則抗節而死亦不負讀聖賢書報我君我親于地下也秋八月行次滄州洪範聞大清已改命西平伯吳三桂為平西王於是逐遣信先奉冊命授平西王吳三桂諭來使意三桂不發書緘冊奉攝政王覽之冊有內鎮燕京[illegible]攝政王國已懋矣無朝議以禮來且令使臣[illegible]懋第至楊村士人曹遜金鏡孫正疆等見懋第言報國之志欲從懋第行懋第曰渡江以來僅見汝等今上正位繼統思復義勇以佐中興爾輩正不可多得並錄署參謀行陳十月初進至張家灣時議以四是館處使臣洪範無辭參謀通判陳用極曰此行成敗未可知而國家所繫甚大今陳卿委蛇如此倘隨勢傾倒其如王命何遂以往來通議事白懋第決之而洪範逆心貳于左右謂吾人通事曰我奉祭告先帝並酬謝貴國之命非來貴國以為我

先帝成服故不敢先之以兵奈何以遣館接行人且我
奉御書聘幣至境若以屬國相見我心不入義盡名
正師出有名我何恤哉往返再四朝士亦未知江左
虛實心甚憚懋第乃議以鴻臚寺處使臣遣齊驕迎
之建旄來與蕭隊而入十四日內院満洲大學士剛
林見使臣曰何不朝見懋第議禮定然後可見剛曰
禮如何行曰昔天朝出使外國〻王皆拜首迎拜今
貴國為
先帝成服是有禮于我但以客禮相見耳剛曰大清皇
帝卽位不聞爾福王朝貢又以天朝自處且欲我行
客禮見罪哉懋第曰本朝不知貴國之事以貴國有
禮于我故命使臣謝自應以客禮相見亦周家不幸
罹此大變今皇帝正位繼統國中與大業汝何言剛
貢也剛曰福王奉何人命僭位懋第曰
先帝遇變廾迎立有遺詔今皇帝為
先帝之弟兄終弟及率土歸心奉天繼統所宜然耳若
何許人敢言僭位剛曰既知崇禎帝死若何不死懋
第曰若所言可以責在諸臣不可以責我〻奉

先帝命督兵勦賊月餘始聞變我國為今日計徒死何
益剛曰既勦賊〻破京師時爾作何事懋第曰我奉
命勦張獻忠犯京師者李自成也我聞變即勒兵北
行路聞貴邑已驅賊都燕若我即來非殺賊是剿平
爾國矣且若所言不過借詞難我譬如往年爾國入
犯而琉球高麗驟欲爾國可以責守國諸臣其將兵
入犯者爾何能罪之時懋第聲色俱厲而洪範馬紹
愉唯默不言懋第復曰莫說我江南小我江南倘大
剛曰誰書大懋第曰我說也洪範以懋第色變遽曰
此大事也非可一日而決明日再議耳剛遂去洪範
紹愉與心急之明日剛復來所言大略如前而終以
福王僭位為辭懋第曰始雖福王今已正大統卽位
為天下主汝所言多不通理且我來祭告
先帝酬謝貴國非以降及講和來安得以屬國相見若
所行可復命我卽專之不可復命我必不行有死而
已剛曰如此且發國書來看懋第曰御書以與國王
若何得預看剛曰且已但欲見王須行臣禮洪範謂
懋第曰不如先見王再議他事懋第曰此來本為祭

告
先帝無他事可議者相見禮少錯覺無一事如命矣我
必以死爭之洪範曰既不可相見姑以金帛先之懋
第固舉示曰銀兩以賞陵工軍匠金帛以謝瀋王悉
數之以付劉劉微笑而去私贊懋第曰此中國奇男
子也時清兵初入不深悉中朝事兩日所辦皆中朝
人授之也而懋第慷慨勁烈辭音益壯故清亦不得
有加于使臣而心甚重之饋餉禮貌甚隆懋第遣參
謀通判陳用極携數副將王廷翰以謁陵事請於者
報言葬禮已莫可奈何懋第竟不得至行乃陳太牢
祈衆率將士北向哭於寺庭三日都人聞者莫不流
涕守卒厭其事以告王益重之而從生從懋第懋第
終不承約洪範論江南降爵為侯洪範許之二十七
日忽數騎至遣行出永定門相次合百騎以從日行
六十里而使臣所從騎卒尚八百餘十一月初五日
止滄州十里鋪又數騎從者大人來邀懋第給諭還
獨遣洪範行騎卒有從懋第給諭北者有從洪範南
者當不之問而清已祭告玄尤之旗發兵南下矣是

日入滄州城留守者升廳懋第謂將士曰使臣以留
為榮我死無憾若等從我固當然俱死無益不若盡
止滄州我入燕觀動靜然後發既遣人馳奏望日從
數騎北發而左營副將張友才後營副將楊逵春都
司劉英軍士三百餘人止滄州懋第既至止太醫院
空署中遊禁頗嚴既未得發久之懋第上攝政王啓
曰懋第奉命北行以禮治兵所以通兩國之好今無
故稽使士馬日呼庚癸則使之持節者誰復不避險
阻以圖國是必數上干天和下賊民命亦非貴國之
利也啓上攝政王令內院諭懋第靜聽之勿有遠趙
而都劉英司遊擊樊通往來偵事明年乙酉春正月
劉英及參謀曹遜金鏸入訊晝閒不得通夜踰垣而
入見懋第曰近者人以利害之說動我我指壁書示
之生為明臣死為忠鬼此吾志也又以上攝政王啓
示遜遜曰此啓足為使節光然今日之事有可否而
無成敗懋第曰我心如鐵石亦聽之而已三月十九
日大行皇帝棄群臣百姓已逾歲懋第得一犢奉表
祭告大哭嘔血畫血復為文以隻雞尊酒祭告從難

諸臣言懋第解不能死以為此祭也嗟予傷哉四月
發瓶藏之蠟中遣金鉉及都司楊三泰馳金陵奏之
而江淮方阻兵不得達比至五月金陵竟失守矣曹
遜以告懋第曰如何懋第曰此事皎然如日月我志
已決毋煩言閏六月十五日以江南既平再下薙髮
之令諭懋第使降且髡懋第不從中軍副將艾大選
首髡如詔且勸懋第降懋第大怒麾從官立杖斃之
事聞十九日摘下刑部刑部問何不早剃頭降而擅
自以杖殺人懋第曰我頭可斷髮不可剃我奉命北
使已確一死豈肯自毀于今日與犬羊為伍且艾大
選剃頭倡叛恨不以軍法梟示通衢我自行我法殺
我人與若何與可速殺我遂下獄二十日加鐵鎖三
繫入內朝懋第衰絰白袍不北面南向坐于庭下攝
政王心雅重欲生懋第且重用之以問廷漢臣曰
卿等云何侍郎陳名夏曰為崇禎來可饒為福王來
不可饒懋第曰若言今上是
先帝何人且若中先朝會元今日何面目在此與吾說
話侍郎語塞不復言兵部侍郎某曰先生何不知興

廢懋第曰先生何不知廉恥于是庭臣無復言者攝
政王曰爾既為明臣何食清朝粟半年而猶不死懋
第曰爾入據我朝之粟反謂我食爾粟耶且古之致
力中原亦有藉寇狄之食者我國家不幸罹此大變
聖子神孫豈遂無人我今日止有一死又何多言攝
政王色變揮出斬之左僉都御史趙開心欲起救懋
第司刑挈其袖止之趙不得前遂擁懋第之宣武門
外菜市口懋第南首高步神氣自若既至南向四拜
端坐而後受刑劊子楊某揮淚稽首懋第前跪泣不
止哭嘖[illegible]起舉頸亦不憚滿人之在左右也是日大
風晝晦都人士奔走流涕拜送者不可數計懋第既
擁出朝趙開心始得前啟王曰殺之適足以成其名
不如釋之攝政王將可其奏而懋第已死矣先是髡
令始下馬紳愉卑所從將士恐剃頭以降而懋第叅
謀通判陳用極傳宣遊擊王一斌都司劉統王廷佐
千總張良佐俱不剃頭同日遇害遊擊樊通收殯懋
第于彰義門之白馬坑陳等五人亦並瘞初懋第之
生也內院大學士洪承疇為之懋第叱之此鬼也曰

承疇統制三邊松杏之敗身殉兵革
先帝賜祭加贈九壇優以卹蔭承疇死久矣若何得復
存若來者鬼也洪且至詢欲與言卒不得發而罷他
日內院大學士李建泰詣之閽者通謁懋第曰老奴
尚何得存
先帝特寵餞之督兵剿賊既不以身殉國難又降而仕
清此老奴尚何面目見我李聞遂不敢見而去嗣後
朝臣漢士往往欲見之者率唏而不能可見朝士亦
憚見之或不得已一投謁以示不絕也及江南陷聞
懋第遇害云峡折巢封歸路迢行雲南下意如何寸
丹冷魄消難盡葬作寒煙總不磨說如其言是月二
十五日滄州守知懋第已被難語揚選參張文才令
諸將士散去一時號泣遂解散去明年丙戌六月十
九日洪陳範病將死亟言左懋第至遂死時洪範之
特節也江南以通好重寄命陳事成世加侯爵而洪
範舊通逆左人語入燕盡以江左情實告清而心貴
懋第及還又率大清南征之兵以先既平江南懋第
見殺而洪範受爵為侯期年而卒為懋第忠魂所殛

按劉統字君常宣城人任俠有節氣後為黃大將
軍蔦授遊擊所向與敵殺敵千百軍中號為藍面
將以其面丙季皆青也乙酉六月二十日從左公
伏義不屈節同陳用極王一斌等五人被害時大
風走沙石屋瓦皆飛燕京為之罷市

嘉慶戊辰五月廿一日少河閱目

09892

左霞石侍郎之烈不待言矣其辛叔陳洪範於
身後猶欲涉於據無可以吐人不平之氣者也國
初凡三案一則侍郎再則錢鳳覽之鼓譟陛
三則黃靖公之備諸國錫殺田雄或曰是皆遠
民選為此言曰然則司馬宮之亦愛此言而通鑑
不之非何也亦人心之公也

鮚埼亭集外編一則　乙酉冬月廿二日晨焯燈右手錄

三垣筆記八卷

〔清〕李清撰

清鈔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三垣筆記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以司理内名入京其明年戊寅蒙懷宗端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年庚辰 清以大司寇不職屢犢規之爲所嫚外遷未及任丁内艱魯司寇以罪繫念 清言壬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未春間闗淮濟入京轉本垣右尋轉工垣左其秋奉命册封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車值北變随復命金陵晋掌
三垣筆記序
兵垣斯所歷三垣也云筆記者蓋自丁戊訖甲乙凡九載舉 清所聞見以筆之書非 清所聞見不録也所上諸疏止録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弗悉録也蓋内之記註即抄多遺多諱外之傳記誌狀多諛多誣故欲借 清所見聞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真則又 清所不敢不録也然猶云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别故先舉 清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記者猶云附述終致其慎焉

而總以數言括之則于己恩固不敢飾瑜即于己怨亦不敢蓋瘢惟存其公且平者云耳 清初讀絳孝來尚論録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 清不是其言其言之非間有之間有非則偏繼讀吳吾純所徵録或曰此小人之言也然 清不盡非其言其言之是間有之間有是則愈偏獨夏彝仲幸存録出乃得是非之正則以存公又存平斯貴乎存耳若 清作是記與是録相先後時殊
三垣筆記序　二
事殊而惟立言之不偏則無殊苟彝仲見此毋乃首頷是記亦如 清首頷其録各許同心乎興化李 清自序

三垣筆記卷一

興化 李清 記

戊寅四月帝一日御門召行取推官知縣入對五人一班聽其自言或語言冗碎不可了帝必云減省些或稱謂偶悞帝微笑問畢各給一卷御書試帖題貼于壁令各陳所見惟判題不同蓋亦倣唐人身言書判故事也

帝于召對推知姓名單分別圈點卷入復留中

六七日時位置已定忽送輔臣閱薛國觀孔貞運遂以意置前後旨下皆帝親定閣臣所擬俱不允

冢宰田惟嘉議將推知縣不應為臺省者先轉部曹諸人欲疏辨而惟為首獲譴時詞林李士淳年老矣不告士人首其名士淳懼且怒大閧帝以為首者必知名士也遂得詞林餘四人皆授御史仕濤王章余必弘清叔嗣京也

帝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擇十八卷發部議行時諸侍御以例往朝房謁輔臣孔貞運獨曰皇上所發十八卷其說多難行侍御郭景昌曰王道無近功要還永遠之法莫過屯鹽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屯鹽且難行則諸邊可聽其犯順而不歸乎流寇可任其縱橫而終不爾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能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之全在執政擇人用之貞運怫然不能答景昌遂疏糾之有援席豈彼伴食素餐之旨等語貞運不能安卒以是罷去

〇〇司農程國祥以國計不足嚮借民間房租一年于是怨聲沸京城呼崇禎為重征猶海瑞疏內引民謠稱嘉靖為家淨也

〇司寇鄭三俊獲譴歸時清初入刑垣就問曰刑部何事最冤三俊愀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

不過云秋後審決耳。清愕然曰何謂也三俊曰
此皆從東廠緝獲。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由反。惟
摽無贓無証情可矜疑者幾以秋決或可從容
觧網也相與嗟嘆久之。三俊有清廉名初下獄
時風埃慕起翳日無光氣象慘慘行路莫不嗟
吁
○冢宰田惟嘉以考選不公為詞林楊士聰所糾
惟嘉素通內監先得參稿即具疏辯士聰復糾
三北公二記　六四　三
以參疏未下辯疏先上之故奉旨回奏詭無以
應執惟嘉僕四人送鎮撫司時吏部重賄俱賚
夜入錦衣時人有吏部囊空錦衣重地之誚。為
可嘆也。
○清初入刑垣聞廠役獲盜必加五毒令盜攀引
富室。罄擄既飽。然後呈堂廠〻疏屈〻有詞法
司多依樣招奏不數日便會官審決曾有一盜
赴市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如何誣我為盜。一
日清語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彼慘然曰不敢。
清曰何也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
不取之吏若一反廠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
命矣一時平和名災莫此為甚、
○帝寄耳目于錦衣衞。稱為心膂大臣托採外事
以閒金吾吳孟明幾于害人而急于得賄其子
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礼單必故洩其名沿
門索賄賂飽乃已。東廠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
二三三七　人　四
二十四兩求入詞林胡守垣撰文時尚未受也
亦索賄千金才許一時之士大夫皆重足而立
云
刑部諸招屢奉旨嚴駁司寇劉之鳳懼司官呈
稿縣抽縮不發司官間往叩逞亦不見刑垣吳
、希孫進按季摘參本蓋故套也發故累數四時
帝意欲處之風輔臣方逢年不悟遂致詰責罷
去

新建伯王守仁學子正億嗣正億有子嫡嗣承
勳庶子承恩正億卒承勳嫡妻無出惟妾沙氏
有三子長先進次先達季先道先道早殤無後
先進生一子業昌先達生二子業宏業盛時並
無異言也已先進子業昌又殀請于弟先達欲
繼其長子業宏以待襲爵時先達妻章氏悍與
伯姆不睦厲聲曰何繼為阿伯既無子自應我
夫襲爵由夫及子爵安往先進愬且自傷改立

今司馬王業浩覩弟業洵為嗣業洵者守仁文
華後也于是承勳室宇貲財并承襲祭田數百
晌皆為業洵所有已業洵與同芻謀謂已非文
成後例不應襲襲者終是先達耳襲爵必索產
乃群謗先達為乞養而另推承恩子名先通者
嗣不過謂非其爵而爵則感出意外自有產不
問耳由是先達與先通爭襲數十年不決及奉
旨下撫按勘乃清同司李彼時也同絡李鄺瑜台

李張化原會審時先達亡惟子業弘與先通對
質清問曰何以前後兩子皆真而中子獨贗又
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真而有後之中子獨贗又
何以沙氏既有子兼有孫乃獨知兩孫之或絕
或殤而于其中獨抱一乞養乎先通無以應不
遜曰承勳曾具疏萬歷時指先達為贗今留中
耳清曰留中有據乎先通曰宮禁邃密一字不
漏今禰簡自見清曰若簡而有則業弘父贗爵

合歸爾若簡而無則汝言誕爵合歸業宏于是
先通業宏皆叩首承服然寔無從簡也訊畢化
原舉首指天謂先通之承服天道乎瑜亦嘆曰
業弘寔不贗但予司李是從崇予鄉公祖何瑜
廣東人時業浩方總督兩廣故也及清入刑垣
事猶未決擬具疏稿以伸公議業弘不知托葉
姓者至寓求清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歲俸
為壽清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

父當立焚稿耳遲一月方上章奉旨逮械時檢
承勳留中疏不得然諸偵皆為購動遂群摘去
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業弘持疏入禁地舉力
抹剟且云以一疏有無定兩家真贋有原問官
李清可據疏聞下獄擬罪竟不問清也先連繫
獄四年京城破為闖賊所殺業弘不意中反得
免

中書陳龍正喜談理學屢疏條陳皆深當帝意
最後西北墾荒一疏尤為寔務時持國計者皆
以加派為長策龍正既疏陳其事復著議數千
言大略謂金非財惟穀為財無也不足以生穀
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起
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斯民
生可安帝特下旨取龍正議入覽為護樬理司
道等〻其事而豐屯道無定擬竟以議不通而
寢

往例考選科道內用中行評博內用推知自部
屬改授之例出于是六部各司官視陞部中如
錮地獄視營繁差如坐縲絏惟日夤緣科道門
為華選地或知府司道缺出吏部擱筆不敢陞
若陞一賢能往則怨謗隨之惟闒冗乃行嘗見
襄陽知府缺出以一昏醉司官王玉承補之到
任城即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榜乙榜僅見明經則絕
迹矣自一錄考選之旨行于是乙榜明經爭務
催科正餉雜項悉歸考成其寔甲科初選半係
腴壤間補瘠邑不久輙調若乙榜明經大約瘠
邑多于腴壤以錢糧難妆之地而人〻思為科
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嘗過愚縣見乙
榜令催科甚酷可嘆

帝初即位嚴于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
陞司道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考選于是松江知

府陳洪謐九仕倖數十次降至八十餘啟者若
推知考成錢粮初不過剋遲速銜後又益以雜
項時戶部堂司皆窮于磨對惟書吏為政若得
賄便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否則已完亦未
完也故一時書吏作奸為甚
帝屢用人不效思用保舉初所用保者猶知名
士以數奇因場屋耳最後皆銅臭矣 清入垣後
人或以私相干 清 愧且忿與給諫陳學尹意見
不保然亦不被譴也
帝以邊警召對群臣兵垣姚思孝面奏曰北兵
雖南恐其分兵窺關宜命總監高起潛固守而
以禦敵重任等委總督盧象昇意亦微矣帝疑
象昇難獨任不允
墻子嶺之役總督盧象升以兵二千至屯德勝
門外入覲帝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
門閣部楊嗣昌邀于直房諷以和象升毅然曰
此來不能盡孝也須盡忠嗣昌知其諷已怫然
象升躍馬去自此軍中所請多格
總督盧象升故督宣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
規避去者帝以地屢失責激急輔臣劉宇亮閣
部楊嗣昌均請督師帝乃命宇亮出剿象升尚
書以侍郎總督象升知忤嗣昌意必為所陷亦
急欲立功自贖賈莊之後以卒六千迎敵勢不
支總兵虎大威勸其暫避圍再舉不可乃力戰
死報至云象升以紫衣双刀乘馬出後不知所
在忌者乘之以為偷生帝嚴詰死狀後得其屍
面中二鏃身有三創及山東巡撫顏繼祖等以
失机立決都諫徐耀嘆曰若象升不死必為肆
市之魁矣
閣部楊嗣昌父鶴為三邊總督以失机逮繫嗣
昌現任閣內監軍道薄戍鶴未幾復原秩帝之
以大司馬起楊嗣昌也生其父故以奪情責報

耳嗣昌以奪情代父報何辭俱免不請纓後復
入閣此其罪耳時詞林黃道周等皆以奪情罪
嗣昌惟保舉監生沈壽民疏云嗣昌以告喪起
用業已一年矣漢儒開金革無避之說君子猶
謂罪人今甲有墨縗從事之科或者止于武弁
乃若遭時孔棘忽迫門庭君父擾屬大倫臣子
勢難偏盡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宗劉珙之
六詔不起非所宜言因伯禽之哭以征伐恐在
當效不可報其先人上即酬其殊遇詎有支吾
旦夕安枕京鐵于以蔑天常而昧國憲若嗣昌
又疏論嗣昌并及揔督熊文燦撫張献忠事云
掊其籌兵則是罄中外之粮甚無當于用而惟
借群力于餘孽始克振揚天威掊其告捷則似
諸將士之俘斬未為有無而一時降寇為先聲
便已鋪陳殊績古人之剿不失撫有代有之而
要其施為固有序也耿弇大破張步于臨淄雖

昆相屬步始窘促負斧鑕于軍門任其傳詣行
在罷衆數萬歸鄉里馮異大破樊崇于崤底東
走宜陽崇始棄兵甲如山肉袒獻所得璽綬時
但待以不死給田宅終其身古人先剿後撫成
效彰明誠以威不極則患不深力不窮則心不
帖耳而為文燦者憒然不知擒縱之有方妄狃
海山之前規僥倖于再試為嗣昌者夷然不顧
養癰之可慮復將未盡之父懲仍襲為使國遭
此術以往雖遠寬三歲之限更累數年之民卒
恐盪寇無期而漫欲告成于旦夕不亦誕哉通
政司張紹先濯嗣昌怒托言字踰格不上壽民
復約其語上闕辭不達意遂留中
邊報至給諫陳啟新派守門給諫初以武舉建
點得進時新安官生楊光先往見啟新責以不
請纓而守門啟新慚但答以一死無益光先曰
公以口舌得官既荷殊恩當圖報稱乃憚一死

耶拂衣欲出啟新復揖之入室先先責以先不
當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粮四
項絕不侃ヽヽ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
一疏御街騎馬豈未為官時天下便有許多可
痛哭流涕處一為官後便人ヽ遷善改過事ヽ
草故鼎新天下遂無一事可言處又曰公一味
真方假藹怨已責人尋人小疵搪塞了事異日
皇上看破方思予言晚矣啟新怒甚後果如其
三垣筆記　　六八
言
帝因輔臣楊嗣昌請免從歎議然猶欲隐其名
會詞林黄道周疏駁中寢及邊報急帝嘆曰大
事幾成為蟣蟲黄口書生所誤以至于以他日
道周之逮本此
楊嗣昌在樞府羽書填積極管如宿構俄頃數
紙人服其敏但以救少司馬郭鞏成為給諫姚
思孝所糾遂結怨門户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
之急及督師入閣一手挫定凡兵部票疏皆自
上自票他閣臣無敢胖睨帝委任之專如此及
誅五案失机諸臣嗣昌雖名草賧猶眷倚如故
也
輔臣劉宇亮自請督兵至軍中諸將皆不奉約
束無如之何于是名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
戰然驕懦如故蓋總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亦不
能令士卒故也宇亮竟獲譴然請纓之首拚梳
三垣筆記　卷一
官而坐嘯之薛國觀反捉其吭而奪之席任事
者所以灰心耳
山東巡撫顏繼祖未敗時都監徐耀夢繼祖因
服指下慘然捉耀手曰奈何又夢吏持一卷前
耀揭視觸目戈戟傷者死者纍ヽ紙上又揭數
頁適旁有人謂耀曰若已免未幾繼祖果以失
机誅後司馬楊嗣昌薦耀邊才及召對僅乎ヽ
敬言示不能狀者蓋有惕于夢也

舊例六科有差者不守科宿科 清 巡視川庫念
同垣止同年表憶一人 清 仍舊守科夜有內官
捧紅匣至科乃處決失机等官者以事係刑科
云非本科官不授其寔六科除兵科外五科皆
輪流入宿以防接本是晚應輪宿者戶科章朝
薦也內官覓刑科不得悶甚不得已邀戶科至
而朝薦又不入內官怒以 清 名報數曰奉旨李
清 何不值科着自行回奏 清 萬之憶〻曰公本
三垣筆記　卷一　十五
不應守科但以予回奏〻 可予回奏直責戶科
何疑 清 曰不然若公指朝薦必重處惟 清 不應
守科而守但据寔認罪或可以勤慎邀宥耳是
晚草疏明上憶與朝薦皆不知也蓋已置一官
于度外矣尋竟得免究
帝處決五案自備机盤頭而下并縣令青衿共
三十餘人即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娓〻數十言
皆帝御筆諭臣為封駁受過一死何辭然子弟

奴僕俱奉旨逐出至委數十月不收亦可傷
也先是帝欲決經略楊鎬巡撫王化貞等閣臣
或言中宮將誕宜少寬帝曰祖宗封疆不能保
何有兒孫遂處決自是督撫少失机累〻斬首
矣
清 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拏送并處決必錦衣衛
送駕帖至科僉押持去初謂故套及署印以
赴廷推歸見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
三垣筆記　卷一　十六
解衣置地 清 問何待答曰非科僉駕帖則不杖
耳然後知此為封駁設也今僅作承行耶
清 署篆後見一書吏抱冊而前請用印問何冊
旁一書吏答曰此名史書蓋稟刑部諸招疏送
翰林院為他日修寔錄地耳取閱見中有去取
因問抱冊書吏此誰為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
所答旁一書吏曰若聾耳 清 不得已以口遍耳
再三呼方點頭曰小人為政因笑曰你何知慎

政猶可慎遺棄何因命此後抄送皆聽本宮手
酌未幾　清　以言論恐又此輩者為政矣
總督熊文燦先撫閩招鄭芝龍張獻忠猾賊也
屢撫不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
清　叔傳御嗣京疏糾之怒曰獨不聞座師姻婭
耶明恭湖廣人與司馬楊嗣昌同鄉兩人俱主
文燦說卒致決裂文燦斬首而明恭致政、亦幸
也哉

三垣筆記　卷一　十七

清　巡視十庫內官言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
巷中。自田貴妃入乃製蓮環其上。往來無阻然
亦祖宗用意良深後人未可遽變耶又于兩宮
建一臺置小洞、與帝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則首
不加笄、每着衣必日、更數色、又帝平天冠舊多
用鴉青石間以珠、妃所用珠皆如彈丸、石少珠
多。光明眩目、
田貴妃最被寵幸周后殊不能容一月妃疏列
后過帝曰妃可無礼于后耶命罰處其宮半年
其寔妃不能文帝故命為之以諷正后又量示
罰處以存大體耳、此亦十庫內官所言又云東
西宮對帝言皆稱奴兒。
帝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
妃母楊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四周
僅竅可通光、貴妃命去其下蒙以夾紗帝甚憾
命盡易之。

三垣筆記　卷一　十七

帝一日于宮中聞田貴妃寫撫琴問誰授妃以
母對次日即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釋然賜而
遣之先朝后妃母無入宮者惟孝宗時張皇后
有母金夫人時得入見蓋繼于周而數于田也
矣
舊例兵垣非機密邊情不容封聞有密封五垣
亦得借觀自司馬楊嗣昌力主款議恐別垣有
言于是先勳異己都諫姚思孝而以樞曹沈迅

曾悳邇等前後改入兵垣自此科員如偶員一
聽指麾矣或帝竟發兵部或發兵垣轉發別垣
無敢窺者時刑垣與兵垣近 清謂諸公曰昔人
謂耳屬于垣今徹垣獨不許耳屬耶諸公遂嘿
然
傳御張孫振巡按山西爲巡撫吳甡所糾逮獄
或言欲擬戍恐甡嗔之清曰不然此事曲在孫
振彼糾一廉介之文宗已懆柰何牽及甡又欲
三垣筆記　卷一　七
指甡干餉金入甡罪甡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
況于敘安有君子以怨殺人且殺同鄉者是薄
待甡也時給諫徐耀在坐以爭宋驥一公論與
清隙遂以清比孫振爲言甚矣立言之難如此
也
清署篆時同官袁愷忽入署與清別驚問故愷
袖出一稿曰此已上及閱之言甚激一言上不
宜過寬宗室以魚肉小民二言上不宜濫開保
舉以混濁仕路三言不宜暫設總監以掣諸督
撫肘四言不宜戮辱大臣致罪輕罰重之刑部
尚書劉之鳳身罹重辟中一段有云近上決意
于河工同官夏尚絅切〻言之亦未重譴也諸
臣皆不言何耶末云輔臣薛國觀是忠是佞更
望明主詳察以聽自裁無令久妨賢路閱訖舉
手賀曰直哉公一身不惜而況一官越數日竟
留中或云帝是時已疑國觀故不處愷國觀聞
三垣筆記　卷一　十
而銜之每愷具一疏不曰沽名則曰何得
市恩甚至帝一改票便加降調耳閣臣休容之度
一時乃爾
給諫袁愷每具疏皆孤行己意時台省以年例
爲劣轉然非盡公道半動異己耳愷忽具疏云
凡科道外轉宜一內一外如舊制不得越次外
遷啟排擠異己之路時雖奉旨未允然應轉者
皆努目矣

帝于輔臣擬票及刑部諸拟間不適意則或抹或入輔臣必由淺之深刑部亦由輕之重然帝意淵微原未可測乃附會者之過耳聞輔臣遇台省諸疏徵涉逆鱗則以該部知道嘗試若一改票便從嚴時刑部諸司官畏縮尤甚刻者加一等以防駁巧者留一等以待駁一駁則重再駁則再重甚有假此勒賄動云上意不測者噫律例俱蕩然矣

廿二史記　卷一　五一

帝于刑部諸拟多駁每由輕之重然時有由重之輕者如某氏女已嫁夫、出不歸復寓母家一奸棍心涎其女慫伊求娶母不允怨甚誘殺母并幼子時母既懷孕刑部擬殺一家三命律擬凌遲帝謂孕作一命太重命改斬又刑部失陷封疆一案擬遣戍李植五鳴喜辟帝命改戍又擬棄城知縣劉肯與迎賊知縣劉業嵘不時決帝命改棄城者為秋後其矜慎如此

輔臣姚明恭致政一詞林作詩贈別內有免為太廟犧句人哂之及後輔臣薛國觀周延儒相繼賜死人始以其詩為讖語

帝好文墨初讀史司礼監內臣多閱史後多延師習時藝兼務博綜司礼秉筆六人以下又各有六八六部分值十三省各有專司故閣部臺省外訛靡不駁正焉乃輔臣多假手年深中書淺學庸流胡蘆依樣一命改票模糊周張為帝所輕多無暖席者

廿二史記　卷一　三三

帝感念皇生妣從羣臣請加皇后為皇太后時清濬媽見帝御殿悽愴動容及奉上冊寶帝以手拭淚不止

都諫徐耀長軀多鬚聲氣清朗司馬楊嗣昌以邊才薦一日帝召耀與侍御楊繩武對殿前繩武吐言如流畫地成圖平平數言耳都諫姚思孝面尤之耀俟思孝退語清曰耀書生耳若令

披甲彎弓寬不能而亦弗自為能此則吾之能
也
給諫左懋第思深士也言太夫人陳氏喜讀書
尤好說節義 清時上疏為開國靖難慘死諸忠
請謚太夫人聞輒擊節稱快其好尚如此懋第
或得母教居多
都諫徐耀聲氣自矜然時有委蛇冢宰謝陞將
起言官多阻之惟耀獨婉解得推或問之耀曰

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故阻之此他日隱
憂也不如從而玉成猶昔人言竊一分則受一
分賜耳
儀曹吳昌時為大行家若無人舊例每遇考選
必同卿諸公為政其視給諫萬樞等皆邈如也
及考選得禮部恨甚又思攫吏部一席極言于
太宰急推大行仍 上聞故其于三衙門皆不
能得

績溪縣民李世選自稱韓國公李善長十世嫡
孫捧有太祖御筆龍牌云善長賜死後駙馬都
尉李祺嫡子李盛慶貶績溪為民即臨安公主
出也因公主號泣上前故上賜之龍封々面書
云勅賜皇親外孫李盛慶受祖善長因國事罰
貶去守龍牌二百十六春為民依數滿封我此
旨到京開拆得復忠臣功爵護國永遠世々不
忘李徐劉勳臣保障我為主將代陳友諒天下

俱服十大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出給
李盛慶收執又封內勅諭末云勳臣李善長衆
臣諒淵偽坐胡惟容不曉自犯向後復查毫不
干渦事李善長開國保障十大功勞秋毫無犯
忠臣與我股肱心腹你為國為民我不忍忘天
替我常懼你先年同劉基一時敗友諒十六萬
大功令你男李祺外孫福緣已故止存三外孫
李盛慶長孫貶罰二百十六年為民後復護國

捧旨到京見主復韓國公狀過錢叛賓犀數目
國用養老三萬還你開國勲臣勅賜皇親云云
時常辨驗龍長二字臣字爵字相似餘不盡似
又書惟庸爲容李祺爲琪且善長之死在洪武
二十五年五月乙卯而此勅又云仲春月故閣
臣皆以爲疑適少宗伯錢謙益出都以所抄閣
中奸黨錄示給諫宗鳴梧且云善長之獄已有
招妻妾與大兒俱有招冥錄猶多諱安得有此

三垣筆記　卷一　二十五

故鳴梧疏談其僞及下撫按查云歲慶以三歲
貶與世選爲善長後俱寘但龍封真僞不可知
時給諫熊惟典先爲禱溪令語 清 云自下車以
來便聞世選爲善長後龍封相傳已久士大夫
及里民俱知非新假者 清 時爲刑垣請疏世選
方得宥還然已係獄十年矣龍封真僞卒莫能
辨惟司寇鄭三俊有批云若善長之功雖宥百
世可也

柩冒沈迅博學多才與同官張若麒皆以邑令
考選觸詞林楊士聰怒士聰常語人曰某司李
冷曹當以同籍薄致殷勤吾同里同籍乃漢置
耶其斜兩人以此迅奉改兵科司馬楊嗣昌意
也獨若麒不得嗣昌胸中固有傀劣耳觀兩人
末節可見往時翰林見前輩皆傴僂矩步每同赴
宴非前輩帖邀則不敢至迨推知與選氣稍驕
一日早朝某詞林以臂格吳編修偉業抑使下

三垣筆記　卷一　三十

其前輩也又翰林院一送拜官以小事觸怒詹
三十此官性許前輩云無此例檢討沈廷嘉笑
曰此其四府某太爺未可以庶常忽視之也若
詹園宣

給諫姚思孝與孫晉皆氣高邁考選獨不與同
官陳啟新商啟新怒故往者有考選預定之科
而江南考選知縣陸自嶽遂以訪單書翰林翰
林四字坐謫外及姚孫去國都諫徐耀每事與

崗啟新諂喜會江北銓部鉄耀不敢坐名以闗
置廠中央取得行人張一如思孝深病之其寔
啟新唯唯而已並不以斜也
方伯李光春破例推僉院御史中有昔為巡按
曾疏薦光春而今作屬員者光春心歉每御史
來謁供往答之非禮也帝廉知其事不旬日而
罷之
帝每于科道陞京卿必詰是遷才與否 清任刑
三垣筆記 卷一
垣時見同官數人皆借遷才二字鋪張數語遂
蒙欽點然京卿外遷巡撫者重則下獄輕亦帶
降惟留內者不數年便至部堂如山東巡撫解
學龍亦舊科臣以錢糧帶降不遷者九載又如
都諫徐耀輝力辭遷才不二年便少卿遷僉都
人莫能察也
壘丞戴澳居鄉貪橫後以京卿陪推巡撫澳念先
陪後正可翹足待耳非有以中帝所喜惡不黜

也時帝懲貪最嚴遂疏陳貪吏之害帝命指名
具奏倉猝無以應再四以詰不得已遂參及嘉
興司李文德翼平遠邑令王凝命德翼素有文
名而凝命則舊治福州以強項降補兩人單
欵皆臨期所取給諫沈迅不平疏駁之未幾下
澳鎮撫司拷訊或曰儀曹吳昌時與德翼同門
故事敗乃爾
故侍御李應昇之甥蔡士順自稱東林鄉人刊
尚書錄凡列聲氣一百餘人書冒携數十部至
京時都諫徐耀見有已名恐為異己所搆遂以
重價盡市之秘不出刊者固好事而市者亦小
胆也
帝命輔臣楊嗣昌督師討張獻忠親作詩餞之
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
氛從此靜還期教養遂民生其倚望嗣昌若此
初敗獻忠于瑪瑙山幾獲之尋竄入蜀復數破

襄陽事遂大壊木熊嗣昌惰惶死或曰飲酖也

司馬陳新甲入都風埃四塞見者已知不祥後

果棄市

三垣筆記　巻一

二十九

三垣筆記巻一

興化 李清 記

戊寅六月十六日東廠樓出聖諭勑揔督東廠王之心今年火星逆度兩次為災縊烈深可驚悼夫刑罰所以誅不仁緝訪必得真事苟或加之良善飾虛為害寔大絕命之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人情奸肖同多优詐亦復不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所蓄止許拘人或求親審叮嚀刑官

查其真者据寔發奏誣者即特開釋仍將首報之人反坐示戒不許經自拏人私自拷打彼卑官小民以衙門活計惟知嗜利少有良心是以有錢者放無錢者即呈稟所以真者不勝其狼狽誣者即使放去家財亦已盡矣甚者張冠李戴增少為多或久禁暗刑或苦打屈服可憫情狀令人髮指全憑爾心腹內臣以清嚴作標虛公為準固不可疏忽偏聽若事果偶悞雖已上本仍應檢舉改正則衙門偶有平反亦虛公聽之舊例有平反原衙門無罪不必堅持人罪偏執己見到底護短輕視人命非惟有負任使且損陰功亦不許因此揞延滋曠溺職戒之戒之特諭此密諭不發抄

帝憂國用不足發萬歷中所儲遼參出外貿易時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質堅味永與他參迥異惟儀賓吳昌時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聞此番

貿易獲數萬金

少司空蔡國用以會推閣員不與心怏怏及召對乃曰近來黨比成風國家大事皆為數人把持耳聲色俱激帝嘿然既退給諫馮元飈曰彼欲以此激上為黜用地耳今上無言氣折矣越數日竟入閣

廷尉范復粹與清比鄰不數日大拜清往謁見其中庭置案奉佛像晨昏跪拜而已時輔臣張

四知與蔡國用皆庸清語銓曹申佳胤曰若輩
緩不能益國或不至害人耳佳胤曰不然彼無
識又無力開敢粟擬或駁則心手俱戰粟只知
拯力附會恐庸々之害反甚于忮流也後果如
其言

司馬傅宗龍初見帝諄々以民窮財盡為言又
云餉不可加兵不必增帝初云卿言良是及宗
龍指天畫地言不已帝始不悅謂宗龍曰卿但

當料理兵事耳既退語閣臣曰宗龍所言半言
官唾餘何也自此兵部諸疏無一允者未幾下
獄

刑垣葛樞曾具條陳疏有自禮樂工虞以及水
旱盜賊邊兵之議增議汰京餉之額出額入遠
而治亂與亡近而得失成敗無一非輔臣啟沃
則無一非輔臣執掌等語帝加大圈十九命輔
臣票遣遂以說得是擬樞見疏喜清曰公禍自
此始未幾疏陳邊務批葛某不諳未幾疏救司
寇劉之鳳知府周光夏又批葛某市恩再發改
票遂降一級調用一時輔臣以私怨處人若此
也

司寇甄淑性刻及代劉之鳳為尚書愈甚每語
同官云但將應擬秋者擬徒應徒者擬戍々者
擬辟則上自不駁故一時諸司官無不深文者
吁可慨也

雲南二將張銓彭大通以失機先經撫臣擬戍
及事下刑部司寇甄淑改辟允之時事関兵部
司馬楊嗣昌仍改擬戍亦允之清心語曰此正
可惜題洗發使帝知法官深文若此又使天下
知帝無意深文如是也遂疏云此一事也而忽
輕忽重非兵部繼則刑部苛臣為此一事言而
寔不止為此一事言淑見怨擬是兵部則已為
失入當引罪擬自己則兵部為失出亦當引罪

時嗣昌以部臣蕉閣部遂不敢言而止然恨 清
極矣
司馬傳宗龍以復疏拂帝意下獄入獄門即索
錢及行至大門錢盡監門者閑不使入宗龍傍
徨久立俟續取錢至方任入原任少司馬謝啟
光下獄爲牢頭索詐不遂被拏數掌 清 以時正
久早疏請寬刑且列二事于疏末有不知提牢
官所司何事而致令獄吏之貴移爲牢頭之橫
二恒齋記 卷之 之
等語時提牢官宗翼明輔臣薛國觀門生許環
輔臣姚明恭門生也不悅責 清 以不得賄有把
持不過爲帝所懸者把持一改票即寄耳幸不
改票遂蓄怒不已偶一日帝名司寇甄淑至語
曰若司寇屬官貪法爾部即參處淑承旨又曰
若他官把持爾部亦參處淑不對而退時明恭
係淑同鄉又挾恨從後呼淑曰主上命公參把
持者不承旨爲何于是明恭主議于上兩提牢

官傳語于下此淑劾 清 之一疏所由來也輔臣
批云明係賄有把持姑着回話將一二同志見
旨嚴憂不測 清 草疏訖慨然曰吾不受賂又不
徇情所言皆官職之言欲回人以生而自陷于
死無此天道也況又有聖明可恃耶旨下僅命
議處吏部覆降一級照舊供職尋改降調 此輔
臣意也
司寇甄淑疏下或勸 清 托人以解 清 笑曰寧罷
三恒齋記 卷之 六
吾官且彼險且狠若以求解上聞吾氣節墮地
矣又傳御郭景昌素昵淑出其數十單款授 清
欲 清 入告 清 曰我爲諫官時對天自誓止就事
論事從不開人單款盡恐諫官疏下必播之海
內若以莫須有玷人名節無論公論難于自容
獨不爲他人之孝子慈孫地乎初誓固在豈以
新怨改且有言不先而待淑操戈方言若聖明
下詰將何以對卒不上

清自入刑垣見廠衛暨刑部日事苛僇武帝間
取数事及于寛政則録置案頭入之疏内以廣
揚當開導
是歳元旦朝賀罷給諌戴明説曰若令歳册封
矣　清曰不然近擬寛刑数疏将次第奉行恐未
聳聖聽先觸時忌已不能待耳又給諌王文金
以極陳催科之害被謫　清往話别且曰公以薄
税斂請予又将以省刑罰請徐之我将如公耳
三垣筆記　巻二　七
後果然
　清降調後周丞金光宸為　清言往者伊為侍御
時以言被謫則共製錦帳不稱慰而稱賀又詞
林胡守恒語　清曰往給諌呉家周以劾輔臣温
體仁被謫時先輩之言者給諌孫晋也往謁砦
頭與主人皆努目視　清聞而笑曰兩公俱言往
事吾言近事近葛樞被謫有謂渠太癡徒拋却
好官者今予又謫矣彼固無帳可賀想當代予
努目耳夫公論鬱于上則清議明于下今兩者
俱無矣二公太息而去
清奉旨謫外門可設羅詞林劉理順從未識荆
乃枉駕過清且袖扇以贈有詩曰丰采追儀鳳
平生矢拜颺中心如皎日世事付黄梁湖上峰
窮遠天邊雨露長宣公祠宇下相對且飛觴時
　清謫補浙幕故也又語人曰吾讀彼数疏猶知
逆鱗耳理順甲戌状元杞縣人為同袍二十八
三垣筆記　巻二　八
年所居止茆屋其子以庚午登賢書偶見其子
閲説一事遂撻其子而返具物及中鼎元鄉人
扁其門曰天從人愿後殉賊難
周少傅永淳先巡按山西劾巡抚李喬遣戍及
清給諌命下對人言輙惴惴首謁于垣以喬為
　清叔故也
次司馬王道直賂清言司馬傅宗龍入獄為牢
頭所詐清据寔入告後以此疏為司冦甄淑反

嗤奉嚴旨向諸道直又惴惴托人言于清求回
諸疏無辜及朱數年道直攝提寫而永浮亦已
冢宰矣乃知世上之欲為大官者必須先小胆
也

詞林黄道周上三疏一言司馬楊嗣昌不當奪
情入閣一言摠督方一藻撫遼事一言不必又
起復陳新甲為宣大摠督具言一藻與新甲両
疏俱在未枚卜之先五月間已繕完俾班後投

三垣筆記　卷二　九

會極門班後以道周方在枚卜具萬一或用則
已即為中堂班後又知此疏一上必忤旨不用
乃言會極門中貴索銀八両道周無以應至投
卜既下班後詭望乃並投三疏致帝詰道周當
用新甲時何不即言直待枚卜不用乃言明係
挾私道周亦不能對

岡巫金光宸與清別切齒曰司冦毒惡乃爾可
計傾也清曰彼以計傾我亦以計傾彼正相當
耳出爾反爾先賢格言嘗見周與来俊臣終為
牖下老死行當坐觀其敗不數月果為為廠緝
云受錢霖賄詣下獄當淋入獄時聞獄中紳民
皆欲痛殺秋審葉國華時提牢恐其致斃乃以
獄官房處之命諸囚無得近猶詬詈數日乃得
斃然受賄者寔其子也淑刻而不貪

凡六垣止陵歸必送同垣枣栗等四種菓物又
册封回亦必各送青布一疋此等事猶有簡樸

三垣筆記　卷二　十

之風

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送刑科合押于直隸
巡按監察御史杲准此則用硃筆大直于批後
又書後曰還日繳三大字乃送中官用印　清嘗
顧同官笑曰我筆下筆縱放如此若上及中官
見時必怒矣一日果命中官至垣詰責因告以
舊例取歷年所繳批進覽次日發出亦莫稽其
故也大約料臣僉押之由疑代皇后為之而始

者乎

萬應間諸諫官以藩幕謫者抵任即歸以待內遷然初謫院道猶用手本冠以舊銜而列今銜于後院道辭不見徐乃往拜以素服迎用主賓禮惟詞林項煜謫浙幕獨持書投帖仍文宗院道反往拜給諫葛樞遂踵為故事獨 清 以為自尊國體恐非所以共君命也欲仍如前會內艱不行

三垣筆記　卷二　十一

內臣劉若愚先為給諫霍維華侍御楊維垣所糾擬絞係獄 清 于朝審時猶及見之獄中所著酌中志略敘大內規制井井而所紀客氏魏忠賢驕橫狀亦淋漓盡致其為史家必採無疑然以如此博洽宏才而迫于太監李永貞心知永貞必敗而不能見幾托病以去致自罹于網為可嘆也

都諫姚思孝主持聲氣及被謫出國門送者如市應接不暇不三月 清 以言亦受謫而行送者寂然也止同郡給諫顧國寶及徐耀二人丞別立飲數杯即行孤立無異撲者喧寂乃爾判也豈知他日同列名賜環而獨蒙欽點者乃在 清 也乎

別駕朱術珣宗室也以欽召入京授戶部主政管草場乃具疏云以奉旨特召親承召對之官一出門時便被戶部尚書拏去買草又給諫陳

三垣筆記　卷二　十二

啟新冊封某藩賜之帶中途失之乃具疏云各役言此中多狐善竊人物二疏同日下觀者竊嘆

清讀滇志載洪武間傅友德歷觀郡守以謫滇遂家滇者為顧公傳及德後名山藏史槩皆因之及清給刑垣晤司馬傅宗龍問公果顧公後否宗龍但云上世傳聞如是耳因憶學士楊慎傳內謫某方伯將聘修滇志而因鄉士大夫有

欲胃嗣友德以覘世爵者慎不可遂去其官良有指也宗龍即天錫元孫其曾祖良弼嘉靖時給諫與慎同時欲胃嗣以覘世爵者必指此人也

給諫王文企先以庶常散甫得館即丁艱歸及服闋補官首以民窮財盡為言奉旨降調一生止此一疏

己卯三月帝召對倶考選諸推知于中左門命

先將吏部所試奏疏大意各奏其梗概韓城邑令左懋第所奏未詳已奏次員職名復命懋第再奏及諸臣各奏訖帝復出御題就試階下又命中使設水一甕于側內貯四箇少頃命中使移諸臣試桌東廊下以避日色其幽體若此後御定懋第為第一授戶科給事中懋第與御定狀元劉理順倶以第一先後死難亦佳話也

崇禎十五年五月帝從侍御張肯堂言録諸降諸臣吏部以名聞者十八人帝命取諸臣去國原疏與輔臣面議或指及某某帝曰此喜事者止點四人復職清名與馮難濟濟名賢寔不止此然蒙恩者再矣

清起補吏科不數日聞邊警以主恩深重冒險而行至淮安方遇座主少司馬倪元璐及儀曹周鑣中丞方孔照等議同行一日聞儀曹吳昌時改文選正郎元璐愀然曰恐非其福又聞給

諫廖國麟楊枝起為侍御孫鳳毛所糾相顧太息謂鳳毛不知何所憑藉輒排擠善類豈知有不然少司馬倪元璐寓淮有客獻議謂開登州某路以通漕運可省貼腳銀二百萬兩元璐以為奇於召對及之不一月即改戶部尚書帝欲節此廢耳然詢前後巡漕諸公云貼腳無幾客妄談也

河道揔督黄希憲于濟寧坐聞言首擬必敗　清

問故布憲云性在江南時見首揆弟正儀每得
乃兄手書即徧示親知招搖納賄又云差役自
長安來見首揆門如市上耳目廣終以此敗首
揆者周延儒也
舊例吏部由別部調者不過主政天啟時冢宰
趙南星在部始調兵部員外鄒維璉于吏部時
猶大鬨若以禮部正郎調吏部文選司正郎則
又自吳昌時始輔臣吳甡與昌時隙諷之曰聞

文選司一官必起家久任後輩無先者公或以
稽勳驗封帶管文選如何昌時正色曰上欲為
天下得人故特簡一文選況目前吏部諸君皆
予手援彼乃後輩也未幾果敗
帝一日語輔臣周延儒等曰往例巡按出巡皆
微服訪民間近則高牙大纛氣凌巡撫且衙門
前後皆啟竇通賄每奉差竣富可敵國宜重懲
以警時倩叔嗣京巡按福建與延儒同疏又輔
臣吳甡同里至戚也銓曹吳昌時以甡督師有
離心故藉口帝所指者嗣京欲重處以媚延儒
時總宰鄭三俊議轉年例亦堅不從也僉憲毛
士龍之糾緣此
吳昌時既破格調銓曹思有以堅帝意且箝制
臺省以春季例轉皆自己出吏部都諫吳麟徵
掌河南道侍御祁彪佳竟未與聞也科五道十
幾兩倍舊額盖因帝疑臺省橫屢旨申飭且恐

他日有指摘則以例轉挾恣為言耳時浙江同
鄉諸公集議東省吏部昌時麟徵彪佳皆往咸
努目視惟侍御向北詬誶尤力幾飽以拳
銓曹吳昌時欲破格外轉科道謂輔臣吳甡曰
惟此一着可為冢宰結知主上甡曰不然大臣
以休容為度尚保全言路子甫入而破格行之
若此端一開後此不肖者驅逐言官必藉冢宰
為口寔恐忠良之士亦皆寒心昌時不從甡乃

言之冢宰鄭三俊三俊然其言後以昌時意堅
意留一二人餘皆外轉然昌時意甚巧皆擇其
平〻者先之中情怯耳一時衆口交沸識者皆
曰昌時之禍從此始
輔臣蔣德璟語操閩音不甚辨然博學其談古
事則述二十一史。如黃河漏水。至于叢殘小記。
無不畢憶。其談近事則十三陵之迹。五部六府
之故寔與九関十二鎮兵馬錢穀新故之數無
三垣筆記　卷二　上
不手畫而口數也又嘗一日麗閣臣中二十餘
語勅皆立就文極典核同事駭服
舊例六垣例轉皆聽吏科都為政五科多唯〻
而已左右散以下皆不得以聞自給諫廖國麟
楊枝起等入始睢黃先輩謂其堪其不堪及銓
曹吳昌時越頴例轉人疑有所授都諫吳麟徵
語 清 曰皆廖楊所為時兩人皆下獄 清 驚問故
麟徵曰此皆伊素指為不堪者

都諫吳麟徵為 清 言銓曹吳昌時居里時凡公
祖父母皆執贄稱門下士。彼數冠博帶。此方巾
便服。延送至中門止。蓋以師道自居也。有強項
不執贄者即于上臺處媒孼故無不望風而靡
也。
清 為刑垣時見言路諸公以頻過輔臣為愧至
此畨則不然每過輔臣門馬肩車轂非其科即
其道周延儒喜軟美故多媚子吳甡尚聲氣閣
三垣筆記　卷二　上
出偽士惟蔣德璟有才名喜掖後進故名士多
附焉
清 族兄沛輔臣吳甡甥也 清 賜環北行沛曰弟
行矣何以益吾舅 清 曰但不為累沛曰何累 清
曰不肖者食利則假同邑相公以招搖賢者好
名則假同邑相公以標榜皆累也及抵京聞周
吳二輔臣家人競挑激時給諫韓時愈 清 同邑
同籍也相見戲眉曰吾輩一門人一同里兩姑

難爲姊若何　清曰非公事不見非公服不見耳
如愈首肯故二人游二輔之間獨得免于評論
也
給諫韓如愈起家單門然爲令賢及居言路亦
孤立無附時江南北輔臣一座師一同里皆不
賸也　清登其堂見大書一對曰見地一分南北
便是小人脚跟不着東西方爲君子　清爲楊去
曰予與公刻心可也何必對
三垣筆記　卷六　七
往例朝審時刑垣必具一疏不過故套耳時用
法慘急　清具疏云近見皇上批駁諸招或曰所
擬未足蔽辜或曰還看確擬具奏夫謂所擬未
足蔽辜是罪浮于法未可輕出也謂確擬具奏
是情未合律未必盡入也乃讞獄者不能仰體
致舉確擬具奏與所擬未足蔽辜者一概從輕
之重悞矣時輔臣見此數語恐拂帝意止批該
部知道帝以朝審大典欲申飭數語又發改票

輔臣疑帝怒擬票末句云李具不必襲陳帝仍
不允始改票云朝審矜慎敕諭已詳着與審各
官虛公祗遵以成明允帝改朝審爲二審又加
敕諭爲十年勅諭其精詳如此
給諫曹良植與馬嘉居言路相厚　清偶一日往
謁馬嘉門者固拒因指良直扇詒之遂得進時
馬嘉尚未櫛沐與良直同話內室　清曰言官難
兩公問曰何難　清曰言有言之流弊如謫官杖
三垣筆記　卷二　十
獄皆言官本分惟以一疏故而或云指示或云
附和推戴致君父疑而察究攜此流弊也又曰
往予初入垣言事甚銳獨同鄉金光宸語予云
天下好事不是一人做盡予初疑及以寬刑數
疏奉嚴旨他無所念惟念老母在堂恐貽慈憂
方嘆金公之所言爲不悞耳兩公知清諷彼不
悅甚
司副熊開元故給諫也往因給諫周瑞豹作令

時以錢粮未完先出己貲代納故得與考選已
事發奉旨議處時首揆周延儒以瑞豹為門生
力救之且言如瑞豹類者甚多故牽及閣元亦
坐謫至是欲求賜環又以非建言不得心愈恨
糾延儒一疏寔廷尉孫晋授意人疑晋欲吳甡
為首揆故有此然疏中所指皆藥石也未幾晋
出為宣大總督閣元請對意在攻延儒故請屏
人諸臣請退皆允之惟延儒等退則諭之故閣

三垣筆記　卷二　廿二

元不能暢所欲言帝命閣元具本蓋欲其真發
延儒之過延儒心疑札銓曹吳昌時至閣元寓
故閣元疏中所言半為昌時勒刪帝怒謂其陰
陽兩可幾欲置之死金吾駱養性為延儒援用
甡以序不應及獨為不可一日帝召對言及各
衙門弊竇多端甡言錦衣衛尤甚衛役冗雜宜
加清理近有疏已擬旨兵部察奏如寔當處分
延儒亦言近日緹騎奉差遠人詐嚇尤橫養性

不悅適閣元及給諫姜埰廷杖旨下養性密語
同鄉給諫廖國遴曰上密旨置兩人于死不奉
詔國遴以告給諫曹良直良直即草疏入告謂
上無此旨養性不宜謗君上有此旨上有此旨
養性不宜自詡疏上以為必勝然竟留中自此
恨良直入骨帝一日忽召養性至以疏示之養
性飾詞對遂解不知其所飾何詞也然帝亦無
意殺閣元矣已再訊閣元遂盡舉諸臣私語以

三垣筆記　卷二　廿三

對太約皆指延儒守不潔而昌時所言亦俟入
疏內疏上帝發閣使延儒知之具意可知矣此
他日所以死也時甡勸延儒宜自引咎而請釋
言者延儒不從
廷尉孫晋先在言路以聲氣自雄然為人圓巧
善于迎時及總督宣大清謁之城外見其身着
褦襶忸怩作書生面目關處江南江北兩輔間
頗有趨怍故出之若之何以封疆為戲也至納

言宋學顕所舉邊才乃同里錢位坤位坤故南
職方郎中風流塲中豈有折衝之能耶邊事安
得不壞

冢宰鄭三俊以聲氣與儀曹周鑣客每入謁見
非竟日不出揭陽令張明弼鑣母舅又師也撫
按交薦三俊獨欲處之曰吾有別鑑又原任封
卯令曹宗璠之婦兄某以銀六兩餽邑紳秋曹
邊之靖為廠緝禁錮具疏求雪久閣不發人皆

謂鑣所為 清 不信曹張出鑣手書保札示 清 先
諄諄引咎後云此後患難功名皆鑣所任且有
同邑諸公花押而廷尉吳履中列名焉時鑣為
給諫韓如愈所料恐兩人亦乘機出疏是耶非
耶

帝以邊警日迫與輔臣周延儒議南遷命無洩
儒聞懿安皇后語周皇后云此延儒慢皇叔也
宗廟陵寢在此遷安往且歷言延儒短周后以

聞帝大怒遣宦者往詢懿安家傳語者懿安堅
諱帝堅請懿安忿甚欲自縊帝不得已遣延儒
代往蓋觀其後也一云金吾駱養性重賄周皇
后父周奎教后言于帝未知孰是

輔臣周延儒出征邀給諫方士亮從行與 清 皆
同門也時幕客猥雜 清 因語士亮曰凡觀人當
覘其骨氣今日掃門他年下石非兩人也若非
門生須不屢邀不往若是門生亦不邀不往方

可信耳軍中暇時亭以此語之且其行時識者
知帝意疑之必有朝行夕伺者及至軍中周摠
兵劉澤清為中軍摠管諸大將及偏裨奔走如
蠅猶居長安時承其意指也內官寄以聞帝乃
大疑矣

三垣筆記卷二

三垣筆記卷三

興化李清記

癸未正月初二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又三日午後傳各殿脊烟起疑有火災請輔臣出視見各殿及門脊上冉冉若炊烟而微淡久之乃息亦異事也

三月湖廣塘報李自成攻陷襄陽承天失守帝召對閣滌諭輔臣吳甡曰卿向歷岩疆可往湖廣督師以圖恢復甡請發勁兵假便宜以往帝命條奏來看甡疏言自成蹂踐兩河聚衆數十萬我兵怯弱未敢一矢加遺總鎮左良玉退避漢陽不敢用命殺賊而乘亂肆掠臣此行必得精兵三萬敢戰之將統之南征方可恢復承襄掃清陵寢南京為重地恐賊窺伺亦當兼顧而兩河則責秦督孫傳庭出師南北夾剿疏入不下甡請面對帝御文昭閣召入諭以所需多兵難以猝辦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甡奏良玉跋扈近聞部督師九檄徵兵一旅不發又河南總督疲卒數千僅充輿從臣即洗精國靈不過仍如閣部而良玉退居江漢更有甚于河南若臣督領戰將自統精兵進可遏剿寇敵退可駕馭驕帥若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耳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時輔臣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兵甡言臣之請兵正為督撫無兵耳使臣出而仰向張鎮束手待斃然後呼籲事機一失臣有不忍言者帝始怡然曰先生言是乃命下兵部議司馬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兵七千劃料兵二千京營兵一千應又言此項兵馬皆發往北必俟敵退方可調度帝曰姑俟敵退兵集啟行未晚也尋演復其揭留唐通兵已得旨又請集所調兵時帝命兵部另議徵調竟無一兵遷延久之

甡遂得罪初閣部楊嗣昌出視師九調良玉而
九不至嗣昌竟以憂死捻督丁啟睿代之則往
來依違為良玉調遣文書時人請為左府幕矣
甡之所言不為無見但良玉素服甡威名聞其
至傾心聽命且欲屈節以見乃剸至趑趄以待
成命中格而國事隨之以敗誠関天意非獨甡
之罪也
輔臣吳甡奉命剿寇久之不行而首揆周延儒

承旨代征朝拜命夕出都司農倪元璐述輔臣
將總擬語曰上欲吳公速行幾語相懟者再試
觀首揆疾趨可見情具以告甡〻曰無兵安往
時都諫孫承澤亦力言宜速甡皆不以為然蓋
因甡屢請奏行以無兵為言帝曰徐之敵退則
兵集獨往何益然帝意寔欲甡先往而兵繼之
也初甡奉命後督臣孫傳庭將出剿闖帝以語
甡〻力言宜持重毋信閒諜以墮賊計帝不以

為然則已微見其端矣甡又面奏欲疏請剿楚
賊為民米困兵火即微亦必不能應且今仁聲
先路則安民即剿寇勝着耳帝允之及疏入留
中
捻兵白廣恩本流寇麾下兵數萬甚銳時督臣
趙光忭為人粗率先未深知廣恩遽請帝召入
錫之宴用為武經畧時帝竊誅諸大帥又故經
畧袁崇煥亦以召誅廣恩聞遽請帝召入擁兵

不至以索餉為名盤桓真定城下輔臣吳甡欲
帝嚴旨治罪而已為力救牽剿寇自贖以遽揭
請廣恩甚感不數日帝命內臣二人賫銀二萬
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由是意驕遂不為甡
用矣
秦督塘報左良玉兵駐武昌賊船過漢陽為良
玉兵未進帝遽遣中貴金帑往營諭之未幾
楚撫疏至並無追殺有功情狀輔臣吳甡遽具

揭言良玉坐視承僕之禍退避河南方懷疑懼
而上復遣內臣往若追殺襲虛疑懼愈甚乞暫
停遣俟察寶命兵部差官照常賚賫未晚也帝
御批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為措給粮
餉朕故加意激勸留此一枝勁兵助先生徂征
半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帝之寬假良玉若
此
輔臣吳甡語 清 曰我日請兵々不集若出國門
三垣筆記　卷三　五
恐當事者愈作秦越人視耳所請總兵唐通兵
又為輔臣陳演揭留云關門不可無備不得已
刻期辭朝行之前一日出勞從騎帝猶命內官
賜銀牌給賞越一日忽齎其逗遛命轂行入閣
或云此駱養性之媒孽也
輔臣周延儒應對累擬機敏稱帝意而寬容猥
褻酬酢紛紜竟忘帝為雄猜主也及北征歸帝
猶錫之宴手玉卮賜飲又失機督臣范志完趙

光忭等或戍或徙不由刑部閣擬皆從輕帝悉
俞允不數日命九卿科道會議惟五府一疏曾
稱其有功無罪其餘科道議單皆褒貶相半獨
都諫曹應遴被論註籍出一議單托內官持至
議更峻未之用及 清 等入垣見是日新下一疏
乃應遴數日前所上也中二語云首輔之功何
減韓范觀者失笑
往例科道疏至驗皆控御前無抄發者抄發則
三垣筆記　卷三　六
撫按及部疏也會給諫劉昌字數男前糾督臣
趙光忭又云督臣范志完可用志完河南人與
昌同鄉光忭江西人與都諫曹應遴同鄉也及
疏下志完已決裂故不直昌字疏者眾但應遴
抄發故耳昌怒疏劾應遴歷數其故中有云譬
如倚門妖態送故迎新愛憎易心于輔盼譬如
傅粉梨園粉男飾女黑白換形于酒史疏上留
中都諫曹應遴與給韓如愈皆兵科或言散員

不宜糾都諫如愈正色曰若都諫嘗劾敬之若
都諫奸則糾之吾發居言職敢恤嫌誼而欺明
主哉遂疏糾有云應遴先爲楊嗣昌私人使辟
庭中呷啞闒側故由兵部改兵科者嗣昌力也
迨嗣昌既死則力攻嗣昌疏請剖棺戮尸夫嗣
昌即有罪即應剖棺戮尸而豈應遴之探尾生
前反唇死後者所宜以怨報德哉其反覆一也
嗣昌既斃則附薛國觀然雖爲介紹而進之者

三垣筆記　卷三　七

國觀同鄉詞林衛胤文也迨國觀逮戍又疏彈
胤文爲辭免地時胤文微色發聲云彼手書尚
在應遴始惶懼求解得寔無言其反覆二也國
觀既斃則又附周延儒近于公座語人云我一
生不負周老先生迨延儒奉旨看議又則從註
籍中倉皇送草讀其議凜然霜鉞矣及臣歸垣
發抄則云首揆之功何減韓范又應遴疏云議
草方上娼嫉旋下詆延儒抑詆韓范耶其反覆

三也昔呂布始反丁原再反董卓則爲二反劉
牢之初反王恭繼反司馬元顯終反桓元則爲
三反應遴之反二耶三耶且耦牢之而過布矣
次日帝置紅匣中命一內官送閣擬票閣批有
缺部參看等語竟留中

司馬楊嗣昌除奏機宜自一至數十繩繩不絕
人笑其以叩擊賊耳及主政湄應遴改科亦蹝
其故智日具一疏帝一日召詰曰汝爲兵科嚴

三垣筆記　卷三　八

整守禦功罪約言不煩足矣日疏何爲應遴懇
而退

詞林魏藻德前科狀元也先上屯田練兵等疏
平平耳故留中至是忽召對褒其前疏語畢云
朕將大用藻德遜謝帝曰國不聞惟辟作威惟
辟作福耶數日大拜

首揆周延儒奉旨看議給諫袁彭年先以司理
轉儀曹因病乞歸及起補復疏求考選輔臣陳

演嚴畝不行彭年又托儀曹周仲建言于首揆
周延儒再疏懇允始授科至是乞差不下杜門
養病及見會議首揆旨遂首糾延儒疏列多人
而不敢及仲建仲建太息每指堦前石語人曰
此其跪天指心不負政府處
輔臣周延儒看議甫數日僉事雷縯祚回奏疏
即列大僚則范景文等詞林則方拱乾等言官
則朱徽沈應培袁彭年等景文雖延儒同籍然

甚疏每謁則辭不見拱乾新入都徽與應培皆
門生也疏中所劾帶劍加塗抹若甚怨首揆者
且名縯祚見越數日抵京又越數日方名對帝
意若不屬者及見召拱乾與薦拱乾辨析甚明
且云臣不敢自謂賢即果太不肖欲為賢臣范
志完行賄而獻騎充斥安敢載數千金入都且
志完乃延儒門生又有子為金吾賄豈藉外人
縯祚遂屈不數日命復任亦無優擢人謂輔臣

陳演容聞之也縯祚初奏延儒召見揚〻有驕
色以揔憲自居大書掌扇不要錢不怕死武德
道己命復任始氣沮首揆周延儒既奉旨放猶
疑給諫曹良直與吳甡有言托輔臣吳甡代解
不數日良直糾疏忽上時甡尚未出都良直不
時過從故人愈疑之甡語清云彼晉人以吾撫
晉故云門生渠自為之吾不知也疏下亦加塗
抹與僉事雷縯祚前疏同然良直數日前又稍

過蕭揆若甚歉洽殊不可測甡將出都語　清曰
章語襲君弗言及首揆人將謂我教之後閹孽
出疏糾劾臚列六十餘款又客疏一封力言輔
臣王應熊為延儒私交疏上皆留中延儒之逮
與應熊他日之至而旋斥皆由此或云閹孽諸
款皆得之給諫廖國遴楊枝起姓入幕時所記
也甡行後輔臣黃景昉語　清曰吳公必有後禍
　清問故景昉曰每閣中見劾首揆疏必云是其

發縱恐浸入聖聽禍必漸及耳其意蓋指輔臣
陳演也演素與姓不協故云
銓曹吳昌時與金吾吳孟明密及駱養性以楚
人絕畫革孟明諸廠役與昌時相通者昌時怒
欲除養性以己心腹代適侍御朱國昌所糾養
性所費幾及十萬方解或云皇親周奎力輔臣
周延儒亦有易養性意故養性并怨之
輔臣陳演銓曹吳昌時鄉試座主也周吳二輔
三垣筆記　卷三
臣罷昌時與給諫曹良直筆百計圖演聞演親
過昌時寓致殷勤且托人語曰俟入春闈訖即
行然恨昌時入骨矣
帝御中左門台侍御蔣拱宸與銓曹吳昌時對
簿命錦衣衛備刑具昌時初詆拱宸監軍時匿
失机不奏帝詰之拱宸對多支飾命拿送朝房
候旨又詰昌時通內各款昌時堅執不認帝命
錦衣衛加刑足夾幾折不勝痛楚、曰臣俱承
認便是遂下之獄事訖帝復作色語曰兩輔臣
負朕朕待周延儒厚乃納賄私行罔知國法又
朕命吳姓督師百計延挨為推卸地延儒被糾
姓何獨無糾既而曰朕雖言如此知終無糾之
者本宜一同逮治姑念國體所關着錦衣衛俱
喚來候旨時帝攜皇太子同出立久亦倦極倚
地蓋輔臣陳演孽姓于與金吾駱養性搆姓及
延儒于外然激成兩輔臣禍使群小藉為口舌
三垣筆記
者又給諫曹良直為之也
輔臣吳姓得罪被逮南京司馬史可法疏言姓
賑秦撫晉素有重名日前奉命督師以調集兵
馬躭延時日但姓拜命時即將布置情形移書
于臣又慮鎮臣左良玉不為用即委良玉差官
持檄慰勉之身雖依于闕下心已徧于行間至
于慮將帥跋扈而力請多兵亦非得已也自來
督師撫楚原各有兵萬餘自左良玉倡議勤王

盡被收去江督袁繼咸屢次發檄索取僅發三
百五十餘名疲兵而楚撫王聚奎則求一名而
不得若輔臣視師兵力不厚豈不有損兵威而
辱國體乎臣于六月間暗往淮上責以君恩未
報相對欷歔一時偶悞其罪或在可原今後可
責其自贖也疏入留中
銓曹吳昌時先攻陷故輔臣薛國觀内閣中翰
王陞彥以乙榜坐罪棄市至是人夢陞彥曰吾
二垣注記　八〻　十三
已斷上帝冤獲伸昌時不日即禍及矣未幾果
難作
庶常鄭鄤銓曹吳昌時一附詞林黃道周一附
冢宰鄭三俊人欲擊鄤恐累黃公欲擊昌時恐
累鄭公故帝獨斷誅二人即孔子誅少正卯不
是過也
給諫黃雲師 號雷岩 侍御王燮 號雷生 皆疏糾
冏巫賀王盛時人有二雷擊一賀之笑時辨疏
先糾疏下云賀王盛已有旨了後竟不知何旨
越月餘雲師疏方下

三月廿七日已　又三

十四

三垣筆記卷四

興化李清記

清為刑垣時見言路諸疏以四日下。閣改票亦
六日下及此省入垣獨異或數月或半年一年。
尤可異者督撫或請兵餉或補官皆中格、又邊
警已退半載。而諸告急疏猶續下。傳者以為再
至也。

督臣趙光抃猛率喜設兵以遏警就不聞于其
山中遇敵諸將欲走惟光抃坐地不起以死自
誓諸將迫之方斂兵稍避得免然卒與督臣范
志完同誅人頗以為冤蓋帝因白廣恩一事愧
且恨不盡在失機也

司馬馮元飈與司農倪元璐同心剔釐請核餉
請餉則核兵此兩部通算法也後元飈以憂勞
成疾帝遣中使往視賜米酒等物名賜寔瞯也
尋以真病得放天津巡撫元颺年耄言路諸公

皆知不克勝任然無敢糾之恐得罪正人後閣
勢漸迫不得已以弟元飈代歸後二人相繼卒
元飈清介元颺機敏弟或不及兄然兩公居鄉
甚善故皆得令終

少司空陳必謙聲氣夙望也語清曰往時東林
初起皆仗楚人為先鋒今不與合反與角若用
其銳以反攻吾黨敗矣不數日周吳兩政府相
繼敗時人皆謂金吾駱養性所為養性固楚人
也

宮中有秘室以錮不啟帝命啟之見座中有元
朝會圖一冊北人南人皆分行拜帝見之不悅
此銓曹吳昌時覷得之內侍口者外傳啟畫三
軸非也

司馬張縉彥初入都名對忽傳司空范景文接
客封已出對諸廷臣長吁曰新大司馬經濟乃
爾及詢之則縉彥奏周府金銀數百萬皆沉汴

河欲逐慎洛司官作速打撈故也會國危不果
行
帝用人屢不效又思用侯伯曰畢竟是我家世
官其最屬意者襄城伯李國貞與撫寧侯朱國
弼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也國貞後殉
難
帝即位後每勤召對人漸以口舌迎合之侍御
黃澍尤甚而最後無賴董心葵亦繆邀召對給
三垣筆記　卷四　三
諫章朝薦疏云臣子任事決無不出于朴誠而
能克濟特難者然朴誠之人多得之老成練達
遠不具論邇來督撫中稱足任者如盧象昇史
可法亦祇定心做事若與楊嗣昌張若麒等紛
飾鬧辨必不能遠過由是觀之在此不在彼今
日口舌相尚攻訐滋勝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定
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名對維勤無
所逃于電照然既察其才辨又當察其朴誠若
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滋焉嘗試追悔何及
疏上留中
往例司禮監內宦如外之翰林不由他衙門進
元年冬帝始親考命作時藝首出事君能致其
身題考中鄭之惠曹化淳皆陞隨堂後又拔李
端入司禮端京師人本子衿然入司禮後頗交
外廷後賄敗自殺
東林諸君子皆以氣節文章相高即閒有假借
三垣筆記　卷四　四
猶存白日面目耳清初入垣猶然及環名後多
改前轍而省中尤橫肖具疏云臣見古忠臣事
君安則不逢其所善而遇警則必急其所憂今
皇上宵衣旰食日勤咨壓者非憂在邊與寇乎
故臣為今日黨門戶獨與諸臣異蓋諸臣所持
在內則為別忠別佞清議獨標之門戶而臣之
爭在外則又為防危圖安仔肩共力之門戶也
一日遲警今特暫息耳然再逞李何若問北門

之鎖鑰誰司則當以三協為門戶一日寇氛今
猶盤踞耳倘揚帆奈何若問啓鑰之扃鍵誰轄
則當以兩淮為門戶臣謂國家兩門戶莫大于
此而大小臣工所當急圖鞏固以寬我皇上焦
勞者亦莫大于此昔宋韓琦范仲淹皆經畧西
邊而還其績登撥發也雖二三胥小百計媒孽
然無能揭其邱山之望而君子終勝小人終屈
則真封疆于外正以持門戶于內也且今之門
三垣筆記　　五
戶亦駁駁亂甚矣蓋始猶邪與邪角今則邪與
正混言夷行始文章之外另有肺腸致涇渭不
分可嘆也乃其最無賴者忽呼喔入幕忽叱咤
反乎世道江河長此安底夫士君子行己當于
炎寂尋令故非獨奮如嚴嵩專如張居正所宜
裏足即生塵三楊門終是趨炎有心耐冷無骨
耳況下焉者乎故臣謂門戶之大敝極蠹生此
為甚烈而孰正孰邪將安從辨則請仍從封疆

辨之果閑門誦經閣敵服戰必王欽若輩也是
為真小人小人愛其身采飲博戲讙呼兵對敵
必寇準之徒也是為真君子君子愛其國故謂
去湖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猶中主狐疑之見
而惟以秦分之誠為任事之虛是定立品之端
邪則諸臣固不必以門戶自標皇上亦不必以
門戶致疑且相與淋肝協胆人人自赴于籌邊
畫寇之場已耳由是功不自我立可也朝廷苟
三垣筆記　　六
有肩事之人此身則不必在朝廷由是恩不自
我居可也封疆之門戶鞏而朝廷之門戶合一
道同風其在是乎疏上留中再疏云臣觀自古
忠臣謀國時平則崇清議而勢急則幹寔功故
臣近者有疏欲諸臣以籌遼畫寇為先然非盡
言捉醒恐猶觸膜而元黃水火之戰不向外敵
而向中朝也夫自古君子與小人角無論兵即
以君子與君子角究竟何便宜之有是故宋難

蜀翔之憸慄則君子分曹角而君子小人伺間
起問曾去雒客蜀否問曾去雒客翔否問曾去
雒蜀之諸客否蓋至感生抱蔓而怨深狐兎始
追悔向者同根之煎為失策也嗟其晚矣故以
君子與小人角猶勝負半惟君子與君子角而
以小人乘其弊則一蹶不振之道且今之君子
亦豈盡如雒蜀翔之徒卓然猶以自標哉不過
二三敗類貌君子而寔小人者此分門彼別壘

廟堂之心戰猛過蛙黽于封疆何利之有且不
特此也遇君子則能為君子之言或理學或節
義既欲襲弄箕之百舌以鼓喙遇小人則能為
小人之事或情面或睢盱又欲效獻媚之尾九
以掃門比比是也謂是崇清議乎幹運功乎諸
君子何助雞焉昔唐安祿山叛起郭子儀為帥
時李光弼素不相能入見請于儀趨抱上堂而
泣曰今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故人

知其能收功于百戰而不知其止收功于一着
夫所謂一着者人和也今敵驕兔橫勢極倥偬
而文與文相鑿若身居戲務其識出唐之武臣
下矣臣聞鷸之為器猶獨繫則壯士折筋而合
捐則懦夫增氣適來餉匱矣而兵懦而驕矣督
撫或才不副任矣或用違其才矣若止以一人
肩一事而不合衆人籌一事非策之長也臣願
自今以始上而閣部中而台省部曹皆妙作腹

外觀而以群力佐獨舉之不及一若人人有户
兵二部責又有督撫責者然且使諸臣畢群勵
除敵之戈則同類之戈自息何也專于此則不
分于彼也然則伏馬之不鳴乃為息乎蓋鴟鴞
必搏尤望鸞鳳來儀若既彼鵰鷀代我彌射猶
蛇蟠螫人之肺腸耳此臣願為司言路者下一
箴砭也若夫是非淆于盈庭而聽之衆咻則愈
惑端邪迷于築舍而裁之聖斷則立清臣尤望

皇上簡發諸疏立賜剖決是者俞之非者置之
其有倒是非而混端邪者不妨發之輿論決之
獨斷諒懲一二以警其餘則此日嚣風其少息
乎疏亦留中
帝每閱章疏必偕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
疏須觀其立意或荐剡市恩或救解任德此意
立處若鋪張題面而娓娓紙上者奸耳毋為所
欺也
三垣筆記　卷四　乙
時貽郯陳岐山以胥寓常見陳組綬年尚少貧
而能文衣食之後組綬登第於樞曹因兵部火
藥局一武弁罷職去偕岐山子至京補之甫三
日局失火組綬恐岐山子因此失官乃與同年
樞曹李青私計謂前武弁已去職且失火罪輕
可以其名代不意然不測立命棄市是日青即
見無首人來索命數日死組綬為含殮歸又見
無首人亦數日死岐山子復為含殮訖急歸至

良鄉又見無首人卒于邸逆璫魏忠賢初得志
時曹欽程以一主政糾四御史乃周宗建李應
昇黃尊素張慎言也後三人皆死鎮撫司慎言
戍　清為刑垣時因多官朝審點及欽程名驚其
猶生五年中尚有二處存不知帝何以不誅閹
逆陷京師欽程遂為漏網可嘆也
輔臣陳演前失帝意屢疏求去已得旨捴督王
永吉上疏劾之言其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
三垣筆記　卷四　十
遠害不忠不孝當誅且歷數其栽培撫撤保督
諸罪狀演聞之自愧于心遂不敢行因罹于闖
禍
清以刑對淮藩行甫出門散步節損忽折足闖
逆入都　清繳節南都夫節者君也節而折君其
亡乎
清奉差至揚州遇輔臣周延儒舟欲入謁諸僕
以縱騎同舟阻予曰此豈門生所為耶恒赫而

疏之患難而親之何害及見以聖慈不測為憂清勸其速行又曰今日彈劾之人半是昔委蛇之人何也惟太息而已

清奉差至姑蘇賠詞林徐汧銓曹吳昌時兒女戚也語清曰吾知伊死久矣人皆欲市恩令人感伊獨欲示威令人畏如杲〻敢官其〻罹辟皆非其所為輒宣言曰忤我眾怨所萃能無禍及乎

三垣筆記　卷四　十一

崇禎末有商人自燕東載花荳渡淮反出賣如人首然耳目口鼻咸足又徽州一民家牛生犢二首誠異事也

甲申二月闖賊勢日熾迫真定逃抗徐標為叛兵縛去簡討江偉作書寄同年給諫陸朗云闖賊襲據真定去神京咫尺都門外一步不可行而奸細滿都城米銀外無餅斗粟分文都太倉銀庫不過千二百兩內府構地不過四五十萬何以立國諸大小臣工無一人可支危亡者聖主日見求進焦勞無計今已調取吳三桂唐通入援而邊警更烈闖門危殆真不知所底而付之天命如聖主何如東宮何此所以憤恨于早時誤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積漸至今尚何處伸其狂喙耶南中賴史可法稍定耶廟議又要移動弟正色言之曰諸公並江南亦不要

三垣筆記　卷四　十二

耶年兄此時移孝為忠久臥苫次不妨挺身為士夫百姓倡江南一路作何防守賊得志于北必長驅而南其不為秦晉續也幾希矣賊之奸細想亦滿布南畿內地可慮真定之失賊尚未到而內已縛總鎮送出矣賊之奸細有算命者有開店者有作前程者有技充將領者種〻奇幻地方官與地方士民共緝之方可得其情狀年兄與史公祖各臺公祖商而密行幸甚幸甚

今部門所恃吳唐二鎮兵馬得勝則旦夕尚可恃若有意外之變則三四月間已不忍言弟死不足惜南中當思萬全可也嗣後每與親知遇無不談朝事泣下因與同門給諫吳甘來容訂同死後如其言

闖賊圍京城詞林馬世奇與樞曹成德書云吾輩舍一死無別法吾不為其難誰為其難者而德亦復書云人生慷慨仗節易從容赴死難吾

輩為其難亦為其易乎人云弟老母舍妹爭欲先引決弟止之志在為其難然慮變起倉卒吾輩無以自明敢復以二義相商也已妹先自盡德哭視其繼其妾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張氏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妾皆歿亦自縊惟繼妾一妾一子留居江南金壇縣得免越數年訛傳德未死旦夕將至其內人忿然曰若渠果至吾輩必死名死實生雖生何顏其

刑于之化若此

帝甫五歲生母皇太后早逝登極後以不得盡尊養為恨宮中轉太后遺像必嗚咽泣下詢乳媪或云未肖益大痛遣中侍偕畫工詣新樂侯劉文炳第命瀛國夫人口授之三易粉本具函藻以進帝俯伏大明門迎入安置奉仙景神諭殿上食如平時輒痛哭拜伏不能起因進文炳祖瀛國公祖母太夫人封號後數恩文炳父叔

兄弟第宅祿米恩加無算當甲申三月初旬適瀛國壽八十帝益欷歔思皇太后不置帝之孝如此

新樂侯劉文炳素與駙馬鞏永固善永固尚李選侍所生皇八妹者也甲申正月文炳偕永固名對中左門首請分封永定二王不果三月十八日中使捧詔諭文炳永固率健丁護駕而外城已陷文炳于十九日投井死永固亦縱火焚

公柩自刎死當文炳與永固十八夜入見帝時帝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帝哭文炳與永固及左右皆伏地哭次日遂有煤山之變

惠宗之亡有皇太后吕氏在上今亦有懿安皇后在上惠宗之亡有三皇弟今亦有三皇子惠宗之亡有馬后殉今周后亦殉離且廟號之上與謚贈之加自二帝二后以及東宮諸王塋前

後殉國諸忠皆辮集于孤光烋若一案然尤可異也

福王在金陵先從内閣高弘圖之請上帝廟號曰思宗請改號屢擬皆駁最後少宗伯管紹寧疏言謚法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有睿宗有仁祖又有仁宗卜世無窮嘉名有限乃以敬毅二字請上命用毅

偶讀一闕帥集見稱帝為威宗按漢桓帝廟號威宗言無功德也又北齊主高洋先謚文宣其臣祖珽有夙憾上書言先皇有武功不宜謚文宜改威字廟議從之蓋暗詆高洋之暴戾也今以威字稱帝殊不合帝之功德亦見寡陋者之妄稱耳

帝廟號既改而禮垣都諫羅志儒復以陵名請商之清清曰改新廟號當以故廟號名陵曰思陵志儒是之

三垣筆記卷五

興化 李清 記

帝為信王時嘗夢烏龍蟠殿柱又偶遊本宮花園、有二井相離甚遠帝戲汲于井得金魚一尾再汲一井復得一尾浴瀅光耀左右皆知其異秘不敢言

熹宗初即位帝猶在沖齡忽問曰這箇官兒我可做得否熹宗曰我做幾年後當與汝做人以其言為讖

熹宗大漸逆璫魏忠賢方柄事懿安皇后白帝入繼大統戒勿食宮中食帝從戚畹周奎處作麥餅袖而食之

帝即位數日大璫王體乾魏忠賢侍側及立枷事體乾奏曰非大奸巨惡法所不能治者弗用帝慘然曰雖如此言亦太虐矣忠賢默然遂傳免立

帝初即位以內臣崔文昇用泄藥致光宗晏駕欲殺之忽內官群譁嚣不可止帝問故曰崔官兒好人喤不應殺帝命免其死越數日徐訪內臣為首數惡人皆杖殺之

帝聰明天縱初即位時視諸臣每有不足之意一日召對諸臣無一語當帝意帝曰此便是召對了麼

帝每言欲法堯舜有以漢孝文相方者獨目為中主一日輔臣語及唐太宗帝曰太宗掃蕩群

雄朕愧無其才若閨門無度家法蕩然朕羞稱之矣

帝初即位侍御倪文煥以附逆璫崔呈秀削奪歸時同鄉中書喬可聘往謁文煥神色沮喪可聘曰他無論若楊左以忤璫羅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當我居言路時舉皆罵楊左小人我

自料小人耳如今看起來楊左人品原是兩個
君子
清壬戌赴公車見朝中自司馬張鶴鳴及臺省
御節皆與經畧熊廷弼搆且群推愚率之巡撫
王化貞以抗廷弼而廷弼廣寧失必河西必危
乞留臣言以爲一疏尤爲先見及事敗與化貞
同辟人俱以爲冤至遼東傳一書爲輔臣丁紹
軾等進呈以殺廷弼者 清曾見此傳俚淺不根

三垣筆記　卷上　三

而指爲廷弼所撰尤誣也赴市時挺立不跪下
刀僅及頸半行刑者急以刀逆割之慘哉聞紹
軾與行長安道白日見廷弼踉蹌回寓膽裂而
死鶴鳴以陷廷弼卸罪生還後爲流賊索賄倒
懸城門身首碎裂亦天道也崇禎初輔臣韓爌
疏請聯藝有不死于封疆而死于門戶等語公
道始明
巡撫王化貞副使年志允皆諸城人又皆癸丑
進士一坐失陷封疆一坐行賄誤陞同日棄市
亦云怪矣
侍御梁夢環先曾料逆璫魏忠賢及巡按山海
關忠賢欲以查核錢糧置之法夢環惶急知忠
賢憾戚畹張國紀以參疏獻媚內有丹山之穴
藍田之種可疑二句謂張后非國紀生將以撼
中宮也帝嗣位依子罵父律絞是年秋決帝業
勾其名以墨輕未見諸囚皆決夢環旋入獄及

三垣筆記　卷上　四

復奏因取原疏封名方見勾未刑者夢環也會
皇服之獄赴西市行刑
冢宰王永光當逆璫魏忠賢專權請以票擬還
之政府可謂言人所難侍御吳甡以其爲司馬
時不敢魏良卿封爵斜之遂與聲氣大左及例
轉科道與都諫陳良訓各有所主相持不下良
訓曰帝用晚生遂以大參補之
帝以庚午元旦視朝先于除夕忽慄傳免朝帝

是夜于宮中內宴々罷不寝竟升殿時惟輔臣
溫體仁給諫馮元飈在或奏聖駕御殿例開朝
門諸臣不得入帝退坐命放門復不至不得已
還宮及諸臣聞駕出咸倉皇入帝復升殿儀部
吏佩元表交贊儀部立相呼而不相識及拜賀
禮行遂取別省賀正旦表讀之中官命衆名以
雜至否時諸臣各競紙筆伏地呵凍書之而出
詢之即自官僚以至從吏皆如醉如夢不識天
三垣筆記　卷五　五
曙未審何故也
輔臣錢龍錫萬曆丁未會試時夢衣蟒玉有刀
加頸上為一人舁去後在政府以督師袁崇煥
誅標兵毛文龍謂龍錫知情下獄議死時帝震
怒人皆危之龍錫獨坦然曰吾先有夢必不死
尋果赦出
崇禎癸酉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兔頭雞身
鼠足人取以烹食甚肥美但被骨鯁立死此應

流寇之禍也
萊城之役城守甚固督臣劉宇烈主撫道司李
屈宜楊往城下請巡撫謝璉出受撫標兵楊琪
堅止璉々不從急率郡伯朱萬年開城出又故
遂呼羅拜璉喜稍近之因遣使請叱退左右有
盜言相告遂稍却兵衛而璉與萬年皆被執萬
年紿之曰渝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我呼守城
者出降乃以精騎五百押至城下萬年大呼楊
三垣筆記　卷五　六
云我已被擒無生理彼精騎五百盡在此可速
發砲擊之吾與俱盡亦不枉死耳楊猶不忍萬
年復頓足大呼遂遇害楊遂發砲擊死過半勢
乃漸解
乙亥夏初鎮江民婦産一子頸生三首與母俱
斃不知何兆也
少宗伯錢謙益聲氣宿望虛譽隆赫時同鄉少
宗伯周延儒為帝眷注恐一列名則枚卜必不

用謙益而用延儒延儒恥不與名言之給諫瞿
式耜式耜厲聲拒之適宗伯温體仁亦以故輔
洗一貫門人為時望所擯每立朝無一與言者
且資俸久在謙益上亦因不與心恨之于是體
仁延儒交遂合而謙益志高氣滿略不介意始
有名對錢千秋之事聞謙益等又欲攻去朝臣
周道登故道登以體仁同籍亦從中主持當召
對時體仁應對如流而謙益喋不能言帝命錦
衣衛拏謙益下猶躊躇不遽至故帝益怒謙益
三垣筆記　蓬庄　七
遂不勝

郝景春為房縣〻令賊張獻忠始撫復叛來攻
房城親自巡視有不用力者手刃之且景春懸
錢立賞格曰擊中一賊賞錢一千中者輒去取
獻忠有一花馬甚愛之出則常騎亦為砲擊死
其徒死者甚衆獻忠無如之何將退會指揮張
三錫引賊入城〻遂破降賊張大經百計說景
春降不從呼其子鳴鸞至謂之曰男子不幸至
此惟一死耳又以手畫頸曰此豈甚痛耶乃與
鳴鸞及僕陳宜俱見獻忠不屈獻忠指大經紿
彼乃省監軍道如何恭敬汝一知縣敢爾景春
曰彼已奉賊不值一錢吾豈效彼者乃殺一丞
以懼之景春罵如故獻忠與大經怒命曳出猶
罵大經不絶口遂見殺鳴鸞撫父尸大呼曰死
賊何不殺我遂與陳宜同遇害事聞贈太僕寺
三垣筆記　蓬庄　八
少卿

輔臣鄭以偉喜讀書然票擬非長其疏内有何
況二字悞以為人名也票云何況着撫按提問
帝駁改乃悟曰是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論又一
日擬票懸筆不能下輔臣周延儒等嗤之以偉
嘆曰吾富于萬卷而窘于數行致為後生所藐
遂決意掛冠然竟卒于京

侍御吳甡以阜未按秦一以察吏安民稽核功

羅激勵將士討賊爲務〻切巡方舊套審錄等
訪等項俱停守令賢否即以城守堅完盜賊不
犯境民獲安堵者爲最故按秦將二載賊未過
漢中一步

摠兵曹文詔與摠督洪承疇不協直指吳甡留
問文詔曰制府爲人煦〻小仁御士以詐無雄
才英斷可遇小敵不可遇大敵文詔從征數年
頗有功而幕下將吏不聞荐錄一人此騏驎困
三垣筆記　孫江　九
于鹽車仰天長呼者也甡爲疏題部下有功者
請部加銜文詔甚感之故後撫晉時大得其用
也

無帝鄭鄤入京以輔臣溫體仁異調恐阻已入
館逢人肆詬謂吾必糾體仁然特以恐嚇爲聲
制耳實無意糾也體仁知之遂爲先發制人計
矣

給諫宋學顯以聲氣自雄與太宰田惟嘉狼狽
六日學顯以書干選郎惟嘉得之遂例轉時學
顯方揚〻踞客忽朝兵喧擁爲首曰高陞矣學
顯噭〻不平惟嘉揚言將封私書入告遂悒〻
出都

戚畹田弘遇所爲不法人爭鼓訟御史蓋以法
繩之貴妃脫簪求解帝怒曰祖宗法不可私擒
居別宮久之周后名至看花乃承恩如故

帝鄭重太宰之選名內閣五府九卿科道等官
三垣筆記　卷五　十
命各擧所知時少宰張捷云諸臣黨同伐異一
切把持臣所擧皆所不喜吏垣都諫盧兆龍曰
科道例不荐擧惟擧有不當方行糾參帝然其
言命吏部先擧捷擧唐世濟呂純如二人于是
諸臣皆各有所擧〻畢帝問世濟何如人輔臣
溫體仁錢士升王應熊皆極言可用帝曰呂純
如係逆案不可開端于是兆龍始首糾之而給
諫姜應甲孫晉言尤力章侍御張三漢金光宸

等體之惟掌河南道侍御羅元賓不言捷再言
純如才若用之不啟臣願與同罪但疏掛逆案
不用亦可初名對諸臣聞閣部同心且有大力
者為之內援純如之不用帝意已決故皆畏縮
不敢言獨帝序言而定諸臣方敢云純如無碍
疏逆案指為有碍疏寔悞也
帝以山西大同宣府等處失機罷督撫罪之命
會推代者少宰張捷出之袖中曰山西巡撫已
三垣筆記　參丘　十一
有人矣眾問之以侍御吳甡對眾為不平爭論
久之捷竟以甡名列疏上名對問何以撫山西
甡對曰禦敵當禦之邊外若大同宣府不能遏
其入口山西豈邊能驅之出口乎然此犯邊尚
二三年後猶可預為修備今流寇偏于內地郡
縣為墟黃巾赤眉豈減于邊患此國家腹心之
病、在元氣不可不速行撲滅山西逼近京畿
關係尤大兼陳礦渠散黨防河用兵申嚴紀律

等事帝傾聽久之最晚命下
給諫孫承澤入垣諸疏中並無所依附當事者
欲以年例處因疏糾少司寇蔡奕琛乃得免自
此以聲氣推矣
帝篤好文學勵精求治嘗因講席咨問春秋傳
義左右陳說無所稱旨者或以詞林文震孟答
特賜燕對震孟援引侃侃帝嘉悅之
給諫吳麟徵生平不受意旨言事與詞林文震
三垣筆記　參丘　十二
孟最客一日震孟入謁出其懷中劾潤州張某
奏稿諷麟徵上之麟徵謝曰此非特政所亟也震
孟勃然去已而心敬麟徵
詞林文震孟一日入謁見帝方加足于膝遇講
中云為人上者可不敬哉震孟重言之帝為竦
然及入閣踈脫曾擬票某本不決客走僕持
疏送給諫姚思孝代擬時思孝與溫體仁相齟
齬大驚曰若瀉禍立至矣謝遣之此思孝親口

為請言者
少宗伯蔣德璟留心國計將邊餉簿冊細加剔
釐計祖制九邊及前後增設東西二協昌道律
登堡五處共十六鎮一切新舊練三餉兵馬及
屯鹽民運漕粮馬價各項原額現額若心編纂
而諸形勢要害及諸番部落今昔疏義有可求
者亦附見釆馬合為總冊分為各鎮名曰備邊
御覽冊先進總冊次進備邊當三本又進薊密
三垣筆記　叁五　十三
山水一本薊水三衛考一本昌平鎮一本守邊
吃當一本又將各邊十六鎮新舊兵馬屯鹽當
各京運漕粮三餉本折及兵馬價各項括其大
綱以便稽核名曰御覽簡明冊一本又進九邊
六鎮兵餉總冊二本御覽簡明冊二本薊鎮兵
餉原額二本新設中協薊州鎮一本東協山水
一本西協密雲鎮一本天寧三衛考一本附戚
總光口外山川圖大寧哨撫歷朝經歷及朵顏

福餘太寧枝泒恢復泰寧諸疏議設昌平鎮二
本附諸陵形勢歷朝謁陵事宜新設通州鎮一
本新設天津等各鎮漕河水利又附膠萊河養
魚池考海運考毛文龍至黃蜚始末考新設關
外寧遠鎮二本山西鎮一本宣府一本大同鎮
一本守邊當考二本附隆以來順義款貢始末
陝西固原延綏甘肅寧夏等各鎮及河道考大
同叛兵考眞鍩考元昊考哈密諸番考不下數
三垣筆記　叁五　古
十餘本
文震孟入閣時溫體仁久居席每票擬必商之
震孟有改必從震孟恣語諸同志曰溫公虛懷
乃爾何云奸輔臣何吾騶曰是人伏機甚深何
可信震孟不信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疏脫凡震
孟票擬竟發改震孟堅不從徑抹不用震孟怒
拍案大呼以諸疏擲地體仁前體仁亦不顧未幾
都諫許譽卿被冢宰謝陞糾擬旨為民震孟力

爭之不得曰科道爲民天下美事體仁持其語
入奏遂罷震孟每語諸同志曰謂君子見予當
國放膽作事無復前者兢業遂爲奸輔所窺乘
機相中耳先是輔臣周延儒被糾將去國體仁
與冢宰閔洪學深談歷指某疏比某疏尤甚笑
聲徹外
侍御許自表糾輔臣温體仁疏詞林項煜所授
也煜以自表由明經授必帝所注意雖糾必不

三垣筆記　卷六　支

處覺以此鐫級調用體仁長于心計深擬每擬
遇刑名錢糧名姓之繁多頭緒之紛錯皆相觸
攢眉獨體仁一覽便了從不以絆駮改故諸輔
亦服其敏鍊然存心過刻伏機甚深又不遺逆
黨其大病也
給諫張焜芳糾同少史莽連歎揚州同知鄭元
勲所授也瑩巡鹽狼藉多在揚州郡故元勲知
之甚詳然某于係獄後母死不得歸號泣不止

人固有憐之者
巡撫吳甡在晋語諸將曰予在行間久知兵事
上應天理賊焚掠害民即殺及千萬有功無罪
若無辜脅從即殺一二且有罪無功況乎縱軍
士濫殺上天或假手于賊以致喪敗往〻有之
諸將聞言惻然甡乃製白旂二面每出陣脅從
老幼婦女降者跪伏旂下一歲其餘黨且全活
無辜使有更生之望

三垣筆記　卷五　十六

河南流賊狂甚淇欲患晋撫軍吳甡請旨移駐
河上甡駐城督兵防禦往時撫院移鎮皆遠坐
郡縣將吏逍遙河上甡駐禹廟坐臥廊廡與龍
門對開窗則韓城諸山村落然在目分列軍士
于河邊倚山爲壘多置大砲無事鑿冰有事則
伏銃以待臘月望後賊掠韓城諸山城火照壁
壘間未幾逼河爭道相持旬日矢石交發賊不
敢近除夜甡語軍中曰年節恐軍士酣飲離屯

為賊所窺此数日後更宜嚴惕賊果是夜呼譟
而至我軍寂然度相逼則發砲擊之傷者甚衆
至明乃止次日賊徧滿山谷終不得渡以丙子
正月初三漸從而南渡入豫矣甡不解帶者半
月餘矣

巡撫吳甡馳至他州募力士有與携厨役二人
詣雁門一帶邊堡閱從前出入處各堡廢弛無
一勁卒壯馬可禦敵者邊墻高不及環堵土垣
三垣筆記　張云　十七
器仗朽弊僅火器存焉將吏僉曰自萬歷初年
不復正理至今六七十年矣甡乃繪圖列所應
修增者上聞而督各郡州縣丁壯委廉能官督
其事槩往日管修各弁侵冒狀嚴懲之立限完
工半年而邊隘可守山西飢荒巡吳甡疏聞中
使賫金至語甡曰上覽公疏諭各官曰山西飢
荒人相食撫臣疏到矣各𨛦所有往賑之一日
遂得三萬即刻差遣上留心民瘼如此甡不覺
泣下即約中使同巡按馳赴平陽察賑、畢大
雨是秋成熟

乙亥戶部議稅關架雖比唐法稍輕而擾民怨
且甚巡撫吳甡具疏援陸贄諫唐德宗事內云
陛下拔珠於壁上希堯舜當事者固不當以德
宗激啟進而諸臣中無一陸贄臣深以為恥願
概賜停止非獨為三晉請命已也疏入久之不
報
三垣筆記　又二　十八
乙亥文宗袁繼咸官山西以名教為己任操履
嶄然課士公明巡撫吳甡因明旨有提學官三
年清公有望者許擢五品京堂以示優異乃薦
繼咸知與張直指孫振會稿不爲題蓋已知孫
振数日前抵遣才諸生狀反令繼咸取名送入
場繼咸曰考送諸生本道事也可以按院批狀
行乎嚴作諸生之至者孫振乃大怒且具疏糸
論揑諸款贓汚蔑之矣

直指張孫振參文宗袁繼咸奉旨革職解京究
問且謂繼咸貪婪如此撫臣何得濫薦着自行
回奏孫振密囑一司李謂然云回奏疏略自引
咎渠與爲程相公相知可爲言不過降級了事
耳然曰皇天白日可令難當繼咸以欺吾君父
乎遂直陳按臣私徇囑托繼咸不附之狀孫振
恨乃益深
甲戌之春帝御殿謂群臣曰今天下有事用人

三垣筆記　卷上　十九

方急在廷諸臣其各舉所知輔臣溫體仁先奏
曰臣等名參政府不宜以汲引自私若皇上下
詢省掖近臣何患無賢帝顧六垣無應者獨給
諫吳麟徵曰臣所見與輔臣異竊謂薦賢正輔
臣事宜開閣延士持吐握之誠薦達疏遠備皇
上任使若有不當則該官備名責寔糾彈隨其
後雖閣臣無能顛倒邪正若令糾彈之臣雜爲
任使如吏部郎官則國家論列短長屬之何人
乎帝曰善
侍御喬可聘巡按兩浙時吳下諸公皆欲重少
司寇蔡奕琛受賄罪托嘉興司李文德翼力言
于可聘而少宗伯錢謙益爲最可聘心無適莫
正色拒之謙益等遂以黨邪叛正譏且尤及侍
御吳甡謂甡乃可聘兒女戚何不聞一言及南
渡後薦奕琛者又謙益也
帝因遼事倥偬思故寧遠伯李成梁舊功特宣

三垣筆記　卷上　廿

詔赦其子如楨于獄時如楨經略楊鎬失事一
案係獄久矣清晨抵家叩門而入家人以爲鬼
皆驚呼已知其故乃相持感泣
甲戌河南孟縣民孫光顯舊塋在河陽縣之東
偏塋中有蔓草俗名野葡萄藤蔓長丈許今夏
枝節間忽抽新條數纍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
爲龍爲鳳爲麟爲龜爲雀爲魚爲蟬爲蛇爲孔
雀爲鼠又有鸚鵡棲于架〻上有蓋〻中有粒

鳳則芝羽其五彩美人上衣下裳々白衣黄面
上依稀似粉黛蓋霧所就也凡人間物象種
種咸備獨無器用之具耳至布置點染宛肖生
動雖善繪者猶失其巧連陌王秀才及黨氏壁
所畫俱同三氏外則無有即一枝出三氏壁外
者其上即無有剔使雷偲秋聞之急使人往取
已為好事者取盡乃親往得三美人一鸚鵡故
述此三物尤悉此異宜聞于朝縣令以萎草不
三垣筆記　卷上　三十一
久遂寢
壬午秋甘肅巡撫奏田間蝦蟇皆變鼠食稼殆
盡
清為寧波司李謁司道畢日試偶語及摠督洪
承疇日啟曰敝門人往司興化所取初謁時以
少時甚喜然其蹭蹬宦途幾十餘載不識何故
濕音永絕今追憶其言良可味也
浙江直指鄧宏復命病甚所上疏俱不能自簡

內皇上敕下四字悞書皇下敕上帝聞之怒加
二大叉後即有降調之旨或曰此亦為不祥之
語也
侍御高欽舜張養巡撫兩淮養憤々耳惟欽舜
舳艫相啣載歸賞不絕及為內臣楊顯名糾皆
被逮一日刑部其主政過清言二人已得旨　清
曰何擬其曰皆辟耳清慘然色變其主政問故
清曰張過及秋刑欽舜欲求先死賂獄官前其
三垣筆記　卷上　二十一
名吁可畏也
乙巳之亂永平樂亭縣其鄉民家畜一犬主被
殺犬護之不去鄉人逃難者歸見家伺戶欲食
一犬橫阻其中則其主尸也歸者咸義之糾鄉
人埋其主犬于塚旁自抓一穴入其中不移趾
死土人為立義犬亭云樞曾成德面為　清　述此
一事
少司馬唐世濟素服司馬霍維華才家居時言

及維華銅逆案斂恨怨不已及起任總憲遂以邊才薦開送吏部時維華戍徐州每對人言已旦晚必用及聞世濟被糾下獄快快卒

崇禎中有一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崇字宜用古字作崈蓋以山壓宗故不安若宗廟安于泰山則大爲吉徵矣通政司怪其言之誕妄屏去弗奏

辛巳八月帝視學行釋菜礼幸彝倫堂祭酒司

業以次坐講畢駕閱城東龍角樓樓蓋新落成也兵部等在堂上不得騎馬隨駕帝御角樓賜御饌各官瓜果輔臣等同入謝帝諭輔臣等曰大儒周二程張朱與六子有功聖道與從祀諸賢不同宜議優崇卿等傳于礼部少司馬吳甡退而具疏請命詞臣輯正六子全書頒之學宮報可

少司馬吳甡在部以衛所各官承襲冒濫簡往牒觀之大率皆靖難功而開國者不及一二靖難視開國何如而叙錄若是之濫豈開國諸衛所畢皆從北征事後多誅奪歟漢諸侯王以酬金爲輕世爵爲重今衛所多嗣絕者還引不可考之族姓冒緣冒繼襲爵徒縻俸粮其名器之濫深可慨已

興化 李 清 記

辛巳冬山東盜復劇請兵帝命發京營五千往因召對帝曰近日練兵何如少司馬對曰練兵必先選將將得其人兵自可練今京營諸將皆循資叙遷非有拔之行伍擢自功級者今發不練之兵猜方張之寇萬一不備有傷重威阽抱總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營馬匹不滿萬數又

多瘦瘠不便發剿語未畢帝目懾之曰此非爾奏事處德化惶懼而退是晚帝手諭不閣令發兵三千以內臣督剿後竟無功

壬午四月召對帝問京營兵內欲選五萬堪戰之兵汰去老弱將何以選練使精且使汰者不譁乎少司馬吳甡曰汰老弱之法即在練兵精壯中京營原募邊勇營一萬二千專練騎射月支米一石鹽菜銀一兩又有壯丁營專練火器者二萬月支米一石銀六錢餘皆月支米一石無鹽菜也近驗邊勇壯丁與散兵無異騎射火器亦未精熟臣嘗責各將領曰粮分厚薄而兵無強壯何以服衆軍士今後行分練法各將領曰揀騎射火器精熟而力舉三百斤以外者另列名籍旬日呈總協合操之如式者雖散兵拔為邊勇另選精勇者補行伍之數月選練十之一二汰去者亦十之二三此法若行軍士皆鼓

勵練習以圖厚糈而被汰者亦無怨色草獎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之意帝曰然又問果當另立戰營得堪戰兵五萬否甡對京營設兵原期人人堪戰因承平日久不見戰陣數年前或發兵剿賊皆沿路無籍游棍代頂本軍正身並未出京一步將扣其粮犒游棍且恣其搶奪飾敗為功冒濫邀賞歸營則本軍依舊充伍代頂者沿路散亡積弊已久今依臣練法最要尤在

選將有戰將自有戰兵五萬亦不為難但法須
易簡事忌紛更不必另立戰營也
帝諭兵部曰協理說得是卿速選將不可悠忽
人諭甡曰還具疏條陳來看因賜果餅 甡 拜謝
而出
駙馬鞏永固疏請補建文謚帝與諸輔臣議兵
甡曰建文無過帝曰不然渠變祖制戕親藩皆
過也又曰此事列聖皆未行朕可行否既而曰
畢竟是一家會兵事迫遂寢
詞林黃道周每具疏皆手書上聞從不倩筆及
廷杖下獄猶手書孝經解百本序贊無一重者
每本售銀一兩人爭市之以為家珍其繼夫人
亦善書人視之與黃公無別
詞林楊廷麟以劾輔臣楊嗣昌改兵部主政贊
畫督師盧象昇軍同籍詞林屠象美自負知兵
為募爲合百餘人指揮操演計旬餘方行及至

蘆溝橋望前途塵起悞傳敵兵至百餘人俱踉
蹌逃惟存廷麟孑身而已
丙子五月侍御詹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言
甚切直帝怒召對辭色俱厲爾應對無所屈帝
執疏中苟且一句詰之爾選曰即捐助一事也
是苟且ヽヽ數十言且云臣死不足惜皇上幸
聽臣言固可為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
為後日之思帝益怒輔臣申救良久命錦衣係

二垣筆記

路資笑曰何以金為揮手去未幾以流賊掘皇
陵逮誅赴市日仰天嘆曰好師父好師父其定
辟乃刑曹紀克家也克家引盜陵樹律有雖無
其盜之情云云似屬牽而一鵬又求稍緩以待
聖怒之解克家不從爰書即上遂立決後克家
疽發背見一鵬以手撲之遂死
丙子之變司馬鳳翼請以身當之先是以舊司
馬梁廷棟為總督由南至鳳翼自京出二人但

甚石板平起空中人家醬瓿或移置屋脊而醬不傾騎驢過者人騾俱在空中驢腸腹潰人徐墮地無恙

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所宜得由貴幸而賜耳累朝相沿已久帝于辛巳創為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品級又定補服以斗牛飛魚而下各色異獸為分品

鳳陽總督楊一鵬初司李蜀中上峨嵋見一僧結跏趺坐與佛並一鵬異之往問訊僧曰子非孩時不吶不泣者耶一鵬生時寔有是事大驚執弟子禮兼詢終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六十時當與汝相見遂別及為總督已二十年矣忽于甲戌九月間有人夜擊鼓如警報狀急取入則內有詩七章僅傳其五云謫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已難留清虛有約應無負好覓當年

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着脚難六十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閒看浪流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儒別有師富貴神仙今兩得尚韋經鎖是狂癡難將蟒玉拒無常勲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大齊湧紫金光頒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泄机楚水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雲飛細閱之乃向所遇峨嵋僧遣徒遠貽諷其歸隱也一鵬不能決但命贈其徒路資笑曰何以金為揮手去未幾以流賊掘皇陵逮誅赴市日仰尺嘆曰好師父好師父其定辟乃刑曹紀克家也克家引盜陵樹律有雖無共盜之情云云似屬牽而一鵬又求稍緩以待聖怒之解克家不從爰書即上遂立決後克家疽發背見一鵬以手撲之遂死

丙子之變司馬鳳翼請以身當之先是以舊司馬梁廷棟為總督由南至鳳翼自京出二人但

尾其後而已後見所在砍大樹白而書曰各官
免送二人度且惟重罪遂日服大黄以瀉困
先後卒
司馬楊嗣昌條上方畧以秦督洪承疇兼剿務
而用粤撫熊文燦為揔理以十撫分為四正六
副約期合剿計兵十二萬分為十部馬三之步
七之剿餉加派民間者至一百八十萬期以百
日剿賊無遺否則按汎守行單法且令各府不
三垣筆記　卷六　二
必更調兵即用郡邑民兵往獨秦撫孫傳庭移
書爭之謂用多不用精無益耳歟況民力已竭
不堪重用今但選関寧精鋭馬兵八千屬僕及
督理分將之同心殫力惟賊是求不數月可盡
何用爾〻夫爾〻必不盡也書凡數千言嗣昌
不能從後果無功
揔理熊文燦所剿豫寇混十萬凡十三股聚屯
殽函間聯營數十里文燦尾其後招使降賊亦

佯應之要挾過甚秦督孫傳庭曰天下之禍盡
于此我擊其西揔理擊其東賊不滅亦即降矣
賊首張獻忠雖竊踞穀城不敢獨援也因提兵
出潼関擊賊屢敗之賊以文燦手諭示傳庭曰
旦暮即降傳庭曰爾曹姑就揔理之諭而日肆
屠掠何也明日擐甲往擊之行間數得文燦傳
檄告為飭諭有司者謂吾功已成無妒我功而
害其成傳庭不得已怏〻旋師賊迄不就撫遂
入
三垣筆記　卷六
竄商雒而入于楚
少司馬仇維貞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内
璫守之非文燦之能侍禦金光宸論之謂其不
思自樹仍借内援于維貞責備極當帝名對平
臺怒甚曰維貞方至通州亦須讓他展布便爾
借題沽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霽威
給諫三都考選時吏部擬授南道御筆改北科
及兵曹沈迅以條陳邊務特改兵科都語之曰

勿言受皇上特恩者不止我二臣當思負皇上
特恩者恐又添我二臣迅為之悚然
江西巡撫解學龍以詞林黄道周夙望且所屬
幕官故例薦儒閣中照往例止批該部知道帝
亦知弗覽耳輔臣魏照乘不悅道周故以學龍
不得濫薦批且聞有挑激帝覽之怒遂并逮庚
辰三月十五日帝御皇極殿策會試中式舉人
乘步輦降殿階周視距諸士几筵咫尺天顏霽

悅己親閱試策諭禮部傳臚展限二十九日黎
明傳旨召貢士中使出執一名册傳呼黄雲等
四十人進至文華門外午餘帝御殿名問滅敵
雪恥一事中使傳御題十幅每幅四人共閱閱
畢以次跪對帝注聽甚殷執筆親錄數語或名
上註圈點者天顏睟穆任人數陳越日刻傳臚
說傳午吏部接出上諭以趙玉森姚宗衡劉瑄
孫一脈嚴似祖五名授翰林黄雲師周正儒宣
國柱周壽李如璧五名授科馮垣登陳純德陳
羽白魏璟琦吳邦臣五名授御史餘董國祥顏
渾等授吏兵二部有差後殉闖賊難者止純德
一人
輔臣薛國觀既逮到不下獄自分必不死寓處
城外為理裝計及寅夜詔到猶酣睡也家人喚
醒云外有衣紅啣詔者國觀始蹙然興曰吾死
矣倉卒覓小帽不得裂一蒼頭帽代之宣讀畢

以首頓詔泣曰皇上何處臣至此徒欲藉沒臣
家知不臣貧耳又呼銓曹吳昌時名詈曰吾死
必不置爾遂就縊
自溫體仁歸輔臣始用外官如張至發薛國觀
程國祥楊嗣昌蔡國用范汝梓謝陞等然自嗣
昌外罕當上旨者後以薛與楊相繼死帝爰求
故劍起周延儒賀逢聖于田間延儒之詔關也
家衆相隨舳艫相啣畫鷁鱗比如櫛逢聖以次

輔不敢先一二艇舟隔數程踵後外人無知者時識者目擊之深慮盛滿且吐哺固相臣美事然酬接太濫畀日臨事徇法則賈怨拘人則失己二者必居一矣

輔臣周延儒至京陛見帝甚禮之錫宴帝親行主禮退入宮欣欣有喜色曰還是他故當特所請蠲逋緩刑起廢罷廠衛罷京營提督內臣無不允且清獄亦命延儒而一時逮係如司農侯

三垣筆記　卷六　十一

恂總督孫傳庭俱得出獄且以　罪復職仍握兵柄

長至帝親郊傳聞天壇一切軍所用絨繩一條價八十金帝雖躬行節儉而鼠耗于內豎者亦不能革也

賊張献忠性嗜殺每破一城則遣一隊往屠如有孑遺則一隊盡戮間有赦而不殺者必斷其右手或以左手進則兩手並斷又不許賊營畜女子其破楚省時驅婦女數千悉擁入江流兩岸泊尸如疊又喜嗜人肉每刳其人于前面割而炙之一舉數臠又破黃州時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盡落血肉橫流拆罷仍壓之

賊李青山以山東梁山為窟以諸生王某為謀主分遣其衆据入閘梗運道輔臣周延儒北上二賊以門生名刺來謁衆驚怖延儒竟命入見兩賊自云非敢為亂以護漕耳延儒曰如漕米

三垣筆記　卷六　十二

無梗無失當言之朝授汝官終衛漕船及歲終青山竟塞安山閘鑿河十里通梁山大驅漕舟并係漕卒去其焚掠且近臨清意在脅招漕督張國維懼通內臣劉元斌率同勦寇京兵遂合鎮兵擊之誘青山降執送京師献俘帝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凡三十餘人皆一人磔青山及王餘斬首方傳赴市衆賊譁云許我做官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王詬

罢當事負約死乃絕聲

輔臣周延儒初入同事為賀逢聖康慎而才短謝陞清執有擔荷而谿刻不為衆所附形之以延儒圓敏彼短才谿刻益著然以兩人在旁延儒亦有所顧忌且門人在部者諫垣雖有章正宸沈胤培沈迅然迅為輔臣楊嗣昌汲引故延儒不甚洽正宸又矯矯不肯依人胤培善避形迹未有以賄賂干求導者故一時多可譽而無

毀也

宣撫江禹績亦辛未榜首擬周延儒所取士也居官有煩言會推宣太總督以為陪都諫章正宸不可冢宰李日宣承延儒意忽改正點用正宸疏劾日宣私易雖不及閣臣是未嘗為閣臣地也事幸寢後六月正宸坐條使人餽延儒延儒卻之後以起廢除逆案贓罪計典不列餘俱許案用儀曹周鑣以言罷官常諷輔臣周延儒出有揭揭延儒于江南銓部王重不知一日延儒問吾鄉舉廢當用誰重云無如周某延儒默然鑣因通款謝過且認為同宗故得起然延儒初入用舍間未違衆也即如江陵令史元調亦門生欲起之因都諫章正宸于名下註一贊字亦止

侍御黃澍奉命賑河南遷延不行一日帝召對澍呢呢有言帝連聲曰住了又問命汝往河南

何不速去對曰無兵帝曰賑濟焉用兵澍奏有僉十萬無兵誰為護致帝命給以京營兵三千仍厲聲曰限汝三日去

壬午考選各官辰時入內傳賜茶飯逼暮帝出御左門閣臣亦有几杌坐旁各有名冊先令內侍傳御題御書後以次跪對名字有圈點者有書所對數語于名旁者有駁者就中知縣馬嘉植金汝礪敷對工雅大行張法高喊而不辨所

云何對罷漏已下二鼓出至午門令以所對補
本進不得增減次日各封入數日後得旨十二
餘俱臺亦異數也
考選科道吏部都諫察院職掌也帝疑院部狥
私故于戊寅考選召對俟考各官壬午歲復行
之對罷各官退冢宰鄭三俊揔憲劉宗周面奏
凡人才品外核官評內採輿論尚恐不確今片
晷天顏之下有才品清卓而吶口亦有才品平
三垣筆記　卷下　上
劣而便佞者何以裁定流品且考選科道從來
是部院職掌如如果狥私不當合加罪斥乃致
勞陛下宵旰臣等為溺職矣帝不懌
臺省謝恩後類候閣初見旨擬周延儒微風以
無反廠衛無及輔臣謝陞盖延儒之入內臣王
裕民有力其罷廠衛亦有力已以祖制并罷裕
民所管京營裕民恨為延儒所賣延儒亦懼中
傷乃托所善董心葵調停陰還廠權相約不罹

士大夫猶慮諸新進不知復言及以激其怒故
特云之
初每次考選旨類云何以無科貢而科貢所處
疲癃與考極難其至者少以故甲榜代之不及
科貢長安僉以為輔臣謝陞所為故恨之及聞
陞語人云人主以不用聰明為聰明皇上太用
聰明了又云諸君不必多言皇上曾于奉先殿
祈籤聖意已決諸人方憤陞聞其語以為誹謗
三垣筆記　卷下　上
君上漏洩宮禁之事于是給諫朱徽啟其端廖
國遴繼攻之餘省諸人群起附和陞幾罹不測
幸首揆周延儒救之得罷去
首揆周延儒敏穎善對嘗召對帝曰近日科道
橫如楊枝起荐四十二人是用人不在銓部只
在科道若輔臣楊嗣昌溫體仁已物故薛國觀
已賜死謝陞已處分何以王士鋐疏又云四凶
延儒云堯有四凶帝色稍怡又云馬嘉植須票

来重霎延儒云此皆新進外臣感皇上特拔有
聞入告不覺過激若一經申飭自不敢妄言耳
帝曰卿擬一御旨来延儒退擬一稅極口詆斥
言官末云除已往不究三人遂得免
大凡考選矯々者多入省旅選朱徽博雅楊枝
起廖國遴姜埰倪仁貞方士亮光時亨皆能建
言而論品則ケ姜似勝方泒行一意姜質直而
戇雖在禮垣亦敢言禁中事也
三垣筆記　巻六　上
司馬陳新甲才品心事與閣部楊嗣昌酷似嗣
昌在福府墻子嶺失日上機宜以朝廷遙制軍
中而事机已變徒增撓亂耳嗇恨其作聰明悞
國事東撫顏継祖三句六調疏其徵也及閣新
甲刊疏舗張布置依然一轍然亦有才能留心
邊事者給諫沈迅召對面試之帝曰令爾作新
甲恐又不如耳
大同撫兵王樸賈庄之役嘗托有警還鎮致督
師盧象昇兵單戰死及出援寧錦亦以潰歸而
督師洪承疇尋敗初時各還鎮請罪知其為負
嵎也不問後以僕倡逃罪重罷歸京師已寧錦
失遠問首揆周延儒所曠董心葵者為行救察
臺省有欲言惕之曰首揆已許不死矣故言路
罕言者乃帝卒震怒令法司三日讞其獄仍棄
之西市
中州稍失事臺省彈司馬陳新甲者蝟集而帝
三垣筆記　巻六　上
于措置兵機疏多云部科議了来說覆疏本兵
名後即列兵垣兩少司馬不及不惟責科臣重
亦所以息其後言也
嘗見聖諭部科者横紙長僅尺闊二尺餘界以
墨印龍邊中御寶也色甚鮮明朱書娓々數百
言字皆行書
帝所下科疏類朱批日時以防壅遏多有子丑
時者亦甚勤哉

中州警報頻至帝令兵部兵垣詣閣中會議無一言者觀望良久首揆周延儒云上令諸君議竟無一言何以覆旨然卒無言者次日司馬陳新甲以一疏上科臣署名于後其言某府原某兵某要害發以某兵某兵軍益以某兵然上陳言不殊聚米人皆服其才

輔臣周延儒熟于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賄來不逆賄少不責故門人親故自賄及為人賄不一垣集記　卷六　七

拒也或匿其二三或侵其四五不問也每自閣中退休朝房或私宅見客徹丙夜撫道府部多以賄遷利溥于人不免詬貽于己矧病且中于國乎修練儲備上催行下報復止煩紙墨無寔事也即如鄉兵嘗過齊魯過客多索以衛行然華顛黃口鈍甲短棒無足恃也北趍未息肩南徃復相迫不惟人無停趾且家得二三人方足備追呼時有請以江北班軍討賊薊督張福臻請以北直裡八府鄉兵備邉識者曰班軍每促赴工如入湯火今驅之千櫓何殊驅市人戰鄉兵近雖日事奔走猶以暇服其田疇今遠去鄉土失其農事家口寧免飢寒且衣械道里之費責之本人或不給貽之隣里則騷擾且赴邉不無水土之不習將領之朘剥恐内地有害于邉無益給諫王士鑅將言之為廷尉吳履中所阻僅言鄉兵一節時部覆不可行帝已批暫調竟于三垣筆記　卷六　十

疏中批免調

清同籍少參閔永傑長身赤面極類民間所畫關壯繆像自言寔壯繆後已備兵中州竟殉流賊難亦壯哉

考選有部屬且有同知兹選俱省臺時謂一榜盡及第而庸劣刷臺班矣帝見其條奏多不堪且乙榜中有起語用哉字者會總督王道直考汰而一時以上言被責及言不合時者俱関節

求留道直分一等為寬授二等為候補其御史
部屬各有差
少司馬宋之普比于輔臣薛國觀國觀死懼為
東林諸君子所斥薦宗伯錢謙益中丞劉宗周
等以求容時吏科章正宸悉其疏抄發之帝笑
曰渠既非彼家人薦徒取辱耳何以薦為及南
都覆云為常州知府人入東林書院講學亦
可議之流也
三垣筆記　卷六　五
內臣劉元斌嘗監京軍討賊出過雄縣紀律頗
嚴及還至山東剿李青山侍御王孫蕃劾其淫
掠孫蕃嘗知臨清或所目擊疏上奉旨差官校
拏問凡差官校拏問者疏俱密封下不抄傳乃
元斌疏辨孫蕃因攻及司禮王裕民云元斌為
裕民名下官裕民暗以臣疏洩之元斌故元斌
得摟欵強辨不然本係密封下科未嘗抄傳元
斌何以知之帝以孫蕃發奸進二級裕民亦下
獄與元斌並棄市
內閣嘗題陞南少詹姜曰廣不下及召見諸輔
臣有言曰廣相才者帝曰曰廣嘗有稱其為清
任和者比之古人此三字亦難勝也而其後曰
廣進講對朕輒諄諄豈休休有容之大臣耶
崇禎十年安慶生員蔣程進皇明薦舉考納言
張紹先有薦舉考皆寶訓諸書採集成書事係
陳言等語蓋條陳之陳也時閣臣不解其義乃
三垣筆記　卷六　三五
票云寶訓稱係陳言殊欠敬慎張紹先着議處
蓋認為陳腐之陳也聞者笑之

三垣筆記卷之六

三垣筆記卷七

興化 李 清 記

壬午元旦帝御皇極殿朝賀畢至寶座前南面正立顧內侍曰名輔臣來輔臣由殿東門入再拜跪旨遂趨至殿陛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帝曰輔臣西班來蓋以師禮待諸臣也輔臣起立尚不知帝意擬分東西兩班帝又曰輔臣西班東隨有一內侍下引前帝命上東輔臣趨進帝

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即朕師也敬于正月端冕而來帝轉而面西向輔臣一揖因云經曰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為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治平者帝說至此句詞甚溫厲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調和在卿等輔臣跪伏謝罪且云菲才不敢當帝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至再又再三言先生起諸臣始起拜下叩頭帝退後遂補賜上諭語與面諭大同小異云時勳臣不知帝意所謂亦相率疾趨于輔臣下帝曰公侯伯過去勳臣尚不解帝曰東班去

舊輔馮銓三次守涿與周少楊維垣守通皆有微勞故撫臣為題叙前揆周延儒欲借此復銓冠義輔臣吳甡先為司馬與銓憲金光宸廷尉孫晉皆力爭卒格不行時維垣亦欲因此求以

布衣與九卿科道等同召對議退敵策為通政司所駁而止甡等之力爭防其漸也少宰張捷素有清望又非逆案雖以晉撫附甡而甡之聲望反藉以起時延儒欲起藉為南掾憲甡又堅執不從自此與聲氣大左流寇攻陷雒陽福王遇害帝召輔臣及禮兵二部科召對言及福王聲淚俱下諸臣皆請罪或以氣數為言帝曰此說不通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已備試

福世子所在并旌死慰生等事輔臣范復粹言
福王有內臣二人忠義可嘉帝曰還有地方道
府縣各官及鄉宦士民皆當一體旌嘉復粹愬
而退
帝因雒陽之陷又召對諸臣兵垣李焻奏曰凡
兵以取武為務今督師楊嗣昌出兵一年餘惟
初次報瑪瑙山一捷近遂寂寂似宜另遣一大
將助之帝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所謂鞭長不

及馬騰芳汝等受情庇見毋乃太過其受情嗣
昌如此
舊制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帝后即奉先殿亦
依太廟之制凡繼后生母后俱不得入孝宗初
別建奉慈殿以奉生母紀太后于是憲宗生母
周太后與獻帝生母邵太后皆祀于奉慈嘉靖
十五年遷主祔陵罷奉慈殿祭穆宗初奉安繼
母方太后于景雲殿更名弘孝又奉生母杜太
后于神霄殿萬歷三年奉孝烈孝恪俱奉享奉
先殿而弘孝神霄之祭俱罷以故神宗繼母陳
氏生母李二太后俱祔奉先然其忌神皆不得
設祭服青衣追念生母劉太后以不得色養為
恨故欲于宮中再建祧廟合七后共祀然自古
無二祧廟再建非礼也少宗伯蔣德璟以為必
不得已寧復奉慈既而帝疑其非卒寢
督師楊嗣昌以襄陽失事為兵垣張縉彥所糾

帝是其言有旨督師以下調度失宜乃作虛飾
等語着法司議罪一時大小諸臣爭彈嗣昌
語多過甚帝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入乾清宮
怒甚諭曰楊嗣昌係朕特簡用兵不效朕自鑒
裁況尚有才可取舉朝各官見朕有議罪之旨
輒大相排擊紛紜不已如出忠直何不于兵科
未具疏時先言之也姑不深究其各疏皆留中
諭爾等知之

帝將枚卜閣臣先召輔臣劉廷傳賀逢聖陳演
入德政殿賜坐逢聖以帝乞其休致惓懷聖恩
忽大哭聞者大駭哭久不止已帝移駕過中左
門入中極殿三輔臣亦入殿留坐宴逢聖復大
哭拜跪十數不止帝命之出及出殿檻外仆五
拜三叩頭哽復繫哭不止見者怪之以為不祥
已枚卜後果有奸問下獄者
帝枚卜閣臣面加召對少宗伯蔣德璟言邊臣

須當久任如劉督何等閣係半載已更五人恐
難展布帝曰不稱當更璟德曰與其以不稱更
不如慎之于始帝又問天變如何消弭德璟曰
天意只在百姓身上救得百姓一分即消得天
變一分近為加派所苦萬歷年間各邊舊餉只
三百餘萬今加新餉幾百餘萬又加練餉七百
三十餘萬民何以堪又言祖制三協只一督一
撫一總兵今增二總督三巡撫六總兵又有副

總兵數十餘人總兵大都不相統攝督師亦提
撥不靈故皆不用命宜裁之帝頗其言時少司
空宋玫亦召對娓娓九邊地形畫地成圖帝疑
其干進反不悅惟少司寇徐石麒稱疾不至帝
以枚卜所推多濫召太宰李日宣吏垣都諫章
正宸掌河南道侍御張煊責之謂所推少司空
房壯可宋玫廷張三謨三人俱屬狗私日宣與
正宸等皆力辨已日宣復奏臣與科道商確數

四如可壯素有手采故年少向學三謨亦嘗掌
印過帝怒命錦衣衛將六人云冠帶出候旨輔
臣新舊皆力救不從遂分舉總憲王道直復奏
此番會推俱家臣與科道商確臣從不敢置一
語帝曰此後枚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五品以
上開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永著為例時皇太子
與二王皆侍立帝黃袍太子與二王則袍皆紅
也

帝寄耳目于東廠吏部每遇大選為之惴惴後毋選許以二萬聽全其自呈謀缺者遂安堵無虞矣

帝一日早朝畢登文路閣已步下閣御德政殿召對輔臣等五人言國初設文館在禁中今文路閣兩旁亦可建直房朕不特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等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異日遂于其地命建直房云

三垣筆記　卷七　七

刑曹葉廷秀素不識詞林黃道周特為義激疏救遂獲譴時輔臣吳甡以少司馬抵京首揆周延儒問曰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甡曰自薛韓城謝得州在閣皆嚴刻繩下致主上疑猜日甚如黃道周解學龍諸人逮係兩年餘然果何罪哉公今上信任甚篤宜秉閒以至誠感動佐聖主行寬大延儒然之又曰刑部尚書亦宜着意時甡往見司寇劉澤清為言道周一案宜從寬擬且激以古人大義澤清曰名義至重敢不竭力各擬遣戍帝初不允澤清再疏力持始允道周永遠學龍極邊廷秀邊遠各充軍辛巳十二月也至壬午七月帝一日召對問張溥張何如人延儒曰讀書好秀才帝亦曰不免有偏延儒因奏曰張溥黃道周皆微偏只因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輔臣蔣德璟曰黃道周永遠充軍

三垣筆記　卷七　八

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回或量移微近帝微笑輔臣黃景昉復與吳甡同言之延儒曰不可當聽聖裁耳翌日遂奉勅云黃道周清操博學現今遠戍子幼朕心不覺憫惻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等啟議來奏帝御筆也延儒等請復道周原官且言皇上此舉衆美咸備在廟堂既懸的以招則海內將聞風而起彼此皆知學行可貴

皆信廉吏足重皆悉聖明善〻從長宥過無大
之本意皆感目前磨礱造就因才器使之深心
蓋所關于黃道周一人者小而所裨于作人為
世君德治象者寔多帝從之
壬午帝召對九卿科道于平臺面諭曰近來賊
兇愈熾朝政多舛皆由諸臣結黨壅蔽以後務
各省改大小文武官但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
名次早候對退而給諫姜埰上疏內言 朋黨之

三垣筆記 卷之 九

說皆小人欲壅蔽人主耳目故為此言臣不知
陛下稱壅蔽何所見而云然帝大怒以為詰責
君父時諸輔臣入朝聞名錦衣衛官甚急輔臣
吳甡語首揆周延儒曰此必廷杖姜埰給諫也
豈可坐視給諫血濺闕廷耶延儒方具稿而廷
杖旨已下
司副熊開元給諫姜埰既下獄都諫吳麟徵因
召對先請寬宥姜埰帝曰埰所言固非無因爾
言官當以言為職乃當言不言敢于默藏二十
四氣之說事同匿名見者當焚燬而屢見章奏
何也言官自已不正何能正人麟徵曰昔先臣
馬文升王恕為吏部時每遇言官糾疏下部議
覆必言其官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時言
官亦無敢譁者此後選補用人言官糾正吏部
詳核吏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為也又言開
元雖出位妄言然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

三垣筆記 卷之 十

脩首揆帝亦不罪
帝以邊疆多故督撫不能驅剿言之出涕侍御
周燦言戊寅年五案大法皇上先已行之與其
嚴之于後不若用之于先請速治一二最重者
震悚人心帝然之
侍御楊若喬言湯若望深明銃法宜將新造西
洋大砲先行點試然后傳其法各邊可以破敵
時總憲劉宗周奏曰臣聞國之大事以仁義為

本以節制為師不專恃夫火器近來通不講人
才不講兵法任敵所到即陷豈無火器反為敵
用若止用若望所鑄砲小器恃以對敵豈不貽
笑後世帝勃然變色宗周又言周溥所奏照五
案大法是今日急務又言往日督撫多以情面
得如范志完身任總督縱敵入口又倩入援推
卸首當嚴處仍另勅今日諸臣從頭整頓做起
曰今南下敵兵如掃蕩從頭整頓還應做何事

宗周曰惟在皇上勅兵吏二部慎選督撫簡將
練兵但目下只說才望不論操守帝曰督撫必
才守兼全方可宗周曰須操守為主帝曰大將
另是一段才幹非區區一操守便可做得宗周
又因司農傅淑訓請宥司副熊開元等言朝廷
待言官可用則用之否則置之皇上急切求言
而二臣因言入獄似于聖政有傷乞賜矜原以
開諫諍之路即如詞臣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

支所不能堪者皇上不但待以不死且復其原
官今二臣戇直不及道周何不幸不蒙法外之
宥也帝曰黃道周係特恩豈得比例似涵懷抑
倫廷着候旨處分時閣部俱同辭申救而副院
金光宸言之尤力遂并議處光宸復言宗周為
人清直在都察院雖不動聲色人心亦為整肅
望皇上留此老臣帝不允已退入煖閣遣內官
傳旨閣臣有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等語諸臣

將不發乞回奏復將原旨振至御前跪奏力救
帝不許輔臣蔣德璟援唐太宗優容魏徵故事
以請帝曰朕非太宗且其閨門德行朕亦不願
學德璟又言太宗巧于取名帝曰如何德璟言
人臣敢言而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
下太宗未必喜魏徵而曲加優容者欲自成名
耳首輔周延儒等復婉解之帝遂舉筆削去刑
部擬罪四字色稍霽曰故輔溫體仁曾言其懷

初偏迂果然已諳輔退往謁宗周頗有德色宗
周略不致謝惟讓諸輔某事錯某事不做娓娓
不已諸輔曰難做宗周正色曰諸公尚說難做
更有何人可做諸輔皆慚後宗周過質應侍御
喬可聘往見之語及延儒曰大錯再語及輔臣
吳甡曰比首揆畧勝
帝每發本俱先經覽定分為首票通票數套其
最重大者親封黃絹小匣御題某日某時送閣

臣及擬票發上進亦封原匣內寫某日某時某
臣等謹封餘則分項入套以文淵閣印鈐送而
已及批紅發下部科帝復將親批票簽密封送
閣其慎密如此
給諫李國禎極小畢利殺上書言兵又嘗請于
京營外選練衛所官舍帝甚善即令擬勅行之
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
庫兵仗銃藥甚多乞上御書營額因取勅內共
武二字以請帝為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京營
總督恭順侯吳惟英罷特以國禎代之官舍皆
併入京營云
崇禎之末有倡議令各王府捐數十萬金助餉
事寧補還者上諭蔣德璟擬書稿行之德璟言
各王府因其藩封捐資守城自所應為亦即是
助餉似不必別有助餉之名且現在各府自守
不暇即助亦不能多帝乃已

浙粵二鎮諸大奸競營求相持久不推而大璫
有為其地主者樞部堂司避嫌不舉致蜚語上
聞一日帝召職方郎中王永積入德政殿詰其
不推之故永積以外冦定詎邊鎮方急未暇推
及內地為對帝怒鐫級歸而大力者果得二鎮
以去
輔臣蔣德璟纂九邊十六鎮原額新額兵馬錢
糧名御覽備邊冊另進簡明冊一本蒙帝面諭

會部堂司核其不甚懸殊惟各邊兵馬數目報
戶部甚多報兵部甚少戶部止據邊冊給發而
已各邊原有屯田鹽引民運折米少者數十萬
多者百餘萬自為支銷並不提起卽歲終一奏
報並不經目也萬曆戊午以前部發邊餉銀三
百萬尚苦其多至今日加至二千三百萬尚苦
其少而兵馬並不可問又天津從海運薊遼諸
鎮另有本色米豈可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津

三垣筆記　卷七　十五

撫司出入部中不問而米是半委泥沙時德璟
語堂司云必合津運部運及邊民運與屯鹽通
融參實則邊餉恐猶若多而加派之新餉練餉
皆可裁也因復條為十款責部中核行然各邊
究未遵行也

司馬楊嗣昌奉命征流寇連陷親藩有言其服
毒死者帝一日召諸閣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
楊嗣昌稽顙庭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
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詆故歸訴皇上朕語之
曰如其疏猶公平否嗣昌稽首曰亦未然語畢
天顏慘惻既而刑部擬追辟帝不許

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供有
講章而日講則止御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講官
指書口講無講章也講官韓四維屢次遺忘帝
謂輔臣曰日講可照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所
疑可據以問難而講亦不至遺忘此後遂用講

三垣筆記　卷七　十六

章在御前講用牙籤指陳云

司寇忠世楊因曾推一案忤旨閑住太宰鄭三
俊重其素望故以左副都推非例也帝以詢輔
臣蔣德璟等皆力贊之遂賜盟用德璟等皆同
睨誦聖鑒為得人三俊亦甚為謝恩一時中外
欣然已三俊罷世楊亦久未至帝命革其職德
璟與輔臣黃景昉等具揭救之請免其革若非
末路出身狼狽萬狀一生真偽誰其知之

帝以流寇橫行怨中外諸臣無任事者首揆周
延儒曰昔諸葛武侯天下奇才猶云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
況今才人不及遠甚所以難耳帝曰朕知武侯
出師表中尚有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二語
乎彼欲以偏安之天下滅賊今索何以全盛之
天下縱賊乎延儒無以應
舊輔葉向高每疏揭皆發抄自溫體仁入閣言
三垣筆記　卷七　十七
密勿之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始不復發
抄至密揭或出手書併不存錄閣部即如會推
用人帝有意有否大約出首揆揭帖居多其他
皆然宋李沆明不肯用揭甚是也
進士陳丹衷上言請調兩廣土司兵平流賊帝
召對言之娓娓特授御史往調還宮召后侍宴
帝喜動顏色云朕今日得一奇士不費朝廷斗
粟一金而可調兵平賊及丹衷至南都有言土

兵不可空手調即彼聽調恐沿途不免騷擾丹
衷遂遷延不行
磁州一士人女與嫂皆有色賊圍其寨指名索
之寨中人議出之以緩禍女與婦即相攜投絕
壁下立死
闖賊掠三邊由鄜延上榆林中部知縣朱新燫
自知城守不支先令妻妾各自縊死有一妾尚
未配合急遣之去妾垂泣自甘投繯新燫亦從
三垣筆記　卷七　十八
容自縊死
給諫熊開元善採杖後首揆周延儒恐煩言曰
至故密言于上起輔臣王應熊于家蓋應熊為
聲氣諸公所畏若延儒行則應熊居首藉以維
持耳然無益也
山右撫軍秦所式體幹壯大腰可七八圍每與
人角行數步則喘不已欲其馬上應賊擬捉如
飛難已

輔臣周延儒吳甡同被逮甡即從陸道星馳延儒托病從水道徐行識者疑其候輔臣王應熊抵京為解免地間常使人微伺見應熊舟行則延儒亦行相去里許故應熊至京即罷而延儒卒不免

給諫高翔漢既降闖賊遂有言其以陝西舉人挾闖逆賄夤緣入兵科為停抑章奏通賊消息者初謂言過及錄少常吳徵麟殉節述云逆臣

高翔漢先受賊署解說百端因屬辭折之翔漢愧恨去又見吳邦策國變錄載翔漢為闖賊左都既自降又說降同袍然則其挾賄夤緣毋乃有之乎

四川巡撫熊士奇先為提學時則喜談兵及為巡撫則專論文人以為兩反又訛聽人言謂境內無寇盡撤守險各兵諸賊乘間而起城邑多陷蜀人深怨之後解任至重慶城破為張獻忠磔死

故輔周延儒既奉旨賜死輔臣蔣德璟等揭救言延儒起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翊相起發解網肆赦諸大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嘗有功多過寡之諭但其賦性寬疏以致門客胥壬乘机假借交通納賄延儒不能盡知即知亦不能力絕因而罷賄動闍營誣多端天鑒炯然罪安所逭部院以炯烘兵謀讞上誠

當其奉至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驅其通義一帶亦不無微勞可矜乞皇上法外施行俯從部議帝曰覽奏揭朕心惻然但周延儒罪犯重大前面諭已明如濫用匪人遺悞封疆暱比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間回朝面詢應將兵情據實陳奏極力挽救庶幾收斂桑榆而乃欺蔽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受重辟念係首輔姑從輕典着速勒

令自裁
帝召對諸臣言及練兵事輔臣蔣德璟云臣幼
讀會典見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立
行賞罰此練軍法凡衛所捉小旂捕役並以鎗
之勝負為陞降凡襲替官令比試必須騎射閑
習方准頂襲此練將法所為聖子神孫百世計
至周悉也豈二百年無一兵至今方設兵亦並
無一餉至今方設餉帝愀然起聽又言祖制各
三垣筆記　卷上　王
邊養軍止屯塩民運三項原無京運銀兩自正
統始有數萬至萬歷末亦止三百餘萬名曰遼
餉又有抽餉抽練餉并田餉約計二千餘萬此
萬歷末加至五六倍民窮財盡而兵反少于往
時不知作何銷耗又言今日衛所官軍尤為急
着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可四十萬畿內
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
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練深得居重馭輕之勢

今班軍虛冒包攬不可勝詰且自來歷朝征討
皆用衛所官軍有父母妻子與禹合不同自嘉
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以致加派日增軍民
交困惟願憲章二祖修復舊制帝頷之然卒不
行也
帝親享太廟拜揖致恭且久壬午年享廟少宗
伯蔣德璟每遇一揖默誦清廟維清烈文諸
頌又每過一拜默誦祖宗十三廟號然方起
三垣筆記　卷下　王一
也
故輔周延儒叔令自盡有絶命詩曰恩深慙報
主明聖作臣忠國法冰霜烈皇仁覆載洪可憐
惟赤子宜慎是黃封替獻今何及留章達帝聰
亦可玩也
甲申正月元旦三更帝幸皇太子視朝百官未
至惟輔臣李建泰跟蹤至帝不悅遂罷朝識者
以為君臣亂離之兆是日晝暝自寅至申陰翳

始散終無日光識者憂之
段氏懷遠人生員李本妻也甲申亂兵入懷城
段氏避居南安賊追上馬誓死不從痛罵舉刀
裂腦立死
湖廣巡撫何騰蛟諸數學崇禎末與巡撫王揚
基内監何志孔談時事騰蛟附耳云賊已入晉
燕分界矣生前呈易位帝星照南諸人皆欷歔
不兩月果驗

三垣筆記　卷之　二三

國未亡之前一年適逢公車舉場左右人兜錯
雜薄暮人屛不敢行一時貿易多得紙錢知者
皆拔之水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皆以此辨之亦
一異也
趙鉞上虞人老部胥也曾歷各邊身爲奸蠹因
與部諸新胥分不平恣激上啓疏盡發積弊
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斛命充餉而米不
納寧遠銀亦不交戶部計二十餘年誆若可百
萬金一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
津派買米荳并帶運追比掛欠米折船價水脚
各項盡屬侵漁每年誆分可數十萬一長蘆及
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按年徵解一州扣馬
乾爲各鎮道將侵冒烹分歲不下數十餘萬一
各處屯牧加増錢粮並不察催皆被侵匿一貿
易斃每年宣鎮之十三萬七爲奸蠹即也可省
亦數十萬一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荳不可

三垣筆記　卷之　二四

勝計亦宜察核其疏在癸未年冬十月也輔臣
蔣德璟見之亦力言于帝帝允其發而卒不果
行諸史官之聞風者各輦金散遣遂消耗不可
問矣
帝發帑金四十萬買米是時若折米給軍每石
止給八錢上下兩便且倉米可支所積尚多
後每名冒民間出納之買利害易見司徒倪元
璐買米回劃切陳奏輔臣蔣德璟亦力贊之而

京商豪家專以囤米谷罔為利竟不能止也户部不得已以一金買一石價高米愈甚且金與粟俱至虛擲惟有太息而已

三垣筆記卷八

興化　李清　記

癸未十月帝以秦寇日熾命白廣恩充總兵官掛蕩寇將軍印與秦兵三萬一應剿撫聽便宜行事輔臣蔣德璟等以廣恩係降丁且先年鬨名不赴援致危難專任欲傚先朝用王驥蔣貴例以知兵大臣與廣恩共事帝恐其掣肘止欲設監軍一員為調劑文武督催餉糧德璟終以

為疑仍請擇一豫楚總督調度之但不必並在行間以總兵前驅以督臣後勁又闖賊本秦人恐秦兵以鄉情輒有呼應旨應聽廣恩設法選補與豫楚寡丁為用皆從之後廣恩卒降闖帝因闖賊入關中百姓多從賊嘆息久之因言前嘗面諭該督着用好將好有司有好將自然兵有紀律不敢擾民有好有司自然撫綏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肯從賊這個結人心還是剿賊前一事輔臣蔣德璟言愛惜人才正因結人心處輔臣魏藻德亦言邊臣任事少畏事多因時勢艱難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嚴恩威莫測恐一干聖怒則無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敢做即舉用一人亦恐有受人營競為人謀陷所以畜縮耳帝曰朕正欲寔心人做事豈真有此藻德又言刑部罪累諸臣亦未嘗無人帝命諸輔舉姓名以聞次日御批到閣云朕面議愛

惜人才一事再四思維只因嚴恐封疆警正人心原不得已祖宗之封疆祖宗培養之人祖宗垂憲萬世之法律必如何可以並行而不害諸輔臣其詳審以聞尋先釋侍御郝綱及許定國二人命仕從秦督剿賊久之乃釋司副熊開元給諫姜埰方士亮侍御蔣拱辰樞曹尹民興等于獄

司馬楊嗣昌欲用司馬洪承疇為總督盡留秦

兵入援者宿蓟遼秦督孫傳庭具揭力爭言是兵必不可留〻則兇勢漸張究無益于邊是代祂除兵也且兵之妻孥蓄積皆在秦久留于邊非譁即逃將不為吾用而為賊用是又驅兵從賊也嗣昌不能用秦督孫傳庭練兵長安馬兵五六萬秦紳士苦之倡議于朝謂宜速出傳庭以八月出潼關狝田甚盛號意滅賊屢敗其兵賊有議降者獨賊首李自成曰吾嘗王焚陵罪

甚澀天始支數月決一死戰若其不勝則殺我以降特師皆露宿與賊相持雨又大降七日不止粮糗三日不至馬足陷淖泥中數尺將士皆無人色西稍霽餉車稍〻至又為賊劫傳庭無可奈何退師河畔就粮時總兵白廣恩本降賊與總兵高傑素不相能傳庭不盡知也兵既動賊選驍騎數千犯之傑兵且戰且走望廣恩為援而廣恩已兼程退汝州傑兵大潰廣恩兵聞之亦大潰傳庭馳至關賊亦大至傳庭收潰兵陣城外自登陴督守衛廣恩妻孥在關內閉城外兵敗率其衆保妻孥奪關出潼關遂陷傳庭揮刀躍馬入賊陣遂遇害監軍喬元柱亦伏劍死自是關以西無堅城而西安亦陷傳庭妻子皆赴井死

闖賊已入關推秦督無敢行者帝曰往者罷繇諸臣廷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起用何故推督

撫又云無人吏部不得已以起廢巡撫余應桂推然非其才也點用後帝召對應桂問以方略應桂惟言難且以無粮無將無兵為言帝命戶兵二部速議撥與又召監軍侍御霍達命速行料理達奏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報國若無兵無餉空死無益因伏地痛哭已二人行至陝西俱不能進

往時臺省猶以彈射政府為名高及崇禎末侯

考諸知推謁政府皆稱門下士或政府止之已
俯伏而拜連呼老師不絕矣士氣卑壞至此亦
亡國之兆

賊破陝西都中震驚吏部又開賄賂帝聞之設
高皇帝牌位于朝令各官抽籤時地方殘破有
規避不出者前一人代後一人抽籤領憑馳報
刻期到任

總督王永吉聞闖賊入秦知賊必渡河即疏請

三垣筆記　卷八　五

撤寧鎮守關謂不獨寧遠軍民欲徙入關內以
圖存即山海軍民亦欲借寧遠兵以自助請勅
鎮臣吳三桂悉心料理時甲申二月初二也輔
臣陳演不敢決僅批撫鎮奏明定奪已撫鎮議
格不行

京師聞宣雲既陷諸臣皆以京兵不足恃非薊
督王永吉寧鎮吳三桂密鎮唐通合力一戰不
可帝然之令兵部補本本上發票輔臣陳演以
為不可出揭爭之云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警
告寧鎮萬不可調帝命召諸臣赴閣會議有主
不可調者有持兩可者有主遷南京者獨成國
公朱純臣言唐倪元璐少司馬金之俊都諫孫
承澤以為當竭兩都諫吳麟徵爭之力謂事當
從寔其言云寧遠當從否該撫鎮當與皇上密
議之而輔樞二臣當與皇上密決之奈之盈廷
誰執其咎然臣謂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

三垣筆記　卷八　六

難死法死敵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卹則夫袁
華沙場橫尸西市者皆齎志而未瞑目者寧遠
一鎮一撫皆當今人傑臣再三思之不覺汗淚
俱下又因閣部議久不決極言關外九城勢必
棄之則關門益無與守者棄人不可兼棄地棄
人即可失天下將士心是棄人決不可吳三桂
勇將宜拔用委之使之來保京師正是一舉兩
得今日之事當論緩急不當論是非也從六垣

署名竟互誤不決乃獨署疏留中
補牘云邇臣不可令有懼心不可令有死心　臣
請吳三桂疏言切情急若有格々不忍言之者
臣知其有懼心姑以裹革自任然為父弟乞恩
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勢方張不使捍禦則京城
何恃乎時輔臣陳演魏藻德皆主是議而輔臣
方岳貢移書向司馬深咎之辭微不顧也已帝
發問演又具揭以為外之督撫亦當僉同乃請

上諭差官前去亦取回奏皆以撤寧援京為便
始得旨云永吉閣命與三桂以三月初出關徙
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抵關二十
日抵豐潤而京師已陷
司馬張國維坐逮疏失事下獄吏垣都諫吳麟
徵率同官理之得釋因請赴江南估權貨財及
軍食之需六垣皆往餞獨麟徵舉觴屬之曰今
四空匪流亡嘯聚方深咎催科吾闕撫字之良
吏不聞催科之司馬國維有慚色
甲申三月十六日帝御東左掖門召考選官三
十二人以次面對以安人心戰救謀用兵足餉
為問每一人答訖御筆親注圈點自斟水磨硯
席上置茶一壺不時取飲退食後又復進座自
卯至亥方罷是日即寇陷昌平日也至十七日
內璫猶差人索考選官賞銀每名十兩十八日
冢宰李遇知陞官司馬張縉彥拜客如故未時

寇陷彰義門十九日已時陷順城門遂逼皇城
帝與后俱自經考選官皆降越數日入朝過東
左掖門尚有指而太息者曰此前日御試之地
也
賊既陷平陽帝聞之召閣部九卿科道等官曰
朕非亡國之君而事々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
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面目見于地下朕
願督師以決一戰即身死沙場亦所不惜但死

不瞑目遂痛哭輔臣陳演請代帝曰南人不可
次輔魏藻德蔣德璟邱瑜范景文方岳貢俱請
代帝皆不允至李建泰請代帝曰卿以西人平
平西朕所願也
長安街上有一換錢小民失記姓名聞帝需餉
囊中出精銀三百兩代贈助公帝嘉其意拜官
錦衣衛百戶謝曰賊信急矣留財無用且此身
恐未必保何有于官小民愚蠢亦不知做官也
三垣筆記　之乀　乙
固辭不受職
帝擬勤義門外爲輔臣李建泰郊餞建泰固辭
曰此國朝未有之禮乃下禮部議于正陽門樓
上設五十餘席卜吉卯時爲出文武官員分侍
兩班建泰行五拜三叩頭禮帝賜酒三杯謂建
泰歡曰卿即朕朕即卿朕與卿無兩身凡事以
便宜行先發後奏建泰簪金花二枝披宮錦一
端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恩畢飛騎從勤義門

出監軍乃兵部主政凌駉也是日天霽和風感
處此行藏賊及行至大名府馬步兵因糧餉不
給散去若干建泰三月止得麥飯一餐駉飢坐
馬上稽遲中道帝又手詔促之建泰畏賊不敢
前後竟敗衄
帝親餞輔臣李建泰于正陽門樓賜酒三杯即
以杯賜之既又以兵事鄭重復自撰文一通親
洒龍箋用寶于正陽門親手賜之其勅云朕仰
三垣筆記　卷八　十
承天命繼祖宗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
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罹
水火皆朕之罪流寇本我赤子盜弄兵戈流毒
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剿賊本爲安民今卿代
朕親征鼓勵忠勇表揚節義獎勸秉能選拔雄
傑其驕怯忘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將及妖言惑
衆之人跌悞軍機之輩情眞罪當即以尚方劍
從事行門一切調度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

好諜而成剿則直剿殲渠宥脅一人弗得妄殺
撫則真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能以鄉忠獻
壯畧品望宿隆辨此裕如特此簡任告廟授節
正陽親餞願鄉早蕩妖氛旋師奏凱候封公爵
昺發勒銘有功內外文各武官從優叙賚朕仍
親行慶賀共享太平爾將代朕勦征安民靖亂
至意行徧示知特諭
民曹蔣程以桐城一青衿言生財得授是官首

言鈔法可行且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值千金
歲可得三千萬兩而少司農王鰲永亦以為必
可行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
萬將金與上同價其言甚美然還不可行帝時
設內寶鈔局晝夜并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
一金無人應者鰲永請每貫鬻三分芩鬻九錢
七分京商騷然皆欲卷貲去輔臣蔣德璟言民
雖愚誰肯以一金易一張紙帝曰洪武時如何

行得德璟曰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戶
賞賜及折俸月鈔其餘兵餉亦未用也且言民
窮已極宜安靜以悅之帝不聽又內寶鈔局言
造鈔宜用桑穰二千萬觔舊例採取北直山東
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璫催督又五城御史言
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少二千五百人議于
畿內所屬府州縣多方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
帝命改票猶德璟極言其弊謂所募二千五百

名月加費米千石銀九千九百五十兩得不償
失且北直山東河南新經變亂無桑安有穰至
浙江杭嘉湖三府雖宜桑若責以二百萬觔即
盡括亦不足也疏入留中
帝以闖逆漸迫命群臣會議以二月二十二日
繳以次日召對時上首揔憲李邦華密奏內云
輔臣知而不敢言試問之帝指問何事輔臣陳
演以少詹項煜議草進帝即顧罷默然輔臣蔣

德環又奏一時廷議俱言東宮宜南往監國帝不應而給諫光時亨發翰林李明睿南遷為邪說帝不悅即召入面詰云邪說皆同乃止發李明睿何也明係朋黨姑且不究遂無敢言者給諫光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咎倡議之人輔臣蔣德璟擬旨有向日聚斂小人倡為練餉搜括致民窮禍結悞國良深等語帝不悅因召對面詰曰這票内聚斂小人為誰德璟不敢直斥故

三垣筆記　卷八　十三

輔楊嗣昌但以舊司農李待問對而于科臣則云失記帝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德璟曰皇上豈肯聚斂曰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二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陝西三邊兵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可問即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帝又言今已并三餉為一何必多言德璟言戶部雖并三餉為一然外州縣追比不是三餉帝大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復為申救而司農倪元璐至以新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帝始稍解德璟退又言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只以抽練之說或數千或數百搪塞明旨

三垣筆記　卷八　十四

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不言及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有直省各官每就練兵名色追比如火百姓困苦過賊輒迎甚而未見賊先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甚臣又私心痛之蓋至外無兵内無民且兵餉亦不能完故諉咎于議練餉之人冒昧忌觸罪當萬死因引罪出直帝雖慰留之竟以此去未幾練餉亦議裁

輔臣蔣德璟以北直河南山東三處召買米荳
九十餘萬計民間九十餘萬未嘗費數百萬金
為害甚多于召對時力言之帝命擬諭罷之已
德璟擬進復言祖制各邊除屯塩民運本色外
原無戶部餉折色今既有舊餉復增新餉練餉
括盡民間金錢已不堪命近復于北直山東河
南召買米荳可百萬石以給關寧雲張四鎮而
拘攝各處富戶充召買之役又復勒運至天津

交納一切車輛騾馬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賠
累困苦未易縷指闖賊中數慫恿民皆指加派
而加派之害莫甚于召買伏祈即賜裁行德璟
疏于二月上留中不下比歸告工于三月自草
罷已詔盡蠲免然已晚矣蓋各邊之將士視米
荳如泥沙上欲金錢而已在內召買之若如彼
而在外輕賤米荳又如此何若括內地之膏血
作塞上之泥沙乎

輔臣蔣德璟既予去都諫孫承澤汪惟效皆上
疏留之承澤言尤峻有乞罷臣官而留德璟如
用之不效請受妄言之誅等語時輔臣魏德藻
不得已亦上言德璟貫通古今博綜典故為皇
上左右所不可一日少之文獻然已先稱傳旨
揆筞帝御批嚴封下閣有大臣進退原不敢輕
之語德璟初因山西新陷未敢輙去又以在廷
連章見留乃避嫌速去故得免闖禍

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来京掛號其佛高六
七尺下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
後因事洩始知藏砲于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為
賊內應勘定伏誅

城未破之前卜餘日颶風大作自辰至夕未止
拔去關神廟旂杆大樹

闖賊攻彰義門其軍師宋矮云初此行觀兵城
下卜五年始可破城城樓下忽墜一天啟大錢

宋矮書曰此一當五用也破京必矣遂開一大
砲而城裂
闖賊將逼京師衆號百萬帝數以兵餉爲憂勅
百官捐助一時大臣或請身督四方輸貢或請
預征下貸富户或開賣化官假民間帶綫百官
欲請詰勅傳世者入銀若干搜削屢浩勒價莫
不議及及賊至則餉迴懸已將半載禁衛戈予
朽鈍未試一闖賊鼓譟相視股戰奸人伏匿暗

助驚譟兒童數月或爲秦聲訛言滿城意在迎
賊于是人情惶惑莫有固志闖賊圍城上下倉
皇失措火器俗禦多不習賊發砲聲撼地動
日夜無間緣城廨舍供圯城頭發萬人敵未及
投下火驟然灼爛十餘人時士卒匱餉五月皆
不用命城頭崖寺鮮衣怒馬備件不驚雜撓士
卒欲擅啟閣凡坐門諸匡多不得登城望敵惟
太常吳麟徵奪路上見勢不可支往見輔臣魏

藻德藻德方出朝猶引麟徵手曰朝廷大福自
無他虞旦夕兵餉必能集公何太匆迫麟徵太
息而去
三月十三日闖賊蹦居庸關京師九門俱閉十
七日午時賊攻城銃發如萬雷轟烈十八日攻
益急銃聲益怒城外火光四起帝同二人登煤
山頂望週時回乾清宮日就暗帝魚服出宮門
兩出兩返乃命酒召皇后貴人良婦以下按殺

延禧屬被寵御者皆至慷慨極酣漏未下三刻
卸所佩劍曰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數行下于是
皇后先投繯其餘咸引決稍顧望輒手劍刃之
時長公主被劍斷右臂仆地未死又喚內宮王
承恩着靴帶同內宮數十人遶城奪門不得歸
遂同承恩對縊煤山古樹下袁妃同宮人小內
宮紛紛奔出十九日內宮遂開門迎賊常熟進
士歸啟光聞闖賊入都驚惶急走詢同里司空

陳必謙必讓從容櫛沐出大笑曰汝痴書生耳
城守皆澈衙門事豈有賊入我不知者已傳者
迭至方失色散又給鍊顧宏是夕尚𥨊科閣信
息詢輔臣魏藻德藻德亦以為必無事一時聲
瞶若此
闖賊入都指長安門三字祝曰若射中中閣字
當有天下竟不中
三月十九日辰刻賊已破城當有謝恩見朝者
三垣筆記　卷八　十九
而宮人四出矣坤寧宮後欽安殿有樂志齋清
望門曲流館東去則瓊華左門西去則瓊華右
門是日宮人多從後宮出逃
闖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擄掠甚酷時傳寧鎮
吳三桂兵已至城外帝以十八日夜三更奪門
南奔賊懸萬金購帝二十一日闖賊已獲帝屍
于煤山命人背負東華門外朱國公門首用柳
木棺盛破蘆席下達頭短衣一足穿襪一足跣

有遺詔在胸云朕已喪天下不敢下見先人亦
不敢終于正寢又嚙指血書臂曰朕悞聽文官
言致失天下任賊碎裂朕屍但勿傷我百姓是
日晚百官出始言太監數十人王德化擁打司
馬張縉彥責其開門迎賊特臣民數萬人俱痛
哭求葬以帝禮祭以王禮聖母葬以后禮祭以
妃禮亦有哭言求封太子主國者亦有求京城
百官萬民戴孝哭臨三日者至廿五六日則滿
三垣筆記　卷八　廿
街偏捉士大夫拘係路人矣廿七日賊半金星
點名會極門百官皆降伏賊跽坐殿上受之責
以負國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部收用列名部
門外榜、長安道上不用者從西華門出賊露
刃排馬五人排一隊押係劉李二賊私寓各責
數萬金刑死者不可勝計或輸金未足則又以
二健士挾之皆赤身出行乞市肆人不忍見初
九日為劉賊所係者俱釋李賊所係者仍不釋

十三日三桂有示大張四門云義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但戴孝者俱不必驚十二夜傳賊殺官數十故輔陳演為首餘皆勳戚十三早賊挾太子二王元色布衣行爲前盡撤群賊東行皆哭不願去殺之不能止各城門只有老弱數人而已

冏丞申佳胤既投井死侍御林蘭友時謫冷署素相友善未就殮家人方遠哭一人昆盧杖錫

三垣筆記　卷八　三一

排闥入愕視之乃蘭友也拊膺號曰公死矣我知公必死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老父在堂團一相見當攜手地下耳登堂請見太夫人曰伯母勿哭當賁子易得忠臣子難得也顧佳胤子煜曰設位乎曰未也索筆大書明捐軀殉國忠臣申公之靈復書柩曰死為蓋臣不負君恩于地下生圖見父即就鼎鑊而心安擲筆大慟謂煜曰善自愛從此永訣矣收淚去有徐起鳳者以備書從佳胤凡十餘年佳胤歿後僮僕多散去起鳳啼號柩次不少離賊從東門四散欲肆焚掠佳胤子煜挾太夫人奪門出僮僕從之獨起鳳請留曰俱去則櫬誰與守已賊果焚民居將及棺起鳳泣曰吾主以忠死願勿焚賊怒歎之起鳳叩請愈哀賊為感動卒不焚及居民外徙起鳳徧求里人在京者得鎸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舁櫬出寄天寧寺乃去

三垣筆記　卷八　三二

清過長安肆見明永化編欲買之書賈高其價因緩之及後再訪則云已售去細問之則賣者駙馬鞏永固也　清心識之曰帝婿皆豪華自喜深獨能讀書後永固果死闖難可見其讀書之得益

駕部金鉉于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難退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衆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

無殺吾世及甲申死闖難入始見之又鉉初以
駕部郎視皇城每過御河輙流連不忍去歸語
其弟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之何也後竟投御
河死
内監呂胖子忘其名闖賊陷京城駕部金鉉投
御河死胖子見而嘆曰公雖疏斜我輩不比于
人吾初亦怨之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
欲遠我我今以義近之必不拒我于地下也遂
三垣筆記　叅八　二三
從死已二屍並浮為一內監收掩後藁葬御河
側
庚辰闖有平和生員金惟鎮忽得心疾盡雜其
髮大言曰此世界不屬大明矣或問屬誰乃書
三字于壁間曰大清國因言城內猶可城外不
忍言又指其族人曾慶曰有無限兵馬後曾慶
果起兵從者甚衆
嚴城人錢廣居寄為 清 言其同籍曹某嘗令陝
之米脂縣乃李闖故里也自成叛後令發其三
世祖塋剖棺視之一棺骨生綠毛長二寸一棺
骨色如玉一棺骨生青毛長三寸已見一大蛇
從壙內出射之傷一目走後自成果以箭傷一
目亦大異也
癸未帝將祭廟鹵簿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
如有婦人衣白者疾飛入宮軍人皆見之又仲
夏大雨雹衣如血雹霆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
三垣筆記　二四
神
主或橫或倒諸銅器為雷火所擊皆融而成
灰
闖賊入京命諸臣于二十一日廷見是日百官
畢集有數臣衆獨仰視大內淚下如雨又四驛
館有回回使者十六人召之入見亦俱不肯拜
賊怒之欲俱置之重辟使者並不驚畏同屬聲
曰吾君但知大明天子不知另姓若今歸告吾
君另以貢獻來朝則辦路何辭今無君命何敢

妾拜遂堅立如故賊終不能屈也

三垣筆記

補遺

舊例國子監分獻用翰林修撰編檢討張之奇劉世芳因侍定王講讀掛翰林銜而不與翰林事是秋遣輔臣親藻德行禮藻德以庚辰進士三年入閣諸編檢皆前輩不便既分獻隨行故用之奇世芳皆庚辰同年也

崇禎初與化子衿袁靖適禪僧毒數于山下指天象語曰天運齊黃華下界不久將亂矣靖曰此皆建文故忠誼昔忠今亂者毒數曰彼積憤已久一朝下降不為臣亂必為叛臣皆所不免至甲申之變果驗

姑蘇孝廉毛寬父忽于崇禎五年若為鬼物所憑吐譫語曰吾前身與尔子前身為建文時守金川門及燕兵至渠開門叛降致吾家四十口皆罹刀鋸久欲圖報以其福力尚厚歷數世皆

顯官今降而舉子縣々予衰矣而吾徒迹皆從
天而下紛々國報故我亦衆聞報而子將戕其
命耳語訖而醒茫然不知亭竟果死此侍御李
模為 清 言者
松江子衿衣燦若丁丑進士衣定之弟先是闖
賊陷京師後夢至一所見歷代諸創業君會議
燦若問何議曰議革命彷彿可識者漢明兩高
帝而已有頃一人如帝者狀被髮代地嗚咽悲
三垣筆記 補遺 是
杜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吾所能主當往問建
文皇帝燦若夢中驚疑問一人曰代明者李自
成否其人曰却又不是燦若蓋先一年言之非
附會也
天啟特給諫郭鞏為侍郎周宗建所彈作其通
內及逆璫魏忠賢用事屢遷鞏官至侍郎然卒
抗疏不出忠賢怒勒令冠帶閒住鞏始末如是
其答 清 一書辭多委婉初擬辟則過改戍亦所

應得時司馬楊嗣昌為閣內道特疏求寬給諫
姚思孝疏駁之他相左 以此
從實錄寺人王著所撰也袁妃實未與周妃同
殉改代後猶生而錄中乃指為自縊長公主雖
為烈皇帝手刃尚未絕改代後方卒而錄中乃
指為斫死歷二事以概諸事吾不知其錄名從
實而事多從虛何也獨懷宗潛德徽猷所言倫
晰多有外廷所不知者故 清 時摘而存之則尚
三垣筆記 補遺 三八
云実也
帝念農桑為民衣食之本于是詔壇耕三回已
旋齋宮宴群臣教坊司于丹墀前演戲承應雜
劇帝論典禮甚隆何得詣戲為褻殊非正體命
該衙門永革去著為令
帝每詣圜丘祀天皇及地祇并朝日夕月社稷
等壇其預齋戒必親視祭品精潔然后供獻東
圭皝々若神降臨其敬慎若此

帝英敏博學諸經史畢覽書經大全資治通鑑
大學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寶訓帝鑑圖說等
書皆命司禮監提督將經廠印貯之書查進備
覽又諭外廷書籍每月采買二部以資御覽
帝逢朔望三六九必昧爽臨朝以勤勵自勉餘
日講春秋書經四書二八日經筵與諸臣徵引
古道出語成章
帝命武英殿中圖歷代明君賢臣像于屏 如賈

三垣筆記　補遺　記

誼董仲舒魏徵陸贄皆在又書正心誠意四大
字揮屏安置文華殿以資警惕
熹宗懿安皇后居慈慶宮在乾清宮外關雎門
旁本宮之侍婢設有管家婆管內事又設老成
太監二員提督宮禁帝惟逢后聖誕元旦聖節
方詣后前行四拜禮餘節不入賀
帝每遇日蝕月蝕必服青素袍望闕焚香行四
拜禮設救護鼓二十四面鳴搥鼓呼吁內外衛
門齊鳴不理事或蝕甚者諭諸臣直諫惟修己
愛民以答天意
皇城內西有虎城一處內畜虎一隻傍有牲口
房諸禽鳥皆在帝至見猛獸食肉嘆云此亦非
民脂民膏乃飽此無益以博觀玩可悉令即
除去
皇極殿停貼匿名單一紙編九卿為二十四氣
守殿官獲單以進帝諭司禮監焚之勿令人見

三垣筆記　補遺　并

以全大臣之體且明朕無于諸臣
陝西山西大飢京師亦旱帝曰皇天不言以象
設教乃詣中正殿玉帝前率司禮監等官曝跪
一炷香以祈雨澤次日風息雨需帝曰雖得時
雨然首稼必損壞宜修己愛民庶可仰答上蒼
乃發帑金救賑各有差
帝念保姆陸氏恩厚賜其即令出宮歸家永不
許復入且日毋踰客氏故轍

○寶慎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爲金自汴梁竟入燕者。歷元及國初俱无恙。徐達下大都時封記宛然。至國破多散失不存。惜哉、

三垣筆記卷八終

[seal]

明朝小史十八卷

〔明〕呂毖輯

舊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明朝小史目次

三卷 建文紀

四卷 永樂紀

清宮　　　　豬脖璟褸
翦頭解書　　入金川門詔
即位詔　　　爵賞功臣制
勅諭文武羣臣詔　謚年名同
佯狂　　　　神木山
酒量狀元 ·　大寶法王
小帽襪褲從靴　撻給偶幸
韓長　　　　觀音課

明朝小史

我朝義之　　族宿
供用庫　　　玄石坡
撻勝菌　　　爪蔓抄
抓猿夜泣　　漏澤園
閹門生瘡　　累字
王姑庵　　　內訓勸善書
退張　　　　二女詩
設棋局于院中　二十史難

一三　目之九

大秦之章　　孝友堂
王不出頭誰是主　撤扇
大殿石碑

五卷洪熙紀

文華寶鑑　　敬亭
書不啟封　　手增二語
姓名履歷揭西序諭　金錢撒地
益鑄被臨　　觀奕和詩

明朝小史

弘文館　　　御劄
狀元天子　　手製湯餅
疑飯　　　　贊善先生
憂民吟

六卷宣德紀

東苑命對　　言龍
畫石被沒　　給柴薪
駿馬易嘉　　致齋所

一三　目之十

明朝小史目次終

明朝小史一卷

盧城赤隱呂　毖輯著

洪武紀

土地移廟

帝生于盱眙縣靈跡鄉土地廟生時夜有神光燭天明日廟忽移置東路百餘家今其地方丈許不生草

紅羅幛

帝生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所居遂號紅羅幛

薛家窪

帝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媼家飢甚坐穀髻架上問媼此何物對曰髻床烹鶉鷄為食問曰何物對曰鐵鷄飯以大麥曰仁飯帝聞之默喜蓋髻基龍床人兆皆吉語也迨天下已定召媼賞之人傳其事為美談而薛家窪之名遂著

瑞木

帝即位之年江西臨川縣獻瑞木一本木中隱有文曰天下平質白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焉

鏟頭會

帝既得天下惡勝國頑民竄入緇流乃聚數十人掘一泥潭埋其身于泥中特露其頂用大斧削之一削去頭數顆名曰鏟頭會

世德碑

太祖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宋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諱

世珍元初籍润金户全非土產市于他方先祖初
一公困于役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
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才八歲先祖營家泗
州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
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積德
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
四子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
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

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還鍾離後戊辰
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寢沒先兄重
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為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
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疾捨入皇覺寺中甲申父
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托跡
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
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和龍
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考君嘗言世

為朱巷人宗族俱有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朱
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
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
與之敘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
八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
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
比我朱氏之源流也是自金陵太平駐節開府為
基本之地實鄉郡焉屢歲征伐据境吳楚甌越方

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
内降制書曾祖考為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曾祖妣吳氏吳國夫
人先祖考為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先
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章右丞相吳
國公先妣陳氏吳國夫人以閏月十三日祇謁先
壟焚黃告祭遵舊典也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今勉

建功匪由已能實荷先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世得報恩三代並爲上公以遂爲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之報施茂于厥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踏德存仁以永其緒于無窮是我之所望也于是備書于後以傳信將來俾有所考焉

神葬

淳黃帝及后疾疫死仲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太

祖與仲謀草葬山谷行未抵所而綆絕忽風雨雷電交作太祖避樹下聞空中神語曰孰襲取吾土彷彿有應者具淳皇帝諱神曰爲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折木天轉晦比明往視之土裂屍已掩田伯劉大秀遂歸其地而棄責令鳳陽皇陵即其地也

歲祀舟檣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即令樹此檣于舟中而祭之遂爲帝制建廟在京城清涼門外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云即當時捧舟兵之後也

關帝讖原本

太祖龍潛時欲起義兵乃禱諸石固神曰元德既衰九土鼎沸生民之塗炭極矣吾欲倡義以拯衆與之否乎得訣云世間萬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太祖疑其

不許也遂取其訣本付與關雲長掌之至今關帝籤訣皆石固神原本也石固神即江東王

土上一畫

太祖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遇一術士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與士曰願書字占之上即擧刀畫一字于地士俯伏拜曰土上一畫臣獨知爲王也

驛兒奇對

太祖取集慶路大戰三月而元兵解去夏五月皇守

江在見驛中有七歲兒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役令代父耳上曰善對乎對曰然上曰七歲兒童當爲驛兒卽對云萬年天子坐龍廷太祖大喜乃蠲其役

營國公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跪前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上去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令始知皆以此公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從渡江協孝慈以肇家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烏龍潭

高皇居草野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寘之一笭篅有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罩罩高皇既而上持魚還舍啓笭篅已失其五知陳竊矣往問之陳諱匿上欲毆之陳笑出以還及上卽位一日問劉誠意吾享位幾何年劉曰聖壽無疆朕以數言當三十五其間五歲假者上忽思竊魚事以其數符也立召陳至欲殺之上問若頗憶與吾周旋否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魚事上曰吾忘之爲何地對曰烏龍潭也上曰吾鄉不聞有此陳曰臣嘗於此罩烏龍故云爾上見其對頗謂稱旨因曰汝欲爲官乎陳叩頭謝上曰可爲戶部江西司郎中追後洪武之紀果符其數

蛇附兜鍪

太祖在滁嘗濯手于栢子潭有五蛇揚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罷群坐籍土蛇忽蜿蜒其側帝乃掩以兜鍪頃復報戰亟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登甲冑衆推帝與功多乃置其兜鍪于前甫奠忽霹靂大雲白龍夭矯自兜鍪出挾雷聲挾大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建祠康郎山

太祖征陳友諒于鄱陽湖被圍甚急介士韓成請服龍袍冠冕紿賊投水死圍果解及友諒平上念成忠賜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有司歲時祭祀

蕭王助陣

太祖率三萬騎戰于鄱陽湖敵人咸見空中數萬甲兵衣緋以輔戰幟上大書蕭王二字隨大敗之蕭王意即漢酇侯也

友諒遺腹

帝克陳友諒俘其妻妾曰我自起兵以來未嘗納人子女今友諒三犯我金陵四犯我太平我甚恨之其妻闍氏可没入掖庭未幾生子實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國于長沙將之國闍氏語之曰爾乃漢王陳友諒子汝父被殺吾為汝忍死于此他日當為父復此仇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于宮中潭王來覲入止宮不以禮自檢歸國發兵反高皇遣太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登閉城門抱其幼兒繞城上行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不見賊王因擲于城外遂舉火闔宮盡焚携其子投隍塹而死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宮為辭盡戮宮人皇后脫簪珥待罪僅免餘悉殲除焉

諭偽周榜文

高帝平偽周張士誠先有榜諭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予聞伐罪救民

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為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為燒香之黨根據

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逆還焚燒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萬端無状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傍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為名或托義軍為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士之力一

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不以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里田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塩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首聚凶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侍御孫撝二也厥後掩襲

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擣其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于元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兒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

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并進攻取浙西諸據地方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歸附或棄職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為主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為鄉

里以全室家此與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欽此除已遵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欽依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須議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許仕傑齎到

中原傳檄

太祖北伐檄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制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之內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彼時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廢壞綱常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祖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有濟世安民者徒使

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情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祖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越閩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稍安食稍足兵稍精強

控弦執矢目視我中華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故茲檄諭想宜知悉

洪武即位詔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命運亦終海內疆土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于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冦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皆已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於吳元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元年為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師以冊寶立妃馬氏為皇后長子標為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國初官名

國初官名有更制後人鮮知者漫記一二曰尚書大使曰都諫官曰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曰詹事府

贊讀曰儒學提舉司校理曰侍禮郎曰引進使曰翰林院使學士曰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右正言天門待詔閤門使觀察使侍儀司通贊舍人如罷中書四輔諫院儀禮司及改御史中丞大夫之屬

全陵城

帝築京城用石灰秫粥錮其外時出閱視監掌者以丈尺分治之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白色或稍

雜泥土即築者于垣中故金陵城最固

門帖福字

帝嘗于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為隱語相猜以為戲乃畫一婦赤足懷西瓜衆譁然帝就觀已心喻之曰是謂淮西婦人好大腳也甚啣之還于是夜着人以福字私帖門分之門明日招軍士大戮其無福字者蓋馬后淮西人故云江南風俗至今除夜猶以福字帖門

明朝小史 一之十七 二三六

肉有磨痕

帝微時甚爱于郭子興郭氏五男惡焉乃以事幽之空室中絕食幾馬后竊以餅飼給之一日炙餅签中將修洪為郭氏親信所窺遂納懷中其後肉有磨痕

山河已定

帝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于殿壁對曰臣未嘗遍跡九州未敢奉詔惟陛下草建規模臣肰後潤之帝即揮筆倏成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帝笑而唯之

蘇氏忠厚

帝微行至三山街一嫗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嫗何處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嫗曰方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而去翌日語朝臣曰張士誠于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

明朝小史 一之十八 二六九

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老婦也追洪武二十四年取富戶入京師多用蘇人蓋亦以此

封城隍制

國初群神尚仍舊稱洪武三年詔更之城隍神亦始有封爵府為公州為侯縣為伯皆號顯佑其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

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下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寔罄于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天與神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某處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于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祟于神者則朕神受于天者蓋不可知也兹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此郡邑靈祇所司宜

封曰監察司民城隍顯佑公顧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徳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群政享兹祀典悠久無疆主者施行

饅頭給衛士

功臣廟凡遇祭祀饅頭撤果必散給衛士所以寓激勸之意也

奭梳為質

代王之母邵人也先是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家母曰爾朱某耶人言爾為天子也因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何如帝乃貽奭梳為質王母亦以篋中裝贈行自是果娠及太祖即位子且長矣因携子及質謁上上令工部革設木宇居之不令入宮及代府成遂分封焉

土地供地

帝微行里市間遇一國子監生姚文英入酒坊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聊

寄食耳帝因與之入時座客滿案唯供土地神几尚餘上移之在地曰神姑讓我坐乃與生對席間其鄉里曰四川重慶人也帝因屬詞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是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又舉其璺几小木命生賦詩生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于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因探錢償酒家而去生不知為帝也明日忽召生入謁生浥朕自失既至

上答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手生惶恐謝罪又
曰爾欲登畫端手遂命為按察使由是民間盡傳
此奇遇秣陵人家至今供土地神在地

大赦天下詔

元年八月十一日大赦天下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天
生民而立之君君者奉天而安養斯民者也昔者
元政陵夷民失安養群雄蜂起疆宇瓜分朕以布
衣入戎伍憤生民塗炭提旅軍與豪傑同志者思

所以靖之賴天之靈因民之利干戈所至强頑弱
服大河之北以際南海罔不來臣重念推戴以來
軍士勞苦衆民罷敝未有以安之賢人君子遯匿
巖穴未有以來之刑亂重典未有以平之供億煩
重未有以紓之是用陰陽差謬水旱不時天災屢
見朕甚懼焉爰布溥恩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自
洪武元年八月十一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
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但
犯强盜蠱毒魘魅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
結正未結正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
相告訐者罪以其罪所有便民事宜條示于後

一出征軍官軍人多有勞苦其家小仰中書省大
都督府厚加存恤

一新附地面起遣到軍人少壯者充為軍士老疾
無子充軍者聽從其便

一各處起到并陣亡病故軍人寡婦無依倚者聽

從其便

一征進逃軍詔書到日限一箇月以裏赴官首告
官為資給軍裝行粮送赴軍前其守禦逃役者
亦仰一体首告所在官司應付行粮起遣還役
若限外不首罪復如初

一大軍收附去處得到人民無問諸色人等不得
妄加殺戮若有親屬給其完聚如無親屬聽從
其便其來降者優加撫待

共四十頁計八千一百七十九字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 日高任民鈔

一民租稅水陸寫送送納京師實為艱難仰中書
省輸差夫丁召募水手設法轉運務從利便毋
致重困吾民
一令歲水旱去處所在官司不拘時限從實踏勘
實災租稅即與蠲免
一各處荒閑田地許令諸人開墾永為己業與免
雜泛差役三年後並依民田起科稅糧
一鎮江府密邇京畿供給頻重洪武元年租稅究

熟不等有司不須檢踏盡數蠲除次年夏稅亦
與優免
一各處人民曩因兵燹拋下田土已被有力之家
開荒成熟者聽為己業其田主回鄉仰有司于
附近荒田內驗數撥付耕種墳塋房舍不在此
限
一山東河南兩浙閩廣新附地面凡累代虧欠係
官錢糧未徵到官者盡行革免

一孔子曲阜廟庭已嘗遣　祭其襲封衍聖公
并世襲知縣並如歷代舊制　免孔氏子孫差
撥
一懷才抱德之士久因兵亂潛避岩穴[illegible]不可訪
用心詢訪具實申送以憑禮　共圖治效
一學校選舉比因軍政未遑興理仰中書省集議
舉行務求實效無尚虛文監察御史提刑按察
司常加勉勵

一各處流移人戶頃因軍政量移地所詔書到日
即令放還
一各處起到賢良官吏仰中書省量才錄用老病
殘疾者聽從其便
一各處從流遷徙者詔書到日即便放回其城寨
頭目及已發充軍者不在此限
一頃因戡亂刑出軍律未為平允仰中書省再行
講究務從中典

一各處處決重刑須待秋後毋得非時以傷生意
一各處造作物料官給價值務要隨即對物支付毋得一槩科擾于民
一書籍筆墨農器等物不得收取商税
一各處拖欠係官殘糧自洪武元年正月以前未徵到官者盡行蠲免已入主典之手不在此限
一蒙古色目人民既居我土即我赤子果有才能一體擢用

一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養者官為存恤
一京城被火之家仰中書省量加賑恤
一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令一丁侍養與免雜泛差役
一御史臺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耳目之寄肅清百司今后遴選賢良方正之人以副朕意合行事宜仰中書省御史臺集議舉行
一民間凡有不便事理該載不盡者有司明白中舉事理者中書省即與施行重者集議聞奏

於戲民墜塗炭十有七年為析離居光獄之氣于焉始復繼自今各厚爾生共享太平之福以臻雍熙示其偉歟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老頭兒

帝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媼密呼上為老頭兒大怒至魏國公家逡巡而行況吟不已時太傅在外夫人震駭恐有他虞惶恐再拜曰得非妾夫負罪耶帝

曰嫂非也勿以為念亟傳令召五城兵馬司總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我為天子此邦呼為老頭兒何也即令籍沒此方民家甚衆

廢寺偈

帝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布袋僧墨痕猶新題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蓋帝

為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亟命索其人不得

舊內之門

帝既營大內乃以舊禁面賜中山王進語馬后右曰
此帝王居也豈可如此太祖建夜書舊內之門四
字扁畢以懸之其事遂寢

御膳防微

帝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進羹
微寒上怒舉杯擲之羹汚狼籍后耳畔微有傷后
熱重進顏色自若

纍然滿身

帝勤于庶政每臨食已筯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紙
書之綴于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然滿身若懸鶉焉

常遇春祭文

常遇春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柩至龍江
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曰自胡元季世天下大亂生
民塗炭未知所止朕奮起臨濠駐師和陽乙未之
春爾來依我同渡大江先拔采石即取太平建康
江東之地次第皆定自是以來汗馬未乾甲胄未
解南破三衢西圍金斗遂與偽漢鏖戰鄱陽九江
之上射死偽主陳友諒攻圍武昌降其子湖湘悉
平南取贛城撫南雄南安北定襄陽旋師淮東自
泰至徐盡有其地東平浙右破姑蘇執吳王以歸
長淮東西大江南北功甚著焉丁未之冬俾爾副
大將軍北征中原首下齊魯既取河洛旋定幽趙

晉冀長驅入關撫定秦隴戰勝攻取莫當其鋒近
因北平有警乃與偏將軍又復北向轉戰永平大
寧至于開平悉皆底定中國封疆自昔正統之君
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國爾功懋焉雖古名
將未有過之者天下既一朕方將定功行賞共享
太平少副報功之意何其未遂遽爾云亡苟謂柳
河之川夫我長城之將長令而還哀痛切心與誰
言哉將軍在時朕實所倚將軍既往將誰與謀不

過臨風興慨想其音容再靈柩之至朕親臨奠思
爾之情言豈能盡尚饗

以金陵大梁為南北京

洪武三年八月初一詔曰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
王之根本為先居中夏以治四方立國之規模至
重自趙宋末世夷狄入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
乃終群雄分爭未見有定于一者民遭塗炭亦已
極矣朕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拔身戎伍率眾渡江

荷天地眷佑祖宗積德臣下宣忠三軍用命西平
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
集混一之勢已成十六七年間凡備糧軍需百物
科徵頻煩尤甚民無休息者皆江左一方受供給
之繁遂至天下收平寧之效民初有助于朕其可
忘乎頃幸大梁詢及父老皆曰昔聖人居中國而
治四夷天下咸服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
適均父老所言乃合朕意可不從乎然立國之規
模固大而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大梁為南
北京于春秋往來巡狩駐守播告天下使知朕意
至于立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南京既叙置矣北京
其令有司次第舉行

設科取士限式 洪武三年五月十一日頒

第一場試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不拘舊格惟務經
旨通暢限二百字以上易程氏朱氏註古註疏書
蔡氏傳古註疏詩朱氏詩傳古註疏春秋左氏公

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古註疏
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
第二場試禮樂論一道限三百字以上
詔誥表箋內科一道
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
第三場畢後十日面試騎射書算律
騎觀其馳驟便捷
射觀其中數多寡

書觀其筆畫端楷
算觀其乘除明白
律觀其講解詳審見行律令
一殿試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一出身
第一甲三名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
賜進士及第
第二甲十七名從七品賜進士出身

第三甲八十名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
一鄉試各省并直隸府州等處通選以五百名為率
其人材眾多去處不拘額數若人材未備選不及
數者從實充貢
河南省四十名
山東省四十名
山西省四十名
陝西省四十名
北平省四十名
福建省四十名
江西省四十名
浙江省四十名
湖廣省四十名
廣東省二十五名
廣西省二十五名
南京鄉試直隸府州一百名

一會試額取一百名
一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修經明之士各就本
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
一開試日期
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
第三場
會試次年二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
五日第三場

殿試三月初一日

一年一次開試

一于洪武三年鄉試洪武四年會試

一各省自行鄉試其直隸府州赴京鄉試凡舉人各具年甲籍貫三代本姓鄉里舉保縣申州州申府府申行省印卷鄉試中者行省咨解中書省判送禮部印卷會試

一仕宦已入流品及曾于前元登科并曾仕宦者不

明朝小史　一之三十三　二四六

許應試其餘各色人民并流寓各處者一體應試

一有過罷閑人史娼優之人並不得應試

一應舉下第之人不許喧鬧擴拾試官及擅擊登聞鼓違者究治

一凡試官不得將弟男子姪親屬循私取中違者許赴省臺指實陳告

一科舉取士務得全材但應開設之初騎射書算律未能徧習除令科免試外俟三年之後務要全備方許中選

髑髏為基

帝于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也築廣濱乃令囊所誅髑髏為基其臺立就

赤白船

帝與陳友諒戰于湖中時乘白舟友諒以赤龍船厭之及戰我師大捷帝因判令以赤船載因白船給官爵之用

明朝小史　一之三十四　二三七

馬后負逃圖

帝嘗為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為之圖及后薨帝悼不樂愈肆誅虐太子諫曰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帝默然明日以棘杖遺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難之帝曰汝不能執使與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帝怒即移所坐榻射之太子走帝追之太

子探懷中繪圖遺于地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配享
帝以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胡大海配享晉卞壺廟
宜興城隍
楊國興初名元避諱改令名太祖以其鎮宜興有功
于民已遂勅封宜興城隍顯佑伯廟食百世
字式腰斬
帝嘗命狀元張信訓諸王子信以杜詩舍下筍穿壁
明朝小史 一之三十五 一四七
四句為字式太祖怒曰堂堂天朝何譏誚如此腰
斬以狥經生張信四明人時為翰林修撰
封元後詔
三
年六月十五日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有元之世何
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壞由是豪傑並起海
內瓜分雖元兵轉戰華夏終不能致此天意也然
偽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為王霸觀其所
行未合于理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是時朕年二十
有四擾攘之秋盤桓避難終不能居乃托身行伍
驅馳三年觀群雄無成徒擾生民朕乃率兵渡江
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
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令年六月初十日左
副將軍李文忠副將軍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
六日率兵至沙漠于應昌府獲元君之孫買的里
八剌及其后妃并寶冊等知庚申之君已于四月
二十八日因痢疾殁于應昌大軍所在俘獲無遺
明朝小史 一之三十六 二〇七
中書上言宜將其孫及后妃并寶冊獻俘于太廟
朕心思之深有不忍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遺幼
孫若以獻俘加殃其身朕所不為也況朕本元民
天下之亂實非朕始令定四海休息吾民于田里
非朕所能亦天運所致然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
是用播告天下所有事宜條列於後
一總兵官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至北平朕憐
帝王之後難同庶民及首號僭號來歸者特封

崇義侯從其眷屬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
官民上故存元之祭祀
一凡君之子愛猷識里達臘畏懼倉卒流離塞北
豈不知天運已去人力難爲若審度朕心等之
左右來撫妻子朕當效古先帝王之禮使作賓
于吾朝果能如是朕不食言
一元君隨駕人員倉卒迴避者有之賢智者豈不
自度曩者有元興起係是外夷猶能胡越一家

况我中原歷代之君每居中國而統四夷非止
一朝而已如果當識天命傾心來歸不分等類
驗材委用即今在朝諸色人物皆已官之朕言
不謬
一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占城交趾
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
中之君擁殘兵于應昌故耳今彼祿位既終人
心絶望詔書到日凡迤北各枝諸王各愛馬頭

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與換給印
信還領所部本居地方羊馬孳畜從便牧養
一迤北各枝諸王并愛馬人等若遵前元約束得
安其生今朕既爲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夷無間
姓氏雖異撫治如前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
發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
一迤北達達百姓因元衰亂連年起取軍人供給
車馬差撥繁重朕甚憫焉朕今混一天下甲兵

錢穀倍于前代今後迤北人民各安所居
於戲君舟民水戴覆不常可不畏哉然禮德尚賢使
民懷仁天下寧有不治安者乎故茲詔示咸使聞
知

善哉善哉

帝以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尸骨滿舉過
其前激之太子不勝慘戚撫掌曰善哉善哉
佯爲病顛

獄有疑囚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侍上顧謂凱曰朕與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曰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上以為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遂佯為病顛滿身塗汚穢上曰吾聞顛者不慮痛乃以木錐鑽凱凱笑上放歸自縲不搖于床下久之上使人覘之凱慢坐對使者歌使者廉其狀以復命上不為疑已而上晏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明朝小史　一之三十九　二六二

民字形

帝以士民所服四帶巾未盡善因楊維楨言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令士人吏民服之以異皂隸伶人之屬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上以手按僵其後視之宛如民字形遂為定制

碼字懸冠

都督僉事濮真東節死于高麗國太祖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遠雄師其子璵即襁褓封為西涼侯猶長入朝為多士踊傷毋天人以聞上命御用監鑄一王字牌懸璵冠上每朝俾人知所避避

祭雲

前代多不祭雲以為雲即雨也太祖特列祀典

課業簿

帝始造鈔累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為之耶馬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肝也太祖喜曰得

明朝小史　一之四十　二一〇

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簿擣而為之果成遂令歲輸上方其後又以給軍衛糊為皺且給光祿為甑囊

不父之戒

國初李東正犯罪充埠當其四歲女為質太祖命腐之以為不父者之戒

試官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

江淮府
帝初克鎮江改名江淮府旋改今名
庶吉士分置府部
國初選庶吉士分置府部如乙丑進士于子仁為参
軍府庶吉士見劉三吾送行序永樂以後始隷翰
林院命學士教之
五字金牌
蘄國公康茂才子名鐸年始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
明朝小史 一之四十一 二一二一
大本堂上賜金牌鎸蘄國武義公五字賜之
功臣三遇春
右丞相常開平忠武王名遇春大都督府事鄭滎陽
侯亦名遇春克金陵鎮江丹陽陞千户者又有邵
遇春
鄕里子孫美談
元年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秋糧比宋制每畝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曰使劉伯温鄉
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伯温處州青田縣人
秀才頑
帝命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業業座皆以獨木為之
曰秀才頑使之堅厚毋敗吾業
漿粉錢
孝慈當幸太學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孝慈崩諸
婦不哭臨除之
造罪被刑圖
明朝小史 一之四十二 二〇五
帝命圖大辟因造罪被刑之狀于錦衣衛外垣俾人
得見以為懲戒
移民耕種
七年上以濠州鄉里之地兵革之後人少田荒天下
無田耕種村民儘多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于濠
州命官監督給與牛種使之開墾永為己業
黑氣滿室
宋國公馮勝國用弟也生時黑氣滿室若烟霧然經

日不散

卒于姑蘇獄

國初將廖永安與周將呂珍戰敗拘幽于獄自戊戌十月至丙午七月丁未共十年竟卒于姑蘇之獄

國初重刑

帝聞國時其重辟自凌遲處死外有刷洗梟置鐵床沃以沸湯以鐵刷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鉤入脊懸之有稱竿縛置竿杪懸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

明朝小史　一之四十三　二二。

以鉤入穀道鉤腸有剝皮剝賍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有挑膝蓋有錫蛇遊等法迨作祖訓即嚴其禁

大功坊

帝于魏國公徐達既賜第京里又表其里曰大功坊一應諸司官員至此下馬其後易世各省畫以為不便遂謀去之止存其上扁額

預題一詩

帝欲文臣優禮武臣一日將宴群臣預題一詩命武臣習之至日群臣應制作詩而武臣持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從宴正陽宮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融群臣知上意也皆謝不能

改北平府

九年十月詔曰一海宇以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在古今皆然自群雄衆亂以來四方思治惟功九綱已纘纒土遂分執拯斯民以定于一顧

明朝小史　一之四十四　二九八

予菲德造此丕圖荷上天眷佑臣僚翊贊肇基江左平定中原睠惟幽薊實彼本根命將北伐列郡皆順已于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克取燕城胡君遠遁兵無犯于秋毫民不移于市肆捷音來奏殊副朕懷今改燕城為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既同國統斯正方與生民共享安平之福尚賴內外臣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所有事宜條示于後一殘元父子遠遁沙漠其乃額刺究等類素相響

敵必不能容果能審實天命御璽來降待以殊
禮作賓吾家
一避兵人民團結山寨詔書到日並聽各還本業
若有負固執迷者罪在不原
一殘元領兵頭目已曾抗拒王師畏罪屯聚者有
能率衆來歸量材擢用
一故官及軍民人等近因大軍克取之際倉皇失
措生離父母妻子逃遁他所果能自拔來歸並

無罪責仍令完聚
一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人民向因兵革連年供
給久困弊政自歸附之後並仰各安生理趁時
耕作所有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所司常加存恤
一北平新附地面應有犯罪及官有逋欠但係前
代事理並行革撥
一秘書監國書國史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
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

總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許赴官
司送納
一自兵革以來南北路隔其北平府應有南方之
人願還鄉者聽從其便
一未附州郡總兵官明示禍福隨處招諭
一各處征進軍人其有陣亡病故者仰所在官司
隨即埋瘞仍厚恤其家
一新附州城軍民官吏非奉朝省明文毋得擅自

科取需索騷擾百姓以妨農務
於戲上體天心俾萬邦之咸儀下從民欲合四海以
為家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魚鱗冊

帝平吳後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張氏且受困於
富室而更為死守令取豪族租田簿付有司俾如
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至洪武十三年二月朔
始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舊一畝科

七升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其後復徵

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托親隣佃僕謂之鐵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

明朝小史 一之四十七 二九五

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冊

官民服飾

二十三年三月中定官民服飾凡官民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衣自領至裳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耆民儒士生員制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庶民衣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椿一尺袖口僅出拳公侯駙馬與武服同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椿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著為定例頒示中外

參究曆法

吳元年太史院使劉文成公率其屬高翼等上戊申大統曆洪武元年改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是年十一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

明朝小史 一之四十八 二六〇

王可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剌司天監丞迭里月實十四人二年又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定為欽天監掌察天文定曆數

罰俸

國初工部尚書黄肅坐法當笞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罪令諸臣有過罰俸當始

于此

三等府

六年詔定府分為三等皆因賦税之多寡賦出二十萬石上者謂之上府其知府從三品二十萬以下者謂之中府其知府正四品十萬以下者謂之下府其知府從四品已乃並為正四品

三等縣

吴元年定縣為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為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以下為中縣正七品三萬以下為下縣從七品已乃並正七品惟京師縣正六品

明朝小史 一之四十九 二二八

韓閩一理

帝賜閩安知饒州詩曰匡廬岩穴甚濟濟水恠無端蠱彭蠡魚同韓去遠洋閩安鄱陽即一理

無雙第一

國初制度禮文多閩安定擬其撰文武語命且千餘帝特賜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

百歲衣

宋濂于洪武十年二月致仕將行皇太子贈以衣三襲帝問曰卿今年幾何矣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

中書省

十一年禁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又明年殺右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

壁帖

明朝小史 一之五十 一八一

帝凡得封疏即令左右疏節其事粘之壁甲乙治之裁斷如流壁帖一日數易

巡撫之名

二十四年勅遣皇太子巡撫陝西巡撫之名實始于是

七月生

宋濂在姙七月而生六歲為詩歌有奇語據筆立就人呼為神童

欽字

國初凡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俱書聖旨二字未幾詔凡有陞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迄今不改

四六式

六年六月嘗禁四六文辭欲撰表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爲式

二十六子

明朝小史 一之五十一 一九六

帝有二十六子長曰懿文太子次秦府次晉府又次卽成祖文皇帝次周府楚府齊府潭府趙府魯府蜀府湘府代府肅府遼府慶府靖府寧府岷府谷府韓府瀋府安府唐府郢府伊府皇子楠

改封

帝第五子初封杭州爲吳王後以浙江財賦重地改封開封爲周王

一黍寫十字

金華宋景濂年已七十猶能于一黍上作十餘字人以爲不飲酒寡嗜欲所至也

饒州二歌

開安知饒州後入覲民爲之歌曰千里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旣而命復守饒州復歌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

長興

湖州府長興縣元爲長興州太祖于丁酉二月取之

明朝小史 一之五十三 二一六

改爲長安州曹于此立永興翼元帥府

碌牌錢八字

癸卯九月太祖平僞漢還建康論功行賞旣賜廖永忠田又賜碌碑鏤金字八曰功超群將智邁雄師以旌之按此事與死節樸眞同但一表其門一佩諸身也

鐫過于券

永昌侯藍玉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爲梁國公適有

發其私冗主祀者帝閔之大總事中止至二十一
年思念其功改封凉國公仍錫是過于券

棄妻逃回

太祖初得諸壁謝再與以諸壁叛守臣若李夢庚等
皆被執總管吳汝明獨棄妻子走回太祖嘉其忠
義過之甚厚為娶妻焉

觀音保

濟國公丁德興子名忠字廷節幼時見太祖太祖曰

觀音保有父風特賜優恤觀音保廷節小字也

劉林臺

上官劉林以武任凉州衛百户先是怙不兒等逃叛
攻掠凉州林擊賊至城西賓融臺力戰而歿太祖
嘉其忠勇遣祭于臺下人皆重其忠節因改名其
臺為劉林臺

步行十三

吳元年冬太祖念七　漸長宜習勞令內侍製麻屨
竹藤凡諸子出城稍遠馬行十七步行十三七子
即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成祖周定王楚昭王
齊庶人也

響馬周

驍騎前衛指揮周顯廬州人守梁東川民夷安之嘗
以軍事赴召懸鈴馬頸晝夜馳數百里人號為響
馬周

命染髮鬚

二十三年楚雄府指揮使入朝帝憐其老命太醫為
染髮鬚

親暴烈日

太祖親總師于虚龍山與陳友諒戰時酷暑衣紫茸
衣張蓋見士卒流汗即命徹蓋親暴烈日中由是
士氣咸奮

中立府

鳳陽府初為濠州帝嘗改為中立府

隙地種蔬

帝一日退朝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墻隙地謂之曰
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觀遊念不忍傷民財力
營自今耳令內侍種蔬其中

半路修行僧

太祖官制翰林惟第一甲三人即除授其餘進士選
為庶吉士教養數年而後除近者亦四五年有不
堪者復除授他職蓋重其選也然職清務簡優遊
明朝小文 一之五十五 二五三
自如古謂之玉堂僧好事者因謂第一甲三名為
人生僧餘為半路修行僧

歹朱

帝一日召僧來復賜食復謝恩詩云淇園花雨曉吹
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芾
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疊
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帝見詩大怒曰汝
詩用殊字是謂我歹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
朕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何物奸僧敢
大膽如此遂斬之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
詩文與高僧宗泐齊名者

溫涼藥石

帝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效代有赤腳僧詣
闕下云天眼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視其藥一曰
溫涼藥二斤一曰溫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
磨藥注之沉香酸以服帝服之熱病遂愈
明朝小文 一之五十六 二四三

淮海府

揚州府太祖初得時城內百姓祇存十八家嘗改曰
淮海府

二十字定名

帝以子孫蕃眾命名慮有重複乃于東宮諸王世系
各擬二十字為一世以某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
字則臨時定議以為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
復擬續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

厚哉翊常由憲和怡伯仲簡靜廸先猷是已

賜朝鮮秀才詩

帝賜朝鮮國秀才權近詩三首其一題鴨綠江云鴨綠江清界古封疆無詐息樂時雍通逃不納千年祚禮義成修百世功漢代可稽明載冊還征須考照遺蹤情懐造到天心處水勢無波戍不攻其二題高麗古京云遷移古邑市荒凉莽蒼盈眸過客傷園苑有花蜂釀蜜殿基無主兎為鄕行商枉道

從新郭坐賈移居慕舊坊此是昔時王氏業檀君逝久幾更張其三使經遼左云入境聞耕滿野疆罷兵務種幾經秋樓懸邊鐸生銅綠堠集烟薪化土丘驛吏喜迎安遠至驛夫忻送穏長遊於天極地中華界禾黍盈疇歲歲收

祁祖朱文公

帝始與諸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姓朱者為典史問其果文公後乎其人對曰非也帝心頓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竟卻衆議

欲易太子

帝嘗欲以燕王為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作者降為博士尋復之其事遂寢秦晉二王太祖第二子三子也燕居第四故云

辟薦科目

帝在位六年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經明行修有懐材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材有孝廉群舉于朝而各省貢士皆令卒業太學以次除用

釘緞白綵

十八年乙丑科上夢殿前一巨釘綴白綵數縷悠揚日下及拆首卷乃花綸以其年少抑之已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符且顯字日下雙絲也遂擢狀元

聖旨恩榮

二十一年狀元任亨泰湖廣襄陽人係太祖親擢且
曰新狀元得人物有司立牌坊以榮之故坊上特
揭聖旨二字他坊惟恩榮小扁

兵部門無署榜

金陵各衙門皆有署榜獨兵部無之帝于一夕遣人
偵諸司皆有宿衛惟兵部無人乃取其榜去俄有
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以聞帝召部官問誰當
直對以職方司又問奪榜吏為誰即職方司吏也

明朝小史 一之五十九 二五〇

遂誅官與卒即以此吏補其官竟不復補榜

溫樹

宋濂居家置溫樹二字于居第人問及中朝事者輒
指示終無一言

漢蜀二王

帝平漢封友諒子理為歸德侯友諒父普才為承
恩侯友諒兄友富為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
贈南康王蜀主明昇既歸封為歸義侯其後洪武
五年遣元樞密使延安答理送理昇于高麗普才
從焉

諭于丹青

帝嘗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
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間曰前代宮
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踰于丹
青乎

以意解字

明朝小史 一之六十 二三二

帝心多疑每慮人侮己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嘗作
賀表上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為世
作則上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生者僧
也以我嘗從釋也光則摩髮之謂矣則字近賊罪
坐不敬命收斬之禮臣大懼因請曰愚蒙不知忌
諱乞降表式帝因自為文傳布天下

村鼓勸農

帝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鼓鳴

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
縱其怠惰不勸農者罰

勸高皇即位表

吳九年十二月癸丑左相國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
表勸進曰伏以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興圖應天
順人宜正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紅日方升蓋聞
以道化民者謂之皇以德教民者謂之帝惟首出
于庶物用光延于鴻名由是總百王而正國家定

四海而總綱紀事聞在昔運際當今欽惟殿下勇
智自天聰明冠世掃除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之
水火擁樓船而西上擒子東盟而出迎命將師以
東征偽主束身而就縛由是天下歸赴若江漢之
朝宗邦域肇隆有金城之鞏固既膺在躬之曆數
必當歸御于宸居上以答于天心下以符于人望
冀俯從衆請早定尊號臣等爰合群情躬申勸進
對明廷而虎拜仰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恭贊兩
間之化育制禮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
進以聞

蒼虬出壑

元至正二十一年太祖下饒州見長沙王廟壁畫松
題曰蒼虬出壑復有詩曰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
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乃胡閏筆也召見之
越八載太祖即位之四年郡舉秀才胡閏與馬太
祖一見即曰此秀才是題詩鄱陽廟者遂授都督

府都事

劈折猜指

丞相胡惟庸有逆謀詭言所居井湧醴泉請高皇往
觀有太監雲奇守西華門適其第判知逆意慮必
有禍急走衝蹕勒馬卿言狀氣方勃崒因奇本南
粵人古獷不能達太祖怒其犯蹕令左右捶亂
下雲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太祖乃悟登
城眺顧見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按戮罪

入弑摘名奇則忽絕矣太祖追悼其忠賜贈葬令
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太平門外鍾山之西

往宣佛教

帝在位五年謂劉基曰日本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
猶蚊虫警寤自覺不寧聞其俗尚禪教宜選高僧
說其歸順遂命明州天寧寺僧祖闡字仲猷南京
瓦罐僧無逸字克勤往彼化其來貢將行天界住
持四明宗泐賦詩餞別詩云帝德廣如天聖化無

明朝小文 一之六十三 二九六

遠邇重譯海外國貢獻日貲委惟彼日本王獨遣
沙門至寶刀與名馬用致臣服意天子鑒其衷復
命重乃事由彼尚佛乘亦以僧為使仲猷知心宗
無逸窮經義二師當此任才力有餘地朝辭閶闔
門夕宿蛟川涘鉅艦揭獨帆長風天萬里如鯨不
敢驕馮夷效驅使滄茫熊野山一髮青雲際王臣
聞詔來郊迎互欣喜時則揚帝命次乃談佛理中
國師法尊遠人所崇禮况茲將命行孰有重于此

海天渺無涯相念情何已去去善自持顧言慎終
始此詩持獻于上聖覽賜和詩云帝王同
仁無遐邇蠻貊盡來賓我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
倭夷當往至于善化山人不負西來意爾僧伏遠
方毋得多生事入為佛弟子出為我朝使珍重浦
泉經勿失君臣義此行非踰海一去萬里地既辭
釋迦門白日宿海涘艨艟掛飛帆天風駕萬里平
心勿憂驚自然天之使休問海茫茫直是尋根際

明朝小文 一之六十四 二二一

諸彼佛放光倭民大欣喜行止必端方毋失經之
理入國有齋時蹈舉還施禮足法皆平等語言休
彼此盡善由頑心了平饒方已歸來為佛塵見終
又見始

共四二頁　計一〇一九四字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二月　日　鄭博之抄

明朝小史二卷

盧城赤隱呂 毖著

洪武紀

樓三舍人

帝敗陳友諒于鄱陽湖死者數十萬及還擲纜樓于湖冤魂憑之遂能為妖舟人必祭否則有覆溺之患號曰樓三舍人

鎖住

乙丑正月帝夢一人長身廣眉器宇偉然侍衛左右周旋甚悉問其姓名對曰鎖住次日即命羽林衛百戶潘椎宣訪果得鎖住于朔方命為將軍

永隆雨

二十五年下渡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請者帝怒悉命錦衣衛戮之蘇州尹山寺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免帝允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華臺永隆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群鶴舞于龕頂帝乃宥三千人誅時大旱帝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至夜雨大降帝曰此真永隆雨

中山王大門

帝賜中山王徐達第于京師將落成其大門初漆灰布帝幸觀之贊曰好了至今已傳數代不改加細

漆

樣房

帝嘗幸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須大宅第即于刑部尚書開濟宅為之製甚宏麗令有司以此為式俗因呼為樣房

禦中軍

戊戌十二月帝選寧越七縣富民子弟充宿衛名曰禦中軍

吾家舊隣里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帝曰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如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

出捐原籍

十七年秋試應天中式者二百二十九人內因多國子生帝悅命有司出捐于原籍以旌之

常春府

至正丁酉三月帝得毘陵改常州路為常春府以高復擢知府事

天興建康翼

帝初得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于城內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

明白先生

帝在位求賢致治王以桓明經學古起為國子監學正召對皆稱子曾以老學士呼之宋濂稱為明白先生

一時二守

帝平吳後慮猶有餘孽城守難其人與太后議因言惟魏觀可守已致仕及同起事有蔡本忠勇可試銜今在散地后勸贊用之上即命召二臣既至引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叩頭謝且請上旨所在帝曰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惟卿觀公忠強幹可為朕一守又顧本言爾乃我

好兄弟託得爾其皆無辭二臣拜領將辭出帝曰且住皇后要見爾少頃后出宮人攜酒果以從帝手酌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

製文相警

文淵閣大學士宋訥年逾七十嘗附大火燎脇下衣至膚始覺帝聞之製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豈爾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為政致神怒若此耶訥頓首稱謝

馬如來

馬太后既薨臨葬期風雨雷電帝甚不樂忽召宗泐至帝曰后將葬如此雷雨何泐即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帝甚悅賜泐白金百兩

號房無門限

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無門限而成賢門門字無鈎帝嘗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先是詹孟舉書門字有鈎即以粉塗鈎畫

明朝小史　二之五　三九

六妓館

帝在位不禁官妓惟挾妓飲宿者有律特于京師聚寶門外建官妓館六樓以安遠人一曰來賓一曰重譯一曰輕煙一曰淡粉一曰梅妍一曰柳翠諸司每朝退即相率飲于醉樓

擊壞額署

帝造中山王坊表初成　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禎兄弟藩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功坊對曰北魏國公賜第也良乃乘醉擊壞額署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覲帝怒問何故壞吾坊良對曰臣擊與徐達同功今獨達賜第表里且稱大功陛下安乎帝笑曰勿性急即令有司于其所封地建宅二區賜之今在江陰縣城內良居前稱前府禎居後稱後府

埋斲臺下

明朝小史　二之六　二五四

太學初成帝幸觀之怒某處太侈即命埋督造部官李允馨于斲臺下

辨尚書註誤

帝聖學超群以尚書咨羲和惟天陰騭下民二簡蔡沈註誤嘗問群臣七政左旋然乎答祿與權仍以朱熹新說對帝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少置披覽焉可拘儒生腐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士劉三吾等改正為書傳會選頒示天下學子曰

凡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于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右旋者隨天體也右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為順行左旋為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革正有誤方來今後學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為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門(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雨霜霧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

何數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保護和洽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于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寶璽數

元年正月設尚寶司凡寶十二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軍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各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又慮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未大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半

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
稽直卒凡牙牌之號五曰勲親文武樂以察朝參
凡祭牌之號三曰陪供執以護祀事凡雙魚銅牌
之號二曰嚴以肅直衛曰善以潔祀壇凡符驗之
號五曰馬水通達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掩骸

帝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安曰古
有掩骼埋屍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于胡俗 二之九

或焚之而投骨于水中於心何忍帝曰此王道之
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

祭帝王于各地

四年二月議祭古先聖帝賢王在河南者十陳州祭
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祭漢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
章帝鄭州祭周世宗鞏縣祭宋太祖光宗眞宗仁
宗在山西者一滎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八須成
縣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祭

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祭夏禹宋
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都縣祭黃帝咸陽縣祭周
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
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祖
醴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祭唐
宣宗

築城後

帝在位嚴革有司之爲民害者至京論罪並作築城
役

不服藥先見

馬太后病劇不服餌藥帝強之不可問其故對曰妾聞
死生有命雖盧扁何益使妾服藥不效寧不以妾
故殺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也帝曰第服
之萬一有不效當貸其死后終不肯服而薨

書詩屛間

帝平日極喜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有暇則吟
哦不絶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
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
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
華何處在兩花煙草石城秋

因定海改寧波

十四年徵鄞人單仲友至京師備顧問因言本府名
明州與國號同請易之帝徐思之曰汝言是也複

明朝小史　二之十一　二七三

詢仲友山川識緯甚詳對曰昌國縣舟山之下有
狀元橋舂因識得名而童謡謂狀元出定海以臣
觀之二邑素無顯異將有待耶帝聞定海之名大
喜曰海定則波寧宜改名寧波

王保保來耶

元既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
也帝嘗問諸將曰我朝孰為好男子群臣曰常遇
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也帝曰未若王保保
斯所謂好男子也帝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思自憤
耳其後民間凡遇有微勞自矜者則誚之曰豈西
邊拿得王保保來耶至今遂成諺話

朝服雨衣

帝一日退朝見二内侍以乾靴行雨中怒責之曰靴
雖微皆民力所自出何不愛惜而暴殄若是令左
右敎(扶)之因勅百官朝遇雨皆服雨衣

正禮儀風俗詔

明朝小史　二之十三　二七六

五年五月下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明以時庖廚稼
穡衣服始制民居食(含)焉五帝之敎以仁義不過遵
三皇之良規益未備之時宜當時之君示其所以
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于漢唐宋增減損益
用乃(周)國昌民受時又家和永康朕蒙皇天后土之
思命統天下祖宗之靈百神護祐得正帝位紀元
五年朕本草茅之士失習聖書況推強撫順二十
有年嘗無寧居一槩粗疎故道理未臻民不見化

市井鄉閭尚然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
乎茲有所示諭爾臣民詔書之後敢有不遵者治
以如律令將條畫事宜開列于後
一曩因元末大亂所在人民或居鄉里或避難他
方勢孤力弱或貧乏不能自存為庶民之家所
奴者詔書到日即放為良毋得羈留強令為奴
亦不得收養大者違者依律論罪仍沒其家人
口分給功臣為奴驅使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
此限

二之十三 二七九

一城市鄉村若有殘疾老幼少壯男子婦人一時
不得已而乞覓者本里里長及同里上中人戶
助以資給是工商聽其工商是農民聽其農種
候其培養成家復還人戶所資之物有司常加
檢察毋令失所此即古之隣保相助患難相救
疾病相扶持之義也爾民誠能遵守而行他日
爾之子孫或有貧乏同里亦必能相助借矣敢
有見乞覓之人不行資給者同里上中人戶驗
其家所有糧食除存留足用外餘沒入官以濟
貧乏若遇旱潦饑荒人民流移者不在此限若
隣里果有富實好義願行出物賙給者有司具
實以聞
一孤獨殘疾不能生理者許入孤老院官為依例
贍養如或出外乞覓鄉市人民聽以餘剩之物
助養其生敢有毒楚者有司以鬪毆論誣告者

二之十四 二六二

抵罪此等殘疾之人如或痊可願出為民入籍
者聽從其便有司毋得羈留
一鄉黨序齒從古所尚今後民間士農工商人等
凡平居相見及歲時燕會揖拜之禮若者者先施
坐次之列長者居左上如佃戶見佃主不論齒序
並行以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止行
親屬禮
一鄉飲酒禮廢缺已久宜令中書省詳定條式頒

行遵守使民歲時燕會習禮讀書讀律期于申
明朝廷之法敎欽長幼之節
一古之婚禮結兩姓之好以重人倫近代以來專
論聘財習奢侈宜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
遵守務在崇尚節儉以厚風俗違者論罪如律
一古之喪禮以哀戚爲本治喪之具稱家有無近
代以來富者奢僭犯分力不及者揭借財物炫
燿殯葬及有惑于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葬宜

今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違者論罪如律
一今後蒙古色目人民既居中國許與中國人結
婚姻不許與本類自相嫁娶違者兩家男女俱
沒入官爲奴其色目欽察若中國之人不願與
之結婚姻者聽其色目欽察自相婚姻不在此
限
一兵興以來所在人民拋下產業逃避他方天下
既定乃歸鄉里中間若有本丁力少而舊田多者

不許依前占護止許儘力耕種到頃畝以爲己
業若有去時丁少歸則丁多而舊產少者許于
附近荒田內官爲驗其丁力撥付耕種爲業敢
有以舊業多餘占護者論罪如律
一曩因中國衣冠狃于胡俗已嘗考定品官命婦
冠服及士庶衣冠通行中外俱有定制惟民間
婦女首飾衣服尚循舊習宜令中書省集議冠
服定制頒行遵守務復古典以革舊習

一僧道之教本以誘民爲善近代以來凡爲僧爲
道過民間修齋設事之際男女溷襍飲酒食肉
甚非所宜宜令有司嚴加禁約違者治罪
一福建兩廣等處豪富人家多有乞覓他人之子
閹割驅使名曰火者敢有違犯以閹割抵罪沒
官爲奴
於戲風俗頹靡胡禮拘焉再整彝倫務遵先王之法
恤念孤寡賓爲善政之先顧以德薄思澤未学孚倉

虜未盈六軍四戍尚慮未悅下民之心恐貽上天
之怒風（夙）夜祗懼若履淵氷咨示臣庶體予至懷期
躋禮儀之風永底承平之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高麗人登第

四年辛亥科高麗國來入試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
東昌府安丘縣縣丞尋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
給道里費遣之其國以為南朝中式人材遷任宰
相登科錄曾刻金濤録策一篇

明朝小史　二之十七　二五七

親作衣鞋

太祖定都金陵與吳漢接戰無虚日馬太后親率妾
媵完衣鞋助給將士至夜分不寐

鐵冊軍

帝于公侯伯各賜卒百二十人為從者日奴軍至二
十三年年老賜歸設百戶一員領其軍以護衛之
給以印冊俾自耕食于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
國穎國京國諸公以及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
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
定鶴慶東川武定瀋陽航海全寧西涼定遠永平
諸侯皆給以兵時號鐵冊軍

祖胸受箭

帝覧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
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
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與櫬自隨袒胸
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帝見其誠懇命

明朝小史　二之十八　二五七

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之配享于是得不廢

網巾

帝嘗微行以察民間情偽一日至神樂觀見一道士
于窗下網（結）網巾問曰此何物對曰此網巾也用以
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帝去明日朝罷特召神
樂觀昨日結網巾道士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
其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
首裹此

癡兒子

帝以宋濂失朝敘誅沒其家太子泣諫曰臣愚戇無他師幸陛下哀矜哉其死帝怒曰俟汝爲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帝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自殺人何與汝也因徧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爲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

水陸齋表文

明朝小史 二之十九 二三一

僧宗泐性頗慧帝甚愛之忽令其蓄髮髮成欲官之泐固辭乃止嘗戲命往西方求經典泐不敢辭至外土道逢一老僧泐遙拜之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爾頭白行不到也泐曰明天子命往覓經惟老師指教老僧曰毋行祇自勞耳爲我致書明天子慎毋發也泐受之歸見帝具道所以帝發書觀之乃帝即位時作水陸道齋以荅神貺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帝允之乃止

皮場廟

帝治貪官法律甚嚴贓至十六兩以上俱剝皮實草凡府州縣衛所衙門之左特立一廟祀土地爲剝皮場名其廟曰皮場廟又于公座傍置一剝皮實草之袋

考績三等

十一年令考績殿最分爲三等稱職無過者爲上等特賜坐宴有過稱職者爲中等宴而不坐有過且

明朝小史 二之二十 二〇四

不稱職者爲下等不預宴叙立于門候宴畢而出然後退

大本堂記

太祖嘗賜懿文太子白玉印方一寸二分曰大本堂記

鑿容匠

太祖時鑿容匠杜英專事上櫛拂修甲一日帝見其以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帝問將何處去對曰

聖體之遺豈敢狼籍將歸珍藏帝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指甲安在對曰現藏奉在家帝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瑱香燭供其前比奏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即授太常卿

玉橋

帝微行口占紅霓詩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貢士彭友信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命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帝大悅明日即授北

平布政使

御製平西蜀文

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爾劉基再作平蜀頌一章與傅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朕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親此在上古聖君臨御恩及海內故賢者贊揚若非聖君安敢受此美稱善揚者也朕本淮民因元失政豪傑忿爭吾承人後偶獲多兵訓練為我調用有時命將四出有時親征一方不五六年間辟雄斂跡惟西蜀一隅限山阻險是有戴壽者假明之孩童員固不服陰生詭計說誘諸洞蠻夷為我邊民患于是發兵二道命將分行三年冬平章楊璟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抵瞿塘戴壽以合蜀軍民與之決戰平章楊璟兵敗收兵僅能與之對壘當年冬頴川侯傅友德將兵由西番道繼階文逾

月而抵綿漢蜀兵莫敢當其鋒戴壽者恃瞿塘之險遂老弱守之盡拔堅鬬之兵西行與頴川侯戰道逢頴川侯一戰戴壽披靡再戰困逼成都其攻瞿塘舟師總兵者尚未盡知將軍頴川侯木牌書其戰勝次第順川江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壘而進乘機破關搗虛而至偽京師幼主明昇銜壁率文臣請降戴壽為傅將軍生擒于成都于是中國清寧論將之功傅一廖次低昂定焉

天佑我邦　食足兵強
出師以律　將忿揚揚
馬斷蹄踏　畫角聲張
惟我顛侯　智勇難量
羌人稽首　壺漿道傍
勞我軍行　綿漢是降
蠢爾戴壽　率衆來當
　戰披靡　拒城且藏

旬日困逼　詰軍請降
傳將功就　再歌瞿塘
天生廖將　興傳成雙
江風浩浩　起我旌幢
泊舟連壘　直破瞿關
生俘僞主　市肆無干
遣使飛捷　一刻數闕
天產名將　兵出農間

非朕有能　實由天鑒
有臣在南　家居括倉
生而能文　舉筆何難
為我採擇　黼黻班班

遮陰帽

帝在位嘗許監生戴遮陰帽

、士不樂仕

帝新定天下以重法繩臣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詔

求賢才悉集京師甚至家有好學之子恐為郡縣所知反督耕于田畝

誅戮官員

帝在位十八年凡臣下稍有過失者盡行誅戮其事見于任蕭安石子孫勅命中其詞曰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効忠貞任用既久俱係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惟艱善能終是者寡身

家誅戮者多今爾蕭安石于洪武十八年九月二
十四日給爾以符改任廣東鹽課提擧司廣州鹽
課大使以至身没于官有司繳符到合爾能律身
以康恪供乃事於戲朕揣其職雖微而能始終保
全亦厚幸焉今特轉符給爾子孫以光先世宜令
准此

要斫蟾宮第一枝

江西泰和蕭子韶蓋木匠之子國初登第高皇問其

明朝小史 二之二十五 二三八

家世對以一絶 云嚴親曾習魯班機當年製下青
雲梯腰間帶得純鋼斧要斫蟾宮第一枝

翰林院横列

金陵文武各衙門牌匾俱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
三字横列

鼎石

鐵鉉河南鄧州人由國子監生拔禮科給事中調都
督府斷事奏對詳明 太祖喜之賜字曰鼎名凡法
司有疑獄未決者必以屬鉉

致仕敘坐

十二年冬詔致仕官居家與人敘坐惟于宗族外祖
及妻家敘尊卑若筵宴則設别席不得坐無官者
之下如致仕官胥會則敘爵爵同則敘齒其與異
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
有凌侮者論如律

衣食寓諫

明朝小史 二之二十六 二四九

帝嘗盛怒有譴謫太后度不能解乃衣敝時所服衣
服取糗糒置懷中出寘上前曰主忘昔日之貧賤
耶此主昔所嘗食也帝爲之惻然怒遂稍息

别號坐罪

陶尚書凱浙江臨海人有高才國初應聘起修元史
選授太子書除翰林院應奉文字三年超拜禮部
尚書凡稽古禮文之事多所論定而詔令封勅歌
頌碑碣時時命撰著文章遂盛傳于時建奉先殿

于乾清宮左令起居註記言動令臺省府置銅櫃
籌錄時政皆凱所建白也後出爲湖廣參政致仕
召爲國子祭酒尋老自稱耐久道人帝聞之大怒
竟坐罪

嘉瓜張氏

五年句容縣張觀之園產嘉瓜並蔕群臣上進太祖
自爲作贊不以祥瑞自居群臣亦多爲讚以詠其
美天下稱爲嘉瓜張氏

明朝小史　二之二十七　三三六

失期異市

太祖嘗下詔蠲江南諸郡稅秋復税之右正言周衡
進曰陛下詔蠲租税天下幸甚今復税之是示天
下以不信也上曰然未幾衡告歸省假衡乃無錫
人去京畿不遠帝刻期六日復朝其後衡七日失
期帝怒曰朕不信于天下爾不信于天子遂命棄
市

正定神號

洪武三年六月初三日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
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
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已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
于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
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
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闢闔以至于今英
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
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

明朝小史　二之二十八　三一四

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
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
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
其神歷代忠臣烈士亦以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
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
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
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
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制各神名

號開列于後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之稱

一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祠有司毋得致祭

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闢科授官

洪武三年庚戌科初開科目應天凡就試者一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未及會試悉授官有爲監察御史者

春夏榜

洪武三十年丁丑科試官劉三吾白信韜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無登第者及八對以福建陳䢵爲狀元應天尹昌隆爲榜眼浙江劉仕諤爲探花下第者以三吾等南人爲言上怒命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于是侍讀張信侍講

戴彝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長史王章紀善周衡蕭揖及䢵昌隆仕諤各閱十卷或言劉白嘱信等以陋卷進呈上關卷益怒親試策問又取山東韓克忠爲狀元王恕爲榜眼山西焦勝爲探花共六十一人皆北士也考官信等俱磔殺之䢵等亦伏法削籍故世稱春夏榜又謂之南北榜

諸王宮城制

城高二丈九尺下濶六丈上濶二丈女墻高五尺五寸城壕濶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月臺高五尺九寸正門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高二尺五寸王宮門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後宮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門前後殿四門有城樓立社稷山川壇于王城內西南宗廟于王城內東南改蟠螭為龍王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圜殿後曰存心城四門東曰體仁南曰端禮西曰遵義北曰廣智俱

覆以青色琉璃瓦宮城週回三里三百九步五寸東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丈二寸五分

魏國公鐵券

徐達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左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自古帝王般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群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率統而成大功如漢唐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効力之將比之豈有過吾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清江漢淮楚電掃兩浙席捲中原威聲所振直連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附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大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

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為國良臣豈不偉歟

曹國公鐵券

李文忠泗州盱眙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

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其文曰 朕思人生天地間思親之深者莫過骨肉此天性自然不待教而能也李文忠為吾姊氏所生朕剏業以來爾自幼提兵僉樞金華閫省嚴陵勦苗猺于烏龍却援兵于諸暨所至撫馭有方人懷爾惠連年戰勝不聞為敵所侮比者再入甌閩剷平餘冦進征薊北屢奉捷音繼乃班師應昌得元之遺子暨寶册以歸威鎮沙漠峻功益著朕與爾觀則甥舅較爾前後之功

當與功臣同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永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爾膺于我如毋有焉當恪守忠節光輔帝室永延世祿與國同久

衛國公鐵券

鄧愈泗州虹縣人投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衛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其文曰 朕觀江海之深淵為神龍出没之所蓋由其波濤洶湧人莫能窺其淺深神龍得以運用于其間于是奉天時而出興雲致雨代天澤物有益于民此雖龍之能神亦由深淵有以資其神而致然也朕起自草萊與群雄並驅獨居江左周迴皆勍敵爾愈從朕戰勝之後守山越鎮襄陽兩處方面雖有敵人未嘗輕犯其境爾之智如淵之深不

可測也及號令三軍所向無敵威聲之震若洪濤洶湧而人莫敢視是以守護邦畿人何知我所為故得臣論籌謀遂成帝業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安不忘危慎終如始恩相從之惟舊念成功之多艱垂訓後人永延世祿

中山侯鐵券

湯和鳳陽人授開國輔運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封中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思
猛將助興王運如雲之從龍于太虛𤋮然布滿于
兩間神龍變化于其內人莫能窺項刻雨天地通
和民物皆遂其生此雖龍之化實雲之助也朕起
自草萊將多鄉里爾和以英毅之資勢若熊虎自
朕定居江左以爾列守毘陵時姑蘇未下其兵銳

技爾獨當之彼欲知我所為爾能巡捕謹嚴防禦
周密國之事情彼終莫測故我得施其運用豈非
如雲之從龍乎自是西克永新東取姑蘇皆顯著
勳績授以征南將軍兵至浙東入閩悉歸版籍及
副征山西陝右所至効勞熊虎之將可謂稱矣今
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
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
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
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勲於戲秉忠効力為藩鎮
于邊陲際遇方今實千載之一會尚其宣爾勤勞
訓及子孫以保祿位于永久

韓國公鐵券

李善長定遠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
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食祿
四千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古之帝王成大業者
實由天假英賢以輔之故威德加于四海而天下

定矣朕起自草萊提三尺劍率衆數千於群雄肘
腋間未有定期而善長來謁轅門傾心協謀從渡
大江于是定居建業威聲所至無不來附不一二
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
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況剸繁治劇和輯
軍民無有怨謠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真
人人未必盡知也昔者漢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
之下人皆稱焉比之于爾蕭何未必過也今天下

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勳於戲慎終如始以仁義忠孝訓及嗣人必圖後輔與國同久庶不負爾之前勞豈不偉歟

宋國公鐵券

馮勝定遠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右柱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創業之君必有親同骨肉痛若肢體之將使之周旋左右出入以防奸詐遂得保完其身施行造化以有天下 即是而觀其功不小朕自渡淮江以來爾兄馮國用實與親軍遵從有方動合古道俄而因疾長逝朕念其勞追封為郢國公憫其子幼又以爾勝繼之爾勝十餘年間居京師則除肘腋之患歷征戰則建爪牙之功敵犯龍江帥群兵而大挫群寇副將北伐屢克捷而平定中原宣力內外佐成混一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爾以忠誠夙夜事朕累除奸惡爵祿之崇由爾勳勞而致尚其日慎一日持守高盈訓及子孫保于永世

六安侯鐵券

王志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六安侯食祿九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昔爾王志與朕同里當起兵之時即來事朕從渡大江克太平攻溧陽遂定建業京口毘陵宣城江陰安慶江州南昌湖廣及攻廬州枝安豐皆預有功因授衛職歷陞安河南調遣總

兵征討迤北既平山西留鎮平陽朕念爾初起之
舊于今十有七年其間勤勞為多今天下已定論
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
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
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
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
祿位之崇直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
子孫以保于永久

長興侯鐵券

耿炳文鳳陽人投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封長興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
曰朕以武功定天下將多出鄉里皆竭忠効力比
帝業所由成也咨爾炳文以英勇之姿從朕渡江
以來累立戰功坐戍長興軍肅民安時姑蘇未平
爾獨堅守敵來臨境能俘獲而斬之朕由是無東
顧之憂及平浙西以功陞居督府征取中原從朕
北巡分鎮陝右爾勳益茂朕甚嘉之今天下已定
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
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
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
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昔光武之興耿弇父子皆立
功當時揚名後世而爾父子兄弟忠顯著于一門
蓋有光于昔焉尚其篤爾忠貞加之恭慎以保令
名訓及後嗣延于永世不亦美歟

江陰侯鐵券

吳良定遠人投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
柱國封江陰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
朕當開創之初賴智勇之士廓清海宇佐成帝業
成功既集宜舉崇報之典咨爾吳良以定遠之英
與朕同郡當天下雲擾為朕所用乃從搆滁州克
和陽取姑孰至于溧水溧陽之戰建業京口以及
毗陵之攻宣力効勤已有可稱及守江陰實當東

南要衝數年之間爾能堅守使敵人知畏而不敢
窺姑蘇既下委爾鎮之又能兵衛整嚴紀律明肅
遂安人民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年之間多著
勳績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
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遵前代
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
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惟爾兄弟
為朕之勳臣尚思恭慎弘大爾功訓及子孫永延

于世豈不偉歟、

潁川侯鐵券

傅友德碭山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封潁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
曰惟古創業之君平定天下必藉武臣宣力開拓
疆宇佐成混一之功崇報之禮所宜加也咨爾友
德以英毅之資逢鼎沸之日因群雄無所定故擇
我以來歸事朕有年扈衛京畿移鎮安吉戰鄱陽

取鄂渚征取江右致討淮東功烈為多及撫安彭
城前鋒大剋威聲遠振參佐外省遂征齊魯燕冀
關陝爾績尤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
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
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
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
昔馬援歸漢爾能效之其勳過矣尚其慎終如始
宣爾勳勞訓及子孫保于永世

宣寧侯鐵券

貴良臣安豐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封宣寧侯食祿九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
觀自古帝王以武定天下必有英傑之士知時達
變翕然來從建立功勳輔成帝業如漢之竇融馬
援唐之尉遲恭李勣皆是也朕效前王之所為非
智者不謀非勇者不任自居江左以來日夜思得
猛將而用之而爾良臣知彼無成率衆來附于今

有年其間東征西伐功績昭著可與漢唐諸將比矣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風雲際會千載一遇崇德報功國家之典爾尚益加恭慎以保祿位訓爾子孫延于永久豈不美歟

延安侯鐵券

唐勝宗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延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勝宗與朕同里連舍之人當起兵時爾年尚未冠即來事朕及渡大江從攻常宣婺池四州至于克高郵下安慶拔九江攻南昌敗陳友諒于禁江口平潭澧辰荆諸郡皆預有功延戍潁州復同大將攻拔延安初自中奕帥職歷龍驤驍騎安豐三衛指揮朕念爾初起之日于今十有九年矣其間多著勳績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直千歲之一會也爾當常念此意訓及子孫保于永久

吉安侯鐵券

陸仲亨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吉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仲亨與朕同里當朕起兵時爾年尚未冠即來事朕從征滁和姑熟平建業攻京口及常宣二州至于江陰婺越之役三衛常熟高郵之征皆預有功及朕親取南

昌下合肥下安豐敗陳友諒于彭蠡爾之宣力為
多屢加帥職繼而從大將取贛州復以驃騎衛指
揮使攻贛州衛鎮成甘地節制南安南雄韶州諸
府調兵克梅州拔會昌湖鄉悉划諸山寨于是自
淅兵取英德清遠晉江下廣州遂為美東衛指揮
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移鎮襄陽政授前職于今
十有九年矣其間多著勲績今天下已定論功行
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永

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
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
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
之加眞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悲此意訓及子孫
以保于永久

江夏侯鐵券

周德興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封江夏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
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龍之士多出鄉里
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洛爾德興與朕同
里當起兵之初即委身來附滁和既定後渡大江
克采石復太平攻溧水破敵寨遂進攻建業京口
毘陵宣城江陰池陽皆預有功爰授帥職從取金
華安慶高郵拔城山寨復安豐征合肥因陞衛職
又從討贛州安福永新而自提兵援安吉西安乃
命行省湖廣由參政為左丞比年以來累從征伐

其績益著朕念爾初起之日十有七年勤力為多
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
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
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
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親
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眞千載之一會也爾當
常悲此意訓及子孫以保于永久

淮安侯鐵券

華雲龍定遠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封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
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
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雲龍以定遠
之英與朕同郡當群雄雲擾之初從朕征伐奮功
滁和飛度江左克采石下姑孰縛偽將于臺城搗
堅壘于廣德由千夫長陞授帥職敵犯龍江鼓勇
大捷至于復南昌戰彭蠡鄱清江漢進掌豹韜衛

事往取江陵與夫泰州高郵悉能安撫而守之于
是移掌淮安衛事從大將開拓中原分僉都府以
鎮北平威名尤振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年之
間勲勞既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
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
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
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
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寘千載之
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以保于永久

濟寧侯鐵券

顧時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
柱國封濟寧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
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智能之士多出鄉里所
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顧時生長濠梁
與朕同里兵興以來皆從征伐自攻南宿得滁和
没江而東克姑孰下溧陽撫安建業平定宣州廣

陵由百夫長進陞帥職至取安慶而復南昌皆預
有功江漢既清廬州復捷繼以泰州海安之勲命
爾同知天策衛事臨濠靖安就委守禦從伐蘇湖
宣力尤著俾進征中原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
年之間勲勞既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
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
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
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

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真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保于永久

臨江侯鐵券

陳德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臨江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陳德生長濠梁與朕同里兵興以來首從征伐自克滁和而定江左攻采

石取姑熟定建業下京口前鋒之功有焉繼得寧國宣城轉陞帥職復以爾副天策衛事進征浙右陞僉督府往靖中原山東河洛燕晋諸郡俱下並著戰勲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年之間勲勞既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真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保于永久

平涼侯鐵券

費聚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平涼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業而親同骨肉也咨爾費聚與朕同郡自列戎伍從取滁和儀真初授武校渡江之後收句容溧

水定建業京口廣德長興進居帥職繼戍長興同知衛事浙西之兵侵境戰敗之乃從大將下長興克姑蘇陞掌本衛又從征四明由海道而南取三山延平還軍討呂國餘冠皆損有功既又從大將平中原守關陝其績尤著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九年之間勤勞為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

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
於戲同郡實如同覲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真
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保于永
久

南雄侯鐵券

趙庸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
南雄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自
昔佐興王業之臣有父及其子兄及其弟必實嘉

之世常罕見也當朕創業之初師駐和陽爾兄趙
伯仲以所部舟師從人來附東渡大江如履平地
乃克釆石定金陵從征安慶侵其城因其非命自
却罷職而逝念其初附之誠授爾庸以官督府中
書歷任樞要比歲從大將軍下淮東平浙右復從
北伐以取齊魯亦洛燕冀秦隴勳績著焉今天下
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
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

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
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爾能覧兄之不謀奮志
超群多建奇功而雲中之捷威聲尤振際遇今時
可謂千載之一會尚其益宣勤勞訓及子孫享祿
位于永久

營陽侯鐵券

楊璟廬州合肥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
大夫柱國封營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

文曰朕撫有四海實賴熊虎之將臣披堅執銳輔
成帝業國家報功之典其可後乎咨爾楊璟驍勇
之資智識超群當天下鼎沸之秋覩群雄無所定
擇主來歸遂從朕于太平凡遇戰陣所至當先及
從征江漢移戍荊州克全永撫靖江威聲赫然東
獠畏服皆爾之勳也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
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
踈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

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昔馬援歸漢千載之下人皆稱其有識以爾比之功可同矣爾尚益加敬慎訓及子孫以保功名富貴于永久不亦美歟

豫章侯鐵券

胡美湖廣漢沔人投間國難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豫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昔竇融以河西歸漢載于前史後世稱之朕

以武定四方乃有識天運而建事功如昔人者助成帝業理當崇報咨爾胡美以漢沔之英當朕經略江右爾能識幾盡歸版籍以保全人民于是任以中書平章之職屢從大將征取江夏攻壽春平淮東克浙西遂取邵武建寧其功益著扈朕巡狩分省北京兵有紀律民得撫安況為國之姻戚而著勲于當世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慎守祿位以光勲業篤親親而厚風俗更以忠貞訓及子孫傳于永世豈不偉歟

永嘉侯鐵券

朱亮祖廬之六安人投間國難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永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觀天下鼎沸之秋群雄未有所向惟俊

傑者乃能擇主而依也爾亮祖當朕渡江之後同人欵附猶豫未決抗我師旅朕乃親征得爾于寧國應對之際言辭磊落朕甚壯之親釋其縛即加陞用戍浙東者歷年參預行省政事及取溫台由海道從征廣之東西至于海南兵威所及無不効順朕勲甚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

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昔
尉遲恭歸唐立勳為多爾可比之矣尚其益加恭
慎以保成功訓爾後嗣傳于永久豈不偉歟

東勝侯鐵券

汪興祖廬州巢縣人三年大封功臣已封為東勝侯
既而入有言其過者上宥而弗問然弗與誥券俾
仍以都督職遇有征伐自効以圖賞封四年從征
偽蜀躍馬直前中矢石死事聞帝悼惜之詔曰汪

興祖攻文州沒于王事例當倍賞然以有過從征
賞其子白金百兩彩段表裏十二因授興祖以原
封侯爵賜鐵券其文曰朕觀自昔俊傑之士當天
下未定之時能擇可依之主而事之故能佐成帝
業而著其勳名焉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汪
興祖爾義父張德勝爰自初興委身事朕從渡江
克太平定建業取京口昆陵宜興諸郡多著奇勳
遂宮樞密及敵犯龍江奮力前驅戰歿于陣朕憫

其勞追封為蔡國公以爾興祖繼承其職復征安
慶擣潯陽進征蘄黃廓清江西大戰彭蠡勳勞屢
著擢參省政又以湖廣廬州之捷壽春之捷陞副
都府既而克海寧高郵淮安以及吳興姑蘇亦預
有功進陞同知都督府事征取中原山東河洛之
地西取大同既委守禦屢收胡虜威名益振可謂
有功于前矣已命德勝子宣承襲宣武衛同知指
揮使司事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是用投爾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東勝侯食
祿一千五百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
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豈期爾久處遐陲昧于省己
故遣爾征西自効不料殞身矢石茲給祿以養其
家俟爾子長成襲爵授封爾子除謀逆不宥其餘
若犯死罪亦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功名因乎智
勇爵祿報于有功風雲際會真千載之一遇也惟
爾遺澤傳之子孫保于永久爾其有知當悉此意

以上公侯鐵券文散見于野乘中者僅見此數
十篇故盡數錄之其未經耳目者將有侯焉後
載安慶侯等文其封不過及身而止子孫世襲
指揮使而已

安慶侯

仇成和州含山人十二年封為安慶侯賜鐵券其文
曰昔者聖君定賞以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
漢封為多朕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

差為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資有
叙以辨輕重也爾都督僉事仇成從朕渡江過敵
奮勇不以衆寡所向必克彭蠡之戰爾功居多今
已年邁朕思往日之勞特封爾為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安慶侯食祿二千石子
孫世襲指揮使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
死罪免二次以報爾功爾其益加恭慎以保祿位
延于永久豈不偉歟

鳳翔侯

張龍鳳陽人十二年封鳳翔侯賜鐵券其文曰昔者
聖君定賞以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漢封最
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差為功
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資有序以辨
輕重也去歲命將西征以平羌戎今歲獲功以歸
雖酋惡未擒其部落已經剪除所有孳畜盡行拘
入勢孤力弱將自消矣今特封爾大都督府僉事

張龍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鳳翔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侯(使)茲與爾誓
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免二次以報爾功爾其益
加恭慎以保祿位延于永久豈不偉歟

附鐵券式

形如瓦面刻誥文皆鵠(碼)兒罪減死俸祿之數
字嵌以金云

埋荧太守

帝末年以賢能薦用者有王璡字器之山東日照人授寧波府潔廉峭峻杜私謁一日見魚肉兼饌怒庖侈撤而命瘞之時號埋羹太守

文樓時語

宋學士濂以老致仕每值萬壽節則來京賀上與宴思數尤洽一日與登文樓樓峻陟級蹭蹬太祖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來濂稽首謝至明年萬壽節前數日帝曰宋先生其來乎蓋忘前語也久之不

明朝小史　二之五十九　二〇二

至曰其沮風乎使使視之江口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視之家濂方在鄉人家會飲賦詩上聞大怒命即其家斬之馬太后規諫得命駕前雙馬馳赦之

蝶怪

洪武辛丑徽州休寧縣胡蝶大如紈扇飛至人室忽變怪鳥散集鄉村居民設香炬供之乃已是年大水

衆字象

帝嘗得一夢有三人共舁一血帽不知其何意問于劉基基曰三人首井血帽衆字象也是為得衆之兆越數日海寧果以城降

沈萬三資產緣由

元末嘉禾人陸道判遵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不勝崇擾以是徵價售與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忽有二女子笑語于前陸知為怪叱問之二女

明朝小史　二之六十　二〇八

曰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臂次早視砌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土聲錚錚啓下一石板板下數罌滿貯黃白陸遂有之蕎以饒富後無子有女贅沈氏子生萬三資產遂無紀極為江南富族之甲太祖聞之皆沒于官焉

繼父乃讐家

帝在位民間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

司以孝聞上曰繼父爾之譬家也割父遺體以活
譬家是大不孝也乃置之法

栢棠誦詩

新淦有詩人鄧伯言宋潛溪見其詠玉笥山詩一聯
云洞天明月一雙鶴澗水碧桃千樹花乃以詩人
薦之廷試鍾山曉寒詩太祖愛其中二句曰鰲足
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不覺御手拍案誦之伯言俯
伏案下悞疑上觸天怒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甦

次日遂授翰林

親書誥諭

范從文文正公十二世孫之柔之的族崑山人洪武
中拜監察御史忤旨欲殺上問汝非范文正之孫
乎先憂後樂是汝祖所言對曰是上乃取帛五方
親書其誥諭曰免汝五死後五死皆免

太學無蛛網

帝時太學初成幸覩之見蜘蛛布網屋隅上曰我幾
建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語訖而蛛遁至今太
學諸堂中都無蜘蛛

群字

羣字書本作群高皇惡其君與羊並命移君于羊上
故至今有此字云

數目改用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皆始于洪武中
刑部尚書開濟益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奸人得以

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

有福孫兒

洪武時太學既成帝喜曰有福孩兒在此坐益言一
學也時上偶坐廣業號其後生徒出廣業者率多
清華顯貴視他號特盛相傳為上言之讖

寶誌冢碑

太祖建都金陵將遷寶誌冢祝之不報乃曰假地之
半遷瘗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爰發其坎金棺銀

掷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寺立浮屠于函上覆以無量殿工費鉅萬仍賜莊田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周焉以為永業御製文樹碑紀績霹靂震其碑再樹再擊上曰誌不欲謂我績耳乃寢不樹

明朝小史二卷終

共六十三頁計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 傅壽昆鈔

明朝小史三卷

臺城赤隱呂毖輯著

燕京大學圖書館珍藏

建文紀

半邊月兒

帝初生頂顱頗偏太祖視之心甚不悅嘗撫而名之曰半邊月兒

祖孫繼體

帝平日友于之誼甚篤太祖每聞之輙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太祖出句云兄弟相懷本一身帝即應聲答云祖孫繼體宜同德

蛟龍不敢吞

帝讀書甚聰穎一夕與懿文同侍太祖側命咏新月詩懿文云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不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州帝云誰將玉指甲搯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而不悅以其口氣非吉兆也

雨打羊毛

帝爲太孫時太祖每慮其不克善終嘗以詩對試之偶一日在禁中觀馭馬忽疾馳而過太祖出對與文皇同對云風吹馬尾千條線文皇曰日照龍鱗萬點金帝乃對云雨打羊毛一片氈語雖工而意則讓文皇矣

朝天女戶

帝以太祖殉葬諸人近親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等以錦衣衛所鎮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令職稱爲朝天女戶

八字

帝于曹國公李景隆勲戚倚任特重嘗親書體爾祖禰忠孝不忘八字賜之

布其過于天下

帝在位視朝頗晏監察御史尹昌隆諫曰昔太祖高

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官于
是乎戒懼故能庶績咸擧天下又安陛下嗣守大
業正宜遵繩祖武競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
常如有不及者蓋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
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卽于晏安日刻甚晏猶
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于候伺曠職廢業上下懈弛
流爲凌遲臣恐布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爲社稷之
福也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
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

更定官制

帝登極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
侍郎上諸司去清吏字改戶部爲名度支金帛倉
庫四司刑部爲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罷左右
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又改
都察院爲御史府設御史大夫正二品革十三道
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爲拾遺補
缺改通政司爲寺通政使爲通政卿通政少卿叅
議寺丞增置左右補缺左右拾遺各一人後大理
寺改爲司又改卿爲大理卿左右寺正都評事寺
副副都評事司務都典簿太常寺改卿爲太常卿
少卿寺丞分左右天壇祠祭署爲南郊祠祭署泗
州祠祭署爲神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祠
祭署孝陵置鍾山祠祭署及司圖所增神樂觀知
觀近人光祿寺改卿爲光祿卿少卿寺丞如太常
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太僕
寺改卿爲太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設騶馭十五
羣遂生三羣分隷二署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
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
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
國子監陞監丞爲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
正學錄增助教廿七人鴻臚寺改卿爲鴻臚卿少
卿寺丞如光祿而并行人司于鴻臚寺翰林院增

學士承旨一人學士一人設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而以方孝孺爲文學博士又改謹身殿爲正心殿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侍設元定員文淵閣設典籍一人六科罷左右給事中改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指

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啓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品一級改提刑按察司爲十三道肅政按察司廣東鹽課司爲廣東都轉運鹽使司罷北平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省及江北學校貢士革五府左右斷事官五軍斷事司增親五官賓輔二人正二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祀正良醫正典寶正並去正字審理副等改爲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典饌典藥五署典印典祠典禮典饌典藥各一人典儀二人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燕王書稿

帝削燕王屬籍燕王乃上書于朝曰臣聞書曰不見

是圖又曰視遠惟明光智者慮患于未萌明者能燭情于至隱自古聖哲之君功業著于當時聲名傳于後世者未必不由于斯今事幾甚明非不見之謂而陛下略不垂察謹冒死以聞昔皇考太祖高皇帝當元之末世生民塗炭羣雄角逐被冒霜露櫛風沐雨東征西伐親赴矢石被體創痍艱難百戰萬死一生然後定天下成帝業立綱陳紀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盤石之安夙夜

圖治兢兢業業未嘗自寧不幸皇考太祖賓天令
陛下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不能秉道德
以輔聖治而包藏禍心恣誂賊之口奮豺虎之毒
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攜持柄梗五弟
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其皆有愆過未聞不軌之
圖重可哉滅護衛輕可賜動戒勵則朝廷于厚親
之仁恕過之義兩盡其美矣不務出此動輒削王
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咨惻栢尤可憫閩室自

焚聖人在上胡寧忍此此皆非出陛下之意而皆
奸臣之所為也今其尚未厭足又以加臣臣守藩
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天地宗廟神
靈鑒臨在上敢有一毫非僻之心哉陛下嗣統以
來臣事君之忠明于皎日誠以君臣大義骨肉至
親恒思加慎為諸王先其敢有悖仁傷義之為哉
而奸臣跋扈敢陛下之聰明誣真為枉獨加無事
比者所遣奏事之人箠楚剌爇備極苦毒迫其言

臣有不軌謀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于北平城
內外卒伍林聚戈矛耀日甲馬馳突于街衢鉦鼓
訇訇于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詢其所由但云
府中不留一人闔家惶惶不測何事大小凜凜如
臨湯火已而貴昺為護衛之臣所執臣得此二人
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切念
臣于懿文皇太子同父母至親也于今事陛下如
事天也臣固知此非出陛下之心但臣愚戇不能

謟媚權貴耳夫為臣之道有君而已焉知權貴臣
所以羅今日之禍者此也然慮權奸之心不止于
害臣而已譬人欲伐樹必先剪旁附之枝然後及
其枝幹親藩夷滅之後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
危矣此不待明者而後見也昔成周封建同姓綿
八百餘年之業秦廢封建二世而亡明鑒在茲詩
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
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易曰大君有

命閉國承家小人勿用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
雷霆之斷渙汗德音去此兇惡以肅清朝廷以
安宗社以保全親藩以福被生民此非獨臣之幸
乃國家天下之幸也臣非敢愛一身一家之死但
惓惓之誠勸皇考建洪業之艱難望陛下保洪業
于永遠邊仰天門敬攄悃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
計奸權之宄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
覩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

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
候命惟陛下念之

削燕屬籍詔

元年八月帝乃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及江淮嶽瀆之
神書諭諸王削燕屬籍命禮部侍中黃觀草詔詔
曰朕奉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
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
去年周庶人橚潛為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皆與
同謀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揚其惡止治橚罪餘
置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
燕王棣湘王柏同謀大逆柏自知罪惡難逃自焚
死榑已廢為庶人朕以燕王棣于親最近未忍窮
治其事今棣乃忘祖逆天稱兵構逆意欲犯闕危
宗社悖逆如此孰不駭聞昔先皇帝時棣包藏禍
心為日已久印造偽鈔陰結人心朝命窮極藏匿
罪人先帝震怒遂以成疾至于升遐海內聞知莫

不痛忿今不悔過又造滔天之惡難欲赦之而獲
罪宗社天地不容已告太廟廢為庶人遣長興侯
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
軍士各宜懷忠守義奉職平燕與國同心永安至
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託孤題

方孝孺于元年八月主應天府鄉試命題可以託六
尺之孤得吳諸生劉政卷異之曰此他日可託孤

寄命者以為首舉

機密奏

監察御史韓郁上書奏為機密事臣聞人主親其親
然後不獨親其親茲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篤而
佐之無人以致激變也蓋嘗即彼諸王既廢而言
之以言其親則太祖之遺體也以言其貴則孝康
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陛下之叔父也彼雖可廢
而太祖之體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欺也叔父

之恩不可虧也且使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為
天子而使厥弟厥子遺殘戮是則其心為何如哉
臣每念至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此皆殘酷豎儒
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
重謀削貶之權衡疑之太重慮之太輕所以流而
至于此也方周王不執之際造言則曰六國反叛
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明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
不誅也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有甚于周公之

誅管蔡者矣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刻
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
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
之也及燕之舉兵厥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
十餘萬而乃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夫兵
凶器也戰危事也以危事而用凶器其可淹久而
不勇決乎經營幾計而軍需猶自告乏糧餉猶自
不給將不効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

于道途于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
出入帷幄與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人
由此而觀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
曰親者割之而不斷疏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
陛下不察此愚臣以為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
矣臣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伏願少垂洞鑒興
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
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

戈之衆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使之撥亂反正
以厚親親之恩如是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凝命神寶

三年正月朔命琢凝命神寶成寶方一尺六寸九分
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
宙永昌

留汝户

三年十二月勅駙馬都尉梅殷領守淮燕王遣書殷

以進香至全陵為詞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違者
為孝不遵為不孝王大怒遣使復書略言今興兵
以除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阻殷劓使
者耳鼻不復報書户按敘語詞甚峻且曰留汝户
回去說知也

詔勤王

四年五月燕兵克儀真帝下罪己之詔詔天下勤王
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余之困而不余
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
安余不敢忘報

莫逐燕歌

帝在位有道士歌于塗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
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

楊應能度牒

高皇大漸時封鑰一小匣閟甚密授于帝戒遇急難
乃啓及靖難兵入城啓之則楊應能度牒也諸披

剃物悉具遂削髮披緇從御溝中出亡時宮中大
起倉卒咸以為建文君自焚死竟無知者

處士上書

叅軍斷事高巍會靖難兵起上書願使燕遂逕枉自
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
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
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
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

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輸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使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污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違徼速遇大興甲兵襲疆宇使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効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令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

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叢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新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恃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違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識萬世于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羅永菴遺筆

帝遜位剃髮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蒼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黄屋寄雲標西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

報父仇書

元年十一月成祖稱名上書奏為報父仇事臣某稽首頓首百拜昧死言臣聞天下至尊而大莫君與親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母必當盡其禮而已耳盡其禮者蓋不忘其大本大恩也所以不敢忘者亦理之當然也故臣之于君止乎忠子之于父則止乎孝如臣不忠于君子不孝于父者是忘大本大恩也此豈人之類也歟若然則君親之大本大恩為臣子既不可以不報則君親之仇為臣子者其可不與君親報乎禮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我太祖高皇帝臣之君也父也君父之仇其可不報矣乎我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歲宣藩屏諸王曰吾之所以每歲喚爾諸子來見者我年老慮旦夕不能見父皇健日尚如此父皇病久焉得不來宣我諸子者不知父皇果有病也亦不知用何藥而弗救以至于此大故也父皇

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斂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禮曰三日而斂候其複生也今父皇不一日而斂禮乎自天子至于庶人焉有父死而不報子者焉有父死而不得奔喪者也何故父皇賓天一月纔發詔令令親王天下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子與庶民同也禮乎禮曰天子七月而葬今父皇七日即葬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臣以此禮不知出于何典今見詔令言無庶人父子方知父皇莫

以廢人之禮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父皇賓
天莫禮未具即將宮殿拆毀掘起地五尺不知父
皇得何罪而至如此也况陛下即位之初嘗諭普
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太祖高皇帝用心三十
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今想着太祖皇
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與
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用心不守法
度便是將房子拆毀了都要房子裡安穩住的一

般世間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今陛下聽信奸臣齊
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業拆毀與詔旨大相違背使
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
觀其志父殁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
矣我父皇存日嘗諭衆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
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睹知中國天
子之尊嚴如此也朕此勞民苦軍費用錢糧豈易
為爾故我今日蓋造宮殿極為經久壯麗使後為

帝者享用不須再造勞軍苦民也今將祖業拆毀
禮乎臣于父皇賓天使欲詰闕究闕恐後外人不
知者以為臣有他心怨陛下也故不出一言吞聲
忍氣而淚從腹中落也不意左班文臣齊尚書黃
太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皆我太祖皇
帝誅不盡之餘黨又行結構為惡以陛下年少寬
容每用巧言欺誑惑亂祖法豈不知皇明祖訓御
製有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

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
地祖宗亦將享祐于無窮矣嗚呼其欽戒之哉齊
尚書嘗奏凡朝凡遇揖而不拜及乎小祥節屆亦
不親行祭祀至于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禮及奏
事將百戶林玉鄧庸等拿下囚繫捶楚煅煉令其
誣王造反此尚禮也齊尚書又誣親王擅自操練
軍馬造軍器必有他圖齊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
衛二條凡王教練軍馬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

次其臨事有警或王有閑暇則遍數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軍旗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費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齊以壯臣民之觀于洪武二十五年春父皇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京賜勅內一件云常歲將練兵驗視周迴封疆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惑衆勅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午時

分朕于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觀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辨真偽孫允炆親目之後發行故勅臣想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兵馬造作軍器為欲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泰等不知有陛下也七月來詐傳聖旨使

令惡少都督宋忠指揮謝貴等來謀殺臣臣為性命不得已而動擒獲反賊宋忠謝貴等了當已害具本奏聞拘留宋忠謝貴等在官欽候降旨誅決到今不蒙示諭其奈齊尚書又行矯詔令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駐營雄縣真定來攻北平臣為保性命不得已而又行動兵殺敗逆賊耿炳文等所領軍馬擒獲駙馬李堅都督潘忠寧忠顧我都指揮劉燧指揮楊松等奸臣齊泰出傍令軍罵燕

賊父子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我父子是罵祖與叔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如此無禮其罪當何如哉不意十月初六日又矯詔令曹國公李景隆總兵今天下應有軍馬來攻北平城欲殺臣臣不免親率精兵盡行殺敗李景隆等夜遁而去若如此齊尚書等必欲殺我父皇子孫壞我父皇基業意在蕩盡無餘將有以圖天下此等逆賊義不與之共戴天不報此仇臣縱死亦不已也

令臣昧死上奏皇上陛下講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刱業分封諸子令陛下聽奸臣之言父皇賓天未及期年將父皇諸子誅滅殆盡伏望陛下俯賜仁慈留我太祖皇帝一二親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陛下累發軍馬攻北平必欲殺臣臣為保性命將十萬之衆俱是捨死忘生之士報我父皇太祖皇帝平日恩養之厚保我父皇子孫盡力効忠于今日諺云一人拚命千人莫當縱陛下有數百萬之衆亦無如之何也伏惟陛下體太上好生之德莫驅無罪之人死于白刃之下其恩莫大焉後請陛下但是父皇宮中曾侍病者宮人并長隨內官又用藥醫官營辦葬事及監折宮殿等官奸臣齊尚書黃太卿應有左班文職等官發來與臣軍前究問欽顧皇帝陛下奉承皇祖之訓以安聖心永為社稷之主使天下人民各得其所矣如陛下聽奸臣之言執而不發臣親率精兵

三十萬直抵京城索取去也此等皆我父皇之仇人臣必不與之共戴天臣若不與父王報得此仇是臣為子不孝也為子不孝是忘大本之恩也豈人之類也今將合行奸臣數目開列于後

一宮中侍病老宮人

一長隨內官

一太醫院官

一禮部官

一葬事官

一造孝陵駙馬等官

一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

一監折毀宮殿工部官內官

如上逆黨一一如數發來臣軍前究問的實即行差官齎押同具本奏伏取聖明裁決如果不發奸臣齊泰等來臣必不已也兵若到京赤地千里臣冒瀆天威無任激切恐懼之至臣棣頓首稽首百

拜昧死謹具奏聞
　絕命詞
帝遜位後方孝儒臨刑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
　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
　交流以此狥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
　尤

明朝小史三卷終

明朝小史四卷

蘆城赤隱呂　毖輯著

永樂紀

移檄

成祖起兵移檄天下云燕王令旨為報父仇事諭天下藩屏諸王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曰惟我父皇太祖高皇帝奉天承運華夷一統天下生民之主自踐天位以來誕敷聖澤廣被萬邦彌扇仁

風溥及八表使天下雍熙無一物不得其所何異唐堯虞舜之世我父皇可謂道通邃古德冠前聖雖漢開國之君豈能企及哉朕而四海既平天下底定以長子為太子餘子無分嫡庶悉皆裂土封王各守藩屏同享富貴以為萬代子孫之計豈期數年以來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相繼而卒我父皇慈念皇太子早逝遂立其次子為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不幸父皇賓天皇太孫即帝位朕我衆王不敢以叔道自尊凡表奏稱賀頓首百拜萬死言何則欽遵父皇明命不敢為一毫之非禮臣子之情至矣盡矣朕而帝年幼沖即位以來任用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為六部都察院左班文職等官日以甘言巧語蔽君之聰明使君淫酗酒色不遵成制不孝于祖不親政事崇信奸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殘害骨肉于是積惡怒于天地京城地震十日山崩水溢天犬

焚其土庫二月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蝗蟲遍生于隴畝占書曰地震者地德至靜欲其常安不敢動搖若主弱臣強地必震動臣下擅權則土為不寧而變怪生焉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今災宗廟宮殿者人君失位國無忠臣誅伐不以理上下不相親也山崩水溢者五行失序也山者公輔之象賢人退小人進則山崩山無故自崩國易政人主失位必流散也天犬焚其王

庫者責罰不明也燒宮室者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室也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者小人在位賢人出走君用讒言殺正人也蝗蟲遍生亂畝者佞臣輔君以貪酷之政邪臣在位則蟲食苗葉君用才不當臣不任職則食苗節佞臣在位則食苗心任用奸邪則食苗根也吁天之警戒如此此皆齊相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恣行不道苦軍害民惟以誅滅親王為心以致災異如此先是父皇

有病有符數宣我第四子來奸臣齊尚書匿其使命使我父子不得相見至于父皇病革數問曰第四子來否豈知佞臣齊尚書陰謀用心如此所以父皇有病焉肯令我諸子知之至于升遐亦不即報我諸子奔喪至今痛父皇得何疾用何藥而弗救至于大故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斂禮三月而斂冀其復生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停棺不于中殿七月即葬古禮天子七月而葬何為如

此之速也余以此禮不知出于何與今見詔內言燕庶人父子方知父皇太祖皇帝葬以庶人之禮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何故父皇賓天一月方發詔令親王及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王與庶人同也禮乎非禮乎況父皇賓天葬禮未具即毀折宮殿掘地五尺不知父皇得何罪而至于如此也況帝即位之初嘗諭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太祖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

定了如今想着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與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用心不守法度便是將房子拆毀了卻要在房子裡安穩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令上位聽信奸臣齊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業拆毀與詔旨違背使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父皇存日嘗謂我眾王

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知中國天子之尊嚴如此也朕則勞民苦軍費用錢糧豈易為爾故我今日蓋此宮殿極為堅久壯麗使為帝者享用不須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將祖業拆毀禮爭及齊尚書嘗奏凡朝凡遇拜而不拜及手小祥節届亦不親行祭祀至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之禮及奏事將百戶林玉鄭庸等拿下因羹塞疑鍛煉令其誣王造反此自理也齊尚書又誣親王擅自操練軍馬造軍器必有異圖齊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凡王教練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或臨事有警或王有閑暇則遍數不拘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騎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隨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于洪武二十五年春父皇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京賜敕內一件云當歲訓將練

兵驗視周廻對鐘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惑聽敕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午時分朕于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觀編修吳信三臣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辨真偽孫允炆親目之發行故教臣想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軍馬造作軍器欲為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素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究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尚書不知有皇帝在上也然而帝被奸臣所惑溺甚故我父皇骨肉未冷墳土未乾後母盡妻之且以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滅其國將周王次妃選其色者亦盡妻之未旋踵而罪代王出其宮人悉配于軍士湘王無罪聽讒臣之言賜其宮焚死齊王無罪又聽讒臣之言降為庶人拘囚在獄護衛侍從人等盡

皆撥散及手岷王又聽讒臣左班文武齊尚書等
官之言以金帛賞王之左右使其誣告岷王降為
庶人流于漳州煙瘴地面余想齊尚書黃太卿等
奸邪小人貪墨猾吏虐我父皇之子孫報其私仇
快其心志嗚呼被人之毒甚于狼虎我父皇能有
幾多子孫受彼之害能消幾日盡痛心疾首豈易
言哉不意奸臣齊尚書等又使令惡少謝貴等為
北平都司官張昺為布政司官有本府長史葛誠

用心設計來謀殺我于六月將軍馬圍住外墻柵
木截我端禮四門行路殺我守王城之卒外城各
軍士披甲執杖鐃鼓叫呼聲震城野使人在城坐
食惶懼不安我亦可耐之至七月初旬來謀殺我
約申時引兵入王城當日有都指揮張信來遠消
息為保性命不得已于未時動兵擒獲逆賊謝貴
等了當七月十六日都督宋忠等領軍馬八千步
軍一萬二千調山西萬安懷安宣府前衛軍馬一

萬前往懷來下營期會各處軍馬來攻北平余故
不免親率精騎八千直抵懷來與忠軍交戰自辰
至午忠軍大敗獲馬六千匹生擒到逆賊宋忠都
指揮孫太俞慎等盡行殺死餘衆悉降八月奸臣
齊尚書等又矯詔使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三
十萬前來營縣真定期會各處軍馬來攻北平不
克又行親率軍馬往彼迎敵于當月十六日破雄
縣斬首九十餘級獲馬三千匹生擒到都督潘忠

指揮楊松二十五日大破真定將逆賊長興侯耿
炳文所領馬盡行殺敗斬首五百餘級獲馬二萬
五千餘匹生擒左副大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大將
軍寧忠右都督顧成都指揮劉遂衆降咸寧驛于
原衛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獻楊文將遼東軍馬來
圍永平我親率騎士一萬九千倍道兼行直抵永
平吳高等聞風夜遁逃奔以太祖皇帝恩養厚德
都指揮房寬領軍馬出城來降所有逆賊朱鑑卜

萬淩遲處死了當惟都督劉貞陳亨將領軍馬守
住松亭關不肯來降我親率精銳騎士三萬襲破
其營生擒都督陳亨劉貞單騎逃去大寧遂平奸
臣齊尚書出榜令軍民罵燕賊父子是罵祖與叔
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等如此無理
罪當何如哉未幾奸臣齊尚書黃太卿等左班文
職又行矯詔使令曹國公李景隆領天下各都司
軍馬五十餘萬于十月初六日來攻北平圍我之

城必欲殺我謂天下官軍何不念太祖皇帝恩養
厚德留我一二親王以奉祖宗香火豈不幸哉故
我仰賴祖宗積德之深于是親率軍馬以寡敵衆
將景隆所領天下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一十萬九
千餘級餘衆降者咸宥歸于原衛景隆等夜遁西
而去然余之用兵所向克捷此豈余平日存忠孝
之心故天地祖宗神明憐而祐我也若不如是縱
用兵如孫吳亦無能為也我想奸臣齊尚書等必

欲壞我父皇子孫基業蕩盡無餘將以圖天下也
何如此之苦毒也哉竊惟我父皇親親之心天下
之人所知者且如靖江王守謙其祖為惡至于守
謙累惡不悛降為庶人我父皇思念祖宗尚不忍
破其家滅其國復立其長子為靖江王諸子皆為
鎮國將軍享有爵祿與朝廷同其久遠也周齊湘
代岷五王皆父皇親子縱有惡亦當寬恕何況無
為惡之實跡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條凡風憲官以

王小過奏聞離間親戚者斬風聞王有大故亦無
實跡可驗輒以上聞者其罪亦同奸臣齊尚書左
班文職等官不遵祖訓助君為惡而遂至于如此
使我衆王日夜憂愁飲食睡夢不遑寧處況余自
父皇賓天以來抱病持服未嘗一日離苦次遵其
親法毋敢少犯惟日守分而已柰其誅滅五王又
來殺我顧余雖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母
后孝慈高皇后親生皇太子親弟柰居衆王之長

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齊尙書黃太卿等余必不與之共戴天不報得此仇縱死亦不已矣故用欽遵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條躬行率領精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賊奸臣獻俘于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民與軍使我父皇基業以永萬世豈不韋哉嗚呼皇天后土實以大中至正而爲心祖宗神明寧無誅奸去邪而爲念故用諭示普天下藩屛諸

王暨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臓奸邪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爲子者其可不報乎故諭

黃瓦兆

帝初與姚少師廣孝共謀擧事語未幾簷瓦飄墜地而碎帝以爲不祥色殊不懌少師曰此祥也帝罵曰汝何妄言少師笑曰天意欲殿下易黃瓦耳帝乃喜是日謀乃定

鵝鴨鳴噪

帝命姚少師治兵器姚乃作重瓦周繞厚垣以瓴甋瓶缶迭甃其口向內其上以鑄下畜鵝鴨日夕鳴噪不聞鍛聲

天靈盌

帝在白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骸徧野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廻又有顱頭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曰天靈盌

袍起龍紋

帝率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忽見所御素紅戰袍白花如冰雪狀凝爲龍紋鱗鬣皆具美如剌繡軍中皆駭異焉

城隍救駕

帝與平安戰敗前一夕夢與安戰敗一男子豐貌美髯乘白馬持大刀自西南來聲言救駕卽研平安應聲而倒遂得脫難問其姓名對曰臣城隍神也

及戰始末一如夢云

清宮

帝入都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内官多誅死惟得罪于建文帝者乃得留

猪脬環腰

帝師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于囊中取乾猪脬十餘納氣其中環著腰間泅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

箭頭射書

成祖師至南京城下箭頭射書諭親王公主兄致書衆兄弟親王衆姊妹公主相別數載天倫之情夢寐不忘五月二十五日有老姐姐公主到說衆兄弟妹妹每請老姐姐公主來相勸我以這三四年動軍馬運糧的百姓廝殺的軍死的多了事都是一家的事軍馬不要過江回去天下太平了卻不好我說與你衆兄弟親王衆妹妹公主知道我之興兵別無他事為報父皇之仇誅討奸惡扶持宗社以安天下軍民使父皇基業傳子孫以永萬世我豈有他心哉我自己卯年興兵今已四年父皇之仇尚未能報奸惡尚未誅滅吾想周王無罪被奸臣誣枉破其家滅其國隨即罪代王拘囚大同出其宮人悉配于軍至于湘王無罪逼令闔宮焚死齊王無罪降為庶人囚繫在京及乎岷王奸臣以金帛賞其左右使其誣告岷王流于漳州煙瘴

地面至于二十五弟死則焚其軀拾其骨況于江此等小人皆我父皇殺不盡之餘兇害我父皇子孫圖我父皇天下報其私仇快其心志父皇能有幾多子孫受彼之害能消幾日而盡興言至此痛心如裂累年以來奸臣矯詔大發天下軍馬來北平殺我為保性命不得已親帥將兵與賊兵交戰仰荷天地祖宗神明有靈憐我忠孝之心寔加祐護諸將士效力故能累戰而累勝今大兵渡江衆

兄弟姉妹卻來勸我回北平況孝陵尚未曾祭祀
父皇之讐尚未能報奸惡尚未能獲以爾兄妹之
情度之孝子之心果安在哉如朝廷知我忠孝之
心能行成王故事我當如周公輔佐以安天下蒼
生如其不肰爾衆兄弟親王衆妹妹公主及多親
戚當速挈家眷居守孝陵城破之日庶免驚恐幸
審之詳之

入金川門詔

帝師入金川門下詔曰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大明燕王令旨諭在京軍民人等知道余昔者固
守藩封以左班奸臣竊弄威福骨肉被其殘害起
兵誅之蓋以維持祖宗社稷保安親藩也于六月
十三日撫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余不敢赦無罪
者余不敢殺惟順乎天而已或有無知小人乘機
圖報私讐擅自抑縛劫掠財物禍及無辜非余本
意今後凡有首惡有名者聽人擒拏餘無者不許
擅自綁縛惟恐有傷治道諭爾衆咸使聞之

即位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昔我皇父太祖高皇帝龍飛淮
甸汛掃區宇東抵虞淵西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
瀚海仁風義聲震蕩六合貽爽皆昧咸際光明三
十年間九有寧謐宴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
恢于湯武德澤廣布至仁彌流姪允炆以幼冲之
資嗣守大業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黜

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天變于上而不畏地震
于下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其過蝗飛蔽天而不
修德益乃委政宦官淫泆無度禍機四發將及于
朕朕惟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
惡王得興兵討之朕遵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
惡蓋出于不得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亦將有弊
罪而攻之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朕命
天地宗社之靈戰勝攻克擒之于埧上纖之于白

溝破之于滄州剪之于藁城鏖之于夾河糟之于
靈壁六戰已不國矣朕于是駐師齡旬索其奸回
庶布周公輔成王誼而乃不究朕懷閭宮自焚以
自絕于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已
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
嫡應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
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爰乃俯徇輿情已于六月
十七日即皇帝位大禮既成所有合行庶政並宜

革舉

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改明年為永
樂元年
一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
一依大明律科斷
一奉天征討將士數年以來從朕征討披堅執銳
櫛風沐雨忠義奮發屢戰屢勝翊輔成功勤勞
多與簡在朕心宜速論功陞賞用酬前勞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
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殺故殺人蠱毒魘魅毒
藥殺人及見提奸惡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
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
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
一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以後周齊湘代岷五
府被誣陷時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連累致罪者

官復原職已故者文官優免其家差役武官子
孫承襲民充軍者復還原籍為民軍發邊遠者
仍還原衛為奴者即放寧家入官田產照數給
還
一遞年為事罰馬煎鹽當站及充遞運所水夫皂
隸膳人人數一體放免各放寧家
一建文年間上書陳言有干犯之詞者悉皆勿論
所出一應榜文條例盡行除毀

一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京量才擢用其有志尚閑逸不願出仕者具名奏聞

一鰥寡孤獨有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令一丁侍養有饑寒不能自存者官為賑濟

一山東北平河南府州縣人民有被兵不能種田者並免三年差稅不曾被兵者與直隸鳳陽淮

安徐州滁州揚州今年秋夏稅糧盡行蠲免其餘直隸府州山西陝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兩廣四川雲南蠲免一半其有洪武三十三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一應錢糧鹽課段疋木植蘆柴等項及軍民所養馬疋牛羊等項倒死并欠孳生者並免追賠其弓兵欲辦蘆柴者仍優免三年

一河南山東北平淮南北流移人戶各還原籍復業合用種子牛具官為給付

一北方學校仍依舊制開設毋致廢弛

一建文除授并陞調文武官員仍依見職不動軍官有陞職事者止終本身子孫仍襲原職

一各處新收壯士勇士盡數放還為民各安生業所設衛分并軍民指揮司盡行革去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有係民間并舍人選用者亦各罷官放還

一諸色人匠除輪當正班外其餘一應撤工人匠俱各放還依次輪班

一各處現造軍器軍裝船隻一切不急之務盡皆停罷今後有司非奉上司明文毋得一毫擅自科擾于民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軍官為事充軍及罷閑者赦免軍役復其原職亡故者子孫承襲總小旗革役充軍者各還原復

一北平衛分官旗人等有因公差或被拘執不得
已赴京者皆免其罪
一各處守城官軍有係别衛調到并征進漫散軍
士見在他處者各還原衛所本處官司不許留
難阻當其奉差守城文武官員及内官人等詔
書到日俱各回京
一凡軍民人等男女人口有被官軍拘擄者官爲
贖還

一遞年逃軍并征進漫散軍士藏躲山林者詔書
到日爲始限一月之内赴官首告免罪所在官
司發回原衛所着役
一拋荒田土除有人佃種納糧外其無人佃種荒
田所司取堪明白開除税糧免致拋荒損民
一所在城市鄉村凡有骸骨有司即爲收歛埋瘞
毋致暴露
一天下各都司衛所官軍皆太祖皇帝恩養者奸
臣逼脅調遣拒戰衛冒矢石情有可憫見存者
俱還原衛所其有陣亡丧故失陥病故者官則
襲廕子孫旗軍每戶賞鈔五錠戶無壯丁補役
遣下寡婦母女所司善爲存撫願依親還鄉聽
從其便有幼男者給糧紀録出幼補役
一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
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於戲文帝入漢尚資恭儉之風武王紹周願廣至仁

之化布告天下其體朕懐

爵賞功臣制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昔元末兵興豪傑競起割據土
地糜爛生民天命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
東征西討掃除禍亂華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
年父皇賓天建文嗣位頑狠昏昧專任奸回内作
色荒改更成憲殘害宗親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
兵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天地祖宗之靈遂

平內難爾諸奉天征討將士臥雪眠霜櫛風沐雨
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宣
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
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下定爾爵賞朕不敢私在
爾諸將亦自知之今封爾
都督僉事丘福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淇國公
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々承襲

都督僉事朱能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成國公
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々承襲
都督僉事張武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陽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々承襲
都督僉事陳圭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泰寧侯
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々承襲
都督僉事鄭亨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食
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々承襲
都督僉事孟善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保定侯
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々承襲
都督僉事火真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同安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々承襲
右都督顧成為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鎮遠侯食祿
一千五百石子孫世々承襲
都督僉事王忠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靖安侯
食祿一千石子孫世々承襲

都指揮使王聰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武成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々承襲
都督僉事徐忠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食
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々承襲
都督僉事張信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隆平伯
都督僉事李遠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安平侯
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安平伯
都督僉事郭亮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安侯
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成安伯
都督僉事房寬為思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都指揮使徐祥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徐理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々承襲
都指揮同知李濬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々承襲
都指揮同知張輔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信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々
承襲
都督僉事唐雲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
使
都指揮同知譚淵男譚忠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寧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々承襲

都指揮孫岩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應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指揮使房勝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指揮使趙彝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忻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陳旭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雲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指揮同知張玉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榮國公謚忠顯
都指揮譚淵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崇安伯謚壯節
都指揮僉事劉才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
揮同知
其曹國公李景隆等忠孝于太祖扶持社稷默相
機宜其功甚大今特加封
曹國公李景隆為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
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尚書茹瑺為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城伯食祿一千
石
都督同知王佐為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順昌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督僉事陳瑄為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其谷王穗衛指揮僉事張興儀衛正張成等忠于
太祖受王成算佐成奇功今陞指揮僉事張興
為驃騎將軍都督僉事

儀衛正張成為驃騎將軍都指揮使
其餘將士人等論功高下皆在陞賞
其駙馬都尉王寧孝于太祖忠于國家正直無私
不附權勢逆遣誣陷幾致捐身違孝推恩允宜
褒顧今以
王寧為奉天輔運推誠效義武臣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駙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
承襲

明朝小史　四之二十九　二五三

於戲人君之職惟在奉天爵賞之頒豈容私意今以
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民之資力有限名爵之貴
無窮故茲賞予亦不以多少為輕重或朕知有未
盡未滿爾心對朕自陳若退有後言者於犯法甚
不可也但恐爾等不立功爾今後果能立功至再
至三不吝爵賞朕之此言通于天地布告爾衆咸
使聞知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敕諭文武羣臣詔

帝在位敕諭文武羣臣曰朕聞為君難為臣不易勑
業難守成不易剛柔寬猛適其中禮樂刑政有其
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由斯道是故舜清問下
民報虐以威誅四凶塈讒說明五刑朕俾無為恭
己南面神禹承之無間可議夏桀之亂民從其暴
成湯之興蕪弱攻昧取亂侮亡肇修人紀所革搯
淫既奠四方子孫承之惟監成憲殷紂之亂商俗
靡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遷殷頑民滅國五十

明朝小史　四之三十　三一四

繼相成王制禮作樂垂拱仰成刑措不用漢承秦
大亂之後高祖令蕭何定律令韓信中軍法張蒼
定章程法令嚴明惠帝清淨至于文景挾書之律
肉刑之慘一切除之務行寬厚唐承隋末謟諛汰
侈暴慢成風高祖定官制頒律令立祖庸調法汰
僧道敕臣犯法無所假貸太宗貞觀之後懲斬趾
禁鞭背刪定律令變為輕典方行仁義幾置刑錯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刑以繩奸慝

躬自折獄務底明慎立法之制嚴而用刑之情恕
咸平以後刪其繁刑益務寬仁子孫承之含弘光
大恭儉純誠未嘗殺一不辜天下歸仁風成俗美
此歷世守成刱業之事剛柔寬猛之中禮樂刑政
之序莫不皆肰蓋數禮樂用寬柔譬之膏粱以養
生用剛嚴任刑罰譬之藥石以伐病膏粱伐病祇
益其病藥石養生必致傷身時措之宜不可柰也
朕皇考太祖皇帝天錫大聖之資以當非常之變

奮自布衣撥亂反正力舉一世而甄陶之比之三
代漢唐宋刱業之時又有大相遠者蓋中華禮樂
之區悉為左袵之俗沉浸百年洗滌不易陵夷已
甚振舉尤難風俗之染汚非但若桀之惱淫也姦
雄之睥睨反側非但若紂之頑民也服古人之所
未易服齊古人之所不能齊兢々業々勞心焦思
求賢如不及從諫如轉丸晝夜圖惟經權應變不
得已而用刑特權時之宜耳及其立為典常先議

定律損益更改十年乃成頒行天下以為民之禁
後為祖訓傳之子孫宣布條章垂憲萬世墨劓剕
宮並禁不用欽恤之意已著于象刑權時之宜不
定為常法律令之禁不易禮樂之用彌彰朕遵成
憲佩服聖謨愚守成之不易念刑措之尤難昔者
唐虞三代君臣之間責難訓廸紀于詩古今朕告
教爾文武羣臣惟審聽之夫職曰天職民曰天民
工曰天工祿曰天祿皆非朕之私惟爾羣臣相朕

以章天命以奉天討以亮天工保茲天命以享天
祿善惡吉凶實為影響可不敬哉爾惟效職勿謂
忠為有餘爾惟盡心勿以勞而自伐為名為善善
必不誠計利而動動必終怠且計利害者必善害
患得失者終于失故廉不忍貧以廉為行之常勤
不羨逸以勤為分之宜事有繁簡各安其所遇位
有崇卑常順其所處爾羣臣所當知也勿謂朋比
朋比必至于淪胥勿縱利己利己必至于傾覆勿

為姦欺姦欺必至于暴露勿謂怙終怙終必至于
殄絕依阿施祿位者昧理擅權作威福者逆天貪
汚恣情欲者速戾讒說殄行以惑人心者自刑爾
羣臣所當戒也矧夫刑者輔治之具自古聖帝明
王及朕皇考所慎重而不苟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輕重毫釐之門禍福生死之决死者不可復生斷
者不可復續故刑期無刑而殺以止殺殺一夫而
天下服釋一人而天下悅至于使人無犯可也爾

或無誠臨民治獄恬不加意甚至信讒而執偏言
深文以誣良善納賄以亂是非作威而肱曲直自
作聰明發摘瑕類法外求情致人于死鬼神所鑑
甚可畏也朕為此懼由慤卽勤審克之際罪疑惟
輕乃有懷殘忍之私欲逆酷吏之軌諂朝廷之寬
搖撼上下之心所謂利已必至于傾覆者爾惟戒
哉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識以才能有高下智識有
淺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動靜云為豈能無悞朕

惟念此每加寬容乃有恃茲屢造非彝常懷倖免
不知忽微之過豈可積多非分之恩豈可常得所
謂怙終必至殄絕者爾惟戒哉亦有柔姦隱慝厚
貌深衷夤緣攀結請託行私僥倖闌回附下罔上
不感天子而惟感權臣寧負公門而不負私室同
惡相濟同勢相保同邪以惡正直同讒以陷忠良
同為姦宄以匿其非同幻詩張以護其短同側媚
以相師同諂諛以相悅所謂朋比奸欺必至淪胥

暴露者爾惟戒哉亦有謬而執法責直沽恩誘人
惑衆起險言以肱聽滅公議以濟私所謂讒說殄
行唐虞所墍者爾惟戒哉亦有愧赧于中自懷疑
貳本無勞績妄自驕矜居寵希畏任情納賂因人
毀譽縱已喜怒殺生予奪陰狠自專所謂擅權作
威福貪汚縱情欲者爾惟戒哉旅進旅退從違之
間候朕顏色圖進諂諛甘言避嗣無所建明尤朕
所惡所謂依阿尸祿位者昧理亦恐獲戾于天爾

惟戒哉於戲興禮樂以致太平朕守成之所當務適寬嚴以輔政教爾羣臣之所當知故將勉于為善尤必戒于作非夫忠臣為國至于亡身鄙夫事君但知利己朝廷機務取給目前生民休戚略不加意債事蔽賢偷安玩日苟且文書恃為塞責甚至微勞未報自負如山譴或偶加中懷謗怨是皆不共為臣職豈能共致于雍熙故以寬而濟嚴必以勤而居逸聖帝明王古今一道朕務宵衣旰食

豈為惡逸好勞畏上帝之監臨守皇考之基業實資爾羣臣為德為民有猷有守輔成治化上答天明廸朕之戒時乃之休至于刑罰尤惓乃心致之于書屢致其意誠以民命至重鬼神難欺譽之㨿刀而割尚有血指之虞當食而言或致吻傷之失事雖切已未免過違心有不存視而不見毫釐之差死生之決一往不復雖悔可追吉凶之應詎止一身殃慶之流及于後世可不戒哉可不慎哉朕寤昧昧思之不自知其亂之復也爾體朕心無忘于心必欽必慎惟明惟恤俾寬不至于縱嚴不至于殘囹圄空虛刑措不用政教修舉禮備樂和國有萬年之安爾亦有無窮之譽子孫黎民尚亦有慶戒之勉之朕言不貳罔俾唐虞專美前世欽哉故諭

謚年名同

建文皇考謚懿文帝諱曰允炆皇子生復命名文奎

及改年號又曰建文成祖為燕王時聞之訝曰何乃重複至此使臣民遍呼年與諱同毋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

佯狂

帝為燕王時欲舉大事諸官屬以狀告建文帝下詔切讓乃稱疾佯狂走市中奪食飲語言錯亂或臥土壤中曩仆者彌日冀幸無事布政官入問疾時六月擁爐烘坐且呼寒云

神木山

四年北京營建命取材川蜀凡楩柟杉檜之屬出三峽道江漢涉淮泗以輸于北嘗得大木于馬湖一夕自行若干步不假人力事聞詔封其山為神木山

酒量狀元

帝在位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侔飲者得一武弁猶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狀元曾棨請往上問

卿量幾何對曰無論量但當陪遏此虜及往三人默飲終日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惟曾棨爽然復命上笑曰無論文字此酒量豈非大明狀元耶賜以內醞甚厚

大寶法王

帝嘗遣人往天竺迎僧來京兆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于是信者晝夜念之

小帽衲襪從觀

帝時禁中凡端午重九時節游賞如剪柳諸樂事翰林儒臣皆小帽衲襪侍從以觀觀畢各獻詩歌詞帝觀第高下賞黃封寶楮有差

提給偶幸

帝嘗御便殿偶宣二三給事中至榻前詢其姓名其中一修偉者對曰臣姓黃名奇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帝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縷陳對曰

臣幼讀魯論語對君不可不詳帝喜遂陞為山西布政使提給偶幸亦命矣夫

韓長

帝時一宮人姓韓身不滿三尺而長于碁呼為韓長帝與之奕負則賜一金錢勝則命仆地三轉而起

觀音課

帝在燕王時以劉觀之薦言姚廣孝能卜上召問爾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耶曰觀音課曰

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即開禖有太平錢五丈繋于
內衣服解承于上上視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復
一擲擲訖視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上曰莫胡說
朕自是遂與姚親密矣

我朝義之

帝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學士度少
卿粲也尤重度書稱爲我朝王義之命中書舍人
習其體凡王言悉出二家書

明朝小史　　四之三十九　　二六五

挨宿

三年進士放榜後帝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肆學以
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益曾棨周述周孟簡楊相
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蓥時廣敬
王道熊直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
盧翰彭時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吾紳楊勉
也周文褒不與乃自請于朝詔從之時謂之挨宿
此稱逸備于人間凡不至其地而強舉附者以此
稱之

供用庫

帝置供用庫在內宮墻外密邇御在所云典守者出
納作弊許令納戶高叫使皇帝自聞而治其罪

玄石坡

帝北征師行至玄石坡登山頂書歲月紀行刻于石
命胡光大書之并書玄石坡立馬峰六大字刻于
石銘云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永久

明朝小史　　四之四十　　二〇七

捷勝崗

帝師又至捷勝崗即命胡光大書此三大字于上其
山多雲母石并書刻之

瓜蔓抄

帝處建文臣景清既罪及九族久之上晝寢夢清入
繞殿追之覺而曰清猶能爲厲耶乃命籍其鄉轉
相攀染者數百人謂之瓜蔓抄其村竟墟焉

狐猿夜泣

大理寺少卿胡閏江西饒州府人文皇既抄沒其一
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所居之地在府城西隅碩
輔坊一路無人煙兩夜聞哀號聲時見光怪嘗有
一猿獨哀鳴徹曉東西皆污池黄茅白葦稍夜人
不敢行南至祝君廟北至昌國寺方有人煙

漏澤園

帝沒御史高翔田產給諸百姓皆加税曰令世世罵
高御史也又發其先墓雜牛馬骨焚灰揚之而以

明朝小史　四之四十一　二三八

其地為漏澤園

閹門生瘞

南京貢院錦衣衛指揮紀綱故宅也綱有寵于帝後
以不法伏誅閹門生瘞其下其後每鄉試時舉子
入院輙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房而止如萬馬騰
踏者然

杲字

杲字凡書本作祖崑山夏太卿祖一日于文淵閣寫
經帝見其字愛之問其姓名特移日于永上故今
書文從之

王姑菴

中山王繼夫人謝生四子四女長女即仁孝皇后次
代王安王妃又次未聘永樂丁亥仁孝皇后崩帝
諭謝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夫人曰妾女
不堪上配聖躬帝曰夫人女不歸朕更擇何等壻
耶其女竟不敢受人聘從佛氏為尼于南京聚寶

明朝小史　四之四十二　二三七

門外俗名為王姑菴

内訓勸善書

仁孝皇后中山徐達女也平日喜讀女憲女戒書永未
其要義作内訓二十篇又存心内典複取道釋嘉
言善行類編之名勸善書

恩張

帝在潛邸時張信為北平指揮使嘗洩南兵事于上
後封隆平侯每稱呼必曰恩張

二女詩

山東布政鐵鉉二女帝發教坊司為樂婦數月終不受辱閒官至二女獻以詩長云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妹云骨肉相殘産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淚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休學倚門粧春來

明朝小史　四之四十三

二七六

雨露寛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帝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焉

設棋局于院中

御醫盛啓東一日與韓叔暘奕于御藥房文皇猝至不及屏問曰誰與棋者對曰臣與韓叔暘問二人孰優曰臣優叔暘幼學遂命奕于御前親觀之連勝者三因命賦詩啓東有曰不才未解神仙着有幸親承聖主觀叔暘詩不成數日帝賜象牙棋盤并設棋寘院中

二十皮鞭

姚少師廣孝本蘇州人初為僧于仰山伸由寺解性超絕法力殊驗帝以靖難之功居多甚寵異之一日領敕往蜀害量觀懸幡驛路代有迎候行至姑蘇寒山寺輙駐命僧衣往觀之會有吳邑曹三尹過闖其道撻之二十姚漫不為意頃而撫按會集少師出一詩示云出使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爐煙

明朝小史　四之四十四

二四九

一無端撞着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緣

大參之章

尚寳袁珙號柳莊風鑑之驗甚奇永樂中長洲祝公顥尚在垂髫附學其父欲引袁視之袁曰君相當有貴子何視為翌日製一圖書遺其子其後二十年祝公官至大參閲圖書乃云大參之章

孝友堂

浦江義門鄭氏廳中先世書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

訓旗子五種貯兵器循不廣中楊孝友堂乃建文
帝御賜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帝匿其家遣使廉
之使者未至前三日堂楊因索朽墮地撤之使者
至莫可蹤跡及發檀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
斬誣者

王不出頭誰是主

姚少師廣孝嘗文皇為燕王時嘗侍宴時天寒甚王
出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姚應聲曰國
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文皇大喜凡有大計與
姚謀焉

撒扇

撒扇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褻者非是褻即團
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咏
及圖畫中可見矣蓋撒扇始于永樂中因朝鮮國
進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為之

大蝦石碑

帝北征旋師過威虜鎮李陵城已四十里忽召侍講
王英曰聞李陵城右石碑可往視之明日回奏上
曰此碑既鐫有韃靼姓名異日胡虜必以此地為
已物耳即命再往擊碎之用大蝦沉之于河

明朝小史四卷終

共七十一頁一萬九千三百八十二字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　日高任民鈔

明朝小史五卷

盧城赤憑呂　毖輯著

[seal]

洪熙紀

文華寶鑑

帝為太子時文皇命侍臣輯自古格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為書名曰文華寶鑑授之

敬亭

帝為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必曰敬選遂于吏部衙門堂後起一亭子名曰敬亭

書不啓封

帝為王世子時孝恭有文德靖難師起世居守而弟漢王高煦有勇力善騎射數從軍有功然頗與世子不善時時從軍中危世子世子不自安于是建文臣方孝孺覘知之為書遺世子令以燕自歸許王燕以為間世子得書不啓封并所遣使傳詣文皇軍中時宦黃儼素得罪世子因曲事趙王欲為趙王地已潛伏走高煦所言狀矣事聞上上頗疑世子問高煦高煦曰殆有之世子故與建文善厚上怒甚未有以發已而世子所遣書若使馳傳至上覽書乃固封未啓召使者問世子云何對曰世子言臣子無私交何敢發私書上乃拍案流涕曰嗟乎幾殺我子

手增二語

帝于楊士奇楊榮金幼孜三臣誥手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忌

姓名屏壁揭而序論

帝即位即諭吏部曰昔唐太宗書刺史名于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輒疏其下故成貞觀之治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南廊令五府六部臣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省都布按三司官乃藩宣大臣既未嘗悉其為人又復不諳其姓名即問其賢否邪正久不能盡識忘之矣夫人臣有善

而上忠之誰肯自勉其吳都布按三司官姓名履
歷揭西序朕得考察其事行留意焉

金錢撒地

帝在位一日幸史館懷金錢撒地令侍臣拾之侍讀
學士李時勉獨凝立不前帝改容乃以袖中餘錢
賜之

益饍被醞

帝為太孫時聖體肥碩腰腹數圍文皇嘗令與諸王　五之三 二三四
明朝小文
習騎射帝苦不能上見輙怒令有司減削玉食供
膳宮私益以家饍上知之即臨其人後帝登極感
其德而官其後

觀奕和詩

帝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曾子棨應制詩
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十里封疆
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
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帝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
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來往出車收敗卒
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
太平

弘文館

帝嘗設弘文館命翰林學士楊弘濟侍講王汝嘉居
之以備顧問又擢給事中何澄編修楊敬與儒士
陳繼共事見鑑送何序館在大內之西　五之四 二三八
明朝小文

御劄

元年十一月御劄付禮尚書呂震言建文中奸臣正
犯已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錦衣獄浣衣局并
習匠為功臣奴者悉宥為民給還田土凡言事謫
戍者亦宥為民此亦盛德事也

狀元天子

帝日記萬言詞翰並精尤喜舉業在青宮時每得試
錄輒指摘瑕病手標跣之以示百官往往富當語

之曰使我應舉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手製湯餅

帝為皇太子時失意于文皇每含悒言何以了事仁孝每勸之一日內苑曲宴又對右罵之色怒甚既而曰媳婦兒好他日我家虧他撐持又曰我不以媳婦故廢之久矣謂誠孝也時先在侍忽不見文皇令覓之乃在爨室手製湯餅以為比薦文皇大喜復至感泣痛飲而罷

明朝小史

五之五
二〇

疑飲

帝在位郭妃以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壽帝亦往妃進卮于右右不即飲帝曰爾又為疑乎遂取飲之妃失色然無及矣俄而帝崩妃自經死時適當

贊善先生

帝在東宮時天台徐善述字好古為贊善清介端重帝以師禮待之詩文皆令改定嘗因其有疾致書稱之為贊善先生

憂民吟

帝在位冬無雪上作憂民吟一首屬閣學士和之

明朝小史五卷終

明朝小史

五之六
三六

明朝小史六卷

盧城 赤隱呂 毖輯著

宣德紀

東苑令對

帝生而神明文皇帝鍾愛之嘗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文武羣臣畢從四夷朝使及在京者老得縱觀帝所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呼曰令華夷羣集吾令若對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帝即叩頭前應聲曰一

統山河日月明上大喜賜羣臣宴盡歡而罷

言龍

帝一日于禁中閱書見龍有翼而飛者搿之出問三楊等皆不能對上顧諸閹宮曰有能知者否時檢討陳燈獨出對曰龍有翅曰言龍問所出曰在爾雅命取爾雅視之信然

豪右被沒

九年以蘇松嘉湖諸郡多豪右不法令大理卿胡槩參政葉春錦衣衛使任啟御史賴瑛按治之一時被沒者凡數十家

給柴薪

四年都御史顧佐憲度嚴明有吏挾私怨摭佐貴放隸卒上令佐自治之且曰易彼以給芻薪不足為過也其後京師俱給柴薪皂隸銀兩疑始于此

駿馬易虫

帝酷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

時楓橋一糧長以郡督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虫必異竊視之乃躍去妻懼自經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

致齋所

帝嘗命侍臣遊東苑指草舍一區諭之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上比茅茨不翦之意亦庶幾不忘乎儉矣

膚肌燥裂

帝生時膚肌綻裂猶爛魚以然之此說得之太監沈
安留

持正不阿

帝即位思用舊人名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
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
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着碁問何以不會
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以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
以不會上意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須以政

明朝小史　六之三　二三〇

轉任南京戶部優閑之實踈之也

嘲內戲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聲音宏亮丰姿篤厚望之者知
是享爵祿之器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厥妻嚴甚
中甚憚之不敢犯帝知之嘗宴群僚命伶人作擢
內戲以笑之

天裂

帝時一日未中間天裂于西南視之睛碧無翳內外
際畔了可察其中蒼茫不可窮極良久乃合

銅缸爛死

漢庶人高煦帝之叔也因謀反帝親征獲至京鎖縶
大內逍遙城一日帝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
熟視久之庶人乃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將逆
其栽逆左右即扶起帝大怒亟命壯士舁銅缸覆
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起乃積炭缸
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

明朝小史　六之四　二二七

靜慈僊師

帝后胡氏以皇太子為孫貴妃所生上表辭位退居
別宮賜號靜慈僊師

鐵笛

寧王權遣人奏求鐵笛帝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
也所以滌邪穢納之于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
笛雖無當新製與之即命工造發之

鈔關

四年五月始鼓天下鈔關

送黄淮詩

八年三月大學士黄淮辭歸帝宴餞之親書一詩送之詩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閒鳳池蓬萊之山直登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承樂聖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摩彥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寫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鬢蕭蕭秋滿面是時天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冷涵碧漪楊柳芙蓉相映好鳧鷖鸂鶒弄晴波紫霧紅雲飛瓊蕊芳觴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雖庭闕身江湖鴈蕩峯高青不及中有謝公舊游跡來芝劇苓可長年應在天南億天北淮歸家今工刻諸石且作壘丈亭獲之

明朝小史　六之五　二七一

鋤和詩

帝九歲時讀書洪熙帝親書唐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授之問曰解否對曰解詩蓋言農事大艱難也洪熙笑而頷之

招隱詩

七年壬子三月下詔求賢出御製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其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初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為賢蛇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予身莫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才俗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悖于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翽其翻然予將翽揚

明朝小史　六之六　二五二

翰林院銘

帝親製翰林院銘其辭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

襲用僉容而重棐命所由講學所資機務之嚴于
度于咨代有賢哲博文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
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沃之
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
是戒謀議所屬出諮于外心存大公罔徇于私昔
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
欽哉無斁

兩朝恩賜

仁廟嘗以歐陽居士集二十本賜禮部侍郎金問甚
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于火公忘護持已失八本
後在帝廟以文華殿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帝
即促內侍補之踰數日得賜八本雖紙色不同而
兩朝恩賜復歸于完蓋殊遇也

畢餘

太監王敏本漢府畢餘善蹴踘帝愛其技令閹之入
宮中

撒扇詩

帝嘗詠六言撒扇詩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
香拂却人間炎著招回天上清凉可以見帝王克
治氣象

旗席囊頭

帝嘗召太醫院判欽謙謂之曰汝江南人惺惺朕欲
用房中藥可製與我謙對不解上曰與酒飯喫乃
出如是者三上曰何其吝乎謙曰臣以醫受陛下

官先聖賢傳醫道者無此等術亦無此等書臣實
不解上大怒命數力士以旗席裹其頭持去及出
朝無一人知者家中不見謙回問之太醫院不知
訪諸朝市皆不知所在諸省部大臣皆為訪之一
獄卒言知狀叩之曰令在錦衣獄以四鐵純繫之
加以三木與陳祚同處極幽冷一室中家人不敢
白亦不敢通問久之始釋出

季神仙

帝在位求直言敢諫有李校尉者進前曰臣不解文字只口奏二事其一不祥其二曰陳符乃閣八爺爺賜與二宮人何所用直言只此二事為大上大怒命割其舌行刑者即他校尉也稍削其尖不大去之上令持去餓七日來說既入獄諸校吏以肉餌哄之七日奏不死上令再餓七日校哄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上曰豈神仙乎放之既出人遂呼為李神仙

就宴奇賜

帝嘗幸大臣第就宴家人供事有女甚美行酒左右上悅之然稚甚未可進環上謂曰爾要來西與我說又曰先與爾頭面眷戀之而去明日賜金玉珠寶首飾各一稱又數日詔近璫曰向見其家食器皆銅何其貧耶又賜金銀飲食器具甚彩貴數十紙明年上崩此女竟不入宮

條旨

帝在位始令內閣凡中外奏章許用小禀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蓋御筆親書者

入門立月中

帝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楊士奇前報者言范太監至士奇倉忙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矣

明朝小史六卷終

明朝小史七卷

盧城赤隱呂　毖輯著

正統紀（後改天順）

小兒謠

帝時大旱京師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渧雨渧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群呼噪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舉繼有復辟之事解者謂雨渧者乃與弟城隍乃郕王再來還土地即復辟也其謠之驗如是

豈敢有鬚

戶部侍郎王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祐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對云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

戔字

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戔

無處不三陽

帝在位京師春帖有曰雨露有恩沾萬物乾坤無處不三陽後三內閣皆姓楊遂符其意

萬年春

帝時京師印賣春帖書祝聖詞曰金臺千古地正統萬年春

目青

四年己未科帝欲取昆山張和為狀元密使小黃門至其邸覘其儀貌報有目青遂寘二甲第一名

減場

九年甲子科四川鄉試頭場止五篇時謂之減場

死舉人俱賜進士

天順七年癸未科二月會試場屋災試官俱越墻免舉人焚死者九十餘人上憐之賜死者俱進士

徇情榜詩

天順初會試同考官多出于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謬訣去取徇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雜

出一排律云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謬更荒唐
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欠主張吳節只知貪
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問仁既是無顏子配祭如
何有太王吾子肖名當問羅周公條井亦非嘗問
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今任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
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許道中之子及石亨之任
皆以私取而録文則論語題節去顏子起凡已復
禮為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吾子故詩中備
言之

明朝小史　七之三　二二七

奪門功次

帝復辟之初凡與擁戴者皆得陞職謂之奪門功次
每早鴻臚宣捌恩姓名輒以此為號

髮異

太傅胡濙字源潔直隷常州府人生而髮白如雪至
彌月乃黑

瑞類

三年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
白賜名瑞類詔畫史圖之

石羊嗚

武功伯徐有貞被謫金齒路過一寺見老僧治蔬茗
遠迎于道武功詫而問焉僧曰吾寺有石羊若有
異人君子至則嗚宋時一嗚有蘇相至至昨夕復
嗚而公適至知為異人故治蔬茗以進

輸粟旌義

明朝小史　七之四　二二八

帝在位民間有輸粟一千二百石者遣行人賫璽書
旌義之表其門云

真命天子

帝北狩時在虜中虜中人欲謀害之徂見夜夜帝處
大光燭天遣人問之尋復不見又大雪中帝所居
獨無雪以為真命天子遂寢此意委心事焉

鼯鼠翮子

帝復位安正進對盡言甚至語噎鼻息濺觸御衣帝

不自覺帝諭侍臣曰鼬鼠翁子對吾言指手畫脚
以是遂至殊遠

領定侯

帝以石亨奪門功次封忠國公欲謀變會其子生未
彌月上名見孝児項曰虎児也善撫之命左右取
金領繫児項名曰領定侯蓋隱寓意也

籍名刺為一帙

天順初石亨竊權稍禍近欲免無計其門客謝昭者

明朝小史　七之五　二三八

做嵩教蔡京招通山故事教以徵臨川處士吳與
弼以收士望弼至朝廷遇以重禮權貴宦寺公卿
士夫皆往候之初相見時官無尊卑與弼皆稱大
人既而見勢要者皆迎接踰禮見進士以下止揖
秀才或不送出門而受中貴權要厚饋輙造門拜
謝又籍朝紳名刺為一帙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
時之榮識者鄙之

走解

帝嘗于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其制騎
馬執旗引于前一人馳馬繼出呈藝于馬上或上
或下或左或右騰擲蹺捷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
騎後乃為胡服擊鷹走狗圍獵狀終場曰走解

提學

帝在位戶部尚書黃福言天下提校宜得實才乃設
提調學校之官以憲臣為之賜璽書以行此提學
之始

明朝小史　七之六　二四二

宦官先生

內侍王振為權公卿皆屈于門下帝呼必曰先生

翁子爺爺

陳鎰蘇州吳縣人為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
臨事簡易民信愛之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
為公舁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
舁之雖禁不息也及公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
以其美髯鬚呼為翁子爺爺

不類所聞
丙辰狀元周旋溫州永嘉人廷試後閣老預定第一
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
如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
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對耳
佳二竹丁
刑部尚書軒輗為浙江廉使時考滿歸家佳二竹丁
及此致仕辭朝帝問曰佳二竹丁是汝耶厚賜彩
明朝小史 七之七 二〇二
幣
可惜此老
南京刑部尚書耿九成卒帝聞之嘆曰可惜此老
陰陽神靈
帝北狩時每筮決于山西安邑仝寅屢驗及復位召
官之辭不受乃範金陰陽神靈四字為筮錢十有
八貯牙金賜之
滿腹經綸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帝親試之對
句曰螃蟹一身甲胄程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帝
加稱賞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帝異之
曰是兒他日必作宰相俱賜寶鏹而出後李出入
館閣四十年
金氣沴應
武功伯徐有貞方被殊眷錢原博謂曰公氣甚不佳
適與天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奈何錢曰天上金
明朝小史 七之八 二〇五
氣甚沴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儒釋道三及第
戊辰廷試前一日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及傳臚狀
元彭時乃儒士榜眼陳鑑嘗為神樂觀道童探花
岳正嘗為慶壽寺書記亦一奇事
馱官人
曹欽逆謀既就時逯杲大臣殺之惟都御史寇深遇
害及執宰相李賢頻擬以刀而釋之索尚書王翺

甚忌王在一室宮計無措主事朱文範長大有力
遽貟王舁去始得免後擢主事于要津時呼為馱
官人

試文不以究篇

孫鼎江西吉安人天順初提學南畿生徒誠服所歷
成毋猿進毋行到學舍傍數夫肩小輿猝入無知
者師弟子既集使令閽門試之試文不以究篇破
題數首隨閱隨差次之比畢諸生猶在堂而已發
文案私請竟無所入

一目失明

帝后錢氏燕山右護衛人上北狩每夜瞻北斗哀號
籲天拜祈駕還倦則即地卧未嘗就寢自是一肢
為廢不起以哭泣太多一目為之失明

六善閣老

天順中吏部薦岳正有宰相才召見文華殿上進見
正儀觀即喜曰善登殿又曰善善問年幾何矣曰
四十四中年殊精力甚善又問家安在對曰臣漷
縣人曰又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問舉
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愈喜曰又臣故所
取士吏善因命為内閣時呼六善閣老

驟風飄本

御史王翰吳人也景泰中嘗上疏劾易儲與禁錮南
城事甚力帝復辟又數言易儲與禁錮非是且力
攻于謙及其黨不已帝甚悅之時見賞賜謂行將
大用翰一日帝御文華殿使宣反駕歷朝章疏凡
留中者俱在焉忽驟風飄二本宛轉上前取閱之
乃翰劾景皇易儲及禁錮事急宣翰至翰謂從索
賞賜趨赴之及至帝發示前疏曰此非爾筆乎翰
顙出血求死上命引出付法司斬之

明朝小史七卷終

明朝小史八卷

盧城　赤隱呂　毖輯著

景泰紀

子孫賢句

帝在位甲戌科會試當廷試日上偶行至其處問其姓名對曰孫賢上因口誦但願子孫賢之句諸臣缺上注意于賢遂擢狀元

三及第面色

是科廷試第一甲一名孫賢面黑二名徐溥面白三名徐輅面黃時稱為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識修史詩

帝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仿佚志究日閒館時諸閣老乘閒詆本院官怠緩究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于是丁參議珵等皆被召轟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逐食松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韋主事諷老如劉治中實劉宣化因識之曰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恭誕與宋尚寶尚氣失色忿詈于館中陳緝熙遂成一詩云恭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偺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為修書鬧鬨場

指作十字

帝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群臣患之正月十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于左順門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來何事答曰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內耳

梭橋大驚

徐淮大饑帝于梭橋上得報大驚曰百姓饑死矣其奈何已而都御史王竑發廩奏報上上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百姓饑死矣饑死我百姓矣

銀豆謠

帝
頗事聲色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內
侍爭拾為閧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謡以寓諷諫
其辭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為豆驅良工顆顆
匀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
琅玕亂洒金墻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
鴛瓦中官跪入爭摳袖金錯半隨羅裳綃裔打天
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
娥紅袖承春風黄金作豆競拾將羊車不至愁煙

中剡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
洒金墻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
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錢糴搽粄盡作
滿中歷明主由來愛一顰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
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髏百萬人

雜流中式之多

四
年癸酉科順天一榜中二百五十名內儒士十人
翰林院譯字官一人吏部聽選官一人戶部書算
一人工部承差一人刑部都吏一人衛令史一人
衛吏一人太醫院醫士四人武生一人軍餘九人
衛舍人三人軍一人

兩中舉人

羅
宗猷江西廬陵人治詩以順天香河縣籍中景泰
四年癸酉科解元因係冒籍招充原籍學生至丙
子又領江西鄉試三十九名

金錢恩典

帝時初開經筵每講畢必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
官拾之以為恩典

帛勒

帝之崩由太監蔣安以帛勒死

明朝小史八卷終

明朝小史九卷

盧城 赤隱呂 毖輯者

成化紀

皇莊

帝初即位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没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為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地二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焉

清官店

帝催威顯為邵武府知府初顯為真定本鹿縣令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犀然聚以成市邑人因名清官店

風變

六年二月廿八日清明後之二日也旦時微風後漸大至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滃然來鶩其色正黄視街衢如栀染然土沾人手面洒洒如濕少頃天地晦冥微覺窗牖間紅如血仰視雲天煜煜如絳紗室內如夜非燈不可辨而紅色漸黯黑至午未時復黄始開朗當晦冥時人相顧惨懼時方百計祷之終不可得至三月二日辰巳時微雨午後忽黄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土以帚粒拂拂之勃勃如壓積地皆黄色至暮益甚中夜有風如雷明旦乃大雨土仰望雲天昏黄四際時或紅黑

蓋不知何祥也至六日始發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日午後始霽民庶大悦

眚怪

十二年七月京師有黒眚之怪當時細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黒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黄水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多持白刃張燈以防見有黒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

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貍帝御奉天
門視朝侍衛悉驚擾兩班亦喧亂頃之乃止

搗蒜燒葱

帝信任太監汪直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迎送也所
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
伏作馬過乃興及駐館則易小帽曳織趨走唯諾
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
見喜遂得進陞工部戶部兵部侍郎時有誚云都

明朝小史　九之三　二〇一

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奔兢之甚一至
于此

朱篛紫毯

帝在位始賜內閣兩連椅藉之以褥又賜漆床錦綺
衾褥三副以使休息閣門則夏秋懸朱篛簾冬春
紫毯簾皆司設內史以時供張

獅子

辛丑歲西湖撤馬兒罕進二獅子其狀如黃狗但頭
大尾長頭尾各有髯耳粉無大異每一獅日食活
羊一羖醋酣蜜酪各一瓶養獅子人俱授以官光
祿寺日給酒飯所費無算

文正贈詩

丙戌歲江右羅倫赴春闈道經蘇州為文謁范文正
祠是夕歸宿舟中夢文正遺詩曰纓帶横腰重宮
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臥煙霞是歲狀元及
第困落語故謝政歸隱凡後江右士子之赴科者

明朝小史　九之四　二〇二

必謁文正祠文正卒無一語

吞兔英丸

楊繼宗知嘉興府事清介不茍有園卒饋熟鵝瘋首
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
大悔擊鼓集僚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
因吞兔英丸出而吐之

代府變異

十九年山西代府一日失一宮人半月復至問其何

從云為神所攝去無何日正午舉城人皆聞戈甲聲俄見雲端有神人或從數十人者或十人者或騎馬或乘異獸自東西漸至代府各神班坐殿上從者休廷間王率家屬伏拜于下神索飯飯畢舉家衣各製服之復乘獸而去內一神云舉火正殿遂焚舉府無遺止所攝女一房歸然獨存

倭詩

甲午年倭人入貢見欄前蜀葵花不識因問之題詩

明朝小史　九之五　二六八

云花如木槿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欄杆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

十窖金

初內帑之積金凡十窖蓋累朝儲之以備邊虞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英宗在儲內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即往觀之則金皆在缺其一甬耳旋節他費補完之帝在位太監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于是十窖俱罄懸久之帝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興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為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因數三官廟五顯廟之類曰此皆陛下後世齊天之福也帝不懌起曰吾不為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言也芳等退而懼寢食俱廢

截江網

壬寅八月帝命監生楊棨軍舍孫知往毘陵段銓家

明朝小史　九之六　二六六

取截江網盧岐僧院取刻絲觀音羅漢又命太監王敬往蘇杭諸處取書籍玲玩誅索無厭江南為之騷動

兩字尚書

帝末年嘗病舌澁朝臣讀奏答旨多以是字而猶帶便鴻臚卿施純首以照例二字代之上喜擢為大宗伯時號兩字尚書

東朝選妃不及

禮部尚書施純夫人貌甚端麗一日同諸命婦朝兩宮內廷嬪御色亦鮮儷咸矚目焉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也太后賜鈔諦視久之顧左右寺人曰向者東朝選妃何不及此人

龍騰霄

進士放榜有南昌龍騰霄上曰龍而騰霄是飛龍在天也命更名

明朝小史　九之七　二五一

阿丑詼諧

帝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于上前作雜劇頗有方朔諷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怕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汪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鉞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曰何名曰王鉞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上于是密遣太監尚明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尚明得止至末年帝刑政頗弛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

明朝小史　九之八　二七五

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糊塗如今儘去得帝雖有微哂而已

紙糊泥塑

帝時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翊狂躁劉吉陰刻時號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爭救當時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

萬歲閣老

辛卯年十一月不司暫見廷臣建言皆謂君臣懸隔
情意不通請時遣內閣大臣面議政機乃約一二
日間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
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訖至期將入復約如初
及見皆同聲呼萬歲叩頭命光祿賜酒飯而退自
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當言不召見及見
無一奇謀至諭止聞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曰
萬歲閣老云

肋瘤產子

甲辰年徐州一婦初孕時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
核大皮益瑩徹月兒從此產有司具聞月給膳米

山走

庚子五月內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約
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
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
山上本石依狀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渰沒田苗蕩

析民居州府具中上司鎮守太監等官具聞諸朝
時雲南屢有邊報此其兆也

明朝小史九卷終

明朝小史十卷

盧城赤隱呂　毖輯著

弘治紀

居安樂室

帝母太后紀氏憲宗時在御妾列得進御有娠時昭德宮萬貴妃特幸知之而恚痛楚之憲宗陰令托病出居安樂室以痞報而屬門宮護視之及生紀后乳不給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憲

明朝小史　十之一　二三。

宗廢后吳氏保抱惟謹終不令貴妃知已而萬貴妃子悼恭太子薨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上甚念之然慮為萬妃所忌陽弗聞其後太監張敏乃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來間為貴妃言貴妃內實多智念已不復育乃大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遂啓上名見憲宗持之泣下時已六歲矣遂立為皇太子登大位焉

四種書日課

帝在青宮時仁孝恭儉居諒闇管麻未嘗去體入絕酒肉每朝退苦坐于靈幄側哀擗之餘不釋卷籍所覽者四種書分作日課首義稍有未得即名問儒臣法吏四錄即孝經尚書朱熹家禮大明律也

馬異

戊申歲二月二十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群首尾相御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是年陝西天門間八馬百萬自下而入

明朝小史　十之二　二七九

歷代傳國璽

陝西都指揮使楊敬等奏據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等狀弘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楡村沉河水邊漂浴得一玉璽臣等辨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皆有螭紐其色洗白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紐高二寸方圍一尺四寸四角完全篆文明朗刻劃奇古絕無瑕玷巡撫右都御史熊翀會驗此即歷代傳國璽也除

劉玹照冊差官賫進外謹具奏聞

辨析陳字

帝平日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學士劉機進講貢難于
右謂之恭二句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辨析陳
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達意上謂之曰此即敷
陳王道之陳也學臣叩首謝又問何以不講末句
答以不敢上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
志自今不必忌諱

明朝小史 十之三 二六四

毓秀亭

帝時李廣太監以左道見寵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
之戊午歲建毓秀亭于萬壽山上既成後適一小
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
歸咎于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
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
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
灰燼廣懼飲鴆死訃聞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
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
納賄簿籍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
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
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
悟廣贓濫如此遂籍沒之

女生髭

帝末年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餘見于郡報

紀異

明朝小史 十之四

十年下五月京師風霾各省俱天鳴地震

黃袍乘龍

帝之賓天日大風折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
而上焉

石中有水

帝之山陵經理皆出臣閣吏部郎中楊子器知石中
有水上疏聞懼罪曲為掩飾子器伏罪中外惜之

咲瓜出言

帝之病熱也沈判劉文泰以熱劑進上渴甚執不可聞宦有進瓜者上哭之僅能出言名大臣受顧命于是文泰下獄

兩人不可執按

太監何文昂以呈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雖治究所主者文昂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昂我猶能手禁中撲銅缸作聲

弄兒

帝登極之日有掌酒內官攜其所弄兒入內伐以禁嚴不得出懼而投之酒甑為同筆所發上怒曰是兒奚罪立命斬之請太監叩頭請貸曰今日吉辰不宜刑戮上不聽命措瑠威服觀刑

雨石

庚戌歲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鵝鴨卵小者如雞頭實皆作人言

印熱

甲寅歲六月六日蘇州衛銅印大熱不可持以布裹兩用久之始復

散裝

光祿寺凡供用內府醮祭果品俱用簇飣僦工甚費廚役恒苦之帝察知其狀命改為散裝且曰奉天格祖在誠孝不在侈美也自後率以為例

若無諱

帝嘗引青宮夜出宮閒行至六科廊青宮大聲言此何所帝掐手曰若無諱此六科所居太子曰六科非上臣乎帝曰祖宗設六科糾君德闕違脫有闕糾劾疏立至矣

明朝小史十卷終

明朝小史十一卷

蘆城赤憑吕　毖輯著

正德紀

猪與朱同

帝以猪字聲音同于朱字犯御姓令天下禁殺猪

魁起堂

伶官臧賢頗解音律能作小詞爲帝所眷得賜𢇁服嘗叅扈祠于泰山攝卿而行後乞骸歸西山號雪

樵尋被名用特賜堂名曰魁起

雪中春信

臧賢得寵時中外官僚爭以奇貨賂之得所願者賢報以名香目曰雪中春信

杖責之始

太監劉瑾當國懼無以懲言官者太學焦芳進計曰文臣所懼惟杖責耳于是首杖筆楚之法曰織後意以爲例

大慶法王

五年六月帝自稱大慶法王命吏禮二部便寫勑鑄印與他

氷澌花間

十三年冬駕幸揚州河氷方合帝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月餘日也帝曰春迎之即至矣命即迎春于州之東郊明日百花果盛開河氷澌

臣民駭異

家裏

帝篤幸宣府大起宮殿號曰家裏

劉娘娘

帝嘗狎遣妓劉氏時稱爲劉娘娘劉恃寵略不以上爲意苟有所作輒稱病不起上爲之失措

取石

帝自南都還駕過鎮江幸閣老楊一清第達夜暢飲製數詩刻于堂又愛其假山之勝取數石而去

奇才天珍

十一年丙子科中式舉人呂大綸號北山松江廩膳生員胸富五車至明年會試場中房師李公微爲奇才屢薦于主試内閣靳貴貴曰我非不欲中此人但其口氣似不失于人世耳姑填榜上以俟後驗及揭曉而呂果捐館矣試官助銀扶襯而歸且請于上給區曰奇才天珍一時咸嘆爲曠典

天垂攻城象

明朝小史 十一之三 二三四

十一年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一叢若相鬪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狀城中人慮之又明年宸濠謀反南贑之兵自外攻入此其象也

頂上

太監劉瑾用事官僚拜帖俱寫頂上不敢云拜上凡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禮

天子門高

李東陽四歲即能寫大字順天府以神童薦名入内庭過門限太監云神童脚短李高聲答云天子門高即聞于上抱寘懷中令翰林院供養帝在位遂入閣

下筯

帝幸延安守臣具膳進行常規鎮守太監送酒巡撫下筯是日上坐巡撫鄭陽將筯收在袖隱失落

明朝小史 十一之四 二四八

也須臾上至隨從兵衛擾攘將巡撫擠下蓋是時皆戎服莫可辨上御席無筯急呼送筯來倉卒無處尋上笑曰使我若做撫按官决不如此悤慢

鷓鴣啼

李東陽爲相事多依阿有一才士譏其亡以詩投之云才名應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已緑鷓鴣啼罷子規啼蓋鷓鴣啼聲乃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云云實寓嘲諷之意以後凡有

做不得事者皆云鵰鴞啼

　賊有義氣

六年冬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叡士斬之曰使我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引衆去之二人之報如此

　八虎

明朝小史 十一之五 二三七

帝在位青宮舊閹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與上臥起業導上為狗馬鷹兎舞唱角抵戲吴既而漸廢萬幾不親庶政時號八虎

　京師謠

八虎肇外雖和同內實相傾及瑾誅魏彬在司禮監馬永成欲易鎮守內臣劫仍與利右等事彬曰已有詔革不可復行永成怒曰凡事吾輩同議爾何敢專因啟彬二人訴于上兩罷之乃以依永管司禮監無何永為內官熊茂奏璫孝陵司香谷大用亦以事罷京師謠曰馬鉋不用喂鼓破不用張五人同一心劉瑾去頂缸方音呼魏為喂谷為鼓也

　時賜

朝制端陽節賜百官摺扇綵索寒至賜百官戴煖耳帝在位獨以時賜百官穿紗羅貯絲

　用宋事相譏

明朝小史 十一之六 二三五

國朝年號俱犯前代前涼張重華五代蠻人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吉八即位上都僭天順夏主李乾順亦僭號正德初正德紀元詔下馬劉宰文升試選人題為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以譏內閣也

　外四家

帝時魏彬劉泰劉暉綫寧皆賜國姓為義子號外四家

自稱官銜

寧王宸濠之叛帝傳旨云使着提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提各鎮邊軍前去征勦蓋自謂也

河水僵立

十年山東文安縣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百萬

宣府微行

帝微行至宣府營建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宣其婦女行淫富民皆懼于是厚賂幸臣江彬以求免久之軍士狙蘇不繼至毀民屋廬以供爨焉

僧頭相觸

十二年閏十二月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為樂

官食

十三年駕幸大同鎮守地方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第為獻遂為都督府居焉又奪都指揮閻山指揮楊俊兩宅置店二所改為酒肆榜曰官食

雨菓

帝微行如宣州避雨民家以鄉菓青橘進帝曰此橘

可名為雨菓

水帝

帝至清江浦自從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帝溺焉左右掖起帝曰我不意水中亦有帝因自號水帝

明朝小史十一卷終

明朝小史十二卷

盧城赤隱呂　毖輯著

嘉靖紀

翼軫分野

帝生于興邸誕聖之日宮中紅光燭天遠近驚異時
黃河清慶雲見乃翼軫分野當在湖廣地也

名馬

帝有名馬七一曰玉麒飛一曰白玉訓一曰碧玉驕

一曰照夜璧一曰銀河練一曰瑤池駿一曰飛雲
白

陪資陰懋

帝以藩邸迎即大位凡興府舊僚寅緣遷敘至庖匠
廝役多寄錄錦衣衛陪資陰懋殆數百人

建醮疏費

太監崔文拷帝禱祀乾清坤寧諸宮皆設醮壇西天
西番漢經諸廠亦各有之至于五花宮乾清宮西
暖閣坤寧宮東次間亦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
舉或一日再舉每一醮疏腦之費計萬有八千

籤部

吏部向名曰銓部以其與銓選之事也帝在位以來
持創為掣籤之法時改名曰籤部有一山人詩云
冢卿無計定官銜話竹拈來知有靈若使要津關
節到依然好缺作人情

罪不在桀下

吳郡袁黃號了凡丁丑會場中作我亦欲正人心題
結云韓愈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謂孟子之罪
不在桀下房考陳三謨閱之喜甚力薦為會元

御賜四學士詩

五年六月十三日御賜大學士費宏作七言古詩其
詞曰古昔明王勤聖學必咨賢哲為股肱君臣上
下俱一德庶政惟和洪業成顧予眇末德寡昧欽
承眷命曆數膺宵旰兢兢勉圖治日御經幄延儒

美每從古訓尋治理歌咏所磨陶性情詩成朕意
或未愜中侍偉宣出紫清補衮命卿作山甫爲朕
藻潤皆精明晤兹忠良副倚賴舜皋彷彿康哉賡
朕所望者獨卿重廟堂論道迓熙平虜廷戚治須
百揆兩諧伊傅周兩卿朕纘大服凝昌運天休滋
至卿其承帝眷良弼匡吾政協恭左右持鈞衡大
旱須卿作霖雨溪潦亦賴旋開晴沃心輔德期匪
懈未讓前賢嵩令名

御賜楊一清五言古詩曰邇年西土擾起卿督邊
方三辭乃承命關心副予望才兼文與武内外資
安攘寬朕西顧憂遂使吾民康功勲既昭著威名
滿華羌勅使往宣召復來坐巖廊黄扉典政本攄
誠以匡襄予承祖宗緒志欲宣重光深恐德弗類
倚畀賴卿良展其平生志佐朕張皇綱股肱職補
衮伊周並昭彰助成嘉靖治青史常流芳
御賜石瑤五言古詩曰黄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

朕自即位始求賢日遑遑卿以廷薦入性資特剛
方在木類松柏在玉如珪璋可否每獻替忠實無
他腸聖學朕所勉煥予慕先章機暇有著作衮懷
庶宣揚賴卿善補衮繪繡衣與裳竭誠乃賡載彩
鳳鳴高岡化成在人文熙暐期虞唐地天既交泰
民物咸平康述此酬卿勞感事傳無疆
御賜費詠五言古詩曰殿廷署氣薄薰風洒然生
萬幾有清暇書史閲吾情日與聖賢伍外誘難相

嬰對時或感物興到句還成諧然融心性豈止諧
音聲資卿爲藻潤朕志益開明卿本中州俊簡在
登台衡君臣際良難所貴德業并詩章本餘事治
待乎朕圖諒卿志夙夜懷忠貞喜起協舜樂
交修和商羹卷阿有遺響終聽鳳凰鳴
四學士恭和詩
費宏曰皋陶賡歌始元首帝舜作歌先股肱明良喜
起吾警發正如一體交相成吾皇聖德虞舜並擬

膺百福宜影曆一從鉛就御宸極玩味經文采精
英間擇宸翰有所述徵兼孔思前周情蕭韶並奏
諧律呂宮聲和緩商徵清天章煥爛映金壁生見
天下皆文明小臣拭目撫心醉豈有才力能酬賡
仰窺聖志甚宏遠欲追陪古際昇平臣愚輔導愧
無術崇階屢進叨孤卿平臺宣召賜聖作褒諭華
袞真難承對揚休命竭忠盡敢效傅說希何衡龍
文五彩照蓬室雲氣繞護無陰晴思深感極思獻

頌先天湯湯推能名
揚一清曰惟帝嚮南離重明照四方文謨與武烈
前作後相望兩塗偶事多起臣督修攘臣志匪遑
功所期民物康天戒攸避被坐籌走氐羌分將老
邊塞何意登廟廊名臣須黃扉期之日贊襄奎章
感褒許煙然雲漢光君王自神聖有位咸忠良上
下交斯泰君者臣之綱臣老心未棄聖言殊孔彰
欽承誓終始百世為傳芳

石塔曰聖皇御宸極海宇歌明良宵衣聽屢政旰
食猶未遑宗祀事孔嚴綱紀遠四方赳赳懷干城
莪莪求吞瑋治成播風雅道臆仁禮勝筆落風雨
驚語發雷電章厚聖相追蹤萬勤合飛揚布章顧
何人幸叅五采裳臨淵羨驪珠獲璧于崑崗為問
何以然宮中生閏唐感此更奮激底幾贊平康還
同擊壤更萬壽誦無疆
賈詠曰吾皇啓昌運實膺曆數生上承萬年統下

懋四海情中羅幾多事外復變相嬰皇猷惟祖訓
聖孝自天成揮洒宮篇帙鑑胡太古聲臣本章句
儒無補愧聞明又以樗櫟質謬商居台衡所望唐
虞治今昔期與并兼之伊呂業家國依以平豈敢
苟然作黽勉在忠貞嘗覽舟楫傳載咏和調羹但
擬賡歌曲同一韶頀鳴

聽講感賦

帝聽講大學衍義感而賦詩曰帝王所圖治務學當

爲先下作民之主上乃承乎天致治貴有本本端
化自平人君所學者其序有後前正心誠其意志
定必不遷吾志既能定理道豈復顛身修本心正
家國治同然國治乃昭明萬邦斯協焉於變帝堯
典思齊文王篇萬化修身始朕念方拳拳
三學士恭和
揚一清曰大學有綱目所貴知後先吾皇聖聰明一
德惟憲天四方會其極正直還平平西山宋真儒
明朝小史 十二之七 二八六
義衍千古前無欲德乃明主靜志不遷一理散萬
殊參見毫芒顛經維日勤講寒暑無間然從茲進
不已帝德何名焉臣愚復奚言祗誦緝熙篇海嶽
自崇深涓塵効勤拳
貫詠曰孔氏遺書在允爲君道先民物本同性君師
命自天格致兼誠正修齊及治平聖學能致此帝
業可光前繹茲恒在念知止固無遷綱領原非細
節目豈不備大典垂明法王化有由然宋儒負真

識衍義故勤焉文華詔儒臣進講各分篇開卷良
有益愚悃日拳拳
瞿鑾曰粵稽古聖帝治化相後先玄功覆寰區丕烈、
昭皇天孔論述蕩蕩巍巍贊平平致此術非遠大
道存目前明德乃新民至善止不遷身心及家國
洞悉本與顛譬如九級圖積累成巍然我皇重儒
真道脈茲屬焉載續欽明典更協重華篇小臣拜
稽首緝熙仰拳拳
明朝小史 十二之八 二六二
傳亦贊和
帝既與三學士倡和復令揚一清傳示謝遷贊和遷
曰聖功本實學求道學所先道與人一心大原出
于天進修必有序治化乃均平大學示綱目燦然
羅目前功至德自固外物詎能遷宋儒衍學義由
來窮其顛吾皇勇緝熙光明火始然儒臣日分直
勸講無間焉聖心契妙理春容發長篇臣愚續贊
和徵表督勤拳

世宗以輔臣一清等恭和詩集爲一冊名曰翊學詩
明年戊子二月丁未復命大學士張璁曰此冊卿
時雖未入內閣今已在講官之列可撰一首錄來
併集璁和曰帝王治有道修身宜所先於皇聖天
縱受命真自天晒彼霸功小嘐此王道平經筵講
大學治法三代前乾乾自不息安安而能遷升堂
入其室登山陟其巔操之保海內泉達火始然乃
知心無外萬善咸足焉卓哉真德秀義能衍斯篇

明朝小史 十二之九 二六四

微臣忝進講膺服同拳拳

除夕詩

帝作除夕詩云三冬寒已去九陽春又來辭殘着往
過迎威善增培伊傳真者碩輔弼信英才尋賴交
修道承之尚欽哉

學士恭和

楊一清曰詔賜履端慶騰傳天語來三陽方納祐一
德已深培帝有陽春調臣非白雪才恩深何以報
惟日贊襄哉
謝遷曰宇宙三陽泰衣冠萬國來皇圖真永固聖德
厚加培麗日無私照明廷足俊才老臣慙朽拙遭
遇亦奇哉
張璁曰寒隨臘月盡春從天地來七年底嘉靖萬物
荷栽培喜見唐虞主慚非稷契才賡歌今日始庶
事益康哉
翟鑾曰舊歲今宵盡新春明日來乘陽恩並育配地

明朝小史 十二之十 二〇六

物均培光被瞻清化賡歌愧匪才百工熙帝載亢
首頌明哉

此物

帝閱海忠介瑞疏時喜時怒按云大臣不言而小臣
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
又批云此物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紂也留中者久
之

嘗尿官

無錫人顧可學以甲科官兩司考察罷歸乃從方士
煉秋石入京獻之云可却病延年上方事長生久
視之術服之頗驗三四歲間超遷至禮部尚書每
行長安道上號呼為當承官

奇祥三錫

帝在位一日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左右或見
桃從空中墮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
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兎生二子上益喜諭禮部謝

明朝小史 十二之十一 二四四

玄岳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于是羣臣上表賀上
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

有關父母

帝素篤于親凡臣下陳情有關父母者毋論官大小
悉蒙殊典

天地靈閟

帝勑內監工部諸臣經營顯陵如天壽山諸陵制而
其地本無白石諸臣患之既至按行棗陽石塘山
中見父老指曰乃者鶴鳴千羣飛鳴旋遶有異試
往求之石在是乎言已父老忽不見因如言鑿山
果得石瑩潔如玉楚中人驚愕謂天地靈閟以俟
今日諸臣皆喜相賀

不當與爺爺經目

帝初即位一日問司禮監太監張佐欲閱內庫以觀
累朝儲積佐跪奏曰自有歷年冊籍可查不必萬
歲親閱上乃罷諸內侍以問張佐此何意也佐曰

明朝小史 十二之十二 二六一

這寶貨易以炫人不當與爺爺經目恐啓其驕欲
之心也

物怪人妖

丙戌之歲天變異常冰雹大如人頭大風捲擊廟宇
民舍百數十處了無踪跡婦人生子有六目四面
有角手足各一節獨爪兕身牛犢之產有一臂二
手腹內心肺各二者虎具人手足倏忽出沒如城
市入民家猛恐噬人鷄生雛前後四足物怪人妖

莫此為甚
皇初祖帝
帝以臣下議行禘德祖之禮不從或曰禘顓頊亦不
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
遼金二史
遼金二史本無板者帝詔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
蓋始于十一年壬辰六月也
宋伯領三孤
明朝小史　十二之十三　一九三
國制自閣國靖難勳戚內閣三楊史宰三王皆未有
恭總三孤者帝在位二十三年十一月獨以真人
陶仲文加禮部尚書少師少傅少保
親試題
二十六年丁未三月考選庶吉士于東閣帝特親試
題為
楊員外臨決詩
楊繼盛諸朝審時口吟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
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
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生來歸視
死此身原是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
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文武管家
內閣嚴嵩擅權時吏兵二部選官各持簿仕嵩填發
俗名文選郎萬寀為文管家武選職方和祥為武
管家
明朝小史　十二之十四　一二五

明朝小史十三卷

盧城赤隱呂　毖輯著

隆慶紀

男變女

帝在位二年己巳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為夫婦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

暢意

帝既廢后臣下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帝曰后侍朕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等不知內庭事敢妄言耶

羊房

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景泰移之西琉璃廠牧地十三頃司牲官吏軍士歲費數千金至帝時始以羊入光祿而裁其冗員

龍化為酒

六年五月南直隸龍自井化為酒

提點印

二年正月曾詔停正乙真人封號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祥為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

明朝小史十三卷終

明朝小史十四卷

盧城赤隱呂　毖輯著

萬曆紀

三字經

帝為太子時方六歲一日遇閣臣于御道西名謂曰先生良苦埔贊輔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

黃金對聯

張居正秉鈞時威權赫奕羣臣極意卑諂有丘岳由亞卿左遷落吞嘗以黃金製對聯饋之云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

殿懸十二字

帝在位年甚幼即留心翰墨嘗親書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之文華殿中

千里馬

帝在位三年西域天方國獻千里馬青騘色鹿頭鶴頸耳如竹笢不甚肥大而神駿權奇意態閒逸步之蹈埒盤旋如風一騁竟日千里

特與一席

帝嘗靜攝宮中不時召太醫朱儒或傳旨命和劑以進嘗奏功上喜賜食內殿諸醫至上曰朱儒勤勞特與一席

百官設醮

十年內閣張居正久疾不愈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

帛以為醫藥資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為設醮祈禱已而翰林科道繼之已而吏禮二部屬繼之已而他部屬中書行人之類繼之已而五城兵馬七十二衛經歷之類繼之于仲夏赤日舍職業而朝夕奔走焉其同鄉門生故吏有再舉至三舉者每司自掌官大僚執爐日中當拜表章則長跪竟疾弗起至有暍道士伴數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書副以紅紙紅綃幕其前後至江陵江

陵深居不出厚賄其家人以求一啓畫戒見而領
之取筆點其麗語一二曰是爭暮詞客不憚金帛
貴取其一領而已不司日南都儆之尤以精誠相
尚其厚者亦再三舉曰是山陝楚閩淮濟巡撫巡
按藩臬無不醮者一御史行香頂香金于馬首謟
寺觀已而出都按視有司例致宋儀御史大怒罵
曰若不閑我為相公齋耶奈何以肉食餉我

飛騎取死麟

十五年丁亥三月河南光山縣牛産一麟隨覺上聞
諭內閣取視禮部尚書沈鯉奏不敢奉詔上復諭
云麒麟鳳凰世所罕有朕欲一見耳鯉報奏如前
上不懌遂命飛騎取進

四箴

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評事雒于仁進酒色財氣四
箴其詞曰酒為麹蘗所昵不輟心志內惛威儀外
缺神禹疏狄發詔典儀普帥啣杯糟丘成風進樂
陛下釀醑勿崇酒箴艷彼妖冶食近在側啓寵納
侮爭妍誤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湯成寵姬享年
不久進藥陛下內嬖勿厚色箴競彼鏐鐐錙銖不
刺公帑稱贏私家塵甑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
剝利利天命難諶進藥陛下貨賂勿侵財箴逞彼忿
怒恐性任情法尚格切政廢公平大舜溫恭和以
致祥秦之暴戾群愁孔彰進藥陛下慕忍勿藏氣
箴

雁糞

饑荒之時有吃樹皮有人相食至帝二十二年河南
饑民皆食雁糞御史陳登雲嘗封進以聞

玄兔圖

宣皇帝御筆嘗寫玄兔圖以洪墨繳圍其傍似碧空
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婁婁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
居中間毳毛纖澤意態安閒真神物也帝在位九
年一日御文筆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學

張九炸劉九震鄧以攢入見取圖示令賦詩復命
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于軸並得自用圖記越
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御
上覽之甚喜常熟趙用圖其副勒之石

代身金人範

二十六年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
惟潭自以恢復故羅視莫登庸有間為立面薾容
狀驗閱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為鐫其背曰安南黎
明朝小文 十四之五 二四九
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
罪乞恩二十五字

御史禁

三十年劉侍御巡城禁鬻蝦蟹蟮鱉之類一日御膳
中有鱉為上問劉御史禁此何處得來侍者以城
外對上曰令後勿復進毋犯御史禁也

清冒籍

十三年乙酉科順天清冒籍中式者胡正道史記純
陳邦訓楊日新董部孫嗆發原籍為民內史記純
係編修史何子以何縱子冒籍亦褫職禍用詩章
維寧館主考張一桂家改一桂南京別衙門用詩
維寧各枷號示眾發為民并謫提學董裕于外仍
諭天下巡按各嚴諸舉子復原籍為民及削籍者
十餘人

讀音宴後

十四年癸未內閣大臣申時行等已擬袁宗道榜眼 十四之六 二五七
明朝小史
楊道賓採花而宗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書楚上
不懌宴之二甲第一

會元遺成

四十四年丙辰科禮部尚書東閣學士吳道南主會
試取直隸吳江沈同和為會元放榜後都人口語
籍籍謂同和不識一丁房考給諫韓光祐聞之名
同和至面試之果曳白乞歸即上疏自劾得旨三
法司逮問前四篇係夾帶後三篇係第六名趙嗎

陽代爲之沈遂成趙高氏

龍箋

帝重儒臣賜予優渥典大僚均禮嘗親灑宸翰賜編
修沈一貫龍箋文曰貢難陳善

尚齋

帝在宮中自號尚齋

神口出火

帝之末年山東泰安州岱廟配天門東青龍神一尊

身高二丈有餘口內出火烟光相離將神拉倒運
水救滅未至延燒

明朝小史十四卷終

明朝小史十五卷

盧城香隱呂毖輯著

泰昌紀

三字治安策

帝在位虚懐納諫御史舒榮都獻三字治安策二字在廷臣曰虚公一字在皇上曰嚴

祖宗朝謚考

帝命儒臣取祖宗朝百官謚法集爲一書進覧于是

查以忠字冠者二十六類

忠僖曰文安伯張輗天順年謚廣寧侯劉安成化年謚都督朱希孝萬暦年謚

忠毅曰都督僉事程寛永樂年謚

忠文曰翰林院侍制王禕正統年改謚國子監祭酒李時勉成化年改謚

忠安曰禮部尚書胡濙天順年謚

忠宣曰南戸部尚書黄福兵部尚書劉大夏俱成化年謚

忠襄曰都督僉事濮英洪武年謚泰寧侯陳珪永樂年謚兵部尚書金忠洪熙中謚戸部尚書郭資宣徳年謚兵部尚書儀銘景泰初謚南和侯方英天順年謚按察司副使毛吉成化中謚

忠剛曰征西前將軍張達嘉靖中謚

忠勇曰都督僉事孫世洪武年謚保定侯孟善永樂年謚行軍都督陳亨永樂初謚安順侯薛貴

舊名脱火赤宣徳年謚副總兵林椿總兵殷尚質嘉靖年謚

忠武曰鄂國公常遇春洪武年謚廣寧伯劉榮永樂年謚都指揮同知張玉洪熙中改謚陽武侯薛禄宣徳年謚定襄伯郭登成化年謚

忠敏曰都督僉事侯康宣徳年謚興濟伯楊善天順年謚

忠愍曰帳前萬戸程國勝洪武年謚蘄春侯康鐸

洪武年謚右都督徐增壽永樂初謚翰林侍讀
劉球景泰初謚西路參將張世忠嘉靖中謚兵
部員外楊繼盛隆慶中謚都督指揮李彬嘉靖
年謚副總兵李梅嘉靖年謚左都督李琛嘉靖
年謚總兵李涞隆慶初謚左都督王治道隆慶
初謚

忠簡曰戶部尚書王佐成化初追謚

忠懿曰武進伯朱冕天順年謚

忠義曰副使孫與洪武中謚

忠毅曰抵寇張德勝洪武中謚都督僉事王蔺洪
武中謚左都督方政永樂初謚都督周長永樂
年謚成陽侯張武永樂初謚都督費隆永樂年
謚平鄉伯陳懷宣德年謚武安侯鄭亨宣德年
謚左都督山雲正統中謚左都督武興景泰年
謚兵部尚書王驥天順年謚

忠介曰左都御史海瑞萬曆中謚

忠順曰西寧侯宋晟永樂年謚駙馬西寧侯宋瑛
天順年謚

忠憲曰豐城侯李賢成化中謚

忠壯曰燕山護衛百戶王真洪武年謚安平侯李
達永樂年謚成安侯郭亮洪熙年謚恭順伯吳
允誠宣德年謚右都督冀傑宣德年謚永順伯
薛斌宣德年謚恭順侯吳瑾天順中謚南寧伯
毛勝天順初謚參將宗禮嘉靖年謚副總兵趙

傾葵嘉靖年謚都指揮僉事郭郗嘉靖年謚副
總兵張鎔嘉靖中謚

忠敏曰黔國公沐晟正統年謚

忠靖曰武進伯朱榮洪熙年謚戶部尚書夏元吉
宣德年謚

忠定曰燕府長史朱復永樂年謚吏部尚書蹇義
正統年謚戶部尚書韓文嘉靖初謚

忠穆曰廣平侯袁容宣德年謚

忠肅曰吏部尚書王翺成化年謚兵部尚書鄺埜
成化初追謚兵部尚書于謙弘治年謚刑部尚
書王用汲萬曆中謚
忠節曰南州知州何忠宣德中謚刑部尚書吳友
雲弘治年追謚副使許逵嘉靖初謚太僕寺卿
楊最隆慶初謚
忠烈曰中書平章事俞通海洪武初謚永康侯徐
忠永樂年謚英國公張輔景泰年謚副都御史

孫燧嘉靖初謚
以崇字冠者一類
崇武曰都督僉事陳清洪武年謚
以恭字冠者十六類
恭僖曰隆平侯張信正統初追謚成國公朱輔嘉
靖初謚掌太醫院事禮部尚書許紳嘉靖初謚
黔國公沐朝輔嘉靖初謚興府左長史張景明
嘉靖年謚

恭和曰孝肅太后弟慶雲侯周壽正德初謚
恭襄曰平江伯陳瑄宣德年謚戶部尚書馬昂成
化年謚工部右侍郎劉丙正德中謚吏部尚書
王瓊嘉靖中謚兵部尚書江東嘉靖末謚副都
御史范鏓嘉靖年謚兵部尚書趙炳龍隆慶中
謚兵部尚書許論隆慶年謚兵部尚書石茂華
萬曆年謚彰武伯楊炳萬曆中謚
恭敏曰富陽侯李讓永樂中謚刑部侍郎廖莊成

化年謚兵部尚書白圭成化年謚工部尚書李
燧嘉靖年謚襄成伯李全禮嘉靖中謚戶部尚
書馬森嘉靖年謚
恭毅曰泰寧侯陳瀛天順年謚御史大理寺丞鍾
同成化年謚廣東左布政陳選正德末謚
恭簡曰右都御史朱英成化年謚吏部尚書尹旻
弘治年謚右都御史戴珊正德年謚兵部尚書
李鉞嘉靖初謚太常寺卿魏校嘉靖中謚吏部

侍郎歐陽鐸嘉靖中謚南兵部尚書韓邦奇嘉
靖末謚南工部尚書王鈁嘉靖末謚南右都御
史王樵萬曆年謚
恭毅曰兵部侍郎墨麟洪熙年謚永豐知縣鄧顥
景泰年謚刑部尚書王槩成化年謚南禮部左
侍郎章綸成化年謚
恭惠曰左都御史楊信民成化年謚工部尚書章
拯嘉靖中謚

恭介曰兵部尚書陶琰嘉靖中謚刑部左侍郎鄭
世威萬曆年謚
恭順曰兵部侍郎盧淵宣德年謚
恭憲曰章皇后父會昌伯孫忠天順年改謚
恭獻曰駙馬都尉曹國公李貞洪武年謚
恭靖曰榮國公姚廣孝永樂初謚保聖賢順夫人
馮氏夫鎮撫王忠永樂中謚太醫院判蔣用文
洪熙年謚昭皇后父彭城伯張麟洪熙年謚左

副都御史賈銓成化年謚戶部尚書李敏弘治
年謚英國公張懋正德末謚南工部尚洪遠嘉
靖中謚成國公朱希忠萬曆年謚南吏部尚書
朱希周嘉靖年謚左都御史王璟嘉靖中謚
恭定曰戶部尚書年富天順年謚左都御史潘恩
萬曆年謚
恭肅曰武靖侯趙輔成化末謚刑部侍郎段民成
化年謚吏部尚書周用嘉靖中謚刑部侍郎林

鶚嘉靖中補謚南吏部尚書張潤南兵部尚書
詹　工部尚書蔣瑤俱嘉靖末謚吏部尚書熊
浹隆慶初謚南刑部右侍郎曹鈞隆慶中謚
恭節曰左都御史王廷萬曆中謚
以信字冠者四顆
信武曰寧遠伯任禮成化初追謚
信敏曰戶部侍郎王鍾洪熙年謚都督吳克勤景
泰年謚左都御史陳鎰景泰年謚修武伯沈榮

天順年謚副都御史周季麟嘉靖中謚
僖順曰都督僉事吳守義舊名把敦杭海山降人
宣德年追謚右都督紀廣景泰年謚胡人忠勇
伯蔣信從天順歸謚
僖靖曰吏部尚書廖紀嘉靖中謚
以思字冠者一類
思勇曰副總兵黑春嘉靖年謚
以威字冠者五類

威襄曰伏羌伯毛銳嘉靖年謚
威勇曰寧晉伯劉聚成化年謚
威武曰應城伯孫巖永樂年謚
威毅曰安陸侯吳復洪武年謚
威靖曰懷柔伯施聚天順初謚
以文字冠者二十四類
文通曰禮部侍郎王一寧景泰年謚大理寺少卿
李奎弘治年謚南吏部尚書錢溥弘治年謚禮
部尚書費寀嘉靖中謚
文忠曰南禮部尚書王英天順年改謚吏部直閣
曹鼐天順初改謚大學士張孚敬嘉靖中謚太
學士楊廷和隆慶初謚大學士張居正萬曆年
謚
文恭曰少詹事劉鉉成化年謚贊善羅洪先隆慶
初追謚南工部左侍郎程文德隆慶年謚禮部
尚書萬士和萬曆年謚

文僖曰侍讀學士直閣張益天順年謚南禮部尚
書倪謙成化年謚南工部尚書董鉞弘治年謚
南禮部尚書聶淳弘治年謚大學士靳貴正德
末謚禮部尚書張昇嘉靖初謚南禮部尚書黃
絢嘉靖中謚顧清嘉靖中謚南禮部侍郎陳陞
隆慶初謚吏部侍郎陶大臨萬曆年謚南禮部
尚書林廷機萬曆年謚
文思曰禮部尚書直閣彭華弘治年謚

文端曰吏部尚書王直天順年謚禮部尚書周經
正德年謚南吏部尚書吳一鵬嘉靖中謚大學
士高儀禮部尚書吳山大學士陳以勤俱萬曆
年謚
文安曰禮部尚書鄭賜洪熙年謚禮部侍郎直閣
劉定之成化年謚禮部尚書周洪謨弘治年謚
南兵部尚書林瀚正德年謚南兵部尚書劉龍
北禮部尚書李傑俱嘉靖年謚大學士呂本萬

曆年謚
文昭曰南兵部尚書蕭維禎成化年謚南禮部尚
書江瀾嘉靖年謚
文和曰大學士劉珝弘治年謚戶部直閣尹直正
德年謚
文康曰兵部尚書苗衷景泰年謚大學士萬安弘
治年謚大學士梁儲方獻夫顧鼎臣李時俱嘉
靖年謚

文莊曰吏部侍郎葉盛成化年謚工部尚書謝一
夔正德年謚大學士丘濬弘治年謚南戶部尚
書王鴻儒正德中謚南禮部尚書鄒賓北吏部
尚書羅欽順禮部尚書歐陽德俱嘉靖中謚禮
部尚書江從南祭酒鄒守益俱隆慶年追謚太
學士馬自強殷士儋俱萬曆年謚
文襄曰工部尚書周忱景泰年謚大學士席書楊
一清桂萼吏部尚書唐龍俱嘉靖中謚

文成曰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正德年追謚新建
伯王守仁隆慶初追謚
文榮曰大學士袁煒嘉靖年謚
文貞曰大學士楊士奇正統年謚徐階萬曆年謚
文修曰南吏部右侍郎林文俊嘉靖中謚
文獻曰少詹事鄒濟洪熙年謚大學士楊榮正統
年謚吏部尚書姚夔成化年謚南禮部侍郎崔
銑北戶部尚書李廷相禮部尚書霍韜吏部侍

郎徐縉俱嘉靖年諡大學士余友丁萬曆年諡
文愍曰大學士夏言隆慶中諡
文簡曰禮部侍郎儀智刑部侍郎馬京俱洪熙年諡大學士黃淮正統年諡禮部尚書劉春季遜學俱正德年諡禮部尚書毛澄孫承恩大學士毛紀張璧許讚禮部侍郎馬汝驥南太常寺卿穆孔暉俱嘉靖中諡南兵部尚書湛若水禮部侍郎呂柟工部侍郎何孟春北吏部侍郎董玘

俱隆慶中諡大學士呂調陽萬曆年諡
文懿曰學士直閣呂原天順年諡吏部侍郎楊守陳弘治年諡南工部尚書劉宣正德年諡南禮部尚書章懋大學士翟鑾南吏部侍郎儲瓘俱嘉靖年諡禮部左侍郎瞿景淳隆慶中諡吏部右侍郎諸大綬禮部尚書羅萬化大學士趙志皋俱萬曆年諡
文義曰大學士高穀成化年諡

文毅曰大學士商輅成化年諡吏部尚書倪岳弘治年諡禮部尚書傅珪修撰羅倫南工部侍郎黃孔昭俱嘉靖年諡大學士張治隆慶中改諡大學士張四維萬曆中諡
文裕曰禮部尚書白鉞正德年諡詹事府詹事陸深嘉靖中諡少詹事黃佐隆慶中追諡
文憲曰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正德中追諡
文介曰侍讀學士劉儼天順年諡大學士石瑤隆

慶中改諡
文憲曰大學士彭時成化年諡費宏嘉靖中諡陳于陛萬曆年諡
文靖曰贊善王汝玉洪熙年諡大學士金幼孜宣德年諡南吏部尚書魏驥成化年諡大學士徐溥弘治年諡劉健費詠俱嘉靖中諡嚴訥萬曆年諡
文正曰大學士李東陽正德末諡謝遷嘉靖中諡

文定曰大學士楊溥正統年謚禮部尚書吳寬弘治年謚南禮部侍郎王瓚兵部尚書張邦奇南祭酒陳敬宗俱嘉靖年謚大學士蔣冕吏部侍郎王道南京右都御史何塘俱隆慶中謚大學士李春芳萬曆年謚

文穆曰大學士胡廣永樂年謚劉吉弘治年謚禮部尚書傅瀚弘治年謚大學士許國萬曆年謚

文肅曰右贊善徐善述洪熙年謚禮部侍郎錢習禮天順年謚南禮部尚書王㒩弘治年謚刑部尚書何喬新禮部侍郎謝鐸南禮部尚書吳儼俱正德年謚大學士劉忠南吏部侍郎羅玘修撰歷知府喬正俱嘉靖年謚南禮部侍郎劉瑞隆慶年謚大學士趙貞吉萬曆年謚

文達曰大學士李賢成化年謚

文節曰修撰舒芬萬曆年謚

文恪曰南副都御史吳訥吏部尚書耿裕俱弘治年謚祭酒宋訥大學士杰善俱正德年謚南禮部尚書楊廉孫陞祭酒魯鐸北禮部尚書溫仁和大學士王鏊俱嘉靖年謚吏部侍郎丁士美周子美南禮部尚書林燫俱萬曆年謚

以端字冠者五類

端敏曰兵部尚書胡世寧南兵部尚書秦金俱嘉靖年謚

端愍曰兵部侍郎商大節隆慶初追謚

端簡曰刑部尚書鄭曉副都御史朱裳俱隆慶年謚刑部尚書毛愷南刑部林雲同俱萬曆年謚

端毅曰吏部尚書王恕正德中謚刑部左侍郎劉玉隆慶初追謚

端肅曰吏部尚書馬文升正德年謚戶部尚書梁材隆慶中追謚南兵部尚書劉寀右都御史顧佐俱萬曆年謚

以担字冠者二類

桓襄曰永城侯薛顯洪武年謚
桓義曰廣西都指揮使王真洪武中謚
以安字冠者二顆
安簡曰南禮部尚書王宗彝正德末謚
安節曰南吏部尚書袁洪愈萬曆年謚
以宣字冠者一顆
宣武曰鞏昌侯郭子興洪武年謚
以昭字冠者二顆

昭靖曰西平侯沐英洪武年謚
以康字冠者十顆
康僖曰刑部尚書陸瑜弘治年謚屠勳太僕寺卿
邵鋭南刑部尚書周倫駙馬蔡震南户部尚書
王承裕崇信伯費柱南兵部尚書李充嗣俱嘉
靖中謚
康敏曰刑部尚書白昂弘治年謚趙鑑嘉靖中謚
康簡曰工部尚書楊守隨正德末謚南工部尚書
崔文奎刑部侍郎胡韶俱嘉靖年謚
康懿曰南禮部尚書陳俊北工部尚書徐貫俱弘
治年謚工部尚書林廷棉嘉靖年謚
康毅曰兵部尚書王憲嘉靖中謚
康惠曰南户部尚書胡富北兵部尚書李承勳刑
部尚書楊志學右都御史周季鳳俱嘉靖年謚
工部尚書宋禮萬曆年謚
康順曰南和伯方壽祥嘉靖年謚

康靖曰禮部尚書鄒幹弘治年謚宣城伯衛錞嘉
靖中謚
康穆曰孝貞皇后父都督同知王鎮弘治中追謚
以莊字冠者十一顆
莊僖曰刑部尚書韓邦問新寧伯譚佑東寧伯焦
棟俱嘉靖中謚左都御史張永明隆慶年謚
莊襄曰安慶侯仇成洪武年謚黔國公沐崑右都
御史俞諫俱嘉靖中謚

莊武曰豐順伯曹義天順年謚襄城侯李瑾弘治年謚

莊敏曰平江伯陳豫南吏部尚書崔恭北戶部尚書楊鼎俱成化年謚刑部尚書林聰弘治年謚兵部左侍郎閔珪隆慶初賜謚南戶部尚書許誥嘉靖中謚

莊愍曰左都御史寇深天順年謚贈都督僉事馮恩嘉靖年謚

莊簡曰航海侯張赫洪武中謚南兵部尚書張悅北工部尚書王復順成國公朱儀俱弘治年謚南戶部尚書秦民悅右都御史熊繡俱正德年謚戶部尚書鄒文盛禮部尚書李浩吏部尚書聞淵俱嘉靖年謚喬宇隆慶中追謚南吏部尚書王學夔北吏部尚書陸光祖俱萬曆中謚

莊懿曰南刑部尚書周瑄成化年謚兵部尚書張鎣弘治年謚工部尚書胡拱辰北刑部尚書閔珪兵部尚書王埰俱正德年謚

莊裕曰南戶部尚書徐問隆慶初追謚

莊靖曰衛聖夫人楊氏夫保昌伯蔣廷圭洪熙年謚大學士陳文成化年謚魏國公徐俌正德末謚工部尚書趙璜左都御史宋景俱嘉靖中謚

莊肅曰敬皇后父壽寧侯張巒弘治中謚副都御史姜志德俱隆慶中謚

以襄字冠者十類

襄榮曰修武伯沈清正統年謚

襄武曰信國公湯和都督僉事於顯俱洪武中謚左都督馬斌正統年謚

襄敏曰都督臨漳伯郭義學士曾棨俱宣德年謚禮部侍郎直閣馬愉刑部侍郎楊泰太醫院判表寶俱正統中謚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鄭棨俱景泰年謚南禮部侍郎林彬天順年謚刑部尚書董方戶部尚書翁世賢南戶部尚書

黄鏞南兵部尚書原任左都御史李賓太常寺
卿學士孫賢王獻林文俱成化年謚兵部尚書
威寧伯王越左都御史鄧廷瓚俱弘治年謚南
户部尚書周金左副都御史唐澤兵部侍郎張
珩尚書王以旂俱嘉靖年謚南兵部尚書李燧
隆慶年謚兵部尚書譚綸萬曆年謚翁萬達隆
慶中追謚
襄愍曰安遠侯柳昇宣德年謚刑部侍郎丁鉉景

泰年謚總制尚書才寬都督僉事馮禎俱正德
年謚兵部侍郎曾銑隆慶初追謚
襄簡曰六安侯王志洪武年謚兵部尚書王軾刑
部尚書高友璣俱嘉靖中謚
襄毅曰靖海侯吳禎洪武年謚會寧伯李英宣德
年謚永寧伯譚廣正統年謚都督僉事李英景
泰年謚來寧伯焦禮天順年謚南兵部尚書程
信吏部尚書李秉俱成化年謚兵部尚書項忠

弘治年謚右都御史韓雍户部尚書秦紘俱正
德年謚吏部尚書許進兩廣右都御史潘鑑兵
部尚書王邦瑞俱嘉靖中謚兵部尚書彭澤隆
慶初追謚吏部尚書楊博萬曆中謚
襄惠曰吏部尚書屠鏞弘治年謚刑部尚書洪鍾
右都御史張岳户部侍郎鄒守愚俱嘉靖年謚
襄靖曰濟寧侯顧時洪武年謚保定侯梁瑤成化
初謚

襄烈曰江陰侯吳良洪武年謚
襄恪曰鎮遠侯顧溥弘治年謚
以剛字冠者二類
剛勇曰都督僉事張欽永樂年謚
剛毅曰豐城侯李彬永樂年謚
以清字冠者四類
清思曰南工部尚書吳廷舉隆慶初謚
清愍曰副都御史孫繼魯隆慶初追謚

清簡曰南刑部尚書樊瑩正德年諡南吏部尚書孫需嘉靖年諡北吏部尚書孫鑨萬曆年諡
清惠曰南刑部尚書耿九疇成化年諡北工部尚書劉麟嘉靖末諡

以貞字冠者二類

貞襄曰南兵部尚書徐琦景泰年諡北兵部聶豹隆慶初追諡
貞肅曰刑部尚書林俊隆慶初追諡

以榮字冠者十三類

榮恭曰駙馬都尉崔元嘉靖年諡
榮僖曰新建伯李玉正統年諡孝肅太后弟長寧伯周彧正德年諡獻皇后弟玉田伯蔣輪睿皇后從孫安昌伯錢承宗定國公徐光祚禮部尚書顧可學戶部尚書孫交孝潔皇后父泰和伯陳萬言俱嘉靖年諡鎮遠侯顧寰隆慶中諡
榮懷曰遂安伯陳塤天順年諡
榮和曰孝惠太后父昌化伯邵喜吏部尚書汪鋐英國公張崙俱嘉靖年諡
榮康曰黔國公沐斌景泰年諡成國公朱鳳嘉靖中諡
榮襄曰工部尚書吳中都督韓僖俱正統中諡戶部尚書金濂景泰年諡章皇后兄會昌侯孫繼宗成化年諡大學士袁宗皋刑部尚書聶賢俱嘉靖年諡

榮愍曰駙馬都尉井源天順年諡
榮簡曰禮部尚書盛端明嘉靖年諡駙馬鄔景和隆慶中諡
榮毅曰招遠伯馬亮正統年諡
榮愿曰刑部尚書朱濬洪熙年諡
榮壯曰都督冉保正統年諡順義伯羅秉忠成化年諡
榮靖曰右都督陳政正統年諡孝肅太后父慶雲

伯周能成化年謚孝貞皇后弟瑞安侯王源鎮
遠侯顧士隆孝烈皇后父安平侯方鋭南刑部
尚書翁溥孝靜皇后父慶陽伯夏儒俱嘉靖中
謚
榮定曰駙馬都尉梅殷永樂年謚
以勇字冠者一額
勇襄曰雄武侯周武洪武中謚太平侯張軏天順
年謚

以武字冠者十六額
武僖曰阜城伯王貴天順中謚右都督周玉黙國
公沐琮俱弘治年謚
武桓曰桓容趙德勝洪武年謚
武莊曰尢帥耿再成廣德侯華高俱洪武年謚撫
寧侯朱麒嘉靖中謚
武襄曰都督同知康茂才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蔡
遷俱洪武中謚武定侯郭英都督同知朱崇俱

永樂年謚左都督沐昂正統年謚昌平侯楊洪
景泰中謚興安伯徐亨天順年謚撫寧伯朱謙
成化中謚豐城侯李旻安遠侯李珣平江伯陳
圭都督同知劉文都督王効俱嘉靖中謚左都
督周尚文隆慶年追謚
武寧曰魏國公徐達洪武年謚
武勇曰定西侯蔣貴正統年謚伏羌伯毛忠成化
中謚

武敏曰靖安伯和勇懷寧侯孫鏜俱成化年謚都
督同知安國正德中謚
武愍曰桓容廖永安洪武中謚成國公朱勇天順
年謚尢帥孫興祖洪武年謚
武毅曰宣德侯金朝興洪武中謚武城侯王聰鎮
遠侯顧成俱永樂年謚都督高成宣德年謚永
順伯薛綬天順年謚彰武伯楊信都督閻瑾俱
成化年謚保國公朱永弘治年謚

武忠曰左都督陸炳嘉靖末謚
武順曰衛國公鄧愈洪武年謚
武信曰營陽侯楊璟洪武年謚武平侯陳友成化年謚
武壯曰江南分省參政胡大海洪武初謚左都督梁震嘉靖中謚
武靖曰曹國公李文忠洪武年謚寧陽侯陳懋天順初謚

武肅曰指揮使潘敬都督僉事高顯俱洪武中謚安遠侯柳溥天順年謚
武烈曰成國公朱能永樂年謚
以敏字冠者三類
敏毅曰定西侯蔣琬成化末謚
敏靖曰黔國公沐紹勛嘉靖中謚
敏肅曰工部侍郎陳壽洪熙年謚
以隱字冠者一類
隱懷曰都督同知邵永嘉靖中謚
以簡字冠者二類
簡襄曰南刑部尚書陳壽萬曆年謚
簡肅曰左都御史張敷華正德年謚周延唐喬南工部尚書黄珂南刑部尚書方良俱嘉靖年謚南兵部尚書潘潢隆慶年謚户部尚書方純南刑部尚書孫植左都御史陳瓚刑部尚書丘橓工部尚書裴貞吉俱萬曆年謚

以景字冠者一類
景成曰燕府左傅丘廣洪武中謚
以懿字冠者一類
懿簡曰兵部尚書張鵬弘治年謚
以毅字冠者三類
毅勇曰都督僉事李桂嘉靖年謚
毅敏曰左都督劉玉成化年謚
毅愍曰南京糧儲副都御史馬炳龍正德年謚大

學士王文弘治年謚
以忠字冠者二顆
忠安曰刑部尚書彭韶弘治年謚
忠襄曰西平侯沐春宣德年謚
以介字冠者一顆
介肅曰南吏部尚書吳嶽萬曆年謚
以孝字冠者一顆
孝勇曰都督僉事陳文洪武年謚

明朝小史

以偉字冠者一顆
偉僖曰襄城侯李珍天順年謚
以壯字冠者七顆
壯勇曰清平侯吳成都督梁來左都督馬聚俱宣
德年謚恭順侯吳克忠都督梁成俱景泰年謚
宣城伯衛穎弘治中謚
壯武曰右都督馬榮永樂年謚
壯敏曰呂寧伯趙勝成化年謚

十五之二十九　一八七

壯愍曰都督同知岳懋嘉靖年謚
壯毅曰都督僉事何德臨江侯趙誠俱洪武中謚
南寧伯毛福壽天順年謚
壯靖曰右都督高文正統年謚
壯節曰都督指揮使譚淵永樂年謚
以靖字冠者一顆
靖襄曰左都督蕭綬正統年謚京營總兵張偉嘉
靖中謚

明朝小史

以定字冠者一顆
定襄曰臨江侯陳德洪武年謚
以肅字冠者二顆
肅敏曰兵部尚書俞子俊弘治年謚
肅愍曰兵部尚書王廷相隆慶初追謚
以節字冠者一顆
節愍曰兵部尚書劉馬洪熙年謚陳洽宣德初謚
江西副使周憲正德年謚都指揮丁碧都督同

十五之三十　二〇六

知季恪者俱嘉靖年謚

以恪字冠者一類

恪愍曰贈廉使馮傑正德年謚兵部侍郎楊守謙

隆慶初追謚

明朝小史十五巻終

明朝小史十六巻

廬城赤憑呂 毖輯著

天啓記

宗室開科

帝在位從大學士何宗彦等奏特著為宗室開科之令自列聖以来未有之事也

鼠怪

三年陝西有鼠怪鳳縣東關外飛鼠成羣在地食穀

甚迷其狀如捕鷄之狸自首至尾約長一丈八尺濶横一丈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爪趾前四後五毛細軟深長若廐之黃黑色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能飛特不甚高

祠宇對聯

帝寵任太監魏忠賢凡中外臣僚附之者甚衆僞首崇本廠所不為京省府州建立生祠以為奉祀香火每造一處約費錢糧八千有奇其門樓殿閣懸耀星日京師迎像時旗上對聯云至神至聖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常明

中旨

魏忠賢黨傾陷正人必先假借名號凡有起用動曰中旨

二印

帝賜東廠魏忠賢金印一方二寸約重百兩玉筯篆四爪龍紐文曰顧命元臣忠賢之印戚以金雲龍

匣又賜客氏一方文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

雪憤報怨書

三朝要典書以紅丸挺擊移宮三案編輯而成皆于作發紋條諸臣留一罪案多出于崔呈秀劉志選之意故責汝良以為雪憤報怨之書

九千九百

太監魏忠賢𦲷朝阿諛順指者俱拜為乾父行五拜三叩頭禮口呼九千九百歲爺爺

二十四罪

三年六月初一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題為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聖恩大干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扶宗社事職惟太祖高皇帝守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衹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忍賊王振劉瑾其人旋即

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本朝盡為威奴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于在天謹據其大罪之著者

者二十四欵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竄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稱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托重閣臣非但令其盡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

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雖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嚷政事之堂幾成鬧市甚至有經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瞥瞥嘆閣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

寢后封以清宮榮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點
論去患于旹己之忘不容皇上不敢父之臣大罪
二也先帝强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
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
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
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令求南部片席
不可得顧于梃黨亂政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復
加燧玉以贈其行是何親于亂賊何仇于忠義偏

不容先朝有痛念弓劍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
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
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曆而
迫之去一則與沈潅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
復職起用不可得顧于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
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
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

之孫慎行盛以弘史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
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紹庭之私情大
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太宰
推皆點借一以蓋枚卜點借之業一以伏借用為
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
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
乃滿朝為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
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

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揣皇上之怒
易解忠賢之怒難觧大罪七也然揣曰外廷之臣
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
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狀謀
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
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
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矯其私比
捏偈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

先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為
先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
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
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傷
閫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關祥
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
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于先帝之在
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厥叔之不

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先帝
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
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
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于南海
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
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
此從內臣推復敢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
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

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
窮王言屢褻逆又于河間府毀人居室起建牌坊
鏤鳳雕龍干雲插漢槩然槩怨歛恨吞聲又不止
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
也今日廕錦衣衛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亂
是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衡魏良材魏良卿
魏希孔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
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

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
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
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
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
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闖稅也
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
窑傷其墳脉託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
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

十五也王忠敬胡遵道侵占牧地罪真小則付之
有司大則付披學院足矣而但拿黑獄三次考掠
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典章學而忠賢草
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光結于璧宮泮藻之間
孔子之神將無恐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
監跨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
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
其銓除六官不敢司其封駁陰邪固之以偷換手

眼邪移陞敘致士樸卒固傾以去于以成中官之
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
未也而且將閒羅織之毒于冠紳矣北鎮撫臣劉
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
殺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
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
以彰忠賢之威熖得矣而國脉則何可崇此蘊毒
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亦移天鷗日之手于綠綸

矣科臣魏大忠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
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
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捉起放倒信
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
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
也自忠賢受事鷄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
陷野子傅應星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
搖唇傅繼教為之投匦打網片語違憾則駕帖立

下如近日之今中書汪文言不從閒票不會閒知
不理閒款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
至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
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酋
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
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
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
固為奴酋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吏劉蕭

寧縣新城城可作郿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
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西
夷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掛原有深
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潅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
黨交互盤居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剌客東虜西
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搆亂發于肘腋
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賢復
傾財厚與之交結者劉理格納亡命曹吉祥弟姪

傾結近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
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
乎鐵騎之擁護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
清塵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
為遲改駕駟馬羽幢青蓋夾擁雙遮則已儼然乘
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
此時自視為何如人想卽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
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

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
極則驕恩多成怨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
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
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介不
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
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
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斷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
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眾長安之

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
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挨者挨左右既畏
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
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
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墻或密結居停或
敦誼門客遣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
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
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

罪戾而過飾其回邪故被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即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慶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倘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愍不畏死更甚之恐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

不為早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積已不能為下意林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責妃能保時得其懽心而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責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么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針氊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恭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于忠賢之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蚤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從巧為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為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遣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

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
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
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
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面
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勲戚勅法司逐款嚴
詢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
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
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並勅令居外以全恩寵

毋務令其厚毒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井
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亦君側之
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
悅內治外安不新聞太平氣象者請斬職以謝忠
賢職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職欽職不
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愧皇上堯舜之令名即
可以報今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
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于願少酬死且不憾惟

皇上鑒職一點血誠即賜施行

明朝小史十六卷終

明朝小史十七卷

盧城赤隱呂　毖輯著

崇禎紀

信天子

帝初封爲信王入繼大統奸邪爲之一清四海之內咸稱之曰信天子言真可爲天子也

能作時藝

帝平日篤于讀書詩文靡不善及在位時嘗作四書

時藝示羣臣因而頒行天下士子咸誦習焉

梅藍

帝在位時宮中有女名阿奇能以青梅雕剜脫核鏤以花鳥繊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金圜之復爲梅蹈之曰梅藍

雨黃泥丸

七年九月京師雨雹拾取視之皆黃泥丸子如核桃大破之中有火藥氣

建坊嘉獎

帝之季年軍餉不繼頒諭戚臣求助內監王永祚曹化淳等有助至五萬三萬者上即頒旨嘉獎建坊其門以風厲僚

各府州錢糧

帝以歷年錢糧不足以供內外軍需發該部查覈報來今據冊載

北直隸順天府糧一萬四千零永平府糧四萬五

千零保定府糧一萬一千零河間府糧六萬五千零真定府糧十一萬七千零廣平府糧五萬九千零大名府糧十四萬八千零延慶州糧三千九百零保安州糧一千八百石零

南直隸應天府糧二十萬五千六百石零鳳陽府糧二十萬五千七百石零廬州府糧九萬三千九百石零淮安府糧四十萬二千八百石零揚州府糧二十四萬六千七百石零蘇州府糧二

百五十萬二千九百石零松江府糧九十五萬九千石零常州府糧七十六萬四千石零鎮江府糧三十一萬五千石零徽州府糧二十萬石零寧國府糧十萬三千三百石零池州府糧六萬一千九百石零太平府糧四萬九千石零安慶府糧一十三萬一千八百石零廣德州糧一千八百石零和州糧八千二百石零滁州糧二千三百石零徐州糧十四萬八千二百石零

山東濟南府糧八十五萬一千六百石零兗州府糧四十五萬三百石零東昌府糧三十一萬八千五百石零青州府糧六十七萬零登州府糧二十三萬六千零萊州府糧三十二萬三千一百零

山西太原府糧五十七萬零平陽府糧一百一十一萬九千石零大同府糧一十二萬六千石零潞安府糧二十萬三千八百零汾州糧十五萬一千零遼州糧二千六百石零沁州糧四萬八千二百石零澤州糧四萬六千六百石零

陝西西安府糧八十六萬五千石零鳳翔府糧十九萬石零漢中府糧三萬石零平凉府糧一十五萬石零鞏昌府糧十五萬九千石零臨洮府糧四萬四千石零慶陽府糧十三萬石零延安府糧四十二萬石零

河南開封府糧七十一萬九千三百石零歸德府糧七萬七千六百石零彰德府糧二十五萬二千石零衛輝府糧二十四萬五千六百石零懷慶府糧三十三萬六百石零河南府糧四十八萬一千二百石零南陽府糧一十一萬四千四百石零汝寧府糧十二萬一千七百石零汝州糧十四萬七千七百石零

浙江杭州府糧二十三萬四千二百石零嘉興府糧六十一萬八千石零湖州府糧四十七萬石

零寧波府糧十七萬四千四百石零紹興府糧三十三萬八千九百石零台州府糧一十二萬五千八百石零金華府糧一十七萬四千石零衢州府糧九萬二千二百石零嚴州府糧一萬一千石零溫州府糧十萬五千一百石零處州府糧六萬四千石零

江西南昌府糧五十萬石零饒州府糧二十一萬三千石零廣信府糧十三萬三千石零南康府

糧七萬石零九江府糧四萬石零建昌府糧十萬石零撫州府糧三十一萬石零臨江府糧二十三萬石零吉安府糧四十四萬石零瑞州府糧二十二萬五千石零袁州府糧二十三萬石零贛州府糧七萬石零南安府糧二萬石零

湖廣武昌府糧一十六萬三百石零漢陽府糧七萬五千九百石零承天府糧二十一萬一千八百石零襄陽府糧六萬三千七百石零鄖陽府

糧一萬二千四百石零德安府糧四萬一千石零黃州府糧二十五萬二千石零荊州府糧一十九萬四千石零岳州府糧一十七萬石零長沙府糧九萬八千石零寶慶府糧五萬五千石零衡州府糧二十二萬四千七百石零常德府糧六萬九千石零辰州府糧九萬三千三百石零永州府糧六萬八千石零

四川成都府糧一十六萬六千石零順慶府糧七

萬二千石零敘州府糧十萬石零重慶府糧三十五萬石零夔州府糧二萬石零馬湖府糧二千石零潼川州糧三萬石零眉州糧三萬石零嘉定州糧四萬石零邛州糧二萬石瀘州糧二萬石零雅州糧八千石零

福建福州府糧十六萬六千石零泉州府糧十一萬九千石零建寧府糧十六萬三千石零延平府糧八萬六千石零汀州府糧三萬三千七百

八十石零興化府糧六萬二千石零漳州府糧十一萬六千石零福寧州糧二萬八千五百石零

廣東廣州府糧三十二萬石零韶州府糧五萬石零南雄府糧三萬五千石零惠州府糧六萬七千石零肇慶府糧十六萬石零高州府糧六萬六千石零廉州府糧二萬六千石零雷州府糧五萬五千石零瓊州府糧八萬石零

廣西桂林府糧十二萬五千石零柳州府糧五萬二千石零慶遠府糧一萬四千石零平樂府糧六萬二千石零梧州府糧一十萬石零潯州府糧三萬六千石零南寧府糧四萬七千石零太平府糧三千石零

雲南雲南府糧三萬四千二百石零大理府糧二萬二千八百石零臨安府糧一萬六千石零楚雄府糧八千九百石零澂江府糧九千八十石零景東府糧一萬一千八百石零廣南府糧一千石零廣西府糧二千一百七十石零鎮沅府糧一百石曲靖軍民府糧三千三百石零姚安軍民府糧三千六百石零鶴慶軍民府糧四千石零武定軍民府糧二千五百石零尋甸軍民府糧三千七百九十石零麗江軍民府糧二千一百石零元江軍民府糧一千九百三十石零蒙化府糧四千八百石零永昌軍民府糧八千三百石零

貴州貴陽府糧六千五百石貴州宣慰使司糧六千八百石思州府糧八百石零思南府糧一千八百石零鎮遠府糧八百石零石阡府糧八百五十石銅仁府糧一千一百七十石零黎平府糧二千六百石零普安州糧二千八百石零永寧州糧二千二百石零鎮寧州糧二千六百石零安順州糧五千石零都勻府糧四千九百石

參

諸番國風土

帝嘗以永樂七年命太監鄭和王景弘等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船四十八號往諸番國開讀賞賜得諸國風土貢物所紀諸景示群臣不可不知祖宗開拓疆宇夷夏一體之意初至占城國其國臨海有港曰新州西抵交趾北連中國地海船到彼其酋長頭戴三山金花冠身披罡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鐲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寶方帶如裝金剛狀乘象前後擁番兵五百餘或執鋒刃短鎗或舞皮牌搥鼓吹椰殼筒其部領皆乘馬出郊迎詔下象膝行匍匐感恩奉貢方物其國所產巨象犀牛甚多象牙犀角廣貨列國棋楠香在一山所產其酋長差人禁民不得採取犯者斷其手烏木降香樵採為薪天無霜雪氣候常熱如夏草木長青隨花隨結

明朝小文 十七之九 二六七

煮海為鹽米稻甚薄國人惟食檳榔裹荖葉包蠡殼灰行住坐卧不絕于口不解正朔但看月生為初月晦為盡如此十次盈虧為一歲晝夜善槌鼓十更為法酋長及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見月則飲酒歌舞為樂酋長所居屋宇宮墻俱執灰瓷及以堅木雕鏤獸畜之形為華外周磚垣亦有城郭兵甲之防藥鏃刀標之屬其部領所居亦分等第門高有限民下編茅覆屋米不腐爛不食釀不生蛆不為美酒以米拌藥丸乾和入甕中封固如收藏日久其糟生蛆為佳醞他日開封用長節竹幹三四尺者插入糟甕中或團坐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輪次吸竹引酒入口三肉再入水若無味則止有味留封再用

長歲時採生人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又以浴身謂之通身是膽尸頭蠻者本是婦人但無瞳人為異其婦與家人同寢夜深飛頭

明朝小文 十七之十 一九六

而去食人糞物飛回復合其體即活如舊若知而閉封其頸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有病者臨糞時遣之妖氣入腹必死此婦人亦罕有民間有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番人戲之觸弄其頭必有生死之恨男女椎髻腦後花布纏頭上穿短布衫腰圍花布手巾其國無紙筆以羊皮捶薄熏黑削細竹為筆蘸白灰書字若蚯蚓委曲之狀言語燕鳩全憑通事傳譯

賓童龍國與占城山地相連有雙溪水澄清佛書所云舍衛乞食即此地也目連所居遺址尚存人物風土草木氣候與占城大同小異惟喪事能持孝服設佛而度死者擇僻地葬之婚姻偶合酋首出入或象或馬一如占城王從者前後百餘人執簪讚唱曰亞曰僕地產棋楠香象牙貨用金銀花布之屬民下編茅覆屋以居

暹羅國自占城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國山形如白

玉峭嶠周千里外山崎嶇內嶺深邃田平而沃稼穡豐熟氣候常熱風俗勁悍尚豪強侵掠鄰境削檳榔木為標槍水牛皮為牌藥鏃等器慣習水戰男女椎髻白布纏頭穿長衫腰束青花手巾其上下謀議大小事悉決于婦其男一聽苟合無序遇中國男子甚愛之必致酒飲待歡歌留宿婦人多為尼姑道士能誦經持齋服色略似中國亦造庵觀能重喪禮人死氣絕必用水銀灌養其屍而後擇高阜之地設佛事葬之釀秫為酒煮海為鹽地產羅斛香大風子油蘇木犀角象牙翠毛黃蠟以𧴩代錢每一萬個准中統鈔二十貫貨用青白花磁器印花布色絹色段金銀銅鐵水銀燒珠雨傘之屬其酋感慕天朝遠惠嘗遣使獻金葉表文貢獻方物

爪哇國古名闍婆自占城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甲兵為東洋諸番之雄舊傳鬼子

魔母與一園家青面紅身赤髮相合凡生子百
餘害食女人血肉佛書所云鬼國即此地也其
中人被咲職盡忽一日雷震石裂中生一人衆
稱異之遂為國主即領餘衆驅逐園家而除其
害復生齒安業至今其國之遺丈役書一千三
百七十六年考之肇在漢時至我大明宣德七
年矣其港口八去馬頭曰新村居民環接蝸茭
棒葉覆屋鋪店連行為市買賣其國富饒珍珠
金銀鴉鶻石猫睛青紅等石璖磲瑪瑙荳蔻草
菝子花木香青藍無所不有蓋通商旅最衆也
其鸚鵡鸚哥孔雀能馴言語歌曲其倒掛鳥身
形如雀而羽五色日間焚好香則收而藏之羽
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民好尤強生
子一歲使以七首佩之名曰不剌頭以金銀象
牙雕琢為靶凡男子老幼貧富皆佩于腰間若
有爭書即拔刀相刺蓋殺人逃三日而出即無

事矣男子椎頭裸身腰圍單布手巾能飲酖酒
重謝禮命婦人亦然惟項金珠聯絡帶之兩耳
塞茭樟葉圈于竅中其喪事凡主翁病死婢妾
輩相對而誓曰死則同往臨殯之日妻妾奴婢
皆滿頭簪草花披五色手巾隨屍至海邊或野
郊舁屍于沙地俾衆犬食盡為好如食不盡則
悲歌號泣堆柴于旁衆婦坐其上良久乃縱火
燒柴而死蓋殉葬之禮也蘇魯馬益一地名也
為市聚貨商船米糧港口有聚朋撒數百相傳
唐時其家五百餘口男婦尤惡忽一日有僧至
其家與吉之事其僧取水噀之俱化為猿猴止
留一老嫗不化今存舊宅土人及商者常設飯
食檳榔花果肉類以祭之不然則禍甚驗也杜
板一村之地名也海灘有水一泓甘淡可飲稱
為聖水元時使將史弼高興征其國經月不下
舟中之水糧盡二將拜天祝曰奉天伐蠻若天

與我水即生不與即爲遂挿鎗鹽苦海中其泉隨鎗湧起水味甘甜衆軍汲而飲之乃令曰天賜助我可力戰已兵威由是大振復聲奮激番兵百萬餘衆悉敗走乘勝長驅生擒番人烹而食之至今稱中國能食人也遂獲酋長以歸既服罪尋放還仍封爲爪哇國王我明太宗文皇帝遣人賞賜國王王妃及部領村主咸受天賜其國主遣使路靡進貢方物

舊港古名三佛齊國自爪哇順風八晝夜可至田土甚肥古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穀盛而貿金多也故民富饒俗嚣好嬉水戰甚慣其處水多地少部領者皆在岸側屋居之周匝皆僕從住宿其餘民庶皆于木筏上蓋屋而居以木樁拴閘或水長則筏浮起不能設也或欲別居起樁去之連屋移徙不勞財力今爲爪哇所轄風土與爪哇大同小異

重迦羅國與爪哇界相接高山奇秀内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田穀與爪哇略同氣候常暑風俗頗淳男女撮髻身披單布長衫圍梢布手中無酋長以年高有德者主之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地産羚羊鸚鵡木棉椰子絲紗貨用花銀花絹其處約去數日水程曰孫陀羅琵琶拖曰丹重曰員嶠曰彭里不事耕種專向寇掠與吉陀崎嶇國相通所以商船少至

吉里地悶其國居重迦羅之東連山茂林皆檀香樹無別産爲馬頭商聚有十二所有酋長田肥穀盛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斷髮穿短衫夜臥不蓋其體商船到彼皆婦女至船交易人多染疾病十死八九蓋其地瘴氣及其婬汚之故也貨用金銀鐵器磁碗之屬

滿剌加國其處舊不稱國自舊港順風八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山孤人少受弱于暹羅每歲輸金

四十兩為稅田瘠少收內有山泉流為溪于溪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每塊重官秤一斤四兩及織芭蕉心箄惟以斗錫通市無他產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椎髻身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俗尚淳厚民淘錫網魚為業屋如樓閣而不鋪板但用木高低層布連牀就榻箕踞而坐飲食廚側俱在上貨用青白磁器五色燒朱色絹金銀之屬大明敕賜銀印冠帶袍服建碑

封為滿剌加國暹羅始不敢擾酋長感慕挈妻子涉海入朝貢方物賞賚之使歸國

麻

逸凍其處在交欄山之西南洋海中山峻地平火溪聚村落而居氣候稍熱男女椎髻穿長衫圍色布田膏腴倍收其國尚節義婦喪夫則削髮剺面絕食七日夫死同寢多有並逝者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若得甦終身不再嫁矣至焚夫日多赴火死者煮海為鹽釀蔗為酒產

木綿黃蠟玳瑁檳榔花布貨用銅鼎鐵塊五色布絹之屬

彭

坑其處在暹羅之西石崖周匝崎嶇遠望山平如寨田沃米穀豐足氣候溫風俗尚怪刻香木為人殺人血祭禱求福禳災男女椎髻繫單裙富家女子金圈四五飾于項髮常人五色燒珠穿圈煮海為鹽釀秫為酒地產黃熱香沉香片腦花錫降香貨用金銀色絹爪哇布銅鐵器鼓

板之屬

東

西竺其山與龍牙門相望洋海中山形分對嵯峨若蓬萊萬丈之間田瘠不宜稼穡歲籍諸邦淡洋米穀以食氣候不齊煮海為鹽釀椰為酒男女斷髮繫梢布地產檳榔木棉布蕉心箄貨用花錫胡椒鐵器之屬

龍

牙門其處在三佛齊西北山門相對若龍牙狀中通船過山田瘠穀米甚薄氣候常暑四五月

淫雨男女椎髻穿短衫圍捎布撈捺爲事遇番船則以小舟百數迎敵若順風僥倖而脫否則被其劫掠舟客于此防之

龍牙加貌其地離麻逸凍順風三晝夜程內平而外風民樸附而居氣候常熱田禾勤熟風俗淳厚男女椎髻圍麻逸凍布穿短衫以親戚尊長爲重一日不見則攜酒饌問安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地產沉香速香降香黃蠟鶴頂蜂蜜砂糖

貨用印花布八搽都布青白花磁器之屬

九州山其山與滿剌迦近產沉香黃熟香林木叢生枝葉茂翠鄭和等差官兵入山採香得徑有八九尺長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山人張目吐舌言我天朝之兵威力若神

阿魯國與九州山相望自滿剌加順風三晝夜可至其風俗氣候與蘇門答剌大同小異田瘠少收惟種芭蕉椰子爲食男女裸體圍梢布常駕獨木舟入海捕魚入山採米腦香物爲生各持藥鏃弩防身地產鶴頂片米糖腦以售商舶貨用色段色絹磁器燒珠之屬

淡洋與阿魯山地相接去滿剌加三日程山跳周迴有港內通大溪汪洋千里奔流出海清淡味甘舟人過往汲之名曰淡洋田肥禾盛米粒尖小炊飯甚香地產香民俗頗淳氣候常熱男女椎髻腰圍梢布貨用金銀鐵器磁器之屬

蘇門答剌國古名須文達那自滿剌加順風九晝夜可至其國傍海村落田瘠少收胡椒蔓生延蔓附樹枝葉如扁豆花間黃白結椒纍纍如棱棡子但粒小耳番秤一播荷抵我官秤三百二十斤價銀錢二十個重銀六兩金抵納即金錢也每二十個重金五兩二錢風俗頗淳民網魚爲生朝駕獨木刳舟張帆出海暮則回舟男子髮纏白布腰圍梢布婦女椎髻裸體腰圍色布

手巾其瓜茄一種五年結小再種橘柚酸甜之菜常花常結其有一等瓜皮若荔枝如瓜大未剖之時甚臭如爛蒜剖開如囊味如酥油香甜可口煮海為鹽釀茭樟子為酒貨用青白磁器銅鐵瓜哇布色絹之屬

花面國王其國與蘇門答剌隣境傍南巫里洋遠迤山地田足稻禾氣候不常風俗淳厚男子皆以墨刺面為花獸之狀猱頭露體單布圍腰婦女圍色布披手巾雞髻腦後地多出牛羊雞鴨羅布强不奪弱上下自耕而食富不驕貧不盜可謂善地矣地產香味青蓮花近布那姑兒一山產硫黃貨用段帛磁器之屬其酋感慕恩賜常貢方物

龍涎嶼望之獨峙南巫里洋之中離蘇門答剌西去一晝夜程此嶼浮豔海面波激雲騰每至春間群龍來集于上交戲而遺涎沫番人挐駕獨木舟登此嶼採取而歸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揖水而得至岸其龍涎初若脂膏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剖出若斗大亦覺魚腥焚之清香可愛貨于蘇門答剌之市官秤一兩用彼國金錢十二個一觔該金錢一百九十二個准中國銅錢九千個

翠藍嶼在龍涎之西北五晝夜程大小七門門中皆可過船傳聞釋迦佛昔經此山浴于水被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由此男女今皆削髮無衣止用樹葉紉結而遮前後米穀亦無惟下海網魚蝦及種芭蕉椰子為食

錫蘭山國自蘇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于瓜哇中有高山參天山頂產有青美藍石黃鴉鶻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其海旁有珠簾沙

常以網取螺蚌傾入池中作爛淘珠貨之海邊有一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乾稱為先世釋迦佛從翠藍嶼來登此山足躡其跡至今尚存也下有寺稱為釋迦佛涅槃真身側臥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氣候常熱民俗富饒米穀豐足地產寶石真珠龍涎香乳香貨用金錢銅錢青花白磁器色段色絹之屬男女纏頭穿長衫圍單布大明招敕金銀供器綵粧

織金寶幡布施于寺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其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共謀害舟師太監鄭和潛備先發制之使衆銜枚疾走夜半聞砲則奮擊而入生擒其王歸獻闕下尋蒙恩宥歸復舊國由是西夷畏威懷德莫不向化矣

溜山洋國自錫蘭山別羅里南去順風七晝夜可至其山海中天巧石門有三遠望如城門中可過船溜山有人沙溜官嶼溜人不知溜起來溜麻里溪溜加平年溜加安都里溜其八處網捕溜洋大魚作塊曬乾以代糧食男子拳髮穿短衫圍梢布風俗洗任地產龍涎香貨用金銀段帛磁器米穀之屬其酋長感慕聖恩常貢方物

大葛蘭國與都蘭樵相近厥土黑墳本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賴烏爹之米為食商船為風所阻不以時到則波濤激灘載貨不敢滿蓋以不可停泊之故也若遇亞里洋則離重險之難矣

及有高頭埠沉水羅股石之危風俗淳厚男女纏頭穿單布長衫圍色布手中地產胡椒椰子溜魚檳榔貨用金錢青白花磁器布段之屬

小葛蘭國山連赤土地與柯枝國接境日中為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本國通使大金錢名曰儻伽每個重八分小金錢名曰吧喃四十個准大金錢一個田瘠少收歲藉榜葛剌國米為食氣候常熱風俗小淳男女多回回哺吧人地產胡

椒亞于下里乾檳榔波羅蜜色布其木香乳香真珠珊瑚酥油孩兒茶梔子花皆自他國來也貨用丁香荳蔻色段麝香金銀銅鐵器鐵線黑纓之屬

柯枝國與錫蘭山對峙內通古里國界氣候常熱田瘠少收村落傍海風俗頗淳男女椎髻穿短衫圍單布又一種曰木瓜無屋舍惟穴居巢樹入海捕魚為業男女裸體紉結樹葉或草遮其

前後行人遇人則遜避道傍俟過方行蓋避羞也地產胡椒甚廣富家俱置板倉貯之以售商販使小金錢名吧喃貨用色段白絲青花白磁器金銀之屬其酋長常貢方物

古里國自錫蘭山起程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國當巨海之要與僧伽密邇亦西洋諸國之馬頭也山廣地瘠麥穀頗足風俗甚厚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法無刑杖惟以石灰畫地乃為禁令其

酋富居深山傍海為市聚貨通商男子穿長衫頭纏白布婦女穿短衫圍色布兩耳懸帶金牌絡索數枚其項上珍珠寶石珊瑚連掛纓絡臂腕足脛皆金銀鐲手足指皆金銀鑲寶石戒指髮椎腦後容白髮黑其有一種裸身之人曰木瓜與柯枝國同地產胡椒亞于下里俱有倉廪貯之以待商販有薔薇露波羅蜜孩兒茶印花被面手巾其有珊瑚珍珠乳香木香金箔之類

皆由別國來其好馬自西番來匹價金錢千百貨用金銀色段青花白磁器燒珠麝香水銀樟腦之屬酋長常遣使捧金葉表文貢獻方物

榜葛剌國自蘇門答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即西印度之地西通金剛寶座國曰詔納福兒乃釋迦得道之所永樂十三年齎詔敕賞賜國王王妃頭目其國海口有港曰察地港立抽分之所其王知我中國寶船到彼遣部領齎衣服

等禮人馬千數迎港口起程十二站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商人差齋禮象馬迎接再行二十站至抵獨哇是酋長之居處城郭甚嚴街市鋪店連檐接棟聚貨百有其王之舍皆甎灰甃砌高廣殿宇平頂白灰為之內門三重九間長殿其柱皆黄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明盔明甲執鋒刃弓矢威儀壯甚丹墀左右設孔雀翎傘蓋

百數又置象隊百數于殿前其王于正殿高座嵌八寶箕踞坐其上劍橫于膝乃令銀柱杖二人皆穿纏頭來引道前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金柱杖二人引道如前禮其五拜迎詔敕叩頭加額開讀賞受畢鋪絨毯于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禮之甚厚燔炙牛羊禁不飲酒恐亂性而失禮以薔薇露和甘蜜飲之宴畢復以金盔金繫腰金瓶金盆贈天使其副使皆以銀盔銀

繫腰銀瓶銀盆贈之其下官員亦贈以金鈴紋紵絲長衣兵士俱有銀錢蓋此國富而有禮者也其後影置金筒金葉表文差使臣齎捧貢獻方物其國風俗淳厚男子白布纏頭穿白布長衫足穿金線羊皮靴濟濟然有文字者衆凡交易雖有萬金價定打手永無悔改婦女穿短衫圍色布絲錦不施脂粉自然嬌白耳垂寶鈿項掛瓔珞髻堆腦後四腕金鐲手足戒指其有一

種回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妻亡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流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有足稱者田沃豐足一歲二收不用耘耔隨時自宜男女勤于耕織果有波羅蜜大如斗甘甜甚美菴摩羅香酸甚佳其餘瓜菜蔬菜牛馬雞羊鳧鴨海魚之類甚廣通使海𧵳准錢市用地產細布撒哈剌毯絨兜羅綿水晶瑪瑙珊瑚珍珠寶石糖蜜酥油

翠毛各色手巾被面貨用金銀段絹青花白磁
器銅鐵麝香銀硃水銀草蓆之屬

卜剌哇國自錫蘭山別羅南去二十一晝夜可至
其國與木骨都束國接連山地傍海而居壘石
爲城砌石爲屋山地無草木地廣斥鹵有鹽池
但投樹枝于池良久撈起結成白鹽風俗頗淳
無田耕種捕魚爲業男女拳髮穿短衫圍梢布
婦女兩耳帶金錢項掛纓絡惟有葱蒜無瓜茄

地產馬哈獸狀如麝香獐花福祿狀如花驢豹
麂犀牛沒藥乳香龍涎香象牙駱駝貨用金銀
段絹米豆磁器之屬其酋長感慕恩賜進貢方
物

竹步國與木骨都束山地連接村居寥落壘石爲
城砌石爲屋風俗亦淳男女拳髮男子圍布婦
女出則以布兜頭不露身面山地黃赤數年不
雨草木不生絞車深井網魚爲業地產獅子金
錢豹駝蹄雞有六七尺高者其足如駝蹄龍涎
香乳香金珀貨用土珠段絹金銀磁器胡椒米
穀之屬酋長感慕來貢方物

木骨都束國自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
瀕海堆石爲城壘石爲屋四五層廚廁待客俱
在其上男子拳髮四垂腰圍梢布女人髮盤于
腦黃漆光項兩耳掛絡索數枚項帶銀圈纓絡
垂胸出則單布兜遮青紗蔽面足履皮鞋山連

地曠黃赤土石田瘠少收數年無雨穿井甚深
絞車以羊皮袋水風俗囂頑操兵習射其富民
附舶遠通商貨貧民網捕海魚晒乾爲食及餵
養駝馬牛羊地產乳香金錢豹龍涎香貨用金
銀色段檀香米穀磁器色絹之屬其酋長進貢
方物

阿丹國自古里國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傍
海而居草木不生田肥種植粟麥豐盛壘石爲

城砌羅股石為屋三四層高廚居卧室皆在其
上風俗頗淳民下富饒男女拳髮穿長衫婦女
出則用青紗蔽面布帽兜頭不露形貌兩耳垂
金錢數枚項掛瓔珞地産羚羊自胸中至尾垂
九塊名為九尾羊千里駱駝黑色花驢駝蹄雞
金錢豹貨用金銀色段青白花磁器檀香胡椒
之屬其酋長躬以方物奉獻

剌撒國自古里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
而居壘石為城連山曠地草木不生牛羊駝馬
皆以海魚乾啖之氣候常熱田瘠少收惟有麥
耳數年無雨鑿井絞車羊皮袋水男女拳髮穿
長衫婦女粧黑兜頭與忽魯謨斯國同壘石築
土為室三四層者其上廚廁卧室待客其下奴
僕居之地產龍涎香乳香千里駱駝民俗頗淳
喪葬有禮有事禱于鬼神其酋長常遣使將金
葉表文奉貢方物貨用金銀段絹磁器米穀胡

椒檀香之屬

佐法兒國自古里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壘
石為城砌羅股石為屋高三四層若塔狀廚廁
卧室皆在其上田廣少收山地黃赤亦不生草
木民捕海魚晒乾大者人食小者餵養牛馬駝
羊男女拳髮穿長衫女人出則以布兜頭面不
令人見風俗頗淳地產祖剌法金錢豹駝蹄鳥
乳香龍涎香貨用金銀檀香米穀胡椒段絹磁
器之屬其酋長遣使奉貢方物

忽魯謨斯國自古里國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而
居聚民為市地無草木牛羊駝馬皆食海魚乾酋
或言深山中亦有草木風俗頗淳壘石為城酋
長深居練兵畜馬田瘠麥廣穀少民富山連五
色皆是鹽也鑿之鏃為盤碟碗器之類食物就
用而不加鹽矣壘石為屋有三四層者其廚廁
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髮穿長衫善弓

失躬射女子編髮四垂黃漆其項出則布幔兜頭面用青紅紗布以蔽之兩耳掄周掛絡索金錢數枚以青石磨水粧點眼眶唇瞼花紋以為美飾項掛寶石珍珠珊瑚紉為纓絡臂腕腿足皆金銀鐲此富人也行使金銀錢地產珍珠寶石金珀龍涎香撒哈剌梭服絨毯貨用金銀青花磁器五色段絹木香胡椒之屬其酋長書貢

獻方物

天方國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可至其國乃西海之盡也有言陸路一年可達中國其地多廣漠即古筠沖之地名為西域風景融和四時皆春也田沃稻饒居民安業男女穿白長衫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女編髮盤頭風俗好善酋長無科擾于民亦無刑罰自然淳化不作盜賊上下安和古置禮拜寺見月初生其酋長與民皆拜天號呼稱揚以為禮餘無所施其寺分為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為柱黃甘玉為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其寺層次高上如塔之狀每至日落聚為夜市蓋日中熱故也地產金珀寶石真珠獅子駱駝祖剌法豹麂馬有八尺高者名為天馬貨用金銀段疋色絹青白花磁器鐵鼎鐵銚之屬其國王臣深感天朝使至加額頂天以方物獅子麒麟貢于廷

誠意秘記

成祖定鼎于燕都大內有密室劉誠意留秘記焉緘鍵甚固相戒非大變不啓帝在位十六年遇忌孔急欲啓視之掌印內臣叩頭固諫不聽室中惟一櫃發之得繪圖三軸第一軸文武百官數千俱手執朝笏披髮亂走帝詰問內臣叩頭云或恐是官多法亂第二圖繪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襁 遁狀上又問內臣又叩頭答云或是軍民背叛也上

不覺勃然變色內臣請上上必欲再展第三軸軸
中像皓首聖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跣左足有襪履
披髮中懸厄運有定至誠可前知也

紅閣

帝之崩縊于後宰門煤山之紅閣紅閣係上于崩之
前月命勲衛諸臣演習弓馬親自御覽之地也

血詔

帝崩時有御筆血詔云諸臣誤朕朕無顏見先帝于

地下將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慎勿傷我百姓

明朝小史十七卷終

明朝小史十八卷

盧城赤隱呂　毖輯著

弘光紀

龍江浮木

帝以崇禎皇之變諸臣迎立于南都舊内工部估工修造忽龍江關湧起棑楠大木數百適資其用臣民咸以為天授

馬蹄金

帝在位内閣馬士英權勢震耀仕路爭以賄賂倖進俱登要津初猶饋銀既而銀數太多不足為重爭以黃金投獻江南金價騰貴有至十五六兩白銀始易一兩者相率號曰馬蹄金

南中復書

閣部史可法復燕京書其辭曰南國得接好音茶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于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諷誦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誅煩貴國憂某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敢為大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至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某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成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至肆某于市朝以為泄泄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于地

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係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推讓再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

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歡傳盛事大江湧出
楠梓數千萬顆助修宮殿是豈非天意也哉越數
日遂命集視師江北剋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
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大國入都為我先皇帝后
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免薙髮之令示
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
不長跪北望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
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

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
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又
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不討不忍死其君者
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
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
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係人心號召忠義紫
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祚光武中
興丕承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

蒙塵宋高纘統是皆于國仇未翦之日亟正位號
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玄宗
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未嘗不許以行權
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冠
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
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
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
以金繒回紇助唐不聞利其土地況大國篤念世

好兵以義動萬代仰瞻在此一舉若乃乘我家難
棄我悃忱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為賊人
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
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
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擊楫枕
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竊以為天亡逆賊當不越
于時膺兵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
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

戴天之仇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望堅同仇
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
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昭耀千秋本朝
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
亦千載一案哉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業已
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某北望陵廟無涕
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詣先帝者實
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某處

命且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大國實昭
鑒之

南都公檄

維崇禎十七年四月朔日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
史可法等謹以宗社危情生民至計布告普天臣
子書被今天子十七年之鴻休託高皇帝三百祀
之陰橋者其言曰竊聞遭時有道類多以文事之
盛而拙武功遭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決而徵臣

節故天實亂而嘗山雎陽之事者靖康靡而宗澤
李綱之氣烈彼皆懸從上作聲可預知然且俠骨
錚錚與良敵之降而並厲義氣發發揚覺震之奏
以爭鳴況休命篤于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
朝者乎力掃腥羶二祖之廓清號同盤古治崇寬
簡累朝之熙洽家擬華胥延至今上特興崇樸蓋
備孝廟之温恭儼在世宗之神武重光當沖齡而
抑恭顯之氣立清宮府于召對而發聾黃之歎總

為蝸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
已以兵與而派餉是糜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願
猶詔旨勤頒有再累吾民之語每遇天災修省無
一時自逸之心疏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
己瘦顯通宥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名是宜
大業之實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
悚思為蒼生而得人上之倀羅者誠虞責以赤心
而報主下之自失者難言家家有半間之堂事事

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拒妨好官之得
錢覓無肝腸似漢淮陰當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
都爾爾賢者亦併悠悠甄敵實繁措當何狀圖之
不早病已成于養癰局尚可為勢必窮于滅頂悲
夫悲夫唐歷未殄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
泰耕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昔有霸圖無復追其三
駕迪者介馬横馳史鐵輔羽書不絕于殿廷南北
之乳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

自有神靈兵勢無害豈得謝太傅但遨歌嘯詔都
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
日元戎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官避無分家食或
世貴如王謝或最勝若金張或子虛之以貲起或
輓輅之以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
名班國士素為里雄合應共抒壯謀各圖義旅仗
不需于武庫糗無壟于郇廚飛附大軍力爭一決
但庫策直承黃鉞豈賊遲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昔

天大纘此則為代之所瞻仰實九廟為之登臨者
已尙策未戢大即戎必義且凡于助餉多或抵小
國之賊少則剷中人之家辛濟危機何淡高之牛
足惜即非長物亦昔洪之馬是求各付有司轉輸
留斟此則事攜從使氣易為彰至登壟巨商聯田
富室若與鰭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平準法
行即陽翟之雄豈得居其奇貨又如座賈今在將
虞士之號亦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損

聖恩之無外欲興共為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偶值
佳緣毋忘善務譬以同舟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
嗜琛王臣從諸恤肆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
男子嗚呼親鄭迪雞容之事唐莊尚有求縊出塞
本徽伴之國漢武乃述卜式翱莊何日敢曰無徒
不惟社稷之憂即是身家之冥始賊之巧于為餌
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之既入其與莫不娶地獄
之哥齊善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窻所過使

成既脫米從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拷者痛害鄭
安上之畫圖與老弱之受苦者酷肖是皆難民所
說足令聽者寒心天達威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
等處皆付宥已其中金穴何止一家身戮正不勝
紀若六時之牛酒不足雖八公之艸木可驅只坐
一怪逆成昏溺豈不寃哉欲圖懸著須問前車誠
清夜而念上思雖何曹之萬錢有難下咽史援古
以籌時豪豈王衍之三窟使可戮身同舟即一家

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
智不足以致謀憤何辭于即众貫切執見之頗軏
通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我體情何堵
絕念封疆雕陽之援竟侍則霖雲袖誓言之天剎
州之衆獨擁則溫嶠有迴指之旗封章尚達于北
辰畚筆敢驁于南史是為過計京屬敷衷見起君
親約昭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搥心瀝血之至
進發大痛疏

革吝孤臣劉宗周注血謹奏為追發先帝大痛以仰
大譽事嗟乎國破君亡何代蔑有惟是宇宙之所
以當存而不毀者止此綱常名教子以之事其父
臣以之事其君不可不明于世耳先帝身殉社稷
正命考終凜然著春秋之大義燕貽之善遠遺我
皇上以中興大業踐作伊始知無刻不以封賊復
讐為事而獨怪廷臣中謀國無能旬月以來絕無
一舉一動可以慰先帝之靈撫今追昔有不能令

人不髮指者臣請得而迫訟之國難之有勤王也
自己巳以來四兵何獨寬于今日乃賊兵入秦踰
晉漸逼畿南京師生困遠近洶洶賊大江以南宴
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一人一騎北進
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
不之救如曰兵不成兵餉不成餉將平日料理之
謂何浮日既無料理勢不得不以君父為孤注則
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出閑確矣數

天痛憤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
快朝食而方且抑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圍之策卻
兵權于閫外首圖定策之功仍復安坐地方不移
一步此時總督尚有張國維親承先帝之命儘得
便宜率諸撫臣鼓行而前淮揚上下早已廓清勢
如破竹而國維反淨家園意在卸擔委君命于草
莽而不顧他又無暇問已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
二矣諸臣不驟言進兵猶曰事無渠承遂新朝既

立之後臣謂第一義必遣北伐之師矣不然而亟
馳一介使賚璽九問道北進或徼燕中父老或起
塞上夫五共激讐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
諸皇子所在的扎苟效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
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而亟起閩帥鄭
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令九邊督鎮捲甲銜枚出
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
盡屬遊回天假之靈惟令兵鎮諸通臣一奏燕京

之後將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忘
之坐誅者三而史有難為解者先帝既已升遐發
喪有日矣頒行喪詔係何等大典而遲滯日久距
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者可知時移事換
升撐錯出即成厭祇成名色是先帝終無服于天
下也小功不稅君子譏之況三年之通喪乎則今
日典禮諸臣之坐誅者四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
自應復先帝遺詔而及之乃廷臣不能仰窺陛下

德意一槩徑用新恩即先帝誅璫職業前後詔書
紊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
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皇帝十七載之憂
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月朔社稷罹
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如此之薄不何
怪從逆諸人纍纍若若朝君臣而暮寇讐也昔人
云死者可作生者不愧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
將先皇帝一十七載遺事大書特書布告天下而

安龍逸史二卷

〔清〕屈大均撰

民國吳興劉氏刻嘉業堂叢書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吴興劉氏
嘉業堂刊

安龍逸史序

嗚呼國運至變遷之際如漢之建安唐之天復宋之景炎讀史君子未嘗不爲之欷歔慨惜三致意焉而明歷代相承世無失德迨烈宗之季凶奄內擅流賊外訌明之宗祀不絕如綫崇禎先帝宵旰憂勞亟以求治太急責效太速弗辨忠奸以察爲明一時臣工救過不暇遂致上下相遁以文法弭盜而盜愈張文恬武嬉將驕卒惰而且水旱相仍饑饉頻告天災人異天之亡明豈待再計哉卒之兵纏於垣鬩及生靈郡邑丘墟神州榛莽宏光有可爲之時而首壞於馬士英阮大鋮隆武有可爲之姿而再壞於鄭芝龍分符之勳鎭盡屬叛臣列土

茲公侯俱爲逆黨事緩則競寵以邀榮事急則賣降而竄竄雖日奉主大半營私明之天下洵無一片乾淨土也福京既陷制閫諸臣援立永厤帝於搶攘之秋區區嶺表欲作南陽不甚難哉嗚呼天之亡明以開我

大淸億萬年之丕基云爾大厦之傾豈一木所能支乎況夫君非句踐無焦思苦心之志臣非種蠡無報讐雪恥之才而一二閹黨嬖倖又從而擾亂之武夫悍卒大肆其鴟張侍從左右仍恣其比黨其事亦何足述第以地不大於曾滕民不眾於邾莒崎嶇跋涉奔走巖疆僅託空名有如寄寓茹荼集蓼亡國之苦未有甚於帝者也嗚呼痛哉愚嘗閱明紀編年則并隆武而遺之閩明季遺聞則南寧駐蹕以後無聞焉嗟乎興亡之際先正所嚴敢謂其奔蕩之餘遂并其事實而棄之讀史君子不幾大昧厥心哉僕每以當年播遷粵在南服嘗欲搜訪遺聞以備纂修明史之闕嚴以亂臣賊子之誅初得也是錄既序而識之矣茲以避兵武陽復覩安龍逸史一書紀載雖無義例然自監國以至賓天始末釐然畢備奸邪罪狀叛逆鐵案昭昭可覩爰錄而藏之以俟夫異日考信前朝襄成全史則斯編也未必不可供天祿石渠之採擇云爾古滇桐山元益父羅謙謹識

安龍逸史卷上

南海屈大均撰

按神宗末年同日冊封瑞惠桂三藩桂藩分封湖廣
駐劄衡州府靜守藩封號稱賢王正妃王氏貴妃范
氏後以選侍孫氏妖媚幸焉孫氏愼行巫蠱厭禳之
事王遂不入王范二宮數年及巫蠱事發選侍坐死
王始還宮生世子六人長次早夭至崇禎壬午三世
子與四世子及冠會督撫題請發宗人府纂入玉牒
序名杳行禮部會題因冊封三世子爲安仁王戌至丙九月病
薨四世子爲永明王即永厤帝也

崇禎十六年癸未桂藩移駐粵西

時張獻忠陷湖廣蹂躪全楚左良玉統轄重兵雄擁
百萬聞賊至不復前賊到之處土崩瓦解桂藩乘舟
鎗之際移至西粵避難世子官屬暨宮人船隻盡阻
於永州府浮橋下遇賊從陸路追至永州悉擄入營
有鄉民稱有王在船內安仁永明遂被搜獲押禁永
州衛隨進木籠令僞湖南道督率兵夫親行押赴南
陽時僞道即衡陽縣人中壬午鄉試徐姓者至王前
密啟云臣係新科舉人爲賊所迫至此今幸起發王
駕雖一面撥夫支吾預已遣報桂殿下自有兵救駕
王請安心又囑看守官都司王有成小心伺候不許
賊來驚擾每日必親來問候數次先是桂藩在桂林

時即密遣人偵視得徐姓啟報遂與征蠻將軍靖江
藩同廣西總兵楊國威等商議飛調狼兵七萬兼程
而下於十二月恢復永州二王幸皆得免而徐君者
已死於亂軍中矣惜失其名焉獻賊聞永州不守知
粵西有備不復東顧遂去楚而入蜀云

崇禎十七年甲申廣西總兵楊國威旣恢復永州即迎
二王出城星夜護送同回廣西時止留官將安撫楚
地凡係桂藩內外大小衙門人等俱賜路費送歸藩
下

二月桂藩父子君臣會集桂林惟五六兩世子訪無消
息廣西巡撫瞿式耜巡按郭封總兵楊國威等會議

桂藩係朝廷親王今遭賊難至此宜調度錢糧安置
但桂林有靖江藩不便同城湖南一帶雖賊已退然
殘破不堪不可駐回本國今廣西倉庫充實惟有梧
州一府請王先行遷蹕就近支糧應餉然後會題請
旨桂藩如請即傳備船隻由府江順流而下

六月桂藩始至梧州沿江安蹕通省文武前來朝慰忽
報福王監國喜詔方到哀詔繼至及開讀㫖言本年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北京烈皇帝罹難之慘桂藩
伏地大哭自辰至酉絕而復甦遂成不起之疾

八月桂藩薨於蒼梧葬於藤縣城北陵工告竣之後看
陵提督巡視等官每見五色雲氣覆之來相啟賀傳

有童謠云五色雲照王墳歸南土永自明人人聞之不解所謂時二王貲囊罄盡且地方日見搖動倉廩空虛藩府嬪妃僚屬宮眷人等尚有千餘即寅支卯糧不足供用況安仁王最殘刻於手足不覩凡永明王衣食之需每求用於王兄多不如意一日安仁王遣內監周明押衣箱四扛送永明王舟中王見大喜即令啟視皆赭黃袍別無可以常御者王爲不悅周明輒前啟曰王勿惱暫用收貯靜候天命有歸自有御服之日後登大寶其言果信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宏光元年高平都統莫敬耀反廣西土府思明龍川明江江州等處盡歸交趾幸南太參將成大用調兵奮擊敬耀退走高平又湖南寧遠縣田三縣錫礦礦頭蔣魁楚反率礦夫數千破恭城賀縣粵西一帶復爲搖動時有原任湖廣撫標中軍雷志建者爲賊所追兵敗攜有殘卒數百人逃往鎮峽關招募義勇自稱總兵聚眾至萬餘力敵礦賊未幾撲滅時楚粵之地悉遭兵賊之慘至秋稍息

八月唐藩建國福京詔至征蠻將軍靖江藩自稱監國按靖藩自分封西粵以近處猺獞賊藪非有提調征勦之權不能制故加以征蠻將軍之銜時聞兩京失陷密與參謀孫金鼎議以勤王爲辭徧檄四方調集漢土官兵又强致鎮撫按三司等官瞿式耜于元燁

張國儀鄭封及楊國威等勸進監國表文諸臣皆力爲諫阻不聽又慮遲疑生變於是不及候所調兵馬齊集止將現在城守及先至狼兵共不滿二百人並傳藩下文武等眾於靖江府臨朝稱賀是日加參謀孫金鼎爲參贊軍機大學士加參贊嚴天厲范友賢爲將軍總統左右前鋒留楊國威爲城守即日誓眾興師由水路出平樂抵梧州約會兩江兵齊下廣東凡過州縣殺官劫庫荼毒全城於是桂府兩王舟泊於梧州對岸方在危急存亡之際而兩廣總制丁魁楚已得塘報即飛疏請隆武旨一面發兵西上兩軍正遇梧州靖藩見所調兵不至徬徨無計西兵小棹兜隨戰艦一鼓之間金鉦喪膽覆沒而監國勤王之師亡且其殘兵魁楚傳令收兵恐驚桂府親來朝見撥兵等衞方議進兵追捕靖藩旣敗所攜輜重國寶盡失於水惟藉前鋒嚴天厲十餘人駕一小塘舟飛渡至桂林城內堅壁不出金鼎從亂軍中逃竄僅搶得二王令即由江上潯州催兵應援及抵潯惟見兩江兵船布列問何營兵馬報云南太參將成大用三里參將陳邦傅柳慶參將陳可觀皆調出勤王之師金鼎大喜益謂靖藩征調之兵已發又以陳邦傅爲兒女姻救援有人也因即赴邦傅舟中盡以靖藩敗狀告邦傅且議進止時參畫胡執恭毛可求與同席

臨更潛邦傳起更衣招執蒸進密室謂曰今日靖藩
無謀動輒敗爾我等若少依違禍不旋踵矣幸金鼎
身來遊死乘此擒戮以邀大功何愁不富貴耶計定
俟太席謂金鼎曰今日之事六人知之乎金鼎曰已
知之不必言再將酒來六飲沈醉以繩繫足投之水
邦傳密不令人知已乃取其屍剖腹去臟擦灰包扎
詭傳詔各兵船悉改剿逆紅幟即夕解維下梧州謁
兩廣總制丁魁楚魁楚見之大喜敘爲首功先行慶
鎮征蠻將軍協命東師前定桂林臨城之日楊國威
旗鼓焦璉者與國威不協乃密傳其所部縛國威及
靖江藩嚴天鳳等械送軍前請邦傳進城安撫軍民

[illegible]按諸臣皆自以不能阻靖藩之叛人人自
危同以蠻楚處魁楚即命械送福京得旨嚴天鳳
楊國威處斬思靖藩廢爲庶人安置廣東博羅縣至縣
未幾死靖藩滅後潛邸宗室官校搜括無遺而陳邦
傳封慶川伯焦璉進都司使於是先朝之遺舊搢紳
一時紛紛羅織茲害無得免者

順治三年丙戌隆武二年監國凶問至自閩

按監國於宏光元年六月即稱監國總制丁魁楚據
報知閩京已陷不聞於外密同總監龐天壽聯絡閩
粵三省會同兩廣廣西督撫何騰蛟瞿式耜先朝輔
臣何吾騶黃士俊等合詞請桂藩監國時安仁王於

九月發病薨於蒼梧而三省文武臣咸集言社稷爲
重不可少緩涓吉於十一月十九日擁戴永明王監
國於廣東肇慶府取藩封永字又以神宗嫡孫取曆
字改元永曆頒行正朔以來年丁亥爲永曆元年郊
天告廟隨頒喜詔繼發隆武皇帝哀詔大行恩赦覲
定文武銜門聯絡勳鎮陞賞有差特諭不立東廠不
選宮人諸臣朝罷喜相謂曰鳳準龍顏中興主也不
設東廠不選宮人可謂善政之始皇太后召對羣臣
諭云今朱家皇帝僅存此一綫纘承大統願諸先生
盡忠竭力相輔之溫諭諄諄文武拜謝感泣各圖自
奮頗有中興氣象云

隆武內閣蘇觀生當大清兵破閩之時於亂軍中收
拾潰兵數千即迎鄧藩航海出惠潮至廣州擁立監
國改元紹武遂遣林佳鼎抵三水進兵犯關上敕兵
部尚書丁魁楚嚴師禦之蓋踐祚之初自相謀動干
戈於邦內矣

順治四年丁亥永曆元年大清兵入南韶

鄧藩將兵劄三水止存守塘兵數百城中絕無兵馬
豫備大兵偵知空虛一夕連殺十三塘無一得脫遂
更鄧兵旗幟衣甲先守城門後兵入城直趨紹武宮
內盡擒之有報蘇觀生者觀生尚詰其人曰是誰家
兵來鼓噪語未畢大兵已入後室擒之矣廣城既陷

警報至行營君臣震怖上敕兵部尚書丁魁楚整兵守禦隨催集人夫移蹕桂林大兵遂入廣省時廣東有前侍郎陳子壯見大兵破廣之後將現任地方文武及搢紳士庶紛紛殺戮無虛日乃退往陽春九江一帶會同詞臣張家玉舉家起義徧行招募山海嚮應集兵七百餘與大兵犄角相持半載大兵被殺萬餘卒以勢孤被獲磔之於市二臣臨刑不屈時上在端州被迫非二臣牽制於東粵則君臣安危未可知也

二月上移蹕桂林

文武諸臣皆出迎至陽朔縣御舟中行朝賀禮連日召對封賞有差

四月武安州安國公劉承胤率兵入覲奏請幸楚從之

時下其議於府郡諸臣皆請從承胤奏移蹕武岡命改武岡為奉天府承胤陛辭先往以催運行糧預備迎蹕而寶慶駐鎮南陽侯張先璧嫉承胤迎駕邀功兩軍遇於白牙橋大戰殺傷各萬餘人血流於河水為之赤積尸徧野

六月上親臨營為承胤先璧和解

時先璧迫於上命雖斂兵終恨承胤不置遂移營近蜀後歸於孫可望承胤迎駕入城禮儀甚備上心慰悅制院何騰蛟率標鎮郝永忠鎮標曹志建同入覲永忠為李自成部下新來歸款者志建為關陝鎮守者巡撫陳藎亦率滇營標將趙印選胡一清入覲藎以雲南巡按陞任故與騰蛟有隙兩軍相遇即於楚城外里許搆兵上命李若星董天閲賫敕和衷二臣免冠謝罪上乃大犒兩軍晉封郝永忠為永國公趙印選胡一清為都督少保各謝恩率兵還汛時强臣悍將一時俱事羈縻朝廷名器不濫予不可得也晉封故鎮臣楊國威子奇為岐陽伯都司王有成為京營總兵

七月大兵下湖南

塘報大兵已過湖南於是大小諸臣咸沓定國公請旨遣官分敕各勳鎮會兵堵禦并敕戎政總監龐天壽聯絡西粵

八月加安國公劉承胤大將軍總統全楚恢勦事務

下敕承胤促師期一日三遣官承胤即受命題文敘武調兵措餉逡巡日月自秋徂冬未嘗遣一卒及大兵從長沙常德分道而進銳不可當所至城池勢如破竹承胤見事急令其弟承㣲督兵一萬護衛自守自率精兵四萬於十月出師至衡陽即遇大兵接戰大敗眾皆潰散承胤勢窮率殘兵七千奔回行在束手無策會議請移蹕上與文武官痛哭計無所出承胤不得已即令承㣲督輕騎三千於十一月十二日

扈從出城文武百官婦女宮人有挨擠出門者有死
於溝壑者不可勝計上有二太子甫二三歲併其乳
母樊氏墜馬失之上同三宮至五鼓方就靖州間道
而去是日大兵偵騎已至武岡城下知永厤已去城
中大亂即報固山執承胤索永厤去向承胤曰夜間
亂竄出城跟我三日自然查回固山重承胤命回本
衙照舊供職承胤於是出火牌一面內外傳徧有知
永厤皇帝去向者懸賞萬金至五日外絕無消息後
偵知上出城承胤即遣兵護衛從古泥渡江已過兩
廣固山深恨承胤之詐械送京師行至漢陽投水死
兵部向嚮傳作霖為清兵所獲不屈械送游營遇內

閣吳炳乘轎來作霖謂炳曰汝何不識廉恥至此炳
歸自縊作霖不食死奉天死難者三人惟作霖最烈

順治五年戊子永厤二年上至粵西

湖南靖州接壤廣西廣這為楚粵分界小路間以古
泥大江最險素無舟楫可渡先是監總龐天壽奉使
聯絡兩粵上密諭至桂林命商邱伯侯性於古泥造
舟數十艘至是得以接濟幸獲脫險舟次柳州府天
壽始從桂林率勇衛營四大鎮林時望等以兵迎護
駐蹕南寧

正月以南寧城將府署為行宮奉天諸臣之得免於難
者尚未得赴

上召點王化澄入閣以嚴起恆為吏部蕭天閣爲戶
部馬吉翔為金吾起用蕭如韓為兵部黃其晟為世
承為侍郎晉封陳邦傅慶國公恢剿兩粵迎左江道
趙臺為巡撫徵調左司兵餉趙印選胡一清守全楚
門戶於是銓除封拜別是一番人物坐席未煖而羣
盜起山谷矣時永瀘土寇李雅及橫州土寇徐彪等
皆用飛鏢藥弩過我江道初調陳邦傅營鎮入勦全
軍不返再調趙臺標兵往勦亦失利上乃遣禁旅三
千命京營總統林時望剋期撲滅出其不意追殺悍
賊千餘人時望亦負重傷兵自亂徐彪兵屯老毕山
頭殤金四起哨賊數萬蜂擁而起幸天雨連日即夕

掣兵禁旅幸獲全返自是莫可誰何惟就其請撫不
致阻江而已

六月清固山李成棟反正廣東

成棟遣官至行在齎奏請駕幸東上下疑懼未敢輕
信隨召對所遣官賜宴頒賞又令近侍詢探虛實對
以總督佟養甲係滿洲人攜鐵騎三千兼制成棟規
取廣東西五月泛龍舟會各營設席請總督固山看
賞既而回固山營署復張筵至二鼓優人有冠帶者
固山向總督云此服飾何朝制度養甲曰前明所制
成棟曰峩冠博帶何等威儀我等成何模樣養甲曰
一朝自有一朝制度何必羨彼成棟曰大丈夫須做

千年有名的事豈能拘拘受制於人哉我今要反正
歸明了卽自去其辮髮以刀付從者請佟老爺去辮
養甲大驚曰還須商量爲是成棟曰有不同心請汝
頭試刀交用商量卽越席以劍擬之養甲懼亦去其
辮成棟不令養甲回下令次日軍民悉割辮復衣冠
舊制全省帖然竟定蓋成棟素爲養甲所制遇之太
嚴積不平乘間而起養甲撫以禦之矣旣得寶遂會
議先遣宗人府王國璽兵部蕭琦內監沈春熙貢昇
齎敕赴成棟營慰勞而商邱伯侯性與成棟同里請
遣以覘動靜遂奉命而行
七月王國璽侯性疏報成棟反正情事移蹕廣東

國璽等疏至上大喜遂召對議移蹕成棟復遣營鎭
羅成耀率兵迎扈卽命前導順流東下文武諸臣設
備江舟百姓商賈相隨者甚眾
八月朔車駕發南寧
赦趙臺留守南太諸臣皆扈蹕東行十五日上至封
川縣成棟預改肇慶府爲行宮傳諭將佐甲仗旗幟
悉務鮮明每十里一營自肇慶至封川兩岸鱗列文
臣冠佩武臣弓刀魚貫肅迎成棟請率水師前至封
川朝見禮畢歸本舟尾隨同行上舟一到山呼動士
踴躍萬倍十八日上至肇慶就行宮次日受朝賀行
郊天告廟禮大宴羣臣封賞有差晉封成棟惠國公

授佟養甲兵部尙書起何吾騶黃士俊復入朝其各
營鎭杜永和李元胤楊大甫羅成耀馬寶張仕新車
任重郭登第周朝佐等俱封敘有差成棟率各鎭謝
恩畢進呈兵冊一部請一應錢糧盡歸朝廷敕部奏
銷上命仍著勳臣成棟總理俟恢復之日另行酌議
成棟遂受隨貢金寶儀物及膳羞銀六萬兩
九月惠國公李成棟上表乞師
上命行築壇拜將禮賜上方劍擇次月六日出師宴
賞軍士眾歸舟忽震雷起單中折中軍船桅杆人皆
驚異成棟諭眾曰此桅必有毒物雷故擊之何足爲
異然人心疑貳自此始矣

金聲桓反正於江西奏至行在卽晉封爲豫國公令
與惠國公合營遣官同奏使齎晉封敕前諭聲桓不
報
成棟遣諭贛州固山高進庫反正不從時進庫見兩
省反正孤處其中疑慮未定値成棟遣使持諭入見
勒令反正辭語不遜進庫怒曰李固山反正便得國
公我若反正亦是國公此諭帖當與誰今要我反除
死不爲遂逐其使
惠國公起師進贛州
時成棟使還卽起兵擊進庫俄報中途獲有奸細審
係佟兵部家人得密書則養甲約進庫爲內應討成

探得書與李赤心兵數人還行在密奏焚詔書賫畀上命
賞賫標營時舊甲雖在朝其所隸滿兵皆不歸梧州
舊標遂遣都督張世新張祥齎銀若干萬兩率所部士
卒至梧州州有水井寺甚寬敞傳諭皆持酒肉犒賞給
賞密伏甲士於小巷滿兵不知欣然就飲世新等令
領過者俱次第從小巷出於是皆擒而殺之餘既散
畢三千人無一得脫者養甲先因召對知事已敗露
即晚登舟謀逃至梧州成棟兼程追襲至中途遇張
世新張祥回兵縛刺其背而死成棟還奏云今內患
已除臣死有餘憂矣

惠國公進兵贛州兵敗死之

初贛師至信豐臨大江成棟傳令過江入信豐安水營
已決死戰高進庫堅守不出遣使乞款以緩我師還
廣既久惠營兵老而懈先是軍士入廣廣屯富饒擄
掠金帛者尤物至是驕悍不復用命進庫偵知之密
約江西湖廣諸援兵夜劫惠營惠兵盡沒於豐江成
棟倉猝手提心燈夜半過溺[illegible]至河[illegible]失馬[illegible]溺

順治六年己丑三月永曆三年三月流寇平東[illegible]遣其
偽兵部與彝偽總兵潘世榮等手偽[illegible]要封不從
先是張獻忠入蜀死於西充其部下分四帥一爲平
東孫可望一爲安西李定國一爲撫南劉文秀一爲
定北艾能奇能奇死於蜀定國等至滇雲州遣使

齎奏至行在進貢遂求加封王號上傳召對即著部
議廷臣公議謂賊初來歸正我朝亦無封王之例或
議封伯封侯甚至議請封公紛紛不定不敢覆奏延
擱久之龔彝潘世榮知不就遂潛歸

四月惠國公李成棟敗歿報至贈江夏王卹贈陣亡將
士有差

上聞成棟敗歿痛哭減膳成棟義子元胤請爲治喪
命追贈江夏王予祭七壇成棟妻妾四十八名元胤
悉勸死於廣署其陣亡諸鎮將俱加贈卹陞杜永和
爲兵部尚書總督兩廣敕南陽侯李元胤保護行識
封楊大甫爲安樂伯羅成耀爲宜城伯馬寶爲安定

伯四路聯援又加都督車任重宮保鎮守惠潮總兵
張世新張祥等各行分汛又敕內監黃涌清掌司禮
監事調司禮監龐天壽總督勇衛營提調恢剿又加
文安侯馬吉翔兼戎政命收用海上四姓餘賊訓練
水師封新會鎮王興爲高明伯招集義旅興身材短
小所相傳爲繡花針者也又封勇衛營總統林時望
爲勇毅將軍時人心堅固國事似尚可爲乃不閱月
而有密奏車任重反者即命擒殺以分其兵而李元
胤又密奏羅成耀反亦命擒殺而分其兵彌月間無
故自滅二大鎮於是人心惶懼搖動有不終日之勢
矣

七月李赤心高國勳大掠梧州

二人皆自成部黨所謂高李十三家者也自何騰蛟於湖廣收撫疏請封赤心爲興國公國勳爲勳國公加陞各督鎭黨守素等協守湖南名之曰忠貞營時赤心等忽擁兵數萬驟至梧州人皆罔知所自來大掠梧州焚燒刑殺無所不至男女驚竄溺死梧江者幾千人慶國公陳邦傳飛疏上聞上遣內監楊守明齎敕至忠貞營宣召入衞赤心等乃移兵梧江對岸屯集三界廟後山累月惟上表進貢未嘗赴闕也又擊兵往廣西南太一帶土司入山封殺擄調皆不用命

八月遣使以蠟封招鄭成功等皆不報

時傳諭以蠟封劄黃絹五寸方用御寶爲敕書外以黃蠟封固爲藥丸遣內監齎書封鄭成功爲延平王遣誠意伯劉孔昭晉封荊國公吳三桂爲漢中王又遣太監馬鳴圖齎敕聯絡山西總兵姜瓖鳴圖潛身吞敕而行又遣靖氛將軍王叔猷聯絡江西金聲桓等又遣閣部文安之聯絡孫可望等皆不報命

十月大兵破南韶

廣省告急上聞報即調永國公曹志建入衞屢促不至又調高明伯王興挈兵應援興歸山不出乃擢勇衞營龐天壽戎政馬吉翔會同李元胤馬寶等水陸並進協同守禦廣省時賴兩廣總制杜永和當淸兵定南平南二王圍困孤城且戰且守所相延者一年耳

順治七年庚寅永曆四年正月上重駐蹕蒼梧

時卽舟中爲行殿文武皆隨羅列梧江之上命調陳邦傳分兵援廣陞其子於朝爲錦衣衞大堂入朝履羅自是諸臣皆立黨樹私排斥賢正奸邪擅政國事日非矣

三月朔旨罷左都御史袁彭年侍郎劉湘客修撰劉遠生吏科都給事中金堡兵科給事中蒙正發

彭年等五臣交章劾龐天壽王坤陳邦傳馬吉翔權奸植黨罪惡昭著乞賜罷斥以收人心疏俱留中未幾以彭年等爲五虎中旨斥去於是臺諫諸臣皆爲鉗口矣

五月錦衣衞掌堂張鳴鳳病死

鳴鳳臥病忽如夢魘見有靑衣四人來與之坐隨出火牌謂鳴鳳曰天子欲來調羅查驗幽冥兵將先取官四十八員聽分職事迎候故來延公耳鳴鳳視牌果得四十八名而俱不注銜內有鳴鳳熟識者共一十八名皆行在文武也遂默識之既醒令人籍其名爲內閣王化澄兵部程源提督太監徐元倫寶太監周進爵錦衣衞王之臣國舅王維讓皇親姜佐周京

營總兵劉夫用張應舉禮科朱士鯤倘匠司陳家相勇衛旗鼓沈天德西寧侯宋國柱祁陽伯楊奇藩鎮里門朱容藩朱盛濃撥劃督鎮成大用及鳴鳳也事稍傳於外咸割病蠱至六月鳴鳳果死餘皆相繼病殞獨宋國柱楊奇尚存至辛卯冬上入滇國柱及奇出廉過洋颶風忽作舟覆二人俱溺死海中

七月陳邦傳矯旨封孫可望爲秦王

邦傳以兩廣告急密存異志欲與可望私通然無可以得可望心遂與單前贊畫武康伯胡執恭謀以原請空敕私塡可望爲秦王又鑄玉印令執恭率兵五百齎赴雲南矯稱上目敕封於是可望大喜遂迎拜

受賞論贖爵文武款贈執恭具報稱謝執恭偽稱遣官齎奏誠其表不以奏也又自請與可望合營可望許之留爲總理提塘令本部協同安塘以通兩粤消息

十月初三日大清恭順王破廣西桂林入守之初五日大清靖南王破廣東廣州

時三日之內兩省告陷梧州適處其中合兵而來則弃舟無路故不及催調在外諸軍惟令勇衛戎政二營及潰亡之卒扈從移蹕上於五鼓登舟重駐南寧勇衛提督周金湯縱兵焚燒梧州城中男婦弃逃踐踏死者無算與江中官兵哭聲如沸聞數十里

上至藤縣陳邦傳追從後至一見上卽走不知所至其營鎮哨兵四掠至切皇損擄宮人無敢詰問者上卽同三宮易小舟前行從臣惟龐天壽馬吉翔馬雄飛及內侍李文芳李國泰沈嘉熙貢昇等數人而已巡撫趙臺閭警迎扈易大船兼程入賓州召忠貞營李赤心等入衛高李等聞上將至卽夕移營由滇通入川中自是聲聞遂絕上命馬吉翔敕諭二十四土司調兵徵餉又敕陳邦傳守禦梧又敕趙印選胡一淸守禦柳慶

十二月文武追扈始至行在

惟將軍林時望以京營潰散空虛損資招募收集兵

數千於十二月方至戎政馬吉翔所部皆失忌時望獨擁重兵遂與龐天壽李國泰等密奏時望逗留有異志不早圖變在肘腋時望初至於十七日早矯旨犒兵預令健丁卽演武場擒時望以弓弦勒死并其火器鎭將王忠緬而沈諸水各鎭請敕勸衛將軍張應葵總統本營兵士安撫之時望本黃得功偏將貌極偉岸膽力過人自入行營保護功最著雖驕悍如郝永忠曹志建趙印選并忠貞營李赤心等皆嚴憚之時望既被害於是諸武臣益無顧忌禁旅無人紀綱倒置不能復振矣

詔封興國侯何騰蛟爲中湘王

時靖騰蛟殉難特旨封之
順治八年辛卯永曆五年正月開國公趙印選兵退崑崙
時印選率營鎮兵入行在勒索餉盡括宮中簪珥
器皿僅估銀八十兩要索文武攤銀二千兩又搜取
行在布帛䌷褐鞋絮等物爲馬屉鞍甲之需而去
二月僞秦王孫可望遣僞總兵常榮率兵三百人入覲
請貢
可望疏奏上列秦王款諸臣皆不悉邦傳事謂可望
旣歸誠不合私封擅奏御前因召常榮命貿之榮曰
是奉上恩遣胡執恭親齎敕寶所封故將遣臣提塘
耳於是諸臣始知爲邦傳矯旨因議秦王乃親藩上

中王之首輕犯宗勳有違祖制但國家多事須恃須
黔爲援宜姑與王爵惟更易字樣月遣敕諭爲可詔
內閣等官擬呈遂擬冀王復奏報可發造冊寶遣太
監夏國祥齎敕先行宣諭俄聞國祥被殺於養利州
矯下再遣司禮監趙進齎赴復報進已至黔敕寶被
刼矯進不遣又遣御史姜爾文入黔蜀聯絡道經可
望營亦留不遣蓋可望已知秦王爲邦傳擅封又不
欲就冀王之號密不令人知稱秦王如故惟恚行在
去使宣揚遽實眞僞故但稱朝使未經耳目者密殺
之已經耳目者留禁之
三月僞秦王孫可望遣安定營僞將軍賀九儀率兵入
衛南寧擅殺朝臣嚴起恒等
九儀朝見後即上內閣嚴起恒舟拽起恒於船頭棒
落水中隨殺兵科左給事張載述劉堯珍吳霖等於
各本署朝臣聞之惶怖罷天壽馬吉翔詣叩之九儀
曰前日國主請封此數人實阻之故奉令來殺之耳
天壽等具以邦傳擅封今已改造冊寶頒須前去告
之九儀唯唯而已起恒死旣三日有漁者偏報云城
下水地名青山江中有浮屍順流至有一大虎入水
負之入山以爪搯土方事葬埋時九儀在司禮監署
聞之遣人往視虎尚在旁墓已成矣虎見人乃搖尾
緩行去九儀亦爲驚歎

四月遣兵部尚書楊鼎和齎敕寶封孫可望爲冀王可
望殺之於途
鼎和辭朝百僚還餞將至崑崙關夜半忽有兵圍其
館舍鼎和及從者百餘人盡殺之報至君臣股栗上
傳召對府部諸臣謀之九儀於是請仍封可望爲秦
王不復以邦傳所降冊寶爲僞但更鑄金寶并冊賜
名朝宗而已可望聞仍故封大喜遠迎拜受隨遣其
僞中書楊惕先奉報謝表略曰秦王臣朝宗望闕奏
謝臣自入滇以來紀年而不紀號稱帥而不稱王正
欲留此大寶以待陛下之中興此臣耿耿孤忠矢之
天日者也諸臣得疏咸額手相慶

五月左江新寧州土賊倡亂

新寧州中山上人忽自稱新天子出嘯聚土賊數千以妖法攻城掠村上遣勦衛將軍張應葵靖東將軍魏豹戎威將軍姜承德恢定將軍宋德亮等會勦之各軍兼進其附近居民爲賊陷惑遂成烏合官軍旣至悉倒戈降惟妖賊數百人逃入跎丁寨後一洞中皆就擒獲旣而審勘有無名人稱係妖王其人侏儒不通中國語言嘗牧牛土司山後爲賊誘入洞中名之爲王因造妖法脅村民從之刼掠得貲令百姓各歸本處耕種妖王妖賊等百餘人悉燒死之恐其用法致遁也

秦王孫可望遣楊畏知入朝奏事詔令畏知入閣辦事畏知於崇禎朝爲滇海分守道流寇入滇抗賊不屈因請留黔國公全通省民命除沙定洲之事方降皆許之旣從可望屢諷其翊戴永厤語甚切至可望心惡之以民望所屬不欲遽殺之乃遣詣廣西朝見後議留在朝特進學士入閣辦事畏知三疏乞收回成命不許旣入直欲抒忠悃以報主知未幾與賀九儀不合密譖之可望焉可望入九儀之讒即諭九儀扭解畏知還滇可望怒叱曰遣爾至粵所行何事且做爾內閣耶畏知曰此由聖恩畏知三疏力辭不蒙俞允業已報聞久矣可望曰果爾即宜潛還本國爾寧做得內閣耶畏知憤然曰殿下已歸正道畏知請爲畏知在朝欲爲殿下行尊周盛事假令畏知不可爲內閣殿下何以獨可爲秦王乎可望大怒立發令朝門外斬之畏知昂首即出時安西撫南等咸在旁謂可望曰我等欲行大事如此人尙須留下可望即諭傳宣且留他死傳宣者出朝門外大呼住刀而畏知已被戮矣天哉畏知賢雖人有頭略尤激於忠義其遇害也賊人盡哀之

六月慈寧皇太后王氏崩頒發哀詔起陵於賜美江口遣乾清宮提督魯奇督造陵工兩月告竣至八月始葬敕惜薪司太監楊宗華掌皇陵提督淸廣西田山線國安破梧州慶國公陳邦傳降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淸俱退兵崑崙關時召議移蹕人心惶惶有請航海者有請幸黔者有請出交趾者有請赴同姓延平王者紛然盈廷惟龐天壽馬吉翔與賀九儀有成約力排衆議堅請向黔

十月賀九儀還朝

九儀上朝謂廷臣曰昔秦王爲請移蹕滇黔特命我扈蹕今諸公旣各疑貳我宜獨擔此任乎文早遂撤營去上遣官賫敕追留在朝不應

十一月南陽侯李元胤疏請航海文安侯馬吉翔疏請幸黔從之

上以可望無人臣禮雅不欲就黔而天壽吉翔中制之又舍黔則更無可歸於是令諸臣會議究無以奪吉翔也既而開衛二公兵敗奔行在請駕速移蹕上倉皇由水道藏星前進土司敉開衛二營斷後

十二月初十日上至瀾滄

即選報大兵已過新寧州從陸路追襲僅隔百餘里於是君臣悉乘船隻輜重登陸兼程而行其力能上岸者得隨車駕餘皆星散皇嫂桂恭王妃亦相失不復能相顧矣

十一日五鼓上從陸由土司入黔

是日午後入邏江界已三十餘里線國安以精兵追躡於後塵土掩過乘輿君臣相顧失色國安行次邏白鬚老人問曰永曆所往汝見之乎答曰見邏江土官迎駕入土司矣問去此幾何曰止半日程但山峻路狹恐人馬難行言已遂入深箐中國安仰視西日沈山即傳令駐營協鎮馬雄進曰永曆相去不過三十里何以不追國安曰我奉令取南寧未聞令取土司也若連夜追襲或有疏失誰任其咎雄唯唯遂同率兵還南寧次日鄉民以聞上下始稍安及過邏江至龍英猝遇可望所遣天威營高文貴外後營狄三品勦洗誦朝之二土司積屍徧野目擊慘傷臘底方至廣南得土官儂治用輸餉進貢賴以獲濟文武諸

臣因之得全至安隆於是文貴等始至廣南迎駕朝見畢即率所部回滇上特發璽書及各營敕諭之始移蹕往安隆

安龍逸史卷上

安龍逸史卷下

南海屈大均撰

順治九年壬辰（永曆六年）二月上幸安隆所

西勝營偽總兵張勝屯兵安隆城外來謁上慰勞之可望諭令張勝移營請旨改安隆為安龍以所治改為府治即以所署為行宮請上駐蹕於此復使督捕張應科為總理提督實用以陰制上也議者以可望既迎蹕至黔而止舍置安龍得毋以竹加龍義取牢籠乎上頗不自安張勝安置後即撤大營而去應科至安龍管理提塘駐鎭事務旣赴任方呈秦王奏安請貢疏

四月秦王孫可望自滇下黔欲入覲偽兵部任僎諷止之

時可望從滇還道由普安擬入安龍陛見偽兵部任僎進曰國主欲入安龍恐二龍不便相見可望遂止僎博學能文又喜太乙六壬常語人曰明運以終事無可為矣陰有擁戴可望之意在滇見可望廒建宮殿成曾具疏請進可望甚喜之故聞言遂止惟諭令張應科奏報每年進膳鹽銀二千兩食米六百石命應科於府庫倉支給開報而已於是偽知府范名旭直署其簿曰皇帝一員后妃幾口月支銀米若干而倉官陳姓者本雲南傾銀匠從可望授倉官人皆以陳銀匠呼之散米開銷之冊亦同應旭所署可望見之恬不為異鎮道府之目擊者未嘗一語申飭也

上在安龍悉毀金銀器皿以濟諸臣

上自入滇後日居宮中一籌莫展臣工紛紛告艱借俸則悉搜所用器皿銷燬濟之銀米已至即用以呼盧取快否則灌園怡情不復計軍國事人心解散

秦王孫可望以任之聰等補安龍知府等官

可望假天子號令行中外調兵催餉皆不上聞生殺予奪任意恣肆於是補任之聰為安龍知府朱用九為通判譚江藩為推官勁庫銀為各處建公署焉

六月秦王孫可望遣撫南劉文秀取四川安西李定國取湖廣

定國率師八萬出湖南馮雙禮副之連復沅靖寶慶偵知桂林空虛乃遣張勝郭有銘率精兵先趨嚴關而雙禮率高文貴靳統武敗清兵於月湖全州下

安西王李定國捷師取廣西桂林

定國自率王之邦等進嚴關孔有德率師來戰象陣略退定國斬馭象者諸軍力戰斬將搴旗勢同破竹晝夜追襲至桂林清兵入城定國圍城三日後令大象以後膀挑城門門開有德自將宮門封固恐行焚死僅獲其一子平西王壻也因留於營時碭山安定伯馬寶率兵千餘潛伏山穴聞定國已破桂林即來

歸入黔見可望重禮之陳邦傳父子皆被獲解赴黔定國取永州進窺衡州清定遠大將軍敬謹王聞孔有德死領師前攻屯於祁陽相持月許殺傷相當定國密令馮雙禮率兵伏永州小路而親率所部與敬謹王決戰佯敗至寶慶還復奮擊雙禮伏兵起而夾攻定國以火攻殺其過半復得盔䩞始知王亦死於亂軍乃以二王形像盔甲刋圖同露布飛傳行在報捷徧示楚粤威聲大震中外

七月劉文秀兵敗保寧奔走雲南

平西王吳三桂取敘州都統白含眞取重慶文秀拔之擒含眞幾獲三桂都統楊坤力救獲免文秀追擊三桂至保寧三桂同兵逆之文秀大敗自斷浮橋遁可望怒奪其兵權文秀懟謝病居滇

八月秦王孫可望殺陳邦傳及其子於朝

可望旣殺邦傳剝皮傳屍至行在大書於牌云逆犯陳邦傳先行肆劫皇損摽掠宮人罪大漏網不思建功贖罪輒行背主反叛今已拿獲解赴軍前立將邦傳父子剝皮傳示滇黔云云絕無奏報之疏令遞送安龍即去

御史李如月劾孫可望擅殺勳將無人臣禮杖逐之

山東道御史東莞李如月奏可望不用上旨擅殺勳爵無君之奸罪同操莽請除國患兼斥邦傳罪狀宜

加惡諡以懲其逆疏上留中召如月入朝面詰之諡法乃褒獎忠良字樣從無惡諡之例爾小臣何得越典妄言著革了職於午門外廷杖四十棍時張應科即入朝看科鈔科臣以本留中告應科遂往如月署索其疏稿如月笑云何須用稿自有揭帖明早發來旣而果遣人以揭帖投應科署云大明山東道御史揭帖遞至僞營提塘當堂開拆應科大怒馳報可望

九月秦王孫可望擅殺御史李如月

可望得應科報卽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衆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於其前如月問卿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旣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大哭曰太祖高皇帝我皇明從此無諫臣矣奸賊孫可望汝死期不遠我死立千古之芳名汝死遺萬年之賊號孰得孰失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闤上懸之逾夜輒冤號不已後可望遣官賫令逾之屍忽自墮直壓人騎之上馬驚而奔一時皆仆斃

十二月杖宮人夏頁璞坤寧太監李定國賜巴東王及其妃皆死

上之初立也有詔不選宮人惟以原在潘府宮人輪侍左右及在途則雜之卒伍與厮無復檢制上患宮規不整因特命每一宮人即令一內監看視遇緩急行李得自為偶飲食坐臥率相借如夫婦自入安龍行宮淑監內監宮人非輪班入値者皆居朝外先是太監夏國祥所看視宮人夏頁璞者為常在常在宮人銜名如外庭階級在近侍以上夫人以下年十九聰敏姝麗能詩工眞草書馳馬試劍皆絕技也時居西城應科朝罷過之見頁璞方摒紫作書心動令人密訪宮卿為坤寧宮人夏頁璞時國祥已死應科即令本姓婦女出入通殷勤又廉知頁璞與巴東王妃結姊妹常往來於其第應科所居適相對遂餽遺通問交契極密王妃常出見應科以嫂呼之漸以頁璞情事告妃立為誘致頁璞通焉後益無忌憚當下直即入王第夜歸應科署事遂漸彰人咸切齒有密報司禮監者遂以上聞執頁璞拷訊具得其實發內官杖一百五十遂斃以內監知情不舉同杖死賜巴東王及妃自縊應科聞之大怒既而知厲司禮奏報率健卒挾弓矢欲入城時城門夜閉不得入應科大聲呼開門司城以禁城不可擅啟辭之應科大罵去次早挈數十人至司禮署怒問天壽曰夏宮人有何罪過而置之死天壽曰此官家事與卿何與應科語塞漫應之手按其刃擬甘心於天壽者三見有備不敢動已而馬吉翔至解之應科憤憤歸先是行在敕扎發滇黔者必從應科看驗後始得還行至是發璽書以頁璞事諭知可望密遣戎標參將張隆偽為賈人下滇隆託舊識雜軍人中得達可望所可望已先得應科密報謂隆曰朝廷何苦因一宮人殺多命孤當遣人去處應科爾可同回明日傳宣王愛秀同隆還即以愛秀代應科而令杖應科於朝門外革其官押解至黔未幾任用如故

順治十年癸巳永曆七年馮雙禮讒李定國於秦王孫可望密令圖事

定國既定桂林方計合兵取粵而雙禮以攻城所取金帛皆歸定國心不平遂間滇人見可望讒定國有二心可望亦以定國屢得大功恐漸不受制欲裁其兵柄及雙禮譖入遂遣發令箭調回密令雙禮總統而以偽都督關有才等潛師躡其後有龔銘者為定國中書使黔聞其事即馳由間道密白於定國

六月安西李定國反正大敗秦王孫可望追兵師下柳州

時定國統兵過左江克復柳州慶遠南寧太平諸城

而可望所遣令箭一日三至定國欲還俄得冀銘密
報大驚乃佯令各營於某日班師即夕調集各路兵
士偵追兵遠近已聞雙禮將至即遣精兵伏柳州江
口蘆荻中俟雙禮兵至遷江來賓二邑間方迎之雙
禮敗去由原路撤回伏發一軍皆陷悉投江中定國
令縱雙禮有才還易旗幟以誅逆爲名移師柳州聲
言東下行在君臣聞之皆慶幸計欲通安西而吉翔
天壽以素黨可望不與其謀
八月遣官往南寧謁陵
時遣馬吉翔領敕往南寧既行始計通好安西撰敕
稿呈御覽密奏請鑄屏翰親臣金章一顆以賜定國

九月遣主事林青陽禮目周官由間道趨柳州十月安
西李定國受敕歸誠
青陽等至柳州定國設香案龍亭傳諭官軍皆郊迎
開讀哭泣涕淚衆軍感動遇青陽等有加禮因係密
敕不便復奏俟恢取東粵即來迎駕青陽等恐事洩
不敢還行在由遵州泛海去定國之受敕也可望所
遣偽總兵朱養恩在南寧遣人覘得其實即馳啟可
望焉
順治十一年甲午（永曆八年）秦王孫可望擅殺朝臣吳貞毓
等十八人於安龍
可望得養恩密啟即遣偽指揮鄭國至行在質之諸

臣皆曰不知國曰有金章密旨差官姓名豈同風影
朝廷佯應曰是必文安侯馬吉翔奉命攜璽或揣有
先年觀師時空敕因而填發未可知也國即南去扭
鎖吉翔還朝面訊吉翔力辨於是職方司郎中張鎬
江西道御史周允吉吏科徐吉挺身曰此係我等所
爲因我君性命懸於賊子之手惟藉安西一著或可
保延朱氏國祚今既事敗天也生不能戮力王庭死
當爲厲鬼以殺奸逆奈何猾口以貽主上憂乎乃供
同謀此事者爲內閣吳貞毓即綬太監張福祿御前
管事隨堂太監全爲國大理寺丞楊鍾吏科徐吉檢
討蔣乾昌李元開御史周允吉李頎朱議晟武安侯

鄭允元太僕少卿趙賡禹郎中張鐫蔡縯朱東旦中
書易士佳任斗墟光常博士胡士瑞共十十八人國
按名扭鎖又兵科劉議新在南寧見鄭國鎖解吉翔
入朝欲爲吉翔辨雪及至行在即同貞毓等指參吉
翔議新與清宮提督李寶然郎中蔡廷蘋三臣俱爲
權逆所忌國令一同執付禁守復挾上僉發錦衣衛
掌刑康永寧會同勛問將諸臣嚴訊備極五刑因問
誰爲敕稿鐫曰吾爲之允吉曰改定者我也國問何
由得璽張福祿曰我爲尚寶寶由我盜用國曰此事
必有主使蓋意在連及宸御也遂復掠毒楚鎬曰果
有主使者國問爲誰鎬厲聲曰逆賊孫可望也國怒

屬之鎬亦大屬十八人皆同聲不可屈既問李寬然
日鎮廷謨爲貞毓丈人安容推委不知各夾五十棍
死而復甦終言不知情又問議新爾久離行在既不
知情何以安附貞毓指參無辜怒責一百棍發禁具
以報可望可望令磔張鎬張福祿余爲國三人餘俱
議斬覓然議新廷謨得釋上諭鄭國以貞毓輔臣賜
絞鎬等臨刑又從容入慰上挺然就戮顏色不少變
共相謂曰我等死後不可分離須戮力同心活擒秦
逆獻之闕下因向闕再拜而就死時天寒微雪陰風
愁慘暴屍三日共瘞安龍北關 別本鎬俱作鐫

秦王孫可望籍安西李定國全營人口汰其糧餉

鄭國以誅戮十八人還報可望可望恨安西不置諭
雲南守城偽固原侯王尚禮令籍安西官眷并文武
兵丁婦女欲分配各營時撫南劉文秀方爲漢中吳
兵追敗奔滇滇民惶然尚禮慮大營分散將滋內亂
乃三啟止之惟汰安西大營糧餉尚禮差女使們遺
茶果於王妃賀皆金銀也安西大營皆賴尚禮周濟
得不狼狽

六月秦王孫可望潛號不果復如貴州

可望自黔還滇急謀僭號及期冕小不可冠自辰及
午大雨傾盆雷電交作可望不悅而止遂歸貴州時
縉紳勸進者纍纍可望敗後滇人以詩譏之其末云
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

八月秦王孫可望設科取士以慧光寺爲貢院取中陳
士基等五十四人

順治十二年乙未永曆九年安西李定國兵敗退走南寧

定國於癸巳冬下廣所過州郡聞風倒戈自粵西桂
潯肇慶及高雷等處俱有清兵駐鎮歸附者日衆惟
期恢復廣城一朝反正及定國兵至新會恐其降稍
後欲屠其城乃復堅守人心離背密約清師廣東平
南王乘夜劫營定國無備軍中自相衝殺僅存千餘
人退保南寧繼而撫下天威營高文貴廄衙靳統武
次第奔回亦止存六千人南寧駐鎮不知虛實奔黔

告可望請定國將席捲而來可望大驚恐定國直進
安龍即調劉鎮國劉輦明等十三營凡四萬人以關
有才總統之從安龍迎拒定國有才一過安龍盡燒
土漢倉貯以絕定國之來

八月關有才兵敗田州棄營奔還

有才於八月還安龍焚燒蓄聚及偵探定國所向絕
無入滇之信乃屯兵田州軍馬乏食始於近路劫掠
既無所得因漸遠去僅存空營留數兵守之田州去
南寧止十站定國知其無備兼程疾進凡三晝一夜
驟至田州入關營有才以爲本營取糧之軍既見衣
甲皆皂非定國舊製又有捷取字號則以爲清兵從

天而下遂同劉鎭國等跨馬而逃定國後至不令遣
追惟分兵二三百人爲一隊按隊布列傳報西府駕
至有才守隘之卒或換班或切掠始回皆不知有才
所在但聞西府駕至皆膽落願迎定國尉爾歸營明
晨頒賞兩軍相遇如家人父子喜慰交慶次日定國
謂有才之衆曰本藩與秦王兄弟也爲小人所間彼
此情不自通將來相見兄弟之好如故豈有令爾等
殺戮之理乎本藩回西粤時已分兵下貴州令下雲
南兵馬衆多爾等且宜歇息俟本藩會晤秦王另調
爾等出兵隨發銀二萬兩犒之衆皆感悅
十月秦王孫可望遣白文選率兵援關有才

可望慮有才等有失遣白文選赴援文選至安龍朔
見後聞有才等已棄營而逃遂馳啟可望而身留安
龍
十二月秦王孫可望遣僞百戶葉應禎至行在要駕入
滇
可望令駐鎭周自貞偕夫千名交白將軍點收隨到
卽逃空無一人時已歲暮白將軍謂應禎曰周駐鎭
罔知利害今秦王迎駕須以啟行日期報聞乃偏取
猓玀之夫於途必致逃遁悞期取咎誰復任之自貞
聞之懼因措夫價請至晉平新城間覓漢夫時行在
君臣初聞定國已至田州皆竊自喜久之不至而關

有才出沒不常恐可望使覘朝廷動靜其迎駕入滇
亦未卜其意旨所在惶惶愁坐而已
順治十三年丙申（永曆十年）安西李定國遣傳宣參將楊祥
進密疏慰安
時駐鎭右營劉鎭國自田州道回卽留坂屯河守江
道坂屯河去安龍五十里偶有營卒爭渡塘兵盤驗
衣甲有捷取字樣知爲安西之卒縛送文選營文選
解縛溫言詢之答曰我傳宣參將楊祥也國主令我
來督催道府州縣預備糧草以候國主之至耳乃於
衣甲內拆龍牌一紙爲仰安龍道府備糗糧之具無
他也文選令款以酒食祥旣飽食四顧無拘守者遂

脫身入城謁司禮龐天壽於衣甲後心復拆密疏署
云藩臣李定國謹奏而加以屏翰親臣之賜章天壽
以聞上閱疏云臣今統兵迎扈不日至行幾先遣奏
萬安勿輕聽奸逆輒行移蹕云云上心稍安然不令
一臣知之也卽召祥面對而祥於奏疏旣達後卽變
服由山徑歸報定國矣故在廷者悉不得聞有密疏
云
正月十六日葉應禎逼上赴滇白文選說緩其行
應禎以安西遣人而不得見大怒貫甲入宮門請上
同三宮乘馬幸滇諸臣願從者聽遲勒再三凶惡之
狀目無君父宮中哭聲徹內外白文選入見應禎肆

無忌憚因以手招之謂應禎曰國主恐安西歸清所
以迎駕者恐陷不測也事須從寬若迫促至此朝廷
玉葉金枝不同爾我性命萬一變生意外若能任其
責乎今我往探若安西果通清兵前來移蹕未晚倘
止是安西還兵彼乃一家人我等何得過爲逼迫自
取罪戾言已卽率百餘騎出城去應禎以文選語亦
暫緩其行文選既出城從遠山放鷹犬不由大路偵
視也俄而周自貞偕夫三百名於二十一日始至應
禎又復請上發駕矣

二十二日安西李定國入謁上於安龍

二十一日夜方半白文選與劉鎮國等率步騎至城

下大呼曰城內守門軍人速報朝內不得輕自開門
出去安西兵馬卽至矣城中切須謹慎言畢奔馬而
去城中聞者皆大喜登城而望北天明大霧四塞咫
尺不辨忽聞有叩門者曰我西府長隨夏太監也隨
令入朝面奏曰定國卽至矣遣臣先馳奏聞因冰凍
難行寨兵又倒樹塞路馬不能前所以稍遲耳於是
君臣皆額手稱慶俄而周城礮起馬嘶聲震數里結
寨徧九山頭安西率騎入朝陛見君臣相抱持痛哭
上諭曰久知卿忠義恨相見之晚定國泣奏曰臣蒙
陛下知遇之恩欲取兩粵以迎鑾輿乃不惟不副臣
願且重貽陛下憂臣萬死無能自贖上溫旨慰諭賜

坐茶畢出時霧斂日輝已午刻矣定國還營卽文選
去未遠遣傳宣夏太監等四人追留之及於普平寺
文選乃還遂同定國入朝密許幸滇諭守臣具夫爲
二十六日移蹕之用

二十六日上移蹕自安龍進次普安遣兵守盤江以禦
可望

二月十一日上至曲靖安行宮

定國發前道騎卒三十後衞三千而親與白文選居
中扈從自新城普安直抵曲靖請上於行宮安置而
親率精兵入雲南時滇省有撫南劉文秀及撫標各
營鎭扈衞僞固原侯王尚禮并各標鎭營留守兵數

千而僞將軍王自奇騎兵五千駐於楚雄賀九儀駐
兵五千於武定合之可得五萬人定國入安龍方議
往僞盧寶俄報上已至曲靖於是撫南尚禮聚謀有
議以兵迎拒者有言調集王賀等營前禦者有議堅
守不令定國入城者紛紛未定定國長驅已抵松林
調兵戰守俱不暇計惟先遣黔國公沐天波遠迎撫
南尚禮俱候迓於城東歸化寺定國既至並轡入城
兵民安堵如故其後始知定國止有步騎六千定國
與撫南天波及各鎭營聯絡合兵三萬人惟尚禮有
異志然所部止千人不能搖動矣

三月安西李定國撫南劉文秀遣兵迎上至滇

定國等議合勦統武陳逵各率所部至曲靖扈從鑾
輿入滇以定北府改爲行宮暫駐蹕焉入宮之日有
宮二龍見於萊海子從空下懸頂之龍入雲內
六月召對安西李定國撫南劉文秀封白文選等爲公
伯有差
上與定國文秀議即封秦營僞將軍白文選爲鞏國
公固原侯王尙禮爲保國公僞將軍王自奇爲夔國
公賀九儀爲廣國公秦王護衛張虎爲淳化伯水軍
都督李本高爲崇信伯皆領敕謝恩
上遣白文選張虎等以璽書招秦王孫可望不從
上遣可望與定國和衷乃遣鞏國公白文選淳化伯

張虎賫璽書往諭賜文選等金篦各一枚因宴辭諭
曰卿等往道朕意務使兩藩復敦相好事事爲祖宗
社稷起見卿等功名垂竹帛矣文選等謝及往見可
望具言定國兵敗狀且曰國主倘以舊好爲念不必
苟求若必欲擒之假臣梢兵二萬當立致定國於麾
下可望以爲詐欲殺之衆救之得免令杖使張虎復
命謂須安西親謝乃可於是又遣王自奇與張虎往
自奇謂定國孤軍易擒可望以其言與文選合遂釋
文選而密令自奇爲內應自奇還力言可望必不可
和遂辭歸楚雄
七月光祿卿高績御史鄔昌琦劾安西李定國撫南劉

文秀績杖死定國趨救昌琦復原官
績等具疏言馬吉翔龐天壽譏邪專擅二藩與之友
善恐滋奸弊復蹈可望故轍疏上兩藩不入朝上以
績等妄言詔革職廷杖安西中書金維新趨謂定國
曰績與昌琦罪固當死而王不宜有殺諫臣之名定
國悟馳救之至則績已死昌琦復原官
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
流寇入滇定國自稱安西元帥文秀自稱撫南元帥
至是上遣華亭侯王維恭賫冊寶封二臣爲王兩藩
文武諸臣各陞賞有差定國感恩與沐天波同心輔
政

八月晉王李定國請送秦王諸妃於黔
可望諸妃留滇者定國奏請送還乃遣秦僞總兵王
麟護送歸黔定國親於郊外餞之
十二日移蹕秦王宮
復見二龍於萊海子其睛燭日於是初莅朝堂兩王
侍立文武肅然朝賀出皆喜相謂曰今日乃見眞聖
主也是日上爲二王割襟訂二姓之盟二臣謝恩感
悅
十月晉王李定國舊標龍驤營祁三昇歸滇即封爲咸
寧伯
先是定國有龍驤天威二營以左右翊賢爲之既出

粵三昇統龍驤營留蜀以可望令調鎮遵義及定國入滇調三昇而可望亦遣人來調適相値三昇謂其所部曰國主西府舊主義均今西府尊永厤爲民主名正言順我等亦有所依當遵西府之調爲正衆皆諾於是御奏使整兵還滇可望遣兵追襲三昇且戰且走輜重盡失僅得達行在朝賀畢即封爲咸寧伯以旌其忠正

順治十四年丁酉（永厤十一年）秦王孫可望遣其僞臣程萬里請舊標還黔

可望舊標之在滇者乞遣還黔許之詔仍給夫馬送之可望大喜

二月起用雷躍龍入閣辦事以金維新爲吏部侍郎龔銘爲兵部侍郎

躍龍以先朝禮部爲可望寵用告假在滇詔特以內部起用

龐天壽病死

天壽以秦黨自疑懼定國害之憂病而卒贈郇甚謚葬省城華亭寺前命秉筆李國泰掌司禮監事

二月復以馬吉翔兼內閣

吉翔素黨可望知不爲朝議所容時吏部侍郎金維新兵部侍郎龔銘方見重於定國遂諂事之二人言於定國得奏請仍令入閣辦事

詔降僞戶部龔彝爲印局大使

彝以進士爲先朝侍郎可望用爲戶部尙書上入滇仍令掌部事彝辭曰臣受秦王十年知遇未有所報安敢拜新命晉蜀二王劾奏彝止知秦王十年之恩獨不念祖宗父子受國家三百載之恩乎有詔議處彝伏闕免冠謝罪降印局大使數月仍還原官

晉王李定國疏參勸進逆首僞兵部尙書任僎詔戮其屍

可望在滇僎嘗屢表勸進時已死定國追論其詔逆詔掘僎屍戮於市籍其家子孫俱遣邊遠充軍

四月魯王遣總兵何達武齎表請會兵出吳楚

魯藩名以海時監國舟山遣使請會兵出吳楚

王自奇反於楚雄率張明志關有才二鎮營兵歸西上永昌

八月舉雲南鄉試以教場爲貢院取中王䆁興等五十四人

孫可望大舉兵入犯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出師禦之

可望自定國入滇久謀犯闕畏定國兵強不敢舉發因程萬里奏請大營回黔其以滇兵單弱告可望遂決計舉兵聚衆號十萬令興國侯馮雙禮爲總統雙禮力辭遂以文選代而令雙禮留守預造扭鎖三百

具破滇之月易以解送行在君臣可望之赴滇也雙禮諫之甚力不聽既出兵於郊雙禮又諫曰國主往而果勝難免犯闕之名若不濟則黔非國主有矣可望叱去之雙禮痛哭而回初諸將欲可望反者謂行師必勝間雙禮屢諫始各畏懼兵行在途一月間雨水泥濘營馬倒斃甚眾及抵交水定國已遣崇信伯李本高廣昌伯高文貴屯兵曲靖以待繼聞可望且至定國奏以黔國公沐天波保國公王尙禮平陽伯靳統武留守扈從而親與文秀督各鎭兵出禦上御五鳳樓宴餞簪花三軍咸犒賞時久雨忽霽人皆踴躍天波統武亦精嚴守城召尙禮入朝悉收其兵器

留於朝房晝夜守視之

九月朔晉王李定國等大敗孫可望兵於曲靖

定國兵至曲靖屯於三岔與可望接戰連北退守曲靖可望索戰不應至十八日鄂國公馬進忠密遣人謂定國曰可望已精選銳騎三千令張勝馬寶由尋甸小徑先襲雲南矣公可坐而待斃乎定國遂傳令三鼓蓐食五鼓發兵至僞營方聲礮從進忠營掩入可望寨內外夾攻可望大敗潰走白水所隨不過三百人皆傳宣官校餘悉陷沒於是急問左右馬國公白總統安在眾應曰未敗之先白馬二營已先歸晉寨矣可望始大悔恨曰馮雙禮阻我興師而堅不聽夫亡我也且仙臺山老僧能前知嘗問以出師吉凶曰惟不令白馬相隨可無咎也初謂白馬有礙行師悉除不用豈意其爲進忠文選乎因仰天大哭復遇淋雨渾身水漬頻以手拭之既而又謂其眾曰昔年有石碑出水鐫文云來是觀音面去是老僧頭由今推之天竟欲我去髮歸淸也定國不世之讐定須報我又何惜此數莖頭毛乎於是決計歸淸後大兵進取滇黔險隘設伏皆按可望獻圖而入焉可望方奔逃而李本高率十騎追及之引鎗直刺過可望馬頭可望喝曰本高非孤舊人耶受恩深矣乃來殺主乎本高應聲曰既做朝廷官便須知君臣大義本高非

殺主乃來殺欺主賊耳言未已爲流矢所中墜馬幾死可望得脫本高隨騎奔還曲靖

晉王李定國露布奏捷

定國馳奏大捷即收撫可望諸營潰兵進忠文選率先反正於是相率盡降

晉王李定國旋師至滇

定國欲提兵親定黔中以張勝方入寇王自奇內患猶未除二賊素驍勇恐蜀王兵非其敵遂議令文秀追襲可望定國即日班師

二十一日張勝等潛師至滇

張勝馬寶等奉可望命兼程入滇欲入城守者誤謂

捷師先還也不爲意諦視衣甲皆非遂急閉城已有
二騎突入獲之張勝大呼王尙禮開門至數十聲無
應者乃退過三市街已黃昏見金馬坊垂布丈餘執
居民訊之告曰此晉王敗秦兵之露布也勝令人讀
其詞知可望於十九日兵敗而遁頓足歎曰大事休
矣即欲縱兵屠郭外居民馬寶力阻之乃焚金馬坊
灑市行宮兵民婦女不及避者悉掠入營既至橫水
塘定國回師適相値馬寶跪迎於道張勝與定國大
戰殺傷各千餘人勝有騎卒潛入晉師將刺定國左
右有覺者急呼而擊之猶發矢中定國盔頂旋爲兵
士攢殺之勝勢不能敵敗走山谷中餓甚求食不得

邏卒獲之以獻磔於市

王尙禮仰藥死

向禮知可望敗走憂懼不知所出遂飲藥死王猶令
部議加贈卹予祭葬賜塋塚園外講師又復掘冢開
棺暴屍三日

晉王李定國凱旋入朝

諸臣郊迎入朝慶賀復至晉王第賀與安隆新殺
各營示幾蜀王劉文秀獲張虎於水西械送省城命
繫之獄

蜀王劉文秀追可望至黔幾獲而縱之

可望自交水敗走從行止二三千騎晝夜兼行至普安
人馬困餓方少息而追者復至竭蹶奔還貴州夜半
得入郭方與馮雙禮相持而哭忽聞城外礮大發三
猶賊遂驚走甚雙禮密令木營起礮以速可望之行
於是可望攜家口輜重走鎭遠於途調駐防等營無
一應者文臣惟楊惺光武弁則康國鄭國張應科柴
應韻等諸人皆爲惡無憚人人疾首計不容於滇黔
故偕可望遠遁及至楚南遣惺光前往通款於淸文
秀進至貴州兵行甚緩意在縱可望遠去及聞可望
遁乃入黔省與雙禮計以黔中一切事機委之雙禮
提調各營鎭分汛防守訖文秀乃班師復命

十月頒赦後晉王李定國疏請行師永昌王自奇敗死

定國師至永昌念自奇老於軍事年力尙壯乃遣人
招撫之自奇不從令關有才出戰定國陣擒有才自
奇敗走騰越勢窮自刎死張明志自訴被脅請收集
潰兵自贖定國既定迤西遂班師奏請陞賞處分有
差磔張虎關有才於市軍民大悅

順治十五年戊戌（永曆十二年）正月蜀王劉文秀還滇起僞
宮窖金以給軍餉

文秀追可望時獲其馬騎一自云曾爲可望內使在
滇時密窖金銀於內殿昨令臣隨行者慮臣起窖也
今既敗去願首服以爲興王之需文秀遂挈之還滇
奏之上命侯晉蜀兩王面同起掘及是果獲窖金二

十九萬兩金犁一重五百兩於後宮石壽下二王奏
請留以供用上諭二王以濟軍需
召對文武令吏兵二部會同二王議封勳逆各勳鎮俱
於是月遣官齎頒敕印
封鞏國公白文選爲鞏昌王鄖陽公馬進忠爲漢陽
王進忠爲李自成營中降將所謂混十萬是也封後
卒於新城封興國侯馮雙禮爲廣陽王安定伯馬寶
爲淮國公興山伯馬維興爲敘國公平陽伯靳統武
爲平陽侯咸寧伯祁三昇爲咸寧侯廣昌伯高文貴
爲廣昌侯其餘鎮將俱陞賞有差
二月賜前滇黔總制范鑛贈卹

初鑛駐貴州可望入滇時遣定國與之盟言共扶王
室鑛陽陳大義且曰假令可望渝盟奈何又笑曰扶
明者我則奉之渝盟者我則殺之及定國既入粵西
可望無人臣禮鑛以憂憤死上追念之故有是命
賜故輔臣嚴起恆楊畏知及張載述劉熹堯吳霖等五
臣贈卹又賜安龍死節諸臣吳貞毓等十八人贈卹
可望殺貞毓等於安龍北關至是命吏兵禮三部會
議加原銜三級予諡贈卹立碑於馬場表其地曰十
八先生成仁之處
四月蜀王劉文秀薨
文秀還自黔以縱可望不自慄及定國滅王自奇與

譽益肆復開藉藉有讓其負恩懷二心者憤恨成疾
上親臨問慰諭備至定國亦率屬診治然疾發於肺
不可療既篤上遺表云滇師日退國勢日危請入蜀
就十三家之衆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爲功上嘉之及
卒詔以親王卹之文秀儀度溫雅柔和謹慎入滇之
初曾爲武定一戮既而悔之自是不妄殺一人保寧
歸後從容委婉而已
平陽伯靳統武陰殺婦人買自明
自明安西人自言識天文地理陰陽象緯遁甲之事
無不洞曉兼能製木牛流馬火攻器具及麾遣風雷
諸術常往來秦中各山圖集義旅未就因見王氣在

滇黔間變服至貴州遇文秀一見以爲異人既而文
秀引見定國定國大喜疏薦之朝詔用爲雷擊將軍
試其火器殊效又製遮牌攩木行營用之周匝連環
屹如長城乃徧取鐵工木工又用學枝花木植無算
遠近徵求夫徭嗟怨嘖嘖有言自明爲清師奸細者
自明亦妄自尊大遇朝士不爲意於是統武遣人陰
殺之其後果有知自明爲洪承疇所遣謀爲緩兵之
策者以告定國定國辭爲時定國於文秀喪畢以蜀
自益朝政悉委之襲銘金維新致派兵加餉賣官鬻
爵文武諸臣各自營私邊警日迫定國不覺察也
孫可望降清

可望降清封義王統兵規取滇黔報至行營上下震
恐定國慮可望熟識險隘而各汛守皆可望舊人悉
更調之人心離異新調之兵未至而警報已急黔撫
冷孟飦遣標騎邪高明淸師將抵貴州亟請發兵援
堵君臣閧之束手無策
五月黔撫冷孟飦被執不屈死
孟飦爲淸兵所獲洪承疇待以賓禮曰公若歸誠當
仍用撫黔孟飦曰寧爲明鬼流芳不作降臣遺臭乃
送覺羅貝勒王軍前亦以甘言招其歸順孟飦不從
强之再三終不屈乃押赴市曹孟飦挺然直立遂爲
亂刀解其屍報聞咸爲悲悼遣禮部尚書程源文安

侯馬吉翔諭祭加贈孟飦爲兵部尚書而廕其子子
旭世襲錦衣衛僉事
六月晉王李定國上表出師傳檄會兵
定國自任當黔路移鎭安順以登昌王白文選任川
路移鎭七星關發令滇西民夫運糧安順滇東民夫
運糧烏撒日役萬人計程嚴限値天雨泥深數尺輓
負不前輒繳之至死塡溝壑者甚衆於是啼號載道
日怨師之至不速矣
八月晉王李定國率勳鎭出師
上御五鳳樓宴餞未及晉花大雨忽注軍士散走無
復行次觀者爲之沮喪至歸化寺復大雨咸相謂曰

此番行師運不吉征可望時也定國陛辭後阻雨不
前日行止二三十里人心惶惑至關索嶺刑牲祭漢前
將軍祠定國瀝酒誓曰定國奉命興師不以此身殉
社稷佐中興者神威尙截其頭因顧謂諸將曰諸公
皆受國恩可不於神前自明忠赤乎於是諸將皆跪
告於神曰某等有不與晉殿下戮力同心者報君父
之恩者神明殛之旣盟飮酒還營晉王大喜
十月淸師下貴州
慶陽王馮雙禮進疏請兵援黔晉王亦欲進兵俄得
洪承疇書略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候吳王
之至合兵以聽指揮無煩王師遠出也定國信其言

遂緩師期時淸師甫入貴州遠來疲敝故承疇致書
以緩其師及月餘人馬強壯卽踰通水西泗城兩路
幷川中三道入犯報至定國始悔墮承疇術中急整
兵禦之親率三軍過安龍與淸兵連戰未分勝負忽
傳淸師前導爲可望護衛康國臣交相疑忌以單中
多可望舊人慮有中變而戰士亦遂氣阻時舉大礮
爲回風擊還本營潰亂自相殘殺定國內懼不復戰
急奔回行在各勳鎭見定國去遂俱散
十二月晉王李定國敗還議移蹕
初六日定國軍士敗還滇郡密奏移蹕事宜敕黔國
公沐天波諭緬甸發官旗沿途徵兵開路迎扈文武

請臣紛紛惟議東裝獨行人司任國璽疏請留滇曰
君爲社稷死臣爲君父死可也何往爲下其議皆曰
擁土重來再圖恢復天意未可知也君臣死社稷苟
非其時何遽出此遂留中於是有議從交趾航海者
有議往迤西入外國者有議從建昌就蜀者紛然盈
廷而已
十三日晉王李定國諭避兵
諭曰本藩在滇多年與爾人民情均父子今國事顛
危朝廷移蹕勢難同爾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殺掠淫
汙猝難逃避爾等宜乘本藩未行時各速遠遁毋致
自誤於是城內外哭聲鼎沸時秋糧已徵貯定國諭

各營不得燬其倉廩恐清師至此無糧徒苦我百姓
或曰上諭晉王令勿燒燬也次早內外居民攜負狼
奔爲之一空
十五日上奔迤西
時清師三路會於曲靖朝議猶莫知適從有陳建者
舉蜀王遺表請入蜀馬吉翔恐蜀將奪其權力沮之
沐天波請走迤西地近緬甸急則退守阿瓦太公諸
城緩則據大理兩關猶不失爲蒙段上可其議是日
黎明上發雲南從之南者尚數十萬人艾南奇子承
業糾狄三品謀劫駕事洩定國乃親殿後承業遂不
敢追上至碧雞關見兵民塞路不前哭聲震動天地

上諭任韓起立手扶天波左肩向顧城中宮闕揮淚
曰朕行未遠已見軍民如此塗炭以朕一人而苦萬
姓誠不如還宮死社稷以免生民慘毒諭畢大哭天
波俯伏奏駙定國飛騎亦至共慰上懷請御輦前發
以慰眾心上不得已就輦然從行人眾日止二三十
里兵皆乏食過楚雄間關至大理扈從諸文武沿途
逗留相失已過半矣
順治十六年己亥永曆十三年正月上至永昌
定國欲堅守大理兩關以決死戰白文選不從請上
先行留身殿後先是文選守七星關遇吳三桂自遵
義進兵遂遁還隨行清師踵其後抵滇兵不血刃迤

東皆平郎分兵三路趙布太同多羅貝勒自會城起
行三桂自羅炎起行合師滇南川追殺總兵王國勳
於普洱驛三桂追兵至玉龍關文選迎戰敗還清師
獲其象馬金印上至永昌定國先行治糧糗整頓行
宮駐蹕月餘始進騰越聞文選大敗請急渡潞江趨
磨盤山據險設伏以禦清師
工部尚書王應龍殉節永昌其子從之
應龍偕其子追隨相失已聞上奔迤西間晝夜兼行
至永昌而上又前發矣應龍孤身不能於亂軍中獨
行乃謂其子曰我本草莽微賤蒙恩授職官至司空
先不能匡扶社稷今不能患難從君何可靦顏求活

入世乎因自縊其子泣曰父殉國難子成父志亦隨
自縊而死
二月師敗於磨盤山上奔緬甸
定國按行磨盤山有石門一道長亙五里曲乃險隘
乃設三伏初伏竇名望中伏高文貴三伏王國璽且
以地雷埋谷中約曰敵盡入初伏發燃地雷二三伏
乃發首尾擊之可一鼓擒也及淸師過騰越直趨磨
盤山入險而伏起進輒殲焉固山額眞沙里布貝勒
王等戰亡三桂布太力戰晉王中書盧桂生墮馬就
降以伏兵機密告之贖罪求官三桂卽令搜捕伏兵
名望知事洩不得已發礟出戰中伏亦發兵旣接名

望爲流矢中左目自刎死定國坐山頭聞礟失序大
驚曰兵敗矣遽起立上馬而奔將士皆散稍定乃問
上安在或對曰將至茶山定國扰吟曰君臣俱死無
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遂率兵至孟艮白文選亦走
猛緬至次月二十四日上始聞磨盤之敗惶懼出奔
昏夜失道迷大谷中比曉仍故處也輜重宮人爲亂
兵所刼文武自相讐殺扈衛靳統武旗鼓孫崇雅刼
掠皇損以投淸營時潰兵散亂廞生嶽外敕沐天波
率禁旅一千及宗藩內監文武百姓前進二十六日
上出鐵壁關卽緬界也緬遣使來迎言衆兵歷境諸
蠻驚懼從官勿佩兵器乃可入國馬吉翔婿旨從之

諸臣力爭不得是日離緬城不遠爲茫漠緬遣其頭
目通話曰緬土小邦爲大明貢域今天帝親臨玉趾
敢不伏而迎諸郊惟是扈蹕諸王及勳鎭諸將軍擁
有重兵宜次於外以圖恢復疆宇若入小邦是示天
下以不武也天波見其勢不可入乃奏曰聖駕進臣
必居外君臣南北阻以大江之險音問難通請陛下
以太子托臣臣奉之監國一則可以在外調度次亦
可以遥爲聲援此顧前慮後之長策願陛下決之上
曰興廢由天非人力能挽太子尙幼父子之情何忍
遽離后兄華亭侯王維恭請之於后后亦弗許於是
君臣哭別緬人乃迎上及三宮太子文武內監入關

其各鎭營兵將及續至者俱不得入悉散歸水土不
調男女喪亡於道不可勝計
上入緬城
上將至緬酋目遠迎朝見上下皆得安頓頗敬事後
因國有簒逆城中擾亂沐天波與馬吉翔議具密本
遣闖標撫將張某僞爲商賈密出關諭關外營鎭爲
裏應外合之計及中途爲緬兵所獲送酋長陰令殺
之無有人知者
順治十七年庚子（永曆十四年）上居緬
順治十八年辛丑（永曆十五年）緬酋殺行在文武諸臣
緬酋設席於海中對山望海樓延諸臣觀海已而伏

兵起獄而盡殲之惟沐天波覺其謀稱亂石擊犒人
被獲縛諸樹以弩箭攢射之死所存惟上及太子三
宮而已其未扈從者如東閣大學士雷躍龍大冢宰
張佐宸大司農龔彝司馬孫順司寇尹三聘左都御
史錢邦芑等皆輔弼大臣或扶病投湍或潛踪苟活
或祝髮沽名甚至勳戚如武靖侯王國璽竟獻太后
金寶以媚新朝而國公祁三昇馬寶全軍他附難枚
舉也國亡盡命惟司空王應龍父子而已

安龍逸史卷下

安龍逸史二卷屈大均翁山撰翁山原名紹隆字介子
番禺人諸生棄爲僧名今種後復爲儒著有翁山詩外
文外此書專紀明永明王事永麻六年駐安隆所改安
隆爲安龍故以爲名翁山在粤境壤相近見聞較確如
紀杖死夏艮璞事殺御史李如月事殺吳貞毓十八先
生事定國敗闕有才於田州又敗孫可望事皆詳於他
書明季遺事約及百種互相鈔襲翁山此書尙屬可取
至得失參半即王船山之永麻實錄亦未爲實錄也歲
次柔兆執徐冬月吳興劉承幹跋

東明聞見錄一卷

〔明〕瞿共美撰

清鈔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東明聞見錄

草莽臣瞿共美偶記

丁亥永曆元年 清順治四年 魯監國二年

春正月帝幸桂林

清人薄廣城丑急輔臣瞿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而清人復據廣城司礼王坤趣上而避之耜夜棹小舟留駕曰我兵水路見三水可上下禦也爭之不得請身留肇宗八府朱容藩曰左右将侍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上行益亟亟不許上舟西耜部署五日始疾發抵梧上行又五日矣丁魁楚怨於奸弁蘇聘從梧入岑溪王化澄携中樞印去潯州西上護蹕者惟輔臣瞿公而已上於正月抵桂耜分部守禦諭諭楚剿各路征餉兵西右山川上游彭決不敢仰內攻兵主重屯湖南北立需戰粤南寧太平土漢柳州慶遠通點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勇襲國家戚患二百年撫粤老受衛縻尺資內備復跳請王錫衮文安之為相周堪賡郭都賢刘遠生為八卿名給事丁時魁掌礼垣給事金堡素稱清直終嗣名遂時草昧之初惟瞿輔臣導養聖德佇紀綱挽人心布威武抑権閹起用人理伍律侯傑為首務一時朝廷倚以為重

文安之王錫衮入閣辦事

從瞿式耜請也不書原官闕疑也

湖廣巡撫何騰蛟督川廣江諸路兵馬

從瞿式耜請也

清人入肇慶府朱治憪走

治憪字子晦浙江舉人崇禎時為肇慶府同知驟陞兩廣總制至是於為佟李逼難髮云

清人入梧州曹燁降丁魁楚被殺

先是人傳清兵取肇將薄梧蒼梧知縣萬思夔作一大木龜令人拿之那子路曰降款首似此及佟李兵進薄梧州廣西起撫曹燁以春秋得偽者也因輿襯肉袒牽羊以迎曰燁不知天命不早事君使君懷怨以及下邑燁之罪也若以罪不赦諸軍唯命若惠邀天之幸豹保首領使得自新君之惠也涕泣不敢仰視李成棟咲而釋之兵入梧城思夔大書曹燁姓名于木龜上置諸堂道去時輔臣丁魁楚以三百餘艘載黄金二十萬兩白金二百四十餘萬兩入岑溪李成棟追及殺之而諸河閣門無存者

清人入平樂府陳邦傳走

清人入平樂邦傳棄城趨南寧從養甲以廣東布政

耿献忠為廣西巡撫献忠陝西人初任金華府同知
興米大典同守府城歷陞道陞撫降清授布政
二月帝幸全州
平樂報至司礼王坤又趣上幸楚輔臣瞿式耜上疏
畧曰上不幸楚々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卧半
年之内三四播遷兵民狐疑刃從如飛丸翻手散而
覆手合又曰在粤而粤存去粤而粤危我進一步則
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
不可遽往粤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
若輕棄則入也难今海内幅員止此一隅以全盛觀
粤西則一隅似小就西粤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
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送矣不聽
以兵部尚書瞿式耜留守桂林
式耜知駕不可留請身留桂遽勅耜為留守特賜尚
方劔兼文淵閣大學士便宜行事省路悉秉節制役
疏請上暫蹕全州以祀楚粤之中内外兼顧楚奉威
灵近奮氣而下粤士知法駕未遠踴躍以恢東
三月清人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師師大敗之
清從平樂直入桂林袁無田兵留守速檄召焦璉々
駐別縣黄沙鎮聞命即率騎三百人來時山水汎溢
士卒俱從水中行百里水及馬腹至江無舟援村落
得漁舟二小艇士卒次第渡畢璉乃渡以三月初十
日薄暮抵留守府留守欢甚拊其背而勞之如家人
父子翌日遣人於大墟運粮而清兵數萬猝至一卒
倉皇奔報氣急舌結喘息僅屬東西指曰虜々留守
咲曰虜至耶何張皇若是清騎數十乘虛突入文昌
門留守署在城東樓下清人已登城樓一矢集留守
綸巾留守叱曰狡虜敢乃尒呼焦璉々袒臂控弦從
刀至留守門抗弓自下射一酋顛清矢集座上或中
冠鞢脾璉發数矢敵應弦而倒清騎乃下城短兵接
戰時城中乏食璉所統三百人方糜粥畢猶不知清
騎已入閉城門清餘騎由是不得出繞城走璉復殺
數人清騎復上城挾马越城下奔大軍璉即麾二百
騎大呼殺出清兵自渡江東未有抗衡者見璉方錯
愕璉引騎直貫其營左右衝突所向披靡自寅至午
斬首數千級衝清兵為三清兵復合兵圍之璉又大
呼殺人戈及所及血雨肉飛殺数千騎清人胆落留
守復率士民擊之金鼓助軍威追殺數里清以數十
騎遁去斯役也璉以三百騎破清兵数萬桂林得全
南渡以來武功第一

安國公劉承胤遣兵次於桂林
先是留守疏請詔全徵兵承胤從武岡入猶尊朝廷
遂司礼王坤爲劾天子植南死周鼎瀚爲奉守吳忠
雅重留守發兵數千援桂
詔晉瞿式耜武英殿大學士兼少師太子太師不拜
工遣官敦式耜入行在嚴敦甚諭不敢奉名以守桂
功進官不拜
吏科給事張家玉恢復博羅縣清兵至復陷家玉死之
家玉癸未進士廣州新會人也官侍並吏科侍給事
誓不降清起兵海上沿海諸縣旋復旋失志不少挫
復恢博羅縣慷慨賦詩自分必死已而清兵遂及斬
之懸首通衢顏色如生
夏五月劉兵亂守將焦璉遯之
承胤諸部至桂挾餉不出兵留守搜庫藏而外捐囊
萬金夫人邵捐簪珥數百兵卒不肯出與焦兵主客
不和擇變擊鬥掠市而去
帝幸武岡改爲奉天府
劉承胤請以金吾郭承昊馬吉翔嚴雲從封伯御史
毛壽登來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遵例言翔等疑疏
出劉湘客指周鼎瀚遂奪職承胤遣上直下廷杖百

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萬六吉于行在午門外
朝諸臣亦跪午門外伏地不起申救乃免四臣俱居
戍承胤益橫遂攬大權挾天子幸武岡留守瞿式耜
疏留駐全陽曰闕卯礼成即閩移駕不知將回桂林
即將幸武岡辰沅卯夫上原以恢復兩粵爲心不徒
西粵未恢未可移駕即東粵未恢且當駐全也不聽
竟蹕武岡專官再促留守入直留守不奉命
清人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之遂復陽朔
平樂
清遣恭王孔有德淮王耿仲明治王尚可喜取湖南
諸府進取廣西全州將抵桂林五月二十五日偵兵
變積雨城壞遂大闢入城薄下環攻文昌門吏士失
色時焦璉爲流矢所中矢血流至肘奮臂而呼督師
撫俠肘羽股名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騎清勢稍
卻乃出城戰斬級數千人自辰至午不及餐將士枵
腹留守捐署中米蒸飯親出分餔將士益樂用命向
晡而未息暫出兵明日復出戰璉奮力直入橫衝其
陣清人大靡棄甲曳兵而奔留守先令路將馬之驥
伏于陽江戶相接犄倍振清人初分路從間道渠木
嶺來之驥待銃一次疾馳渡江運棚堤攏連斃三人

清人氣奪大北退殺二十里而还孔有德敗時望廣
山樹木皆以為天神我為進兵行及自此不敢窺桂
未是三月之内危于清亂于兵留守從容指揮乃得
底定護久將桂得桂人心留守以國士遇之故得其
死力護衆勢遂復陽朔并下平樂
征蠻將軍思恩侯陳邦傅復梧州
時懷集县丞徐定國尚匿山中誓不薙髮至是引兵
復懷集縣廣西御史魯可藻督師復賀縣富川引兵
至平樂与焦兵會陳邦傅由賓柳及梧州清人大恨
其巡撫耿献忠逍遥廣州遂復梧
旌保桂功封瞿式耜臨桂伯進護新興侯式耜辭不拜
疏曰奉朝封拜文臣自王威寧王新建外指多不屈
或憐臣死守孤城謂有會無廣不妨破格以行鼓勵
其如貽咲四方何不允復疏極軍情曲折并自効曰
自二月十五日移蹕之後以迄五月二十九日凡百
有六日矣此百六日中遇虜變者二遇兵變者一皆
極危極萬死而無一生之望者或狄患难变故當前
揔辦一死字以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
不徒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与形之病可
療也心与神之病不可醫也又曰臣所依恃者皇上
皇上駐全猶有見天之日駕既幸武臣復何望再請
返蹕全陽不聽
以魯可藻巡撫廣西
可藻和州人以明經授新城縣有政聲考最陞御史
巡撫廣西留守叙軍功拜是職
秋八月劉承胤叛降清奉天皆陷清人殺之
勳鎮劉承胤部鉄棍排重兵善健門然子女玉帛過
于受恐恐失遂出降清上倉皇出走清人入武岡劉
承胤之贊佯与結盟數月後召与宴殺之
清人執吳炳
上之出也百官俱未知之吳炳以痞疾留遇之難發
投誠未逾月病死
帝幸柳州
承胤之降也百官未知上先知之獨与太后倉皇出
奔惟錦衣衛馬吉翔步從百姓獻雞奉王司献金刀
上皆慰勞之時隆陰阻由武入粵瞿留守遣人間道
請由古泥还象州入桂上次柳州留守極言不可他
移一涉黔滇地荒勢隔忠義心决三百年之土地僅
存粵西一綫返蹕收復號召聯絡粵師出粵以恢江
贛楚師出楚以恢武岡再疏請迎極言粵西之山川

刑勝兵馬人倚俱有可恃年時豐稔飛挽有資上三
勅名留守留守不赴
晉
師閣部何騰蛟來桂林
晉師何騰蛟新泰嚴起恒咸至桂安南侯郝永忠率
兵驟至疑主兵不相容大不安瞿留守加礼撫慰永
忠樂為之用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楚留守復疏請理
極言郴州猺獞雜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鄰黔蜀
南寧地通交夷壤遠勢僻難固中興不可遠幸兩來
將士嚮望日以桂林為灼樞道路臣僚疲跰重繭
以桂林為會極江楚民情尚以桂林為極救之声援
騰蛟与永忠暠遅等俱分附往沅可圖恢復不聽
帝次象州
軍裕春于鳴珂与龍文明擁兵驚移聖駕倉皇跋涉
究如武岡時會陳邦傅子禹玉以二十人迎駕軍容
始備後次象州
冬十有一月晉師何騰蛟大敗清人於全州
瞿留守曉夕籌畫調和主客集郝永忠焦璉等于神
前刻期出師宜章伯盧鼎與滇鎮撫兵趙印選分路
駐全鼓勵全湘劝餉捐輸轉運不絕騰蛟得展其韜
略大敗清三王之兵于全州斬級無筭獲名馬駱駝

而還諸師連營而軍如天津関道亘三百里清人遠
入楚
帝還桂林
劉湘客作留守傳詳其事曰自十一月上自象踰桂
自春徂冬公不徒治軍而兼治民身在危城念切廷
陛公曰所重者在外猶在內也司礼龐天壽七月請
催兵下梧久在粵稽司礼王坤被劉承胤逐者復入
自武岡至柳王象票擬皆全粵馬吉翔手也公欲上
攬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覲正人開正言威德兼行以
服遠近其政事之得失慶時争而得者十半許争
而不得者十半閣擬多改票借曰上意争而不勝其
争者更十之九矣公嘆曰勳帥異情視望詎非朝廷
之處置無以服其心耶騰蛟再晉師出全兵益不睦
焦璉下平樂永忠壁興安公憂劳于塞匆之間每曰
既無以挽政事之得失又無以輯和勳鎮之心在內
在外兩無所得伈伈俔俔搏手莫補哉五鼓肅衣冠
而起黎明入閣夜分始歸處流極之運肅然如治朝
也視工動靜審工飲食雖羹不燒餅非時且進上不
食不敢先食家人凜凜倮作獨孝子之事嚴親也各
路奏使延之入語計道路遠近給發路粮江閩廣浙

書使慎密周遠方矌表月數至其遠人亦以桂為歸
勑諭黔蜀進兵合入伏審之臣以下缺數
戊子 永曆二年 晉監國三年 清順治五年
春二月帝幸柳州
郝永忠壁兵安聲言被襲夜至闕欲撤兵左右禁近
即欲上遷命奪與不從時留守瞿式耜曰不可瞀師
驚振未至營夜驚大恐二百里外之風塵遽使九五
露處耶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
皇皇後何依左右禁近益閧竟不止無已候瞀師來
急甲士山立宜既兵營戰天威咫尺激厲將士若以
此為策桂愈邑柳又不危乎今日可到桂明日獨不
可到南太守反覆數百言上曰卿不過欲朕死社稷
耳留守注下沾衣嚴起恒曰明晨且議五鼓留守備
御用銀三百兩將進而乘輿已發矣時二月二十二
日也

盜掠桂林

郝永忠闖賊李自成之左營也受撫後素不奉約束
先是總兵陳龍友忠勇善戰屢挫強敵以二百騎侯
兄瞀師何騰蛟永忠襲其營而殺之劉復貪傲其天
性也惟騰蛟稍制之前与焦兵不合瞿留守曲為調
和撫慰永忠稍為留守用及壁兵安會有江西進士
蕭琦留守知永豐時門生也為人貪士以礼垣驟陞
司馬時居永忠營日夜求矜以媚之遂言桂林富饒
留守殷厚趙永忠赴闕同聲言清兵劫營撤兵西上
抵桂燃燬于元煒請老以堅壁既城帶納而琦說以
落錠說留守納永忠北入城即縱兵宣淫擄掠極其
慘酷焦璉遣人謂留守曰強敵外逼奸宄內訌勢不
能兩全願移師至桂保以出城駐兵城外俟賊之食
必出城外掠即統兵四面擊之不過數日而賊兵可
盡然後以全為　保障以梧為門户協力守禦專
萬全留守以焦兵相攻恐傷百姓且虞數萬持意不
聽是是留守以乘輿輜發疾以送駕永忠即以數十
兵遮留守車數十兵欄留守署冠服圖書被劫城中
百姓奮擊俱為殺傷留守家人假何督師令箭救留
守家屬得出留守裸薜坐署中持令箭者通留守登
舟滇營亦自靈川撤兵城內烟火高於樓檣留守家
人救舟三里樟木港黎明少司寇劉遠生等至港留
守一日一夜不飲食惟嘆息不及送駕不死署中為
恨遠生等謂兵變倉卒意難著手請于朝乎間催焦璉
入援發檄遠近毋內恐檄仲士毋驚疑雖發檄一吏

入桂息烟火收倉儲毋為亂人所擄盡留守然之舟下三十里登市井入民屋草擬分發明日留守小艇返桂城下俾知留守在也仍暫下陽朔璉兵續上楚鎮周金湯甦兆佐亦入桂城留守撫按察司僉事邵之驊部璉兵收視倉中餘米定人心三月初一日入桂廟舍本落滿城但暴屍骨火烟中燔炙氣耳留守令軍悉屯官舍洒掃街路寧其從官被擄似署人者漸周給之太常卿黃太吉死于兵桔殖之桂城星星始有督師何騰蛟自永寧至滇鎮胡一清統兵至臣璉自平樂統兵至軍後大振

豫國公金聲桓建武侯王得仁圍贛州

聲桓雖為清臣意常怏怏不樂為用及鎮江西慶忭授臣副將王得仁劝金反正金領之正月二十七日乘清官俱集府治驟率兵圍之令藏焉令百姓俱易漢裝称隆武正朔草檄四出遠近震懾江西全省俱復楚地震動獨贛州未下清鎮守湖廣羅繡錦恐兵趨廣欲先敫金兵於贛州西覘勝負為向背遣人移書曰人心未死雖無漢思公創舉非常扶大義為天下倡天下感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害山州上游公欲通粵則贛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贛來其後莫若先下贛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金以為至是率師圍贛贛守將高進庫即前在吉安府父兄妻子俱為滇兵所殺者也又以先受師不肯下移書供養甲謂贛為東粵門戶贛朝下則粵夕受兵贛城三面距山皆崇崖峭壁仰面萬仞勢難驟攻弟列營圍守城中之食不及旬日束手待斃矣為公守公資我粮先有清官賣到採辦銀六萬兩養甲借三萬給之

三月清人復犯桂林督師何騰蛟師師大敗之追至全州

郝賊乱後清人竟桂林空虛烏金王師兵數萬直抵北門指揮鼓噪謂城且旦夕下瞿留守坐北門慰勞軍士勉以忠義何督師督將校分三面出胡一清統滇兵從文昌門周金湯甦兆佐統楚兵從榕樹門督師同焦璉從北門戰未合璉即奮臂顧左右曰璉為諸君破賊單騎橫矛直奔清營清兵圍之矢如雨下璉左右衝擊如游龍清兵合而復散者數次撫粵將軍刘起蛟見璉被陷大呼殺入与璉合擊殺數百人貫其營而出會胡一清從東至督師撫其背曰兒好為我破虜一清即躍馬奮擊殺數人奪敵馬而馳

一清好剪馬騣每乘馬必剪其騣清人認為牛賴曰
此騎牛漢子不易當也胡一青進合兵而前金湯砥佐
從旁橫擊建標下趙興白貴統銃師四面夾攻皆殊
死戰白貴戰殺清人大奔追殺二十里烏金蘿獲汜
渡甘棠遁去留守于北門待督師返交相勞苦是三
月二十二日也督師遂列營榕江諸師分大小兩路
軍　桂當郝賊之亂監師府縣俱散留守悉令返署
舍撫恤荒餘收拾破傷治薄書識戎守招徠撫字四
野漸集大兵日需粟數百石留守然髮爲辦之督師
乃得督兵出嚴關　留守上疏詣行在謝侯天子三
宮起居當來興發桂慶宮裂去留守猶處城中傳聞
頗示上欲歎泣下至是大喜知留守在也下璽書旌
美遣官慰視惟悴留守寸縷無遺賜紗段銀兩并賜
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方皇太后亦賜紗段銀兩與夫
人部桂城儼然一都會云留守卿死事軍士家爲壇
祭之焚白貴屍得箭鏃數升人皆駭曰此楊貴後身
也

帝幸南寧府

上自柳州南寧留守念天子宵衣時食南寧卑鄉不
可久蹕日爲上清蹕道請返桂督勳鎮將士直取全
州促迎撫魯可藩下梧會東人有反正信令可藩語
兵若待數若可藩衛自署兩廣舊例無撫稱制並粤
西二撫稱撫留守曰方今武士多自署無軍師一面
專制轍自命貽遠人笑周路瀚以閣部禮留守亦疏
止之陳邦傅稱粤西世守牒四飛留守駁之今日
功晉五等尚未裂土海宇剝削止粤西一隅為聖蹕
之地楚滇數萬之師日需食輒曰獨推豈老成憂國
所隱料瞿留守身雖在外朝廷綱紀無不極言力請
曰臣與皇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于請陪
一切大政自得與聞朝議可否蒙指所闗本亂而求
末治未之前有又念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纍封后
由閩得失手書八箴丁扇進一趙臺順天人錦衣
籍以武職改文階陞南寧添設兵極有才幹能得士
司心會有潮州人胡執恭為吏部當該在先帝時陳
邦傅司襲職與執恭有舊既而執恭至廣西在邦傅
軍中邦傅之子禹玉同迎駕得近上乘擬時下勅有
拜君之賜於無窮句遠近笑之禹玉欲得南寧執恭
佐之臺不讓日治兵相攻

夏四月清將李成棟以廣東來歸　詔封東安伯不拜進
侯又不拜再封惠國公

先是清之下閩也前期鑄印持遣貝勒為大將其於粵固未之及也成棟以副總守吳淞貝勒調赴閩之下令以偏師赴粵不意唾手得之將卒皆成棟麾下自謂汗馬功高及從養甲叙功疏下進兵部尚書假便宜成棟受其節制又允成棟所下地方委官署養甲必亟易之以是快望形諸詞色養甲漫不省成棟又遣大聽方某載賓賂于朝過江西地已反正抱之不得通密謀附和等兵號稱五十萬實十五萬而成兵鮮集於江廣者不可勝計陳子壯雖殉難其子中書為生統舊卒居腹心成棟甚慎一日同署藩司奏彭年養于李元胤登樓去梯相謂曰吾輩因國難去順將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餘年正統之朝雖有敗必有繼起而興者本朝深仁厚澤遠過唐宋先帝之變毀荒兵閥焉今金將軍声桓所向無前雄將軍挺以二天復粵也都陳將軍邦傅雖有降書而不解甲天時人事殆可治也又聞新天子在粵西遣人瞻仰龍衣酷似神宗將相又和神人共戴若引兵輔之事成則易以封侯事敗亦不失為忠義是時兵餉之權在藩司養甲牒銀五萬內犒師彭年不与以激怒其軍心橋將軍李明忠辱殺養甲之妻署宮以

抵之有池州胡奇故從養甲辦事得授南雄知府及清遣御史列顏明赴粵至雄守將張某許奇捐問視取間游首會窺見端倪以告養甲養甲不提一年所親從皆成棟人也計無所出勉由一示許士民複私業冀以先發得脫死而成棟已密製大旗二面刺請虜安氏四大字十五晨遣人寄去養甲所豎提督旂而以新旂易之養甲唯唯惟命時上駐南寧成棟遣洪天擢赴行在自陳謝罪請迎蹕與時陳趙仇殺人心皇皇乍聞反正之心驚疑百出天擢等皆舊臣降清者力陳成棟忠誠且述金声桓反正事甚悉人心始安諸臣在粵者爭往迎駕成棟遍布邏卒分道遮止惟彤献志在梧州得先輸款詔下歸附功无成棟事陞工部尚書以素与成棟家厚得不更置

夏五月清人圍南昌府

金声桓反正江西声撼南北警報至北京大恐盡撤滿州驍騎移檄遠近徵兵四集遣固山譚大列良佐等師師犯江西時步兵二十萬騎兵十萬水兵十萬舟萬餘艘牛車駱駝西洋銃等無算舟尾相接浮江而上金鼓震天亘三百里清人出師之盛前此未有也聞声桓圍贛州欲急救之有獻救韓代魏之策者

遂趨江西圍南昌初声桓反正時舊輔姜曰廣為稍
師奉益藩世子鎮守南昌精鋭尽撤以行姜因文士
不嫻將畧被圍大惧不知所為
豫國公金聲恒圍贛州不克師還
先是声桓愛高進庫才欲降之令軍士不得於砲日
增塹壁為久困計反南昌聲息王得仁先知之計
曰我聞兵法制人不制于人莫若秘其聲振不令人
知將三軍之士鋭志攻城〻中乏食不知外救不及
三日外必下贛〻下則一師守贛一師守粵〻知贛破
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廣表清兵知贛破

粵下必解圍向贛我以逸待勞戰則勝守則固南昌
亦得息肩出以絶糧道則數十萬之衆可破于旦
暮矣若攻城兼破而撤兵棄之殆數在前贛兼其後
此危道也獨不見寧王覆轍乎声桓以家在南昌閑
警急不欲王遽退師王兵見金兵退不知其故亦大
奔得仁雖斬之不能禁止贛師突出自相踐蹈者數
千人金旅南昌突圍而入自此江西府縣仍為清有
贛亦間出取吉安府南昌遂成孤注矣
建武侯王得仁救九江府師還
金声桓已入南昌王得仁率兵二萬直趨九江姜曰

廣以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清兵轉輸必
由之道我閉與師十萬日費千金以數十萬之衆深
入攻城而糧道已絶非分兵攻我即撤兵東下分則
勢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以我守之
未可卒下公輩引兵徐出東西撓擊内外夾攻此犄
角之勢若棄要害入孤城譬猛虎陷阱此成擒耳曰
廣不聽一日夜檄數十至得仁嘆曰不过欲得仁同
公輩死也遂撤兵西上清人以舟師扼諸江以萬騎
持弓弩駕西洋銃諸路得仁首先士卒轉鬥而前斬
級數千奪輜重火砲什物無數城中亦出兵相應

乃入城清人屠九江老弱婦女殺掠殆盡
六月留守督師閣部瞿式耜犒師全州
前月二十七日督師何騰蛟乘勝復全陽上疏報捷
不自為功日為皇上以信任用任者瞿式耜一人也
至是初三日式耜方病暑往全勞師詔軍列營全城
外數十里旌旂蔽日將師咸帕首弓刀伏馬前曰微
瞿公無以有今日
金聲桓王得仁以江西來歸封爵有差
聲桓反正半年尚稱隆武正朔有後稱住至述閩陥
廣立之詳始改稱永曆至是反正報至留守瞿式耜

疏請慎選持節大臣往諭聖德彼數年不見天子其
跡令署置苟緩急失宜不亦褻朝廷而失人心乎愛
正非細少司寇列遠生固泰人久于節鉞名聞江右
可遣疏入不報尋封声桓豫國公得仁建武侯
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不克
先是江西反正贛州不從声桓攻圍三月困敝欲降
會北兵突至南昌声桓師退至是成棟頓兵南安信
使往復迄無要領逡巡退却
帝幸肇慶府太后中宮俱駐端州
四月中李成棟遣舊臣洪天擢等迎駕上意未決勳
鎮陳邦傅等請留輔臣瞿式耜請駕幸桂疏曰興陵
向識陷風塵成棟令地方官備舊陵殿巍然天壽彼
數年想見天子漢官一旦奮不顧身且移山超海之
力更非有所疑也但事權号令宜歸于一爵軍功爵
賞文武署置決于成棟若歸于朝廷則事權中樓閣
外不能專制不歸朝廷則徒虛擁且楚熙雄師百萬
騰蛟翹首成灵如望雲霓聖駕既東軍中將帥謂皇
上御新復之地成棟亦有邀駕之嫌号令既遠人心
渙散再疏令簡討蔡之俊入迎又疏令給事中蒙正
發迎駕又曰前日粵東未復上宜往桂以視楚今日
江廣反正則宜往桂以出楚之事撤所在臺釐千里吏
部侍郎吳貞毓請幸廣城成棟遣自嶺返師上遣使
勞軍成棟備法駕迎御用嚴護衛自梧州迄端州結
綵數百里旌旂與樹色露映甲兵與日月爭光千里
間樓船相屬極其壯麗連日天氣和朗帝駐雞籠山
有景雲覆護留守式耜築三亭於其上以志其瑞碑
文至今存焉後有黃龍見于海口呂宋進使入貢甌
還已國人進圖讖上大喜成棟親率將士築沙堤議
改兩廣軍門為行宮留守瞿式耜命少司寇劉遠生
謂成棟曰天子天下之主也爵賞征伐出自天子天
子又與天下共之既上駕此爵賞征伐疑天子必有
私德令寄政不可不嫌也指揮進取真能如意成棟
曰然遂罷備行宮仍以肇為發祥正位之初都
詔加李成棟太傅提督七省行軍大司馬
附
時從上艱難者頗自負五蛇功而成棟意不懌也
尽用其素所私昵常為清官者布列內外又用其
乾兒元胤河南人本姓賈門幹吳之蕃掌錦衣衛事凡不
出其門下并不經其擢授者必排擊之
惠國公李成棟師取郴州

是月書兵三萬往湖廣郴州先遣佟李進取廣西不
克差辦事瞿紹祖往湖南之師監軍兵部侍郎佟養
和即養甲兄也以兵少不允紹祖三往仍撥裨將田
起鳳統兵五千來援行至郴聞变正朔成棟欲并其
衆計遣一介可析羹使耳然意在縱兵擾民時從龍
都分兵三萬取道樂昌宜章往爲起鳳起鳳以師來
歸往來騷屑一方不勝困敝云

附

有潘名世者先授清任梧州府推官反正後改保
昌知縣成棟過嶺時有養馬卒病付名世畜之卒
有所索不遂成棟敗歸與語云知縣誚君不能殺
只會殺成棟百姓怨以他事呼之至將殺之　時
閩粵多盜鄉民結寨自保廣州有一寨下瞰河成
棟舟過戮謂起鳳試往攻之起鳳登寨民悞發砲
擊斃成棟怒膺衆攻之毀之捕其貲屠其民

李成棟妄殺廣州府良民八百餘人

是時成棟得伺毒恣縱兵殺掠有主人衛姓者家頗
溫潤與鄰党相謂曰兵若至須協力禦之釀酒告神
一無類燼酒後告成棟謂合謀職公等問何以爲驗
曰凡內裾綴幅短一截者其党用以自別也成棟
怒即欲屠城會日已暮百官跪請當雨又大作姑頓
刀凌晨遣卒四出捕得即戮之妻子飲泣皆不知所
坐云衛姓身被戮家被抄沒

盜殺潮州知府淩犀渠等

叛將軍任重賊殺道臣李某潮州知府淩犀渠海陽
知縣岳桂任重故府卒入綠林丙戌冬就撫隸王
承恩帳下爲中軍官佟李至授委潮州府鎮反正後
李某由清肇慶道淩由清南寧知府岳由清懷集知
縣丞調令官祇任岳出任重所部卒不避道直前衝
突岳怒執而笞之解府府責之解道道責之任重怨
嗾衆兵詭稱山寇至突入三人署擒殺之

秋八月閣臣路振飛錦衣衛康承寧挺兵注其來朝從
閩航海至行在

閣臣姜日曙兵部尚書蕭琦相繼去

盜殺兵部右侍郎刘季鑛

李鑛吉水人又升丁丑狀元以劾楊嗣昌奪情謫官
家居後以起義官至閣部封廬陵伯卒謚文襄季鑛
從起義丙戌授翰林侍詔繼入廣西至今官戊子五
月統衆至鄞縣遂清所置官而居之已而衆散己丑
迓行在尋出有群盜來執撫統之至樂昌四出剽掠

禁之不止反為所殺
九月定興伯督師閣部何騰蛟復永州衡州
先是七月初十日騰蛟統甄鎮曹志建等圍永州清
兵食盡殺民以食舊紳劉興秀御居清官力致之鎮
城中首被禍已而民盡九月二十日清兵突圍走至
衡州旋望風遁二府皆復將恢長沙會志建不受節
制退屯永之龍虎關騰蛟困頓兵
冬十有一月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敗績
時為清守贛者高進庫柯某𦆭錄左良玉麾下與成
棟相締盟前此六月遣使指之約以踰秋兆叛不至
當輸款至是成棟屬氣攻之軍中大具冬務以行欽
卿等器多方從遊又意無丹過嶺者執人夫畀送梅
嶺士人亦不免為道路死者頗多既抵贛日暮薄城
將飢卒餓而成棟氣驕莫敢言者是夜城中鼓角齊
鳴清兵突出成棟衆馬先奔軍士爭竄所資器械皆
棄不顧靡有存者
李成棟殺從奮甲吳劉顗明
奮甲於崇禎年間託名董英由提塘得至提兵弘光
時賄馬士英提督南直鹽法贏積過多貝勒至携之
入閩因令取粵反正後封漢城侯帶閣銜至是成棟
敗歸以宿恨且慮有他變顧措朝廷以公差遣出衣
半襲而殺之顗明別清時遣以迎粵者并將官劉某
保遼東人及同差兵部某等成棟皆分頭捕戮之時
又有內官李元培費錢六萬求粵採辦畜甲于內借
銀三萬給贛州元培以餘銀進上得入司礼仍拜成
棟為將李元胤吳之蕃弟善也力詆之成棟出師曰
陛辞即于御座旁掣之行上愕不敢問太后遣內官
問而挽之成棟不聽更肆慢語而出
督師閣部堵胤錫復湘潭進攻長沙不克
胤錫統李赤心等恢復湘潭縣赤心藥鶩甚至營中
稱高氏為太后及其既稱自成為先帝胤錫皆隱忍
聽之不以上聞且請封為興國高氏果必正輩封伯
者十餘人統衆至湘潭縣屠其民長沙娛協力為情
拒守故弗克
十有二月執清人李綺祖歸于桂林誅之
綺祖瞿留守同年進士也降清任楚撫守永州何騰
蛟攻圍七旬城中乏食軍士掠婦女為粮猶堅不下
有馬廷鸞者明朝縣令令吳郡太倉人也時在城中
興綺祖居守騰蛟獲其子不殺廷鸞感恩由是城中
動靜纖悉不通清之援兵遂絕綺祖始降滇營解至桂

林酋守流涕譲之曰汝素受國恩柰何主爲背叛之
人死爲不義之鬼今後何言給祖曰天下人皆降清
豈獨佋祖也酋守曰天下人皆不爲佋祖清其柰我
何給祖詞窮遂磔之

遣使白弋陽王不至
王江西宗室也精兵入建陽者從英德建陽與之洛
光徽遡流而上爲陽山與連州連山與連于湖廣地
皆深林峭壁人善用砲〻卒皆負不用手携而發轍
命中郡王入土人築髮之成棟屢攻弗克反正後遣
科臣洪士鵬往亦不得入又月有宣忠伯王承恩𤠣
行遂命貴勅往十二月与王遇於陽山些衆皆吞哥
自恐不聽三赴開平不得其要領而返有標下彭鳴
京鍾某羅某頗挽其衆數爲陋承恩亦自効亦不果
用

己丑永曆三年 魯監國四年 清順治六年

春正月李成棟殺宣忠伯王承恩
承恩大與人世襲錦衣指揮衛事加今戚至是彭鳴
京等頗爲之用又胡中丞田闔有衆數千亦頗隨之
承恩大喜成棟聞之忌且甚初八日丙舟相遇于英
德成棟邀過舟歡飲夜闌佯醉即席殺之

且云合城人宜茹素戒殺自有天兵來助非惟解圍
又能破敵曰廣信之凡營中有飲酒殺生者皆重罰
之百日不來兵清人因此得合圍增壘百日後道士
自言戒奸細也爲清朝進士現任其職汝輩不降必
遭屠戮矣城中人怒車裂而食之南昌三門傍山清
皆掘塹築墻三門沿江則以漕艘闌截江南岸植兵
不得出發砲皆轍墻外或殁江中城中升米易數金
子析骸之惨甚于睢陽自夏及冬日夜混戰至正月
大雨連旬城磚毀爛清以西洋砲攻之城皆震裂聲
植知不可守使匠爲數棺閤門親屬漢裝坐入其中
四面縱火自焚王得仁統死士三百殺出滄臺門清
兵覺者無冀得仁不知所去或云殉難
逸史氏曰反人何私石令南昌余与李弟西遊扆
指以計八十有五甲子矣每追往事泫然〻下南
昌城外有廣廈撫軍鮮石帆建以治兵者也壯麗
過于滕王閣而秋水長天落霞孤鶩殆与閣業相
埒歲在丙子春夏之交時值鄉試群吳咸集郡人
時華萬茂先執牛耳与盟者一百七十二人皆自
以爲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与日月爭光者也孰意
時異勢殊改除之際殉難殆盡姜太師被難後余

李成棟殺東閣大學士朱由檏
由檏江西宗室壬午鄉舉廣東教諭丙戌鄉試充同
考官歷陞翰林院侍讀至是入閣出自上命成棟令
錦衣衛捕繫獄中死之
清
人襲湘潭縣督師閣部定興伯何騰蛟死之
騰蛟貴州人以孝廉歷官至楚撫左夢庚反逼至南
京不從自投江中流四十里若有物負之遇救不死
清兵至糾合其鄉健勇稱滇營并統曹志建等崎嶇
湖南粵西間戰功甚多了稱中興名佐至是同提兵
馬進忠輕騎趨李赤心營會師伏長沙日已暮駐師
湘潭令迎忠兵已離城所統止馬養麟五百人清提
兵徐勇得李紹祖子報遣繞騎五十突死入城養
麟馳騰蛟墮馬被獲不屈死之
詔
贈何騰蛟中山王予謚
騰蛟既死其夫人某幼子二人皆大罵被殺上聞之
大慟輟朝三日贈謚廕其子文瑞為中書舍人文瑞
歷任兵部侍郎永曆五年病卒于行在
清
人屠南昌府豫國公金聲桓大學士姜曰廣死之建
武
侯王得仁不知所終
南昌被圍有一道士至自稱雲水真人能運粟役鬼

復過南昌取道吉安已知寥落寒寒數人耳又復
四年學士郭守正以憤死于平南王師退部蕭伯
玉以憂死于金蓮山中若萬鳳后輩皆遁時不偶
骨化魂銷俯仰之間俱成陳迹宣有不痛友人為
余道南昌忠烈事甚詳豫國公人才敏敏見人默
無一語建武侯遼東人髮五色人供稱為王雜毛
善談論有謀略當反正時有勸聲桓直趨楚地與
何騰蛟夾水而軍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聲桓不從
及南昌被圍建武侯欲扼九江絕餉道姜督師不
聽二策不用遂絕中興之望矣兩粵失余落魄遊
羅定州遇紹興人金芳為羅定州同其兄某在平
南王尚可喜幕府與謀議二人在先帝時曾居
袁崇煥幕中芳以創款功授靖安縣二尹得文于
忠党舒魯直家拿能文舉詢魯直近事則以姜勳
請節于大同者也嗚呼忠義之氣何獨鍾豫章君
此武子歸同一僂父路逢悽惶無渡生人之望十
一月二十二日遇家中遺族姓起莘候余并李弟
一九詢諸江右同盟之贛州路遇二孝廉俱易姓
者前揖旁余曰閱李弟所寄札遽吁古曰此皆起
義諸君子也俾勿高聲余哭而謂之曰不佞豈畏

死者傾諸君子安在哉孝肅曰襄者金王之難諸
君子各懷徇國之心是以受禍俱烈今其存者十
之一二也又皆或謫或隱無有安然食息于故土
者志義之氣之死靡他是以廢躓而不悔也予之
南昌試往視焉余終抱于儋父不得見

二月

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行至信豐卒

時江西聲振日至成棟麾下各大鎮俱戀粵東繁華
不肯出師成棟獨以其屬行且愧且忿又恐雖殺戮
人皆不敢近次信豐夜聞鼓噪聲或曰清兵或曰民
変成棟醉甚倉皇上馬無一隨者渡江溺死三日後
有鉄人鉄馬浮於水面始知成棟死也朝野傷之除
其子元胤為南陽伯

逸史氏曰余從先太師在朝無仕宦情好詢前言
往行成棟雖武夫儘有過人處敬先太師瞿稼軒
李愬之于裴度也信學遇袁特卯呂布之于王允
也慕黄門金道隱重董卓之于蔡邕也議引監湖
事雖不行心可尚哉先士卒援南昌命雖不足志
可嘉矣又謂朝廷功賞不宜濫文武職掌各宜分
言官直氣宜獎進國溝不得与內閣機務駁駁乎
有古大臣風閣賊肆虐成棟深恨赤心爵列五等

援江西取道龍虎關志建恐疾引兵还騰蛟由是遂
困時胤錫後將志貞入衛并埋木判志建疾之設兵
提防遂至格鬥胤錫為志建所獲羈留月餘會有江
西宗室朱謀烈蓓認志建為父志建在營衆曹堵不
睦欲陰携之于中取事胤錫夜遁匿故御史何某之
子何國復家志建率兵往索國復不与國復家近猺
獞皆利富厚素能撫集猺人遂与志建戰志建誘殺
國復故其家國復二子走猺獞恨志建入骨志建之
銳卒亦盡矣清人橫行湖南遂無与抗者惟守道州
二十縣而已後志建言及此事甚悔或至墮淚誓殺

朱謀烈

志貞營師次德慶州

李赤心主行在移屯德慶州時江西陷沒已久行在
猶不聞會兵部侍郎程峋抗節深山至是赴闕司命
貴勅趣李赤心往援途遇赤心赤心佯辭清兵已逼
當亟入衛因的為殿而以子女行裝托峋護之先行
比入界口守將張某利其輜重發砲擊峋而取之赤
心既至屯德慶州声言欲清君側之患行在震恐遣
堵胤錫力解之乃止

盜殺兵部侍郎程峋

牧遊之力居多，成棟弗善也。成棟已，部曲益不振
嗣後喪師失地，官宮諸臣欲倚牧遊以傾吳，已遂
偕蹕東粵，刑書先太師甚其寬直，書四年朝事致
牧遊君側恨之，廣西由此因兵至于諂，雖直聽不
無有之。記者著其大，不遺其細，若曰驕泰以失，可
不信哉

夏四月清人入衡州又入郴州

三月清時鄭王至長沙府，四月陷衡州，續陷郴州。時
李赤心分布各營屯駐郴州及諸屬县，一聞清兵至
望風而遁，清兵追之至龍虎關而返

五月督師閣部堵胤錫秉朝

時胤錫遇龍虎關宿氏寨，曹志建逢年圍之，欲不免
會建以保昌侯晉永國公，中書廖某賁敕印至，為和
解之，得達行在，入閣辦事，三日復有督師之命。志
建，郢人也，字光宇，世襲滄州衛。清人入京師，合家死
事者九十三人。胤錫為長沙太守，與志建善，謀招兵
志建薦楊國棟為將，楊後有功晉武陵侯。胤錫之晉
閣部督忠貞營，志建為楚將，後地得楚粵二十餘县
晉永國公，即以所得地為食邑，老營駐龍虎關。忠貞
故起群盜，所過殘虐。戊子秋何騰蛟恢長沙，檄忠貞

响吉安府進士，舊藉松粮道，去任時招兵三百人，携
歸江右，日與鄭里相閗，姻親郭之祥解之。隆武丙戌
授惠湖添設兵巡，盡室至粵西，至是携家至忠貞營
并胤錫家屬及兩家輜重，放舟東下，守將利其多財
殺而取之，兩家一屬殲焉

誅楊弘遠

有董姓偽爵者，陝西人也，上命鎮羅定州，取道德慶
見程响被殺以上聞，將領楊弘遠不戒軍士，奉勅勒
之董以死，碎楊三百艘，弘遠伏誅，亂兵殲焉

滇將趙印選來桂林

印選，滇將也。初清入南京時，印選同王一清、王永祚
出滇勤王，至江西，吳浙俱為清有，遇清將高進庫，與
戰，虜其老營，盡殺其父兄妻子，進庫忿，戰益力，破滇
軍，三人走湖南，投閣部何騰蛟。己丑正月清人破湖
南，執騰蛟於湘潭，楚地盡為清有。三人相謂曰：吾濟
以勤王出滇，因國破軍亡，暫依何閣部，今閣部死，軍
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封疆乎，則吾無封疆責；將就降
乎，則當時之出滇者謂何。桂林留守督師仁惪好士
可與共，當一面盡往焉。收殘卒得萬餘，寓走桂林，西
守大喜，遣使郊迎，但部署不嚴，所過多行劫掠，住漸

興部將趙興好剛使氣怒滇營之橫遂治兵相攻殺
滇兵四五人幾成肘腋之變甫守亟諭新興語之曰
國家危在旦夕方賴諸軍協力同心共扶社稷將豈
容私鬥兩軍皆感泣焦新興斬趙興以謝滇軍事始
得釋因遣印選開國公一清與寧侯王永祚寧遠伯
守滇軍守桂林全州是為滇營焦新興守陽朔
焦璉殺其將趙興
死不以罪粵人惜之自白貴戰死趙興列起披相繼
誅焦營自此弱矣
逸史氏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趙興是耶始安所
統焦兵最弱散之輒大創之何以致此茅平菴傳
為余道列將軍起披戰于虞山下帶首級無馬下
纍纍如貫珠當是時虜幾殲嗟乎此真將軍也獨
白將軍貴以戰死趙列二將皆以細過誅嗟乎乃
壞汝萬里長城不獨宣國之過也
新興侯焦璉治師陽朔
逸史氏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雖天步艱難使各
藩鎮同心協力上下和睦即湖國南收豈敢長驅
也武焦宣國見余于陽朔舟中促膝而語淚簌簌
下余與先太師語常省也一日余讀范文正公傳

先太師語余曰今日無地可耕有城必守余曰設
何容易惟焦侯可符斯意耳太師默然
秋七月新興侯焦璉開國公趙印選遣將王永祚張明
剛同圍永州
九月督師閣部堵胤錫卒于潯州
乙未冬余同情凝上人避兵陽羨山中識公里次年
春公長子問閱至楚觀公余欽敬者久之進家吳二
公子天若述公指忠貞營始末余喟然曰自成為寇
土九仇其部曲雖無罪獨不念朱忠全故事耶先生
之志則大矣未幾余游粵志公事忠貞自蜀轉戰由
楚至桂林息甲士初無入東粵意焚掠特甚行都近
郊諸瑞湍湍焉是時貂璫鹵濤秉政無用張鎮之勢
脇天子復借天子之權制朝士大撫雅亂故智也武
岡則以劉承胤潯州則以陳邦傅東粵則以李成棟
而朝中之士又各植朋黨爭門戶楚人袁彭年丁時
魁蒙正發秦人劉湘客浙人金堡輩朝側目稱為五
虎皆海內名士素以先太師為景行自附于正人之
列至於淩轢言府侵軋同寮所恃東諸侯也吳人吳
貞毓張孝起吳霖朱士鯤燕人于元燁蜀人程源趙
昱豫人朱謀烈等皆朝中矯矯者遼人馬吉翔上之

倖臣也北人夏國祥以士人為內侍者也俱心恨五
人并忌東諸侯深以陳邦傅為朱全忠李茂貞不勝
則寄怪于牧遊而藉忠貞以佐邦傅故牧遊入朝激
忠貞入東東人力圖中興以東土為行都是誰力也
右边唐桂無威入衛靡東土不能也亞竭東錙銖不
能供億牧遊無以應移先太師稼軒書云上有遜勅
東人姪君于掌一朝不戒生敵入再朕不復有中土
之望唯卿与瞿先生圖之先太師得書知斯語非上
意復書曰我輩不力爭封疆聽人鼻牢而起釁端非
社稷福也公無可奈何未幾公竟公長子以疾天于
忠貞營中公之家屬死于德慶州亂兵罚人武陵侯
稱國株每向余悲之公之大人稱宗家因損特甚今
里中故國士大夫有过而問焉否耶萬里孤忠骨銷
塵土今日為公叙其事不可謂無緣也已庚寅春余
國入罚不果闊甚太師手持一編至日此堵太師之
手蹟也果世治春秋少有異才堵　太史數年之精
神于是乎在予為之正之堵死不朽矣余受命正其疑
而刪其繁蕪兩月方畢封演事沸先太師又曰春秋
于弒君之賊污其宮瀦其室先帝之変忠貞是田堵
牧遊倦然錫其子姪何欺余唯唯嗚呼華胄殺矯公

後有忠良世其家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亦春秋
之義歟弟赤心勇于杠門性于公戰仍穿翁之故習
牧遊不肯也依以為重猶童蒙之鶴云

清人破梅嶺治兵中寨

清馱尚二王將下廣東駐師吉安府命贛州守將高
進庫為嚮道之枯樹清人舉火焚之師屯中寨贛州
清將柯某以六騎逐我兵四百餘人謂進庫曰南雄
郎日可下也高謂柯曰南雄破當有我四千金柯不
應因此不進余從清寨中閒路至行在語大司馬曰
譬賊人已入門户主人猶熟睡即不省

永國公曹志建遣人报捷

清定南王孔有德至衡州馬蛟麟先期攻道州志建
與戰敗遂出白金二十二萬置營中令曰斬一級首
賞金一錠軍士争先赴敵死戰清人大敗斬首無算
蛟麟郤走建遣人赴行在獻捷

冬十月寶豐伯羅成耀戍南雄次于韶州

清兵在中寨舉朝震恐命羅成耀戍南雄府為禦敵
之計成耀畏懦師至韶州止焉韶与南雄尚隔千里
也

十有一月忠貞營至梧州李赤心死

先是流賊李自成破北京沿邊鎮將無不望風而靡
獨吳三桂世鎮關外不服自成欲往征之軍師宋矮
子曰皇爺去皇爺不利三桂來三桂不利自成不聽
至山海關與三桂戰三桂兵敗宋矮子云明日午時
數當大凶宜收兵回京又不從是晚矮子忽失所在
次日巳午間忽見壓沙山起声如雷鳴軍士色戰自
成大驚不知何故方錯愕間清兵突至自成兵不能
支大敗而奔至紫荊關遣本朝降將唐通守之通復
降清自成至陝西稍收部署殘兵尚五十餘萬而清
騎三千猝至自成曰來何神也遂發兵圍之三日三
夜人馬寂然自成不敢擊欲伺其動靜方勦滅之而
清大兵已至三千騎從中間起金鼓齊鳴左右衝突
內外夾攻自成復大敗奔自湖廣至江西屯兵九江
山中或曰黃州忽一日單騎出至民寨為鄉兵王姓
兄弟所殺存兵三十餘萬自成兄子李錦賜名赤心
雖一隻虎同自成妻兄高必正左營郝永忠等十八
人俱至湖南隆武元年馬吉翔往招撫不從後督師
何騰蛟堵胤錫招撫之各受封号為忠貞營至是楚
地已失計無所出佯入衛粵西郡無受其荼毒陳邦
傅與之聯姻冀藉其力以傾東勳誅不知救虎自衛

也師次橫州止馬赤心死必正統其衆其部下將領
兵侯某病死于梧州淮侯劉國昌出懷集或曰降清
或曰死矣兵散橫州屬南寧府界在南潯之間

十有二月王永祚張明剛敗績於永州
永州三面距河我軍以陸師臨其一面清師李東斗
堅守五月食尽兵疲猶不肯下是月十二日曾孔有
德兵至衘枚疾走遠出河外來我不意取我老營我
兵自相援乱遂各迸入山谷棄甲兵而走百姓恨滇
營之擄掠也爭縛而獻諸猜惟進部將張明剛全師
而還留守瞿式耜頓足曰我畜銳卒両年一朝奔潰
豈天果不祚明耶嗣後出偏師以妖楚者不可復問
而粵西之門戶于墨卯矣

清人略南雄府羅成耀進自韶州伏誅
清既略南雄西上成耀棄韶州至廣城會輔臣何吾
騶華偷至行在中途成耀劫掠容勅李元胤計之元
胤遂于席間斬之以正守封疆擬軍劫掠之罪

郝尚文以潮州降清
余里人　朝行在道由閩中見郝尚文述潮州
事云尚文之子因在南京來降時已遣人通馬部院
矣至是遂以潮州降

庚寅永曆四年　清順治七年
春正月帝幸梧州南陽伯李元胤留守肇慶
南雄失守成耀乘韶報至行在震恐戒舟西上給事
中金堡爭之不得留守體只船既曰粵東水多於山
雖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反正上之寧宇財賦繁盛
十倍於粵西衣甲粮餉內可自強外可借資材官兵
士南北相雜制勝致王可操券而求也且韶去肇千
餘里強弩未城堅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
我能往寇亦能往以天下之大止存一隅退尺失寸
退寸失尺今乃朝聞警而夕登舟不知將退至可也
既舟上而已移肇旅梧矣旧官狼踏就道禄督[illegible]
都督同知南陽伯李元胤慨然曰百官皆去將委空
城以待敵耶遂留守之
杜永和出奔海口復入廣城
先是鎮守廣東江寧伯並當兩廣部務杜永和棄城
奔海口李元胤移檄責之永和復還廣州堅守
盜掠廣西以撫魯可藻新興侯焦璉遣兵討之盜奔龍
虎關永國公曹志建誅之
時可藻丁艱居舟中永國公権稅官刘成王刘其皆
欲救之可藻彷閘即放舟赴行在遣舟柁壞不能行

成王兵卒至撫標下趙王已与成王同謀遂無禦者
劫掠一空宣國公焦璉聞之怒即遣兵討成王成王
奔永國公兩國兵戟相向余時在恭城致書永國勸
解之志建杖死成王事始解
逸史氏曰天下安制在相天下危制在將將相和
則士卒豫附非獨將相然也將与將亦然中興永
國宣國皆有將略永勤而器小宣勇而才疏小人
間之遂至兵敗身殲豈不悲夫刘成王平樂隸也
為永國権稅趙王惠國公蒼頭也為撫軍扸鼓兩
人始相好繼相惡也撫軍在兩人鼻牢中成王
費撫軍于永國而撫軍不之覺也庚寅正月十日
余送清凝上人東歸見撫軍撫軍大言欲往累東
南謀寄往龍虎閘余因見永國語甚吳余曰宋時
李忠定公出撫河東以幕中多士遂至將相之情
扞格不通終于無濟文士且敗事况羣小謏佞輩
乎永國心善余言而成王遂以十四日擁兵掠撫
軍兵宣國聞變即日發兵靡平樂余在恭城致書
永國曰方今天子蒙塵強敵四逼惟藉群公同德
蘭之文徳植文之烈乃志君父之大仇僇細人之
微隙天下後世以為比何等舉動永國悟戟兵始

解宣國兵多鄉人皆土著粤人心歸之永國兵皆
楚人以何國復致猺獞士氏恨焉是役也兩人之
搆難釋兩國軍士益立門戶如水火矣嗣後清人
襲曹関借猺獞之力清人襲平樂將士不戰疑爲
永國兵嗚呼叢尔一隅將帥如此尚可言哉

新興侯進璉帥師入衛
璉以詩刘成王致帥師東下遂赴行在

滇人孫朝宗入貢
朝宗一名可望流賊張献忠養子也献忠破蜀屠戮
殆尽々收蜀府金銀載入[illegible]江為川將楊展截殺之
倚忠沉江中奪入貴州病死時李赤心已歸順朝宗
慨然曰我輩汗馬二十年破壞天下張李究無寸土
而清享漁人之利甚無謂也我當仍歸明朝力挈天
下而還之一雪此耻遂帥衆入雲南會沐國公為洞
蠻所叛即稱兵平蠻与沐结姻歸朝廷因封景國公
武康伯胡執恭同陳邦傳假堵敕遊令擅封朝宗為
秦王矯詔浙載宗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總
攬朝政節制天下兵馬事之以父師朝宗傳檄四方
史番侯皮熊首奏其不道面責瞿式耜銑請斬胡執
恭以正欺君辱國之罪朝宗亦知封王非出朝廷意

上是遣人入貢黃金一萬兩良馬一百匹自上書請
封復以黃金四萬兩賂朝貴高必正出疏争之閣臣
嚴起恆堅執不許由是怨兩人入骨矣
慶國公陳邦傳帥師入衛詔仗礼科給事中金堡兵科
給事中丁時魁尋遣戍削奪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彭年
翰林院侍讀刘湘客遣戍兵科給事中蒙正發
時詞諫諸臣多失人意攀華侗權者指政所必去會
陳邦傳入衛遂下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刘湘客詔獄
瞿式耜聞報上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
刑再疏争之曰詔獄追贓乃魏忠賢夫權鍛鍊楊左
等事不可祖而行之上頒勑命四人罪狀皆宦官意
勑示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天下之公也不可塗
語横加開天下之疑失遠人之望凡也疏皆不報詔
伏金堡丁時魁削奪袁彭年刘湘客蒙正發亦遣發
邊史氏曰嗚呼桂之亡也奚俟庚寅之十一月耶
詔獄興而亡于是守在吳武岡之難上馳太后中
宮騎錦衣馬言翔步從三日不得食是一士人含
其人供神宗像与上觀類上且拜且泣士人夜夢
有天神降其家謂天人悲從有二學士侍側一翳
而魁梧者曰此種耕學士也一秀而傑瘦者曰此學

泌山人也士人師學汪方以智識其亂似山人奇
之癖因自揣曰當中南坐者豈當今天子耶跪而
進曰上愛之大駭羣卿環視各具難色吉翔慰
之翌日土司車祐始來朝元翁用其卒東黃金刀
若吉翔者其患難君臣也
吉翔偉上時竊太后堡大怒欲殺之大司農吳貞
毓言成棟反正時大勳上疏五羊又以縣令薦于
成棟得賄八百金成棟疑之堡奏其事二人恨堡
入骨列湘客會丁時魁富金給事中刻意清操有
所需求輒責于上人二人有劾或敲骨吸髓則以

金給事先之袁彭年中郎子神宗朝東林留也
反正後与東諸侯善蒙正發給事其鄉人也每除〻
輒出五人手每一令出五人自代其功遂為衆的
道路以目上移驛梧州陳邦傅自潯州入衛遂下
四人于獄而疏彭年留守閣部報得堡疏發其文
構其過于江下之疏中救而吉翔貞毓及朝士
并恨留守思中傷不遺力矣留守文臣不嫺兵凡
所以彈壓勳鎮号令諸軍者惟曰借爵賞以勵將
士也從來勳[illegible]士于朝廷是時吉翔東欲
稍抑有疏尚稍遏勳[illegible]存人朝拜而夕下矣一日藉

軍餉以養戰士也徙餉六萬半食桂林淮陽入永
國義興入宜章惟灵田臨桂林二縣督府得專資
焉滇營舊為楚鎮食楚地十二月之敗全撫馬光
匿穴中餉道絕趙印選想之朝司農牒二邑之餉
与之錢穀出入并不在督府矣嗚呼名為留守不
知何藉可守号為督師不知何師可督乱自入桂
以來列較勳鎮可以推腹心共患難惟宣國一人
耳印選亂之驻平樂矣鞭長難及又恐其復合也
每師退又曰值兵來桂截老營也自全退榕江榕
江退木蒙嶺莫不皆然夫以乳〻一桂扞江南半

壁剪其手足掣其肘腋與無一卒庫無一錢雖武
侯復生亦奈之何留守時為余言嘆〻欲淚可傷
也已欽宗之棄李綱也出之于外秦檜之殺岳飛
也罷其兵權今更仇舉事之方而托之委國于仇
委仇于數用之而即殺之奸臣之誤國也愈出而
愈奇矣先太師以余善理財余曰蕞爾國惟錢法
鹽政屯田三事耳遂開鑄局月得二萬金余意得
請于朝東省行錢則以錢易鹽以鹽使民地可漸
闢財可漸理嗚呼朝廷方困廣西其肯濟廣西耶
印選一日來小東皋忽發大言請餉挾求余曰今

州無數奈何棄之而欲他圖守楚師數萬食專地
師老則財匱財匱則兵散兵散來何以應全給事曰
今日敎來諸君肯降即敎々何肯受君等降即余
曰莫若三分現在之兵一軍守全城一軍衛鋒出
奇兵一軍屯田充餉即從勃然曰屯田須牛種練
兵須足食衛鋒須堅甲利兵方學士曰努力向前
自有天授即從默然余因嘆曰外患可禦內冗難
除桂其殆哉此庚寅八月九日也嗟乎一桂林也
在內則馬吳諸臣在外則趙陳諸勳鎮日夜圖維
以亡桂為事而一老臣拮据其中此寔難矣桂亡

時余遇李元胤於梧州 二朝士聞桂警有酌酒称
賀者嗚呼獨何心哉

趙印選自桂林逃靖江世子及其弟鎮國將軍死之清
人入桂林督師閣部臨桂伯瞿式耜總督楚師司馬張
同敞不屈死之

十月初五日清人大衆入嚴關趙印選胡一清王永
祚俱以分餉入桂林據江其空壁也武陵侯楊國棟
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據江軍未見敵而四潰
留守發使趙印選兵出城々中大亂沿途驅掠留守
令戟不得城外潰兵雲飛鳥散水東門外烟火蔽天

嗚鏑聲遶城靖江王及綏寧侯蒲纓出走王世子及
其次子俱縊于宮中留守方巾行衣坐署中胡一清
躍馬入署曰至矣至矣公上馬且從一清去留守曰
去何之從一清去何如從留守留守因舉杯屬一清
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遂躍馬遁去
達從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過東江不及家來留守署
留守喜曰敞至我死不孤矣敞曰公將何行留守曰
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更復何去敞曰將欲
得當以他圖也公有令敞敢不死遂止飲酒督標致
遠將軍戚良勳牽三馬至跪而請曰公為元老係國

安危身出危城尚可号召諸勳再圖恢復留守曰四
年忍死留守其義謂何我為大臣不能禦虜以至於
此更何面目見皇上諸調諸勳乎達之出城後有家
人泣請曰當忍死須臾次公子從海上來二三日且
至萬里赴行在乞一面而訣留守曰我重負天子尚
念及兒女耶堅揮之曰去毋亂我厥明清兵入二公
冠帶南面坐清兵望見以為神不敢入乃發千人圍
留守署執去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曰公閣部耶好
閣部留守曰汝王子耶好王子有德箕踞地上稽曰
望留守曰我不憤胡坐有德肅然起且揖之見同敞

曰汝何人左右命之跪黻大罵曰汝非我毛炯家僕耶提溺器時誰為汝跪有德大怒厲声曰余大聖人之後也黻曰汝等已為大羊辱海先聖罪當死有德氣咽直前批其頰旁武士或拿項或以刀背折足強作跪狀黻大罵不屈拿去將斬之酉守正色叱曰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禮別我同死有德素重酉守悚然遂止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橫行山東南南称孤後為清將賜号称王擁衆數萬任以南方之事富貴如此公今日降明日亦然語曰識時務者呼為俊傑請自甲申來闖賊之变驅馳中國五年之間南北一統至一縣〻破至一州〻亡天時人事意可知矣公守一城扞天下數年于茲屢挫强兵能已見于天下尚誰為才不轉禍為福建立非常以事明者事清無憂富貴定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酉守曰汝為丈夫既不能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遂僭称孤教哉甘為虜人鷹犬俊傑固如是乎尚得以時務富貴欺天下男子耶昔少康一成一旅恢復光武十八年中興天時人事未可知也且本閣部無功德異能受累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常願殫精力掃清靖中原今大志不就自痛負國難刀鋸湯鑊百死莫贖尚蒙恥于腥羶中逐臭耶一死足矣毋多言有德知不可屈愈欲降之提督叱曰漆娟奴寧有天朝大臣降虜者乎有德愈重之館二公于別所防衛甚切而供帳飲食如待上賓酉守日與提督慷慨賡和清吳可王三元蒼梧道彭爌皆酉守里人有德使說以百端不應後進曰國家進亡何代無之人生名朝露何自苦如此公可薙髮為僧自當了悟為世人所不能焉豈僅〻守拘儒之節耶酉守曰僧者降臣之別名也佛即聖人聖人人倫之至耶未識人倫何為了悟賦詩倡和自若見浩氣吟二人見其至誠喟然曰此真正人不敢復言會酉守遣死士遺徒越書極言清兵羸弱勸趣急提兵抵桂林且曰中興大計無以我為念遐卒得之以獻有德大怒閏十一月十又日晨請二人酉守方食〻撤與提督振衣同出酉守曰我二人多活四十一日今事畢矣提督曰快哉行也今日獲死所清人皆為泣下二公顏色不变洋〻如平時提督藏一白綱巾於懷至是服之曰為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至獨秀下酉守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于此整衣冠爭就刃俱被殺時日色無光大雷冬發遠近士民莫不流涕同被難者游鼓陳希賢錦衣衛楊

芳齡家人陳祥先是初三日留守知不可守遣坐營
劉勝將軍徐高齎印謝表赴行在道阻還陽朔山中
清人攻狻洞獲之至是六日同殉難滇營一卒忍撻背
刳其心食有德怒而殺之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刺
哈番方馬蛟麟笠殺雉重留守命以芦席覆之加土于
上越六日侍御姚端留守門下士也楊藝入王邸謀
殮兩公啟視留守又血在頸身首不殊面色不變兩
人撫之而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殮公乎忽張目左
右視楊撫之曰次子來見公耶長公失所耶目猶視
端叩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寧師徒盡集、

焦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殮淺葬二公於風洞之
曠地　姚端築室于旁同清凝上人守墓不去云
留守孫翰林院檢討昌文于十月遣人入行在辭世
襲臨桂伯爵印且陳桂林不可守狀聞璽辭朝同南
大司馬晉可藻御史朱田林間道而上阻山中次年
四月為叛將王陳策扶之以出至梧州大學士方以
智為僧在大雄寺聞昌文將至謂將馬蛟麟曰瞿閣
部精忠今古無兩其長孫來汝能以德綏之義声
重于天下矣蛟麟以為然厚遇之浙人魏元翼以墨
吏黜心恨昌文譖于清將執之至桂將甘心焉未至

一日元翼家中鐵索鏗然繞室有声元翼伏地請罪
忽吳語曰汝不忠不孝乃欲殺我孫耶元翼叩頭乞
緩三日少畢家事又忽楚語曰此不義奴速殺之矣
閩馬九霄流血而死有德疾遂將禱于城隍忽見宮
詹司馬四大字入殿見楊背南而儼然大驚拜佛以
告有德大駭供瞿忠神位于鐵佛寺昌文遂至有德
因厚礼之昌文遂還留守柩于明月洞清凝亦還瞿
背之柩與夫人合葬焉撻背無子惟一女遣兵部主
事吳重義改葬之晨大婦遣至人謂忠義所感云清
凝上人者陽羨人真誠不設禪誦意人難從予入粵

留守愛而礼之桂陷時遂在昭平同留守次子去觪
崎嶇赴难走至永安州遇兵去觪失于路清凝倉皇
入桂林而留守已殁清凝結廬於柩側朝夕焚香種
蔬自給衣食時缺終依依不忍去去觪有至性三月
航海覲親艱苦備嘗至十月始至粵西萬里尋親不
獲一見可哀也夫或曰已死或曰入滇不知所終
逸史氏曰人有五福死往往重考終命余以為非
也士生乱世不能馬革裹尸又當肆誅市朝余乙
酉客世勳不能死我丙戌仇人不能死我戊子已
丑況狼盜賊不能死我庚寅辛卯刀鎗鈎戟不能

死哉是書既成世有黄祖掌否耶國可滅史不可滅死固甘心矣絶筆

東明聞見錄終

南渡紀事二卷

〔明〕李清撰

清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南渡紀事卷上

大理寺李清校渡述

福王諱由崧神宗次子福王常洵子也大行皇
帝之兄也神宗生五子長光宗次福王常洵次
瑞王常浩次惠王常潤次桂王常瀛
神宗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俱受封至四十二
年福王先就國洛陽熹宗朝賜予祿入惟福王
最寵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福王常洵見殺
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師南樞史可法督兵勤王
四月十二日聞京師陷烈皇帝殉社稷南都府
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瑞惠桂三王道
遠難至而潞王福王各避賊舟次淮安潞王倫
序比四王為疏而人望所屬福王素遺物議于
是有推立潞王之說
鳳督馬士英素善黃得功劉良佐北都初陷高
傑南奔劉澤清亦至瓜州士英亟與之通殷勤
及議推戴士英遂睽絡二劉高黃為己助以挏
喝南都諸大臣遣其私人來言于可法曰立君
當以賢倫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之答書極刺福
邸諸不道事意蓋在潞藩也士英得書忽奉福
王至龍江關廷臣錯愕可法始知為士英所賣
勉強出迎嵩呼定策其寔答士英書可法雖列
名而為首則詹事姜曰廣也
二十七日集廷臣會議朝堂署禮兵二部侍郎
呂大器獨後至議不決而史科給事李沾誠
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等力持之議
始定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王師敗闖賊于山海關中
原底定而江南遂以福王告廟
五月一日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各官朝
見是日有兩黃星夾日而趨蓋太白與辰星也
御史祁彪佳奏言早須大號敬天法祖諸事允
之各官退議宜先監國後登極孔昭請即正位
彪佳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德且示謙讓使海
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大寶布

告天下為當衆議以爲然
于是以初三日監國十五日僭即僞位改明年乙酉爲弘光元年用可法曰廣及南儲高弘圖爲閣臣從物望也
當是時可法寔秉中樞高姜居中票擬張慎言爲大冢宰劉宗周爲總憲九卿大臣各得其任再召馬士英及南禮王鐸爲大學士士英曰定策功鐸則藩邸舊恩雖並相登甫而苑枯有别矣

初士英督師淮左四鎮皆其腹心既而士英擁兵入朝假援中宫請留撫政于是有内外均劳之議可法乃請督師江北而士英專國陞呂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沾太常少卿郭維經應天府丞進韓贊周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有差起徐石麒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周堪賡户部尚書顧錫疇禮部尚書黄道周何楷張有譽王心一何應瑞高倬解學龍賀世壽各部侍郎劉士楨侯峒曾鄭瑄許譽卿各卿而一時人望建言科道章正宸熊開元姜埰莊鰲獻裘愷馬逈義楊時化詹爾選李模張瑄鄭友玄高可聘李日輔李長春等原官起用徐汧曹勳吳偉業俱以少詹兼侍讀陞左懋第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田仰僉都御史巡撫淮揚調總兵官鄭鴻逵黄蜚駐守鎮江鄭彩分管水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黄斌卿駐防上江勅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江浙

初史可法等議分江北淮揚徐泗鳳壽滁和為四鎮以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邳贛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
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亳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
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潁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
靖南伯黄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巢無為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
每鎮領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

萬悉聽各属自行徵取
晋得功侯爵封傑興平澤清東平良佐廣昌俱
伯爵得功素忠勇建功河止與寧南伯左良玉
先得封良玉恢復湖廣并晋侯爵傑字英吾降
賊也有驍勇名稱翻山鷂舊與闖賊同夥闖掠
得邢氏貌美嬖之屬傑護内營傑與氏通挈之
來降陝督洪承疇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
庭繼任傑破賊々曾蹦塚傳庭因令傑與白廣
恩為前鋒二将各不相下

又一年而鄭縣潰潼關不守傑率其部下李成
棟楊繩武等十二總兵四十萬衆渡河大掠晋
中鼓行南下抵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奪
魄時分鎮詔未行而軍候報高兵先驅至江浦
賴守将張上儀巨砲遮擊之始却職方主事萬
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舟徑造其
壘曰吾欲犒軍其将出元吉諭以截兵聽朝命
奈河索渡其将曰吾規方欲寄家元吉曰公等
進取淮北而毋挐淮南甚便過江逼天子輦轂

地先自潰亂非公等所以為魚國家故也諸将
皆佯應曰誤願獨屬揚州意傑以徐州苦寒揚
州富庶甲天下其地有新舊二城々外列肆子
女瓌寶累萬々傑乃放手剽掠屠膾日以百數
揚人嬰城不納
淮撫黄家瑞守道馬鳴騄集衆議事江都進士
鄭元勲雅負才望為鄉里所服且畏拒守而城
未必全鋭然出身為游説冀以早自異無隨俱
死傑聞元勲至則大喜置酒酣飲逢且厚金帛

遺之且陳所以定居揚州非有它意當與揚人
約結而後入
鄭自謂得高要領氣甚揚為言于當事曰高帥
來勅書名之也彼手馬相國聘禮以相示且言
入城當鎮懾父老以要動苟如是即南京且聽
之入況揚州乎揚人聞之叫呼而起曰元勲與
高反賣城以市德不殺元勲城不可守遂碎其
首臠割之始盡高恨攻益力
初四鎮分藩可法獨留揚為督輔回翔之地且

與四鎮交疎至是以三千騎渡江誓師
高傑以揚人恭肯載道虔閤部以為非法趣其
下宵坎而埋之及閤部至傑庭謁閤部平易朴
誠人〻慰勞傑大喜頃之傑以元勲死無罪請
公誅首惡開城門納兵其可法勿許傑乃困可
法于軍中以要之志分可法左右以隸麾下寄
可法于善慶菴日以親信者仗刀侍其側可法
談笑不為動徐草奏與以瓜步城已而可法微
服為道者得脫

黃得功亦助之稍能自立乃浸按部淮安傑亦
服其開款布誠竟移駐瓜州恭謹受命泣陳王
事反成握手之交傑跋扈非常一變而為忠勇
亦良將也

劉良佐開鎮臨淮士民不服亦至乞許而黃得
功初駐儀真及調廬州心薄之將與傑爭揚二
鎮水火幾成克用全忠之禍

登萊拋兵黃蜚之南調也道出維揚俱為傑所
脇蜚素善得功貽書請以兵迎得功乃以輕兵
三百騎會三义河
傑聞而愕曰是殆將襲我遣將平出半道別遣
千人走襲儀真而得功不知也至土橋解鞍下
馬作食傑精兵伏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紋裝
出不意亟環甲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值千金戕
中矢踣乃騰而上它馬以去傑之遣兵也曰若
擒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騎者逆且及
注槊不下黃大呼及鬬發腰所餘七矢殺七人
矢盡揮長刀復殪其三乃及于大軍以免淮從
行三百騎皆沒傑所遣襲儀真者夜至
守將卯銊馬於偵知設守令軍中且食且休于
城外棊置炬火為疑兵
高兵望見不敢進又疾趨半夜力竭矣馬迅開
門出擊盡殲之得功還聞之益怒引良佐為之
助誓必與傑一決傑曰曩于人多維揚猶少吾
故驅之假令吾之士卒詎至于敗黃不足擒也
萬元側身譎解令故將張文昌李棲鳳以其衆
請于閤部曰兵交緩吾偏置橫陣以止鬬即閤

部亦不得已于一行
會得功有母之喪可法入弔立而語之曰土橋
之釁無智愚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而
翻然怒是歸其曲于高而將軍收名于天下也
得功色稍和尚以亡失三百騎為恨
闖部命監紀應廷吉陸遜之入高營曰靖南聽
我矣我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于高如命入馬
馬羸多病死闖部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傑出
千金為黃母賵之恨之諱暫以成睦猶未也

當是時興平最強闖部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
以委任雖伉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僧
德宗談禍福奇中高傑亦折節稱弟子常與闖
部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傑謂僧曰他日弟子
得免于禍乎僧曰居士起樓艭令歸朝為大將
為通侯此不足為居士重惟畢從吏居士儒家
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心并志
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僧無為也傑不覺斂
容服

傑之妻邢夫人饒權智傑嘗語人曰邢有將略
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闖部出至誠學
為調護勸傑傾心闖部喜曰吾誠得高而馴擾
之大事集矣
因命王相業監其軍并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
綱李本深胡茂禎為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
河南傑曰傑既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露野
次非所安內顧也敵終以揚城為請揚士紳聞
之復震動守土以未除館為辭闖部遽遷于東
偏虛已府以為之舍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
民安堵無恙

吏部張慎言疏薦舊輔吳甡冢宰鄭三俊詔赦
甡罷陛見三俊候另議

二十二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勳及九卿科道于
廷大罵慎言謂雪奸除兇防江防河舉朝臣子
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請推官明日請陞
官所薦吳甡有悖成憲又言慎言原有二心告
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慎言立班不語

御史王孫蕃許孔昭曰先帝裁文搽江歸武搽
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
陞宮外別無職掌喧爭殿上（句疑有誤）
高弘圖言家臣自有本末何遽殿爭明日孔昭
補疏糾參慎言具疏求去
李沾又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啟事屢登武臣
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兩解之
于是高弘圖姜曰廣相繼乞休言文武官各有
職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
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姦
臣等皆贊同矣慎言薦姓勳臣知為不可臣不
能知衆擬寔出臣手
又三俊清剛係五朝人望臣終以為不可不用
是邏臣不減慎言竊念朝廷之尊尊于李勉天
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弼坐視寔陛幾若訟
庭悅死無地請賜罷斥冬奉諭留
由是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而討賊之事置之蔑
聞

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
又可法馬士英各疏奏吳三桂殺賊功封三桂
薊國公世襲遣海運中書沈廷揚運米十萬石
銀五萬兩濟其軍既而聞王師南下始召原任
都督陳洪範應天巡撫左懋第加洪範太子太
傅懋第兵部侍郎賫國書于燕京通好以經理
河北聯絡關東給路費銀三萬兩以往而命僉
都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
時山東河北殺偽嚮應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
遼撫黎玉田御史盧世漼貢生馬元騄等殺偽
防禦使閻傑等十八人
春宗室朱帥欽摧稱濟王淮濼路捉飛巡按王
燮擒原任河南參議偽官呂獅周王富寧士民
射殺之又擒偽官胡來賀宋自成李魁春沈之
河又擒癸未進士偽官武愫解京宿遷百姓殺
偽將董學禮濟寧都司李允和殺偽官劉濬尹
宗衡張門行傳龍等九人因原任兗西道副使
叛官一世英解京俘獻開封府推官陳潛夫寨

労李遇知劉洪起等各殺偽官南附原任河南
布政兵部尚書丁啟濬命孫将丁啟光俘獻偽
官院哥貴士俊尚國俊許承蔭孫澄范儁郭經
邦等七人陛見青州府衛藩學諸生驅殺偽官
請從內地
四川巡撫劉之渤奏報合：：仁恢擒殺賊楊騰
鳳張見陽等擢王燮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邱磊
充山東總兵加謝陛少師蔡王田兵部尚書盧
世漼工部侍郎時託傳德々起義以謝陛為謝
陛也
改潛夫巡按河南啟濬河南安撫賜遇知洪起
總兵官敕之渤下部紀錄振飛尊為馬士英論
羅燮初任祥符令三守范城才識胆力無不超
絕其按淮時極著勞績與振飛鼓舞官民殺偽
使碎偽牌賊騎過河上躑躅不敢前民間累兵
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有若長城人共倚
之
又々士英之入也其心亦欲為君子而可法一去
天下皆斥為姦雄
呂大器等羣起而攻之于是士英疏薦阮大鋮
以知兵謂在廷諸臣無出其右為阮注咎任怨
無所不可遂賜冠帯陛見舉朝大駭謂大鋮一
出則逆黨盡翻逆黨一翻則上且駭々問三朝
舊事諸君子將安所置足々　于是一呼百和衆
議沸騰
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鋮必
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鋮舊制京堂必會議
也惟須陛下愛祖宗之法同愛先帝并愛先帝
之綵綸
呂大器奏言先帝血肉未寒愛書凜若日星而
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鋮不唯視吏部如芻狗
抑且視陛下為弁髦
御史王孫蕃疏有曰樞輔以大鋮為知兵乎則
燕子箋春燈謎枕上之陰符而床頭之黃石也
燕子箋春燈謎阮所作傳奇盖褻詞也
御史詹兆恒疏言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

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
宵旰之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
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凄涼制墨未乾駭四方
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
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
郭維經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將
此按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
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鋮對照
則顯顯令旨未免少礙斧非輔臣所以愛陛下
乃于大鋮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
光明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
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即乞休
士英復為大鋮奏辯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可
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面謂于所愛而
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所無成心也于所惡
而錮之淵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
莫甚
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近

神明内斷確不可移陛下渾御龍江痛心先帝
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洒血椎
心原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籲
先帝而呼天驅殺偽官各守險隘此誠先帝德
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義耳今梓宮
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人安在國仇未復
而忽召見大鋮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天之靈
下短忠義之氣
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
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興給事中羅萬象等皆
連疏糾之不聽
大鋮召對稱旨用為江防兵部侍郎
初士英為司禮王坤所恭諂成周延儒再召阮
大鋮以士英託之遂起為鳳督故英德之甚而
鋮之阿璫削逆也閑住十有七年嘗自署其門
曰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及得召遂覬覦樞
席士英亦即以佐樞處之
大鋮嘗謂人曰我非不能為君子他人不許吾

為君子且若使金川門下袖中有刀便當引决
其詆欺皆此類也
吏部張愼言工部程注乞休去
贈愼言子舉人履旋為御史履旋以闖賊拷銀
義不受辱貽書愼言謂與其虧体以辱親不如
殺身以明志投崖而死者也
注何應瑞工部尚書徐石麒吏部尚書
台劉宗周為左都御史宗周屢疏論時事不署
職銜稱草莽孤臣首言大鉞進退関係江左興
亡又言討賊之法
一曰據形勢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
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鎮尤當重在鳳陽而駐以
陛下親征之師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
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晋燕齊
當必響應貳闖一旬之網聽其殺賊自効賊勢
益孤賊黨盡矣
一曰重藩屏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由督撫非
才即如淮陽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鉞而不能禦
兇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
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遠
地是倡逃之實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
率有家眷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
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
一曰愼爵賞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將悍卒
驕已非一日今親陛下請征所至亟問士卒甘
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撻伐一旬
分别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重則并
奪軍功既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矣
以左師恢復也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
為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
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
一曰嚴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
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法皆在不赦
急宜分别定罪而至於偽命南下徘徊于順逆
之間者寔繁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討
賊復仇法略具是若夫邦本之計貪官速酷

吏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旌典則有安撫之役
在而臣吏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
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
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後一切大小
銓除仍請暫稱在行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
誠
又疏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
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一人一騎
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危
亡而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
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數天痛憤奮戈而起決
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扱息
于南中爭言固圉之榮卸兵權于閫外首圖定
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不移一步則
封疆諸臣坐誅之者二
然猶或曰事無禀承迫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
伐之師不然亟馳一介使賚蠟丸間道北進或
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奚王共激仇恥哭九廟
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的耗苟效包胥之
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
不然亟起閫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擣燕都今九
邊督撫卷甲衘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
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辭句天假之是僅
令吳鎮諸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面目
于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三
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須行表詔何等大典
而遲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
省可知時移事換舛謬錯出即成服祇成名色
是先帝終無服于天下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
坐誅者四
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
之乃一槩竟用新恩即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
書叢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
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
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
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如此

之薄仰惟臣之不職者始
於是四鎮合疏糾宗周黃得功又疏辯合疏與
閣馬士英居之不得上
福王諭以憲臣平日以議論取重蓋亦刺宗周
也史可法以迕臣論是非疆臣論功罪以解之
起錢謙益陳子壯轉黃道周各禮部尚書
謙益之起也以家妓為妻者柳如是自隨冠插
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都人咸笑
之
謙益以彌縫大鋮得進用乃出其妾柳氏為阮
奉酒阮贈一珠冠值千金謙命柳姬謝且移席
近阮閣者絕倒
補華允誠吏部員外夏允彝吏部主事允彝盡
籍家產以助餉討賊
授黃文煥楊廷麟翰林院編修文煥以道周建
言被杖草間廷麟以忤楊嗣昌降謫軍前贊畫
者也
御史李模疏言今日諸臣猷刺〻認先帝之罪

臣方能紀常勒卣蔚為陛下之功臣夫擁立之
事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名
而甚至輕加鎮將于義未安鎮將事先帝未聞
效桑榆之收事陛下未聞立汗馬之績按其罪
亦在戴罪之科倘謂勸進有章足當夹輔然而
名實之辨何容輕假願陛下敕諭諸大臣立志
以倡率外中力圖贖罪勿但炫功必大慰先帝
狥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賞一概勳爵俱
應辭免以明臣誼至綸有辭勿因大僚而遏
繁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纓可惜勿因
近侍而稍寬
太僕少卿萬元吉疏言主術無過寬嚴道在熏
濟官常無過任議義青相資先皇帝初莅海宇
懲逆璫用事斲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
臣狃之争意見之玄黃略綢繆之桑土寇入郊
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壬遂秉間抵隙
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練新法備
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

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年來小人用嚴之効彰々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從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攖聖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殁盖諸臣之孽每乗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孫傳庭擁兵関中議者供以為不宜輕出々々則必敗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謂急撤関盃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曽及此然已有慼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薫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覩咸追恨違者之悮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當局者誰敢違衆獨行旁覩者必斆張人從我私意徒滋冥着未諳國事固之大壞莫救則以議任之途太畸也

又疏言賊今被創入秦挑精選銳乗涎東南轉盼深秋出商漢則徑柢襄承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虜兵民積怨深怨于斯時民必争迎賊以報兵々更退疑民而進畏賊恐將士之在上者游却而趨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重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竊窺人情頹皆摘薪厝火安寢其上居功者思為史冊之為誣見才者不顧公論之注射舌戰徒紛遑偖未諳一旦有急不識置陛下于何地得毋令三桂竊笑江左諸人功非功而才非才乎

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奠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亦言今日在君父力自貶損尊養原非渠受在臣子痛加悔艾富貴豈所相期茅茨雖陋可勿翦也有以勞人費財進者勿聽經武以外可槩節也有以蠧蘗術進者勿聽

刑侍賀世壽疏言刑賞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恩數已盈勳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報聞而已

釋鳳陽高墻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名
為庶人
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
坤即崇禎朝肆悪淮揚者大學士高弘圖等諫
止之
上先帝尊號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節孝皇
后
議者以為周思之後絕無此謚周思又非嘗王
而忻誠伯趙之龍亦言思非美字改為毅宗
尊建文君為惠宗讓皇帝景帝為代宗景皇帝
復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
尊皇考福恭王為恭皇帝尋改孝皇帝立專廟
从禮部顧錫疇議
削溫體仁文忠謚尋復之
謚大學士文震孟文肅劉一璟文端賀逢聖文
忠禮侍羅喻義文介詹事姚希孟文毅兵部呂
維祺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忠襄隨州知州王
燾忠愍懋德謚尋奪之

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
入朝求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志
孔復言無上諸事
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餽福邸舊閹田成張
執中等為言于福王曰主上非馬公不得立逐
逐馬公天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
事不煩主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復有念
主上者福王默然即賜諭留
澍復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
能成功於外者必陛下內秉精忠外採輿論國
人皆曰可殺則殺之毋因一時之才情博辯誤
信小人使黨羽既成禍患驟至又云正人君子
乞陛下師事數人以樹儀表使輦轂之下貪污
結古邪佞閉录無所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後
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魏璫竊神器
以來宦釀今禍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賊
心乞陛下懸諸日月以除魍魎福王屢諭趣澍
赴楚乃去

先是六月初二日我
朝傳檄主濟寧一固山額真爲傳奉事奉攝政
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
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一平西王吴爲
安撫殘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数十萬南下
牌邀山東等處速〻投誠等情至是七月初二
日又有部文索取册籍時山東服款盧世漼降
李建泰謝陞馮銓皆歸
皇朝爲大學士濟王走死而畿輔重地兵民不
輯鎮將于永綏駐鎮江會與浙江鬬殺浙營守
備李大開中矢死之遏民林民居数十里遏兵
有言四鎮以殺搶封伯吾輩何憚不爲事聞命
赴史可法軍前核治
興平伯高傑疏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
人〻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黄河無險自潁歸入
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
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爲江南
門户而已乎伏乞和盤打筭之斷速之行中興大
業庶有可觀傑發揔兵李朝雲赴泗州叅將蔣
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
寧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穠薦遊擊朱國强軍
賊四百餘級獲僞官江一洪俘献京師
又献賊遣僞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帶
原任兵部主事部献珂起兵戰于桃園賊兵潰
追獲僞將宋朝臣斬之
遣御史陳藎募刀雲南廣西巡撫方震孺松江
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樾與兄僉都御史李光
泰先後各措餉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蔣萎梢
俸資造火器募勇〻〻小千勅劉鈇曾等三請勤
王其詞有曰幸而邀天之幸迅埽狂氛指日奏
凱社稷之福否則惟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
不視以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以無負三十
年讀書之志論者壯之
命揔兵王之綱迎太妃于河南郭家寨當[illegible]
派[illegible]
以僉都御史劉之渤巡撫四川范鑛巡撫貴州

時献賊在川陷涪州再陷瀘州順流下重慶破
敢壮男子去耳鼻及兩臂驅至各州縣言
兵至而不[illegible]視此但殺王府官紳以待秋毫
無犯由是所至如破竹
巡撫龍文光及舊撫陳士奇重慶推官王行儉
俱死瑞王蜀王闔門遇害總兵趙光遠降賊士
英猶請降勅獎之
考選進有倫朱統鈴趙進美沈宸荃沈應旦吳
春枝吳鑄吳适林沖霄劉大斗左光明蔣鳴玉
湯來賀李日池胡時亨為科道部屬官
起補張采禮部主事　陳汝霖戶科給事章正宸
吏部給事
正宸疏言兩月以來聞大吏錫蟹矣不聞献俘
武臣私鬪矣不聞公戰老臣引避矣不聞敵愾
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興朝氣象臣
皆知其未也臣以進取為第　一義進取不既
傑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各結
營寨多殺偽官為朝廷效死力不及今電擊星

馳倡義申討是靡天下之氣而坐守事機也宜
急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
乃為聲援使兩京血脈通而後寒彼陘絕其輩
據以攻彼右是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又
何不縞素親師六師于淮上但陛下親征豈必
冒矢石履行陣哉敵壘所震人切同仇虎豹貔
貅勇情百倍也
中旨傳陞吏部侍郎張有譽為戶部尚書中旨
用人自此始蓋有譽清望素著士英借以開倖
門也正宸封還力爭不聽
魏國公徐弘基等薦起原任吏部侍郎張捷為
吏部尚書封太后弟[illegible]存義為大興伯福府千
戶常應俊為襄衛伯補青浦知縣陳燫為中書
舍人予王鐸弟鏞子無黨世錦衣指揮使以兵
部侍郎解學龍疏薦內批陞原任戶部主事葉
廷秀為都察院堂上官監生涂仲吉生員諸永
明為翰林院待詔應後者本草上値福王出亡
應俊負之履雪中數十里脫于難與鏞鑣無黨

各翼衛有功者也廷秀仲吉永明者皆先帝時
申救道周下獄杖戍者也初烈皇帝震怒道周
舉朝結舌獨涂仲吉以孤童携囊走萬里外上
書北闕以明道周之冤故學龍疏薦馬補陳子
龍兵科給事

子龍進慎名器疏曰陛下間關南返從官幾何
衛士闌尹寥寥無幾今大位既登來者何衆不
遏其流何所底止必求人誇翼贊之功家切從
龍之念傷体害政非福之國夫勸功誘善惟在
爵賞一為輕濫後將無極豐沛故人文墨小吏
自昔為嫌朱紫盈門貂蟬滿座尤乖國典立政
之始願陛下慎持之嗣後果係服勞有功但當
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
犯大易負乘之戒疏入不聽

大學士姜曰廣疏言祖宗會推之典立法萬世
無弊斜封墨敕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善政雖
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甚美先帝之害政亦間出
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
勳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
論其尤者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
之周延儒溫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也其所
得部臣則陰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其所
得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稚狂之李國楨
也其所得大將則紈絝支離之王樸倪寵輩也
其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𡎴陳啟新也凡
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後效亦可
覩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由鄙夫熱心
仕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哀于內廷內廷但見
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辭遂不能無借動聞
以其事容間于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于
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場之
戲臣昔痛心此弊亦于講藝數陳但以未及揚
語至今猶存隱恨先帝既誤陛下豈堪再誤哉
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敢事事而爭之但願
陛下深宮有暇溫習經書間取大學衍義資治
通鑑視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恢遠烈晉元

宋高之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慘
慘以親君子遠小人為說李綱之受命禦敵京
何切切以信君子勿間小人為言反覆思維必
能發明聖性黜破邪謀陛下與其用臣之身不
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數畜
以供人刀俎也
御史祁彪佳進時政疏曰洪武初官民有犯或
收繫錦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
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
後乃以鍛鍊為功以羅織為事雖曰朝廷之爪
牙寔為權奸之鷹狗口辭從迫勒而來罪案聽
指揮而定即舉朝盡知其狂而法司誰雪其冤
酷慘等于來周平反後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
洪武十五年改鑾儀衛為錦衣衛尚事直駕
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有
告密之端用銀而托事件得賄而獨刑章飛誣
多及善良赤棍立成巨萬招承皆出于吊拷怨
憤充塞于京畿欲絕芑苴而芑苴因之愈甚欲
究奸宄未能稍清此緝事之弊也
若夫刑不加于大夫原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役
于逆瑾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刑章不歸司敗
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之刑
況予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義之譽
蓋當血濺玉階肉飛金殿陛班行削色氣短神
摧即恤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是豈明盛之休
風大夫君臣之分誼此廷杖之弊也伏乞陛下
嚴行禁革
馬士英阮大鋮授旨于建安王府鎮中尉統考
吏部朱統𨱎疏誣姜曰廣織跡顯有逆謀詞連
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等礼科袁彭年據祖制
爭之云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啟親王參
詳可否然後給批齎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
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㝷直達御前徹
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戢臣礼垣也事
涉宗藩皆得執奏史科熊汝霖通政使刘士亨
皆言統𨱎何人揚波噴血飛章越奏此真奸險

之冗豈可容于聖世皆不聽
高弘圖亦揭統鐳應究治福王召入厲声責弘
圖把持弘圖又具疏辯尋予告去
時例轉科道陸朗為僉事黄耳鼎為副使忽内
批留用徐石麟言朗耳鼎交通内侄倖留非法
　朗耳鼎疏攻姜曰廣徐石麟刘宗周結党欺
君把持朝政無人臣誚曰廣石麟宗周各予告
去曰廣之去也陛辭曰微臣觸怒権奸自分萬
死聖恩廣大猶許帰田但臣去後皇上當以國
事為重福王曰先生之言是也士英大怒曰我
為権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逆満朝呉
議中擁戴皇上頷以犬馬餘生帰老貴陽請避
賢路皇上曲臣々亦但多一死曰廣厲声曰権
戴是人臣居功之地耶士英曰々廣定策時意
在潞藩福王曰潞王朕之叔父聡明可立々先
生毋傷國体内廷之争不可向外人道也姜出
馬従之復于朝堂相大罵幾至老拳相向一時
喧傳々相閙朝

士英嘗賦詩曰蘭蕙才名千古絶陽基歌舞世
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妬也應快殺竇連波盖以
蘭喩姜劉陽基喩阮也
史科給事熊汝霖疏奏朝廷之上玄黄交戦不
講固圉恢境之術唯右鋒筆鍔是務以匿帖而
逐舊臣奚俄以疏藩而参宰輔奚謎又喧傳後
廠衛而人心皇々奚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内
共欽乃分歷小臣為誰驅除為誰主使且閣上
章不由通政納結當在何途内外交通神叢立
借飛章告密黑勅斜封端自此始事不嚴行詰
究用杜将来必至人々可為叛逆事々可作宮
求縉紳惴禍所不必言小民雖大亦無寧日先
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徳而一旦受此奇惨止
有厰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
育嬰孩調護為難豈可使行権折陛下試思先
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篤念
宗藩而閹冠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尽是侠
民則今何以使躍治不萌而維城有頼先帝除

重武臣而充綏散慎十無一二叛將跋扈肩背
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恩威易行先帝
委任勲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
為寇藉則今何以使文書有用客氣是屏先帝
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
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撓而忌有餘地先
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為捍禦超遷
宰輔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
必用疏入內批重處

以祁彪佳巡撫蘇松用御史鄭友玄言
削故輔周延儒薛國觀總督熊文燦官銜廕子
復予湖廣巡按劉熙祚謚忠毅宣大總督盧象
昇謚忠烈復御史毛羽健原官贈吏侍葉成史
吏部尚書
戶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
郡之水以太湖為腹以大海為尾閭以三江入
海為血脈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存婁江
一脈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
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至橫溢泛
濫者則帶水壅長之利也勝國時劉河深廣運
艘市舶之集于此近日漲沙于壅于是東流之
水逆而內西滔滔不入淮淞無貿魚之歲歲苦
潦平疇亢坼人牛立槁雖復枯樁如林何從乞
靈海若而救此涸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旱暵言
耳萬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
能受散漫橫流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為壑而城
郭人民益不可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
其如國計何哉
蘇松巡按周元福亦疏請濬工部主事葉國華
又疏請濬吳淞俱下該撫察議
八月命錦衣衛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
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相傳文
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見正
史唯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
後一盛于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尚
銘有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于正德

印聚谷大用等相繼用事倚逆魏瑾煽惑釀
十六年之禍天下騷然三歲于天啟逆魏之禍
几危社稷近事之明鑒也自此而外列聖無閒
夫即廠衛之典廢而世運之治乱曰之前先帝
朝亦嘗任廠衛訪緝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
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晡故逆經之方即
從家經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以
行始犹怕儀之際為人臣所有之常後乃賍賄
萬千成極重莫返之勢岂非以奥援之逆愈秘
而專傳送之閑愈曲而費于究竟刁風所煽官
長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脇其尊上不
可不革疏入謫浙江按察司照磨
時太妃來自河南福王諭戶工部限三日内搜
刮萬金以給賞賜工部何應瑞侍郎高倬苦黠
金無術懇祈崇儉不聽
又諭選内員及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維樾陳
子龍朱國昌各疏諫亦不聽
加翼戴恩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太師高弘
圖姜曰廣王鐸太子太保徐弘基劉孔昭朱國
弼柳祚昌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蔭
又加南臨恩可法少傅士英少保弘圖曰廣鐸
太子太傅特陞李沾左都御史晋国弼保国公
張文光太常少卿以定策功多也換授米統鋤
為行人以自陳逆曰廣故
赦從逆來歸兵科時敏開屯大瞿山中允衛胤
文兼兵科給事監興平伯軍以原未從逆南來
遠剿總督王永吉經略山東河北兵部尚書張
縉彦總督河南勸農縉彦既經濟初國破即自
縊死復甦賊使牛金星說降縉彦罵不從賊仍
加刑拷挾之西行縉彦潛結義人張一方蔡元
吉叔之于途脫身走龍泉關及太原賊追之急
縉彦走共城聞福王立遂南渡為賊尉馮国寧
盤獲于芝蔴口申報李自成拘之新鄉
縉彦名族姓姻友誓以大義尽散家財潛結太
行諸雄是月六日義旅集矣而偽將勒馬貫矢
出門縉彦疑其有変乃命張一方刺一人奪其

馬射死數人前定之尽殺其党执府縣諸偽長
隨軍縞素登城歃血乃奉義旗于合河吉尚同
時本事者有都司藉凡樂泰衍柱茅閆鳳來歸
者有輝縣吉士式部劉倚武李之煥郁攀桂獲
嘉李青夏時亨原任推官解居易知縣李昇郁
英總兵曹宗孔不期而會者萬人其遂為声援
有河南許定國山東張大翼等殺賊先聲賊勢
頗知渡河而南上奔義旗復仇疏昇以原官力
辭不受唯循尽殺賊以報先帝經營諸寨四百
八十 九處運籌决勝心血為枯拮据無成君子
惜之
以浮海來歸順 天巡撫楊桂總督川湖雲貴廣
西
罷浙撫黃天俊及按任大成以許都餘党渡叛
處分未定故也昇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光先
光斗弟也故與大鋮有仇又首劾士英故大鋮
備事陷之
吴撫祁彪佳上疏申辯于是大鋮并切齒彪佳

陞解李龍刑部尚書改兵部主事凌駉為御史
巡按山東

南渡紀事卷上

南渡紀事卷下

大理寺李清枚渼述

起丁魁楚巡按襄承陞王瀠巡撫登萊越其傑巡撫河南各叅都御史其傑士英妹夫也故起之以保國例

晋東平伯刘泽清誠意伯刘孔昭侯爵孔昭不受又封福建總督鄭芝龍為南安伯賜蟒衣

錢謙益心艷揆席阿士英旨特薦欽案楊維垣為通政使遂進使通一疏

維垣之起也馬士英借謙益以用羣奸而愈疑謙益反絶揆望

内批補張捷吏部尚書起蔡奕琛吏部右侍郎

張孫振掌河南道孫根劾撫祁彪佳貪奸且定策有異議詞連吳甡鄭三俊刘宗苐彪佳罷去以易應昌為副都御史郭維經僉都御史

起葛寅亮太常卿成勇一福建道御史文安之詹事刘同升侍講趙士春編修賀世壽督倉尚書王志道户部侍郎申紹芳督餉侍郎以大學士王應熊督川湖雲督貴張鳳翔撫蘇松

九月謚北都殉難諸臣閣臣范景文文貞户尚倪元潞文正左都李邦華忠文副都施邦曜忠介戎政侍郎王家彥忠端刑侍孟兆祥忠貞大理凌義渠忠清太常吳麟徵忠節庶子周鳳祥文節諭德馬世奇文忠中允刘理順文正簡討汪偉文烈太僕丞申佳胤節愍給事吳甘來忠節御史陳良謨恭愍陳純德恭節王章忠烈吏部員外許直忠節兵部主事成德忠毅金鉉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節愍立祠賜名精忠

贈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母張氏淑人鉉母章氏妾王氏偉妻耿氏恭人世奇妾朱氏李氏良謨妾時氏孺人建坊旌表

又謚勳戚南安伯張慶臻忠武襄城伯李國楨貞武新樂侯刘文炳忠壯左都督刘文耀忠果駙馬都尉鞏永固貞愍太監王承恩王之心忠愍李鳳翔恭莊鳳翔以降賊被殺者大同巡撫衛景瑗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忠壯總兵吳襄

忠壯特贈遠國公周遇吉忠武工部主事王鍾
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各予祭葬
贈刑部郎中李逢申太僕少卿諸生許琰翰林
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瓊中書舍人又補予開
國諸臣德朝死諫天啟朝死璫難建文朝死難
諸臣謚皆允給事中李清請也
又補謚右都沈子木恭靖工尚沈儆炌襄敏副
都張瑋清忠礼尚董其昌文敏閣臣何如寵文
端孫承宗文忠太常少卿鹿善繼忠節
大理寺卿、疏薦鄭瑄蘇松兵備程珣會翊通鄉
宦彭　祥妄杜氏事敗乃詰閣于士英即于疏
抗重處
杜贈珣詩云爲憐貴客芳心醉款訪仙郎帆影
遲時人傳之
中旨授福建副使郭之奇詹事補梁應音給事
中王懐鄭瑜御史台晦降献賊錦衣都督劉僑
來京仍補原官
初左良玉恢復蘄黄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女
樂十二人士英咲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誑
先帝復職至是用之
以謝德溥爲礼部右侍郎余颺文選司主事晋
何騰蛟兵備侍郎撫湖廣加淮撫田仰兵部尚
書世蔭錦衣指揮使仰屢疏請餉福王以東南
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
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劉澤清通融
措辦
士英請免府州縣童子應試上户納銀六兩中
户四兩下户三兩得赴院試
又詔行納貢例廩納銀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
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
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内閣中書二千兩
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衛一千兩監紀
職方萬千不等
時爲之謠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
如羊職方賤似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
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

又有諺曰都督多似狗戢方滿街走相公祇愛
錢皇帝但喫酒
又署士英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爲畜道
二党元輔出刘入阮豈是仙宗
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祈究終看送刑
部問罪
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刘孔昭韶戮
于市籍其家
是月高傑趨棊行初十日奈旗疾風折大纛西
洋砲無故裂
又廟門告災鳳陽祖陵疊火地一日三震有声
如吼自秋徂冬日烈如火在在地赤
而福王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官演
戲爲樂巷談里唱流入内廷梨園子弟教坊樂
人出入殿陛諸大臣呼爲老神仙貪緣求進有
接踵而至亦 閣喜丹青士英嘗進沈啟南画一
卷福王親署敎事士英亦跋一诗
時羽書倉皇士英犹與門下僧利根談禪鬪蟋
蟀人號蟋蟀相公
初高皇時以徇殿餘材置諸南工部庫且朽矣
一時佞人稱爲神木指爲嘉瑞遂大興土木修
興寧宮建慈禧殿乃賞賜宴樂皆不以節国用
匱乏捜括乃兵佃練湖荻洋舡瓜儀觔鹽蘆洲
升課税乃酒家每觔錢一文
蓋馬士英貪濁亂政内則曰成丙臣外則楊阮
諸奸兼以鎮臣則兵平東平逕制内權勲臣則
忻城撫寧侵挽吏事邊警日逼而王不知大小
名流相継告歸誰即宜寺之有人心者如韓贊
周四十疏乞休
盧九德殿前慟哭而群小充庭以累卵爲盾薪
至邊事之哉和哉戰僅委史可法一人而已是
月可法進補陵疏遂統兵抵白洋河
十一月十二日王師入宿遷可法救之隨夜營
去是月鑄弘光錢時廟門災
十四日高傑進疏渡河抵徐州
先是十月十二日

皇朝發兵一往山西一往徐州一往河南豫王
將從孟縣渡之
傑聞之乃與劉澤清書曰清朝發一王子領兵
號二十萬實七八千騎駐濟寧近日河南鎮撫
接踵告警一夕數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众
問渡甚急惟恐彼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以
北盡為戰場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唯有殫
心竭力直前無二于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
國恩而已
澤清以傑書聞且言
清虜從河揚方舟屯兵宿遷鑄造鉄簾為縛茷
用士英稱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尚張不無後
慮豈遽投鞭問渡乎況強弱何常赤壁三萬淝
水八千一戰而江左以定況國家全盛兵力萬
倍于前廓清底定頼諸臣剋勵之也
清人至夏鎮邳由濟寧南下又從洛陽渡河攻
海州圍邳州
史可法高傑劉澤清等俱告急不應

十二月十八日都督陳洪範南還
先是洪範與左懋第等至德州
清人撫臣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旨有來使不
必敬語止許百人赴京朝見
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懋第欲先謁陵後進見
攝政王不許乃遂祭先帝
于十二日入京館鴻臚寺越一日內院剛林來
登堂上責懋第等江南不應更立天子懋第不
屈洪範降
懋第請祭告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 乃陳太牢
于寺堂祭之
二十七日放歸
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復遣兵追執懋第等北
去改禁太醫院放洪範至是歸稱清兵萬分緊
急旦夕南下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焉士
英方黷貨無厭賄賂千名百品日令門下僧利
根次其高下總憲李沾進帶慮士英不之重也
屬利根譽為至寶士英轉以獻福王亦屬中官

賞其非常福王安東以視朝始以議和遣使也
士英曰和則和耳既而和議不成士英曰不和
則不和耳
時賊竊家禹州襄城等處各鎮擁兵不進唯高
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開雒之間縉彥睽
絡寨勇鼓銳進取乃分寧陵以東屬王之綱寧
陵以西屬許定國祥符以西屬劉洪起河洛屬
李際遇各斬偽殺賊有差
洪範請加恩北使勞臣兵科戴英劾之言洪範
出使無功正使身殉北部下役群聚晉爵天下
聞之恐哄然窃笑也乃止
加左良玉太子太傅子世蔭指揮使開藩武昌
養子夢庚都督僉事掛平賊將軍印
先是楚宗朱盛濃疏誣監軍御史黄澍毀剖辱
宗爵陞激變內批刑部提問澍不至及是士英
薦授盛濃池州府推官
二十日刑部尚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
除在北京何瑞徵等二十二人俟三年後定奪

一等應磔宋企郊等十一人二等應斬擬長繫
秋決光時亨等四人三等應絞擬贖陳名夏等
七人四等應戍擬贖王孫蕙等十五人五等應
徒擬贖沈元龍等十人六等應杖擬贖潘同春
等八人存擬另擬翁元益等二十八人宋國猶
等合疏糾刑官六失御史張孫振又言刑官賣
法偷文草學龍戕以高倬代之
是時張捷兼銓沅大鉞把持部務而選郎以貪
機濟之獨科道吳适迭抄駁侃侃
慶遠知府郭儀鳳疏言掛冠勤王且詆迎按守
寰孺會狀科恭卿守無勤王之例掛冠非入援
之名儀鳳不俟憲檄非奉明綸擅離戍守歸詞
妄瀆察撫臣清執有素儀鳳蹤跡著聞必懼賄
恭先訐反噬自應嚴究以杜刁風
光祿署丞張星疏求考選科恭張星初以縣令
躁進降處又掛察典不唯望斷清華之夢亦已
身絕仕進之階乃無端幻想僥倖上賞欺君孰
甚若不一為懲戒關門大典不几為燃灰之地

向躍之門耶
保定侯勲衛梁世烈請襲祖爵料泰國維以來雖王侯貴戚咸餧虎狼華胄重臣甚罹鋒刃而其脫身固存埋名涸俗者閭亦不乏該勲何以逆料其家之必殲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宗正馬來歸將奪諸該勲以授乎抑姑存之且兩封之乎恐無此法紀也該勲世受國恩誠恢復有志何難倡諸勲舊破產從軍自當直搗燕雲上為先帝復仇次為諸勲雪恥亦時訪問本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勲朝命光復祖爵不亦休乎
昔李晟收復長安下令軍中曰五日内無得輙通家信今長安未復殊非諸臣問家之日也
遂安伯勲衛陳濚疏請襲爵料泰自都邑受迁河山阻絶若次無憑卑詞莫信業奉明旨嚴核該勲一請再請若不能待直視五等之封祇同土塊之乙亦與萊傭都督一辭告身為可乘時拾芥而榱取乎況遂安勲衛今或遁跡閭閻弋從容歸国安可懸坐兜鍪使後來鞍馬遺裔執途人而可稱擧羈孤忠裂本支而他續也除夕福王在兵安宮邑忽變不怡韓贊周言新宮宜雅福王曰朕園殊少佳趣者昔周岱曰臣以陛下今節或思先皇帝或思皇考而乃作此想耶
順治二年乙酉正月朔改偽元為弘光元日〻
有餘之吳适上言維新五事信詔旨擬人才儲邊才伸國法明言責疏入不省
都督李際遇降清高傑冒雪防河疏請重兵駐歸德東西兼顧聯絡睢州許定國以奠中原傑遺定國銀千兩幣百足許定國太原人以故總兵赦罪出獄收兵縱掠至是以總兵駐睢州毀家養士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詆高為賊高由是怨許常曰吾見許必手刃之
可法之遣高固中原也爭之経年始見從定國懼討賂書閣部求自全計閣部語其使曰許總兵何也不可居而必睢州乎
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跪迎馬前高扶起之曰若總兵宗何行此礼顧亦兵焉在許故懷其軍以羸見高嘆之曰亦有此軍何不以此開藩乎居明日台詢之曰若豈不知我之

将殺汝而不去何也許頓首曰定國故知公之
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跡各我為賊安得
無罪許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定国日不知
書倉皇中假手記室而代者誤入公名定國不
知跡中何等語也若以此殺定國不亦冤乎高
索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逈跡
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名公者非
定國意也高為人戇見其至誠且憐之閒護語
以為無何有千戶者遮馬投牒云定国謀公傑
故以示分貳馬前啓之六十送許誅之遂刑牲
約為兄弟定国飾美姝進傑屏不御笑謂之曰
軍行無所事女子第蓄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
乎定国唯唯退時傑大營去城二十里懸王命
旗于城闉曰非有令不得入從傑入者止左右
驍健三百人
十三日夜定国開宴張燈厚具樂以飲傑令其
少弟飲傑親將于別所婦女賓客皆襍坐酒半
酣許弟動靜失常度坐者覺起而耳語傑曰今
日之宴視其弟志竟有非常得無謀我傑推之
以手曰去夫何敢親將退而意亦安之三百人
皆沾醉傑所居為睢人甲第恒高且重扃複室
繞四週定国于壁後置人將卒俱休息別所傑
卧榻畔止二三治文書者及傳事小兒漏將殘
鬪屋上歷然有聲驚出視則壯士踰垣屋者數
十輩傑有倚身鐵杖亟索之已失之抗奪他人
鎗刀鬪而後就執從者三百人皆同斃一人未
下伏直朴篙陷而免定国牒迎向南坐曰三日
來受汝屈辱已盡今定何如傑大笑曰吾竹為
豎子所笑呼酒來當痛飲死遂遇害
明日日中城門不啟李本深王之綱郭虎攻東
門而入定国已渡河北去睢人知其事皆已行
諸將致疾于睢人環睢旁二百里皆屠之
可法至徐聞之大慟哭曰中原不可復圖乎乃
还師以救根本揚人聞傑之死也酌酒相賀
初定国守河南賊奄至矢如雨定国立敵樓以
刀左右揮之矢皆中折高與身等笑向賊曰若

至于急歸人障一版來受洒家箭賊挾版至定
国射以鐵箭技皆貫人于版死馬賊驚遁
定国嘗與及少年飲及請曰欲觀公神勇許曰
可忽躍起懸身手攀簷前椽左右換手走長簷
殆遍而顏色自若至是殺傑乃歸降于清
傑妻邢夫人率子元爵請卸福王命所部將士
仍聽邢氏統轄
史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深為總督福王不允
曰興平有子朕豈以兵馬汎地遽授他人乃贈
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再蔭一子錦衣衛百
户從優議卹祭葬
黄得功據袂而起曰固當以此迷我引師臨揚
遣可法自徐州還令從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
魁入得功營問故得功曰吾為国大將功最多
僻處瀕江一小邑高傑有何功績而食數城姑
念其不終割以三縣足矣餘地非高有也閣部
曰吾豈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故右之也彼
士馬多而紀令一今日一奪而明日必亂亂且
由百難自將軍始其爭之也黄揮其兵姑少卻
會福王遣高盧二監諭之曰大臣當先国事而
後私恨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汎東歸
設敵渡河罪將誰任命可法鎮撫之得功乃還
得功字游山京營名將也初起徒步為商人執
鞭入都經山東值響馬鬼商人俱逃得功獨
持兩臚蹄禦賊所向披靡後立功河北封靖南
伯嘗敗張獻忠于潛山之方嶺殺萬人獻忠几
獲而逸
得功為人戇而忠所部不過三萬每戰身先衝
突勁疾若飛江淮人託為無敵呼曰闖子得功
愛將林報国每用兵報国輒為前驅左金王老
回回草里眼等畏之要于得功草賊設伏以待
報国賊有趙虎者佯北報国恃勇深入陷其伏
中殺之提報国首登山罵請得功得功單騎突
陣斬虎將首級祭報国賊有少年勇將號無敵
將軍呼于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為汝曹擒黄將
軍以來賊皆按轡視之無敵大將軍大呼馳至

得功前得功立揄之横置馬上左手按其肩右
手策馬馳去群賊喪氣相戒曰須避黄闖子
休寅汪耐安曽拜得功門下當高傑引兵争揚
汪時從得功飲盤列生埙肉割啖之帳下驍将
能飲者以次坐人浮巨觴有並挖兵弟辭不能
飲得功怒歘杖之挖兵目汪〻大咲得功鬨故
汪曰生咲卯守倫腿不及杖粗也得功咲而止
俄報高兵在十里外將至矣得功咲飲自若又
根距五里又根僅三里飲如故又報抵城下得
功乃上馬傍一卒授之弓执在手又一卒授之
鎗掛于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在腿下一卒授之
鐧跨右腿下背後五騎〻負一箭〻筩〻箭百隨
之往抽箭射疾于雨箭尽擲弓継以鎗〻貫二
騎折秡又擊死二騎須臾擲鎗用鞭鐧双揮之
内而墜众軍已凱歌矣踏而豪飲如平時
廣昌伯刘良佐字明宇故東撫朱大典之舊将
後督淮揚再隸麾下從護祖陵禦草左賊再後
收永城號花馬刘者也

東平侯刘澤清字鶴洲家在曹縣幼時曽習舉
子業試時遣拳死二隷遂跳應兵部將材杏天
下第一後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輒遁走其人好
殺色將略本無所長初料臣韓如愈糾澤清澤
清持金帛賄之如愈呼使誚讓反其辭澤清銜
之後上遣如愈犒江浙餉澤清遣兵俎擊之于
東平戴家廟韓揵〻不撓惟以幼子不宜見殺
刼者曰無與小兒事舍之去澤清自云先帝已
許封而詔不達故與廣昌具平拜獨進侯人莫
得而辨也及駐節淮濱乃大治邸第備四時之
室壯擬皇居取美人鐘鼓以充之嘗搆一水榭
費千金諸生爭獻歌詩頌功德澤清晏然休兵
淮水置討賊事于不問嘗誇于客曰我二十一
投筆三十一登壇四十一列土竟不知二十年
中所作何事澤清向特以計厚與平鬨其死乃
与二鎮謀曰我維孺子不足立固當分其众將
之馬士英枒不可曰彼所部患冐輕傌人亟假
諸將以軍號待充爵長而迷之當澤清進侯時

値其母貴初開八袠稱觴極一時之盛後澤清
之降而殺也貴初流離道旁無以朝脯
進吏部蔡奕琛東閣大學士通政使楊維垣請
重定欽案又請書須三朝要典左良玉疏言要
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興大獄袁繼咸亦
以爲言福王曰皇祖妣皇考無妄之誣豈可
不雪事関青史非存宿憾群臣當体朕意吳孔
嘉又奏三朝要典須備列當日奏議以存其寔
允之
陞維垣副都御史監生陸濬源又借題三案疏
糾光祿少卿許譽卿譽卿疏言當日諸臣以翊
戴光廟爲正今日諸臣以翊戴陛下爲正俱從
倫序起見光宗母子無間先帝身殉社稷何嫌
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濬源先帝久任侍
仁養成釀禍使得生榮死寵易謚文忠陛下追
削萬口稱快濬源滿口頌其平章之功甚矣君
輩之敢于黨奸欺上也
陞阮大鋮兵部尚書賜蟒服

雲霧山即名禁封山縱橫數百里北通徽池南
連八閩東抵衢嚴西界信州唐宋以來毎爲盜
藪其間深谷窮岩虎狼接跡險阻極目無徑可
攀且地接祖陵龍脈爲神京右臂歴朝禁止樵
收封禁所由名也
英宗初年遣官採木于是地方訛棍互相煽惑
而狐假之輩因之懷奪小民指引迷鞠大肆劫
掠兼多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數邑坐困民不聊
生近山良民逃爲盜散大盜鄧茂七等聚众數
萬藉以爲寇攻城殺令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
年乃戡定奉旨照舊封禁往禍盖可鑒矣臣竊
以爲不便國輔亦疏請中撤渠不聽既而馳視
如逆言根羅國輔係韓贊周養子贊周寺中正
人也傷心時事杜門休沐國輔時在宮中每有
臣救士英視爲眼中釘因僞所私以開採事誑
國輔且疏請往其寔士英意不在開採也因輔
提督勇衛營操練禁旅及奉命往浙士英竟奪
營篆授其子馬錫以乳臭兒綰兵柄時事可知

吳适號出士英遂切恨之
起瞿式耜撫廣西劉良佐等薦朱大典為兵部侍
郎大典久任鳳督毀家起兵屢著戰功御史鄭
瑜劾其侵賍百萬福王以大典創立軍府所養
士馬豈容枵腹詔勿問
張國維予告歸御史張孫振劾在告礼部尚書
顧錫疇陰邪有治秩宗以其請削溫体仁謚而
謚文震孟也
命錫疇致仕去楚宗室入京師

又奏據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王昺姪孫
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
又于東宮行囊中得周公輔成王五字摹 奸借
此為獄端
福王諭王之明自南京取道嘉杭直至浙東是
何主使盖指諸清流也劉正宗給事戴英各具
奏王之明偽假太子非雜辨所能辨必有大奸
挾為奇貨宜勅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愚民
覌聽易惑道路藉藉皆以諸臣有意傾先帝之

血胤
福王諭將王之明好生護養勿驟加刑俟正告
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
越三日集文武百官舉監生員耆老于午門外
鞫之夢箕穆虎皆具服如之明言遂下之明刑
部獄或題詩于皇城曰百神權護賊中來會見
前星閉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誰
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兩台烈烈大
行何處遇普天同向棘園哀

初三日又有故妃童氏自越其傑所來命付錦
衣衛監使初福王為郡王娶妃黃氏早逝既為
世子又娶李氏洛陽變又亡童氏本周府宮人
遭乱至尉氏縣遇福王于旅邸相依生一子已
六歲賊破京師福王南奔各不相顧太妃與妃
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陳潛夫奏妃故在福王
弗名至是妃自語越其傑所來福王弗悅也童
氏在獄細書入宮日月相離情事甚悉求馮可
宗呈覧福王弃去弗視尋命屈尚忠嚴刑酷拷

氏號呼詛罵士英為元妃進揭称童氏供有金
哥一婦人不足惜然皇嗣甚重苟非主情所関
誰敢與陛下称數侍宜迎童氏帰内家諭河南
撫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究之心
不納既而左良玉且疏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
之心謂東宮之来吳三桂寔有符驗史可法明
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
逢君不惜大侔前者李賊逆乱尚錫王封不忍
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為仇明知窮究並無
別情必欲糶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
下絶委裘之義普天同怨願陛下二三奸臣保
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有
旨東宮果眞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穆虎使
冒太子正在根究奸党其吳三桂史可法等語
尤係訛傳法司將審明畧節先諭該衙
黄得功疏言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
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為奸偽先帝之子即陛下
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

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杭顔者少即使明白識
認誰敢出頭取禍乎不殺則東宮為假殺之則
東宮為眞皇上雖以大公至正為心恐臣下逢
君之悪臣受先帝知遇之恩不敢不言
刘良佐疏言王之明童氏两案未協輿情懇求
曲全两朝倫典毋貽天下後世口寔
工部侍郎何楷言鎮疏東宮甚明湖撫何騰蛟
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
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昺姪孫何人奉
發內官公侯多北来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
云自供高夢箕前後两疏何以不發抄傳此事
関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慎
江督袁継咸疏言太子居移養気必非外間児
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害豈
無父兄羣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走紹興于
朝有何関係遣人踪跡召来詐冒從何日起望
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享
蕩平之福

福王終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命法司将審明略
節各論之童氏尋亦病死獄中
初五日南都皮傭启有道閣空中有声 曰汝可
至宮中尋子忽者為物所憑遂直叩東華門冒
称恭皇帝立杖斃之
又有刘祥者神附其身自称玄天上帝
御史刘光斗阿吉疏称聞東宮两王尚在人間
不勝大駭今已知真殘臣心始安
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先帝獨
阮大鋮後至哭呼先帝而来曰致先帝殉社稷
者東林諸臣也不尽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
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止之
日徐九一現有人在大鋮日与雒恒計必欲尽
殺東林復社諸人大獄将且尋以上游告警姑
緩須臾或夜半書士英堂中曰閣賊無門匹馬
横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擣中原求其人不
得
倉場尚書賀世寿僉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經

維江右正人羣小指為南昌私党大鋮袤遣兵
于江中殺之
以何騰蛟総督川湖雲貴廣西時楊鵠撫湖南
士英訴言處其人情不調疏令回部
鵠杭疏言人情極調且臣与良玉旗鼓相當英
雄本色丈夫肝胆青天白日伏乞以後申飭臣
工收斂精神用之勤禦释此不必然之疑省此
不必然之事若知之不明處之不當聽細人之
薄労苦功高之士識有灰心人〻解體殆非所
以翠朝廷而鼓忠勇也科臣吳适亦以為言皆
不省
許定國引清兵入儀封復入考城尋破帰睢桉
臣凌駉死之姪潤生自尽駉遺書于清人云息
堅盟好勿軽南下否則楊子江頭凌御史即錢
塘江上吳相國也事聞贈駉兵部侍郎潤生御
史清兵逼江北下徐趟総兵李成棟南遁
四月初一日命尽去各衙門印文南京二字初
南都有擁戴潞王之議列名者無符印遂切南

礼部印〻之及士英既入設執議以起大獄議
乃止後管紹寧署礼部事大索三月印卒不獲
至是士英乃請改鑄另給焉
初四日寧南侯左良玉擧兵東下初左客胡以
寧献計令僞太子手書血詔付左〻佯受詔為
壇而哭洒血誓師心憚江督袁繼咸在九江胡
以寧舊与袁遊即遣以寧詩僞太子旨縱袁會
師部署三十六揔兵而東以江西属其部将金
聲桓良玉乃馳疏列士英十大罪狀又具檄以
曉諭四方
又沿途張示称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師赴救士
英等大惧京師戒嚴
江督袁繼咸疏請救太子以遏止之中旨切責
時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
士英調黄得功刘良佐離汛遣刘孔昭阮大鋮
方國安朱大典同禦之大鋮誓師江上衣素蟒
圍碧玉見者共笑為梨園装束
陞大典兵部尚書國安掛鎮南将軍印刘澤清
亦托勤王率兵大掠南行楊泗徐邳勢同鼎沸
史可法連疏告急福王曰上游急則赴上游
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
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与君父為難若北兵一
至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以蒙蔽至此乃移書
士英懇其遣将添兵大聲疾呼士英惟以左兵
為慮不應可法又請句朝廣分東宮以息众群
囂
福王諭曰督方急卿専心料理待奏凱復見可
法嘆曰奏凱二字談何容易誠如上言向君不
知在何日矣
又連上二疏一劾各鎮擁兵糜餉一劾李成棟
避敵南奔士英亦不應
福王惟以選淑女為急先是應天選進三名及
司礼監選進六名俱無可意者特遣内監田壮
國往杭州選到陳氏王氏李氏三人着于十五
日進元暉殿命戸工部各委官一員採辦中宮
珠冠礼冠三萬両常冠一萬両

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愫又殺武德道僉事雷
縯祚礼部主事周鑣〻与鍾從兄弟也自時誉
與阮大鋮有隙士英亦鍾從逆謂鑣當坐縯祚
亦与大鋮有怨光時亨者阻駕南迁者也故與
四人同死
時清兵已狗徐碭下亳泗秉勢渡淮如入無人
之境
十九日台对馬士英力請巫禦左良玉大理卿
姚思孝尚寶卿李之椿工科吴希哲等俱請備
淮揚
福王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與兵以逼南京
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該守淮楊
不可撤江防兵
士英厲敎指諸臣言曰此皆良玉死党為遊説
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渡江矣寧可君
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有
異議者當斬福王默然
礼部錢謙益言陳洪範述該收他福王論國家
何常不收人只是收來不得其用希哲退曰賈
似道棄淮楊矣
給事吳适疏亦年文綬本無寸功驟列大帥乃
復縱兵蹂掠摧陷建德東流大傷非法方國安
受國厚恩乃銅陵西閃南陵城外聚兵攻擊赤
于何韋邁亦塗炭益之深熱其与叛逆何異陛
下宜加謹武
蔡弈琛等票旨文綬久在南康因安現在勤逆
吳适謗言〻改為逆臣出脫是何肺肝
次日奕琛具疏特糾逮适下獄先是左光先按
浙會鞫吳瑗一案适時為衢州司理与給與司
理陳子龍共成是獄及奕琛入相与阮大鋮同
心排擠光先以致被逮并及于适
御史張孫振疏糾适為東林嫡派復社渠魁宜
速正兩觀之誅
二十四日清兵犯揚州史可法禦之薄有斬獲
攻孟恙血疏請救不報其明日可法開門出戰
清兵破之屠殺甚慘可法死之

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執不屈自被數創自
刎死妻楊氏媳郁氏從之
左兵下破安慶尽殺阮氏大鋮遂謂與左兵之
來不若清兵之來我且用清人以殺左氏欲殺
王之明以絕左兵之望聞揚州急遂不得行
明日福王召肆臣問遷都計錢謙益言不可馬
士英請調黔兵辦走貴陽工科吳希哲力諫乃
止召黔兵一千二百名入城命住雞鳴山房
初左兵至九江袁部將郝效忠郭雲等大掠左
兵附之良玉見城中火起聞報曰左兵也即其
舟中捐足嘔血而死左死軍益亂其養子夢庚
劫袁兵破安慶東下采石爲黃得功方國安所
敗遂引兵還捷聞
封得功靖國公升進大鋮太子太保餘加
敘有差
五月以巡漕御史霍達監軍僉事楊文驄分設
鎮松常鎮巡撫初祁彪佳撫吳裕軍儲八萬以
二萬充可法軍餉而貯六萬于京口庫中及文

驄監軍京口欲漏其賊而無詞遂以築城金山
之說由是京口無軍儲高傑潰卒之渡江也鄭
鴻逵掩而殺之不下萬人餘卒北走而降鴻逵
乃露布告捷璽書褒封靖虜伯世襲蟒衣金幣
京口民皆頂祝且爲建寺峙碑自前月二十五
日至是月之朔日振旅捷軍門鼓角將士亂歌
聲沸江濱鴻逵聞藩京口民爭以牛酒犒師
午日百官進賀福王以演戲不視朝忽有中旨
命乞丐捕蝦蟆爲房中藥時目爲蝦蟆天子
士英傳令各門下閘辰開申閉王師既破揚州
沿江開渡
初七日鴻逵軍中大宴歌舞喧闐而清兵乘間
遣二百餘人潛入金山寺
初八日夜大霧四塞王師編筏張燈向京口而
別由上游天寧洲老鸛河渡黎明尽抵南岸遂
襲破鎮江鄭兵尽棄軍資揚帆東遁
初十日都門晝閉大風猛雨午後扰集梨園入
內演戲福王與群小褋坐酣飲二鼓乃与屆張

二閹單騎出奔黃得功営五鼓士英入朝駕已
先出奐遂台黔兵奉太妃走浙平明宮門洞啟
宮女襍走于是各官争竄
十一日忻城伯趙之龍開各城門以侍清兵居
民竟殺城内外黔兵無有遺者午刻有監生趙
某率市人出王之明于獄擁入宮中登殿鳴鍾
百官莫有至者吏部尚書張捷死之副都御史
楊維垣以重桉之明獄闈都城人擁立之明遂
膳戦自經妾朱氏孔氏從之

王之明粘示皇城略云先皇帝不承大料崇惟
臣寮同共甘苦胡天不祐悕懼奇禍凡有血氣
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国思以君父大仇
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匪易忍垢邑遊圖雪
國恥幸文武先生迎立福王予惟先帝之哀奔
投南都冥欲毀陳大義不意臣奸障蔽至櫻桎
梏予雖幽獄無日不痛絕也福王聞兵遠遁先
為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予小子又老
人民闌抱出獄擁入皇宮予則負重冤豈称尊

南面之日矛謹此布告在京勲舊文武先生士
庶人等念此痛怀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共存皇
猷勿以前日有不識予之嫌惜尔經綸之教也
十二日欽天監挈壺官陳于階自經是日福
王駐太平府二十里外黃得功阮大鋮朱大典
方國安等来見欲入太平太平民不納
十三日侯蕪湖挖兵官黃斌卿遣中軍翁之
琪舟
十四日将往浙時

豫王已薄都城趙之龍扶王之明出降豫王加
加之龍與國公賜金鈴鞍馬貂裘窩帽設牛酒
于軍中宴之王鐸錢謙益張孫振等皆降
十六日豫王入京百官朝見王鐸等南面而坐
點諸降臣名至鄒之麟不應王鐸急欲殺之張
孫振為錢謙益曰此係老先生同鄉同藉宜為
周旋錢頷之鄒得無恙張孫振每对人誇云非
我鄒衣老幾矣出来鄒厚酧之而鄒猶揚揚自
稱不屈

豫王出示晩諭略云福王僣號稱尊沉湎酒色
信任僉壬民生日悴文臣夫権只知作悪納賄
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仇恨
云〻
時刘孔昭走浙刘澤清入海惟刘良佐降奉豫
王命引兵追福王至蕪湖于十五日及之且名
黄得功得功不從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
創甚拔劍自刎後金陵有人忽奔真武廟中者
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代岳武穆
王為四將岳已陞矣言已手提右廊岳像于中
而已立其位作捏襪状良久乃甦是日良佐扶
福王去之琪投死水福王見豫王于内守備府
豫王責其僣位稱尊荒酒好色及謀害太子等
事福王默然隨囚于江寧縣刑部尚書高倬户
部侍郎刘成治署中自經
十八日國子監生吴可箕雞鳴山関廟中經死
二十三日中書舍人龔廷祥投秦淮河死其死
不知日者中書舍人陳爊及子奉人陳伯瑜户
部主事吴佳胥死不知名者投秦淮河中馮小
璫百川橋下乞兒也小璫以色幸辛以身殉乞
兒顧詩擣畔曰三百年来養士朝如何文武尽
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礼部
郎中刘萬春主黄端伯以不朝斬之豫王分兵
略定各屬而命御史王懩刘光斗鴻臚丞黄家
鼒等分往招撫家鼒至蘇遇害蘇州諸生顧所
受服儒服哭文廟投泮池死原任少詹徐汧沈
虎卯後溪死玄妙観前賣麺人夫婦対經死常
州石生及賣扇毆姓者投西庙池中死又一鄉
民鬻薪入城聞安撫使至躍入文城壩南龍游
河死五牧蓄鵝鳥者薛叟以雜髮自經死常熟
諸生徐悻以剃髮自經死諸生項志寧不食死
武進諸生董元哲痛哭死至各處起兵見殺則
貴池諸生吴應箕宣城諸生麻三衡武弁陳有
功余元宣萬會吴國楨而蘇州原任遊擊曽之
璵及武弁章諭俱戰死
嘉定原任通政使侯峒曽城破与子諸生玄演

玄潔被殺進士黄淳耀與兄淵耀及奇人張錫
眉龔用圓俱死常熟諸生徐守質戰死崑山貢
生朱集璜城破被执不順死故將王公揚年七
十戰死諸生陶琰城破自刎原任狼山總兵王
佐才為亂兵所殺一門被慘松江原任中書李
待問博羅知縣章簡城破被殺吏部主事夏允
彝投水死總兵吳志葵黄蜚駐兵豆腐浜被執
解至南京殺之華亭教諭眭明允被執不屈死
常州諸生吳福之徐安遠入太湖從黄兵、敗
福之投水死安遠被殺諸生張龍文率鄉兵薄
郡城見殺江陰婁攻不下至三月乃剋遂屠其
城典史陳明遇閻門投火闔應元不屈遇害訓
導馮某縊明倫堂中書戚勳合家焚死及兵下
嘉湖吏部郎中錢棅戰死于震澤原任吏部尚
書徐石麒自刎其僕祖敏徐錦從死南都之陷
也
潞王監國于杭州及清兵之杭潞王即以城投
順杭州原任行人陸培刎死錢塘知縣顧咸建
不順被殺其縣知縣染于溪縊死其前遣使臣
左懋第在北聞江南陷七日不食攝政王召見
蘇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而坐攝政王數
以偽立福王勾引土寇不投国書擅殺總兵當
廷抗礼五大罪懋第抗辞唯請一死命剃髮堅
不肯於閏六月十九日殺之題絕命詩云峽圻
巢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难
盡蕩作烟雲總不磨參謀兵部主事陳用極遊
擊王一斌張良佐王廷佐刘統等五人並死忽
風沙四起捲市棚于雲際屋瓦皆飛起一時觀
市
清兵既破江浙尋挾福王王之明潞王北去袁
継咸隨福王北其中軍都督鄭林奇死之所梦
庚馬紿偷率所將士皆剃髮降
時出聞至南十二月曾王聞之大哭追謚福王
曰赧皇帝謚太子曰悼皇帝謚潞王曰潞閔王

南渡紀事卷下

[illegible]